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〇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四）……清　王梓材　馮雲濠　輯　四　明　一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二二
卷五十二……四六
卷五十三……七六
卷五十四……一〇七
卷五十五……一〇九
卷五十六……一四三
卷五十七……一七三
卷五十八……一七九
卷五十九……二〇四
卷六十……二一八
卷六十一……二三七
卷六十二……二四二
卷六十三……二九七
卷六十四……三一一
卷六十五……三四三
卷六十六……三五六
卷六十七……三六五
卷六十八……三九六
卷六十九……四二二
卷七十……五三五
卷七十一……六〇七
卷七十二……六四三
卷七十三……六五二
卷七十四……六八一
卷七十五……七二三
卷七十六……七三八
卷七十七……七五六

新文豐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南軒學案補遺

五峯門人

補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雲濠謹案先生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元皇慶二年復祀又案南嶽倡酬集朱子詩題中有張湖南之稱蓋南軒當時官于衡湘閒故有此稱也

梓材謹案先生卒于淳熙七年二月甲申見朱子所作神道碑

南軒答問

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量到遲鈍處問如何是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出豈不有失須是反覆致思于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己

南軒語要

本然之常性人皆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不知好者是必有以亂其常故爾

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雖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莫適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河南程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教人又于致知力行有所循守近歲學者皆失其指

汲汲求所謂知而于躬行則忽焉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

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鎔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雖易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也其本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日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論治者不過及于人才政事而止矣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此言眞萬世不可得而易者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于義利之辨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話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于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白礙卻正理切要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跟反躬之義深矣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即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慝上則視大臣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藏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之意其庶幾乎

南軒經說

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于上世莫備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

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于周官者蓋先王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即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以上周禮

忽之不曾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詩有女同車

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

南軒文集

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于論列者察己常闕疏狃于許直者發言多弊病答鄭自明書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論語解自序

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于周官者蓋先王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即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以上周禮

忽之不曾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詩有女同車

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

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胥壞之列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私欲之多也燭然有見于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孟子講義序

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于毫釐曲折之閒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于其中涵泳服習敦龐淳固蓋有不期而然者

白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疏甚至于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于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跋三家昏喪祭禮

蓋君子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于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于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于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棄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于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閒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中庸一書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于篇中發明尙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于此亦知所用其力哉石子重中庸集解跋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于坐右且以諗同志

入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交勿親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其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

朝夕之閒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于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嘗收放心曷喻

其工履薄臨深

異說害道我則弗遵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骫論任僻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濟心聖賢博攻載籍聞見之多于以蓄德

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敬齋銘爲劉建安作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

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折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念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于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一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熊勿軒敬齋銘箴跋曰南軒敬齋銘專以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于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維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深有燁其明迺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賢子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語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昬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維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忘恪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迺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賢子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者以擊踵曲拳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

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
學子曷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王魯齋曰此篇駿健通達足以起千載之沈固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頮其垢已
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污漱之則卽無面
雖垢其頮則卽否體雖黑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
淸是知齒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
自取體本潔且淸其形之黑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

污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黑
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頮其面白者
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白也吾身白
者已麼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
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
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
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

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
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
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主一齋銘爲成都范文叔作

人之心抑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
攝威儀瞻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機
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
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蔡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話言式
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無室其通貞爾

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
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慵

風雩亭辭

嶽麓書院之南有曾邱焉于登覽爲曠建安劉公命
作亭其上以爲靑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雩
又繫以辭

眷麓之阜隩有弦誦之一宮鬱靑林兮對起背絕壑之
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設茇夷而卻口翕
衆境之來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

旁圍谷幽幽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干旄兮後從帶湘江兮浮綠灩遠岫兮橫空何地靈之久閟昉經始乎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概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逢予撰名而諏義爰遠取于舞雩之風莒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跽陳其所哀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然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于事功蓋不忘而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鳶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訌瘦私意之脫落目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于予躬循默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斯用力于無窮

靜江勸農詩

熙熙陽春既發既舒翼翼南畝是展是圖

嗟爾農夫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誠爾婦子

惟生在勤勤則及時惟時之趨時不爾違

淅淅甘雨膏我下土習習其風利澤乃普往即爾耕惟力之深往時爾苗勿倦其耘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自勿忘彼生孰遏惟天之心矜我下民民不違天使爾有成既穜既穫既堅既好爾穫既同先蓄爾老保爾家室撫爾幼穉既迄有年復思嗣歲嗟爾父老其訓其誡俾務于本惟土物愛不念其本則越其思所思既越害斯百罹嗟爾父老其告其喻爾之有生君實覆汝

尊君親上其篤勿忘小心畏忌率于憲章嗟爾父老勿替諄諄其未率從警厲其身告以禍患使其知懼無俾蹉跌以陷罪罟惟國之法燁燁其垂使爾知避豈欲爾施爾或自陷予疚予恫曷使予懷實于爾衷於赫聖主敷德流澤布宣弗壅時予之責嗟爾父老助予念茲豈予之助報國是宜

與以今日勸相于郊乃作此詩以懋爾勞
咨爾父老尙演厥義其諷其歌于鄉于里
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鼓坎坎自古有年

附錄

作希顏錄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深遠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又取友四方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而洙泗言仁諸篇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

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于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莫返鎖願言得散策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于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閒自是以來一紀之閒而講書謂屙屙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囘互激發偏倚之病然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姿澀訥交際酧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

士爲知己益自應爾歟

又曰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于改過奮勵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異不黨同胸臆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

又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于參觀衡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

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朱子祭之曰嗟惟我之與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譏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其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暮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返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

又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又序其文曰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高卻不耐事伯恭耐事卻有病

又答王晉輔書曰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

又語類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又曰南軒從善之亟先生謦欬之雖夜後亦即放得不是所在井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周益公祭之曰嗚呼天生烝民受中惟一或哲或愚則繫其習嗟嗟敬夫氣稟則直能擴而充又學之力發揮伊洛排斥老釋有德有言後來所式

吳竹洲祭先生文曰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已豈惟知已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窮冥玄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憾憾

陸象山曰元晦似伊川敬夫似明道伊川嚴固深明道卻通疏

張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享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亡 矢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乃併天之降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涅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旣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淸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眞西山跋先生永州雙鳳亭記曰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耶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于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乎修身其極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劉聲伯贊張宣公曰玉質金相卓爾艮貴有鑑在心明利與義大原斯闡維世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途

王魯齋爲宣公贊曰歷堯勇進欲蛻理融濂溪霽月沂水春風先立乎大未見其止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黃東發曰南軒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君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精究聖賢之傳排闢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

將命君父之閒誓諸讎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百世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又讀先生語錄曰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爲政事處

方桐江南軒集鈔序曰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爲之師以晦庵東萊爲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

口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概見者蓋如此

虞道園記南軒書院藏書閣曰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于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宋濂溪記九賢遺像曰南軒張子姿貌俊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煜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皁緣繫以絳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南軒易說三卷提要云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王胡順父刊本傳寫僅始于繫辭天一地二一章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辭藏寫於家儻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刊之學宮以補遺缺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于世云云是初刊此書僅託始于繫辭溶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又癸巳論語解十卷提要云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南軒商訂此書之語今內外體用學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

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後作論語集註乃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南軒說相同蓋講學之家于一字一句之異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勝造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其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南軒病且二十三條之外南軒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終同者矣又癸巳孟子說七卷提要云是未嘗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王季之事書子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蓋其由左司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居家時作也南軒之出也以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于臧倉阻孟子及王驩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託于時事至于解交鄰章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書簡蓋亦講學之家所上奏議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引繩批根之言李心傳謂歸附既留而亟遣讐御因逐而旋召均輸久廢而驟復此三事皆朝廷所必行而先生矢筆盡言斥逐不悔則其經濟氣節均有實事非徒侈空談者又著雜家辨言 四庫書目提要

南軒講友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詳校山復齋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賈先生林

賈先生森 合傳

賈林字仲山其先自眞定徙鄭自鄭徙鄆靖康之亂奔馳江湖閒南軒居湘中先生與兄森並與南軒游南軒讀書城南先生適亦葺其居日相過也嘗官宜黃主簿邵州推官所至以能稱調知龍陽縣事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南軒稱先生兄弟友睦愉愉如也森爲零陵守 南軒文集

員先生興宗

員興宗字顯道仁壽人召試擢著作郎中讒奉祠著有采石戰勝錄與九華集集中多與張南軒陸象山往復書簡蓋亦講學之家所上奏議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

遊每開以正大之學紹興閒偕其弟堯文登第目擬要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未授官卒著有漣峯集

漣峯文集

易之爲數詳洪範之爲數略詳者顯而略者晦是以或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爲十而止于九皇極之大不加之于初一次二之閒而反列于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于天洪範則施于人者也河圖之數本于九獨五取其中而爲之用其所謂五者即

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見天下之大事物之眾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是以觀天之所爲神者擬其要以制其治皇極之次五而處于九疇之中者蓋取夫五之爲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爲十損之不可爲八而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之遜是爲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爲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心歟堯于此使舜之道及于天下舜于此使禹之道及于天下而泰伯于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于天下此

形器事物之閒而皇極蓋居其虛位而無所不治者也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于物者必得其常五事之見于人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于治者必得其理五紀之施于天者必得其敘三德本于中則不悖稽疑定于正則不妄于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之不建則反是如是而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　洪範論下

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于舜舜之于禹以天下遜者也伯夷之于孤竹子臧之于曹季札之于吳以一

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其效之深淺亦異今泰伯之遜不過區區之邠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嘗聞之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爲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爲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遜是爲天下得文王也此其用心豈非堯舜爲天下之心歟堯于此使舜之道及于天下舜于此使禹之道及于天下而泰伯于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于天下此

皇極雖均爲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于

洪範論上

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于嚴爾之國而其道大被于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于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得而名之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舜又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定書于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于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

泰伯可謂至德論

趙先生棠 詳見五峯學案

孫先生蒙正 詳見元城學案

南軒同調

忠文李先生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少端重强記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累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官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慈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敬夫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先生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使臣下皆若栻人主應無過上意遽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愨亮者用之升詹事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簽書檢密院事參知政事墜馬在告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復參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奉祠鐫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進觀文殿學士紹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 宋史

晞顏師承

補 孫牧齋先生松壽

孫松壽字巖老號牧齋鄞人紹興進士守漢嘉甚有惠愛范文穆成大薦于朝召用不起趙文定雄在樞府言其賢詔轉一官趙忠定汝愚復奏先生挂冠勇退內行素飭終始不渝除直祕閣不就 四川通志

南軒家學

補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附錄

爲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

張先生煥

張先生炳合傳

張煥張炳南軒之再從子也扶持母喪西還求言以自警南軒作序以返之 南軒文集

吏員張先生默詳見武夷學案

縣令張先生勳

張勳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其叔父也紹熙二年爲東莞令誠心愛民每憂旱虔禱甘澍輒應邑舊有東嶽行祠圮壞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遂重建之 廣東黃志

南軒門人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詳見晦翁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詳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宋先生天則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大壯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劉先生孟容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先生竟庭

李竟庭

顏子堅口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南軒私淑

補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附錄

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 楛史

邵先生囦

邵囦字萬宗蘭溪人淳熙八年進士授彬州教授改潭州朱子薦其學行有文學自將誨誘不倦之語晚由楚

州侔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今是後以子貴累官通奉大夫以卒所著有曲禮王制樂記大學中庸解五篇及讀易管見今是堂遺稿等書 金華志

梓材謹案吳禮部正傳跋先生今是堂稿云邵卿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傅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公釋奠儀式刻之學宮者也

禮記說

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以示不敢專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男女之別厚卜筮之事忽之者以爲不足信泥之者以爲不可不信故樂之爲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勝禮之爲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亂

記禮者慮人之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人之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以上曲禮

論其罪雖未至于可殺究其實則蠹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心也王制

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

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因禮樂而著大始氣也成物形也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于此窮其所自而歸之于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無不待于禮樂也

情動于中故形于聲感者不可以爲樂和者不可以爲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爲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勝豈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爲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亂

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

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于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于減突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爲文樂固主于盈突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爲文禮有報資于樂樂有反資

于禮此禮衆皆得以上樂記

附錄

初朱子病州釋奠之禮吏多不習民無所瞻仰在南康言于朝頒政和新儀復自臨濳列上釋奠數事移書禮官討究得請施行而主者徙他官格不下及守長沙少卿詹體仁始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而朱子召還奏事因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釐縣且關帥司並下巡內諸州明年先生刻之學宮以書報朱子曰以公之筆舉于此也謹已鋟木而廣其傳矣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詳西山眞氏學案

清隱宋先生正父

宋正父口口人南軒送定叟赴嚴西任詩十三章眞蹟藏其家眞西山跋之云余觀正夫與愿謙二弟詩皆陶潛猶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尤蹈之者耶眞西山集

附錄

眞西山跋宋正甫詩集曰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曰老去教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閑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眞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于學者不能道也

又題湖山清隱詩曰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具老眼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胸次萬古皇王書夫君定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曹無妄先生建詳見滄州諸儒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詳見勉齋學案

別先生湜

別湜字景南郢州人徙于襄幼孤依兄以立甫入黨岸習射于圃升降揖遜發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專以河洛諸儒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說爲宗時陸象山守郡見而異之特恩對策多忤第居末等會試射六發五中畀上州文學又遇郊賞監邛州茶場子之傑亦舉進士第主應山簿以歸先生家食未上引避茶馬使親俾

代者往自是不復再調後就養德安以卒 豫章山集

孔先生從龍

孔從龍衢梁人先聖之裔也南軒嘗輯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先生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云 眞西山集

通判吳先生晁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李先生浹

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務郎監

淮西憲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璬特有司異之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先生曰吾既仕矣學有大于此者科目何爲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昔有廣誨蒙曰眾籟所感也獄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爲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鄭元慶說

李沐 附見慶元黨案

孫氏門人

提刑濬先生鈞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張學續傳

補

宗丞木先生天駿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教授永州發明南軒學以授諸生講課嚴整士論允愜

陸先生鵬升

陸鵬升字口口臨川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全州教授累除國子錄遷太學博士以疾丐外添差通判潭州尋丐祠主管仙都觀以卒其在全州創立小學增闢湖湘書院講切義理無虛日有講員集行湖湘間其在朝六館交賀得明師其奉祠而歸能訓其里以孝弟忠信

戶外之屨常滿平生著述甚富存者惟大學中庸春秋講義賀祐聞丁子萬當國有司不敢問天下事先生獨昌言之云 東發文集

附錄

黃東發祭之曰頃試臨汝之郡獲登先生之門聞其記誦之習熟如懸流而瀉瀑聽其議論之精切如條析而縷分此求之古人中猶閒見而何今人之擬倫

尹虛心先生謙孫 附弟復孫

尹謙孫字希呂萊陵人一字虛心事親以孝聞與其弟

復孫自爲師友肆力聖學武昌鐵峯張山翁稱其文類西漢長沙王夢應言其以朱張心胸行韓柳筆法姓譜

附錄

宋末先生以禮記魁鄉薦屬國事不競歎曰揖讓之言尙污許由之耳簒弒之粟豈飽伯夷之口哉乃歸隱槀室以老湖南通志

教授余先生文起

余文起口口人主泮湘潭嘗寇獄麗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遂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螢雪叢說

蔡先生節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少保楊平舟先生棟別見漳浦學案補遺

姚先生隆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詳深寧學案

永政劉象環先生淵大父濱父蕃卿

劉淵字學海眉陽人其先本漢中山靖王裔後太蜀家于隨大父濱字謙叔號中山由丹稜遷眉之全流鎮中開禧丁卯渡川轉運司解有文集號雞肋傳于蜀父蕃卿字子才號默齋登淳祐丁未第教授邛州攝州倅蜀被兵出蜀之荆南卒焉先生三領鄉解嘗以春秋冠全蜀元初避地嶺南之桂尋之象還寓衡陽習號家環卓行篤學爲士模楷事母至孝耆年修子職尤謹用薦爲永州路學正既卒門人私謚曰永政先生著有讀易記易學須知春秋例義春秋續傳記左氏記事本末周正釋經古今要略等書多其子彭壽所校雠增附云歐陽

圭齋集

張氏續傳

補朝奉張先生唐

附錄

先生被執元行省參政崔斌欲降之先生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魏公收拾撐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于地下遂遇害督府忠義傳

張先生義倫

張義倫潭州人咸淳七年詔訪求先儒張栻後湖南轉

運使以聞詔補將仕郎 宋史

木氏家學

太學木先生元思

木元思瑞安人天駿子在太學衆推其文行不墜先業

云 姓譜

劉氏家學

劉眉陽先生彭壽 附子侶

劉彭壽字壽翁永政先生子幼頴悟侍父癸海不廢家學弱冠辟衡山縣教諭父子授徒從學襄委久之樂衡

山士習之美遂留居焉再調武岡路儒學正秩滿會科舉行延祐甲寅以春秋貢湖廣乙卯登第授將仕郎桂陽路不陽縣丞轉衡州路行用庫使陞建德路淳安縣尹交代邊踰年卒年六十有四子侶舉湖廣鄉貢進士

山長汪先生士遜 附子安甫孫袞

汪士遜字宗禮休寧人至元間授南軒書院山長性溫雅有沐宋前輩風詩則含蓄雋永不作近代人語

附錄

以教授致仕猶訓迪生徒侃侃講說無怠爲文紆徐典

修和達言其幅巾深衣每月初吉陞坐講書淳安士庶鏘講無倦致邑中風俗丕變云歐陽圭齋集

張學之餘

補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梓材謹案湖廣通志載先生潛心理學嘗書所居室曰自明學案本傳作明軒恐是自明軒也

唐先生元

唐元字長儒歙縣人筮仕平江路儒學錄調分水縣儒學教諭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 杜清碧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易傳義大意十卷經義考云佚

陳先生宏磬

陳宏磬字則善瑞安人性至孝事父母事諸父母若一動靜端謹年十七獨樓居讀書其上非有故不下衣冠常儼若就寢始脫一日得龜山南軒二先生語錄玩味日久豁然若有所見志于力行自著惺惺稿大抵言體道觀化之趣至正戊子忽得疾父母視之見其衣冠肅整不知其有疾也歌朱子感興詩凡十有二篇大無外一章口口口口三兩浙名賢錄

貞文吳淵潁先生萊 詳見龍川學案

壽翁門人

何先生克明

何克明衡山人延祐丁巳中湖廣鄉試第一與武昌邱堂同試雲夢賦文辭贍麗時稱邱何先生廷試復第一所著作爲世傳誦 楚紀

梓材謹案先生爲劉壽翁門人嘗官衡州路推官爲臣自武夷胡氏寓居是邦學者宗之濂然一超于正後是百餘年眉陽劉公父子實來使告邑人子弟私淑胡張二先生之訓久而燭章則其薰陶啓迪之功居多云云是可見二劉先生之淵源矣

江先生雲端

劉先生延儁合傳 附門人劉圭

江雲端劉延儁並劉壽翁門人壽翁疾革先生輩咸在將屬纊語延儁曰生順死安無遺憾也第母老不得終養孫圭幼未之學子教之而才吾受子賜言訖乃瞑 歐陽圭齋集

口先生彙

口彙壽翁門人壽翁平生所著文集先生編之 歐陽圭齋集

東萊學案補遺

林汪門人

補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雲濠謹案先生嘉熙三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從祀改封開封伯

東萊語要

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

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交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旣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不可告于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爲本可行于閭元

東萊學規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交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旣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不可責之不可告于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
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
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呈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以上乾道五年規約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
因喪婚娶
宗族訟財
侵擾公私
諠譟場屋
游蕩不檢
並除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錄講說之類甚並多訛舛不可傳習以上乾道六年規約

魏鶴山跋朱呂學規曰白鹿之規五溫溫乎先民之微言也麗澤之規三廣廣乎後學之大戒也學者誠能唯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稻粱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闕者夫二規亦異訓而同旨異調而同功矣
東萊書說
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忙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于有容則宏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
五刑者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夫何其不敬哉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東萊周禮說

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職自冢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使人主識本原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無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宏大三公之化燮理寅亮特有淺深顯微之別耳 總論

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蓋各考其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醫師微亦于歲終稽其醫事又設司會以執其總以鉤考之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可見成周之法各考于一職之長而後考于一官之長考于冢宰蓋各考其屬子下則詳而難欺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于司會則參互而偏察無所容其抵冒矣

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討伐行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至體國經野興事造業以基五官之職事則六曰邦事終焉爲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上下相統內外交應天下雖廣無一處不相聯絡而五官之職並統于冢宰猶八卦並列六子而實統于乾坤也

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詩君之宗之言公劉整率其民上則皆屬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如此春秋之末晉執鸞子以畀楚楚司馬制邑立宗爲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之時暫爲詐僞之計猶必立宗則前此可知

受歲會聽致事大計羣吏之治者冢宰也而小司徒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小司寇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醫師微亦于歲終稽其醫事又設司會以執其總以鉤考之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可見成周之法各考于一職之長而後考于一官之長考于冢宰蓋各考其屬子下則詳而難欺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于司會則參互而偏察無所容其抵冒矣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承弼之益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桓或環以椎埋闖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以上天官

三代時士惟進德修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待之甚重而效之甚詳後世乃士多廢於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

而效之甚略

非實有孝德于己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故云以知逆惡此條原缺

古者耕三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但論米穀未嘗及藏鍰蓋農桑衣食財貨之本泉布流行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必先有米穀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鎰何補所以三代之前用錢幣爲賦者甚少俸祿亦是須田制祿漢初尙有古意王公至佐史所謂萬石千石亦是以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四夷立告緡之法

以括黃天下自是而錢幣始重古意漸失矣

政令刑禁施舍言和謂不改經法而就中斟酌也禮俗喪紀祭祀所須雖有一定之禮其他細微又必從其俗且如大司徒以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紀禮中斟酌凡事莫不如此以上地官

延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也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又資之他人以此見古聖規模廣大處

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所寓先王以舞教學士屈伸綴兆所謂四體不言而喻理至精也以上春官

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並言蓋侍衛僕御朝夕親比必得正人漸移默化故慎虎賁級衣之選乃養成君德詳密處

秦王制選于鄉曰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升于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造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凡經考校者七然後得祿其慎也如此漢唐以後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失三代慎重遺意以上夏官

周公作酒誥恐人沈湎以傷德也降而漢文帝爲酒醪景帝以歲旱禁人酤酒已非酒誥本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爲至桑宏羊建榷酒之說則公家日專其利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

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以上秋官

東萊禮記說

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信所以爲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誚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

是一誑卽成兩誑大抵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貫前言蓋貫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五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考之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東萊儀禮說

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倘羔周禮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方知見當時之禮散在列國者不能備也

士相見禮

東萊史說

上閱之徒記傳之體常不絕至于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于此故通鑑始于此然編年

與紀傳互有得失要之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强記而已壺邱子問于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東萊雜說

常以譬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爲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于此等處常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梓材謹案此首四語本之龜山沈端憲盡觀諸書子夜卜諸夢寐亦本諸此定川與先生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考宜其學之符合如此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于和順吝鄙者必用力于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柰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本

不多只爲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加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最要看看得這個便見得天命易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赶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恩意雖肅

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暮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

或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姿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躁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大抵人臣多願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談官職二跑人說是非三乘空接纔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爲當爲之事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許多苟且之事俱由此起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是去做如何得會好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便有許多不肯苟且之意

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看便不偏于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可不可須便說不可須臾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却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居官臨民尤宜體此

兩人不是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

是若都不應和人辦以我爲深或以爲驀在應和之語
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
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與此人有
益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失人推之卽大
舜隱惡揚善也

東萊遺說

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嚴
儆于國計其初卽位其前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
武王而復悔焉是視天下之無王也故武公安得謂之
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
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已脫髦矣詩安得猶
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
有翼弒之惡也

梓材謹案此說王氏困學紀聞采之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也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
也

王伯厚曰說本漢書上天下澤眷雷奮作先王觀象
制禮樂

漢經學興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

東萊遺集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
史然後能可久可大

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以
上與朱侍講

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爲湯之慙而且慙于爲湯也使
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王也故武王任無君之
非而伯夷有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
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武王論

大事記解題

通鑑書燕人叛燕之于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戍春秋書
曰齊人殲于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史其曰燕人叛
特因用齊人之語耳

東萊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旺

容尼媪之類入家
刑責過數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他處
薦人于管下買物茶墨筆之類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暗備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口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眾開合子置簿鈔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去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之人其為己不為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修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眞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益的言其亂眞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益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嗜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

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于紙發于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察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杨然而虛也意者駕于言而未嘗從事所口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眞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益的言其亂眞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益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嗜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

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
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能
辯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
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況揚雄王通韓愈皆嘗
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買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
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
以仰稱明天子講貿之實德乃若意尚奇而不求其安
辯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不求其常辭尚異而不
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附錄

先生爲曾菉山外孫菉山贈以詩曰昔別溪南寺奇龐
總角兒傳聞不好弄臏喜更能詩經術眞吾道躬行是
汝師披垣家學在何以偏參爲

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多歸之

其學以閩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氣和平不
立崖異一世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

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卽
而祠之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麗澤論說集錄十卷提要云東萊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凡易說二卷詩說拾遺一卷周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史說一卷雜說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錄字明非東萊所手著也東萊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論東萊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論論語一條稍稱其善其餘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于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多粗著眼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怕過多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元人修宋史因置東萊儒林傳中使不得列于道學東萊從子喬年題記亦稱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東萊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說欲歸其失于門人也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又言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齗齗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

晦翁致書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
墮于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
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整頓收斂處
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
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答先生書曰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蓄不得許多異端侈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求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某前說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其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于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又語類曰某嘗謂人之讀書學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于巧

又曰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

又曰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又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蹟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于此而得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讀而已也

又序先生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

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于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又語類曰某嘗謂人之讀書學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于巧寧失之不至論也

又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

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出來乃云皆原于伯恭也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數于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又問東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陸象山祭之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修見之靡不異待外樸如愚中敏鮮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博持平棄疵養粹

周益公曰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己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質

又跋先生日記曰黃太史晚謫宣州自崇寧四年歲旦

其用意切矣

又記東萊祠堂曰嘗爲之歎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直道之行也世間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迂盡排佛老之論而不至于甚愛惜士友如待子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非如持水鏡而不事于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于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于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神本末具擧用志不分必欲至于聖賢閫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爲

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大愚叟書東萊書說後曰先之秦誓費誓者欲其自治而上泝于唐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于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于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書說三十五卷係內府藏本提要云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東萊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澗所增修也王氏玉海云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林氏受學于呂居仁東萊又受學于林氏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澗之所續則又經始東萊一人之說也

魏鶴山序讀詩記後曰子昔東游閩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于僮僕閒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唯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說于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于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于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

徐元杰贊曰蒐經徵妙發聖精華文脈兩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南澗供藻玉映氷清千古不老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呂氏讀書記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鋪叙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于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解題與宋史藝文志皆著錄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前明吾鄒陸氏貳序重刊

讀詩記云得宋本于友人豐存叔又云呂氏書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其說與直齋異四庫書目提要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又案黃東發日序讀詩一得又云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觀李氏此則載段昌武三家皆私淑東萊者矣

王溥南軒逝辨惑曰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讀詩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乃反平常無甚高論大事記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刖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

劉聲伯贊成公曰探微極深經緯萬象不顯其傑沈潛身中和手織雲漢心衡今古鼎峙東南乾淳鄒魯

王魯齋爲成公贊曰片言妙義氣質盡磨人世文獻一直養體立用著惟和且平甘而潤澤古井淵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一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又曰東萊大事記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刖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

又曰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羣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

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謝山箋曰文鑑所以可貴在此

黃東發讀先生文集曰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其于南軒多自反之說與晦庵多相規之說其宅論理說經處往往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于南軒嚴陵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于晦庵則彼此往來以求眞是晦庵以千載道統爲己任排斥異說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泰山巖巖氣象先

生幷包融會以和爲主故常規警誨晦庵然道不直不見啓一時紛紛之辨者晦翁也垂萬世昭昭之訓者亦晦翁也顧後學於諸老自當參觀耳

大事記及參訂諸書異同使之歸一或與易置其先後
及考究地理制度名物繼恐者別爲解題又始于書序
詩序及論語孟子及時事者與太史公自序胡五峯假
陸賈對而終之以董仲舒策再爲通鑒其書凡三其用
工甚至其考訂甚詳晦庵嘗見其書于身後答君于其
子弟而稱之他日答沈叔晦書亦言東萊文惟大事記
有益

又曰靖安張知縣書曰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爲顯著
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
祖之所自出于始祖廟祭之不立所自出者之廟遠以
事省于其君者可以干祫而及其高祖也此又以明夫
不王則不禘也禘之爲禮天子立始祖廟矣又推其始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此謂惟王乃禘也
曰諸侯及其太祖此謂不王不禘也曰大夫士則有大
禮不王不禘之句乃綱領也其下乃別爲三曰王者則
謂此皆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其說然矣予詳味之
大傳第一章削鄭康成謬注而取趙子春秋纂例所斷
又始祖配而羣廟之主不與不敢褻也或每年或數年則
未可知祫之爲禮則三年一合羣廟之主以始祖正東
向之位左昭右穆以祭之也有祫而又有禘天子有天
下其根源所從來遠也諸侯有五廟太祖百世不遷魯
周公齊太公之廟百世不遷餘則四廟遞遷遷迭毀今傳
不言祫者四時常祭則不言也大夫士則必有功于國
爲其君之省記而不忘者特許祫祭而及其高祖則曾
祖之父通計四世而已意者非祫則所祭如廟之數不
得踰也干之訓爲逆亦推而上之之意也東萊所編家
善用人之宏度密謨也而天不假年悲夫

範可謂有功後學其補說之詳引祭法及趙子所釋可以自檢予于此敷衍之是亦學者格物之一端也

黃文獻送曹順甫序曰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惟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于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于陸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廬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

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

宋潛溪記九賢像曰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皁緣冠幅巾躡皁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又思齊人辭序曰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痛之然公之所學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

又凝道記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卒賴此不絕耳蓋粹然一出于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于變易亦有一定之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爲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蓋武夷主于知行並進廣漢則

欲嚴于義利之辨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

王忠文記思嬀人辭後曰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榮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口諸理以成身推諸己以成物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夙夜靡遑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于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等

主而芘民引而逮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蓋稟之旣厚而養之者復深取之旣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蓋庶幾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其與朱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爲道學所宗師

顧起元序呂氏學塾讀詩記曰余閒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氏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眞其異一也

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閒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

馬平泉曰嗟乎忿懥之爲害也甚矣哉明道云七情惟怒難制又云人義理與客氣率相勝人苟無變化氣質之功則客氣日勝至于悍然無復忌憚敗好啓戎潰親成逖忠亮少褊急及讀論語轉歸平易斯眞能變化氣質者哉嗚呼祇此誼也亦足以爲法于天下而傳于後世矣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集解三十卷又左傳類編六卷左氏博議二十卷左氏說一卷四庫全書提要于春秋左氏傳說云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朱子語錄稱其極爲詳盡朱子所作大事記處皆說得蓋悅殺人云云然則朱子亦謂有穿鑿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翕狄指其筆鋒頗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于馳辨至或顛倒是非也于春秋左氏傳續說云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又言其中兩條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于晚年又于東萊左氏博議云相傳東萊新娶于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于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東萊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者有來講習者四年巳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

梓材又案四庫本永嘉大典著錄先生少徽外傳詳博然遺詞命意頗傷于巧考東萊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穿鑿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翕狄處皆說得蓋悅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頗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于馳辨至或顛倒是非也于春秋左氏傳續說云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說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于晚年又于東萊左氏博議云相傳東萊新娶于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于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東萊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者有來講習者四年巳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

梓材又案四庫本永嘉大典著錄先生少徽外傳

二卷提要云其書爲訓課幼學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爲名然中間雜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繁富不專于灑掃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韓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云爾

梓材又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古周易一卷提要云凡分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二卷蓋以一篇爲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爲之跋後作本義即用此本又存目周易繫辭精義二卷東萊易說二卷一則陳振孫已謂託名一則提要以爲僞作

東萊講友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詳校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詳見玉山學案

提刑祝先生櫌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喬先生拱

喬拱字德瞻東陽人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游深繹默味蓋非易其言者乾道九年卒年二十九東萊志其墓曰其事親油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惙惙然左右之不欲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惕然恐恩義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于是也 東萊遺集

端憲沈先生煥 詳廣平定川學案

宋先生去非

宋去非遂安人主簿大發五世祖也嘗領鄉舉與東萊先生相友善 方桐江集

東萊同調

周先生汝能

樓先生鍔 合傳

周汝能字堯夫會稽人樓鍔字景山鄞山人東萊舊所藏程氏易傳本出尹和靖家標注皆和靖親筆復得朱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二先生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東萊遺書

梓材謹案二先生之爲婺州教授也嘗跋李彥平周易義海撮要時乾道六年彥平以御史守婺州其書始鋟于木云

朱先生有聞

朱有聞字子益浦江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
冬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有理致視富
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東萊知其有守
而多聞訪之逆旅中再以書速竟不行東萊愈重焉淳
祭十六年卒 金華府志

郭氏學侶

湯先生致

湯致麗水人淳熙五年進士遊學西園最久後請爲西

園師其別郭伯清序云乾道元年予寓東陽郭氏之塾
與伯清周旋書冊閒終歲而歸三歲伯清至括蒼見予
于家數日卽去又自東陽東又復過辭去 石洞遺芳

東萊家學

補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梓材謹案王忠文撰先生帖云忠公受學于成公
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修職郎又云安
置韶州改遷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
大愚僧舍金華府志云贔移筠州寓居大愚寺自
號大愚叟

呂子約說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此
恐是學原于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
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
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
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朱子答曰此說甚佳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
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迺修省細密功夫其發原自別然

修辭之功亦易得入于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
偏者亦爲鮮矣之仁也

朱子答曰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于
安排計較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
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
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
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
曰吾道一以貫之

朱子曰此說甚善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舊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忽
忽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

附錄

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
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
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朱子答子約書曰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
了難得少壯底日子

又答書曰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
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節次見效了而後又看甚處欠
闕卽便于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
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
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卽西邊去
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次何時是了耶

又答輩仲至書曰子約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
其所闡繹河洛之徽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
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
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追其晚年
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

義粹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王忠文跋先生帖曰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時所遺其在台州通歲大祲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偏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既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慄慄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

大愚講友

王先生鉌

梓材謹案先生字季和爲大愚之友嘗爲四明舶場朱子文集答先生書二第二書謂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云

石先生宗昭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汪先生大度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姜先生柄鈇

東萊門人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詳水心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詳勉齋學案

進士詹先生體仁

萬先生人傑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方先生璟

方先生琚

方先生璘

縣令郭先生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林先生居實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孫先生應時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承奉李先生充庭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張先生垓詳見水心學案

東萊私淑

補常博李先生大有

附錄

主太常簿謙仲習于禮顧籩豆簠簋登俎尊彝位置失次脊脅臑肫肩亦多闕麷黃白黑禮以熬鴈時用生形鹽傳謂象虎時散鹽黍稷稻粱而概用秔五齊三酒而概清醋燔炙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遷太常博士

在平江正歲鄉之大夫士屬于序謙仲爲正齒位放古

飲酒禮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録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
謙仲嶽觀嚴重廉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語
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日有常則
爲鄉邑營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
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早孤道大同受學于朱文公而
躬任家事不以遺母勞
戴峴隱先生溪 詳見止齋學案
監承孫東白先生德之 別見說齋學案補遺
樓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侍郎黃先生師雍 詳見勉齋學案
大愚門人
朱先生在 詳見晦翁學案
阮先生泰發 父元白缺
袁先生樞 缺
東萊續傳
知州呂先生中
呂中字時可晉江人淳祐中登進士遷國子監丞兼崇
政殿說書奏乞晚輪二員說書夜輪講官直宿以備顧
問又言進講經史乞依正文進讀不宜節貼避忌不惟
可察古今治亂亦以革臣下諂諛之習當路忌其直徙
汀州在汀暮年演易爲十圖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論語
講義皇朝大事記治迹要略
附錄
除國史實錄院檢閱上疏言當去小人之根革贓吏之
弊
兼崇政殿說書言人能正心則事不足爲人君能正心
則事不足治
嚴先生粲
嚴粲字明卿一字坦叔邵武人精于詩著有詩緝林希
逸謂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于數章或發其
微于一字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于數千載之
上若見其人而得之以發溫柔敦厚之意詩于是盡之
矣經義考
梓材謹案袁蒙齋集有贈嚴坦
叔序稱其抱負才業有志當世
嚴氏詩說
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

稱孔子爲鳳兮也
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
也文公操心褰篤淵淵故能致國富強至于騂牝三千
有女同車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失援而
作此詩
男子葛屨履霜祁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纔嘗
而利其傭資皆急于趨利也
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
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
異同考證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東萊書並
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頁不誣矣

雲濠謹案阮亭居易錄嚴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
格卑弱類晚唐之劣劣者華谷作詩輯林希逸以
爲在歐蘇王劉東萊諸
鉅儒之上今盛傳其書

彭先生元亨

彭元亨字文昌安福人父病篤禱于神乞損己壽以益
親年父尋愈嘗服膺呂東萊辨志早夜力行不忘君子
謂其見善如力耕云 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周益公誌先生墓述左司員外郎李兼
之言曰淳熙乙巳某尉安福彭君樂易信于鄉里
會歲大祲郡督勸分君產中貪首發廩爲倡乃克
有濟某以是嘉其人授以舊作呂君祖謙辨志一
篇蓋自灑掃應對推以應物細行之矜達于全德
凡前言往行次第畢載彭君受而服膺焉傳之副

附錄

墨求名僞達官數縢之早夜力行不敢怠慢向善如力耕避惡如遠臭嵩于自奉豐于周急年六十三以後其身動無過舉願有以表其襲卽志乘所本詳見水心學案

忠肅陳抑齋先生韓

段先生昌武

段昌武字子武廬陵人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官朝奉郎印山羅使君漕贛嘗遣其子姪從學先生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語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其從子維清請給授狀經義考

嚴氏門人

陳先生鳳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士亭祖景立附師傳維清

吳士亭金溪人祖滕州僉判景立友于琴山傅子雲先生受詩學于嚴粲傅維清虞道園集古錄呂學之餘

方虛谷回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單先生庚金別見二江諸儒學案補遺

修撰潘介巖先生墀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司獄潘先生弼附門人林定老

潘弼字良輔麗水人氣邁年盛袁清容掌麗澤祠先生叔平臨川人予祠東歸東萊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學者以其與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先生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斷以已見名以私記東發稱其無一語隨人之後云黃東發文集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詳東發學案

來金華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眞交承宴後游京師
授贛州教授中丞崔公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句架閣兼
照磨大德十年復爲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爲準闕
田築宮訓士嚴飭力請干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
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先生幼孤
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所爲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
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延祐某年卒年五十有八
奉化州同林定老其壻也爲清容言婦翁嘗從先人先
人卒定老生未周矻矻撫字終以女妻之云清容居士
集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詳見深寧學案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詳草廬學案

李先生公凱

李公凱字仲容宜春人著有毛詩句解二十卷其書專取呂氏讀詩記而檃括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經義考云毛詩句解存又載先生纂集柯山倡書句解三卷存謂仲容于詩取東萊呂氏而已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蓋不偏主一家者

蘇滋溪先生天爵詳見靜修學案

蔣先生大同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艮齋學案補遺

袁氏門人

補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雲濠謹案先生以乾道九年卒其爲春秋經解指要十四卷年甫二十温州舊志云謚文憲

艮齋禮說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四郊百里卽禹貢百里賦納總之意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若委人喪紀共薪蒸木材澤虞共蒲葦之事稍人共葦事掌葛共葛皆山澤之所出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卽職幣所謂餘財詔之小用賜予者以上天官

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氏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不知有磬無鐘何以和樂疑天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爲一肆

世本之巫咸作簪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以上春官

戴記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非眞以鹿致也蓋作羅以示之非眞以女致也作穮以示之

先鄭以青州之淮或爲雖沭或爲洙直謂宋有次雖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

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幷揚

兗荆徐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幷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商制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幷而無禹貢之徐梁

九州之內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于民因其東西南北之殊方山谷川澤之異宜男女之異數馬牛犬豕之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爲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臻一道同風之治矣以上夏官

四夷之樂或以其聲音名服色舞是也

以十寸之尺起度則爲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爲尋爲常故同謂之度尺考工記

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自卿以下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據從君爲介之禮也若特來聘問待之禮亦同覲禮

皇極解

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脩矣各正性命民之受中以生也率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于時保之莫非爾極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之過也各于其黨之人人能宏道非道之宏人也是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入而不自得者惟不害者能之天理之滅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無他事矣百爲事

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集義所生也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道不遠人在推其所爲而已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云乎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故大人正己而物正修身而天下平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

使蓋其行而邦其昌富有之謂大業充實之謂美淵泉
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
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內外正天地之大義也正一家而國定
矣舜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有諸中必形諸外是
故誠之爲貴誠之不息則著著則通乎則放乎四方上

下而準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洪範曰于
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子言之道其難行
矣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中庸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
兩端非執一也其爲物也不貳則其動罔不中在舜之
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各
有心知微顯則本心物見而中一見之矣洪範曰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讀如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中庸解

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
物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
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

之無喜怒哀樂正于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

所惡于知者爲其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眾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見雖知中庸之擇固執之理大知而大受自見惟不役于小爾見于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

子路問強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于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爲仁之本豈有他哉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

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他事矣此舜之所以從欲而治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誠道自道夫豈外物耶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爲物之終始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準者精微至物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物者溫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接物者皆以修身爲本擴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而縮

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

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爲至哉

大學解

有眞知有小知眞知知德者也小知小知見也域于小知眞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止者見矣

堯自克明峻德至于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于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他在乎格物而已

愼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易曰無有師

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

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在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君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爲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

若保赤子教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

艮齋浪語集

以某所聞于不蹤等者自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雍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爲灑掃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耶學者眩于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蹤耶必以小學大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也果何物乎 抵沈叔晦書

附錄

公生六年父母並卒伯父待制昌言收鞠之

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志尚舉舉與常兒異

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報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于峽而公旣出蜀矣

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進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爲五六惟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

嘗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闕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液左右逢原凡疆理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脈連于經無不合于事無不可行泊官隨廣狹默寓之于簿領期會之閒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墓誌

劉錡鎮鄂渚先生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算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兵交稍資先生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先生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聚馬于庭以待先生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先生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籍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

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除知湖州朝辭奏罷上留語良久溫辭寵藉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以奇爲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于師以事陛下惟中道耳上曰如此朕復何憂

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先生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謌度願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

謙貢愈急先生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嘗掇拾晉樂事爲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
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爲徒誦語錄止齋譏行
朱子曰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于地名上用功夫
又語類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
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眞箇
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
類耳
沈定川祭之曰公之問學者驗于開物成務已而知其
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泰春秋等書實傳注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

王忠文公送顧仲明序曰永嘉東南名郡也在宋世號
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衡氏周行己氏皆登程子之門
而載伊洛之道於東南南渡以還言性理之學者故宗
永嘉而鄭景望氏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
自成一家其說詳于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絕學先
王制作之原晦而弗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
通氏河汾之所講論千餘年間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
子張子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恐備而後之傳者
莫得其要于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與王遠大之制叔
有史也晉乘始于鄭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諸侯

末算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索不遺于經無不合于事無不可行

梓材謹案謝山爲顧亭林神道表云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陵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于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云云

艮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李先生伯鈞　附見水心學案補遺

艮齋同調

補監獄張忠甫先生淳

張忠甫語

吾生不免爲今人吾行豈敢爲古人吾于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庸庸然吾何賢哉

附錄

工古文尤習冠昏喪祭古禮其器制損益考訂無遺校讎儀禮爲之句讀欲考禮者必請正焉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于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儀禮識誤三卷提要稱朱子語錄有曰儀禮士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忠甫校定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繆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抹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竄改六書正經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訛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槧諸本之不傳于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略其有功于儀禮誠匪淺小云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忠甫講友

謝先生黼

謝黼忠甫之友也忠甫與之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俱在自古以爲難讀而亦熟復而躬蹈之

忠甫同調

李先生如圭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艮齋家學

薛先生溶

雲濠謹案先生爲艮齋從子觀其祭艮齋文蓋少孤而從學叔父者

艮齋門人

補祕監王合齋先生柟

雲濠謹案櫰攻媿集送王木叔推官分韻得錦字云王卿天下士中和自生寒

檢祖又云使之行所學庶幾人真枕向來孰開之未免斯立喙川泳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章極推轂分韻句我錦又云與君幸瓜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別行道情苒荏蓋攻媿與先生同在艮齋之門云

葉先生大顯

葉大顯字仲諜吳人官司農寺簿先生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先生每有韜略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子祐之事慈湖遺書宣猷櫰攻媿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王東湖先生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潘先生景憲

雲濠謹案先生祭艮齋文首云詹望門牆十年未得幸會適諸兩月几席末云登門之晚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據此先生嘗受業薛氏之門餘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陳先生牧之

梓材謹案先生亦有祭艮齋文自稱學生

教授高先生宗商

侍從石先生宗昭合傳

梓材謹案浪語集附二先生祭艮齋文並稱學生高爲迪功郎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石爲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餘詳槐堂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詳見止齋學案

徐氏門人

修撰葉先生武子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附錄

劉後村跋合齋集曰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鎪巧極麗擅天下合齋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稽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于文字之外者矣

陳求會字賓甫樂清人嘉定癸未進士自爲小官恪然有守所至得譽且皆有勞績可紀初調臨海尉再調漢陽教官丞處之麗水曹東畎辟爲機幕敬之如賓友除通判澧州有聲于湖湘除監察御史兼侍講又除右正言條陳弊事愈力除大理少卿不拜而去除江東憲再致其事卒年七十一先生以廉介名于時而學問有淵奥獨歎然自下不少炫其長故知其賢者多而知其學者少蓋永嘉諸儒自薛常州陳止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又考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上下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足國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爲長久以今準古而不爲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先生謂禮樂頗得其傳每慨前修會未及試以身

爲憲諫之臣感人主知遇欲朝廷做而行之故諸所進言如曰謹微如曰仁必兼智勇如曰務實如曰舉要無非格心之大者至于整齊世故扶補闕弊先後條上十餘萬言某病某源某證某藥其言皆有關係且曰臣非不能抗高論以邀虛名蓋救時變通之方毋急于此精粗皆學也陳之奏篇著之講義又時因進故事而及之劉後村誌其墓云余初交公于朝及公折節來番余備數治事與公相從幾一載析理論文句句中肯綮鄙劣艾軒集初成公得之兩三日俄語余曰艾軒之學異于人矣其于古今書上下數千年事無大小如珠貫而繩引余爲之竦然曰吾儕讀此書多矣未有能爲此語者況一目而得之益知公之不可及庸齋集

忠甫縝傳

補教授敖先生繼公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毅黃文獻謂倪仲深墓志云高克恭爲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佐姚公武與公五人並薦于朝五人各補都文學高克恭卽高彥敬也

儀禮集說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經惟言冠而遂醮略

無異文則是三加三醮皆與上文適子之禮同惟以冠醮在房外爲異此庶子指父在者也父在而冠宜別于適父沒則其禮同矣凡冠者于廟

經于醮禮始加無異文于再加三加皆云如初儀則是醮者亦祝明矣醮禮文故以多儀爲貴以上士冠禮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饗而用帛亦重謝之也酬以束帛其節當與冠禮醴賓者同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惰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士昏禮

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緦麻也喪服不于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士昏禮

縣于洗東北西面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縣謂縣鐘磬與鑄于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又云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爲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而別于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鐘次鑮鼓鼙在其南鐘師職掌以鐘鼓奏九夏鎛師職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然則亦有鐘鼓鑮明矣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射西方之縣焉鄭射禮

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于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不使大樂正者其辟祭纓之禮與大射儀

諸侯五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之廟以次而西廟各有大門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西邊皆有南北隔牆牆中央通閭門故入諸侯之廟必有每門出入各有五門與其寢同是諸侯亦有三門也天子之廟于廟出廟見諸侯乃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則天子諸侯廟門之名數可見矣聘禮

宰夫膳稻于粱西膳當作設字之誤膳設聲相近由是誤云公食大夫禮

喪妻者必三年然後娶禮當然爾非必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蓋夫之于妻宜有三年之恩爲其不可以不降于母是以但服期而已然服雖限情則可伸故必三年

然後娶所以終牉合之義焉若謂惟主于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也喪妻之義于此可見

降有三品大夫以尊而降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以其父之所厭而降爲人後者女子適人者以出而降

女君于妾不著其服者親疏不同則其服亦異故也惟緦章見貴妾之服彼蓋主于士也若以士之妻言之乃爲無親者耳若有親者則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

經言惟子不報謂男子爲父三年爲期服異也傳以女子子釋之似失之矣以上喪服

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爲之據夫家言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爲之也

餞尸事者即說經帶者蓋其節當然也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于將變之時亦先說之若受服及杖楯之類皆當爲之于既徹之後此特見其始者耳以上士虞記

司馬蓋淸魚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羊俎耳蓋淸魚非其事也

有司徹

儀禮集說後序

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求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于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于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子作集說而于此則不能從也子非求異于朱子也顧其勢有所

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爲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于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于其篇末見之否則于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于記文亦將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爲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

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爲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舉柳下惠之可者吾有所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儀禮集說提要稱其于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又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尙未能一一申明敖氏獨逐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詞者云

教氏門人

補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雲濠謹案楊鐵崖爲先生墓碑云父守眞自號愛山處士又言先生至正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學者

私謚曰文靜先生杭州富陽縣戶致仕故鐵崖爲倪用宣鈍齋記云大父富陽公子之舉主卽先生也

附錄

嘗則前人之勤以自課命其書舍曰經鉏

倪氏家學

處士倪先生曠

倪曠字子舉吳興人文靜先生之子自幼喜讀書有遠志長與文靜自爲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解人勸之仕則曰吾賴先塋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若中足矣

倪先生用宣附師張安國友康伯齡

倪用宣吳興人文靜之孫卽其居之西偏顏之曰鈍齋而請志于鐵崖蓋其師爲張安國友爲康伯齡云東維子集

倪氏門人

補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本永樂大典錄先生春秋合題著說三卷提要謂其書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尙云

梓材謹案宋濂侯誌先生墓云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問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

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閒祈上諸集貝清江作傳言所著有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又有春秋先生序春秋左氏傳類編有云子子于春秋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是先生之于春秋不獨透天問一書也

梓材又案先生亦稱抱遺先生見東維子文集西夏侯墓誌又號東維先生文集又有虞隱君墓誌銘稱其孤德之言曰今奎章學士虞公集游吳與公通譜牒吾子公之上第門生幸有以銘諸是先生固道園門人也等

楊鐵崖語

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

不在人也

正統辨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于人乎故正統之義立于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于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于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越之號非不竊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借此統

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

先正論統于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而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繫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晉始于平吳而不始于秦始唐始于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于武德之元又所以法于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于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

議者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愼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與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史筆者必以匈奴冦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

唐之冦厥不皆與于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與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狄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于五代之年皆細注于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于宋矣有

待于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僭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遹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猶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

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閒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于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于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

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平中立楊氏而吾千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幾不得其傳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

東維子文集

三傳有功于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于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于是類編者出焉

子于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于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昊昊焉故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以上左氏傳類編序

左邱明受經于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爲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鶩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

又有功于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夫左氏爲聖門弟子又身爲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爲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蕃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曹元

博左氏本末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于春秋疑而不然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故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之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春秋百問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費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辨不能不假于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其如日月者杲杲矣雖有如日月者扶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雖有

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侯之說而輒爲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于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舉奪千載之是非何僭之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春秋定是錄自序

予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與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賢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之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自來爲撓不濁爲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爲清而遠也清如許記

附錄

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櫂性弗顓易怠去梯聽驢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踰百十家

家隱三坼扉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嫺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

程鉅夫南跋忠勇西夏侯墓誌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

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鐵史過古里思傅信民之以爲賢賢之民以爲奸奸之此鐵史之春秋也

鄭先生汝原

鄭汝原倪仲深門生仲深卒狀其行東維子集

河南王子孚憐先生口

口口河南王孚憐吉舸子口口口人字憐吉舸嘗受業許文正公之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學正倪仲深講說大契其意卽遣子從仲深受業黃文獻集

鐵崖學侶

楊先生維楨附師陳東皐潘蒙齋馮桐西

楊維楨字子固自號方唐暨陽人鐵崖維楨之從兄也伯父寔以倉使歸老于家聘名儒東皐陳先生桐西馮先生爲之師與弟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睡則以水沃面笈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爲慈溪邑校在職不事瑣屑惟推經術贊縣長爲治後遷天台邑校先是鐵崖尹玆邑先生至尤以作人爲任邑士語曰小楊君政不忘大楊君教重光考滿陞儻之雙溪山長以病卒年五十有八東維子集

鐵崖講友

縣尹呂先生良佐

呂良佐字輔之上海人好學有才氣與楊維楨陸居仁遊嘗爲臆奎文會至正兵起總帥欲拔爲華亭尹辭請以白衣議事帥賢之因俾自集白甲保障鄉里全活者千餘家云 統志

鐵崖同調

余先生日強

金日強字彥莊崑山人年十四喪父能自樹立極力于學旣長學通六經百氏博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所著有尚書補注若干卷至正十四年卒旣葬其友及門人問易名于楊鐵崖鐵崖曰先生深靜而寡言嘗自號淵默皆應曰淵默宜從曰淵默宜東維子集

周先生閏孫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先生本福建古田流寓太倉

周閏孫字以立吉水人至正辛巳舉于鄉赴春官中乙

楞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皆遵金故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先生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吉水縣志

貝氏師承

黃次山先生口附兄午山從子玭

黃口石門人號次山先生貝清江之師也方元之盛時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于鄉會程朱而一之而中玉父子師魯李先生字天錫號碧峯皆里先儒也高爲安卿三世之交總角時曾得見之李則未及相識者又能日記數千言橋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黃氏一門云又案陳棣蒙隱集目有高師魯以詩求鶴膝杖事棣當宋紹興時蓋別一高師魯也

雲濠謹案清江爲江山尉哀辭所稱北玉先生當卽玭之字

栲栳師承

縣尉厲羊村先生元吉

厲元吉字無咎號羊村餘姚人宋末舉進士尉烏程歸隱徑山元至元間訪求前宋故臣欲強以官遯迹湖海至白首始歸嘉靖餘姚志

附錄

岑安卿哀厲先生詩曰厲公予先師侃侃國髦士文詞奮白屋名識動丹辰帝鄉眷遇殊曲宴賜豐侈青山何足云倏忽期顯仕云胡遊茗溪露泣秋萱死朔風撼南極黃屋繼嗟圮歸棲徑山雲松杪陰琴史淚揮新亭悲詩篇黍離旨雪霜轉侵淩故里不可止漂泊海東西生計日彫靡暮年賦歸與幸遂首邱志遺經惜無傳嗣續皆耘耔死別三十春恨未致一慰何當馬鬣封秋菊薦

寒水

梓材謹案此栲栳山人集三哀之一其二高先生字師魯李先生字天錫號碧峯皆里先儒也高爲安卿三世之交總角時曾得見之李則未及相識云又案陳棣蒙隱集目有高師魯以詩求鶴膝杖事棣當宋紹興時蓋別一高師魯也

雲濠謹案岑氏栲栳山人集有勉宋無逸向學詩云我憶視子齠齔時髮鬖爾青齊眉椿庭期待余所知延師囑汝吾儒歸而岑氏是集卽先生所編爲栲栳題像述其生平特其詩未載庸庵集中雲濠又案先生送岑景融序稱爲子友靜能之從子靜能卽栲栳山人之字則栲栳固先生講友也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庸庵集十四卷提要云僖本元末遺民投老巖壑其以修史被徵乃迫于朝命非其本心集中題桐江釣隱圖有云黃冠沒億賀知章老病憐余簡書趣又寄宋景濂云景濂云當時十八士去留各有緣而戴良賜以詩亦有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之句故于明官

鐵崖門人

宋先生元僖

謂一無所受其志操能然可以概見至其學問本出于楊維楨維楨才力橫軼所作詩歌專爲聱牙兀奡之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號爲鐵體而儀詩乃清和婉轉獨以自然爲宗頗出入劍南香山之閒文亦詳贍明達而不詭于理可謂善變所學視當時之隨流播波以至墮入險怪者其得失相去遠矣

庸庵集

夫業不可不慎也而士之業最優然業士者又有浮華篤實之辨而氣化之盛衰繫焉是故氣化醇厚則學成而輔世者往往皆篤實之士而浮華之習不能勝鳴呼篤實之士恆學其所當學舍是以浮華而陷禍者眾矣

況可厭士之恆貧賤而徙其業乎　送倪叔懌序

聖人之用兵所以救人也而人有死于兵者蓋其不幸也非聖人之心也用兵而不得聖人之心而人之死者始眾矣是故聖人未嘗爲人易言兵又未嘗不慎于戰也　送王伯貞序

人之美惡係乎習習係乎所尚尚武者習乎于戈則思戰鬬尚禮者習俎豆則思恭敬是故君子必謹其習而善其尚也尚武者一于戰鬬則勇士而已耳尚禮一于恭敬則何學不可進何德不可就哉是故君子欲知人之美惡又必觀其習而察其尚也觀其習而察其尚可以得其爲人之概矣　贈高生序

貝先生墓

梓材謹案先生銘張拙齋墓碣云余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廬之門蓋與拙齋同門又案先生嘗自稱海鶴生見所作清隱堂記

清江文集

夫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乎心哉斂而小之則四海一方寸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也何有町畦之限乎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既治所以立事建功

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厲之惡非性也囿于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于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溯其源則恆性可識矣　性論

鏡之空也物至而鑒不能使之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爲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

而不爲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 處靜軒記

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廣世南韓柳諸記可攷已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 釋奠解

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其志安之而不厭爲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于物其爲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

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爲一逐于宋厄于陳圍于匡不合于齊楚汲汲焉皇皇焉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 深悅齋記

朝聞夕死者何事不恥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盈盈則不可強通之于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不可強通之于內此猶光燿之燭室不于戶而于牖牖非正也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德達才異術而同功 約牖軒記

天地之大一毫之小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屬于境而昏又復擬于境而醒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者未嘗醒醒者未嘗不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霽秋海月而事皆得其宜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 醒心軒記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于險畏險之匿于無形也 敬說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于禮收其心而進于

道剛者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戇者變而通人焉有孝弟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于教而然邪然所以教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爲教也

制乎外易若全乎內治其末易若求其本 以上學校論

張先生憲

趙先生信 合傳

趙信奉元人會稽張憲與之俱遊楊鐵崖門鐵崖謂之兩奇士 東維子集

申屠先生衡

申屠衡字仲權長洲人少從楊廉夫學通春秋爲古文有法元季不仕自號樹屋傭洪武三年徵至京草諭蜀書稱旨授翰林修撰以病免尋謫居濠上卒著有叩角集姑蘇志

殷木齋先生奎 附弟壁箕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崑山少從楊廉夫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授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卒年四十六門人私謚文懿

先生先生文章精審有法尤深于性理勤于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昆山志咸陽志等書二弟壁字孝連箕字孝揚俱明經文懿之卒也孝連閉關數千里迎其柩以歸孝揚官終太平府推官姑蘇志

梓材謹案東維子集余淵默先生碣銘云其子友遊也鐵崖爲作木齋志

朱先生芾

朱芾鐵崖之徒也鐵崖嘗送其蒲溪授徒序云吾門朱生與余同罹喪亂而不得安于所好者負書劍來別曰某得七寶翟氏爲西席主席幾以學于先生者施于人云東維子集

張先生學 璧

張學璧吏部主事鐵崖門弟子鐵崖卒與朱芾等七人奉其治命請銘于宋景濂宋文憲集

吳先生復

吳復字見心富春人四歲能誦書千餘言弱冠失怙刻苦讀書不以貧難少置生無僞言行與人約雖千里外不失期刻楊鐵崖讀書大柏山中通長書願與弟子及

予寓居錢唐太湖閒遂舍妻子從之遊學古文歌詩世傳其雲槎集凡十卷東維子集

蔣先生元

蔣元字亨之吳興人嘗學春秋于楊鐵崖十歲善屬文二十學明經義試有司不競輒自忿曰吾學經無師說吾黜宜也乃歸告其父曰會稽楊先生某東南受經之師吾將不遠千里執贄而北面之父憂其素病羸止之曰天其蔣門之幸先生從吾聘汝學可已鐵崖嘉其父子心往焉閱三年學成而卒東維子集

陳庸齋先生眞能　附師吳叔巽

陳眞能字善之吳興人初學于吳叔巽叔巽嘗以座主禮事楊鐵崖過鐵崖錢唐次舍談其徒之好學者曰吳人師余數學于文獨陳君爲義理學敢以見先生蓋自幼機敏讀書務求聖賢旨趣皆思叔巽語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正心心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恕時時誦習其語以自儆父卒喪紀一以朱氏家禮扁所居堂曰庸齋東維子集

魏先生德剛　附師應之邵

魏德剛鉅鹿人初授春秋經學于應之邵授更執經于鐵崖鐵崖于三傳有所考索必先生是質其暇曰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等貫者每一事各有始終以其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東維子集

孟先生季成　附門人曹元樸

孟季成無錫人楊鐵崖家藏春秋百問六卷嘗授之先生先生又傳之于華亭曹繼善之子元樸東維子集

梓材謹案鐵崖序春秋百問云不知爲何人所著或以爲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爲何時人朱氏經義考云春秋百問作于萬思慕汪氏纂疏嘗采其說又案鐵崖嘗序雲閒曹元博氏左氏本末稱爲邱

陳先生魯

陳魯吳興人從鐵崖于雲閒學經業願先學詩而後及

于春秋且名肄業所曰學詩齋東維子集

張先生守中

張守中鐵崖吳中學子也年十四稱奇童能夜誦經史書數千百言日課大經義騷賦表章若干首東維子集

李先生詡

李詡字孟言錢唐人少受學于楊廉夫負氣尚節嘗爲詩貢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榜亭而自號爲榜散生宋文憲集

呂先生恂

吳恂雲間人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而鐵崖爲之志東維子集

孝子呂先生恆

呂恆字長德雲間人居璜溪嘗與其弟恂從鐵崖學鐵崖爲作著存精舍記而稱之爲孝子東維子集

郁先生銳

郁銳雲間人鐵崖之徒也鐵崖字以鈍之而爲之說東維子集

陶先生振鈇

金先生信鈇

謝先生恆附兄伯理

謝恆謝鼎淞江人皆嘗從鐵崖遊其兄伯理卒以奉親于一堂鐵崖名其堂爲悅親且稱其恂恂然有古孝友之風教東維子集

戴固齋先生貞

戴貞新涇人其父遵之從鐵崖遊字之曰固而又字齋曰固云固非高叟之固也亦非固我之固也乾之文言不云乎貞固足以幹事貞不固不足以爲貞固非貞亦不足以言固固而貞貞而固而後事之幹立焉故聖人許幹而必以貞固而不以享與利也東維子集

倪中孚字德中華亭人楊鐵崖在璜溪時嘗從之遊于學有異能行修志立一時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二人名中上游東維子集

盧先生熊父觀附子彭祖

盧熊字公武其先自武寧徙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

讀書有至行門人私謚夷孝先生先生元季爲吳縣學教諭入明知兗州爲政務愷悌卒以事坐累死少嘗從學楊廉夫維楨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等書子彭祖字長孺任武康丞薦授禮部主事坐事謫阜城長孺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風姑蘇志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有盧氏觀易集圖言其隱居教授云

附錄

謝子蘭哭之曰東帛三徵出薛蘿雲階步武正透迤飄風動地須臾靜奈爾瑣玨遽折何

又曰雪手攤頭理蘭絲一襟秦藻竟何施秋風夜月華亭鶴又作悲聲似昔時

朱先生應辰

朱應辰字文奎吳縣人少治禮經爲舉子元季屢試不中乃棄去從會稽楊廉夫學爲古文詞洪武初起爲郡學訓導後改常之江陰卒先生學博多技尤精篆籀之學著有漱芳集三卷姑蘇志

葉先生杞

葉杞華亭人鐵崖之徒爲作南猗堂記東維子集

張先生叔溫

張叔溫邢臺人侍父官于淞嘗從鐵崖遊讀書不少輟東維子集

徐先生章

徐章鐵崖學生嘗次華陽巾歌云鐵史文章金石堅鐵史法書草聖賢談遷父子未可稱筆削枋頭直筆當齊肩東維子集附錄

謝先生思順

謝思順鐵崖學生嘗爲鐵崖賦黑鐵龍詩東維子集

濮先生仲温

濮仲温齊人自幼從師學明經旣通尚書後學易又從鐵崖學春秋東維子集

章先生琬

章琬鐵崖門人爲編復古詩集六卷四庫總目

陳先生存禮

陳存禮鐵崖門人爲編麗則遺音八卷四庫總目

管先生時敏

嘗時敏口口人洪武中楚府長史在位四十餘年忠誠謹恪始終如一著有蒭蕘集 姓譜

王先生璡

王璡其先蜀遂寧人自其祖父家吳幼善屬文得備侍從與王洪孟揚達善並以才聞 姓譜

馬先生文璧

馬文璧秦溪人蚤歲從鐵崖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所著有灌園集 貝清江集

安先生普大

許先生廣民 合傳

安普大許廣民天台人楊鐵崖尹天台並稱弟子後鐵崖兄方唐爲邑校時皆擢第師事之猶師焉遣弟子及邑俊彥傳經者百餘人 東維子集

管先生納

管納口口人學于鐵崖之門 東維子集

李先生佐

李佐楊李人從鐵崖遊 東維子集

傅先生伯原

錢先生舜在 合傳

傅伯原暨陽人爲驛官于常山鐵崖先生之壻也其舅氏錢舜在又與朱庸庵同受業于鐵崖之門 宋庸庵集

劉先生性初

劉性初徽士鐵崖門生 句曲外史集

庸庵講友

岑先生安卿

岑安卿字靜能餘姚人著有栲栳山人集三卷先生所居近栲栳峯故以自號志行高潔窮阨以終其詩有云老成媿苟得童稚羞無官又云人觀所爲主結交植攀援足見其堅苦自立之意四庫書目提要

附錄

其寄口洲鄉學讀書諸弟姪詩曰負笈少年志讀書無患貧聚螢時已過映雪事當新沈默東墟老凄涼江左賓興居便飲食德性藉陶甄陋巷窮詩禮荒陬集薦紳緇衣心眷眷員錦誇諄諄撥棒來東在臺成樂毅親寧爲獷見笑勿以螻求伸喋喋羞同志栖栖憶故人鳥飛應擇木魚逝必驚綸爆竹歲云暮椒盤日更春依然茲

誦地童稚會比鄰原注時王敬助爲師

宋庸庵送岑山人詩曰北山猿鶴久相違城郭黃塵上客衣雨雪虛無知臘盡江山寥落索詩歸梅梁水涸魚晴暉雲濠謹案庸庵與岑氏往來者最多自靜能與從子景融外有贈敬先詩稱岑徵士又偕岑宗昭胡斯美及其從弟斯敏遊宿竹山精舍又新歲岑處士見訪詩又留題岑氏隱居謂過三山岑西峯隱居又稱西峯長子子輝又爲岑西峯題鄭山輝畫懸崖蘭及畊雲友西峯友圖諸詩處士未知卽山人否

明年春草綠相隨湖上踏龍偃寥朧河乾鴈鷺稀更待

貝氏學侶

鄧先生子振父篔谷附篔谷師蔣子中沈東岡

鄧子振雲閒人徙居臨淮之東屯貝清江與爲師友鄧氏自翠巖至于雪溪自雪溪至于浦雲而及其父篔谷翠巖眷眷訓飭諸孫以通經爲務故篔谷不遠數百里從蔣子中于吳門者四年繼從沈東岡于金陵者二年云貝清江集

張先生仁近附師會易齋

張仁近字如心華亭人號拙齋受易于會易齋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貝清江客淛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劇談忘疲雲閒之俊秀及門者恆數百云貝清江集

王先生至善附師會參

王至善廣陵人茂才與鄭復初兩生皆會會參門士楊鐵崖爲作止齋銘曰忠以事君孝以事父朋友有信長幼有序各極其止是曰至善舉類以推其則不遠惟文中氏明爾明德爾修必淸爾踐必力書曰安止詩曰敬止自敬而安希聖在之東維子集

鄭先生原善

鄭原善字復初玉山人延祐名進士起家紹興丞轉處州錄事有異政爲眾所忌遭誣構去官尋以疾卒危太樸爲著悲海東辭宋文憲集

附錄

東維子爲作初齋銘曰水初維淸濁爲以撓木作惟直屈爲以拗水復其初其淸可澄木復其初其直可繩維

紫陽子反求厥初旁歧勿惑下流勿居上智下愚天淵遼分理欲之隔不能以寸

鄭氏講友

黃南岫先生許

葉先生崵合傳

林先生定志合傳

黃許字與可麗水人生而穎悟于書無所不讀尤篤于

易場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

志皆有類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有石壁晚

稟若干卷爲文一本于理不事華麗所居弱溪又曰南

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初先

生與儼玉鄭原善同里葉崵林定志相爲師友三先生

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如讐見善輒

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獨隱居教授竟不仕家卒

貝清江集

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貝清江集

黃氏家學

黃先生中玉

黃中玉楠李人次山先生之從子平山先生之子也博

學強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父蔭授江山縣尉時詔徙

行臺于紹興大夫擢先生爲參謀統鄉兵守衢婺越二

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貝清江集

黃先生棐

黃棐字孟輔中玉先生之長子克世其學尤專撰著求

卦定事之吉凶百不一失初從親于江山元季之禍兄

弟皆死于兵先生獨閉關千里轉客雲閒洪武五年始歸石門用薦者言召至京師旣而以疾求歸貝清江集

宋氏門人

閻人先生叔勉

閻人叔勉宋庸庵之徒也其家約甚而處之怡然事母孝謹躬執薪水之勞而問學不廢庸庵于諸生中尤愛而閔之宋庸庵集

貝氏家學

貝先生翺

貝先生翺合傳

貝翺貝翺貝翔皆清江子翺楚府紀善翺都督府經歷翔國子學錄並以人材舉任世其家學桐鄉縣志

貝氏門人

教授鄭先生眞詳見草廬學案

樓先生澄附子日宏孫序

樓澄字文淵其父自鄞徙吳生而孤母守節保訓成立母患瘵癘卒先生終身不食葷從貝氏學深于書晚

更嗜易嘗教駙馬都尉胡觀家有林皐鼓缶等集子曰宏世其業宏子序字仲彝以文學稱姑蘇志

梓材謹案姑蘇志原本作蚤從貝翺學然攷清江送先生歸會稽序云余講學雲閒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樓澄持故人曹新民書見余歎焉若虛獸焉若愚知其可與共也遂進而與之又云余起爲國子助教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京師謂其不負于始終如惠勤之于歐陽子則先生之所從者清江長子也

金先生以聲附陳荼

金以聲吳門人清江之徒也年纔二十有四而穎悟絕人遇人輒舉濂洛之學眾皆非之甚者怒而訕之而清江獨與之清江友人陳荼以告清江答之曰余之所與者與其能舉濂洛之學也彼非之訕之者恥其不知而忌人之知也君子篤于求道奚人言之恤乎清江文集

王先生恆合傳

王先生謙

王謙字伯益王恆字仲常廣陵人父至善官松江命二子從清江受尚書經清江文集

戴先生禮

戴禮樅李人嘗從清江遊京師久而不樂乃歸樅李之

西陵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閉戶讀書題其室曰
耕學 清江文集

王氏家學

王先生謙

王先生恆 並見貝氏門人

鄭氏門人

教授季眷谷先生仁壽 父德巽

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父德巽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
辟不就先生重紀至元初用薦教諭慈溪爲徵逋租新

禮殿慈溪先正黃東發著書滿家先生以狀上府祠之
學官遷松陽郡守請定鄉飲酒禮先生爲斟酌古今筆
爲儀注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龍泉湯京
好義爲義莊開義塾延先生爲師悉心開導孳孳如不
及轉教授婺州先生歎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
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于雲林煙壑間自號眷谷處
士初先生承家學治易春秋及從上饒鄭先生原善游
受書詩二家所造益精四方從之者眾號爲四經師爲
眷谷讀書記二百卷易詩書春秋皆有衍義又四書質

義策樞通覽詩林鉤玄弓冶錄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
鮮有存者 宋文憲集

劉先生演

劉演字浩卿括蒼人受經玉山鄭錄事原善錄事精通
伊洛之學望重當世先生獲其傳爲多以孝廉舉教諭
義烏移龍泉興補百廢孳孳如嗜欲陞明善書院山長
以母老辭 宋文憲集

王先生毅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文成劉先生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少穎悟絕羣善經學旁通天官陰
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高安丞以廉節著尋與其長不
合投劾歸高帝定括蒼使以金帛來聘乃走金陵見上
陳時務十八策上即位擢御史中丞以病請告就醫青
田封誠意伯卒正德中追贈太師謚文成 弇州史料

梓材謹案先生同郡揚伯生撰行狀言先生講性
理于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
大器之是先生固鄭氏學徒也又案先
生著有春秋明經四卷經義考云佚

青田經說

君子之所以爲德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大雅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于齋薦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事不齋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齋大不可也

劉氏同調

劉先生彬

劉彬字宗文烏傷校官浩卿子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工部主事改員外郎始宋潛溪游括之小微山見一士戴棱葉冠身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潛溪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爾曰灌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寢屈吾日夜調之變之俾適乎厥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已而知爲浩卿子也浩卿潛溪故人也爲之作抱甕子傳宋文憲集

文成門人

邱先生鐸

邱鐸字文振祥符人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

書兼習醫家言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先生侍母欲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急避地四明暨江南歸明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母沒哀慟幾絕宋景濂爲作孝子傳宋文憲集

止齋學案補遺

黃氏先緒

黃先生仁靜

黃仁靜新昌人尚書度之父也純厚而曠達晚益超悟欣然有得陳止齋聞其語而異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袁絜齋集

岷隱先緒

從事戴先生厚

戴厚字俊仲又字長文永嘉人樓攻媿客授東嘉而先生爲錄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官至從事郎岷隱先生溪其從兄之子也樓攻媿集

鄭醉門人

補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梓材謹案陳君舉有二先生字一名傅忠肅公了翁之父

止齋詩說

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于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春秋後傳

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于周官見之孟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于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于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隱元年春王正月

梓材謹案黃氏日鈔請春秋隱元年引止齋謂古諸侯止稱世其說與夾漈同

同盟于幽舉天下而總于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衞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子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葵邱亦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諸侯相加兵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宋襄爲之也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畤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世書惠公實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覩齊社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會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衞祝鮀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册官司彝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之宮而始間羽數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爾武子來聘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

于大禮于以見魯之僭尙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鄭國之卿荀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職歲徵不稱溢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殺其君商人

南北之勢于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于是始故謹書之也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棘林伐鄭

此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世子誠不嘗藥爾何罪而奔晉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自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政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此相盟也諸侯無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戚再相盟志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戚之前皆有盟主非參盟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定七年秋齊侯鄭伯以邱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敛從其薄以

邱亦足矣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
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書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終不
以吳晉同主盟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也係曹
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
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哀八年
月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後傳十二卷
提要云趙東山春秋集傳自序于宋人說春秋者
最推止齋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
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
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
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
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所載不書之例皆史
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
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于左
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
合于聖人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
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
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
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止齋
病惟以公穀合左
氏爲切中其失耳

周禮說

古之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夫子弟皆養子學宮或備
宿衛以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都鄙侯國凡占名
數而爲民者亦考察于鄉里擇其秀異者節級而升之
故受命爲士其次者則任以府史之辭蓋其職任稍重
非胥徒之比
極治之世無他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
已如閽寺嬖近易爲人主所寵任屬之冢宰則人主不
得以私意暱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此先王治內之嚴也
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官皆屬
焉自武帝疏遠朝士宰相不得檢攝內治其權稍輕矣
既而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具言舊惡則宰相
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當時侍御亦參選
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東漢則議郎
不在宿直中常侍不復維調他官皆宦者爲之卒至王
爵天憲皆歸奄寺孫程曹騰得專廢立原其所自蓋由
三公擁虛位而宦者之專權非所能制故也
自九嬪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深矣彼婦人女子
而當于至尊幽居九重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惟使
之分職于內而附屬于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

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勤況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皆不命賢婦人以參檢內事能無畏忌哉漢高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冢宰失職之弊也先王富藏天下或有軍旅之事隨所寡而發用後世聚天下之財歸之京師至于用兵則有飛輓轉輸之勞或以財不繼而致敗皆由三代之政法掃地無遺耳

冢宰一職所制御者皆閫于君身君德一則環衛之八二則供奉飲膳酒醬之人三則出入財賄之人四則宮

中使令之人以上天官

會萬民以爲卒伍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自膳夫至腊人充君之庖者悉領于冢宰至于共內外朝冗食者顧見于地官之稾人何耶共奉天子之飲食之中以導諛納詒故使外朝之士大夫宰之而領于內外朝冗食者之食主以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于

人意猶後世賜食而取之內府歟

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以國政之知所法知所戒斯通達治體他日皆員公卿也

凡市僞飾之禁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物無用則國不實

周官無節者不達于天下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土著周衰國自爲政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于外服宾漢文時又去關禁當時矯僞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

民于軌其制善也以上地官

女子生子王族或乘勢以凌其夫家故以內外宗列爲禮官之屬使觀王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家人故婦順脩而內和理所以爲王化之基

凡黜陟予奪與人主圖之者冢宰也而非講求參酌往往傷立言之體今以二史屬春官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間是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亦三公所以集眾思昭令聞也自秦變古寢失此意其後

兩省並置唐開元間白麻獨出學士院爲天子私人以一辭令之官所向偏重權傾君相然後知周以冢宰掌六典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眾職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如此

古人作夏社忌子卯陳垂和之器皆警戒修省之意也以上春官

先王之立刑法惟恐人入其中而不能出故先爲之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人有懼心斯易辟而難犯秋官

止齋文集

本朝每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爲國建事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爲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爲翊戴之功之首壽皇繼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爲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宗兩家子孫未蒙旌異寅亮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勿褒崇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歆壽皇善繼之美欲望陛下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于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臣願陛下以拯民窮爲所尚此志先定則凡引見臣下省閱章奏與夫游戲翰墨燕私之地此憂此念造次不忘是亦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爲所尚卽是仁心仁心卽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請對劄子

臣竊以爲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住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閒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于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于已行之後臣所以竊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

之故臣必不敢徼奏朱熹富觀狀

臣所見當今艮史之才莫如朱熹華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即江陵適緣淮倘乘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盛舉哉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二狀

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之不知泰山徂徠閒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爲學術尤備汝

南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道言至今日世亦戶知之矣不能自信終身悠悠于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策問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而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華藻之原而忠信之薄也詞辨之工而士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

墓之誚當時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文章策

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衮冕佩玉至其有衮冕佩玉人始艱于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賤民不病于寒而衮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于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溢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利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禹論

天下之難極于文王文王之心見于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于此得文王之天文王論

孔子論商民之徵曰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民之徵曰利而巧文而不悖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調佚其怒蓋皆治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野而滿足其無恥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欲歡之而不得也文而不悖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治況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

之也武王論

凡人之情輕于用人之所有重于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于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俠復論上

愛重生于密邇嫌疑起于離閒使過論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于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憚用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台焉何也畏之也士論

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于天下嗟夫民而至于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民論

天下不可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之勢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于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閒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兵論

有朱甥者問名余曰爾何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

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聖賢名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爲也故患莫大於無誠學莫強於自與爾知重爾名則必知重爾身噫是念足以爲善矣朱甥子斌名說

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于其鄉率從之者數千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閒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

矣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于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于左氏者也徐之左氏國紀序

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于君

臣相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 跋御書所進嘉郡生辰詩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吳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朱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之論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閒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

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於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密而寬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閒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以上題張之望文卷後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于學官至今漢儒書行于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

公帖

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與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擬春秋是以變爲紀傳世家書表耳

太史遷本家學乃盡得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爲一編罷絀雜論自五帝紀以下咸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耳以上答賈端老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自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爲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毋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基緜地廣不得爲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爲諸侯蓋有管霍矣答胡季隨

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答黃文叔

恨未及與晦庵游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呶呶其間也往返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閒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答陳同父

閎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叩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于丁酉歎首之時不覺悽然答丁子商

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粗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與呂子約

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爲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爲禮尋章摘句擊拳曲跼或安詩禮之末矣答胡季隨

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俗學汩之也欲免于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答王縣尉

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閒之者擾定則聞之矣答趙節推

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返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與朱元晦

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歎也

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爻言吉只緣純陽聖人垂訓意深矣

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假固非

恨亦非也以上答張端士

荀袁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閒事辭轇轕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答辭子貢

附錄

開學授徒于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辭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

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于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于躬行周于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于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以上行狀

其文擅于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辭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敬夫呂伯恭相親過兄弟也

四方受業愈眾

公之從鄭辭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于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

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
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
吏牘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以上
心撰
墓誌
除吏部員外郎立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
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
先王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研究事物必稽于極而後
已子太祖創業本原尤爲潛心因輪對言熙寧後取太

祖約束一切紛更諸路上供歲額率增至十數倍上供
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樁起于紹興皆訖今
爲額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
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
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三篇上
朱子語類曰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
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
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
是瞞人
又曰陳君舉進制度說道井田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

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人突出圖算則是有千
二百五十里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
里然職方氏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侯則六伯
則七子則二十五男則百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
又答劉公度書曰君舉書疏不可曉似都不會見得實
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
會眾說不會相傷其實都不曉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
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陳潛室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
聖人繫曹檜之詩于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
爲傷無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于一檜之
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于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
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
聖人繫詩作春秋每于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
禍也
曹博士叔遠序先生文集曰執經戶外方屨閒集片言
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不變則肇子隆
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

邃于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凝融望對策初策懇
懇獨到則盛于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誠劾却掃
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于淳熙之丁未起
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
湘山則驗于紹熙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奬用侍立代
言贊翊儲邸次第禮畫原將發揮則著于紹熙之癸丑
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
于訓傳疾狄漸臻梁木竟殞則終于嘉泰之癸亥

宋潛溪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曰止齋留心于古

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于常州者爲多至于宋之文獻相
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亹亹爲言之而學始大備
王忠文公送顧仲明序曰自薛氏一再傳爲陳君舉氏
葉正則氏皆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議論經史貫穿百
氏上下千載綜理當世之務于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
復古而至道此所謂永嘉經制之學要以彌綸以通世
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
家也

程雪樓書傳道集曰止齋先生清規懿學讀其宰石之

法討論尤精先生皆師事而得季宣之學爲
多蓋本墓誌而竟以鄭薛爲先生之師云

止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庵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詳絜齋學案

通判傅會潭先生夢泉

黃先生叔豐 並詳槐堂諸儒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鮑先生潚

鮑潚字清卿永嘉人登乾道第教授處州興化軍湖北運幹知新昌縣俾豫州知潮州乞祠知融州復奉祠而終積階至朝散大夫先生知識絕異行事超卓葉水心銘其墓 姓譜

劉先生春

劉春字端木永嘉人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先生性蘊抱貴不爲人知與止齋同入太學同爲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然其文辭政事不欲使知之其卒也止齋銘其墓 止齋神道碑云乾道八年公之高第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辭公叔似鮑君潚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

止齋學侶

補

知州陳先生武

附錄

徐居父問曰寓一日訪蕃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何說寓對盲心統性情會眾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于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于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于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于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猝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書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脈當如何說朱子答曰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補副使陳埜庵先生謙

梓材謹案辭良齋代士昭兄胙先生父太中大夫致仕云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登名籍甚著作到公夙問後生之賢某以謙對劉言夙前教授溫州時謙以諸生講肄州學夙嘗具質明銳爲揣裁抑以成其材據此則先生可稱劉著作門人也雲濠謹案辭良齋宋文選有陳謙治體論一篇未知即先生否

附錄

葉水心曰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揖海內數十人推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梓材謹案祕書郎張淵乃先生之師見袁絜齋所作行狀

梓材又案先生論宣獻兒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

周禮說

冢宰王玐是保燥溫寒暑趍居飲食皆當體察故醫師屬焉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即婦職作二事者也此特言二事者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絲枲功事

康成以絲入爲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嘗見九貢弔貢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以上天官

司徒主教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

鄭康成小司徒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

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云哉以上地官

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大抵吳越去海近水多自爲瀆俗皆稱爲江有三焉則謂之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也范鑫所云三江當爲浙錢清剡子胥所云三江則郭景純說近之蓋岷江自彭鑫而下合沱宣昇潤眞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爲全吳地域也夏官

獄訟獲情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株連則恐其

枉故爲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去古未遠以盟詛爲懼也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于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于心用舍已一于事及其入又會而圖之蓋合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意以上秋官

附錄

嘗買地于會稽之東郭本元貞子故宅鑿池築堂榜曰遂初學者咸稱遂初先生又愛上虞小江買山其間自號小江釣侶

爲瑞安縣尉止齋問其賢欣慕之一日來見未及通謁望其氣貌迎謂曰君非陳君舉耶笑曰然于是定交蔡幼學止齋之高第而齒少于公十六歲器重其人不以輩行爲間秩滿延止齋家塾幼學從之

差分教隆興尋兩易平江教授吳地雖繁會而教養疏略士風不競公首葺二齋擇有志者居焉紘誦有程講說不勌或延之坐上或親至其肄業處爲談經理設疑叩之各述所見爲之折衷日有開益來者滋多增葺而

容之比終任所葺殆遍吳中士子始深于義理之學經本指授皆爲善士

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停蓄充溢議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昭晰乃已

朱子語類曰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于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袁絜齋狀其行實曰世之知公者惟曰奏疏鯁切敢抗權要不知其有進于此者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而惟以格心爲急此大人之事也而公有志焉可謂深于本原矣

葉水心序先生詩說曰公于詩尊序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綠眾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屬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

又序先生周禮說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洗滌三壞之塵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其功大矣同時陳

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由後進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進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指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梓材謹案水心于先生詩說序云往年徐居厚言文叔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叩門曰已悟于是公年七十五矣是先生周禮之學互見于彼序云

劉漫堂祭黃尚書文曰公學之粹六經自出公行之偉鬼神可質憲章諫官去來接踵首擢大姦惟公之勇飯疏飲水誰其可久勇退十年惟公之守江淮拯飢政弛因循百萬呼號生爲死鄰誰其生之曰公之仁淮右汰兵眾疑且驚賣劍買牛鼓舞歸畊誰其歸之曰公之明凡公所立焜燿一時某之論公則異于是人才實難知才未易心不在焉失之交臂公心懇懇一念弗置剛柔異宜清濁殊流或執其偏忽散忽收是能容之公心休休推公此心夠受敷施跨周軼商睠世雍熙推公此心涵養成就計功社稷數世之後云何不淑而降疾殆虛此會逢明良千載

呂光洵序先生書說曰遵初先生與紫陽朱子止齋陳子水心葉子相友善著詩書周禮說諸書共百餘卷周禮詩說水心序而荷之其餘或不復存幸而存者尚藉說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典謨訓誥微辭妙義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之旨皆明諸心研諸慮以其所契悟注而釋之其辭約其義精粲然成一家言諸儒莫尚焉

又曰宋以忠厚立國文德治天下及其久也文繁于論

恤先生獨憂之侃侃正言不用遂請老以歸身在山林繫心廊廟年餘七十作周易傳以明悔吝憂虞進退存亡之故究化理之原極天人之際書未訖簡而先生沒天下之學士觴望焉水心誦之曰明哲先幾終始典學可謂知言也已

止齋同調

補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梓材謹案朱子答宋深之書云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馬尤升相聚各有何說因

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季隨胡大時允升周爽謝山序錄所云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殆即謂深之與胡周二子耶

岷隱詩說

孟斯喻子孫非喻后妃

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

獻于公所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旣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

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己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愼豈曰無衣自詭强暴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

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幽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去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也懼其與月相亂也

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

岷隱禮說

古之君子其律己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爲崖異怪僻之行故麻冕純儉夫子從衆魯人獵較夫子亦獵較今之君子或好爲異世驚俗之舉以取惡納侮是亦不明夫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心有定嚮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于此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過而失節亦不至贍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盛壽命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于利害不惑于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于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于怠惰廢弛而莫之能振也至于五十更歷世變熟知人

情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于擾民生事矣年至六十幾于老矣耆之爲言有老成可敬之意于斯時也有指畫之勞而無奔走服事之役七十謂之老于此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每顧慮不忍去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絕無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焉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風安得不行于天下也

常示毋詘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閑其情僞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無傾邪之患矣

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師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爲其人也皆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于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于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矣

岷隱春秋說

宿者國名意其爲宿而盟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周衰戎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之也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耳隱四年春取牟

梓材謹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故云爾

祊者魯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地周衰不巡狩朝宿湯沐邑皆無用祊近于魯許田鄰于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于魯故先使人歸祊爲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祊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黃東發曰若如木訥是魯要鄭而得祊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祊也二說不同而皆是木訥主前此而言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此而言以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鄭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隱十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小國尊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公爵弱而以侯禮至秋七月杞侯來朝
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子產執玉帛以抗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蔡侯鄭伯其君可乎桓十一年秉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春書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于是時而書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遂于齊猶有所愧忠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邱其無忌憚甚矣桓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閒施面目于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哉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天者稟氣所爲日月星辰繫焉故常與是氣流轉于其

會于鄧
魯嘗入杞杞來求成故會于鄧甚哉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人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敬共哀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桓三年夏六月公會杞侯于鄫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

閔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
尤重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
惡極矣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
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葬勤勤懇懇若有
哀于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莊十二年春王
三月紀叔姬歸于
鄫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
矣故爲此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
諸侯則桓公之本謀也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
宋
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
退豈盟誓可結哉莊十八夏公追戎于濟西
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畢大眚蓋春秋子之年春王正月畢大眚
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覿之禮違越禮制
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也向也桓公娶
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
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辭煩而
不殺爲萬世永戒也莊二十四年夏公至自齊八月丁未夫人姜氏入戊
寅大夫宗
婦覿用幣
郭公說者以爲郭亡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郭何故
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郭公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于楚猶未敢聲言伐
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
也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于洮朝其子于僖失
爲婦之道矣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桓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
許伐乎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僖之子孫當世
爲求戒今僖公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
何禮也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于挑楚于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于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宜申獻捷子魯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于薄將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命或釋一無所與焉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將以伐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于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朝于廟

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正同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于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于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其書于春秋益可恥矣

向者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洮皆魯之恥也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殽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疏皆倒置矣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宋華元楚子反親白結盟兩國息爭春秋之所予也 宣五年夏六月宋人及楚人平

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一而藉今宣公復于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增倍至于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 初稅畝

邾人嘗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戕之

鄫子于鄫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按左氏云季文子以篡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子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邾之戰潘黨請楚子欲築武軍之類也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宮爲武公之宮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宮世室也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鄆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師敗績

前此諸侯屈于天子之卿爲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爲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甚矣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許侯欲遷于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情可念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甚怒也獨許鄭有宿怨鄭伯身從諸侯甘心于許故以鄭序晉上爲鄭主乎是師也 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

弭兵之功小大夫專盟之罪大大夫固當盟于溴梁矣當是時諸侯皆在位懼于一盟遺大夫以爲盟是諸侯之怠非大夫之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宋之盟特言諸侯皆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者正夷夏之分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魯常屬鄫未幾而莒滅鄫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取之 昭四年九月取鄫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季氏非叛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是蓋春秋書

圍費墮費之意也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禮有出于變者可以義起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爲得禮然公穀皆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禮也左氏以爲叔弓莅事簡入而卒是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簡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晉豈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昭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于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減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

甚矣小人之誣也昭公之出也以宋公之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爲媚立煬宮以爲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大雩而卒能逐昭公故因災而不郊者固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饑饉之甚故因災而不郊者固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饑饉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定十五年雉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隱公時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爲取三師公穀以爲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爲是入春秋以來書取師者獨于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雖有節制

致禘于煬公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 定元年九月大雩立煬宮

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襲取愈變愈下矣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鄆師于雍丘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雚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也提要云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讐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屬晉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即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衂和議再成故于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懇懇焉又云嘉二年而止岷隱在湖學嘗講之不傳則先生亦安定私淑也

附錄

先生性行純明平實簡易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

監南嶽廟領石鼓書院山長有論語孟子答問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切近明白朱子稱其近道

嘗與朱子遇于旅邸時從行者眾先生謂之曰獨不畏朱子罵耶朱子矍然散去之

嘉定間朝論將以姦黨盡投嶺海先生獨援紹聖往事恐貽君子小人反覆之禍議遂寢

朱子語類曰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不留此治一身本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又曰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爲烏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于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又語類續集曰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尚有些實說葉正則都是閒說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續讀書記其書出于呂氏之後謂呂氏子家訓章旨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紀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戚氏雄曰岷隱謂有孤爲國人憫慕夫則表國人之仁

心固勝于彭寡婦之淫心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堉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提要云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其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讀者服其理到于此書可見一斑矣

徐氏先緒

徐先生夢莘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耽嗜經史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累官知賓州罷去先生悟于榮進每念生于靖康之亂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擢直祕閣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紀志等書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卒年八十二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當爲止齋行狀葉水心志小鄭公景元墓謂女嫁先生且言先生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云

附錄

初止齋聲價喧騰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雁行立比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止齋右皆謂文過其師矣

先生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

徐先生得之

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旣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仰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豈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

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于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輿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于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簪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

嘉定初同樓攻媿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于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先生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于正

葉水心祭之曰平居算言莫能疏親及見于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鄉眾方憒盼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

補文蕭曹先生叔遠

雲濠謹案程氏士龍狀劉寶山行實言其調瑞安尉邊徑曾叔遠東歐曹幽平州曹彥一門三從皆曲江契家各以遠大相期云梓材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初名叔遠少學于止齋後從朱子遊問答見于語錄所著又有中庸注疏

周禮說

遂人凡治野云云此特定田制耳而先王寓兵于農藏于井牧以禦外侮之意已潛寓于今則增損不同

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建于今年之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

古者師田行役合其卒伍先爲聯法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

圖而授之者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縱意旁搜也

附錄

黃氏日鈔曰晦庵續集答黃直卿書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不免極言其學之非

補袁州呂先生沖之

呂沖之字大老慶元進士授通州靜海縣簿遷南康軍僉判致仕卒葬于長隴姓譜

補章先生用中

附錄

端叟性溫良汎無不愛于久故能分酸苦于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于其徒相屬以堅責難勸義爲期會程式稽考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社也

補　隱君朱先生黼

梓材謹案先生有西方異說論語王深寧困學紀聞引之詳見深寧學案

附錄

林景熙序胡氏季漢正義曰紫陽夫子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之文猶魯史之于春秋也正統所在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強弱迥然不侔然苻堅不得與晉齒贏秦雖系年卒閏也世無魯仲連豈惟紫陽悲之

補　知州徐先生鈞

雲濠謹案先生嘗爲漢官考四卷又有姓氏源流等書經義考引江西通志云字國堅

補　袁先生申儒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引楚紀云袁申儒龍陽人紹熙三年進士歷知本郡刑學宮及貢士莊田又建楚望臨睨仰止三亭于德山之麓自爲文記之疑即先生建陽龍陽或係傳寫易之

補　社令林先生子燕

雲濠謹案先生名一作子熙水心志止齋張令人墓作子燕機玫姨序止齋春秋詩傳云其頖林子燕最得其傳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醇篤有操行居父母喪六年蔬食楊慈湖爲郡守旌之

補　沈先生體仁

附錄

楊慈湖紀深明閣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即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閣直翁姓張致其意皆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矣職是舉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易曰何思是道坦而矣庸加思

孫先生昭子

孫先生明子合傳

孫先生宣子合傳

孫昭子明子宣子瑞安人父叔特與止齋友故兄弟並從止齋遊止齋文集

徐先生邦憲

徐邦憲字子文義烏人從陳止齋學博通史傳紹熙四年登進士第三遷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議其非者先生獨首言之丐外出知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上建儲之議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劾之鐫秩罷祠侂胄誅尚書倪思舉以自代除權工部侍郎以竇謨閣待制致仕卒謚文肅一統志

徐先生沖

徐沖止齋壻止齋與龍川書所謂兩壻入館即林子燕

汪先生龍友

汪龍友止齋之徒嫂攻媿集

與先生也宋文憲集

馮先生琳

馮先生瑜合傳

馮琳馮瑜兄弟問學于止齋司理施叔之子也止齋文集

周先生勉

周勉從止齋于桂于衡于潭日受經焉及春秋後傳且就止齋每語友朋將面授先生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止齋病革其書遽出至先生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云春秋後傳跋

胡先生宗

胡宗與周勉皆止齋之徒也止齋嘗曰自余有得于春秋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云攻媿集

梓材謹案攻媿序夏休非田譜後云刊既訖錢文季丈子指其闕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讎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是書是先生固白石之講友也

林先生居實

林居實字安之瑞安人從止齋游最久其卒也止齋爲之圖銘于東萊陳止齋集

教授陳先生剛

梓材謹案先生學于止齋詳見後村集饒應子墓誌銘詳槐堂諸儒學案

陳先生應龍

陳應龍字定夫福寧人止齋弟子儒林宗派

林先生大備

林大備止齋生徒也止齋稱爲平陽善士其父卒艮齋

爲之誌其墓薛浪語集

陳先生嚴

陳嚴字仲石平陽人學能造微爲陳君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卒二公傷之銘水心記其藏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先生父理字國器亦水心志墓云孫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牀里人則先生爲左廂十一世孫林霽山爲貢士晉齋墓志云橫陽鄧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是貢士爲先生從子矣

石先生口

梓材謹案止齋志呂聲之父德文墓云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又案止齋贈石時亨詩序言吾友石時亨喜二氏書晚與余遊讀易論語蓋即所謂石氏也

承奉陳長齋先生口附子普齋節庵

陳口號長齋橫陽豐山人承奉郎嘗師止齋光廟初即閭不報歸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子某習聞緒餘又益潛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于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衒于葩藻淳祐己卯薦于鄉辛卯再薦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庵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麤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自號普齋望道之得行也年八十有四卒于家自類舊稾若干卷林霽山集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湯藝堂先生建詳見慈湖學案

止齋私淑

曾先生震附劉鼎安

曾震號樵南廬陵人嘗有春秋五傳孝祁序之曰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學者困于繙閱樵南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

附焉蓋陳氏之于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霸之盛衰反覆乎夷夏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旨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于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而又別爲類編以附于卷書成而鍛梓復得安成劉鼎安力相其成云

趙東山先生汸詳見草廬學案

蕃叟門人

徐先生寓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易庵家學

陳先生說詳見止齋門人

岷隱門人

隱君趙野老先生遂附詳清江學案

徐氏家學

徐先生鈞詳上止齋門人

徐先生天麟

徐天麟字仲祥商老從子開禧元年進士累官武學傳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

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

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宋史

林氏家學

林先生子燕詳上止齋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閎詳見徐陳諸儒學案

曹氏家學

曹平州先生騭

曹騭字修士叔遠子登嘉定第官祭酒溫州府志雲濠謹案先生號卒州見劉寶山行狀

朱氏家學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別見張祁諸儒學案補遺

倪氏家學

倪先生允文

倪先生奎合傳

倪允文倪奎侍講千里子皆襟度都雅詞章光靚克稱其家允文以恩授黃巖縣監鹽金華府志

湯氏門人

知州趙先生汝騤

趙汝騤湯藝堂建之門人也知惠州藝堂著周易筮傳先生序而刊之胡一桂說

止齋續傳

林先生棟附從兄善補恩齋

林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先世自閩徙溫卜居林灣先生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在光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既擢庚戌第卒年四十二階爲保義郎先生爲文簡而有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媿之門議論有源委其從師取友又皆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陽宰善補迂論熙陽學博而才贍用薦入翰林爲太史屬尋奉使儀眞教思齋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訥庵而扣之書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三禮纂要左氏鉤玄若干卷既乃授其所爲論別成一書曰歲從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卽羣經諸史百家安南還擢工部員外郎辭不拜補外調漳池縣丞其他所著有交山文集王忠文集

末言天理人欲限界定則君子小人限界定衮衮數千言識者謂其有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云虞齋續集

正言陳先生求曾別見艮齋學案補遺

黃氏續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詳見潛庵學案

屏山門人

黃先生夢吳

黃夢吳懷安簿陳屏山門弟子狀其事者虞齋續集

永嘉之餘

鄭天趣先生口附門人王熙陽

鄭天趣永嘉人也其于鄉學能備究之緒雲王熙陽蚤

胡先生從聖

胡從聖學古篤行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以翼前後而扶正統作蜀山集

益之續傳

陳先生華祖

陳華祖字理常永樂人贊讀閣待制益之五世孫少聰敏通尚書子四書尤多發明四方從游者眾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至溫以遣逸薦詔授翰林國史院檢閱

溫州舊志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水心學案補遺上

水心師承

劉先生愈

劉愈字進之永嘉人周人之急如不及有利病以身爲倡必興除之紹興庚午中大饑以家產薄貸于州得米五百斛歸賑鄉里隆興甲申又饑郡難守丞先生獨投甌丐發長平降度僧牒轉糴他郡與同里徐讜協力賑救全活甚眾郡守張九成下車聞其賢遺書致饋時診云入枏溪不見劉進之適樂清不見賈如規是游洞庭不嘗橘也

溫州舊志

補陳先生堯英

梓材謹案先生字秀伯水心誌其墓云少有大志集言其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又言歎其前後師儒蓋有名上云

陳氏先緒

梓材謹案先生字一作達之水心少從學焉水心序亦十二語益切又云後七年始入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而卒

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再上淸朝政

補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雲濠謹案先生爲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云余童孺事二公既與彌正爲友是先生及登二劉之門也又誌母夫人杜氏墓有曰始葉氏自處州龍泉葉適東萊徙于瑞安貧賤三世云

梓材謹案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云龍泉葉適東萊梓材又案先生證忠定溫舊志及水心先生祠額俱作文定祠額必有所仍疑以文定爲是

水心經說

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于人于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

生養亦未有苟爲溫飽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故夔言鳳皇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于人也後世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于異物之有無如漢之神雀五鳳黃龍君臣歆豔以爲祥嗟夫是人反聽命于物也

聖人知禮之所由本隨而察其轉變分列之際而貫徹于陰陽上下之交得其所以居斯人者而後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品節之序以行乎其間人倫既正人情既順人義既明使人知所以講信修睦而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亦不至渙然而不相從豈不怡然有

見于天人之通內外之合也哉

得禮義之本要而後能通人情通人情而後能治人情可治則德性全而道化成自堯舜以及文武其治道所以大被于天下者蓋其脩仁義禮樂之實而播諸事爲必有中于人情之會相與俯仰出入動盪流通其情之異趨者同嚮者皆得以旁皇周浹于其中一人之放辟不專行而天下之取舍得公是爲是以不待刑禁而自治也故論禮者以人情爲聖王之田非若後世以

情爲不美以禮爲强制築千丈之防過奔放之流使其嗜默不得逞而後從我而爲禮義也以上禮運

聖人于天下之所未嘗有者獨以身先或授受或誅伐皆能措斯人于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拋殿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于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爲門竈廣爲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客分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五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水心學案補遺下

水心文集

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子未敢從也 徐潮州春秋解序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

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貴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于有德而貧以茲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賢有德者必將兼出于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 樂清縣學三賢堂記

道之所以晦鬱于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

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穫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況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胡乎有合也舜文之道即己之道也顏孟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也兩迷者歧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煜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于是而進余所進也安于是而止余亦止之南安軍三先生祠記

夫以鞏君之博敏達于教皇甫侯之聰明辨于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趣向厚其師友富其聞知廣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漢陽軍學記

梓材謹案先生上執政薦士書所薦者陳傅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吳鎰項安世劉爚舒璘林孚裒謝廖德明凡三十四人

水心別集

經者所以載治非所以爲治也自伏羲至于孔子而道始存于經自孔子至於今而其經始明有能施之于治殆卓乎其不可易也雖然即是經以求復堯舜三代之舊其世遠矣其事往矣迂暗而不明牽合而難通而天下病矣經總義

書之未備也易存乎道見道者足以爲易書之既備也易存乎書天下即其書而求之書備而易始窮矣易

聖人所以察天地陰陽而擬諸其身者至矣是故曰神曰變無思無爲而神明其德者皆其勢之當然而非有以獨異于人也是故有卦則有易有易則有太極太極立而始終具矣易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聖人之常心獨守而不失此其所以爲大也周穆王秦穆公皆好異者也及其既老而悔過復得其常心而孔子猶有錄焉而況于能常而勿失者乎書

上古之帝王其謀智非有以出于人也其行事非有以

矜于衆也以天爲不可不敬以民爲不可不畏以己爲不可任以諫爲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處其中如是而已矣書

蓋詩之道至于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厚憤發而不怒詩

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之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其言無不到也嘗其抽詞涵意欲語而未出發舒性情言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詩

治人之道人能自正于心者雖聖人不能加也行之事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其制畿略之宜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于官而

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佚是其次也聞人之是己非己爲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是非爲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然其用之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勢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爲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爲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爲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故春秋者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春秋

崔杼能弒君而不能不殺其書已之史官斐豹隸也奮于平難以求除其丹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未至于杼天下之賤未至于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之治雖不復行而是書猶有所勸也春秋

夫周禮之書簿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于亂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于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其制纖

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于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于亂也因今之地用今之民以周公爲之其必有以處此矣周禮

禮義廉恥維其國家出令順于民心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異于先王之意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求詳于法而不求詳于道以利爲貴以義爲名人主之行雖若紕繆操得其要而霸王可致此其大駁也管子

學者之患患在以名求聖賢而不能知聖賢之言聖賢之言反覆深切將使學者因是言求之而可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與知其爲人而無疑也孔子家語

諸子之書害小而已息莊周之書禍大而長存自周之書出世之悅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汨俗者遺其累奸邪者濟其欲莊子

天下患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或不得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然則雄之爲書勞矣揚雄太玄

人心有廣狹則其觀物有大小春秋時夷狄化爲中國而不能正然三代之諸侯其存者猶數百年學者溯其末可以反其本迹其衰可以見其興六經之外舍左氏其誰與歸左氏春秋

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焬滅而不可見然猶傳會羣書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銜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史記

求名者莫若使之畏名治事者莫若使之不喜事三國志

洪範之于皇極也以八爲一皇極之于洪範也以一御八皇極無不有也而其難在于識其所以建皇極

古之人其學之也愈大則其守之也愈微其守之也愈微則其取之也愈近大學

誠者何也曰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曰月寒暑風雨霜露是雖遠也而可以候也此天之中庸也候至而不應是不誠也藝之而生鑿之而及泉而山嶽附之人畜附之而不傾也此地之中庸也是故天誠覆而地誠載惟人亦然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爲中庸此孔子之所謂至

也中庸

善爲政者有必行之實而無覬覦之名人主謹操天下之大柄使之無不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欲爲當此之時天下之從其君者若嬰兒之赴慈父母也雖覬且無所用之嚴何施焉崔寔

孔明有三代君子之資能無所不用其義不幸而不遭其時使無興漢之名且不得自見于世由此論之仁義者人之所自盡功名者人之所難必諸葛亮

仁義禮樂三才之理也非一人所能自爲三才未嘗絕

于天下則仁義禮樂何嘗一日不行于天下善乎王通氏之續經獨得於孔子之意矣 王通

水心語

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者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

梓材謹案此語王溥南論語辨惑自序引之以爲切中宋儒議論之病云

附錄

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眞難眞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于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即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于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治革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

會朱子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先生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

以爲植黨近則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于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

王誠叟先賢祠記曰閒遭秦氏之變諸老淪落道學衰歇層事王公毅然以名節自勵挽一世而回之龍圖鄭公修明義理之學爲諸儒倡寺丞薛公見聞挺異本于家庭未弱冠卽講切經制之務如布棋行矢疏密高下皆可措之用而宜中書陳公深造自得晝講夜索源委會通究弊極變永嘉師友淵源自皃聞天下比于昔鄭魯矣至于歧事理而彌綸之合性命而究極之經易史書脈絡貫統傳接俾今人無異于古古治可達于今則龍泉葉公也

趙汝譜序文集曰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

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于文讀者可以感慨矣

劉後村挽先生詩曰一夢孝皇初慽然四季餘國人莫知我天下孰宗予散地雖無柄名山儘有書烏虖傳萬世猶足矯玄虛

其二曰所學如山海吁嗟不一施未聞訪箕子但見誄宣尼空郡來陪哭無人敢撰碑紛紛門弟子若箇解稱師

程洛水祭之曰矯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揚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于崦嵫不能者時天實爲之

黃東發曰辨兵部郎官朱元晦劉子此晦翁爲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爲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弘張湯者同科

又曰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爲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于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素之藻繢繢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于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于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連連其講者實歸宿于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雜于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公尙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又曰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爲非當先復禮蓋水心之學然也愚按乾淳閒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于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卽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扶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止齋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夷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身知獨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閒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于二陳至于不滿于陸又以功利之說爲卑則似不滿于止齋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爲何物令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爲統緒者似以禮爲主故其言曰學必始于復禮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于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于吾心內之禮使克去己私而復之者也禮不先于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之復禮而公之言統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辨也公于義理獨不滿于陸而不及朱似

于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爲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爲之說也

又曰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朱朝兵財靡弊天下以至于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

宋潛溪凝道記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尚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禮樂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繳繞膠固而無磊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議論馳騁于一時蓋其所失也其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

謝山鮚埼亭詩集東潛論水心先生多所不滿于謂是宋史之誤也當以開禧上殿劄子正之詩云水心大功在王室左右餘千成夾日同心但有一平陽幸挽宗祊免瓦裂論賞超然謝殊遷被錮怡然甘三黜斯人斯學眞有用豈獨文章稱卓絕開禧晚用詎苟同力陳疲兵莫輕率浪試曾聞笑魏公輕言幾自憐龍窟且營堡塢壯金湯更緩征求到蚌蛤爲不可勝待可勝報仇有道戰有術固辭草詔感慨多乃有癡人如易祓俄而淮漢果土崩救敗終須勞一出斫營小試在沿江竟退封狐得安集朝局再更論再翻營營者流妄周內及之由竇幸逃誅孝友磨碑偶見脫改頭換面紛重來掊擊正人恣唐突陋哉宋史何其蒙緇素糊塗不可詰誰人摧史洞觀火一爲前賢洗

貶曾孟斯案還須重審覈雲濠案謝山原注平陽謂徐忠文公子宜又案易祓號山齋原注云水心辭草詔山齋勸之不欲用兵也又云計及之卽由竇尚書也雷孝友立陳自强碑見其敗而磨之斯二人者論水心耳其言眞賢知之過矣

水心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文憲辟艮齋先生季宣詳艮齋學案

水心學侶

補靖君劉先生愚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云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又言其妻徐氏之賢有梁鴻之風

附錄

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眾柴侍御瑾顏祭酒師魯林博士光朝深器重之

移安鄉縣令邑有范文正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

梓材謹案文正幼時讀書在池州長山不在澧州安鄉事友錄辨之甚晰其言先生以安鄉人俗傳文正公隨母適安鄉令朱軏其地有公讀書臺遂立公祠繪像祀之置祭田四十餘畝自是士大夫

登覽者以爲勝蹟澧州又移建近城爲溪東書院廣輿記亦稱澧爲公遊歷之所攷公文集及年譜家傳史傳歐陽公之神道碑富鄭公之墓誌銘皆言公母改適池州長山朱氏不言適安鄉亦無朱氏之名公集有與朱氏手帖二十無一字及安鄉公舉進士名朱說父名朱軏公寧不諱嫌名邪語最直截

補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誠叟遺文

古者國別士斷推其賢且哲者爲人之師以宣政教厚風俗明人倫春秋釋奠之固爲斯人設也偏方下國至合鄉黨以祀其師或有且眾則列而薦之其事舊干經見于禮貫治隆俗美之本三代既衰夫子有作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後世天下前代亦既釋菜周公爲先聖夫子爲先師更有改祀夫子爲先聖鄉充爲先師七十二子列爲從祀祀鄉國之賢哲不預非古人立師爲學之本旨矣夫最爾之鄭有僑僻陋在夷有延州來季子文獻相稱耳目所接其則不遠是不可不師也

先賢祠記

宣獻黃遂初先生度 詳見艮齋學案

劉先生士偲

李先生源 父伯鈞

李源字深之永嘉人父伯鈞字仲舉足智恢遠能以義勝血氣鄭景望辭士隆引爲親友得官調監慈溪酒不後言輩行推爲鉅人長者水心集

劉士偲字子怡溫州人愈子與水心友方實詳審時然起先生材藝德器如其父父嘗使之與水心遊水心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柯先生大春 附林略

柯大春字德華黃巖人號大雷山民五歲入小學即憤悱求大義聞葉水心名往謁之水心介紹于林浩齋略之明因得聞二公祕論累試太學不入益肆力古文謝愼齋直得其書謂爲理到之文有十餘卷林自臺諫參大政甚念之而竟不致書問起居其高尙如此台州府志

陳先生淵

陳汲字及之永嘉人正言求曾質甫之季父也自號甕齋與葉水心錢白石游最久質甫磨礲其聞故毫端極細潤言論悉洞識體要云鄮齋續集

周禮辨疑

或謂鄉遂設官最宂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

黃東發曰愚按居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萬三千之數而已

宮官中惟春秋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在天官與瑞掌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在地官司常巾車與路亦當在夏官今列春官者以禮儀所係

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羣人自校人至園師其他則瑞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掌固至馮司爟掌行火則係馮摯盧氏掌司夜則係馮司士掌朝儀則係馮弁師掌冠弁則係馮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馮夫既曰與軍政而官府錯居互相關係古者什伍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于方伯連帥則聯其國故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舍是法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卽能治一鄉者亦未之有也

春秋傳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
增修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其義可與周
官預卜來歲相發
水心同調

隱君姚先生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風度孤寫不同于
物年饑不粒食蒸菽菜菰子啖之無醯鹽人始憂其貧
不堪既而見其久不屈至老無妄求因遂翕然信重之
葉水心布衣時嘗訪之先生曳破鞋出迎歡如舊識既

疾革度不起以書遺水心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爲我
銘臨終戒其弟曰楣前止須布幛一幅置瓦爐于棄知
我者當自來哭其不知者雖哭吾不對也其卓立自信
如此金華府志

柯氏同調

謝先生直

謝直字古民號晦齋黃巖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太社
令終通判嘉興府博學能文嘗曰行事不法周公無志
也立言不法孔子無學也有文集台州府志

水心所薦

黃先生艾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先緒

孫先生椿年

孫椿年字永叔餘姚人水心弟子之宏之父也其先無
仕者父修職鄭始絜先生于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先
生剛特博達精力過人寒鈔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
義類探賾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
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傾下之然踏省門五六終

不第以卒山陰陸放翁表其墓謂其學能抽先民之微
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
于用而成功名也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魏鶴山誌之宏毋孺人吳氏墓述之宏
之言曰先君肆力于學州薦其名益從師友講肄
又言之宏兄弟年少長孺人俾負笈千里以赴師
友之會之宏往會水心之葬未反室而孺人已卒
云

雲濠謹案潤南文集有孫君墓表云閒遊四方從
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
通鑑時時著訣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
又云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疏
咸有倫序歲以爲常有餘又以及親戚故舊無遺
力又云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
有學行而史文靖公彌忠蓋其孫也

曾丰字幼度樂安人也乾道五年進士官至郡守先生素以文章鳴晚年恬于仕進築室曰撙齋著有緣督集何柳塘穀贊云不夷不惠斯道之魄不歐不蘇斯文之脈外容萬象中無一物世以爲名言姓譜

雲濠謹案虞道園序先生緣督集云參知政事眞公德秀幼嘗學于侯侯汲汲以蓍補官歷鷰茶海口兩監不得見而侯之孫烈以蓍補官歷鷰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眞公念舊而推引之也第以先生名爲豐蓋傳寫之譌

六經論

易論曰道有形歟曰道曠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生無形也天地子之形今夫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口鼻焉有手足焉六者具矣其斯以爲人矣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爲偶人而已矣夫偶人者爲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履則必也形氣具道大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六經與天地相終始而諸子多湮沒不行于世或行而不久此其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形氣具也如斯而已矣諸子偶人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爲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焉而能行之理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之形而不與之氣焉爲扶則其形將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歟造化之祖出于無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者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其動靜相搏故裂混然者裂然後確然隤然確然隤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確然隤然者其形也形藏于氣是名太極氣傳于形是名兩儀聖人者其身生于兩儀之後而其道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鍾爲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于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天地以其氣鍾爲萬物而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吾于是知天地之氣同乎人敢問人之氣曰噓吸是也噓吸之間有始有終終終爲始始而終終天地人之道備矣敢問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者妙仁義而爲言者也六經之道不過仁義而已矣聖人不以仁義徼仁義而以陰陽妙仁義或者取其氣專故耶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子一傳而至于丑丑一傳而至于寅矣是三辰天地之噓氣萬物之所由生也萬物之生萌于子芽于丑達于寅有子無丑萌者勿芽有丑無寅芽者勿達合是三者是爲天地東北之氣大抵天地之氣運南而北則氤氳運北而南則治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矣而未至于南也是爲鴻荒之治孔子之贊易也不于其先焉始不于其後焉始而于伏羲曰易伏羲之作也易之未作初有一而已卒一物而函之以開生之門

一氣聖人所以萌萬物也後得一爲二天地之丑氣聖人所以芽萬物也二生三三生莫窮天地之寅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而芽芽而達伏羲神農氏所以輔天地之自然而物之也伏羲神農氏其嬰孩也哺毋之乳而不知飽飽且不知矣而何有于恩也哉名之曰安于自然而不知則可謂羲農之書愚于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人于是明告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卯與辰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蠢然既動則油油然方其未動則蠢蠢然者惟欲止于不病而已矣且不可得及其既動則不惟不病也遂至于美至于盛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由生也而止爾彼其所由長長則爲卯辰巳之藉也歟天地之于萬物也雖生而不能長則亦徒生而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不可徒生于是有書曰書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爲生長于吾之易與書者非生長于吾之易與書之道者于吾之易與書之氣也嗚呼君子知易與書之道者

無求諸易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可也欲知三皇五帝之治者無求諸三皇五帝求諸天地之氣可也三皇之俗樸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之樸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所以成與未成孰使之然也則天下不知也而吾獨知之矣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夫東北者子丑寅之氣而寅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也不則殪也殆也不殪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虧也五帝之

世天地之氣離乎南夫東南卯辰巳之氣而卯者陽之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老者黃帝堯舜所以體萬物之脈以全天地之功而孔子之所爲次易以書也歟然易起于伏羲而書不起于黃帝何也黃帝之俗樸固也而伏羲者樸之始也五帝之俗和固也而黃帝則未至也夫其俗之所爲樸與和與未爲至和者何也法始于伏羲成乎堯黃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之始始易而不以其未大成成書法當如是也惟其法之成而未爲大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爲至和唐虞之俗

其和之至歟故問和曰和非生于樸樸者和之醞也和者樸之熟也黃帝之和則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之氣混融古今孰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時也堯舜以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樸則所謂遂至于茆至于美至于盛者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二也生則爲始始長則爲始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終然則俗之

和與樸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祇所以爲自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孔子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脛雖長可斷也歟　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長物堯舜于焉長教

詩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溫溫如也渾渾

也者蠢蠢者也溫溫也者油油者也蠢蠢焉者生生者也油油焉者長長者也天地之于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當如是乎曰天地不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行之氣不徒用夫甲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吸三皇之治氣之噓庚者氣之吸三皇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渾渾五帝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溫溫孔子贊易始于三皇而定書始于五帝則渾渾溫溫之則也嗚呼君子則亦觀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也于何不先其溫溫者而其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也噓之始則爲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爲書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爲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之施及于帝也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故君子以爲書窮秦楚而書之氣已窮于始作俑者之日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言者曰天地之所以難萬物與吾聖人所以爲次書以詩者于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之愛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且且而生生且且而長長而乃受之以鞿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仁則無乃始始終終之理固然歟雖然詩起于三王而略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時純噓也故其俗和一傳而夏則噓吸之間也噓者欲絕而未絕吸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尙和再傳而商周始離于噓而入于吸矣故其俗激子曰虞夏之道算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方其未離于噓也宜乎寡怨于民也及其旣入于吸也宜乎不勝其弊也詩三百大率爲不勝其弊者作也于詩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也噓之始則爲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爲書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爲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之施及于帝也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故君子以爲書窮秦楚而書之氣已窮于始作俑者之日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言者曰天地之所以難萬物與吾聖人所以爲次書以詩者于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之愛

曷布萬物也雖然猶未也午一傳至于未化工所以申堅萬物也元氣于是乎酉聖人于是乎詩矣詩生于俗之激激生於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于民者蓋萬物之始曷布而商之治則已曖昧而申堅歟不然古詩餘三千篇就中豈無虞夏之詩尙存者而孔于黜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而或者于詩見其不無舒辭則以爲噓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暑也豈無一日之涼時乎寒也豈無一日之溫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不惟其小者而惟其大者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且以其逃空虛閒人足音跫然而喜者較諸所謂渾渾如也溫溫如也則其氣象何如也況夫逃空虛閒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才什一而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滔滔也歟　斷曰詩西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收物湯武于焉收治孔子于焉收教

春秋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道之用則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難言也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爲歧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爲生于不窮後焉以爲生于窮由前則戾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孔子吾道之主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柰之何嗟乎斯人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所以無窮也孔子自爲歧哉聖人以其無窮者寓諸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經六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也易微噓天地之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始終也詩微噓天地之終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用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焉有始始而無始終則天地之功虧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散散則無歸萬物之生堅于申熟于酉畢入于戌該閟于亥而其性命之所在則或寄諸其實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于申矣而弗有酉焉則弗熟也借曰熟矣而弗有戌與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性命之理將蕩入于滅矣聖人曰所貴乎吾道者爲其有通而無滅也于是作春秋曰春秋詩之變也詩窮于陳靈而詩之氣久矣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堅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太機何者陰生于

午而盡于亥中而分之午未申者吸之始西南之氣也酉戌亥者吸之終西北之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于淫怨誹者亂之兆也而未至于亂則午未之氣然也以其戌酉亥者迎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秋聖人所以復萬物之命而環天地之氣也不然春秋魯史也魯之有士自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矣就中豈無一事之可垂鑒戒者而孔子默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孔子之贊易也猶其

出遊觀之上也其定書也猶其在齊聞韶也其刪詩也猶其入太廟而觀敧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爲魯司寇也今夫力爭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迹者此夫子之所爲魯司寇者然也而君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較諸入太廟而觀敧器者其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萬物聚散在春秋遷其有見于此者春秋之氣得酉戌亥亥者子之西子者亥之東二者之交萬物之所成終之說于余無以異者余于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謂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則并于二者之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還豈誠有見于此哉還之淵源與游夏孰若游夏于此若有物鉗其舌者而還也及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　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藏物五霸于焉藏治孔子于焉藏教

禮論曰道體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哉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不然坐于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卽之也與不卽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借曰可絕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益而見諸外東南則爲青爲赤西北則爲白爲黑離乎黑入乎青則爲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爲慘此何爲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爲色也而不能不爲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色浮屠氏獨能乎天地之所不能也欺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

則氣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于其所見疑于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燮戡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事爭而不已則並率其不爭者求觀于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作幾何不與兀然坐于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燮戡我也吾之作經將以儒天下而天下皆以爲燮戡我聖人之心則不安于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于夫婦夫婦起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爲禮之本

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萬物于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益而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噓吸于四時而爲青爲赤爲白爲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得惟事其感者而不事其寂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萬物之益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益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益而爲慘者也舒之爲未純慘之末爲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吾與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于舜也亦然而商之于夏周之于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商之于夏也尙然今也商之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之以其非以率之者則周之于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于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于夏商所損益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矣商因于夏禮孔子不忍言周因于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　斷曰陰陽之氣噓吸于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終始仁義之氣噓吸于四經然則禮也者蓋與四經相終始歟

樂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道之噓吸也噓吸之益是爲慘舒之變噓吸之益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令也有人能噓能

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是之謂病瘖人之病于瘖天地中之一廢人爾固無用也天地而病于瘖太虛中一廢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益之外又有呼焉小呼爲風大呼爲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嘐然轟然嘐然者天地之聲也雖然于其末也則有無聲之聲存陽唱而陰和者是也夫所謂和唱天地自閒爾萬物不之聞也人有對瞶者諉曰子曷不與我言天地以爲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彼且謂我瘖于是以其不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是謂有聲之聲天地之噓吸爲陰陽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之外有禮所以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我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作名爲糜經于是又有樂焉聖人所以信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曰樂樂仁義而已矣必也聲乎何哉曰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天地有聲吾道雖欲無聲得

乎雖然亦常及之矣而弗敢專聞教天下也曰無聲之樂氣志既得意者以爲無聲之樂我徒自聞天下不之聞也天下不之聞要有能聞之者姑曰勿卹焉可也而目爲病瘖彼將以爲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目爲病瘖然獨得勿恤乎哉于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于八物八物之鳴陰陽之聲也陰陽之不能不爲聲猶其不能不爲色也陽聲起于東北故清陰聲起于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爲清濁猶色之不能不爲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于風風生于氣君子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未甚也故其樂野五霸之末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乖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聲然也以其始者與其末者而推其中者則五帝之樂惟韶爲盛蓋東南之聲然歟而三王之樂惟武爲疵則西南之聲然歟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嗟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也哉兩盡爲天下極其斯以爲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嗟夫二毛久矣而染髭鬢眞氣憊矣而餌金石多見其無補于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蓋大

合于皞虞之時而沿商迄周則其漸不合矣乎天地之氣合則爲仁不合則爲義既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子則亦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刖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殆于刖歟樂則刖矣吾道不殆于瘖歟嗟夫人之未立言也亦嘗瞑目而

混融乎 斷曰陰陽之氣噓吸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于四經然則樂也者與四經相始終歟

其序曰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爲日大旋爲月爲歲小旋爲歲大旋爲世爲運小旋爲運爲會大旋爲會爲元至于庖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歟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氏子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賅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雜明會氏子高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鳴呼人苦不自覺爾內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內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誠然贅矣誠然贅矣

水心門人

補 司業陳篪先生耆卿

篪牖文集

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惑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悅邪此非顏子之自異于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于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是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脈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說也諸子非不欲說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于說也不期說而自說也夫豈必言而後說未言之前固已說矣未言說其道既言說其

言故顏子之于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存之不得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于私欲不暇而何暇于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爲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爲之而不能不倚于偏亦私而已矣故爲惡之私易見而爲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爲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耳夫必于行者私也必于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于行而亦不必于藏惟其不必于行而亦不必于藏惟

發于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嘘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于一嘘吸者爲妙而于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是以崇見而黽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鋼矣忠恕者曾子之眞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眞力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賸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爲善

學而獨得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忘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于是求之可以爲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簣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簣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悔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得曾子者能爲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爲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眞見眞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旣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旣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旣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旣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至而將造于不施之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于死而無斁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曾子論

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暗心暗不明以上暗室記

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言居與養外也而非內也其內孟子言之矣曰居廣居曰養大體是也蓋居莫隘于宮室莫廣子道養莫小於口體莫大于心道之妙難持而心之靈易逝不養則肆力養則拒而其要在去私欲譬之養木去其荆榛可也譬之養苗去其稂莠可也夫何以知其荆榛稂莠而去之曰窮理也窮之至則見之明見之明則能判公與私辨道與欲故其爲荆榛

稂莠者可知而其不爲荆榛稂莠者可養也是養其大也養之大則居之廣矣重修仙居學記

天靳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至于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送葉孟我

官箴
國序

附錄

水心跋論孟記蒙曰嘗卿生晚而又獨學矣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于其統要不能入

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于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于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句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于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

又題先生文集後曰嘗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

王德甫答車玉峯書曰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

補王大田先生象祖

梓材謹案陳質窗序車隘軒文集述玉峯之言云板三年印峽甫三一自罣一大田今一先生末云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先生蓋隘軒講友也

授之柄今質牖之門亦夥矣求其可據者未有也

附錄

嘗寄書與眞西山謂救時當法孔子不可法孟子

車玉峯上大田王先生書曰先生之文簡嚴沈邃實似

老泉雖規模不踐而氣象實侔先生身不能于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韓歐之位宜若失步牆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也而大田之濱袂奉贄接分求一言墨瀋未乾已實客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予遠且弼見乃不異于高而招者今之荷世大名漫塘鶴山質牖數先生掬指可計而先生之名則布衣于其中況歟先生名溢于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之則又不止無異于高而招者矣

補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梓材謹案朱子答先生書云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意深以爲慰是先生固西山蔡氏講友也又案先生山房集直齋書錄解題稱有四十卷今存永樂大典第九卷

周南仲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南仲謂人能養之于蒙則無須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

補進士孫先生之宏

周禮說

天官

先王之民人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遊旅寄于四方寸裂繒粟不可以勺合均必泉布而後可濟其小用以上

今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陞爲職豈非自狹徙寬移偏聚之民于闊曠之地必當勞來安集之乎

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之圖爲安擾邦國設必度疆域之廣狹計五土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則加詳焉司馬職方之圖爲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途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

小司徒頒比法登眾寡計口而田度力而役無曠土無游民教養之實政也至司寇獻民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太史職亦曰掌建邦之六典者蓋太史司典籍前後稽

制之備捨此書將焉用之　總論

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

府與祖廟之守藏並重又以見民命之不可輕忽君臣上下通知愛敬其民愛敬之義明于上則教養之實達于下其幹常相表裏也以上地官

史官爲宗伯之屬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通之士莫能勝任也

先王明于天地之故察于人之理知所以事鬼神祇者即保邦之實政也故承祀親疏上下聞者有一事之不致其誠一物之不當其則則爲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唯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祠祀禮禮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後世儒者乃欲一切去之不知其不容強禁也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矣以上春官

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館牽以待之郊勞撫饗以龍之送逆必于其疆而不懈其煩存頻必以其時而不厭于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于此此意舊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爲盛也秋官

補

廉靖滕先生宬

雲濠謹案姑蘇志云元祐癸酉舉進士年六十五

補

侍郎孟先生猷

雲濠謹案姑蘇志言先生居郡之閶邱坊嚴已恕物卒年六十七水心誌其墓作六十一

補

知州趙嫩庵先生汝譜

雲濠謹案先生爲濮安懿王之後安懿子懷榮穆王宗暉宗暉子沂慕憲王仲倣仲倣子集慶軍節度使士圃士圃子崇汝簡公不息不息子善臨善臨第四子汝談先生其第五子也其名汝讜者乃安懿兄信安僖簡王允寧之後允寧子會稽侯宗敏宗敏子榮榮子良公仲突仲突子趙國公士政

上政子朝散大夫不忌不忌子善繼善繼子則汝讜也汝讜之與先生不可并而爲一矣

附錄

徙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夫墓

劉後村詩話曰南塘評蹈中詩文云簡奏似韋謝信有之至于慕先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進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

補

鄧求齋先生傳之

雲濠謹案周益公序求齋遺稿云十六七從儒先曾平幼度邑宰黃景說巖老講習詩文又謂其于

六經尤好讀易

補縣令宋先生駒

雲濠謹案水心爲先生父知峽州紹基墓志云默受教論又云五世祖爲宣猷公則先生宣猷六世孫也又載峽州之揚長爲古靈陳枸季爲陳水司馬楊皆舊家云

補常博戴先生栩

雲濠謹案先生萬曆温州志崐隱孫

補進士袁先生聘儒

雲濠謹案水心爲先生父武進令直友墓志言先生官朝奉郎所東安撫司機宜

補葉靖逸先生紹翁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黃俞部所鈔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有建安葉紹翁嗣宗靖逸集又載龍泉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云自甲集迄戊集亦纂述南渡事蹟其間頗有涉煩碎者不及李氏朝野雜記

補張先生垓

梓材謹案先生父勰字邦和其先由高平徙京師東萊誌其墓云買田婺州鄭外教其子以學三子長垓承信郎嘗從予遊是先生亦東萊門人也

補忠肅陳抑齋先生韡

梓材謹案先生號抑齋見劉後村大全集

附錄

未冠袖贄見淡軒楊先生方淡軒覽而奇之賀北山曰眞英物也北山性剛嚴公左右承順無違事繼母盡孝湯侍郎中論諸公互有短長至于一片至公血誠抑齋外難屈第二指其爲當世慕仰如此

眞西山序朱子論語詳說後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旣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以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爲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勿思者矣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而未獲至于循循善誘之餘旣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于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于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于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集其成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媲之于玉集註其圭璧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于先儒之說取去亦或小異昔

弁瓚也人見其潤溫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于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其書之視集註

若是乎而詳今若是乎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于考亭雲谷之閒而言論風旨若親承面命矣是非求追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賢之旨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又序朱子孟子要略曰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于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實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學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于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于人爵推之于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于集註求其全體而又于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于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于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梓材謹案二序亦載劉雲莊集第觀序中所述則先生雖爲水心弟子殆于朱學爲多

趙公參考講求摳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發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于

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于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辨安國書著本旨晚得互相詰難其閱凡諸講解搜訪無遺

劉後村祭文曰僕早親公知公最詳朱絃之直玉尺之方氷檗之清鐵石之剛遠沂周程近參朱張水心席間北山滕旁先天太極內聖外王有體有用施未毫芒悲哉此事千載湮沕

又輓之曰受學龍圖老于今五十春常爲驚坐客不比杜門人薦我頻金口酬公盍漆身自憐雙鬢禿扶櫬滇恩新

又爲神道碑銘曰良輔隆準靖翊虬鬚史稱其學出于孫吳忠肅父師乾淳大儒方其未貴嘗遇于途敗笈蕭然發以示余朱張語孟了無他書

教授陳先生剛

梓材謹案先生學文于水心詳見後村集饒應子墓志

張先生公秀

張公秀字仲實蘇州人從水心游甚密風流詞翰推重一時知臨海縣有善政姑蘇志

杜先生鎮

杜鎮越之貢士也嘗從葉正則遊孫燭湖稱其寒苦而耿潔意氣歸然不爲眞能有所不爲者也孫燭湖集

虞先生樞

虞樞亦越之貢士嘗學文于正則孫燭湖集

陳長齋先生志崇

陳志崇字仲孚平陽人陳徐弟子巖之弟也詞藻精麗從水心久水心集

梓材謹案劉後村詩陳南窗葛云君之考諱志崇字仲孚所謂長齋先生者仲石弟也其先由長溪遷平陽與止齋同譜弟兄皆師友止齋龍泉而周族徐公諱陳公武蔡公幼學之間蓋先生兄弟邁事止齋水心故統言師友云爾

葛先生紹體

葛紹體字元城黃巖人師事葉水心著有四書述赤城志

葛先生應龍 缺

趙紫芝先生師秀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登紹興第浮沈州縣僅一改秩而卒自乾淳來濂洛之學方行諸儒類以窮經相尚詩

或言止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宜也潛櫂出始創爲唐詩而先生與徐照翁卷徐璣葉適繼日鍛月鍊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先生詩名天樂集兩浙名賢錄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趙紫芝詩謂輞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徐山民先生照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上下山水窮幽

透深抬其勝會有詩數百斛思尤奇皆橫絕縱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踧慘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云水心集

翁靈舒先生卷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樂清人詩名西巖集一名葦碧軒集溫州府志

縣令徐靈淵先生璣

徐璣字致中一字靈淵永嘉人仕長泰令工詩名山泉集自趙紫芝以下四人號永嘉四靈館閣有四靈集溫州府志

周氏講友

林先生表民父詠道

林表民字逢吉台州人父詠道好古博雅儲書甚富先生承其家學而與陳賈窗耆卿吳荊谿子良游嘗同賈窗修赤城志又自修續志三卷輯赤城集二十八卷台州府志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同調

凌先生登龍

凌登龍字顯夫善化人嘉定間再舉進士提刑趙汝讜延直嶽麓書院累授祁陽令以疾辭廣西帥姚希得辟爲柳州推官遷永州僉判卒年七十一 善化縣志

劉氏家學

劉南皐先生克

劉克字子至祕書郎坦之父靖君之子號南皐先生其卒也後村作詩輓之云久無羔雁聘遺賢白首印圖氣最全聊與荆公續詩選不聞講叟入經筵講師翁庶幾三昧樸學余纔語一篇兩侍細旃莫推挽諛儒此愧若爲湔其二云少時已誦水心銘今息庵文可並行椿算過如大君子蒲輪莫致老先生縱無掌故來傳話盍有門人與易名嘗辱蓬山授經說葬陵道遠一傷情劉後村集

劉氏門人

補 學士余先生崱

雲濠謹案先生號肯堂著有周易啓蒙毛詩說略春秋大旨載記序發略掇垣類稾肯堂賓談隨筆肯堂職業及雜記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王氏門人

補 尚書尤木石先生焴

附錄

戴剡源題唐善師談乘曰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注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弟子載筆札相從屏後編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八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于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眞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

謝山鮎埼亭詩集道南祠下雜作其三曰文簡文孫木石賢文章載道亦巍然如何史禍消沈後流落豪芒總不傳

陳氏家學

正言陳先生求曾 別見艮齋學案補遺

曾氏門人

眞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貢窗門人

補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

附錄

水心稱其文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終以文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流輩而已哉及卒車玉峯挽以詩云江右文章今四葉水心氣脈近三台

方桐江讀荊溪集跋曰荊溪年十六時從貢窗年二十載抑齋強之受武爵先生與人書疏未嘗署銜爲嘗我軒扁仕至成忠郎監福州稅院 劉後村集

方先生伯載

方伯載三山人幼登陳忠肅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搏科舉程文不爲而喜爲詩 謝疊山文集

長齋家學

陳南窗先生守淳 附弟中庸

陳守淳字成甫自號南窗居士平陽人長齋先生子先生幼拱立親側盡記諸老緒言止齋愛之諸老與長齋繼凋謝惟龍泉蘇然獨存先生僦舍城西踵門卒業盡得其肘後祕傳與季太學錄中庸相友善 劉後村集

水心私淑

賈先生端老

賈端老號鹿巖得不忘二字于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文文山題之曰水心之詩崇好修而黜徇外賤決科而篤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程張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云 文文山集

尤氏家學

尤先生葵

尤葵字撰父梁溪人爲莆田令先生爲直心之子直心爲木石之毋弟林竹溪爲其字說云鄉日者葵也鴻烈解曾言之葵者撰也鄭康成于朱菽箋之微而有尊物莫貴焉以道撰物學莫難焉仕則慕君學必向道此士君子之事也聞君來此邑以才名選勞心于民事撰事必以理無負于家學矣積歲月之勤遡梯級而上進傾心以盡忠退撰事以盡職使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詩人所謂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君其有焉扁齋續集

吳氏門人

補　承直舒閻風先生嶽祥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言奉化戴表元在元太德間稱東南大家其得于先生者爲多袁清容爲其先大夫師友淵源錄言先生以師道自任晚歲詩益工又言其官慶元時先往事之是剡源請容先生與之遊後作書俾楊先後從先生遊也

附錄

故人陳豪總餉金陵辟爲幕府與商單國之政豪以讒去治江制閫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先生于都訂論溫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先生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戢書冊以往時賈似道當國以先生尚氣簡直將盤折抑挫而後用之命下徑乘去不顧人莫解其意踰年賈敗始知先生審去就之義

補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附錄

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

幼侍其父昇自爲師弟子

家貧無書傳五經能默與先儒合

袁清容誌其墓曰五經之學由宋先儒緝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氏始定十二篇胡宏辨周官俞廷椿遞漸次第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掇拾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正仲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爲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

方遜老稱其理學淵源得聖賢大要文章樸實而風味深長

梓材謹案袁清容誌墓有云從閩風舒先生遊嗣不輟又爲其先大夫師友淵源錄亦言先生學于舒是先生固舒氏門人也

危耘溪先生口

危口號耘溪臨川人驪塘諸孫嘗受業吳荆溪之門黃東發跋其藁稱其文而無刻楮之弊東發文集

劉氏學侶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詳見深寧學案

孟氏續傳

孟先生文龍

孟文龍字震翁達甫之孫也初以昭慈后族世受補將仕郎後中銓試授迪功郎累調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時賈似道枋國百僚多媚法就風旨先生獨守職履忤其意不少回循調從政郎浙東提舉常平幹辦公事丁內艱不行始自咸淳以來被命主昭慈祀事元兵壓境先生奮激有賈勇三軍之氣與守臣議不合遂反畏昭慈之廟後平章史彌等薦起之先生致書曰文龍未死慚負神明舉公相國以忠孝文龍爲羣公起將何以令今之事君者敢以死辭遂止不出戶庭者三十年著易解大全三十卷子潼姑蘇志

舒氏家學

舒先生斗祥

舒斗祥字景祥閩風先生弟賦性文雅好學尙禮淳祐進士官至長洲令台州府志

舒叔獻先生口

梓材謹案先生佚其名叔獻蓋其字閩風先生之子也見劉錄事傳

舒氏門人

補林先生處恭

雲濠謹案赤城新志稱其隱居教授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見上吳氏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詳見深寧學案

教諭陳先生成附見深寧學案補遺

附傳

丁先生復附門人夏煜

丁復字仲容天台人元季客建業以能詩名時以夏煜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楢軒有楢軒集行世

叔獻門人

劉先生環翁附門人文宣

劉環字環翁後以字爲名寧海人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登至正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弟子列而與爲同年者曰文宣死于疫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卒年四十五始寧海聞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莊孫曰舒嶽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先生於劉公爲從舅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其所從受業也爲人介潔不阿其

訓諸生於杭學具有師法黃文獻集

宗敏門人

隱君邱先生迪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丁氏門人

孫先生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于書少所不通長于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仲容同郡夏允中皆以詩名先生游于其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明祖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辟爲掾擢同知池州府事改池爲華陽府

卽拜爲知府皆有聲召爲省都事處州降命爲處州總制苗將叛襲而害之贈徵仕郎追封丹陽縣男宋文憲集

孫氏門人

蔣先生敬

蔣敬字行簡建業人爲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游舊從游于句曲孫伯融伯融總兵于栝而歿于王事先生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采輯成編請潛溪爲序以冠篇端宋文憲集

龍川學案補遺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龍川師承

周先生葵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宣和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知無不言孝宗時爲參知政事卒謚惠簡所著有聖賢傳論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姓譜

梓材謹案同甫與先生書云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是先生乃同甫受知師也

梓材又案先生晚號惟心居士見周益公所作神道碑

雲濠謹案宋史儒林同甫本傳云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受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是龍川師先生之證

皆甚其言退謂公曰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奏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爲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莫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爲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于物是謂知至

陳龍川序中興道傳曰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次張趙九齡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屬意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

鄭芮門人

補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梓材謹案岳氏程史言東萊居婺以講學倡諸儒四方翕然歸之先生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特文席間時發謦論東萊不以爲然東萊卒先生以文祭之文案嘉熙二年先生賜謚曰文毅

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

雲濠謹案先生送叔祖主鈞商安簿序云某聞倘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冀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承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冀因嘗加惠於公矣是書亦可見先生於鄭芮諸公契洽之由矣

經書發題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于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于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閒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于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于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

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于堯而後無憾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書

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閒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遺民情之流久矣而其所謂平施于日用之閒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于其閒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于詩

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閒者乃區區于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于詩首句訓詁亦足以興乎詩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歎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于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于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

天下之心也蓋至于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碁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閒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于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于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于天有能變通

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徙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儒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于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

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歎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周禮

聖人之于天下也未嘗作也尚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也至于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自絕于天夫子周之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于天周不爲自絕于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由作也是以遭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

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誅其心微顯闡幽謹嚴篤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非兗之所敢知也春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于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灑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

間悚然有隱于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由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由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麤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于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于內汲汲于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于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論語）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于中思慮營于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于爭奪誅殺流毒四海而未已孟子生于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

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于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于毫釐之際（孟子）

陳同甫集

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僞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能誦先儒之說以爲依據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于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閒歐

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舊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揜先儒之說而猶惓惓于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于熙豐之尙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傳註策）

其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于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選舉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于以謂不用心之地也（楊龜山中庸解序）

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于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忠臣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沮其眞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高士傳序）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擾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其

耳目鼻口與吾無閒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送邱秀州
宗卿序

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裒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
天也聖人之惓惓于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
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
贈樓應元序

附錄

戊申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
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

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
矣至于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
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
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
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
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
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閒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
以發其雄心英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
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朱子答黃直卿書曰婺州近日一種議論名宗呂氏而
實主同父滁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亦是伯恭有以
啓之

又語類曰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
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
子可畏可畏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朱子
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
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

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葉水心序龍川集曰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閒往視之極論至夜分伯恭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

又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

喬孔山爲先生請謚疏曰某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準今蓋近世儒者所未講平生所交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世之學當渡江積安之後勸孝宗以修復舊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雪仇恥其忠藎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子後先尤不可磨滅合令太常定議賜謚與一子官

謝山箋曰唐經黃巢宋攻之亂妄得尚有奢侈文物中爲荼順故昭宗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爲此說非有關于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即南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

又曰同甫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覿之勇可謂賢矣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信哉

又曰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隱二年桓二年）曰聖人不與戎狄其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其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年桓三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十四年）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桓十五年）曰不能大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二十二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莊二十四年）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強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不裁于大義則舉動無異于匹夫宋公會于盂戰于泓（僖二十二年）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僖二十九年）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年）曰銳于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于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僖三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年）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襄二十年）成鄭虎牢（襄十年）曰公其險于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于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襄二十九年）城成周（昭三十三年）曰大夫之于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于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又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無媿

熊勿軒曰陳同父嘗言楚蜀閩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今驗矣茫茫禹跡未能效子長遊今之陰陽家有能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昭代方興之人才者乎天地生人有望也

宋潛溪凝道記曰永康之學何如曰氣豪而學偏者也使其當今之世擁百萬之兵馳騁于天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術往往可馭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振撼而鼓張之其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嘗乎未之見也

又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曰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

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

王華川曰聖人之經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皆于是乎在乃厄于秦譏緯于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朱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册間矣

龍川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詳見獻蘆諸儒學案

范先生子該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陳先生紹年

陳紹年東陽人贈學能文孝宗時以布衣上書論時事不報歸隱西明洞中與陳龍川往還講學論道遠近宗之晚年重建靈雲禪院因築書室朝夕坐臥其間吟風弄月有西明集行世 東陽縣志

寺丞徐先生木

徐木字子材永康人登乾道丙戌進士仕至寺丞輕財好義朋友有喪不能舉者爲撤門樓助之嘗與陳同甫爲友盛有文名又因同甫交于朱晦翁同甫與晦翁書云徐子材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亦甚篤晦翁過其家爲書家人卦辭于廳事之壁 金華府志

龍川學侶

補倪石陵先生樸

梓材謹案金華徵獻略於同甫傳云其弟子爲浦江倪樸於先生傳云其學本之陳亮似先生實及陳門者然謝山並不以爲然

雲溪謹案先生筠州投雷教授書數江西人物之盛自豐陵歐陽公臨川王文公及南豐曾夫子隊章山谷先生以及祕丞劉公道原實爲筠人可以知其所嚮往矣

附錄

吳淵穎序先生雜著曰先生之學當時惟同甫知之先

生之謂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他及向使先生與同父
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未可知也
龍川同調
補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附錄
年十八葉丞相夢錫嘗辟塾延之命諸子從學
嘗以差役爲風俗害率同志爲義社第貲產以定役次
由是鄉閭息爭
石陵講友

吳先生克己

吳克己字復之浦江人石陵之友也窮經博古尤邃于
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石陵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
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
等語蓋以多談內典故石陵譏之浦陽人物記

喻氏先緒

朝議喻香山先生良能
進士喻先生良倚合傳
縣尉喻杉堂先生良弼合傳

喻良能義烏人簽判侃之從祖也與兄良倚同入太學
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
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先生最知名簽判早從良
弼學而後受經于陳同父宋文憲集
雲溪謹案黃文獻先世墓銘後記云後銘作者喻良能前銘敘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梓材謹案良能號香山良弼號杉堂各有文集宋疏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又言喻叔奇於人朝議以太常少卿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於潛溪序華川文派錄言香山則三十四卷杉堂十

卷又言香山之質實無僞杉堂之寬厚有容則其爲人可知矣梓材又案龍川題喻季直文編云季直遇人無親疏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又言喻叔奇於人胸照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又可見二喻之檄云又案叔奇所著又有諸經講義五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若干卷季直所著又有樂府五卷並見金華府志

二喻同調

何先生恪 附兄恢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與兄恢爲文皆有名于時其父承節郎築每語人曰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陸沈于世吾

所願足矣先生兄弟益感激同上春官先生登紹熙進士其兄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先生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于世釋褐永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十二策爲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初龍川徽時人莫有知者先生一見奇之卽以兄子妻之金華徵獻略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

陳先生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二十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華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著有易解嚴堂雜稿金華徵獻略

呂氏先緒

迪功呂先生師愈父遵

呂師愈永康人父遵嘗宋之中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先生舊迪功郎葉水心銘其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

黃文獻集：

龍川門人

補簽判喻蘆隱先生侃

雲濠謹案先生少名冊老見龍川所作冉夫人王氏志

附錄

先生尤長于文辭通直郎杜斿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猶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君子以爲知言

補縣丞喻槩隱先生南強

雲濠謹案先生父名直方攷龍川志夏卿墓子四人義方大方知方汝方而無直方直方亦其類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二十一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先生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

補錢先生廓

梓材謹案先生原名擴同甫爲易其名而字以权因謂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云詳同甫所作墓志

補金先生瀠

雲濠謹案龍川志先生父元卿大亨墓云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瀠從四

方師友遊勞費皆所不
問而不責其近功也

補孫先生貫

梓材謹案先生原名樅同甫易之

補章先生混

雲濠謹案先生所後之叔父名著字
晦文爲侍郎服之仲弟龍川志其墓

補樸先生應元

雲濠謹案龍川贈先生序云留與其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閒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

補章先生椿

松淵遺文

附錄

其父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于房闥細碎夫人田氏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迺王先生奕別見說齋學案補遺

何先生堅

何堅浦江人母何氏名道融諸暨人也年二十而夫亡遺腹一子即先生誓不再適先生長俾從龍川學曰吾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地下耳勉之先生卒以學聞與薦書云金華徵獻略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喻先生口

梓材謹案同甫志喻夫人王氏墓云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其三人已見學案其一人則墓志所云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潢郡以其名上禮部者必居一子是也

吳氏家學

補知軍吳松淵先生遂

松淵遺文

遠嘗竊聞之先生長者爲學之要不過明辨義利而已辨義利者莫要于一念之初孟子指雞鳴而起爲學者一大期會截然分舜蹠善利之閒二者何一念將分之際也雞鳴之先萬慮俱寂一念纔分于毫芒善惡已判于天壤吁可畏哉喚醒羣迷之路端無切于此矣書謂之幾中庸謂之獨孟子謂之閒周子謂之動靜未形一也有能存夫靜以涵動之所察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一念微差勇鋤句萌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庶乎誦詩讀書光紹前哲目溪山而有耀對邑大夫而無慚

色願吾黨其進焉永康縣學記

謝氏先緒

謝先生鍠

謝鍠字君啓福學人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子皐羽翺徙居浦城道南源委

雲濛謹案福建通志言先生性至孝居毋喪哀毀盧墓終身不仕經義考引方存雅厚言謝君皐羽其父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

謝氏師承

繆先生烈

繆烈字允成福安人入國子上舍省試第一授福州教授四方從遊者眾遷正字著春秋講義十卷仲山集數卷福建通志

雲濛謹案閩書云嘉熙二年進士

呂氏家學

文學呂先生浩

迺直呂先生源並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松洲家學

補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有左傳闕疑及全歸集若干卷見金華府志

雲濛謹案藏齋閩書寄訊彼中吳子善前輩子陳文毅公同父撝孫其七云永康經濟學近古將無同歟

孫世其業汗馬收全功

附錄

方韶父評先生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黃文獻晉吳善父哀辭後曰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于德而其存遺矣志不必容于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夭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

全歸講友

補文學方存雅先生鳳

梓材謹案宋嚴溪爲吳潤顯碑稱先生爲閩南先生

附錄

嘗由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雁蕩大龍湫抉摘景物率藉爲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

先生論詩嘗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衆離屈騷而不念儀邕望白晏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

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

梓材謹案此先生序仇山村詩集語

龔聖予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

龔子敬送先生詩曰處士白雲源槃歌矢弗諼韶成猶及見雅廢更能存偶渡秦淮月相逢口虎門山川又秋晚此意欲誰論

黃文獻寄方韶父先生詩曰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興滄溟闊悲歌白雪長平至其地留一年嘗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而詣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德日德活曜其星也其不分者非凶星

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又序方先生詩集曰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于殘山賸水閒往往握手歔欷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概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

晞髮遺文

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偶及蜂分則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于婚嫁已納采而未迎與作已畢工而未落成皆候焉或父子兄弟分業而居則候其日時而併用之鄰里親族置酒賀數向之獲是而告者例指以爲盛事蜂移之家若僕若鄰無遠近遞相報俾皆知是日之吉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嘗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而詣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德日德活曜其星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

且其王生而有髭則爲異舉族附之不敢後則爲忠遭物害而去有相失者不肯附佗族必彷徨嗤嗤自相枕藉以死則爲貞出則紛然先後奔走之不暇則爲勤歸則翕然集若赴期會而聽號令則爲整食蜜之餘以遺取者不怨則爲廉爲房以自居則爲智有墓以自衛則爲勇修是數德而又能知天時以協人事則夫貪賄無謀亂行離次棄君事讎反覆變詐以取富貴利祿者身爲蜚尾而不鄙雖其形則人也使其居深山中與甲子

補參軍謝晞髮先生翱

之民處將必顚倒五行以爲民害寧不爲茲物之媿哉

以上粵某山蜂分日記

附錄

方韶父狀其行曰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

任松鄉爲之傳曰皋羽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

勾越行禹穴閒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侯潮山感夫子浮桴之歎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躅踟焉踟躕者章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鄧牧爲之傳曰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友牧罕讀古人書逃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博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盡往見之旬日則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來皆前所聞者其好學信也

黃文獻過謝皋羽墓詩曰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閒音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謝山鮚埼亭詩集補堂謁六陵補祀謝皋羽王修竹鄭樸翁于唐林之次予告以尙有羅陵使不可遺也詩曰啄粟籠禽志尾年中涓大節獨無傳願君分取冬青淚併弔同聲一杜鵑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謝皋羽年譜遊錄壯山陰徐沁埜公撰餘姚黃太冲先有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注徐註黃序之又云天地閒集一卷謝皋羽編自文信國及家鉉翁文及翁謝疊山鄭所南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鍔陸霽吳子文韓翃名稱竹坡林景怡凡十七人詩僅二十首按宋文憲公作皋羽傳天地閒集五卷此太寥寥即皋羽之友如吳思齊翁登仇遠之屬皆無一字當是不完之書也又附晞髮道人近集一卷詩四十八首刻畫曉唐酸澀無足錄云

梓材又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云方韶卿吳子善與方幼學方蕙馬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之子陵臺南豫此則先生之交遊可概見矣

吳方同調

提舉陳先生公舉

山長陳先生公凱 合傳

陳公舉字正臣浦江人讀易文與兄公凱日與方鳳吳思齊爲文字交至元末任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與趙孟頫爲同寮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甫兩月卒公凱月泉書院山長嘗作浦江縣漏刻銘 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謝皐羽金華遊錄云韶卿攜子與皐羽及陳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帝臣正臣互有不同

吳氏先緒

學士吳先生直方

吳直方字行可浦陽人出遊浙東西習刑法于仲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備歷後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于潛邸明宗出鎮北藩主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以先生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累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生然後行先生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眾未幾以大學士致仕 浦陽人物志

梓材謹案宋景濂狀先生行實言其幼時自力於學宗人幼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鳳粵謝翺括吳思齊咸寓與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成敗理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閒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又云公讀書欲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爲區區章句之學其子魯論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

皐羽同調

太學鄭先生樸翁

鄭樸翁字宗仁平陽人咸淳十年以上舍釋褐爲福州教授導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與其友林景熙謀閟行拾之既而歸隱鄞山瀑下山陰王英孫延教子弟後以病返卒于家 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要旨二十卷禮記正義一卷毅古繩著三卷原倫書一卷又四書指要二十卷黃氏千頃堂書目言先生與謝皐羽友善入元不仕

雲濠謹案林霽山爲先生墓誌云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由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辨不苟焉爲同也是先生與霽山交游之大略但不知其同

唐先生玨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林先生德暘

林德暘字景燧永嘉人宋太學生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時先生故爲杭丐者背竹籠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籠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聚腰間瑣賄兩番僧曰餘不敢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遂昌雜錄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作林景熙字德陽平陽人咸淳閒由太學釋褐授泉州牧官遷禮部簽閫遷從政郎

冬青花詩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時影空五月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尊常蟆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閒曾識萬年腸底月蜀魂飛遠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

牓作王脩竹先生英孫

王英孫字才翁號脩竹紹興人宋將作監簿入于元隱居不仕作墨竹蘭蕙雅節不凡圖繪寶鑑

趙先生若恢

趙若恢字文叔東陽人生而秀異甫成童能默誦五經爲文數千言立就嘗應詔言事悉時政所急杜僉判幼存每歎服爲不可及弱冠登咸淳乙丑進士宋亡避地新昌邂逅族子孟頫與居相得甚時元主方求索趙氏賢者子昂輒入天台依楊氏爲元所獲先生以閒得脫程鉅夫之使江南也有司強起之稱疾且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孟頫已爲微箕願容某之爲巢由也鉅夫感其義釋之得自便于是僻處城東北隅杜門不出深衣大帶學古相閒至年八十餘鬖眉皓首四方徵

原易

榮河迺崑源古出龍馬瑞包犧眞天人一見測其祕八卦已爻離重爲六十四爻象互立名繫辭發洙泗盡洩元氣藏柯葉布文字有如木生瘿變注漫百氏燋龜與揲蓍何能解人意及滋天下疑反以二物具方寸不自鑱柯爲冥漠據弧矢啓戰爭書契長奸僞緬思未蠆前標枝無一事日月自循環全易在天地所以貞苓人因之發長嘯

文獻者詣之多謝卻或引之山中相對長號悲歌以去
時方韶父謝皋羽仇山邨皆與先生同志稱宋遺民云
東陽縣志

鄧先生牧

鄧牧字牧心錢塘人生十餘歲讀莊列二子書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不事舉名徧遊名山大川歸隱大滌山人稱爲文行先生所居有超然館宴坐累月不出時時作詩文以自娛所著有洞霄圖記游山志雜文稿兩浙名賢錄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屏迹與謝皋羽周公謹居屏友

牧心遺文

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眾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叟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名說

全歸門人

補

黃田居先生景昌

梓材謹案先生字吳淵頴集作明遠

周正論

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于數月皆起于寅嗚呼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竊秦視三代

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于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

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于春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

附錄

尤篤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先生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先生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先生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

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灌溉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囷七章曰聊蕘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

吳淵穎序春秋公穀舉傳曰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搜剔傳疏使之一歸于是然後止

又曰黃隱君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口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瀠瀠不可屈

山長吳先生貫見下皐羽門人

文蕭柳靜儉先生貫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方氏家學

補

方先生樗

方先生梓合傳

方樗方梓韶卿先生二子也克以儒承家柳待制集

雲濠權案黃文獻公書王申伯詩卷後有云方子踐子發以能詩稱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又云子踐兄弟遯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吳淵穎萊子發之壻也子踐子發即二先生之字然浦陽人物記以樗字壽父或有二字也

梓材謹案存雅狀謝皐羽稱其子肖從授春秋皐羽金華遊錄稱卿攜子肖翁入邑取張子西銘踐形惟肖語蓋即子踐方樗殆其原名歟

附錄

黃文獻寄方子踐子發詩曰窮居悵無遂徂歲載陰飛翹口芳華候蟲厲哀音急飆扇叢薄泫露棲喬林撫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開幽佩解纓濯清潯石林自憩蒨桂相攀蕭森遺世豈余敢匪時非我任覽已謝充軌即事愈所欽纏綿阻道里緬邈眺岡岑委懷竚芳訊貽好存規箴

方氏門人

補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雲濠謹案宋濂溪爲先生碑言先生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云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晚自號曰深裏山道人因稱之曰深裏先生

吳淵穎語

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不能以知經

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

帝範

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長盡且可以數莖之蓍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爲之說也是何世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紛更而已何補于天下國家之治哉讀公孫龍子

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細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于正無復可議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綱陳紀之道何異于是然而太宗終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過也讀唐太宗

帝範

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長盡且可以數莖之蓍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爲之說也是何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喋喋者然哉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今觀之天下之勢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春秋世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世變圖序

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爲堅而此爲白此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紛更而已何補于天下國家之治哉讀公孫龍子

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春秋傳

魏晉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僞學之日勝造字偏旁點畫訛讀字輕淺重濁鑿小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馮私臆決傎倒錯逕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窮者無窮哉樓君玉學童識字序

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爲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捘儒而入于彼推彼而附于儒流及後世秦謂方以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貪將急富梁肉猶贅贓欲速貴姬妾嘗崩鎖思何益巧算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汰一眞倘迷眾妄弗退我曰不然職用自劾曷言敬茲永佩妄戒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反不足嘗其躁起熾彼炎燔不躁則滅積爲酖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谿谷內省邪幾童牛之牿外悖正行羸豕弗蹢雖躁勿躁敢不斂束昭然陽明窒爾陰濁惟是躁心感之而民不徒于從化制之而民不徒于知禁者盡亦反其本矣儉解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者寖遠蓋伊洛諸老先生實始倡爲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閫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白雲先生哀頌辭

我相我心圖中窾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眞乃以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貪將急富梁肉猶贅贓欲速貴姬妾嘗崩鎖思何益巧算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汰一眞倘迷眾妄弗退我曰不然職用自劾曷言敬茲永佩妄戒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反不足嘗其躁起熾彼炎燔不躁則滅積爲酖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谿谷內省邪幾童牛之牿外悖正行羸豕弗蹢雖躁勿躁敢不斂束昭然陽明窒爾陰濁惟是躁心感之而民不徒于從化制之而民不徒于知禁者盡亦人可教乎教不可長孰使子教教其焉往哀今之人欲我告匪懲躁箴

一以教誨欺鈞陋矜說華好狂歟黠歟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煩輔毋謂人行無足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教予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焉是湟歟

惟我之惰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贏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疢疾憂患惕焉以保人壽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作書是曰無逸求其艱難務在稼穡糞牆朽木嘗責宰我聖人尚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惰或弭之事

爲之著惰或弛之我告子惰惰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毋悔惰

藏

附錄

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

于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目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迎後卻舉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不可一世

嘗謂人曰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藏九靈作先生哀頌詞曰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子子其贏厄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久遠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既蹈夫大方入書林以馳騖兮闚藝苑以翱翔柰學業之已修兮尚名譽之未彰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揜乎斯文之耿光

宋潛溪撰先生碑曰先生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闢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于弗朽者也

又議先生私謚淵穎曰先生纂述之勤汗簡日積于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于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于諸子則研覈眞僞而極其精于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繢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

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
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關其藩垣而逐其
軌轍者也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
何
又議私謚貞文曰其陳理也明而嚴其敘事也精而當
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遒于未弱冠志意廓
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倭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
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于春秋也則排
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于書詩也則

略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于孟子也則斥
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于離騷也則法而
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先
生之于文可謂貞而有則矣

山長吳先生貴見下皐羽門人

陳先生大登

陳先生小登合傳

陳大登小登陳宜中之二子也方韶卿冶毛氏詩宜中
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受業焉胡仲子集

梓材謹案胡仲子爲謝皐羽傳附傳方氏如此補
陽人物記以大小登爲王爵門子且言閩門與丞
相陳宜中爲親舅弟故仲子集卽以二登
子耶人物記又言大登與方先生相挽持泣時言
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
遜國臣是大登並不爲丞相子矣

朱先生仙

朱仙字仲山仙華方先生門人年八十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有
送朱仲山之京詩

淵穎講友

董先生仲可

董仲可

方先生九思

梓材謹案淵穎序石塘文紗云予自燕南還又與
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騫生建安虞光
祖及金谿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宋潛溪爲
淵穎碑言淵穎遇中原奇絕處與當塗李
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自謂綿有
司馬子長遺風則先生會稽餘姚人也

高先生騫生

高騫生

虞先生光祖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傅先生斯正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教授李先生翼別見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樓氏先緒

樓先生有成

樓有成字玉汝鄞烏人士連之祖而景元之父也著學童識字吳淵穎稱其犄綴可傳任無爲路學錄金華府志

皐羽門人

吳先生幼敏父渭

吳幼敏字功父父渭爲吳漢謀姓雅好客至元二十五年夏謝皐羽之浦陽主其家先生登宋亞榜進士素嚴事皐羽無子以從子貴爲嗣年譜

吳先生似孫父謙

吳似孫字纘古渭從子其父謙字仲恭與皐羽雅相善先生時從皐羽遊皐羽年譜

梓材謹案皐羽嘗爲仲恭作樂閒山房記見晞髮集

補山長吳先生貴

附錄

其從祖謙爲皐羽壙志云憶君始至婺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此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爲江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

同年生又相好也俾貴于月泉楮舍祀焉

雲濠謹案黃文獻送吳貞詩序云吳時浦陽方先生館閭里吳氏招吳先生皐父粵謝先生皐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貞貴有聞于私淑爲多又云今年秋適聞貞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貞貴蓋先生之字知其嘗爲山長又知其得門人也

文蕭柳靜儉先生貴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方先生樗詳上方氏家學

翁先生衡

翁衡睦人與方韶卿之子肖俱嘗從謝皐羽授春秋晞髮集

雲濠謹案翁先生之兄名登亦皐羽之友方韶父狀皐羽云垂沒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恤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又言訓督方夙興思齊陸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峯相嚮哭明日與方幼學方濂先往臺南度可葬地云

馮先生桂芳

馮桂芳口口人皐羽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先生俱執弟子禮皐羽年譜

學士家學

奉議吳先生志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學士門人

丞相蔑兒吉解先生脫脫

也先帖木兒合傳

脫脫字大用蔑兒吉解氏馬札兒台之長子也生而岐嶷異于常兒及就學請于其師湘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年十五爲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累遷御史大夫授金紫光祿大夫時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衞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先生常憂其敗私請于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未決質之其師其師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家耳餘復何顧焉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遂之事定詔知樞密院事至正元年命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下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先生實領經筵事

世襲荅剌罕之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已而汝潁之閒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秦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衞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事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仍爲御史大夫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先生請自行討之城破賊遁去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詔先生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西域西番皆發兵

來助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運戰皆捷俄以哈麻之譖有詔罪其老師費財削其官爵安置淮安也先帖木兒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初命先生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于是詔流先生于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硤門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十二月已未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先生儀狀雄偉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設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惴于羣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沖等上章雪其冤詔復官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于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于無窮故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論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

極言理一分殊之指然後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于是上至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頗錯于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于

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趙氏家學

趙先生嗣元

趙先生嗣興 合傳

趙先生古經 合傳

趙嗣元字長卿嗣興字時進皆文叔若恢之子能繼其志長卿與邑耆舊杜清叟葛天民交稱三君子時進有經濟才而深自韜晦其子古經因指文叔所植古柏爲號曰友柏以明志蓋終元世無仕者 東陽縣志

隱君家學

黃先生迪

黃迪隱君鼎昌之孫也淵潁嘗授之學 吳淵潁集

鄭先生銘

鄭銘字景鼎浦江人世以孝義聞先生面目嚴毅不妄言笑從大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爲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淵潁爲之師淵潁授以春秋三傳之學有所質問咸中肯綮金華胡翰亦從淵潁先生與之晝夜相摩切大肆其力于古文辭事母至孝年六十二卒 宋文憲文集

梓材謹案潛溪爲吳先生碑言先生卒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胡邦翰蓋即胡翰也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博士鄭先生濤 並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鄭先生深

鄭深字仲幾一字浚常浦江人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負氣不羈稍長氣益振游學京師聞太師脫脫喜士即走見之太師與語大悅謂其子哈剌章曰鄭先生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先生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稱譽弗置口聞于上初皇太子鞠育大師家與哈剌章同臥起至是有旨使之共學皇太子至先生以孝經進錫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出居西寧以哈剌章託先生又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先生爲長

史遷宣文閣授經郎轉監書博士侍經帷教胄子者四載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太師以讒去先生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已而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時中原道不通淨海而還尋除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及上卒年四十八先生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豈以正裁之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勳戚大臣之子先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務日迪導之與人交不以勢之崇庳而貳其心豫章揭僕斯劉陽歐陽玄東明李好文臨川危素尤與爲交墨交而無間宋景濂長先生四歲負笈游吳立夫門始與之交其卒也爲之誌其墓

鄭先生濂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大和之孫與弟湜俱以義聞洪武初召見慰諭甚至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先生以謹守家法對深見嘉奬

諸姓

雲濠謹案宋潛溪跋先生詩後云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又云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稱其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洪武十四年命除福建布政司參政

黃先生溍見上隱君家學

陳先生士貞曾祖文煥

陳士貞字彥正浦江人曾祖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官登仕郎宋亡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先生自幼記誦日數千言長從鄉先生吳深裒遊習春秋以襲家學邛巴西閩其學行與同列薦諸朝授處州石門書院山長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院遷富州儒學教授趣裝上道卒于婺城之浮舍先生于書多所玩繹晚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儼若思

陳先生大倫

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初學易既而更春秋敷繹義例揮豪輒雲煙滿紙屢試場屋不能中繩尺于是棄絕益攻古文詞浦陽吳淵穎萊以興學雄文名當代先生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法句有旨青鐙夜燃達旦不輟學大進遠近交聘爲家塾師元季兵亂避入流子里當兩山夾澗作晚香樓三楹朋與賓客暢飲爲樂酒酣提鐺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爲節或支笻行古石細路閒游戶思視意若與之相忘髮已斑白

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著有春秋手鏡尙雅集若干卷宋文憲集

傅先生致柔

傅致柔字守剛金華人少遊吳立夫之門與宋潛溪善父病嘗出市藥溪水暴漲乘亂流以渡如有物負其足者得藥歸父旋愈後父歿諸兄溺浮屠將葬以火先生哭泣幾絕不及救乃拾遺骸窆中且逸去諸兄奪而投之淵復入淵得之裹以衰服舁宋氏託其友置棺以殮補書得直置地葬之廬于墓貧甚至井日一炊御史潘

薦于朝辭不赴既卒潛溪銘其墓

方先生樁

方樁字大年暨陽人自其曾祖嘗大開義塾聘明師儒以淑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學徒吳淵穎實爲之師先生時未弱冠已出諸生右諸生業應制書規利祿先生獨鄙而不習其爲人慷慨有大志然所守以正近遠諸郡邑日入于亂變鬱唾血而卒

樓先生光亭

樓光亭字景元烏傷人嘗從吳淵穎爲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以書詩教于其鄉日坐皋比申飭五倫之教諄諄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犢疏歸千密微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先後垂六十年

梓材謹案潛溪嘗序其梅溪詩稿稱爲法度之詩

千戶樓先生士贇

樓士贇字彥珍義烏人幼孝于親年十五卒業于閭人先生夢吉居三年復從吳淵穎年方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已而走燕都用薦授澧州嘗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悒悒不樂未幾解印綬而歸大放于酒以死

宣先生岡

宣岡字彥昭浦江人嘗與宋景濂樓彥珍鄭浚常仲舒兄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師吳貞文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于民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澧州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知時事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明詔起將官之不受後受誣以死

憲集

趙先生良本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陳先生璋

陳璋字子章浦陽人宋景濂遊學諸暨之白湖而先生實來景濂因與先生交蓋鐙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也　宋文憲集

楊先生恆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浦江鄭氏子姓執贄致辭先生以倡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違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棱冠被羊皮裘帶經耕煙雨閒因其所居號曰白鹿生宋潛溪與之游者三十年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方東湖先生外孫東湖名宗字德敎暨陽人年逾九十文憲集有東湖先生招魂辭是卽白門義塾之方氏也則先生蓋亦貞文門人也

浚常同調

韓善庵先生性

韓性字可善世居明之定海後徙于鄞爲鄞人天性重厚遇物以誠所入雖薄而周窮恤匱鄉人皆稱長者又

規畫田若干畝爲義莊以收族人建義塾以敎子弟會兵興弗果成在外凡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缺浙西廉訪司僉事浦江鄭浚常抵其家喜其爲人因遣以靡溪集遂取爲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分先生感而慕之洪武八年卒善庵其號云　貝清江集

鄭氏門人

哈剌章先生

哈剌章丞相脫脫長子也至正十四年丞相詔流雲南長子蕭州安置二十三年召還授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元史

傅氏門人

童先生徽

童徽傅守剛門人也守剛卒而爲之狀其行宋文憲集

樓氏家學

侍郎樓先生璹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道鄉家學

補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梭山日記

陳榕門曰門內之地至性所關即屬愚頑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俱名利之心致之于名利重一分即于天倫輕一分梭山先生論

居家而先正本以孝弟忠信讀書明理爲要以時俗名利積習爲非至于制用之道不過費以耗財亦不因貧而廢禮隨時撙節稱家有無故陸氏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

梭山格言

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畜道德貧莫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恥

方蛟峯續之曰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訓戒子弟韻語

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食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

梓材謹案此梭山所作使子弟一人唱於先祠者也見雞大經鶴林玉露其言家規有云公堂之田僅足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簿交收飯熟按簿散給賚至則掌賚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歛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厄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是前編附錄之未及詳載者

附錄

先生與晦庵書曰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臧後學

又與書曰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于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梓材謹案二書錄自周子全書卽未史所云不可得見者也

包文肅三先生祠堂記曰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

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于理有不可于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于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

梓材謹案三陸先生復齋先卒象山次之梭山最後紹熙三年象山卒其明年金溪即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至淳祐十年始建三陸先生祠故象山再傳葉是齋建石林書院時猶得延梭山講學云

補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附錄

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

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閒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弛懈由是徐君雅相禮敬

東至臨江郡守鄭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于學從遊者益眾苗與先生啓有云文詞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如此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于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其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

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北寇之至先生族子謂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擾相次犯州境謂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卻敵州里賴焉至是謂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舍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

此閭里狠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尸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于鄉有師儒之素命于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案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且年且八

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于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于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于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以上行狀

象山狀其行曰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餘釋老之學辨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于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遺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乎其閒耶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閒深覺有益

又語類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于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聞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

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
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
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
行得也
又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
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隱一滾說了更不
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
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警策不使萌于心然志
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

固然
又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
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
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
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
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蔡靜軒和靖湖三先生贊曰朱陸豪雄夙所欽本仁祖
義渾同心高明頓足先登岸邃密爲山漸到岑易簡支
離爭誚切禪關俗學互浮沈撐眉拳眼來蔥嶺公論昭
明在古今
梭山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太學虞玉溪先生孝孫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復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詳東萊學案

復齋同調
周先生珩
周珩字德昭江西人位止于簿既致仕以宣教郎終其
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爲士也有政事聲于撫
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爲官也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
時其爲鄉老也自號足翁其卒八十有八年矣大父衮
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
可華臞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朘薦以切磋之
遂不合晚爲藤州以死先生逮事之王雪山銘其墓云

書以九齡狀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進于茲又云維君有堂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盍攷厥名羣聖一門錄此塗山逢者得之何事不畢祀君斯室瓦解冰融誰謂晉死如月當空王雪山集

梭山家學

陸先生樴之

陸樴之梭山之子也賦資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無閒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年十六無疾談笑而逝象山尤痛之象山文集

通直陸先生持之詳見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

補 嚴先生松

錄象山語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復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詳廣平定川學案

柴先生必勝

柴必勝

董先生元恩

梓材謹案象山語錄初教董元恩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又壞了據此則先生始從象山後從復齋者也象山文集有與董元錫書惜其氣質不得厚重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與語錄所戒閒說話者相似豈即其人而錫與恩爲傳寫異文歟

張先生口

張口字口口婺州人陸復齋先生館其家授以中庸大學時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後其父卒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陸象山集

曾氏家學

補 曾雲巢先生極

梓材謹案先生號雲巢有詩載濂洛風雅

附錄

先生志氣豪放朱文公得其書及詩大異之謂其文似老蘇大蘇

復齋私淑

知州聚自齋先生夢得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梭山私淑

縣尉鄭先生德璋附見德珪

鄭德璋字子振浦江人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蓍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皆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處事必具衣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常平使者嘉先生揭衛

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先生爲青田尉先生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先生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選揚州其兄德珪抱之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先生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絶而復蘇者數四先生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聲咳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道寢疾子大和輒泣問嘗家之道先生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先生謁祠及訓子弟諸事皆倣梭山私淑謂之象山陸氏者蓋言陸氏就其著爲梭山尚問者概之耳

曾氏續傳

曾先生堅附見草廬學案補遺

鄭氏家學

鄭先生大和附見晦翁學案補遺

象山學案補遺

象山師承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吳先生澥

吳澥字茂樂金谿人識文安于韶齋以其子妻之乞曰文安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郡人尊德而尙世謂先生曰東齋

雲濠謹案先生與象山同舉於鄉後象山志其墓見象山文集

艾軒講友

補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雲濠謹案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廟廷稱先儒陸子雲濠又案先生又有太學春秋講義一卷凡二十二條經義攷云存梓材謹案鹿洞之講在八年太極之辨在十五年黎洲語意倒置梓材又案謝山於震澤學案序錄言象山之學本無所承凡云無所承者不知其學之所受卽有父師可溯而父師之學亦不知所受之謂耳黃文潔以象山爲出上蔡上蔡卽以爲上蔡私淑可也其於震澤與林竹軒張橫浦可類推矣

荆門鄂洪範皇極講義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攷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鬱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天之民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蔽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

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宜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

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身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象山文集

道不遠人願人離道耳古人謂寓道鄉方二三君子毋

徒寓吾方丈曰鄉羣山得無愧于寓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示警蘁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于其道然至于有乘日有遵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示象山學者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爲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于離明是以致言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乎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則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于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

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忘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于積安之後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敘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傅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以上易說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爲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二少合在七八陰陽二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二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六九爲老四七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吾舊言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裏也然本生于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于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口也拘儒于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陰老陽之裏也五數既

止前二合而已易數說為張橫渠作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雜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學指歸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載又有正僞純雜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于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濵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妄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學說

今為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吾于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于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

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於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為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子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于事父母之閒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于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

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于心乎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省試程文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于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册無不有益者與曹挺之

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堯舜之人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豈有艱難支離之事與舒西美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于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直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以子知其不免矣

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上

與王順伯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于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二也

親師友于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册亦當論其學

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用力而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故不可自欺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傅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慊于天地則大于天地者矣

詠道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與饒壽翁

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乾坤同一理也孔子于乾曰大哉乾元于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于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于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之序如子不可同父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身皆是道義與包顯道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身皆是道義

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晝益蓄益察日躋于純一之地是所望于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

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

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

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以上與叔謹

善則速遷過則速改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

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與傅子淵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然與趙道

昔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與羅章夫

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于爲帝乙之弟而紂于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與周元忠

梓材謹案此書近錢塘翟晴川灝四書考異取之且以其言最爲超卓云

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眾多豈可不責之儒者與趙子直

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

備豫不虞也與顧堂乞築城劄子

民甚宜其尉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于其令令以是不善于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洪何送宜黃尉序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

附錄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于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

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自少時閱靖康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榷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先生悼世俗之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其可教
去世所謂學規者諸生善念自興容貌自莊雍雍于于
後至者相觀而化也
光宗時除知荆門軍延見僚屬如朋友教民如子弟雖
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薦舉僚屬不限流品謂古者無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

肖之辨略此古今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孚洽管籥
不施民相保愛幾至無訟吏卒皆自勉以義恥犯法也
歲旱每禱輒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
驗躬行
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自持狀
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
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置之
法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
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
歌怡愉有終焉之意于是人號象山先生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
不爲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眞天
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蔡西山問象山曰子微立龍名不一亦當否象山曰子
微因名寓理極有妙處如梧桐楊柳枝等名吾初亦以
爲不然及觀後卷所謂梧桐葉下偏生子楊柳枝頭出
正心方知此理玄妙非深探地理者不能道著
東萊東晦庵曰子靜留得數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
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庵答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
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
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
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
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
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此亦過
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

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
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其病恐
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
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源遂至
此
朱子答先生書曰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
區所憂卻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長
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辭氣
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

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
論徒增耿耿耳
又答黃直卿書曰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
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
張曾哲牧皮乃是眞有得乎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于
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又答劉子澄書曰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
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
恐亦未免害事也
又語類曰陸子靜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
那時當說得好在
又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
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
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
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又曰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
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

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
學者切不可不戒
又曰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
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
人旦異而晴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又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腳
問象山師承朱子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
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

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又曰予靜之學于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使欲持此
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
失之
楊慈湖簡牀其行曰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曰扇訟
是非以咨某忽省此心之滿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
省此心之無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
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
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四時之變化先生

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
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員無二致學者不可
自棄
黃學錄岳祭之曰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
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
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于是顛
沛于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
嗟歎息至于流涕
張元善祭之曰儒者之學入孝出弟入言江西陸氏兄
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荊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
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溶溶壽考日遂豈
伊斯人而俾憔悴
廣阜民祭之曰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
實一洗世俗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
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袁絜齋祭之曰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
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
涵養日充乃號于世曰天降喪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

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橐
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望斯通手舉足
履視明聽聰或全其人不淪虛空此于斯世允矣有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
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
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
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于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
茲乎
又題彭君築象山堂曰義理之學乾道淳熙閒講切尤

精一時碩學爲後宗師者班班可覩矣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惟象山先生爲然或謂先生之學如禪家者流單傳心印此不謂知先生者先生發明本心昭如日月之揭豈恍惚茫昧自神其說者哉

傅子盡祭之曰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于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于善迹是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卽同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

又序象山遺文曰蓋先生長于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于片言之下有得于天而非偶然者

孔煒謹議曰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加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閒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

袁蒙齋建書院告文曰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聵乎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平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己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

包恢撫州祠堂記曰先生嘗曰宇宙開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

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屬自處層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君子之受屬一節深于一節

蔡久軒祭象山祠文曰杭叨恩行部祇事云郭奕奕書堂典刑如在謹飭僚吏躬陳薦修仰止高風寸誠炯炯劉聲伯贊陸文安公曰卓學邁倫居超徑詣觀我靈龜以燭來世展矣君子克廣厥居澄然自得春風詠歸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黃東發曰象山讀書修己本末未嘗不與人同而其語錄謂論語多有無頭柄說話謂編論語者亦有病謂論語第一章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謂第二章孝弟爲支離又謂六經皆我註腳謂天理人欲之言不是至論謂異端不是佛老而今之講學者皆是異端其至家書與姪孫濬云非其志其見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眞若此帖書甚多根不使妄有異同者一一見之

吳草廬序象山先生語錄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

虞道園送李伯宗序曰以伯宗之鄉而論之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

目自明自能孝自能弟但收拾精神自爲主不則上是天下是地中間還我堂堂做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爲陷溺故于自昔聖賢經書所載自然皆見其非其勢則然非待有心于詆斥也然猶一則曰孔子二則曰孔子譬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方桐江送繆鳴陽六言曰象山之學超詣水心之文刻畫後村之詩卑陋樗寮之字怪癖舉世隨聲雷同眾咻咻我愚恕此四者皆不可尤不可箴不可第一癖

程雪樓題先生遺墨後曰朱陸二公來往論墨情與甚

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玫
神會焉于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干發明聖道以幸
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
趙東山爲先生贊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
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朱潛溪凝道記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
氏兄弟卓然有見于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
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即白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
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聚超英邁而無漫

漶支離之病借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
也
王明川曰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于學有進此正可想
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眞切處莫徒作鹽米雜
碎觀也
又曰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
績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
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勤天鳴覺後來哀樂
情致較比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

幽風七月景象可厭者婦女誶罵聲也頑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鄙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聽犬聲于夜靜聞雞聲于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馬平泉曰余弱冠遊襄城于人家見本朝李穆堂所編陸子學譜偶繙閱之見其目首列讀書咤曰誰謂子靜不讀書及連閱數頁後佇目凝思久之忽覺通體漸灑挾卷盤桓高步庭際如餓兒投慈母之懷象山嘗謂吾學一日讀孟子而得之信哉性善之旨至

陸子益明矣然論者多異議何也善夫趙東山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吾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嗚呼斯言也若使聖人復起得勿莞爾陳石士師書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後曰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于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于楊矣

象山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象山學侶

補 侍御李橘園先生浩

附錄

除太常簿尋光祿丞首陳無逸之戒自秦檜扼塞言路士風寖衰至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爲五賢詩以述其事

少時力學爲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

補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附錄

象山語錄曰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又曰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于論字畫敢問字畫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一拐子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爲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

公長不滿五尺蕭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同日語

益甚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

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

發明以示監戒人患憤懣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

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翛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

象山聞之曰所謂顛沛必于是

補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梓材謹案上虞縣志載先生七歲能屬文又言卒贈通議大夫歷官所至政事文章爲時取正元至正閒祀鄉賢

附錄

舒廣平與先生書曰當今時勢深有可憂士大夫調停之功多而正大之議少和同之風熾而篤實之意虧雖成有疆國之心卒未有善後之計門下忠誠體國不撓衆枉今茲復歸朝行銓次之暇必能爲國遠圖凡可贊襄當不俟某有請也

袁絜齋祭之曰嗚呼公乎生長名門人品卓如長纔六尺瞻大于軀見義勇于必爲見惡果于驅除若大川之決勢莫能禦若莧邪之刃利無佃俱生輕財而重義災傾襄分無餘信清敏之裔孫庶乃祖兮無殊

殉難揚州事定後高宗官其子誼當父死時三歲棄道旁後爲名儒吾鄉志乘失爲之傳

補 文蒸羅此庵先生點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奏議書春秋孟子講義制詞鑑古錄雜著閒見錄

附錄

孝宗以俗儒少實頗有厭薄公對策曰臣聞儒者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與古今相爲表裏與風俗相爲盛衰與治亂相爲升降患莫甚于名是而實非人主當求其眞不可惑于似如穀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石之必可

以伐病是眞賢也言之若可聽而用之則罔功是腐儒也惟眞賢是用而毋以腐儒參之則治具畢張矣天子覽而嘉之擢爲第二

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凡所開陳必以正理講論經義日晏始退蓋嘗未午而國公欲入公止之乃觀書不輟至晡時可以入矣故不入左右以爲請公曰國公務學正爾得趣奈何促之顧使令輩取被以入吾將宿此左右曰是開崇託宿之地耶國公遜辭愧之公然後退

皇孫進封平陽郡王仍以公兼教授采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曉可爲勸戒者合爲一書名鑑古錄蓋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之義曰講一事豕漸之始作配也公以爲道之造端于是乎在而自古論修身齊家者惟大易家人一卦最爲彰明較著乃取先正司馬公所書發揮其義以爲端本正始之助

光宗卽位遷中書舍人上嘗訪公可爲臺諫者公稱葉適吳鎰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此八人皆有學識氣節通世務知國體不肯阿附苟合者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公曰亦當先論其心學術正而才不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則不正才雖過人非眞才也

父卒時諸弟猶未立延師教之迄於有成

杜清獻跋文瑑薦士疏曰國家中興愛養人才至淳熙間名賢彬彬輩出公上接流緒下植風聲汲沈振滯寸善不遺今讀此編羣才畢萃何其盛也自公云亡諸公亦相繼凋落公所薦引者其顯用十無一二而時事日新矣由公而前若此由公而後又若此然則公之云亡豈寘闕于世道之一變也

縣簿丁黿天先生鉞 附子季敏

丁鉞字仲熊新建人以伊洛之學倡于江右弟子雲集與陸子靜爲友領淳熙慶元嘉定三舉歷官曲江縣簿朱元晦知南康軍聘掌白鹿書院不就時與往復論學自號黿天先生所著有春秋要辨易通釋書辨疑王霸論性理大旨諸集子季敏博學能文徐鹿卿誌其墓丁氏

陳先生南仲

陳南仲字梓卿臨川人以六經授徒于鄉嘗與象山言皐陶秩禮敘典命德討罪一歸之天九德又分之爲六爲三皆天地陰陽之道此爲明道之要象山亦云皐陶謨洪範呂刑在書爲傳道之書其議論相契如此撫州府志

縣令吳先生箕

吳箕字嗣之休寧人少孤刻志讀書乾道五年進士主仁和簿分教臨川與象山諸公講明義理宰當塗縣剖析民訟編類成書有聽訟類稿十二册趙忠定汝愚尤加器重召審察尋以疾卒姓譜

雲濠謹案姓譜載張震事蹟與此文同未知孰是俟考

隱君劉先生迂

劉迂宜黃人隱居不仕文章贍敏自成一家諸于百家皆精究迨朱陸諸儒會鵝湖嘗以詩請益于理學有所得年八十餘無疾焚香而卒有文集姓譜

趙先生焯詳見玉山學案

趙拙齋先生景明

趙景明口口人爲臨川守鵝湖之會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陸子靜相款亦有意于學云象山年譜

梓材謹案象山與張春卿書云乙未丙申閒趙景明爲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爲同年進士景明極賢則所謂與子靜相款者可放矣又象山與楊守書云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則景明之賢可知別見陳亦學案補遺

陸山堂先生煥之

縣令張先生震附子會

張震字嗣之休寧人少孤刻志讀書乾道五年登進士第主仁和簿分教臨川與象山諸公講明義理宰當塗縣剖析民訟編類成書有聽訟類稿十二册趙忠定

加器重召審察尋以疾卒子會博聞強記登紹熙元年第尉饒之鄱陽調金陵糾曹平反甚眾任滿不復出仕家居十餘年卒姓譜

吳氏家學

吳先生厚若

吳先生誠若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吳先生惠子

吳先生正子合傳

吳惠子東齋孫國史校勘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正子

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先生用
薦者得召對稱旨郡人謂先生曰石泉二禮曰西泉道圓

學古錄

梓材謹案黃東發有祭吳正子文稱其得象山端方之學膺伊川殊特之召金匱賴之以紬繹士林仰之爲師表但載其官爲國史校勘似屬石泉而非西泉也

象山家學

補遺直陸先生持之

附錄

文安沒事伯父梭山先生言動必識

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迨其劃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

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種名百鬲遂以鬲名堂

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疏暢磊落而自律嚴謹

魏鶴山嘗榜所居室曰自庵伯微問所以名鶴山曰易象于天行言自強不息于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

遂爲鶴山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于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庵之義鶴山以是益奇之

陸先生循之

陸循之象山次子

梓材謹案象山撝二息於綺舍見巩王謙仲書蓋即令彭世昌教授云又案象山與鄧文範書言荊門郡火云持循二子與姪孫潛當火起時顏見力量他日或可望則其梗概可知雲濠謹案象山與包敏書云世昌教諸小子文自有道理諸子亦麤麤不厭但書中所云睿弟逢子不知何指

陸先生麟之

陸麟之象山兄九敘之子也

梓材謹案朱子識象山白鹿洞講義言其徒五人實從先生與焉則先生嘗受學於文安矣

教官陸先生濬

陸濬字深甫九思孫象山以伊洛諸賢勉之開禧末朝廷罪起兵端者欲函首以謝先生謂失國體上書爭之吉寇披猖憲使李珏檄入幕中寇平欲上功先生固辭尋登進士授饒州教官而卒人物志

附錄

朱子語類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

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删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

伯微講友

帥幕趙常庵先生端願

趙端願字養正家臨川與陸伯微講貫象山之學參以伊洛諸書深有所得舉進士除淮安簿嘗入江西帥幕議不合浩然肥遯撫州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端平初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家居曰常庵與鄉南堂游新

堂章從軒

往來切磋

伯微同調

朱清隱先生自道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象山門人

董先生元息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鄧巽波先生泳

雲濠謹案先生爲象山高第德化丞約禮之子號巽波儒林宗派亦列象山門人蓋父子而同學於陸氏者

象山私淑

補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附錄

移丞華亭攝縣于是孝宗執三年喪既御練冠矣宰臣周必大奏先帝上賓羣臣未有行方喪如古者宗室彥肅聞其自始聞喪溢粥疏食以至于今孝宗歎曰宗室中有若人乎顧謂皇太子識之

臨庵視賦入有雜輸錢數十萬郡以畀焉曰例也辭不可乃以刊周程張諸君子書

攝郡文學日進諸生講道昭若發矇咸恨得師晚

先屬纊之三日學者入省先生舌本已強然猶講論義理甚久因曰吾近嘗答一長上書論聖不可知頗覺快遂語學者曰子謂聖不可知奈何對曰此中著箇知字不得先生頷之又曰吾近來見處自謂卓絕恨腳步短不能子歸其力行乎自是不復有言

復齋行實曰其論易微與文公不同然傾嚮屬請愈益切至其歿也文公哭之慟曰趙丈爲人今豈易得先生嘗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故先生說易

不離象數而義理甚足爲
朱子曰趙子欽易說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復齋易說六卷提要云彥肅所著有廣雅學辨士冠禮婚禮饌食圖皆爲朱子所稱惟論易與朱子不合然彥肅說易在卽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眞思力索固皆研搜爻義務求其所以然耳

又答其書曰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堂而以止善名之使學者求太學之指而繪象山之氣

脈袁絜齋爲之記後爲太學博士袁絜齋集

楊氏家學

楊先生簡

楊簡字伯明慈溪人老楊先生庭顯子慈湖先生簡之兄也慈湖爲其封志曰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爲變化斯豈庸眾所能知楊慈湖遺書

羅氏家學

運判羅先生愚

先試禮部時劉爚同知貢舉得其文以爲根諸義理擢第一名動京師及廷試前期齋祓思有以敷露忠悃感悟上心考官以所對切直觸時忌抑不敢置前列擢爲一甲第三人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詳見時翁學案

文隱林寒齋先生公遇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吳先生正子見上吳氏家學

蕭先生舜咨

蕭舜咨字禹平昭武人嘉定中宰金溪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使學者求太學之指而繪象山之氣

羅愚字季能文恭公點子以遺澤補官除藉田令遷湖南憲創雄楚軍以弭寇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先生行誼純固政術循良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

丁氏家學

丁章軒先生中

丁中新建人錄孫篤學力行聚書數萬卷號章軒先生

吳氏家學

吳先生會

吳會字口口休學人箕子博聞強記登紹興元年第尉饒之鄱陽調金陵糾曹巨寇爲帥吏胥側足先生不肯詭隨平反甚眾任滿不復出仕家居十餘年卒

吳先生輔

吳輔字口口會子嘉定間登第授崇安簿適汀郡寇作先生督軍餉賑民飢眞西山甚器之後擢監察御史兼崇正殿說書首疏四疏上之皆嘉納尋以老乞歸

伯微門人

宋先生林

宋林字修叔金華人東萊弟子茂叔姓之弟也慈湖稱其瀟然修潔嘗承事陸伯微亦言其瀟然修潔

張璞口口人陸伯微門人

象山續傳

補周先生可象

雲濠謹案諸明寶峯學案所節李侯菴上陳先生書云得純菴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疑即先生

鄭先生聞

堂長江得齋先生克明

江克明字仁甫盱江人本宗象山之學領袖臨汝書堂餘二十年又日講晦翁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宗而其說不同或相排詆先生能兼取而參酌之名其所居曰得齋包容齋爲之銘

王自觀先生幼孫

王幼孫字季稚廬陵人是爲自觀先生性篤孝母劉疾苦痰醫莫之治一日夢讀南陽活人書或投甘桔湯良

覺如夢立愈竇祐丙辰赴闕上書言國事餘萬言不報
歸教授于鄉采之亡也其友文丞相兵敗執以歸過廬
陵謁于驛舍爲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
莫能仰視自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禮以終簪衡友
人胡斗南棻蘘亭食有羹曰古人食必祭即唱四句曰
惟神生也何神逝也何處飄然乘風尚或余顧食已危
坐至旦曰予逝矣予逝矣未幾卒于家年七十六所著
有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擬答朱陸辨深衣圖

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爲一圖家傳譜系簡便經驗二方
各一卷雜著若干卷歐陽守道謂其學從陸氏文自蘇
氏云程雪樓集

曾先生徹

曾徹金溪人隱居弗仕淳安令子良其子也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復齋弟子曾滂蓋先生兄弟行也先生
玄孫堅爲舒文靖公墓田記自言幸生陸子之鄉
高曾祖父世學其學是謂先生與其子子良孫正
青曾孫嚴卿四世也先生既學陸子之學不爲門
人當在私淑之列矣

家則堂先生鉉翁

家鉉翁字口口眉州人大酉孫賜進士官至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祈請使留館中聞宋
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遵于春秋自號則堂
改館河閒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宋史

春秋集傳詳說

魯論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諸說不同及讀公羊春秋傳
而得其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
子立既爲君矣而猶稱子于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
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爲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
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爲孝無所不在矣

春秋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陳恆弒君孔子
沐浴請討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絕筆蓋魯大亂
君以弒死者四世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弒死亦三
世春秋所以終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詳說三十卷
提要云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
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
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眾說而求其是
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復孫胡諸人務爲刻酷者所
能及其在何閒作假館詩云平生著書苦不多可
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
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又案阮亭居易錄載是
書引高郵龔璹跋云至正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
歸置諸瀛者十年卒成此書自瀛寓宣託於其友

蕭齋潘公從大藏之泰定乙丑宜學錄梓凡三十卷綱領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推明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口六以經正例阮亭云案鉉翁祖大酉名列朱文公黨籍大酉曾祖愿父勤國與二蘇爲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蓋家學云

則堂遺文

人受中以生其本心之所以根柢萬善而希聖希賢者也但心交乎外有時而蔽于物則公者梏于私廣大者梏于隘狹則本心之德不能推以及人則去仁于是乎始遠矣譬之涉千里之途仁則其所欲止之處恕則通都大邑由之必可以至于仁然非識之精行之力則是途也雖車轍所必由有時而榛塞將滯礙而不得通何行求仁莫近焉恕而言強見其用力之難勉勉朝夕然後能至于所止以上恕

附錄

文文山曰則堂先生蜀名家有學問舉動必以禮朝中老成典刑也當國都不守先生簽書樞密見虜持正議

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以省札遍告天下令以城歸附先生不押字虜自省中脅以無禮公不爲動竟末如之何後以祈請使爲名羣詣北庭既至上書申祈請之議忤北庭意留燕邸已而移瀋陽又移河間如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已途過河間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夙昔而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

謝皐羽懷峨眉家先生詩曰露下滌百草病思生積愁窟泉春洗屐亟雪莫過樓魂夢來巴峽衣冠老代州平

生仗忠義心自與身仇
林景熙閩家大參南歸詩曰撿死孤臣雪滿顛冰瑾韜晦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啜秋荒還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游先生應梅父子賢附師徐巖

游應梅字叔大上饒人父子賢字俊伯教授鄉里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調興國主學文丞相檄主贛縣簿度嶺南運鹽至則爲鄉人徐經賂留攝新會丞以卒先生早從徐巖爲陸氏之學者遊于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鐵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于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諸大家致以爲賓師楷則嘗爲郡博士喜爲詩名其集曰呻吟藏刻源集

曾氏家學

曾平山先生子良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豐氏續傳

豐先生稔附子昌傳

豐稔叔賈曾孫與子昌傳皆篤學潛德克紹家風上虞縣志

陸學之餘

龔先生孟夔

龔孟夔字龍友臨川人莫本系龔所後也以咸淳初策士特恩授文林郎隆興觀察推官除兩浙運司幹辦公事轉儒林事遷臨安觀察判官又除福建運司幹辦公事轉儒林郎侃侃剛直不徇不詭始仕于洪繼仕于浙爲僚者推服爲長者器異宋亡辟地野外如永初元亮如黃初幼安如楚之兩龔清而不朽號曰楚清先生名教自樂餘四十年論文講學端已淑人踐履持循俯仰無愧遠者慕之近者宗之仕者禮之學者師之有集四十卷及宦遊擬稿其所受舉薦者安撫吳堅曹孝慶轉運陳合朱浚監察御史曾淵子所與同僚者節度判官黎立武節度推官蕭立之季年所善者曾縣令子良異代所師者陸先生子靜也吳文正集

龔先生霆松

龔霆松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前著書于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黃虞稷說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朱陸會同注釋二十九卷又會要一卷袁清容序稱朱陸二家矛盾大行

於南北嵐信襲君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云

滕先生墍別見巽齋學案補遺

隱君桂先生本

桂本字林伯貴溪人隱居不仕講明象山陸氏之學創雲谷書院蓄述其中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圖金精龜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王忠文集

王先生艮

王艮字止善諸暨人少受業郡庠篤行厲學克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爲志歷官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撫之金谿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奪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先生按其籍悉歸之所至興除利害多此類以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扁所居室曰止止齋自號鷗游子先生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爲名高弱冠游錢唐與浦城楊載鄜州劉汶友善挾所爲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爲隆山牟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所賞識云黃文獻集

教諭樂先生艮別見靜清學案補遺

清江學案補遺

清江先緒

劉先生敞

劉敞字思父與原父貢父兄弟也官至太中大夫少嘗令桐廬元豐庚申復守睦歲久事逸而邦人猶能頌其清白直氏圖經實載之周益公集

補劉先生滌

劉滌字□□江南人子和子澄之父而原父貢父之再從孫也以通直郎致仕官稍不遂然亦好學修飭能守其家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厚齋尚書爲廣平書院記云墨莊劉氏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朱子文集劉子和傳所云五世祖式仕太宗朝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爲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爲紀墨莊者也互見廬陵學案補遺

朱張同調

補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附錄

周益公送劉子和教授赴贛州詩曰伊昔青衿地于今絳帳師家聲傳叔籲官學類先之久已弭音革居然鱣服宜誰開丞相閣此士獨非奇

朱子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强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讀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修于身行于家者而知其所以教于學者有餘矣

孝敬家學

補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梓材謹案解大紳爲周處士墓志言吉之人士云劉靜春晚居螺江之上若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李復齋王三松皆朱子之同志云

附錄

先生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爲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爲志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欽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文正公義
莊規矩勸大家族眾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
禮書定爲祭祀行之
作諭民書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
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
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
每因月講具酒殽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
以觀其所蘄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其所講先
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讓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

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讓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
類之中自須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
勿令太汎乃佳
又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
之閒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
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
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
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
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嫉妒凡御下之事病
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
成一書了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
趙章泉寄劉子澄先生詩曰春雨寒猶積春園木又榮
武昌聞別駕生米見題名安否逢人問書題闕使行周
園懷細履陶酒憶徐傾會合知何日羈棲尚此生向來
猶楚越今日遂蠻荊妻子饑寒累交朋時世情未應終
薄祿當復事深耕
朱子答其書曰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昨來奉
報只欲如此閒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矩之善
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語更添嘉言嘉行兩類即兩
類之中自須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
勿令太汎乃佳
又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
之閒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
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
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
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
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嫉妒凡御下之事病
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
成一書了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
隱約動樂靜壽舍是焉求

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又祭之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行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眾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眾人之所不憂至于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蓋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眾道不得行于一州而遂齎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又語類曰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黃勉齋祭之曰吁嗟先生天資絕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羣書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闔門雍雍兄弟怡怡憂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推已愛人尤極懇惻人之有善稱道掞揚不責其備而取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願其違而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謂至仁芝蘭鸞鶴同然一春

魏鶴山跋先生帖曰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

梓材謹案此以靜春爲朱門弟子謝山所不取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書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爲曾子七篇

虞道園序戒子通錄曰昔靜春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

以充其所未達觀夫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于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戒子通錄八卷提要云其書博採經史羣籍凡有關庭訓者皆節錄其大要至于母訓闔教亦備錄

靜春講友

文公朱晦菴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郭先生份 附門人李伯賢

郭份字仲賢其先自吉徙新淦先生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官至知岳州轉朝散郎卒年五十七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居官斂晦不爲赫赫之名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江西諸郡義役先生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屬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在長沙善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居鄉厚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云 朱子文集

靜春門人

補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梓材謹案先生淳熙稿有寄劉子澄先生詩又有寄誠齋先生詩蓋先生筮仕之初已有山林之思在官清苦惟以賦詠自娛以是受知于誠齋固以誠齋爲鄉先生也又有寄呈壽岡先生二首又投介廬先生并寄廬陵周侍郎二首壽岡寄玟政大夫先生詩云誰人要半道願與一門生蓋寄向大夫涪是則私淑向氏也又介廬未知何人

附錄

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漫堂宰同召不拜漫堂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遵薪水供朝夕不于文學自勤苦長大始悔終何益來漸知得力處簞瓢陋巷忘其貧爾曹有身須自立幸先生示兒詩曰我昔讀書夜達晨膏燭且盡繼以薪年耆昌父一人而已

朱子語類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

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
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
不得若眞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
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
好但終非活法爾

劉漫堂爲先生墓表曰比年天不愁遺諸老淪謝文獻
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章泉
先生一人而已故先生雖退然不敢以師道自任而天
下學者凡有一介之善片文隻字之長皆褒糧負笈就

正而文其限以地屈于力而不能至者詩筒書函左右
旁午往往以一酬酢爲樂及先生之歿而文獻典刑盡
矣後生晚進欲求師友之益而倀倀然無所之矣可不
爲大哀乎

眞西山因明堂赦薦之曰編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
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早歲得
宮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卽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
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
憂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

悌忠信爲本蕃雖名革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爲鄉曲
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

劉雲莊爲賦魚計亭曰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
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
口祖于圃田君一日飯客于斯亭之上超徜徉以自得
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炯
遊魚之成羣鬬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
一鏡俄初月之沈鉤倏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
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驚先生忻然心曠神怡

諷小宇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
情何計之爲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
有計耶子將詆予之欺謂魚無計耶吾亦笑子之癡盍
以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卽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粵自
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衒奇苟
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尤臧卒反蹈乎
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嫉
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況之文犖爲利而鬬則爭地之
蝸逞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于

得喪故大則述鯤化于天池小則玩儵遊于濠上蓋其爲物也從容夷猶逍遥閒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澗于墟濡而適情于沆瀣任公何所投其轄豫且何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之蟻利酇安于鼓鼠鼷微腥于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之誘人甚香鉤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甘顚冥于畏途此梟棋危權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瞻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羈付萬事于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嗟身閒而心逸于是客憮然

自笑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闕其萬一乃相與酬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劉後村哭章泉詩曰自有簞瓢樂那須璧帛迎後凋仁者壽獨往聖之清古不稱于駟今猶重兩生吾衰久無淚一慟爲蒼英

補 知州韓翼道先生冠卿

附錄

魏鶴山題楊慈湖所書先生墓誌後曰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其父韓無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是可以知貫道矣

補 隱君韓蕆山先生度

附錄

杜清獻跋韓仲和尊人墓銘曰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會稽者尤以清德著蕆山隱居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其族仲和仲容其從弟也事之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以王事留者閱歲暇時從容道其所學與其平生立作大概既又出先大夫銘文示余蓋慈湖楊公之文之筆

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靜春劉先生得賞之一字爲終身受用蕆山弘之以行于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墜余聞之肅然起敬嗚呼天道流行物與无妄人之生天之實也棄其所以生而憑虛以揉世飾假以幸功其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于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未艾也

謝山鮚埼亭詩集山陰求韓蕆山家傳不得詩魏王好孫枝葉葉長儒林如何喬木盡世本都消湛猶餘帶草綠喟然傷我心

又將赴蔵山講席杭之同社諸君集餞南香草堂得東字詩安陽世學山齋重五百年餘屬起東試向清江覓寒火更參新會遡流風日來帖括司儒苑誠是眞師震瞽矇珍重諸公尊酒別何時蘭上其詩閒自注云韓眞道父子五世講學山中清江劉子澄高第也而近人無知者專屬之念臺先生

補 庶官韓溯泉先生洸

雲濠謹案宋濂溪洞題名後記云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南澗人因謂其爲澗泉也

補 郡守宋先生之源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世讀書之法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于中也孔孟言性之異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又曰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鋤志如此甚不易得然講學貴于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昧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又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又曰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强遏而力制之也

又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于己也爲人者欲見知于人也

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補 特奏劉先生爚

梓材謹案周益公再題劉子澄猶龍寒圖二絕句云子澄門人劉爚季章自盧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在焉以劉爚爲劉澈是傳寫之誤

朱子與劉子澄書曰季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切己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

又曰季章蓋所謂爲切問近思之學者眞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

雲濠謹案朱子又一書云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云

文懿李雁湖先生墅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郭先生蒙

郭蒙字口口新淦人岳州使君份之子嘗從學于劉子澄爲迪功郎瑞金東尉朱子文集

解先生齊賢

解齊賢字口口吉水人生春龍翔從兄也嘗受業于劉靜春靜春嘗學宗之末卜居螺岡先生卒諸士人世家實經紀之所傳性命義理微言之書皆靜春手筆先生沒傳龍翔龍翔傳夢斗學士縉高大父也解春雨集

李先生師愈

李師愈字好古高安人博學多聞從劉子澄講學廬山朱文公高第李塾嘗訪先生有詩稱之乾道閒領鄉薦漕使芮煜舉應制科未召而卒姓譜

雲濠謹案宋史儒林劉子澄本傳言先生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先生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云

縣官朱先生魯叔

朱魯叔仙遊人劉子澄之徒也子澄嘗與之書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閒而朱子跋之曰亡友子澄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尙勉旃哉朱子文集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朱子之門梓材謹案朱子跋王端明奏稿云僊遊朱魯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于其家而寶藏之是則先生嘗官衡陽矣

唐先生徹

唐徹字子卓零陵人謁劉靜春授近思錄學益進歷官廉愼弟復受學于東萊卷紀

季章講友

王先生峴

王峴字晉輔劉季章之友也朱子嘗答其書云季章耿

介于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朱子文集

附錄

朱子答劉季章書曰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

梓材謹案朱子答季章又云近得益公書聞且喜晉輔家甚善是先生已力致季章矣

郭氏家學

郭先生蒙見上靜春門人

章泉家學

補趙野塘先生遂

附錄

先生少傳家學負笈千里南嶽龐東麗澤以尋張呂之緒從岷隱戴公受春秋晚益殫洽尊聞行知非若世儒書癡傳癖而已

章泉高節聞天下春秋高堅臥不出然四方之士從者如雲先生左右承迎凡以娛親享賓者傾家無吝色章泉寢疾先生已葬皓嘗藥舉扶執喪送終哀動行路骨

見衣表

即所居之側綿絕數椽扁曰野塘書院又爲小圃扁曰東圃李秀巖榜其堂曰企疏謂其父子不減二疏也

章泉門人

謝先生應琇

謝應琇七陽人壘山先生之父也潭州僉判謝壘山集

附錄

梓材謹案壘山與劉秀巖論詩云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是可知先生學問淵源矣

謝僉判語

武王太公周公一聞扣馬之諫既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姑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尙如故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殷命而封微子于宋故周書曰周告商王孔子序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家尙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并薇蕨不食而死之故孔子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梓材謹案此條本于臺山文集和遊古意韻自注前云余幼受教先人後云先君子云云此說閩之韓澗泉解論語

澗泉門人

謝先生應琇見上章泉門人

解氏家學

澗貢解生春先生谷

解谷號生春吉水人學士縉之六世祖也傳劉靜春之學篤行而惡近名嘗曰近世聚徒著書者多禍道學之

名名之也由是及門講學者皆能篤信終身未嘗有叛去者淳祐己酉舉江西漕同明年南省試及等當廷對以病免歸與弟龍翔子孔暘及羣從子姓杜門讀書講學爲業累世丞相文公大書生春翰墨之曰六大字揭其齋而且以生春爲先生號謂當不忘靜春之意先生曰吾志也遂書生春而文公爲之記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春雨表周尚志墓云予六世祖生春龔人事將代易時也盍歸乎哉鄧中齋文信國皆爲詩贈之故曰舉睡者寫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

解龍翔生春弟號寶章寶祐丙辰進士官道州江華尉

善書能畫歿于王事妻江氏能復其仇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先生與兄生春皆受業楊東山長孺而從兄齊賢又傳以靜春手筆詳見解學士周處士墓表

靜春私淑

周磻洲先生澤之

周澤之字口口吉水人擢宏詞科號磻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湜溪羅澗谷皆門人也年八十餘迺卒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春雨堂集

楊先生叔方

楊叔方吉水人博通經史天文曆數尤極研精著五經辨曆法五行論在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奸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以曆法授同邑胥吉翁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解春雨學士南麓齋記述楊季深之言曰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天文曆數靡不研精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奸已而歎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盍歸乎哉鄧中齋文信國皆爲詩贈之故曰舉睡者寫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

周氏先緒

周先生天和 附弟天成子堯從子浩

周天和廬陵人與弟天成皆以通經爲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子昆蚤以推擇爲郡冑掾遊海北憲史有廉直聲豫章學師鼎其子也天成子浩能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譌舛其于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宋文憲集

謝氏家學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許氏續傳

羅口

許先生嗣翁

許嗣翁廬陵人家四壁容膝扉右偃門左貫甌俯如連棲隱居附隅而求劉辰翁大書泉山揭焉曰吾泉人也不可以不識也辰翁記之曰許氏祖子春者事晦翁從益公徙廬陵晦翁派新安生延平徙建陽而號精舍紫陽者記鄉關也今人每以已鄉名其居者學晦翁也劉須溪集

解氏續傳

進士解莊山先生夢斗 解夢斗字昭子太學進士以賦斥賈似道摈處于家宋亡以憂憤卒學者稱莊山先生子應辰應申 春雨堂集

梓材謹案吳草廬表其墓以爲字孔陽一字星瑞弱冠喪父事母事兄稱孝友咸淳丙寅不復至太學教授于家撰此則先生卽孔陽也

楊氏家學

楊先生伯允 附門人黎應物劉粹中楊搴謙

楊伯允學睡之子也號文川與虞文靖揭文安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交而卒業于范文白文白贈之詩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篤夙昔而文安稱之曰范公之詩清江傅若金得其神廬陵楊伯允得其骨天下以爲確論而先生不自以爲至退居南麓弟子彌進若渝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楊搴謙皆知名 解春雨集

楊氏門人

經歷范文白先生梓

范梓字亨父一字德機號文白先生清江人與虞伯生
集交遊尤厚先生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
教之年三十六始客京師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
臣薦累授湖南嶺北道廉訪使司經歷以養親辭先生
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吳草廬以道學自任少許
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元史

梓材謹案解學士西游集序范德機受學于楊學
士學士之子又從師德機草廬誌其墓其詩文有
蔫然稿東方稿海康稿孫致稿拔官稿江夏稿百
文稿總十二卷

習先生吉翁

鍾先生朗合傳

習吉翁寧都人楊學士以經學授范太史文白以曆法
授先生又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行天
下解春雨集

文白同調

僉事趙先生珍

趙珍口口人爲海北海南廉訪僉事平反訟獄民無冤
滯與照磨范德機改刱學宮政有可述焉廣東黃志

莊山家學

解辰峯先生應辰

解應辰字辰叟時稱辰巖先生太學夢斗子也元刱試
貢士永豐教諭臨川學正瑞州路儒學教授永豐縣簿
致仕春雨堂集

解浩軒先生應申

解應申夢斗子刱試貢士萬安學正

莊山門人

胡先生揚附子士會

胡揚字口口口人從莊山學文行皆醇莊山以其子
妻之授建康路儒學教授子士會號小山先生又學于
解氏解春雨集

戴山嶺傳

補教授韓五雲先生謂附子師可

韓謂字致用曾祖將仕郎桂甫祖義行先生元與其從
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父耘之亦以文學書翰著名
先生力學制行嘗薦補太平路儒學正不就後擢溫州

路儒學教授永嘉學者聞君至曰是爲義行先生之孫
莊節先生之從孫必能以經術淑吾黨先生既至首延
明經士分經以教而己坐講堂辨析經史疑義以牖導
之調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移病不赴自號五雲先生
以從兄謂之子師可爲後師可亦嗜學克世其家云徐
始豐稿

雲濠讀萊謝山學案底本于義行先生韓元以爲
學者私謚與是傳合當是相韓舊塾記以爲杭守
義行蓋由
傳刻之譌

附錄

楊鐵崖送先生還會稽序曰安陽韓氏某不特以世家
稱于人元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居之室
曰讀易齋云入其室不問可知其爲文獻故家子姓也
迺隱居西湖之上與伯雨張公爲師友學益進行益修
重爲之喜而畏焉

王忠文序先生畫贊曰惟君生于名閥克有淑質其于
學問殆若夙成出入玄微上下古今所謂明體適用有
本有文者也

浣溪門人

周先生鼎附子愷

周鼎字仲恆其先自安成徙廬陵至先生益自奮勵以
場屋之業不足爲去從浣溪郭氏游浣溪名正表得靜
春劉氏之傳貫考亭之學也因與聞伊洛徽旨四方賢
正者踵至年踰四十出遊江漢禮聘交贊皆辭不受著
詩文曰貞一稿其孟子嘗予商榷諸論爲最偉云子愷
字子諒洪武初進士宋學士集

文白門人

楊先生伯允見上楊氏家學

傅先生若金

傅若金新喻人少貧刻剛于學能文章嘗游京師虞文
靖揭文安並稱之姓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見靜明賢舉學案

莊山續傳

解先生觀詳見草廬學案

解先生蒙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解淵靜先生子玉

解子玉字成我小字泰哀文正公更字之曰季通晚號

鑑湖老樗少沈靜少言勤學不怠年十三理家事如成人居喪無闕禮肆力于古學文正招與共學不往虞文靖公歸自翰林或勸挾所作往見可借助聲名不從齋居玩心人莫窺其際來學者亦弗拒教授桐江之上垂三十年中更亂離與人言惓惓忠義多所變化人比之王烈王通云春雨堂集

附錄

楊東里題季通易義曰元盛時吉水解氏治易有名江鄉閉而觀我求我最著季通其兄弟也此編平正典實

惜多閼文

解竹梧先生子元

解子元字眞我吉水人延祐進士官校書郎至正閒兵亂募眾保障爲寇所圍與義士羅啓南義夫祐力戰同日死吉水正氣錄

梓材謹案春雨集云大父號竹梧至正乙酉進士仕至東莞縣尹又遷劉孝章序云余少時先君子進而語諸道德輒舉所聞于大父竹梧翁而泝其源于劉靜春楊伯子以達于閩閩濂洛未嘗爲之臆說也

竹梧家學

教諭解筠澗先生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解先生閎

解閎字恭先竹梧次子與兄開業胄監者十餘年後官刑部解春雨集

竹梧門人

劉先生本立附師張道益

劉本立字子源其先金陵人自高祖堯夫知吉水家焉先生少穎悟事親交友甚得聲譽進于州學時吉水知州事馬稱德以禮聘鄉先生張道益解竹梧澈教事先生之甚謹亂離親喪無遺禮治家嚴而有恩冠婚喪祭參取溫公朱子禮絕不用浮屠法其學不及卒業而所以端其趨向啓其支解者自異云解春雨集

高先生錠

高錠字汝楫號楫齋吉水人解竹梧張道益教于邑學先生與竹梧子開元同受業相得甚解春雨集

刑部門人

廖先生欽附師羅如麓

廖先生敬存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九

廖欽字敬先吉水人少從解刑部學易弟敬存亦從學
蔡爽先生又從羅如篪受詩經召試優等歷官翰林檢討解春兩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

後學鄞縣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說齋學案補遺

說齋先緒

補唐先生堯封

唐堯封金華人說齋之父也紹興二年進士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大司成除殿中侍御史有直聲初先生入臺時錢端禮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歸語說齋說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尋左遷小龍場及去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尋左遷小龍場及去口實周氏癸辛雜志別集

附錄

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爲唐氏百年

時久不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先生論端禮帝姬不可任執政不報坐遷太常少卿

家居貧甚卒之日至無以爲葬王魯齋稱其清德勁操爲吾鄉典型

永嘉同調

賓滃謹案葉水心志吳監局墓云郭氏父子與于學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繭溪徐叔範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金華唐與正博學宏詞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絜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又云君之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是可見說齋之不易致矣

九經發題

古者採詩以達下情豈不紀所爲作者之意至于雅頌乃繇紀燕饗所奏樂章安得不明著其義子夏毛衞之傳蓋有所授之矣舍序言詩猶適千里而無嚮導也詩

春秋紀事事實而後書法明三傳釋經借曰未可執一論至于載事左氏爲實魯史齊人家人之與鄰里其見聞固異也春秋所書或事之本而其驗在數十百年之後或本末具而閱前後數公之事苟不通春秋之意首尾互見則執一語而斷以王法法則嚴矣其如春秋何春秋之意三傳或未之知況啖趙乎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善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法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詩亡而春秋作則春秋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始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讀諸子敬事金華唐與正博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考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子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而已矣公穀猶爾況啖趙乎況後之諸儒乎據左氏以觀春秋若胥命于蒲者尚不知其始也其書事之本而其效見子春秋之後若晉三卿齊陳氏左氏猶

得而載焉公穀蔑如也其本末皆在春秋若蕭叔朝公終于楚子滅蕭作邱甲繼之以作三軍舍中軍而季文子三思乃爲擅魯之計者悉據左氏而可見公穀舛矣守二傳者如荀揚之言性掊剛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謂左氏不得聖人之意吾無憾焉舍左氏而觀春秋毋乃不知而作乎　春秋

先王太平之典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熙寧閒王安石作周官新義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于是併疑周官于義理名物稍有不

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不知古文質略有互見有省文官有不常設祿有不兩受能加考究觸類而長無不通者至如考工明堂之說通諸經傳無不合者兒孺不通互見之義自枝其說至今聚訟是可歎也名物度數不比文義可誕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計算言寢廟明堂使之營繕自當汗顏束手豈得抵掌高談未嘗窺豹謂南山之霧無文蔚之隱不亦誣乎 周禮

禮記四十九篇鄭康成爲之注與周禮儀禮通爲三禮

本朝胡翼之程頤呂大臨楊時專以大學中庸二篇傳授謂之精義而制度文爲之學寢以微絕不知禮記雜出諸儒師傳或異故有兩存之說如呂不韋月令漢博士王制又皆刺經而作兼有時王之制學者參其說閒與周官抵牾不思秦漢諸儒采古參今未嘗施用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于是至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屬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未可以洒掃應對進退廢也中庸大學誠爲入道之門此外四十七篇之書孰非道者視爲土苴緒餘則學者將

蕩而無守刪掇訛誤嘗苛碎刻裂其弊至于夏休碎禮記此如子孫不聞前古之事而臆祖父之傳爲非是謂吾獨見聖人之心是聖人所謂不知而作者非吾所敢聞也禮記

司馬公言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中之爲多也然則羿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中何者的不獨爲羿設也道未始私于聖人聖人未始私于後學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傳論語者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

明略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近世釋者各以己意爲說以爲聖人之道蘊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 論語

帝王經世圖譜

河圖洛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五四象也四象奠方八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位以合之者亦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之取洛書也總其凡則自

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總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四十有九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極則貫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于錯綜之閒洛書數也天五有合而地數顯于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于術數之外而顯于生文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說

黃瑞節曰楊鼎卿彙六經爲圖唐仲友輯經世圖譜並守劉牧之說

拘者謂聖人用力焉穿鑿以求象如北辰不動陰不兼陽之類是也蕩者謂聖人無力焉汗漫以爲說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之類是也過猶不及皆非易之本旨大衍揲蓍之圖說

六十四卦象象之中發明往來最爲明白故易不可以例推而可以變觀也大易闔闢往來之圖說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于黃泉雷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朋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若雷在窮冬遽出于地微陽發洩則陰沍寒必有甚于前日者矣

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于小人无以傾否拔茅于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拔茅于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以上易陰陽消長之圖說

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于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喻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皇極建用之圖說

徂征之衆方合而干羽已舞于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
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于未及下車之際由之悉方
見斥于匡門而遽繼以升堂之許不枝不求方以稱由
之緼袍而何足以臧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于剛柔
如天之爲天其晦明之變在于頃刻豈可常哉三德會
極之圖說

皇極者九疇之主三德五事以協于五行而休咎福極
特爲其效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列于五事以爲六其于
六極則偶合矣于五行庶徵既闕其一則增益而離析
之益甚于咎益陰于罰析魚于龍蛇至于歆向父子而
有異同之說宜乎後儒厭之欲舉而棄之也近世諸儒
以皇極統五事庶徵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
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徵五福應之皇極不建則
五事皆失咎徵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大
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休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于三
代中材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于建用皇極殆未盡也
而于五事固未至于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混
井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圖說

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璿
璣齊政之法考績之典叢脞之戒則于分職亦云謹矣
禹授堯舜之傳箕子發圖書之經緯其能不謹于五紀
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周衰官廢而天人
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于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不詳
至于官失其日用牲伐鼓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
時君子尚能占象推驗若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尚
有存者至秦滅學而先王之道埽地後世曆象僅能立
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政一切無有而作訛
視爲偶然者而視左氏所記爲淫巫瞽史之說而不加
省亦可悲夫五紀旁通諸圖說

九官之命詳于養民而兵刑合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
該矣食貨教合于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
職業鉅事叢也七月公劉太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
刑也無俟乎刑也刑非所以美也或以無訟或因事而
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爲極功四者教
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

王之中興所以未至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民之訛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尚以不得已而去爲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于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罔無恒産之民陷溺而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入政該而存矣孔子爲羣弟子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爲時君言救

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入政旁通諸圖說

虞書巡守修五禮臯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蓋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人明而神幽幽足以事神則明而治人優爲矣故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與鬼神合德推而治五禮夫豈難哉此舜命官之意而成周所以祖述也五禮之制掌于宗伯而其教掌于司徒教萬民養國子五禮在六藝之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則無一民不在乎禮者夫子所謂齊之以禮也三禮五禮名數之圖說

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乎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怠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于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古之人者庶卜來歲之稼之意也建置社稷諸譜說

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卽玄酒也加于齊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之玄酒且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不曰尚明水則明水之與玄酒決非二物周禮祭祀彝尊之譜說

謂明堂獨祀五人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上帝明矣謂五室各設于明堂不知

祀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于何室昊天祭于太室則黃帝與配坐必非二筵之所兼容況夏室度以步耶故爲之重屋以設昊天配帝之位于其上所以尊天異于五方之饗也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者所以容五帝之座而便于周旋執事者明堂五室諸圖說

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理之寓于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

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

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采蘋之什以爲詩之雅者固自有次第也

賦之屬也孟斯比之屬也閟雖興之屬也如燬如玉比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附庸在封疆之證也

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焉而皆非出軍制賦之壞武成分土諸圖說

者有之鶴鳴專于興也其意達于風矣有一句而二意

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者通貢助之法而用之夏啓戰甘之野乃召六卿則六卿治鄉足軍自禹貢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

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邱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商同邱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論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遂都鄙貢賦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五涂巽同之譜說

鄉大夫言國中鄉也言野遂也因鄉而及遂見鄉輕而遂重也小司徒以上地中地下地任民鄉法也遂人以下劑致甿遂法也合而觀之見鄉重而遂輕也都鄙用井田五百畝十六家而出兵百人則較鄉遂五倍其數

若重矣然鄉遂賦出于公都鄙賦出于民則實均耳先王之微意強幹而弱枝重內而輕外鄉欲兵眾而強遂欲足以為鄉三之二鄙則助鄉遂而已休遂之羨卒減于鄉三之二都鄙之兵不當遂五之一鄉晚役而早休遂早役而晚休則鄉兵實強遂兵弱于鄉矣至于以豐年中年無年為役之多寡有無以龍見日至為力役之始終貴賢能服公事老疾之皆舍則無閒乎鄉遂都鄙同于一而已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終歸于大均此類族辨物所以為同人良多益寡所以稱物平施容民畜眾所以為師也 九夫為井諸圖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天下若是其廣人民若是其眾少多死生出入往來日異而月不同何啻于水之習坎險阻而難知而先王必有以周知之蓋不獨周知其地而又周知其人不獨知其人而畜財器械亦不得而隱至公至均之法由此可得而施果何道以知之皆得乎乾坤與坎之時義而已 井田出車諸譜說

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非也先王之取民不過什一既貢又賦不幾二乎況古之為賦各供其有泉非民所有者惟市與閒民則輸之豈以口率若後世之法哉蓋先儒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遂以九職九賦九貢裂而為三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為山泉又見司會言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用令民職之財用亦析以為三益信其說蓋曾未深考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受財言之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

任民止于國中四郊而甸稍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四郊國中不與焉載師任地又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于九功曰民職于九賦曰田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所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于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貢者哉 太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斂財制用之謂說

八統詔王與八柄同而所以詔王之意與八柄異柄以執言操乎此而加乎彼福威惟辟之意也柄在于上而

臣之進退遲速唯吾之聽如六轡之于馬也故曰馭羣臣雖然八柄未離乎法也法加于其所及而不加于其所不及故足以馭羣臣而未足以馭萬民于是有八統焉統之爲言貫也率于上而從于下上行之而下效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茲其所以爲統也 周禮八統旁通諸圖說

孔子告冉有既庶加富加教牧民而三者具則王道成矣曰兩曰保息曰本俗阜財曰生利節用曰通財此所以庶之者至矣則有職事荒政土會土宜土均之法以富之既富矣則有八統三物之勸農桑兼有之矣王親耕后親蠶大徇者三省婦以

勸耰事蓋取諸觀取諸井乎又獻種而耕于孟春省斂于秋鷹衣而繼于季春獻繭于夏絲事畢而麻事起其取諸革乎巡狩以闕荒爲慶賣里布屋粟無盛不帛不衰以罰其情其取諸噬嗑乎三推三盆手而下降殺有等自農師至于王先後有序玄紞至于衣其夫尊卑有倫其取諸賁乎不特此耳祈而後耕薦而後蠶天人因成之理也后獻種而王耕天子薦衣而後蠶陰陽之義也上之愛民若此民其忍不從乎上之率民若此民其能不從乎上之防民若此民其敢不從乎　籍田勸課諸

講事諸講說

講說

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旣濟之思患預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謙之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薄禮蕃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除盜賊嘯嗑之明罰勅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衆善之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歟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井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政之壞可知

魯軍政之壞可知

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徙于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强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習之政强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畏民而自反强民者久而怨之下抗法而姦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以上齊內政寄軍令變周之譜說

榦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十六卷永樂大典所載以圖譜數提要云是書原本十卷然但均其篇頁而不復分別其繁析爲一十五卷然混原次遂不可尋今詳爲釐正依類門目制裂舛誤庶幾條理其所辨

排比分爲一十六卷云又稱其書分類纂言大要以周禮爲綱而諸經史傳以類相附于先聖大經大法咸縱橫貫串曲暢旁通故以帝王經世爲目其所綸畫州居部分經緯詳明具有條理其所辨訂不甚主注疏舊說而引據博贍亦非杜撰空談蓋考證之學議論易而圖譜難圖譜之學陰陽奇偶推無形之理易名物制度考有據之典難仲友此篇可徵其學有根柢矣蓋所分十六卷圖書卦卓經緯表裏圖大衍揲蓍之圖大易闔闢往來之圖爲卷一易陰陽消長之圖卷九周禮庶富加教之圖六十四卦配象之圖易乾卦四德之圖周禮入統廢興之圖周禮庶富加教之圖六十四卦配象之圖易乾卦四德之圖周禮入統廢興之圖周禮學校總括之譜鄉學異同之譜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坤卦履霜之圖稽疑卜筮之圖卜筮旁通諸譜爲卷二合之譜五紀照徵貫通之譜爲卷三五紀旁通之譜曆象授時之圖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八政之譜農協講事報異勸課之譜農事詳備勸課之譜賞罰之譜八政時令之圖周政廢興之圖刑罰世輕世重圖爲卷四三禮五禮名數之圖周禮紀天官建王國之圖王畿提封之圖王畿成分土之圖武司徒建邦國之圖職方封國設法之圖成王廣魯之圖五涂異同之譜九夫爲井之圖四邱爲甸之圖四縣爲都之圖爲卷八千里爲畿之圖王畿任地之圖九等通率之圖一廛授地之圖鄉遂都鄙授地任民出賦之譜鄉遂都鄙出兵之譜井田出車之譜周知民數之譜居民設官之譜保伍居民遂居民設官之譜井田出車之譜周知民數之譜力政異同之譜九職十二職異同之譜大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敛財制用之譜爲卷九周禮庶富加教之譜上下同之譜九職十二職異同之譜大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敛財制用之譜爲卷十籍田耦耕之譜農事詳備勸課之譜農賞罰之譜農事詳備勸課之譜親蠶之圖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八政之譜講事異同參合之譜兵車攻守之譜齊內政寄軍令變周之譜周禮紀天官之譜周禮紀祭地之譜地元異名之譜祭地旁通之譜建置社稷之譜祭社稷諸祭社稷旁通之譜周禮祭祀彝尊之譜爲卷五明堂宗之圖新定明堂制度圖新定明堂制度圖法廟室昭穆祫祭諸圖六義四始之圖侯朝會之圖九嬪之圖五聲配合之譜七音配合之譜十二律旁通配合之譜十二律得數多寡損益相生之譜七音相生之譜十二律通相生之譜十二管還相爲宮之譜十二律推變增衍之譜三宮六變之譜律度量衡通之譜爲卷六禹迹九州之圖舜臣十有二州之圖禹貢九州山川之圖職方九州之圖禹貢九州山川之圖職方九州諸周職方辨九州之圖職方九州諸周禮土會之譜九等異同之譜十二土壤之譜士宜教稼穡之譜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唐一行山河分野圖魏陳卓十二次分野圖世紀九州分星旁通譜一次配合諸世紀九州分星旁通譜六家分星異同之譜三家分星異同譜爲卷七司馬九畿之圖

寄軍令變周之譜爲卷十二春秋年表一二三四爲卷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但周益公原序云十卷故謝山作傳亦云十卷似當以原本十卷爲是

說齋文集

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衆將智而勇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寇有必敗之勢長驅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士不足恃也士輕新劒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邱墟而無藩籬之固也鶩爵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

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

兵之爲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寇襲和耳以上上張相公書

當今之急務無間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熟察之者其患有四眩于虛數以兵爲足用蔽于閉言以敵爲無能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于前當察之于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實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以少勝衆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强兵之說遂以爲强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衆則兵强矣孟子欲得民而苟卿欲附民是不務强兵之末而深得强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强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上四府書

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不悖先聖人之意云爾孝經解序

夫靜而能謀柔而有守學不爲空文而貴實用言不阿時好而有憂國愛民之誠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近臣矣送同官黃教授序

古之學者兼于藝後之學者恥于藝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御不屑爲曰吾將專于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遵豆牲牢珪幣之陳曰彼有司存焉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

御況下于周孔者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將學德行而已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言也道藝論

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蔵眾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劣得于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能無疑于是周公作誥諄複語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爾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義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爲之皆義而已矣至于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濟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于誠心哉吾夫子蓋愍之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于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于趨利而不知有義爲君者好利而忘其

民爲臣者見利而遷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橫捭闔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既甘心于爲利楊墨之說又乘閒而入之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賊仁以利于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于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鬬宋牼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辨萬章割烹食牛之間鄙儀衍以妾婦之道斥楊墨于禽獸是乃孟子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之域至于湯武放弒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辨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闊終莫能聽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議者謂夫子以周爲至德言武爲未盡善而孟子告諸侯以王于夫子之意不合殊不知春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于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皆國富兵强侈然有闢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之乎是乃孟子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于後世豈不大哉孟子論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書王蠋事後

說齋遺說

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于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莙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于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

豈小哉

諸侯棄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殞專諸厥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可勝計之功用心于其末則所任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行皆保民治世之術其始若無可責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其三言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故必煽爲邪說以上蔽主聽下沮清議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蹙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爲藉口者臣每聆縉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爲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閒安知不有眞儒忠諫閉風而退藏非朝廷之福也乞敷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謇諫而聽其言

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閒不亦黨猶之其器乎

民心思漢王朗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附錄

判建康府上書略曰方今天下有四患兵力眩于虛數一患也敵情蔽于閒言二患也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于功利之士獻議則誕謾于尺之書進圖則欺罔于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以爲塞其弊源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

乾道八年上書論時政其一言成治功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其二言爲治以治安爲本富强爲末用心于其本則所進皆仁義道德之士所行皆保民治世之術其始若無可責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于其末則所任皆權謀功利之臣所

謀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其三言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故必煽爲邪說以上蔽主聽下沮清議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蹙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爲藉口者臣每聆縉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爲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閒安知不有眞儒忠諫閉風而退藏非朝廷之福也乞敷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謇諫而聽其言

誠意既孚羣疑自判其四言國家之益莫大于益民國家之利莫大于利民蓋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臣觀比年建議興事之臣鮮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爲變更發運則無益于財而害民屯田則無益于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睹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鐵錢處之銅冶諸郡之甲冑版楮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求益謀利而不本于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以爲勸農治兵

具有成憲生聚教訓本無奇策若謹守成法雖不多爲紛更日積月累爲益甚大如百姓滋殖則無求不獲無爲不成較之輕爲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上納其言

主管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閒席授徒學者雲集

周益公曰與政于書無不觀于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采傳注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徵而于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

又曰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于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專通一經局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莅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之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班孟堅兩都賦序述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謝山鄞曰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袁清容曰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今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于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急于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薾愈深心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齋搜集精要綱紊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于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

王忠文送胡仲申序曰尚論吾婺學術之懿宋南渡以
遺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
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蓋
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
而有志于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苟同然
其爲道皆著于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烏
有異乎哉

宋潛溪曰說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
行名天下

朱右題先生補傳曰於乎世有誰人以理之所有君子
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子讀唐仲友補傳而竊
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子提舉浙東常平
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抑豪中澤浮梁以濟艱涉民至
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眞能
悅程朱之學而乘閒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
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
名然酷好佛仲友闢佛甚嚴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
君子爲多于是朱子力排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

元修宋史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
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今史臣宋濂爲補
此傳有旨哉

蘇平仲曰說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于諸經天文地
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
莫不窮探力索于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
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數精籤本末兼該
並舉其所造何如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
法于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
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
撓忤物既多謗譖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
而措諸事業者僅推而託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
而深惜者也

戚氏雄曰說齋讀經于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
之至眞有精思卓識

黎洲學禮質疑序曰宋儒欲以精微之理該禮之粗
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
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子其異同淆亂固未殫

駁而使之歸于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濟之學兩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于當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

說齋講友

劉先生嶠

劉嶠字子淵婺州人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舉門士鉶怡愉如也老于場屋一試主簿而隱唐說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淳熙初韓南澗守婺訪之于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爲鑿井竹閒名之曰君子泉朱文憲集

吳氏先緒

吳先生文炳

吳文炳字元質東陽人淳熙元年爲義學名東塾以教宗姻子弟一時耆英多往來其閒徐晞爲作義塾記隆慶東陽志

說齋門人

補傳省溪先生寅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略云學者以其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與本傳異又云四方來學恆以百數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禹貢集解二卷存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著錄禹貢說斷四卷提要云書中博引眾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又言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通志堂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云

附錄

葉水心曰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處

柳待制曰其學必由夫近小以馴致于遠大謂制度文爲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肄者皆體驗切實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敎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敎皆程子之遺意也

補正言金先生式

梓材謹案周益公序帝王經世圖譜云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弆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刖本相與校讐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此可見先生從說齋之大略至說齋猶子又可見說齋家學惜未得其名字爾

王先生弈

王弈字宗甫東陽人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同甫唐說齋遊爲時器異所著有臥雲堂集東陽縣志

總幹徐先生口

梓材謹案先生官總幹而佚其名著有易傳燈四卷四庫書目提要云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永樂大典散見于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載其子子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東萊唐說齋考宋史徐僑嘗受業于東萊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東萊門人又有徐侯徐倬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爲誰也傳燈總論十六篇參互以名經解殊爲乖刺其八卦總論以求顛能得易之類例

徐總幹易論

大壯大有夬乾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于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敬之義又易之取象該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巽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

杏溪講友

進士馬茂陵先生之純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孫畸庵先生祁

孫祁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太學正遷博士進監丞時京尹辱武學生不以其道先生抗疏爭之不報遂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悉出餞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嘗書眞贊心地簡徑法門八字于座仕至兵部郎中所著有畸庵集兩浙名賢錄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大學講義及詩十卷見隆慶東陽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杏溪家學

補傳先生大原

附錄

試漕閩爲本經第一慈湖亟稱之

補傳先生定

附錄

朱子答黃直卿書曰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卻有立作

將來或可望也

杏溪門人

補進士傅先生芷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應廷育說以先生爲仙居尉

總幹黃先生梧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家學

孫東白德之

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居敬子博學贍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第又中宏詞科爲國子博士出倅

廷尊擢祕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東陽縣志

梓材謹案東白當爲東萊私淑本名道子嘗爲賈涉客以涉子似道避而改名且嘗謂蔣沐于似道殊爲瑕瑜不掩者矣

唐氏續傳

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傅氏續傳

傅先生似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一

後學鄞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徐陳諸儒學案補遺

錢氏先緒

處士錢先生朝彥

錢朝彥字用明永嘉人文子之父也廉退和易少從孝廉舉用官業成身隱晚喜道家說自號冲虛居士雖督諸子以學每曰教之在我其成有命王參事十朋稱其不羨不矜心休休然鄉評以爲知言周益公集

陳氏師承

補魏先生益之

雲濠謹案陳止齋序松風軒分韻送王德修詩十四家其二爲魏謙光字益之是可知先生之名矣

陳陸同調

補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附錄

教授池州後進員擔來學宰相曰當爲太學得師除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

願望先生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
其功名乎及論樂制對以宮氣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
其臣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脩矣
知嚴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
誠不息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留
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柰何
葉水心銘其墓曰古之聞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圖方
各旋後之聞道以言爲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
宏狹而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生不求榮死不求謚

人臣之義惟以自致

楊慈湖祭之曰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
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之爲不可射度知及
仁守聖訓具在某尙欲與子宜其講仁守之力道阻且
長而遽永寂

黃勉齋祭之曰定大策于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
其樂排大難于甲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此當
世所以爲公歎也利不私于身而忠存于國身不享于
今而名顯于後則公亦何所憾耶和好方通流膚未復
其舊公則無憾國

丁氏先緒

補丁先生泰亨

丁泰亨字巖老石埭人幼而明悟日記二千言時版本
文字尙少經傳史漢書皆晝鈔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
手自編稡善古文于詩尤長以餘力爲舉子業率先諸
子鳴遠近爭辟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負笈
踵門諸從子亦從受業徐子宜爲郡教授先生孶其子

補往從之子宜雅敬先生留與共學參授後進焉 魏鵬
山集

永嘉同調

補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言先生所居白巖因以爲號又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原名宏字文子以字行更字文季

梓材謹案東陽石洞遺芳載先生主石洞師席又與諸葛千能並主郭氏高塘庵師席講明洛學後宰醴陵因屬葉味道續主其教云

錢判官語

以仁而施于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于君臣宜相敬合吾既有禮矣而質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佑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姑舉聖人之于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已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順

吳伯豐曰如此解後聖人于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解即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

朱子曰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智之于賢者若于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

附錄

魏鶴山序白石詩傳曰極于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詠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贅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

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于習讀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錢氏學侶

胡先生宗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鄭氏師承

奉議許先生中應

許中應字成甫東陽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官至奉議郎終光州定城縣操履純正爲鄉模範 隆慶東陽志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鄂州州學教授新其學之大門因建閣于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貯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于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云

朱子嘗其書曰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于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于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

所以提撕誨飭于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將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于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

又爲記鄂州稽古閣曰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于爲己而意其所以爲學者亦曰取足于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

金溪同調

補縣令陳叔向先生葵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騖于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嘗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梓材謹案朱子答劉子澄書有云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甚進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與此可相參

黃東發曰魏益之教叔向以獨立于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反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特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徐氏門人

補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鎔

雲濠謹案先生舊名希喆及登第賜名見宋史

附錄

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

補修撰黃先生中

梓材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學以關洛爲宗又言其舉進士第三人越三十載居官僅十年故得肆力于學云兩浙名賢錄云錢文子一見期以國士

陳先生巖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白石門人

補

文恭曹東畝先生豳

梓材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所著有玉泉集二十卷見周南林類書纂要其號東畝劉後村集作東畝誤爲東剛

附錄

劉後村爲神道碑曰余嘗謂本朝名爭臣多矣惟天聖之孔范慶曆之歐蔡熙寧之呂劉建中之鄭陳至今猶有生氣非以其能言也以其能言人所不能言也由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八 四明徐氏 約園刊本

曹氏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忠惠王先生萬

王萬字處一定遠人少居濠梁學舍慨然有求道之志熟讀論語忽覺有得登甲科授和州教授歷知台州嘉熙二年乞宮觀又辭召命居常熟復入爲屯田員外郎積官至太常少卿知寧國府再赴行在奏事除直寶章閣福建提刑直煥章閣四川宣諭使參謀官並辭不受家居累年凝塵滿席淡如也淳祐三年卒年四十八謚忠惠先生聞道甚早其學由于自得談經不涉支離不爲崖岸之行蘊蓄深厚人莫窺察每書事天二字以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九 四明徐氏 約園刊本

警在朝與曹刪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號嘉熙四諫有文集時習編書志編若干卷 姑蘇志

梓材謹案金華志以先生爲浦江人

黃氏家學

員外黃先生榮 父瀚

黃榮字肅甫平陽人修撰中之孫父瀚司農卿先生嘉泰二年進士爲靖州倅州學旁建作新書院政暇授徒講學其中多所成就官至工部員外郎姓譜

西山先緒

國錄蔡首陽先生諒

蔡諒字守信建陽人號首陽居士紹聖四年鄉貢入官太學以文行名是生牧堂先生 蔡氏九儒書總述

梓材謹案宋常爲牧堂墓表云承父國錄君嚴訓何屏臺爲潤陽文獻蔡氏卷引稱其由太學授國論當以國錄爲是

補

蔡先生發

蔡發字神與建陽人博學强記高簡廓落不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文地理三者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朱文公嘗稱所以教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之字蔡氏儒書作神與是書纂自蔡氏後人當是也

天文星象發微

自昔天地混茫未開象固渾然而莫窺迄夫圖牒既定

則有燦然而可考人居其中苟委之祕密而不求將何以參三才而囿萬物哉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因不揣愚昧博稽羣書附以己意著是論以發其微

天至大而無所不包其形如彈丸朝夕運轉中有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右向值夕則自前陛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不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地則氣之查滓聚成

形質其來如勁風旋轉方中故得以元然浮空甚久而不墜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一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又云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言之天之氣徧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胡安定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又過一度日行平健次于天一晝一夜恰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毫無所過無所減只是被天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其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一百分四分度之一卽一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卽一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康節先生謂水火土石凝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而接于天皆包于地地體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周禮以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東西南北相去各三萬里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以土圭測之皆合橫渠先生云天與日月皆是左旋天行甚健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平健次于天一晝一夜恰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毫無所過無所減只是被天進了一度日卻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卻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每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分度之七矣積二十九日有餘便退盡周天度數而與日會卻成一月故曰一月一周天也一年凡十二會故有十二月若天地之中日月交會並無變異則時和年豐天下太平萬一彗孛竟天災疹流行卽以所臨之次占之或吉或凶分毫不爽太陽篇曰一日行一度太陰篇曰一日行十三度者皆以退度作進度言故于天曰左旋于日月曰右轉其

實天與日月皆有進而無退皆左行而無右行也其行謂之有過不及則可若謂之有左右有進退則不可曰過者指天每日過一度也曰不及者指月每日不及十三度也獨日之行適均起于此度亦止于此度日日皆然無過不及曰左旋者行由西而東也曰右轉則行由東而西矣世上豈有西出東沒之日月乎謂之皆進無退可信豈退則必右轉耳　楼論

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父之所配有生育大恩德炁有金烏從東出而西沒漢官儀云太山東南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東邊曰出扶桑國有百萬、四千里須閉無人煙也去地沒于西方在崑崙山之後屈

予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蓋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淮南子曰日出陽谷落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漢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桑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禺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昃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泊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濛谷是謂定昏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零淮南子又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垂影在桑榆皆言其所入處也曰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以分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合該有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分日行一度該有九百四十分也史家所謂天有黃赤二道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時一刻日入申時七刻故時寒晝短而夜長

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時七刻日入戌時一刻故時晷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 太陽篇

月者太陰之精人臣之象母之所配己身從其所生列宿以之旋繞凡二十九日有餘與日交會一月終而一周天在天爲月在地爲水方圓八百八十里內有白玉兎從東出而西沒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朝而見東方謂之朏其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以分算有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分也一百分度之三十七以分算三百四十八分也合十三度其該有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分也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併黃道而爲九如月行春東從青道行夏南從赤道行秋西從白道行冬北從黑道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遠日則光盡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旣望則終魄于東其朔則日月之交平月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乎日下與日會也

遲一退三謂之弦分天體于四分曰朔望弦晦謂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遲一遠日三分謂之退三遲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融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中天謂之望謂十五之夜日入酉月出卯東西相望而魄死也光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之夜月行近于日

不受日光無對照處而爲暗也 以上太陰篇

星辰者少陽少陰之象在地爲土石在天爲星辰星辰惟北辰爲最尊若中界皇王爲天下主也北辰之上有三台若中界宰相是也其星並躔于雙目疊爲三級以覆斗魁是名天階若人見之一生無刑囚北辰爲其旋運則北斗七星一樞二旋三璣四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瑤光之外又有九星爲輔弼而天皇上尊豈卽北辰之星常隱不見玉樞經所謂復有尊帝二星大如車輪若人見之百形住世長生是也

又曰斗爲天樞中有天罡在內爲廉貞在外爲破軍雷
神十二門並隨天罡之所指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
者吉所在者凶餘位皆然若人見之壽可千歲斗柄開
陽旁一小星名輔星所以佐北斗成功明則有輔必赦
之矣

北斗在紫微宮太微垣北又曰帝車亦曰七政所以斟
酌天之元氣人心有七竅綜理一身之事應其七宿凡
人作事不言而心之所主或公私順逆難逃其洞察矣
兩極者南北上下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

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有餘南極亦入地三十五度有餘
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行路
之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
中蓋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
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
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于無形後天
之太極運天地于有形三才妙用祕密在是也參商二
星參居卯地水星也商居酉地火星也一出一沒朝夕
不相見昔帝嚳氏有不才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
曠野不容相見則執戈相戰堯帝惡之遷閼伯于商
邱主祀商星在東方卯位遷實沈于大夏主祀參星在
西方申位今人久不相見亦曰參商載此二星使後世
孝子慈孫觀此當嚴戒夫天乙炁氣續木之餘氣吉祥
之耀性清高慈善拯危救災主細道技術之流若人生
時臨照主富貴長壽所至之宮得福遇凶亦不成災其
行凡二十六年一周天太乙月孛本水之餘氣暗昧不
明與危亡不測之災遇吉星則吉遇凶星則凶凡九年
一周天羅喉爲天首星續火之行性急躁深刻嫉怨仇
讐不能與善致祥但作妖孽血火傷破斬截時招寒熱
瘴氣逆行于天隱而不見日月凡十八年一周天計都
者爲天尾星續土之行常與羅睺相對故曰首尾星也
含藏毒惡主風勞血氣生命遇此必有災咎逆行于天
幹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
逢日月則食凡十八年一周天欲識太陰行度時正月
之節起于危三日出行十三度五日兩宮次第移一奎
三胃四從畢五井六柳張居七八月翼宿以爲初龍角
星參居卯地水星也商居酉地火星也一出一沒朝夕
季秋任遊歷十月房宿作元辰逢子算星細尋覓日月
牽牛切要知周天之度無差忒此是太陰行度方人命

身宮從此得此太陰星行法如此十三角當首亢九度光輝十六氐相宜房心各五度十九尾南飛箕十度光照二十四斗求牽牛七夕過十一度女娘虛來正十度危逢十八當十七正相室二五乃居壁十五半奎旋十三婁下覓胃言十四半十一昴全算二八畢如花一翥河邊歎參九在其方三十遇井冠一增雙是鬼二七柳花芳星七夜半走張翼各十九軫宿十八燦此乃二十八宿度數如此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渾天中外宮星計二百四十六名一

千二百八十一星大象是上星方圖一百二十里中象是中星方圓八十里小象是下星方圓六十里皆守常位分布四方周遍天體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存其運也各有次第而不可僭矣惟南極入地常隱不見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輝自然發越穀如磴之膠欲動而不可得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帝之宮星是也帝座常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常居其所不動而眾星四面旋繞歸向之也天行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獨為之樞如輪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極皆遠固不容于不動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東西隱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無晷刻或停二十八宿為經星金木水火土為緯星三垣者一曰紫微十五星在天乙之中二曰太微十星在翼軫之北三曰天市二十二星在房心四毫有剩大抵十七分里有奇之一也

二十八宿分為十二辰次十二分野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單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一日一夜而天運一周也天行一日一夜而一周日月背天而左旋二十八宿及餘星皆順天而西轉故日月東行天行速實牽之而西沒故天之行則有晝夜而已列子云天乃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光耀者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轉磨疾而左回東行者逆故十二辰一周西轉者順故十二時一週也經星者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宮星計二百四十六名一

之東北此所謂三垣也
二十八舍者東方蒼龍角至箕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方朱雀井至軫其形如鶉鳥故曰朱雀西方咸池奎至參其形如虎故曰白虎北方玄武斗至壁其形如龜蛇故曰玄武也
中外宮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驃宮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豺狼龜魚狐兔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
觀其象可知其義說者有云房心爲明堂危虛爲宗廟則大臣奉度昴星明則獄訟平柳星明則國安室星明則天道昌百穀登婁星明則天下和平四夷效順

又曰翼星明則禮樂興隆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天下和平房星明則車騎將軍心爲明堂危虛爲宗廟尾箕爲後宮口舌斗爲廟堂牽牛爲關梁女爲婚姻虛爲喪事危爲墳墓室爲營造壁爲文章奎爲溝瀆婁爲倉庫胃爲廩庾昴爲邊兵畢爲邊兵觜爲虎賁參爲將帥井爲水事鬼爲祭祀柳爲口舌星爲水事張爲廚厨翼爲樂事軫爲車騎
凡星出入無常則有變異如史誌所載熒惑入于軫西北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主不臣兵起甚芒震耀如五行志太白忽犯狼星亦有變異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而風雨大作若畢宿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槐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旗鎮星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皆有所因而致然也宋端拱二年七月彗出于東井蓋東井乃金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斯時聚乎其次乃沛公興王之兆因是以義取天下傳四百餘年之久者豈無所自耶宋乾德五年文聚于奎固太平之象實重啟斯文之兆文治精華已露于立國之初道學盛行德政彙備正在此五星之聚乎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滯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

五星出入無常則有變異如史誌所載熒惑入于匏瓜乃經星在秦分彗乃妖星見于其分光芒偏指如彗所以除舊布新其色有五色蒼則王侯破天子將卒勞于

遠行赤則賊兵隨起疆國恣橫黃則貪溺女色權奪后
妃白則將軍造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起江河決
溢處處人民不安象若竹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
則衆深短小不久則災狹王者誠能惕然警懼修德行
政知稼穡之艱難審刑罰之得失答天譴謝天戒則壽
命延長福祿駢臻永享太平之治爲政者尤當謹焉然
星三色者別三家之異魏天申石氏以赤紀齊甘德以
黑紀商巫咸以黃紀紫宮星亦同出三家中外宮總三
百八十三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前志所載纔一百一

十八名積數至七百八十三星體生于地積成于天列
居錯峙各有攸屬范史註常著明者一百二十四星可
名者三百二十星其算有三千五百海人占之不與此
數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至晉武帝時太史令
陳卓總三家所著方具上數至今不改惟林邑國北極
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至海中
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以來所未名者也夫星
占起自黃帝命車區在唐則羲和降察在夏則昆吾演
奧巫咸甘石之經尙在人間學者當考而詳之也雲漢
之說著于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大抵雲漢者四瀆之精也又曰地中兩河所映
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
下若晴則明雨則昏旁星現則水潦聚沈則盈滿泛濫
奔騰澎湃而不可禦也所謂十二辰者乃十二月斗綱
所指之次也斗綱所指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
辰之類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北斗魁杓三
星之所指如建寅之月元氣在寅他月倣此所謂十二
次者乃日月所會之處也

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如建寅之月次名析木
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
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
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
婁建亥之月次名娵訾建子之月次名元枵建丑之月
次名星紀之類是也
十二分野卽列宿辰次所臨之地也天有十二次地有
十二位如辰壽星乃角亢屬兗州爲鄭分野位在天蝎寅析木

乃箕尾屬幽州爲燕分野位在人馬丑星紀乃斗牛屬
揚州爲吳越分野位在磨蝎子玄枵乃女虛危屬青州
爲齊分野位在寶瓶亥娵訾乃室壁屬并州爲衛分野
位在雙魚戌降婁乃奎婁屬徐州爲魯分野位在白羊
酉大梁乃胃昴畢屬冀州爲趙分野位在金牛申實沈
乃觜參屬梁州爲魏分野位在陰陽未鶉首乃井鬼屬
雍州爲秦分野位在巨蟹午鶉火乃柳星張屬三河爲
周分野位在獅子巳鶉尾乃翼軫屬荆州爲楚分野位
在雙女故遇日月之交會星辰之變異即以所臨之次

占之或吉或凶當有知之者矣以上星辰篇

地理發微

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邵氏曰立地之道剛柔盡之
矣

朱子曰天之大陰陽盡之矣是以氣言地之大剛柔
盡之矣是以質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
矣

故地理之要莫尚乎剛柔剛柔者言乎其體質也天地
之初固若漾沙之勢未有山川之可言也既而風氣相
摩水土相盪則剛者屹而獨存柔者洶而漸去于是乎
山川形焉

朱子曰天運不息地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地須
陷下天之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所以天
地位然後山川之形著焉

凡山皆祖崑崙分支分脈愈繁愈細此一本而萬殊也
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
出雲中正高淨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
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

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
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又曰太行山一千里其山極高上黨在山脊河東河
北諸州在山支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
而盡關中一支生下兩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
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江南諸山皆祖于
岷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
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分散爲湖南閩廣盡于兩浙

建康其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九江之西其一支
度桂嶺則包湘源而北經袁筠之地以盡于廬阜其
一支自南而東則包彭蠡之原度歙黃山以盡于建
康又天目山分一支以盡于浙江西之山皆自五嶺
贛上來自南而北閩廣之山自北而南其一支則又
包浙江之原北首以盡會稽南尾以盡閩粵此中原
祖宗支派之大綱也
九峯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賓武嵐憲諸
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
海其西一支爲壺口泰嶽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
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
爲太行山又次一支乃爲恆山此大同北境之山也
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
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
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
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凡水皆宗大海異派同流愈合愈廣此萬殊而一本也

朱子曰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太池水流四面出
東南流入中國者爲黃河其三分流者爲弱水黑水
之類今中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鴨
綠江起于女眞水性皆下者故東南爲大海西北次
之
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然北海挨著天殼邊過緣
北海地長其勢高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
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水與天接天之形狀如卵地
居其中故天包水與地外猶殼之裹黃形體渾故曰
渾天今中原之水隨地而見如松江瀘河唐淮孟瀆
起于西北聚于東南異派同流愈合愈廣皆宗于大
海也
山體剛而用柔故高聳而凝定水體柔而用剛故卑下
而流行此又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也
朱子曰一陰一陽交而天道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
地理盡之矣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
柔夷險之義故能下識地理陰陽消長而有寒暑之
時剛柔交錯而有險夷之勢山險峻而卻平夷或平

夷而復險峻水澄凝而流湍激或湍激而復澄凝是謂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相濟變化無窮也

邵氏以水爲太柔火爲太剛土爲少柔石爲少剛所謂地之四象也

朱子曰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在下故太柔在天爲太陰爲月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爲太剛在天爲太陽爲日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輭緩故爲少柔在天爲少陰爲辰石亦剛物也其性剛硬故爲少剛在天爲少陽爲星

水則人身之血故爲太柔火則人身之氣故爲太剛土則人身之骨故爲少剛合水火土石而爲地猶血氣骨肉而爲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無二理也

朱子曰太極混成一體初判謂之兩儀又判而爲陰陽陽剛柔謂之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而成八卦四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四象于地而成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應乎地猶形影之相應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鼻口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猶人之有精神而所以主耳目鼻口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是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體本無體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

若細推之凡涸燥者皆剛夷坦者皆柔然涸燥之中有強急者皆剛緩弱者皆柔然強急之中有柔柔中有剛剛中有柔也自此以往儘推無窮知者觀之思過半矣 以上剛柔篇

其次莫若明動靜動靜者言乎其變通也大槩天下之理欲向動中求靜靜中求動不欲靜愈靜動愈動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天圓主動地方主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

柔生靜之極則剛生太極理也動靜氣也理有動靜
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氣
行則理行二者相須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
窮矣

古語云水本動欲其靜山本靜欲其動此達理之言也
夫山以靜爲常是謂無動動則成龍矣水以動爲常是
謂無靜靜則結地矣故成龍之山必踴躍翔舞結地之
水必灣環悠洋若其偪顧側勒衝激牽射則動不離動
靜不離靜山水之不融結者也然一動一靜互相循環

在人融化之爲妙也以上動靜篇

山亦有動極而靜水亦有靜極而動不可執一以論又
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言其體則
山靜而水動言其用則山水各有動靜靜極復動動
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章論動靜二字相爲
對待乃天理之自然又在人融化之爲妙也

其次莫若觀聚散聚散者言乎其大勢也夫山川融結
自有天造地設障空補缺不陷不跌故小聚則地小成
大聚則地大成散而不聚不可以言地矣何謂聚山之
所交水之所會風氣之隱藏也何謂散山之所去水之
所離風氣之澆漓也今之言地理者往往多論地形之
巧拙而不明聚散大勢若聚則奇形怪穴所爲常也
勢若散則巧穴天然而反虛假歷觀古人之葬大抵穴
多奇怪非好怪也良由得山水之正則怪穴所爲常也
今人于大聚之中或乃拘于形穴而不葬者陋矣然有
大勢之聚散有穴中之聚散大勢之聚散見乎遠穴中
之聚散見乎近是二者有相須之道焉聚散篇

其次莫若審向背向背者言乎其性情也

朱子曰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人心動靜性
情具焉

夫地理與人事不遠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見
其向我者必有周旋相與之意其背我者必有厭棄不
顧之狀雖或暫焉矯飾而眞態自然不可掩也地理亦
然

朱子曰心之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發于性則見于情
發于情則見于色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斷木慈仁二
性相須兩情相戀則周旋相與之意尤甚也夫人事

以心爲主心好惡則人之情性見焉地理以氣爲主氣聚散則山川之情性見焉觀其體態則向背之眞情自然不可揜也

故觀地者必觀其情之向背向者不難見則相對如君臣相待如賓主相親相愛如兄弟骨肉此皆向之情也背者亦不難見凡相視如仇敵相拋如路人相忌如嫉冤逆寇此皆背之情也

朱子曰心實身之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之情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其情性有妙然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以上雌雄篇

其次又當辨强弱强弱者言乎其稟氣也

偏正之不一故人事有向背之不同是以觀人事之情性與察地理之情性何異哉

觀形貌者得其僞觀性情者得其眞向背之理明而吉凶禍福之機燭然故嘗謂地理之要不過山水向背而已矣 以上向背篇

其次又當看雌雄雌雄者言乎其配合也夫孤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之物莫不要相配對地理家以雌雄言之大概不過相對待之理何以言之山屬陰水屬陽故山水相對有雌雄而山之與水各有雌雄

朱子曰陰陽無處無之橫觀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陽覆陰向陽背陰無物不有陰陽也

陽龍取陰穴陰龍取陽穴此龍穴相對有雌雄也其地融結則雌雄必合龍穴砂水左右主客必相登對若單雌單雄不相登對雖或結地必非眞造化也經曰雌雄相喜天地多通又曰雌雄不顧不勞看古人多以此爲要妙然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以上雌雄篇

其次又當辨强弱强弱者言乎其稟氣也

朱子曰天地之大陰陽剛柔盡之矣萬物稟氣而生稟氣之正爲中和稟氣之偏爲强弱則有剛柔精粗之辨

夫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太剛則折故須濟之以柔太柔則弱故須濟之以剛剛柔相濟中道得矣

朱子曰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何莫不由斯道也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渾然于中無偏無倚此無極而太極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而爲二所以有陰有陽有

動有靜而能極其中則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
三辰不至失行山川不至崩竭天地于此乎位矣動
而能極其和則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人得所
以爲人物得所以爲物而萬物于此乎育矣觀其動
靜之名察其陰陽之實而無有過不及之說稟偏太
剛濟之以柔稟偏太柔濟之以剛剛柔相濟則中和
之道得矣

論地理者必須論其稟氣稟偏于柔故其性緩稟偏于
剛故其性急稟剛性急此宜穴于緩處若復穴于強急
是也逆山逆水者逆也所謂去處去者是也所謂來處來者
以順爲逆者矣要知順山順水者順也所謂來處來者
之處則必有絕宗之禍稟柔性緩此宜穴于急處若竟
穴于弱緩之處則必有冷退之患強來強下則傷龍弱
來弱下則脫脈故立穴之法大概欲得酌中恰好底道
理不得倚于一偏纔偏便生病出來然非權衡有定則
亦未易語也以上強弱篇

其次又當分順逆順逆者言乎其來去也其來者何水
之所發山之所起是也其去者何水之所趨山之所止
是也知來去而知順逆者有矣不知來去而知順逆者
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天開物之初無一不有往來順逆道理如
暑往寒來歲之道也日往月來氣之道也古往今來
世之道也今以地理言之山之所起則水隨之而發
山之所止則水隨之而會原其形質起止則知來去
辨其互相交錯則知順逆順逆之道則能盡
天下無窮之理也

夫順逆二路如盲如聾自非灼然有見鮮不以逆爲順
以順爲逆者矣要知順山順水者順也所謂來處來者
是也逆山逆水者逆也所謂去處去者是也

吳草廬曰學者讀經史子集之餘必繼之以周易參
同契地理葬書何者蓋參同契攝生之一術葬書則
送死之一事儒者不可不知也然此二事同歸而殊
途若修養家之丹法地理家之葬書皆可一言以蔽
之蓋生氣偏周乎大地浸灌乎一身其來不能無自
其止不能無所故善攝生者識生氣逆凝于一身之
中猶善葬者識生氣逆聚于一穴之內雖未免竊取
生化之機亦自然而然之理非耳提面命深造于妙
者烏能知之

立穴之法要逆中取順順中取逆此一定之理不可改易若又推而廣之則脈有順逆龍有順逆順龍之結穴必逆逆龍之結穴必順此亦山川自然之勢也大抵論逆順者要知山川之大勢默定于數里之外而後能辨順逆于咫尺微茫之間否則黑白混淆以逆爲順以順爲逆者多矣以上順逆篇

其次又當識生死生死者言乎其取舍也夫千里來龍不過一席之地倘非以生死別之則何所抉擇哉生死之說非一端大概有氣者爲生無氣者爲死脈活動者爲生粗硬者爲死龍勢推左則左爲生右爲死龍勢推右則右爲生左爲死又有瘦中取肉則瘦處死而肉處生飽中取饑則饑處生而飽處死如此之類在人細推之生則在所取死則在所舍取舍明而後穴法定穴法定而後禍福應若生死難辨取舍何當則非眞造化矣生死篇

其次又當察微著微著者言乎其氣脈也

朱子曰天地之大陰陽之微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濁言則陽清而陰濁以動靜言則陽動而陰靜以升降言則陽升而陰降以奇偶言則陽奇而陰偶以剛柔言則陽剛而陰柔以微著言則陽微而陰著以順逆言則陽順而陰逆以雌雄言則陽雄而陰雌以向背言則陽向而陰背以浮沈言則陽浮而陰沈以生死言則陽生而陰死以强弱言則陽强而陰弱靡物不爾無物不然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微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微人能知此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而陰陽之理已具其中矣

夫氣無形者也屬乎陽脈有形者也屬乎陰陽清陰濁故氣微而脈著然氣不自成必依脈而立脈不自爲必因氣而成蓋有脈而無氣者有矣未有無脈而有氣者也經曰氣乘風散脈遇水止無脈無氣者水害之也有脈無氣者風乘之也善觀氣脈者以有形察無形不善觀者以無形求有形蓋無形只在有形之內但知者所見實故于粗淺而得其精微愚者所見昏故于慌忽茫昧而不曉豈知四水交流則有脈八風不動則有氣此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而術之至要初不外是

也以上徵著篇

其次又當究分合分合者言乎其出沒也夫脈之爲脈非陡然而生頓然而有其出也必有自然之來則有分水以導之其沒也必有所止則有合水以界之郭氏曰地有吉氣隨土而起支有止氣隨水而比又曰支之所起氣隨而始支之所終氣隨而鍾此古人論氣脈之源流也氣隨土而起故脈行必有脊氣隨水而比故送脈必有水氣起于支之始故上有分脈鍾于支之終故下有合有合無分則其來不眞爲其內無生氣之可接也有分無合則其止不明爲其外無堂氣之可受也有分有合則有來有止有出有沒則龍穴融結的定無疑然後爲全氣之地然有大分合小分合其地融結則有三分三合穴前後一分合起主至龍虎所交二分合祖龍至山水大會三分合也小合則爲小明堂大合則爲大明堂合于龍虎內則爲內明堂合于龍虎外則爲外明堂一一不相亂如此是又不可不知也以上分合篇

其次又當別浮沈浮沈者言乎其表裏也夫脈有陰陽故有浮沈陰脈常見乎裏所謂沈也大抵地理家察脈與醫家察脈無異善醫者察脈之陰陽而用藥善地理者察脈之浮沈而定穴其理一也夫三陰從天生以其陰根于陽也故陰脈必上小而下大其出口也必尖三陽從地出以其陽根于陰也故陽脈必上大而下小其出口也必圓後之觀脈者不必問其如何但見口尖者皆陰其脈浮于表口圓者皆陽其脈沈于裏此一定不易之法若又推而廣之則凸者脈浮凹者脈沈微細者脈浮粗重者脈沈眾高一低者脈浮眾低一高者脈沈以此相乘除則陰陽之理得矣浮沈篇

其次又當定淺深淺深者言乎其準的也夫淺深得乘風水自成故卜地者必以淺深爲準的宜淺而深則氣從上過宜深而淺則氣從下過雖得吉地而效不應者爲此故也吾嘗以八卦定淺深頗得其要大概先觀來脈之陰陽次看四山之從佐且如來脈入骨強作穴凹出口圓此皆脈浮而穴陽以乾卦當之來脈入骨弱作穴凸出口尖此皆脈沈而穴陰以坤卦當之乾純陽也取陰爲穴故立穴以兌三離三巽三陰也凡脈陽四

山高于本身兒之象也上畫爲陰穴宜淺四山與本身齊離之象也中畫爲陰穴宜不淺不深四山低于本身巽之象也下畫爲陰穴宜深坤純陰也取陽爲穴故立穴以艮三坎三震三陽也凡脈陰四山高于本身艮之象也上畫爲陽穴宜淺四山與本身齊坎之象也中畫爲陽穴宜不淺不深四山低于本身震之象也下畫爲陽穴宜深概而言之陰脈中有淺深陽脈中亦有淺深以四山從佐不同則陰有時而變陽陽有時而變陰斯言也惟通變者

可以論此可不審哉 深淺篇

其次又當正饒減饒減者言乎其消長也夫龍虎左右各有饒減然饒減龍虎者何哉此消長陰陽之義也饒減之法大概以先到爲主龍山先到則減龍而饒虎其穴必居左虎山先到則減虎而饒龍其穴必居右蓋山川關鎖必須交固然後氣全穴左則取左山爲關鎖右邊水過宮鎖斷所謂陰鎖陽關也穴右則取右山爲關鎖左邊水過宮鎖斷所謂陽鎖陰關也惟有朝山朝水則順關順鎖不妨若橫水過宮則逆關逆鎖方善斷不可改易也毫釐差繆禍福大遠可不審哉 饒減篇

其次又當詳趨避趨避者言乎其決擇也夫天下之道二吉凶善惡常相半不能皆吉也而必有凶不能皆善也而必有惡故人之所遭有不齊也既所遭之不齊則必有以處之趨吉避凶去惡從善是也地理亦然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生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人物之生稟氣之不齊有善惡之各異得其精英者爲人得其查滓者爲物得其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得其查滓中又查滓者爲愚不肖得

其氣清而正者爲善人君子得氣之濁而偏者爲凶惡小人君子可親小人可避地理與人事何異哉

夫山川之所鍾不能皆全純粹之氣不能無所駁雜既不能無所駁雜則妍媸醜好紛然前陳亦其宜矣然而山川之變態不一咫尺之移轉頓殊或低視而醜或高視而好或左視而妍或右視而媸或秀氣聚下而高則石或情意偏右而左則虧如此者可不知所決擇知所決擇庶得趨避之道矣 以上趨避篇

其次又當知裁成裁成者言乎其人事也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無入而
不自得便是通只就化處裁截便是變裁是裁截之
義若不裁截鮮有定體事無定體安不裁截故天下
之物自然而然者生成也人力而爲者裁成也
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自有宇宙即有山川數不
加多用不加少必天生自然而後定則天地之造化亦
有限矣是故山川之融結在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或
過焉吾則裁其過使適于中或不及焉吾則益其不及
使適于中截長補短損高益下莫不有當然之理其始
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于人而人
之一心一氣感應自相符合耳郭氏云吉氣感應鬼福
及人人之于先骸固不可不擇其所而安厝之然不修
其本惟末是圖則不累祖宗者寡矣況欲有以福其子
孫哉地理之微吾既發明之故述此于篇終以明天道
之不可誣人心之所當謹噫觀是書者其知所戒哉感
應篇

附錄

朱子歐先生絕筆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
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不生所以教其子者不
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
世人所及矣及其委委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于
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怛于始終之變
如此是豈可以勉强而僞爲哉

眞西山表九峯墓曰蔡氏自首陽以文行顯牧堂以道
學名西山益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闡明之然皆隱遁
山林湮淪弗偶或以爲蔡氏恨子曰是不足恨也昔魯

之曾氏自晳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者多矣漢陳仲弓之子孫相繼隆貴然公慚卿卿慚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承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鄒由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

楊應詔書牧堂縣聖賢遺像後曰按牧堂這一節亦是古人胎教之法其授元定以程張邵三書又眞得古人蒙養大窾會也

晦翁門人

補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九峯墓表言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宋史本傳則云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梓材又案鄭雪巖薦蔡久軒章稱其祖文定乃先儒朱文公之友直不以爲朱子門人矣又案先生謫死道州歸葬建陽傳竹隱伯成雪其冤于朝贈以初品官見劉後村所作竹隱行狀雲濠謹案先生爲九峯先生之父明嘉靖九年從祀聖祠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經世書纂圖指要說

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于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敘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爲數也伏羲始畫八卦圖

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爲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爲陰二爻爲陽三爻爲陰四爻爲陽自午中至子中爲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爲陽後二爻爲陰上一爻爲陽二爻爲陰三爻爲陽四爻爲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于陽也其敘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爲數也八卦正位圖

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重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爲陽後三十二卦爲陰古往今來者也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圖

六十四卦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

酉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
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
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爲
陽方于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六十四卦方圓圖

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
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
十年也陰數以十一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
月也天地之數至于八八而遂窮乎曰窮則變變則生
蓋生生而不窮者也元運會世卽歲月日辰日月星辰
卽水火土石猶形影聲響也故經世舉元會運世而不
及歲月日辰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水火土石也經世天
地始終之數圖

八卦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
天之序也一一爲乾以至八八爲坤參伍錯綜無不備
也圓者爲天方者爲地一二三四爲陽五六七八爲陰
卽先天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爲息多
爲消也經世六十四卦數圖

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
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
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
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于星之七十六猶歲之
驚蟄也閉物于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
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或曰氣盈于三百六十爲準何也
于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概以三百六十爲準何也
曰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唐堯始于
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于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
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嗟
夫皇極一元之運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
數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
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
明過人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經世一元
消長之數圖一

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
察所可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
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
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
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
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
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
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月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辰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辰有十
萬九千六百絲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月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
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
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
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
爲分太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
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
天地之數安得無差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二

朱子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孚通推得來又甚縝
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凡太陽太剛少陽少剛之體數皆十 康節曰陽數一衍之爲十又曰
月星辰四象相因而爲十六以十因十六爲一百六十
凡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之體數皆十二 康節曰陰數二衍之爲十二
又水火土石四象相因亦爲十六以十二因十六爲一
百九十二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體以一百六十因
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爲動以一百九十二因
一百六十亦得三萬七百二十爲植是爲動植之全數
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
于一百六十中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
得一百一十二爲日月星辰之用數于一百九十二中
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
土石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
千二十四爲動物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
亦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植物之用數又以一萬七千
二十四乘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
萬六千五百七十六爲動植通數凡日月星辰暑寒晝
夜性情形體耳目口鼻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數皆百

六十水火土石風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歲月日辰易書詩春秋之數皆一百九十二其去體得用宛轉相因同一法也物有色聲氣味唯聲爲盛且可以書別故以正聲之平上去入正音之開發收閉列而爲圖以見聲音之全數其○有其聲而無其字者也其口有其音而無其字者也但以上下聲音調之則自可通其●即所去之四十八其■即所去之四十也陽數用十二者即易數之陽數用九陰數用六也經世四象補遺用之數圖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爲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爲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

日月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之數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爲少陽之數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爲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爲坤卦之數

以二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六十

十是爲一朞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五千一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六

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
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聖人所以
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于此
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求當萬物之數耳

李通語

地上便是天

西山遺文

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初未
有文字但陽奇陰偶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
卦圖以圓而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
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
三易者皆本于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各
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
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同
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
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于伏羲卦畫奇偶之序其爲
道則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于前而以皇
極經世疏之于後則大略可見矣 皇極經世指要序

孟子之意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
子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
不同矣即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答朱子書

感歎近日朋友躬行不力教之豈可循常大抵立教當
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使人心有定見
則邪說莫能移

天下道理若蠶絲牛尾彼日月至焉者固難望其有成
也苟工夫無間溫繹及時不使之淫于佛老則可以漸
造聖賢之極致矣與因循歲月者自不同也 以上與朱
子書

蓋數即理理即數在天爲五行在地爲五形在人爲五
常錯綜參伍即天地變化之數若混而無別乃是佛老
異端之學伏羲之畫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
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
能舉天下之能事不然天生河圖特一技術之末耳 答
江德功書

世道一變流風餘韻鮮由舊者顧瞻中心怛兮此生此膝誓不能如羝之就乳矣與劉聖功辨跪禮

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于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豫見洛書而已逆與天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理則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刑制度術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言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河圖洛

書說

世有族譜之傳猶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如人之有祖宗及耳目也至于金銀珠玉李白言千金散盡還復來若族譜子孫不珍藏愛護如有損失不可復得矣戒子孫珍藏族譜題辭

睡側而屈睡正而伸勿想雜念早晚以時後睡眼先睡心睡訣銘

朱子曰此語可謂名言

謫春陵別諸友詩

天道固溟漠世路尤嶮巇吾生本自浮與物多瑕疵此去知何事生死不可期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輕醇壯行色扶搖動征衣斷不負所學此心天所知

附錄

毋膺氏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膺氏日瞻仰焉

先生天資高聞道早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刑制度術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

尤延之薦之曰建陽布衣蔡某資稟穎異充養完善守分安貧不求聞達有經世濟物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早從朱熹學熹尊爲老友則其才德必有過人者隱賁西山戶牖常滿則其學識非人所能及者誠聖世之眞儒後學之師表也

楊誠齋薦之曰建陽處士蔡某性質稟邁器識宏深道德文章足以儀刑于當時著書立言足以垂範于後世今之賢士大夫皆仰其道德之光成人小子俱蒙其造就之力嘗與朱熹疏釋六經語孟學庸之書每有洞明自得之妙又且深通兵法精曉律曆有益于當時之實用殆非時賢者之所及也

嘗次晦翁韻曰屈指摳衣十七年自憐鬢鬢已皤然久知軒冕眞無分但覺溪山若有緣下學工夫慚未到先天事業敢輕傳祇今已飽煙霞癖更乞清溪理釣船

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事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答劉韜仲書曰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

朱子序律呂新書曰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絃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薈錄先生律呂新書二卷提要言朱子稱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

及蓋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共成之者故獨見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十三篇其一卷爲律呂辨證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黃鍾之實第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和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六變宮變徵第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云

朱子語類曰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盧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樸攻媿序先生燕樂本原辨證曰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焉凡文公敘次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

子學此者益寡季通久從晦庵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遼絕而燕樂尤爲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刖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度律量衡言盡有敘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爲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爲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爲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爲圖爲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爲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

劉雲莊志其墓曰先生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敘次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

趙章泉哭西山詩曰鵲噪春林辱贈詩雁回秋色忽聞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礙九疑早歲力辭公府辟暮年名與寡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墓不待鐫辭行可知

曾雲巢挽先生詩曰四海朱夫子微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斷不堪聽

劉礪挽詩曰念昔摳衣日寧知輩行殊師才驚宇宙鄙學困蟲魚紀曆深皇極談兵淺律書傷心瀟水別有感

更誰祛

翁粹翁書蔡氏諸儒行實曰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如觀過知仁章則曰若執觀太重則專有心觀過無復操存涵養之功論知二知十之章則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論費隱之義則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體用分費隱甚合書旨論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爲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要涵養一節工夫惟程子敬而無失則予曰生可養壽不可益或又曰生既可養壽不可益子

之言何相悖也權曰生可衛養差無病壽之修短係于天孰能違天而益之不過以子時爲一陽之生當得調氣之法彼佛氏之明心見性似吾儒之盡心知性其修心煉性似吾儒之存心養性而實相去不啻千里向特相與辨明以斥二氏之非豈註之以黨異端乎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蔡季通書論及鍾律星經易圖陣法琴說卦氣等而讓林黃中袁機仲妄非邵氏蓋季通實晦庵博古之友也

梓材謹案朱子全集與先生書最多蓋中庸詩傳孟子啟蒙河洛九疇律呂新書參同契楚辭通書琴史樂祇曆

議律書步天歌通書西銘
綱目祭禮無不商榷云

文文山謁祠祭之曰周衰道喪千有餘年周程崛起道統勃興天生朱子正學大明天生先生羽翼厥成紹程繼朱集註諸書六經垂訓萬世作程揭示迷途啟迪後人西山隱賚潛德弗形擬諸伊洛爲世儀型祥早師訓勤讀宦成修身絜矩末之能信躬赴國難備香伸敬先生如存儼然居歆

虞道園跋晦庵與蔡季通書曰文公先生之于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乎當時講明傳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

蔡松莊曰周濂溪先生出而道學盛則生一邵子而知數學朱晦庵先生出而理學明則生一季通而知數學

西山講友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詳見水心學案

西山學侶

忠定邱先生密詳邱劉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五西四明蕆書　初圖刊本

吳悅齋先生柦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西山同調

惠正謝先生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刻志爲學乾道進士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後拜右丞相封魯國公先生爲相守法度惜名器能扶持朱晦庵蔡西山正學寧宗時以少傅致仕其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謚惠正姓譜

附錄

少穎悟篤志力學夜不寐每置瓶水加足其上以警困惟一惟精道德潤身顯親揚名

王忠文公河圖辨曰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

忘

遷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及詳定勅令官上疏勸光宗朝重華宮且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愛陛下猶陛下愛嘉王帝感悟

余嘉上書乞斬朱某絕僞學且指西山爲僞黨先生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何罪乎

西山家學

補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節齋易說

直者發于內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于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

屯利建侯謂建己爲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爲卦之主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

求而往待初之求而後往

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

兌有虎象三爲兌終故曰虎尾

用馮河勇者亦用也

臨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潔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象曰下觀而化

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爲事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柔居尊位故爲離之王公

獲匪其醜獲非其類者而已

大壯六五喪羊于易羊自謂也易者寬閒無拒之謂爲剛所決故曰喪羊

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之其隕墜乃出于天非人所能爲也

未孚而用論有簡薄之嫌必待其交孚而後用

十干自甲至己爲陽陽主生于時爲春自庚至癸爲陰陰主成于時爲秋

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開爲事物萬殊開而

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于此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其出入以度出謂爻自內而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使知懼如夫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

離物撰德離陰陽二物以爲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可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故人物之生必得是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氣行而理

爲魂魄五臟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太極形而上之道陰陽形而下之器此所謂分道器也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所謂氣卽道也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乎其中此所謂道卽器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不分上下恐人惟以可見爲始不合道器恐陷老氏精粗之說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夫子所言如口苟以太

極卽在陰陽中則器亦道一句已足又何必重復耶

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卽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陷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獨執乎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又失其樞紐根柢之爲而大本有不識耳

圖說皆本于易生陰陽則兩儀之謂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六合之事三

才之道之數始終死生之說無非深通于易者而人所當用力以求之也但學者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萬物無窮之變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深固蔽塞而此德之本明者日益昏昧而此心之虛靈知覺閉于情實所知不過利害情欲之私而已誠能闡發精微工夫無間反復玩味而使自得焉則美大聖神之地亦可至矣尙何是德有不明是理有不通哉是皆陰陽動靜爲太極生生之節也

河圖洛書說

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爲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生也

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爲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

□□□曰先生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于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眞西山謂其學能言朱子所未言

伯靜語

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附錄

先生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所蘊也

西山謫春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

嘗題張生所畫文公像曰文公先生教人有曰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

所傳像不特工于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于此而求之毋忽

朱子答伯靜書曰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

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于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極于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觀而不失渾體耶

王竇齋誌其墓曰其生也聰明其質也純粹氣和而勁辭簡而嚴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通五經遍覽子史幼遊西山之訓長遊文公之門凡義理之大原經史之要領諸說之異同皆咨于父師而講明焉

又曰文公高弟黃榦廖德明張洽萬人傑輔廣陳孔碩既折年輩以從之遊學徒包揚陳文蔚潘柄楊復李燔林夔孫李同祖李方子葉采沈僩戴蒙劉爚邵浩皆執經抱疑以質其學眞德秀陳宓陳韓黃自然王埜莫不曲巷過門以問出處之實理亂之由

又曰西山留意宗法先生繹先志而修明之建祠堂立儀約整整有條內外有序男女有班各供其職其謹于禮有如此者

又曰惟先生之學見本源故一事之問必有其理一言之發必得其當先生之教知行不偏敬義兼備致知自上而下力行自下而上先觀天地之始以不疑其所入次觀人道之終以不失其所存內主于敬而發之以直行之以恕言之有常而動之可則嘗曰屋漏不愧暗室不欺獨行不愧影獨寢不媿衾皆先世之訓服而行之雖妻孥之言未有不可告人者亦未有不可告于天者

九峯序先生周易經傳訓解後曰其言平易而精深簡潔而該貫夫深莫深于象數而象數于是而益明微莫微于義理而義理于是而益著鉤深闡微誠若極思而

後得者自然至于聖人無思之妙至于易有太極之說知至知終之義正直義方之語皆義理之大原爲後學之至要實發前賢之所未發者

陳北溪曰蔡伯靜易解大概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覺太細碎

又曰節齋易解雖訓詁紬繹詳于本義而義理要歸未能遠脫王韓老莊之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易象意言一卷提要云是書闡發名理多本師傳然兼數而言則又西山之家學也其中惟不廢互體與朱子之說頗異考互體之法見于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

遷觀之否曰風爲天于上山也杜預注曰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也是周官太卜舊有是法矣顧炎武曰知錄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此又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然則朱子特不以互體爲主亦未嘗竟謂無是理也淵于師說可謂通其變而酌其平矣又

著錄周易經傳訓解二卷

宋惠父慈贊其像曰天挺英材識達廣博克紹厥先洞明聖學道探先天學開後覺不干利祿韜光林壑月盛日新榮膺天爵教育賢才君子三樂

補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春秋大義二十二卷春秋衍義三卷眞西山序之其稱廣君知方卽先生之更名也又先生春秋五論五卷經義考云存先生自序五論云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瞭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以繼先人之緒耳是五論卽大義之指要且自序本武夷胡先生而言蓋亦私淑武夷者矣又案呂先生大圭亦有春秋五論

講明敬義大旨篇

沆聞之先師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柢義者一心之裁制萬事之準則也敬則涵養本原天君常存義則裁度事宜天則不亂全是二者然後爲體用之學苟無是敬以涵養之于先無是義以體察之于後方其平居夜氣不存放心外馳良心善性昏于物欲及其遇事利害計較是非顚倒裁制無法而醉生夢死皆是矣尙何望其有正本澄源之道開物成務之方立天下之大本制天下之要法哉故必闡明爲學之要使有體而可推之用有用而不過乎體斂之退藏于密放之彌滿六合其用無窮皆實學也舍敬義何以哉坤之六二夫子釋之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今析而言之則內而立心必貴乎直直則昭靈洞徹不偏不倚惟敬乃能直之外而制事必貴乎方方則泛應曲當各得其宜惟義乃能方之今合而言之故雖主乎

一心而其體虛靈則管攝乎萬事之義是義乃敬之流行也義雖形于萬端而其用微妙實不外乎一心之敬是敬乃義之根本也不然昏昧雜擾無以直內而何以爲方外之妙用偏狹固滯無以方外而何以盡直內之全體析之而知其異合之而知其同此內外交相養之道有不可以偏廢者自二句推之必敬以直內而後能義以方外上句爲體下句爲用自四字推之必敬也而後發之直必義也而後止之方是敬與義爲體直與方爲用而一句之間又各自有體用也體用夾持循環無窮然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和靖所謂更無計較者其效固應爾也或者于敬以直內則疑吾夫子之言何以不謂之正而謂之敬殊不知以敬易正者正指卦德而言也敬則不失正指人心而言也正其體段敬則有用力之要正但指其如是所以寂然不動本體卓然感而遂通無所間斷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通者無時而不寂以敬義相涵所以有得于太極一動一靜之妙也明道曰釋氏于敬以直內則有之于義以方外則爲告子義外之說殊不知敬之初非二事譬如一鏡瑩然者是敬其能照妍醜即是義又如兩足立定者是敬其能行者即是義故程子曰義形于外者非在外也然則二者用力之地若何是說也先師嘗言之矣以中庸之戒謹恐懼爲主敬之本以大學之格物致知爲集義之端學者知有主敬之本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則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涵養于其靜也無不至矣學者知有集義之端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際則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所以體察于其動也無不周矣異時眞積力久豈惟敬義之說吾無間然推而極之至于大學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之天地位萬物育何莫而不由斯道也

子思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乎中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中其節所以致乎和也惟其寂然不動本體卓然感而遂通無所間斷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通者無時而不寂以敬義相涵所以有得于太極一動一靜之妙也明道曰釋氏于敬以直內則有之于義以方外則爲告子義外之說殊不知敬之初非二事譬如一鏡瑩然者是敬其能照妍醜即是義又如兩足立定者是敬其能行者即是義故程子曰義形于外者非在外也然則二者百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少異明道之說是

不然敬之一字通貫動靜方其未發也渾然是敬之體及其既發也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非其體之素立則省察之功無自而施也有此敬卽有此義有此義卽有此敬體用相涵非可歧而二之也釋氏之學所以異于吾儒者有體而無用然其體亦不同也吾觀儒釋之異吾儒心與理一彼心與理二彼其常惺惺則坐禪入定萬理俱空吾之常惺惺則知止有定萬理俱燦彼其常惺惺則息緣無端而歸于寂滅吾之常惺惺則沖漠無朕而大用流行明道懼學者不得于言又從而釋之曰釋氏之直內要之其本亦不是此皆伊洛大儒發明之要旨至先師之說而益明敬齋箴曰動靜無違表裏交正白鹿洞賦曰明誠其兩進敬義其偕立有志于學者當加察也若夫諷誦膚淺之時文掇拾塵腐之常語至于涵養理義之大原培植事業之實用漫不加意聞見旣陋氣識益卑烏在其爲遠大之業也況時文與義理之學何殊哉論語孟子無非教人以存養省切之功大學中庸無非教人以致知力行之實程朱諸編之議論無非啟其虛靈眞靜之體經綸錯綜之用小得之小有受用大得之大有受用豈但增益其器識而已愚謂爲學之序當取四書集註潛心玩味先大學論語次孟子中庸博取伊洛諸儒之言近思錄或問精義之書參考而熟復之體驗而力行之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將所習摘爲問目互相切磋至于所答之辭不過以諸儒之論援引于前以己見推明于後末旬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俱舉體用兼該聞見卓偉氣質益宏發而爲文意味深長議論精確他日任重道遠上足以續濂洛之正脈次足以爲當時之實用遠大之業未易量也

昔先師應試策考官得之驚曰三篇皆欲爲國家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其涵養器識爲何如哉

端平丙申冬至日門徒有以至日閉關爲問者卽講明大意以示之況以爲一陽之復乃學者遷善改過之機在四時則爲一元初發之仁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者此時也所謂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者此時也所謂幾微諒難忍善端本綿延者此時也學者于此時將觀造化之復乎抑將體造化以求吾心之復乎程

子曰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所謂靜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師亦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至此復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又曰太和保合善端無窮非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復之亦曰不肆焉以騁于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不能已學而反求諸心于復之動而求其至之端可也陽至于下其始甚微養以安靜然後能長聖人作易致人以存養之道必欲出入無疾之無爲不麗于善惡豈有復乎顏子至剛至明去聖一

而養之勿害也必欲朋來無咎而養之有助也必欲反復其道而養之有漸也必欲出入無疾之功必欲復以自知而養之于謹獨之微于復之靜而養其至善之端復之初爻一陽來復復之最先也驗之于心遷善之最速也近則復遠則不復正則復偏則不復必如初之不遠復而元吉也必如二之體復而爲仁也必如四之獨復以從道也必如五之敦復而自考也不爲三之頻復而厲也不爲上之迷復而凶也學者反求諸心必盡乎復之義而充其至善之全可也于寂然

間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不遠復也諸子之日月至焉則幾于休復獨復敦復頻復者矣夜氣之復萌蘖之生不能保養旦旦而伐不足以存又幾于迷復學者亦惟學顏子之不遠復與夫克己以復乎禮而已哲人知幾誠之于思此言知之復也志士厲行守之于爲此言行之復也善乎先師之言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以四非字言此知之復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以四勿字言此行之復也所以喫緊後學已深切著明矣諸友于今日陽剛之復亦惟反之吾身于四者之非精

以察之于四者之勿勇以決之日用之間隨事省察纔覺有非即加克治毋不敬以操存于未發之初思無邪以戒謹于將發之際知之愈明則行之愈至省察之功精克治之力至省察克治之行交盡所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雖然天理之微難明人欲之私易熾誠思一日存天理者幾何而汩沒于利欲者至不可計況夫諷誦詞淺之時文掇拾塵腐之糟粕聖賢蘊奧日微義理玄妙日薄貧賤富貴得失利害之私又交怵乎其外求其至理之不徹不可得矣

是必灼然有見夫天理人欲之界限而自拔于利欲昏蔽之中然後禮可復而仁可存耳沉望諸友因此陽剛之復體之于身省察克治以同歸于一復也沉嘗聞先師文公朱先生之言曰求仁者克去己私以還天理至于一旦欲淨理純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中矣旨哉斯言也其復之初用乎然則學者欲樂此不遠復者可不潛心熟察而詳記是也

春秋五論

或問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而綏猷之責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可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迹熄政教失風俗壞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不立幾若與之俱泯滅而不存焉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義利之無別也眞僞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世莫知其非也臣弒君子弒父强

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賊亂之所爲之事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世莫知其不然也孰能撥亂而振起之幸而孔子至聖不得其位心雖切于救世而綏猷之責不在何補于世之治亂耶若六經之書易以道陰陽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宣和暢春秋尤以謹嚴爲先以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則同其義則異魯史書其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明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書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而吾聖人則正

之以上下之分兄弟之倫未立長幼之序不存而吾聖人則立之存之以至排別是非予奪可否使大義不至于泯滅也其大要則主于扶天理于將微遏人欲于已肆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或者謂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作春秋之心尤有大于放龍蛇驅虎豹之功者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人心之動始于惻隱而終于是非惻隱發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世之所謂亂臣賊子忽睢蕩肆放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愚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枝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于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曾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爲榮辱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懼使先王之紀綱法度超然復振于身而懼天下後世之議不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侯然有能正其罪者以人欲日滋之際而懼天理一髮未忘之時孔子作春秋之功顧不大乎近子斷然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極果何恃而立乎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有功于萬世也歟

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以春秋之作乃賞善罰惡之書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

子之事止于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于是爲之說曰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人書名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罰之權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也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聖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其實魯獨受其名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

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于是作春秋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去取之也故夫子得以魯史明是非賞罰也天王之柄非得以自執也得以假魯史以寓是非賞罰之道也賞罰之道人心之公所在而崇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魯之重信義崇禮教可以變而至道也是以託諸魯史以寓賞罰之權也故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魯賞之乃周公之後聖人之祚嗣之以是非賞罰之魯罰之也非曰吾罰之魯罰周公之後而不敢肆意而任之則魯乃周公之後故予之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欲行之諸侯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意也聖人以匹夫之微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以諸侯之國其可以擅天王之賞罰夫子乃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不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其實魯獨受其名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

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意欲尊聖人而實非所以尊之也夫子告顏淵以四代之制不見諸用而寓其說于春秋此皆一切僭妄之論其大要皆主于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矣夫子之所以告顏氏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豈有德無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所用者尊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春秋之時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四代之制不幾于誣

聖人乎學以知道爲本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害義傷教于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破而後夫子之所修春秋者可知矣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從可識矣庸非後世所當法乎以上其一

或問六經之說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前公穀左氏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各立一說夫彼此一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彼此互相矛盾前後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抵牾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有日者有月者盟宜書日而或書時入宜書日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以爵號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字或書侯或書名書字或書州書國書人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不同也愚請得而析之蔑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柯之盟不日而褒邱之盟則日書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

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牙公孫慈如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破而後夫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公孫慈亦惡矣又何以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日不及時日而得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正也過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言當是時諸公子爭國危之隱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公之才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繆公之自貶又何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賻而王不稱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賻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也若歸賵含賻而稱王將以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以爲朝弒君之賊而名之滕子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稱爵說者以爲能修朝禮而與之朝隱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滕薛稱爵而與之朝是亦繆妄之

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弒君之賊而黜稱子以滕有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侯盡皆有可貶之罪而黜之乎或曰爲時王之所黜使時王而能黜諸侯則紀綱法度之施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執之矣安得謂春秋爲天子之事乎荆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可疑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

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若夫水旱雨雹霜雪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蝗螟彗孛之類凡若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朝覲蒐狩會遇平和來至侵伐圍取遷戍襲奔城築作毀凡若此者皆以月成也崩薨卒葬弒逆放敗大滅獲擒斬凡若此者皆以時成也或爲重而以利欲爲心是以强大侵侮乎弱小也昭七年宜日而不日宜月而不月皆史之所載者失之也假如其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時其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月則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

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柵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書其字則聖人之褒貶豈在求其名與字而筆之于經乎是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日月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所書爵次之名字而知其優劣則有之矣非聖人故以是而爲褒貶也

莊公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又築臺于秦是閔三時而土功興國政荒廢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而下民怨咨是歷二時而五穀不登饑饉薦臻也莊公八

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冬師始還也是閱三時之久勞民動衆以傷匱財穀邦國其不受害乎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其于來朝之國未幾遂興師以入之也不以交鄰爲重而以利欲爲心是以强大侵侮乎弱小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其朝夷狄之國不能自强于政治受制于人閱七月之久往來跋涉而勞于行也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

不雨六月乃雨見其閱年而後雨則萬物焦枯而饑饉交至道殣相望也若此之類豈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其于八日之中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邾辛巳取防于旬之日間而取二邑以瘠人肥己是其人欲一動不明乎天理之可否視諸王制百里之封在所益乎在所損乎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又災見嘗于天變無恐懼修省之意于災祲之不敬也乙丑葬敬羸庚寅乃克葬延二日之久見不能事亡如事存葬禮之無備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有以見魯先晉

而後衛也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見晉人先盟諸侯而後及大夫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以是爲聖人日月之書不書寓乎褒貶則誤也

敘無守也衛其成王之所封乎是爵次之大小辭目之詳畧有蒙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政事之次序蕭魚之會以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一二盡也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勢浸盛而難制曾以大夫而會諸侯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諸侯大夫而弒君者皆名之于

後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小國大夫皆以名與人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矣此見大夫皆爲政而犯分也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終也吳楚君大夫皆以爵氏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而無夷夏之別矣列國諸侯之子皆稱世子而預會預代者于以見居喪而稱子也入春秋以來薛侯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諸侯之爵次皆以大小爲差等會于曹則蔡先衛得其少長之序而天秩不亂也蔡乃武王之所封而伐乎鄭則衛先蔡失乎名分之宜而天

前強弱爲榮卑而不復用周制爲品第也淮之會許以男而先邢侯是殘微弗謹而上下之位失戚之會邾以子而先曹伯是大小無序而尊卑之次紊蕭魚之會以世子而先邾莒之君子以見霸者之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無復以禮文爲儀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桓主盟于中夏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若此者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初非聖

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
明聖人褒貶之意窒礙而不通矣況于名數務于新奇
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
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
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以上其二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信然矣若
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其
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
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

書盟會則書會卒葬則書葬戰伐則書戰伐弒殺則
書弒殺一因魯史舊文而書之焉此達例也或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此特
無而筆之以示義或史之所有而削之所無也而書王是聖人筆之
也元年春王正月此史之所無也而書王是聖人筆之
也中國之諸侯有葬楚君者此史之所有也不書葬是
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明見于傳則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所以存天下之防立萬世君臣之大義也甯殖出其
君名在諸侯之策則書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
爲後代臣民之龜鑑也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
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
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
僭號書曰吳楚紓不稱公子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
書鄭立晉而衛書人立子朝而尹子書氏凡此皆聖人
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
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有加損聖人之公心有特筆
而明其是非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
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門人高弟豈能措其
辭哉蓋非聖人不能與也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

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
沈嘗推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
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
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皆以正
君臣之大分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荊而後書
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之大防書晉申生
許止明父子之恩陳黃衛縶明兄弟之義曹羈鄭忽長
幼之序正成風仲子嫡庶之別植凡此之類皆所以明
分義也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

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聖人書之曰弒則非
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
罪不能逃夷皐之弒歸罪于穿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
之誅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而書之曰殺正君臣之
大分也陽虎陪臣而書之曰盜律討賊之至公也凡此
數者皆所以正名實也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
來歸祊而繼書入祊著其不當受之辭宋人以郜鼎賂
我聖人書之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示其所可卻之
義也今其不卻不辭者欲心眩迷而天理晦蝕也天王

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以明因狩而後朝王也公
如京師遂會宋公衛侯鄭伯曹侯邾人滕人伐秦明如
京師而後伐秦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
宋公盟著其所以失己失人也隱公齊侯鄭伯在中邱
公子翬帥師會齊人陳人伐宋公子翬無君之心著矣
葵邱之會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邱以
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也雖然諸侯咸集無敢異志齊桓
尊周之義見矣邢邱之會改命朝聘之數忘其政而使
大夫聽命曾不思邦交玉帛非臣下所得專晉悼乃不

自爲政而委之大夫是之謂倒持太阿而授之柄也及
溴梁而大夫獨盟威福之權操于下而君上失政其萌
寧不兆于邢邱之會乎盟宋之役倡爲弭兵之名合諸
侯而使晉楚交見曾不思戎狄豺狼非中國所可通趙
武乃徇其邪說而與之交禮是之謂自撤藩籬以媚夫
盜也及于申而蠻夷猾夏之賊無忌憚而夷狄强
橫其事豈不自夫有宋之盟來耶凡此之類皆所以著
幾微也其他書法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則不出于三者
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拱纖高下各得其

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于
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知有
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不用
也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名實幾微之辨有關于
義理之大原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
文使其文簡事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乎以

上其三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
之始是世道之一變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劉知幾

有云孔子述史始于獲麟盡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而終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申侯與犬戎共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亦已甚矣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整我干戈捍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師

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篇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其意尤有所望也蓋遷四十九年之久無復一髮振起之意聖人于刑賞之權不復望于有周也決然矣由是而下則爲春秋之始獨非世道一變之會歟王道衰微霸不復振春秋之終夷狄强横然世猶有勝負也至于荆楚横衡已爲中國之害甚至斷髮文身之俚僪然與晉侯爲兩霸矣入春秋以來諸侯大夫各有定位也有所統而天下始不知有天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書至獲麟之歲齊陳恒執簡公之兆已萌矣魯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政柄盡在三家而陪臣執王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

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則中國之霸在齊桓者今得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公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紹先緒悼公再霸而得鄭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復振至于晉平能明義以馭夷則區區一楚將屏伏退聽之不暇安能逞其强如此之甚哉昭之元年于虢之會中國分爲晉楚之從矣四年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禮舉六王二公之事堂堂華夏之區咸聽命于夷狄矣十年平邱之盟辟曰

再主夏盟而晉之德則不競天下之諸侯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則天下無所統一也無所統一則天下之無霸也無霸則春秋終矣天下無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天下無霸此尤世道之大不幸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未有名氏也屈完來盟稱字著于經矣無駭俠卒諸侯之大夫始而書名末有書氏者今可不知也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僞而不明其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則有生而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逆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所以昭文德也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吞併于秦不至于極不止也無以威不軌也徵之作通鑑編年者託始韓趙魏之爲諸侯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道理之精微又能歷觀時變以稽時事之得失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以上其四

嘗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穀深于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惟其曾見國史故雖熟于事而理不明惟其出于經生所傳故雖深于理而事多繆妄二者合而觀之可也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于理之正此又學者不可不知也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僞而不明其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熟于時世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于時世之無益也宋宣立穆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諫楚子臨之

以兵而曰愛君之至也趙盾殺君出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知其事而昧于理者尤多楚自得志漢東駸駸然荐食于中國齊桓既攘之晉文又攘之其功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矣齊桓晉文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使無所助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妾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而爲掎角之勢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亦甚眾此欲致知者之所宜明白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妾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凌僭之失未必非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命不可而曰信父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將以此爲藉口也趙鞅入子晉陽以叛及後歸于晉國則是以臣而叛君也而曰以地正國可乎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主君稱兵向闕以誅君側之惡人爲辭者未必不由此言階之也公子朡陳人之婦子鄋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于境外私相交誓而以其國自委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與之時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所以載虞不臘等語蓋嘗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述事皆得之傳聞又未嘗見國史故其事多繆誤

矣其他紀事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于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矣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左氏傳春秋其事終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其證或以爲六國時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所以載虞不臘等語秦嘗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交誓而以其國自委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與之則曰爲襄公諱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後世蓋有窮兵黷武而報復之無已者取法焉祭仲執而鄭忽

出其罪在祭仲公羊則曰祭仲貶損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者矣其視君臣之倫何如也聖人作經本以明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爲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而矯詔以行事國家易姓而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不知愧矣君如武帝臣如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此其爲害豈不甚于敘事失實之罪哉

愚嘗以公穀左氏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

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而何休則曰春秋記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過嫌也而何休則曰春秋主魯記隱公以爲始受命于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則其言已有失矣何休又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夏商之質明當親厚乎兄弟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之

公羊不過曰記異也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之變諸侯初僭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何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怨氣所致也凡地震山崩星電雨雹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强爲之說春秋記異而其說不書曾若是瑣碎傑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此皆何休之妄也觀夫三子之釋傳惟范寧之過少于公穀之義有未安者輒曰寧未詳蓋譏之也何休則曲爲之說適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寧公穀之忠臣

何休公羊之罪人沆嘗謂罪人者固難逃後世之公議而忠臣之名固後學所當景仰而企及者也吁揖遜之高風旣未泯于後世去就之有禮又無忝于前哲使世人而皆賢則世濟其美又何不可追先聖之芳蹤而標準乎萬世哉誠不敢僭言以斷諸儒之是非特辨正之以開後學之迷惑俾世之讀麟經者曉然知先聖夫子作春秋大義在于抑邪說正人心扶三綱植五常內中國外夷狄尊三五之盛德賤五霸之假借以拯三極之道矣乎 以上其五

附錄

西山使長子淵紹其易學季子沈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先生

承父春秋之屬未得要領偶讀易豁然曰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于道心者無幾故經于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

朱子爲作復齋記曰吾友蔡君復之以復名齋而謁于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自任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講其所以名之意復之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同子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克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于外而益眩于其內今也旣掃一室于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于舊學庶乎眞積力久而于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

父師旣沒先生以屢世家傳心學鄉鄰質疑者麕至不倦當與學者講明王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誠意

正心爲入德之方授諸子姪又以中庸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涵泳反復辨論明白自可至大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耳墓誌

眞西山跋虞復之春秋大義曰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

熊勿軒爲蔡氏春秋後序曰先生師事文公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于西山前湖書堂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庵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

余用賓跋先生春秋五論曰復齋文學精義學博而要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顧學者跧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爲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

蔡先生沈

蔡沈西山季子也與諸兄能卒西山之業 杜清獻集

梓材謹案劉雲莊爲西山墓志云男四人長淵次知方次沈次枋早亡蓋先西山而卒而清獻云爾則亦嘗講學者矣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詳見九峯學案

蔡素軒先生格 見下節齋家學

節齋講友

黃勉齋先生榦 詳勉齋學案

輔先生廣 詳潛庵學案

廖槃溪先生德明

張主一先生洽

陳先生孔碩

萬先生人傑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節齋學侶

李先生燔

李先生方子

陳先生文蔚

潘先生柄

楊先生復

林先生夔孫

李先生閎祖

沈先生僩

戴先生蒙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包先生揚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葉先生采詳見北溪學案

節齋同調

眞西山德秀詳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陳先生宓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韓詳見水心學案

黃先生自然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王先生埜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復齋同調

呂先生大圭詳見北溪學案

西山門人

邱先生崇

邱崇字子陵蔡西山弟子也西山臨終刖文公書稱邱子陵才學優長相隨至此辛勤不懈其志朋友十分難得他日必有用于世云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蔡氏書載邱宓敘西山先生行實畧云宓蒙教育侍左右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至又云宓隨至春陵居二年辭歸省侍先生曰少待九嶷可登以觀瀟溪之遺風帝舜之陵墓非徒遊觀而已考邱忠定公名宓卒于嘉定戊辰之元而此畧作于嘉定辛未其非忠定明矣尋繹子畏西山推衍後世作咎云何八公實屋事與歐陽春雇僕夫事詳見邱子陵敘西山先生行實中忠定字宗卿與字子陵者迥別蓋子陵名崇故傳寫誤作宓爾特爲正之

毛先生壽朋

毛壽朋蔡西山之徒也朱子嘗答其書云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修以世家學爲佳耳朱子續集

翁竹林先生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農卿邱先生壽邁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雅

吳雅西山之徒也西山卒挽之以詩曰天乎不可問吾道是耶非國論成具錦臺評及布衣乾坤豈終否泉壤再生輝遺恨春陵路生存不見歸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先生蓋卽吳公濟揖之子公濟嘗與邱宗卿宓請西山正席皇比

參軍王先生域

王域官參軍博學有政才每倣睨絕物非笑諸人蔡西山至春陵先生一日邂逅西山之子與語遂欵相見之晚卽拜謁執弟子禮甚恭時有語曰初不敬今納命蔡氏九儒書總述

翁先生陞

翁陞西山之徒其挽西山曰傷哉道學不容時力抵先生蹈至危槐棘僉謀雖曰僞草茅公論實難欺蒼梧千里地雖遠白首一心天自知借問西山近何似白雲長護紫陽碑蔡氏九儒書

西山所傳

彭先生口

梓材謹案袁清容序學三圖云建安之易爲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祖又云或言洛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杭献不復出又云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蓋以武夷君爲西山蔡氏而建安之學則謂謝疊山仲直也

節齋家學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義方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

至書序

至書者言乎理之至極者也天下之理中而已人之學亦允執厥中而已堯舜禹湯文武之相授孔顏曾孟之相傳歷數千百年而其書若出乎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人相承其發明有如此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相與講明乎此理者則

固同一體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小而從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夫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俾之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人心正風俗淳本源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于自得自孔孟既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文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于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談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蓋邪說易以惑人是以天下靡然景從其信之與之者固入于佛老

其疑之攻之者亦入于佛老天下林林總總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其不至于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乎彼切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闡究精微非不明著其是非使人易曉而其散逸于簡冊讀者不能融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徒苦而無得乎深懼邪說之橫流人心之陷溺因遠取堯舜禹湯文武孔顏曾孟之書近述周程張朱祖父之論名之曰至書使世之人曉然知父子之當親君臣之當義夫婦之當別長幼朋友之當序當信譆然而和惠然而順長也仁之理所以名也發之用所由立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無不貫焉禮者仁之序也義者仁之宜也智者仁之知也萬物非仁不育萬事非仁不成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君子之學莫先乎仁孝弟所以爲仁也復禮所以爲仁也居處恭執事敬所以求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所以求仁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求在我者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乎仁即隨焉孝乎親斯仁矣義于君斯仁矣復乎禮斯仁矣達于智斯仁矣能愛人者仁也能惡人者非歟全其體者仁也殺其身者非歟以已及人者仁也兼國而逃者非歟

平

廣仁說

行不必同也事不必異也發乎中心之誠達乎天理之正仁矣哉故曰月至焉暫乎仁者也三月不違時乎仁者也純亦不已久乎仁者也久則一一則天天則動靜語默無適而非是理之流行矣或曰仁誠天下之全德學者所當必爲不可畏難而苟安宜乎子之厚望乎人也敢問用力之序何如曰切問而近思先難而後獲循理而無違勉勉而不已仁道雖大其孰能禦之過此幾非在我者曰子之言仁與道其無異乎曰道者天也仁者元也元統乎天也仁統乎道也曰然則子之言與朱子之說其有異乎曰朱子之言至矣夫仁之爲道也語其妙則至微而難名語其用則至費而難盡原其心之生理以明夫仁之妙用者朱子之言仁也原其心之全體以盡夫仁之功用者愚之廣仁說也是皆夫人之所已言也何敢異乎因書以自警世之求仁者尚當用力于論語之書將孔門諸子問仁處及夫子所答處反復玩味以求通焉則仁道庶幾其有自得之趣矣

蔡先生柄

蔡柄節齋次子與兄格承節齋之訓爲當時學者 蔡氏

九儒書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詳見九峯學案

節齋門人

補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附錄

嘗督修內府及造御劉萬盈倉例賞三官皆不陳乞官終梅陽守

補 翁思齋先生泳

思齋注釋河洛講義

先天河圖運行之次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復于北五行相生之序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金復生水如環無端圖以左旋順生爲主然對待之位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也

後天洛書運行之次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而復于北五行相克之次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土復克水如環無端書以右旋逆克爲主然對待之位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也

梓材謹案是條或引作思齋蔡氏與節齋蔡氏玉齋胡氏並述之蓋誤以蔡爲董耳

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梓材謹案閩書載先生少穎敏從蔡淵黃榦遊問學精專操行篤至是先生又爲勉齋門人雲濠謹案先生嘗註熊端操節所編性理羣書四庫提要稱其嘉定中登進士自稱覺軒門人掌建安書院朱文公諸賢從祀祠其仕履則不可考注中稱邇年皇上親洒宸翰以賜南康則理宗時人也據其自稱覺軒門人是先生再及蔡氏之門矣其序牧堂地理發微有云余初授業于覺軒先生之門于風水之學尤所酷嗜云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詹敬齋先生樞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劉習靜先生彌邵詳見艾軒學案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問易于蔡節齋

安撫宋先生慈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復齋家學

蔡先生楠

蔡先生㮚合傳

蔡楠蔡㮚復齋嗣子俱克肖以遵復齋之訓蔡氏九儒書

素軒門人

湯先生潛

祝先生煒合傳

湯潛祝煒安仁人素軒之徒也時以素軒累世家傳道學來遊門下以識心見性一超頓悟之說爲問素軒曰此異端惑眾之道乃爲拔本塞源之論歷講孟子盡心知性以辨明之蔡氏九儒書

西山私淑

黃先生瑞節

劉先生瑾並見晦翁學案補遺

節齋私淑

胡玉齋先生方平詳見介軒學案

蔡氏續傳

蔡先生積中附門人張肩吾危孝先趙仲通

蔡積中臨海人西山先生裔孫也少孤貧養祖父母以孝聞通易詩書會科舉廢遂授教于家其弟子張肩吾危孝先趙仲通多以文行名于時台州府志

勉齋學案補遺

勉齋先緒

補　黃先生瑀

黃瑀字德藻閩縣人紹興八年進士知永春縣大治學館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士子上謁者接之于學講學之外一豪之私不敢及也權華亭縣事歲惡民饑食活萬計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

澈交章薦之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擢監察御史請外除江南東路提刑未行徙轉運使改知漳州丁內艱免喪請就閒養疾得以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年六十子五人勉齋其第四子也朱子文集

朱劉門人

補　文蕭貢勉齋先生幹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

勉齋文集

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閒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與李敬子司直

治

黃東發曰此本爲琢磨朋友而發然後學可用以自

幹嘗謂天地之閒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貴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

好底于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　與潘謙之

五行有生數有行數幹嘗疑其只是一樣天得奇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木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言也去私兄以爲火能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日屬戊己耶

土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算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復甘吉甫

黃東發曰勉齋此說與其師晦庵不同然晦庵論生之序似推測造化之初開闢而言謂天地尚混水始

生而滂滌其間是爲天開其極則降而爲山川水極生火而炎燥其間是爲地闢其極則升而爲日星子是陰陽又相摩盪其間而五行備人物生矣今勉齋則主天地間造化運行而言意恐各有在也

勉齋講義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于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盡總其名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仁義其强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于天賦形于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

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于仁義之外哉新淦縣學

古昔聖賢所以教謹于君子小人之辨者至矣毋乃太刻切而少寬裕耶蓋善惡兩塗判然如薰猶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惡而全善也其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此以其趨向之相遠者而言也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以其趨向之粹近

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決取舍之機言其相近所以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諄諄而不能自已也然即數章而觀之雖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所達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所求者己所達者上曰和曰同曰泰皆循乎天理者也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新淦鄢學

聖人作易于乾坤二爻首言學問之事以誨人其旨深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而當下卦之上坤之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正而居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正而復在下故卽二爻以明問學之道也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畜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人能自強如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復加矣不能自強則怠惰乘之不能守正則放僻乘之尙何學問之有哉爻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慮夫天下後世未明夫所以自強者何事所以守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之曰所以自強者內以進其德外以修其業皆當終日乾乾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內以存吾敬外以行吾義敬立則內直矣義形則外方矣秉五行之秀以生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業也德不充之以業則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修學者所志孰有先于此者乎主一無適而虛明不昧者敬也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紛擾矣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所務又孰有急于此者乎知所以進德修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強坤之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于敬義固可以至于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卽是而思之則知二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明而所謂學問不待他求而得之夫易之爲義廣矣大矣乾坤二卦又諸卦之首也乃拳拳以學問爲言而提

綱挈領反復詳盡又如此有志于學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 白鹿書院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耶在商書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衷耶蓋嘗即數說而考之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揚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生于數千之後獨有得于聖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相近之謂也所以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

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揚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生于數千之後獨有得于聖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相近之謂也所以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

我本朝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道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坦然明白而諸子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務本之學未有急于此者 漢陽單學

敬說

古人論爲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爲言近世朱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于爲箴以自警朱先生于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補其缺裒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其說詳且密矣然爲學而必主于敬與主敬之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于爲學而莫有能用功于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爲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

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于氣而又不能不動于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忘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師父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于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

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臨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于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于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能如此制于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眞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易說

雲上于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于天無所復爲則是兼取于飲食燕樂之義雲上于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盡之非爲無所復爲取飲食燕樂之義也

師取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爲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非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旅師亦然師之爲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困言致命謂委致于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于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至字之義故命只爲吾身性命而致爲推以與人也

喪禮說

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加服有名服有報服

案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其服斬衰齊衰疏云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未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據注謂孝子哀感之心無所不在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四者惟于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與

案記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于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

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至親以期斷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期期上殺應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俱齊衰三月傳曰重其衰尊之也減其月恩殺也不敢以大功小功之服加至尊也

日月未遠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遠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

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豐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戚未終不可與于樂也亦如從父諱于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亦有喪服于可觀聽音樂者也

喪禮義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斂則三日而斂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惟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日記

聖賢之教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錄之所以作也自且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故相資德進業廣矣

日記式

一記年月日　歲次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天運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所寓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所及讀書起止　四行

一記所出入及所爲大事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一記所見賓友

附錄

清江劉氏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命受業朱子先生家壯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朱子他出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朱子始歸

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都治後鳳棲山爲先生祠

又曰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點或又有看得不好處

楊信齋序先生續儀禮經傳通解曰禮莫重乎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子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尙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論

子講義二十章裒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興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于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爲諸儒倡者矣

朱子語類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又曰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

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

又曰勉齋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則變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國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于續經傳通解言黃氏僅修喪禮十五卷成于嘉定己卯其祭禮尚未訂定而汲越四年壬午張淏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

眞西山勉齋祝文曰惟公之在考亭猶顏曾之在洙泗發幽闡微既有補于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于師門采諸衆言奉以侑食英靈未泯必樂于斯

袁清容曰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不以一時之辦事而立其黨與見于成書故其匡輔之功若文公之于程子

勉齋學侶

蔡節齋先生淵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勉齋同調

應先生抑之

應抑之臨川人著天文圖勉齋宰臨川時刊之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黃氏日抄

勉齋家學

補黃先生榦

附錄

魏鶴山答先生書曰陳司理欲得極高明三字但聖賢不說一偏話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

升高上達之意多

勉齋門人

補劉先生子玠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以先生爲彌子名玠謂其見義必爲有人所難者

補侍郎黃先生師雍

附錄

爲楚州官屬李全反狀露先生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青被殺先生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先生恥出史彌遠之門不往見

史蒿之不終喪李節章琰及先生其論列之理宗感悟
勒蒿之致仕

補鄉貢黃先生振龍

附錄

樂于爲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涘己其勇有不可及者
歲大比眞西山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
遂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
深悼少年不及親師取友益加人一已百之功聞四方
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

梓材謹案勉齋狀其行如此願未言其從學惟眞西山所撰墓誌言之

補曾先生成叔

附錄

勉齋答曾伯玉詩曰白露下百草迅商薄修林幽人起長懷感此節物深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聲丈夫各有志莫作兒曹心涉遠當疾趨艮景須就陰願言理輕車去上南山岑

梓材謹案此詩選入濂洛風雅伯玉當即先生之字蓋取玉汝于成之理耳

補通判鄭先生鼎新

附錄

勉齋答先生書曰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

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理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動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情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捨此宜無急者矣足下居長渓之西偏褰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異者焉毋徒下睨汚瀆之中而覩吞舟之獲也

補李先生武伯

附錄

勉齋與李敬子書曰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

補葉先生寘

悼材謹案先生嘗爲學錄林畊叟序其祖拙齋尙書集解後自云暫攝鄉校學錄葉君與里之耆儒舊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則先生蓋亦三山人也

楊信齋先生復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潘瓜山先生柄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悼材謹案劉後村誌黃德遠墓云中年還里閭夜齋陳公宓瓜山潘公柄方與洛學二公師勉齋者勉齋師文公香德遠遂北面執贄于二公據此則二先生又爲勉齋弟子

林先生學聚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貢士鄭先生文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雲濠謹案先生與林先生學聚儒林宗派並列于勉齋門人

鄭先生適

鄭適字周父成叔季弟也慶元己未成叔遣先生從勉齋學勉齋與成叔書曰如昆仲眞讀本分書實可爲後世法也勉齋文集

鄭存齋先生思孟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堂長黃先生巽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儆齋先生義明

黃義明字景亮臨川人白鹿洞堂長去私之弟也師勉齋孝友慈祥待人如一自號儆齋有詩文講義人物志

學正曾先生守約

曾守約字維魯大庾人慶元鄉薦嘉濂洛開統于郡師事黃勉齋以居敬爲本窮理爲要充本單學正文行薈

曾先生兼善 附子天騏孫順曾孫魯順師胡端一

曾兼善新淦人曾于四十七世孫也能傳黃文肅公之學爲時名儒子天騏軍器監簿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于元全節而歸天騏子順宇至順幼與信公從子陞共學其師胡端一目之爲二俊元至正中以茂才舉歷授饒州路儒學教授未上吏部已別選遂上時吳文正虞文靖皆稱其賢順孚子魯宇得之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鄉子弟之來學者云

學者師之尤愛吳文正之書文正著書滿家無大無小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官至禮部侍郎其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稱爲守約先生 宋文憲集

隱君黃澗西先生崇義

黃崇義字澗西樂安人師事黃勉齋深造自得聘主汝水書院兵亂隱居著周易集說理學要語及澗西文集 人物志

劉白石先生養浩 附子安國

劉養浩廣信人勉齋嘗曰吾于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先生獲得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勉齋之指授者爲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之者無慮日相地于白石山爲精舍以處學者祥刑使者建安蔡抗扁之曰白石書院從學者悉稱爲白石先生及元先生予安國緝其遺稿曰先君之來先師曷敢墜替誦聲履武益廣其舊後爲湖廣儒學副提舉以卒 清容居士集

雲濠謹案先生之名人物志作養撝云受學黃勉齋得居敬窮理之要稱其父建義塾置義山以贍鄉子弟之來學者云

梓材謹案吳文正爲劉編修墓誌云考諱安國其仕南雄洛儒學正既滿遊口輸杪承旨姚公之門

隱君韓先生永 附師鄭集

韓永字昭父懷安人幼刻苦受業于鄉先生宏齋鄭集後從勉齋游其學眞通九流百家而折衷于經其文揩去六代五季而欲反之古開門授徒師道尤嚴所知有仕長沙口與同載者先生曰眞馬牛也卒年六十所著有易說詩精義又詩釋疑史斷未脫稿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先生號玉陽後村又爲寶雲寺玉陽先生韓公祠堂記

馬先生宗諒 附子洪

馬宗諒新定人禮部尚書大同之徒孫也受業黃文肅之門修定禮書親承講貫于洪號容堂先生守牧高其行以處士之禮禮之 柳待制集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友宗諒迪功郎見其孫元椿傳安撫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林先生庚

林先生武 合傳

林庚林武口口人仲則之二子也從學勉齋于箕山勉

齋爲之改名庚以學之字伯明父名武以行之字仲強父而爲之序 黃勉齋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董深山先生鼎 詳見介軒學案

梓材謹案明一統志言先生受業于黃幹得其波緒 詳見雙峯學案

吳潍軒先生中

林先生子牧

林先生子斂 合傳

林子牧子斂懷安人兄弟嘗以父端仲之志從學勉齋

勉齋文集

曾先生文仲

曾先生魯仲 合傳

曾文仲魯仲閩縣人其父隱君兄弟相敬如父子相愛之情猶二父也勉齋爲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勉齋文集

附錄

勉齋與二先生書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

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于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朱先生鉅

朱先生鈞 並見晦翁學案補遺

監稅楊得庵先生炎 附師楊溥

楊炎字口口長溪人悅堂先生吏部楫從子也父迪功郎梓與吏部同大父先生幼聞吏部緒言內以族老畏齋溥外以黃勉齋爲師淹貫羣書于通鑑尤綜熟俯就

右選監漳州稅務俸外一錢不取遂歸不復出朔望帥族子弟聽長齋講四書仲春祀晦庵勉齋悅堂三先生于家徽俎行鄉飲禮著有得庵集五卷卒年五十八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益齋字德淵勉齋嘗與書言國博孫不服嫁母之喪之非見勉齋集國博卽悅堂吏部也

李修

李先生修

周繹堂先生口

周繹堂佚其名臨海人周本心弟子周潤祖之大父也心滿意足田夫野老亦與之班荆分席從之遊者記其言行自少至老不改度

嘗師事晦庵高弟黃直卿潤祖承其家學後師本心云台州府志

王先生口

王口

傲齋門人

御史饒先生應子

饒應子字定夫崇仁人紹定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時江西湖南北皆受兵詔外兵赴援先生上疏淮不可弛備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臣如徐庚金聲卽去國宣旭裏之累疏丁大全及董宋臣罪

附錄

姓譜

雲濠謹纂續編後村大全集祕書少監饒公墓誌云公初受業于黃公義明黃伯仲皆考亭門人學文于章公節夫章得之于陳公剛陳得之于止齋水心據是先生之學問淵源可見

公學以考亭爲師故正大而該體用更以止齋水心爲法故麗密而有風致與朋友論文析理滾滾不竭人人心滿意足田夫野老亦與之班荆分席從之遊者記其言行自少至老不改度

勉齋私淑

車玉峯先生若水詳見南湖學案

陳石堂先生普詳見潛庵學案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詳見深寧學案

教授程林隱先生復心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劉氏續傳

編修劉泉山先生光

劉光字自謙上饒人延祐進士授翰林編修少承家學一時名士爭與之游稱之曰泉山先生祖養拙受學黃

勉齋得居敬窮理之要號白石先生光因創白石書院祀朱文公而配以勉齋又建義塾置義山以贍鄉子弟之來學者朝廷嘉其行誼旌表其門人物志

馬氏續傳

山長馬先生元椿 附弟元壽子泰之申之

馬元椿字景莊建德人迪功郎友諒之孫處士洪長子也年三十都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先生蔫用之先生曰向也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强舉其子泰之茂材先生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先生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卒又七年而先生卒年六十一子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

王氏續傳

王先生肖翁

王肖翁金華人教授南康實通攝白鹿洞書院之事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其大父師勉齋黃氏 道園學古錄

周氏續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潛庵學案補遺

朱呂門人

補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潛庵詩說

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于性發于情而宰于心者也其形于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

薄污薄辭者不為甚飾之辭害辭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

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

樛木三章皆有淺深其美也無夸辭其禱也無侈說此又可見眾妾性情之正也

文王之時固多賢者冤罝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

未見君子愁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詞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

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未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

采蘩以供祭未齊以前事也

采蘋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

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

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褊狹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則得其性情之正矣

菟田乃有國之常禮南國諸侯舉行其禮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夫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蓋必時和歲豐封植

蕃育之所致且豈發而已行其禮而不逞其欲此詩人所以詠歎其仁也夫物生茂盛而諸侯于田獵之際又能體文王之德眞若騶虞自然之仁焉則周家之王道豈不成全于此哉

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泉水四章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于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由于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道卽是理理卽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谷風與蜉蝣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蜉蝣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于衛之婦人其文詞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攷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

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懟過甚之詞然于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爲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雞鳴前兩章但述賢妃儆畏之誠至末章方極其情意以致戒詩人其亦善于形容諷諫者哉非誠意有以感之于先則亦豈能使其君聽信之也

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爲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葛生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遺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檜君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爲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絕豈不哀哉

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爲人上者宜所覺矣

七月一詩不惟見當時風俗之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疴疾

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此詩詞哀意切至爲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慈母之誥教子弟而靳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

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

也此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行師之道始出則尙嚴肅既歸則尙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出車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

言心聲也言出于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而但出于口則其爲害豈有既哉

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于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于其友盡朋友以相切磋爲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

酗酒者必昏肆惟肅敬通明之人則雖醉而能溫恭自持以勝彼昏不知正與通明者相反也昏亂于酒則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都人士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

微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至爲鳥言以自比而求所託焉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

世之治也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遑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在其爲民之父母也見于文王之詩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爲始終者又可見于文王之詩二程先生揭出此一字以教後學其有功于聖學多矣

學者舍是無以爲進德之階也

大難之來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

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

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于私欲凡所云爲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于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于窮黷也哉

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于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疏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非樂其于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

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之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于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閒斷方可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尙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惟不敢有所厭射則此心自無閒斷

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于睿聖者蓋本于此詳詠武公之事又知人心之危一或懈怠則非心邪念將乘閒抵巇而入之矣其所以戰兢自持者蓋不可一息有所閒斷也一詩之中曲折次第惟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

順理之君民尊鄉之以其能用賢也蓋操持其心而不爲私意所乘廣詢博訪必盡眾人之見重加攷擇而謹愼以用之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用賢則民皆有定志用不肖則民皆眩惑狂亂奔競以圖進矣

大抵君子之所爲必光明小人之所爲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污穢光明高潔卽所謂善道也

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

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無閒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閒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己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

也己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于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于人責于已者盡資于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于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潛庵禮記說

脩者周人繼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爲一王之禮也王制

父沒母存食則獨宴恐毋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井汲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數教在寬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舅沒則姑老有婦可以傳家事矣然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命于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于家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宜

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爲宗子于父兄宗族皆不可也

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撫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性情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

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特餕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服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逊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則善足以及人矣以上內則

于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
惟篤于孝者覺之上爲疏節而此爲至性也玉藻
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
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總麻三月
梓材案當作
濟衰三月　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非人之所能爲
也
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
之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以上大傳
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謹辭也
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學記
形于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于四
時則又先樂而後禮禮盡氣和而後樂成焉

鄭氏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
爲解民慍阜民財疑家語所載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
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
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
夔因其歌而寫之于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
者則以樂賞之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咨嗟咏歌
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于此矣形
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道謂宣其和樂之意中聲
業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使之

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以上樂記

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爲來而陰爲往

存雖若存于內著雖若著于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于心

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志有所至謂思念于親必極其至

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盡人無不順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僞爲也以上祭義

養在事孝在心

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倚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于已外順于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

依于道志以道寧也依于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我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以上祭統

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爲親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興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哀公問

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于詩成于樂厚于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人也仲尼燕居

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不違持其志無暴其氣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既從則養而無害矣以上孔子閒居

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古人惟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行讓則制行不以已故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

養而不敬者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以上坊記

輔漢卿語

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

梓材謹案此輔先生論胡季隨湖南答問語朱子以爲此說甚善

附錄

又曰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又曰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靜坐澄靜之語漢卿云味道歎賞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于約嘗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業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子

朱子答先生書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黃勉齋復先生書曰昨所喻性無善惡心有善惡斂以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爲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具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善惡與理不相干又卻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于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于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

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故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明且備也

眞西山跋先生家藏朱文公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

袁清容總序先生語孟答問曰楠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于先師而申明之至于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靳合而有合矣

朱明所公遷自序詩傳疏義曰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

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聞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于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

王華川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童子問十卷提要云是編大旨主于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于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其說多拾掇詩序頗爲過當又云陳啓源毛詩稽古編糾其註周頌潛篇不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辨之誠爲疏外盡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矣輔氏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爲長也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蓋與集傳合編云

潛庵學侶

蔡節齋先生淵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潛庵家學

輔先生季章

輔季章潛庵子嘗刻潛庵論語答問于武岡 袁滿容集

雲濠謹案眞西山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云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云云則文甫其字也

潛庵門人

補 文清董榘堂先生槐

附錄

黃東發讀禮記大學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功夫次第大備之閒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簡正未盡者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卽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正係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端明鄭先生寀父口

鄭寀字載伯福安人父口學博文高爲鄉先生先生登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弱冠時聞嘉興有輔先生者爲朱門高第貧發往見盡以所聞于文公者傳焉又謁陳先生于北溪多所論質僑浙右

三十餘年與蔣重珍善袁蒙齋甫陳和仲埙皆雅重焉
故理學尤粹密每于諫書講卷發之著有北山遺稿劉
後村集

附錄

歷殿中侍御史奏劾王瓚龔先胡清獻鐴秩罷祠皆
從之

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名器之輕莫此爲
甚蓋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于上斯人心
不敢輕視于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于其閒則負

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輔氏續傳

輔先生政 附子友仁

輔政潛庵先生從孫也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
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
塾 袁清容集

文清門人

趙先生時錦

趙時錦字元鼎宣祖十世孫居于莆田少工聲律擢淳
祐辛丑第歷象州法曹容州判官廣東提刑司檢法官
仕所至有聲尤爲榘堂董公所知改宣教郎知閩縣卒
劉後村集

文清所舉

劉先生元剛

劉元剛字南夫一字南强號容齋吉水人治毛氏詩早
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調靜江軍節度
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董
丞相槐江丞相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

以通直郎知崇仁縣政以理十年通判鄂州董丞相當
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丞相去不果
出爲黎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差知昭州二年卒平生
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
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登第
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
車徒閒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
悔著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詞科類稿容齋雜著
家庭漫錄若干卷 文文山集

附錄

官昭州守眞西山見其文亟稱之

理宗嘗立貪廉二碑先生居廉碑第四

侍郎孫先生夢觀 附兄因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三年進士歷武學諭知寧國府謹丞相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先生對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先生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僞學當今復唱虛議欲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累遷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集賢修撰知建寧府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循吏風兄因與先生同登進士有文學仕至朝請大夫

慈溪縣志

余氏門人

補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貫道春秋說

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闕賻賵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禮可乎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于鄭有樂洛汝潁浸灌之利鄭莊久欲得之故以祊歸之取宋之郜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報隱公之欲而冀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祊取防郜而辭許鄭無得而强之隱沒而桓以篡立急子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爲鄭所得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郜鼎郜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郜魯不可取之宋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桓公重于治楚若狄患止于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眾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閔元年齊人救邢

桓公倡伯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爲惜乎婁林之不救 僖三年徐人取舒

桓公怒蔡因以爲名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罪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

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桓之功偉矣 僖四年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于此者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會也逃歸鄭伯從會不從義也 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遂救許則許國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會也逃歸鄭伯從會不從義也 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晉而楚爲之援今晉師伐秦亦悼公制楚之規模也 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師師伐宋晉師伐秦

城虎牢不與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以逼鄭 襄十四

前所圍鄭新城卽齊賜申侯之虎牢 僖六年盟于洮鄭伯乞盟

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宰孔先歸諸侯自盟尊冢宰也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

杞病于夷雖賴齊桓城之僅安然幾于非國故降伯而以子自貶 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師于狄

鼠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

三國成師以出不以伐而以侵者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侯鄭

楚取彭城欲以梗晉晉滅偪陽則楚不得而問彭城偪陽歸宋故楚連鄭師以伐宋去年秋秦嘗乞楚兵以侵晉而楚爲之援今晉師伐秦亦悼公制楚之規模也 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師師伐宋晉師伐秦

城虎牢不與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以逼鄭 襄十四

爲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爲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設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爲鄭而戍之也 戍鄭虎牢

孛非星名彡氣所發孛然大晨非火蓋角亢氐正屬辰天道起東方角亢尊故曰大辰辰爲鄭分及卯卯爲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設置兵守衛以拒楚 大辰

餘氣及漢爲陳衛故四國當之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昭子之卒則曰天之棄魯叔詣之卒又曰無公天命也季氏之無君無天于斯爲甚 昭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

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夫 冬十月鄆潰

以小事大謂之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諉存亡于命是紂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況胡乎 定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伯也齊景伐宋欲抑宋而代晉爲伯也然齊景髦矣哀五年夏齊侯伐宋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令而受命吳妄圖何能爲 哀五年

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今會吳伐齊直爲吳之役而已助夷賊夏魯周公伯禽之風于是掃地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梓材謹案先生春秋傳經義考云佚此則錄之黃氏日鈔者

附錄

黃東發讀論語曰震旦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不出晦庵論語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碍瑩然

補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云韓學出輔廣廣朱門高第也又案先生之號黃文獻爲安陽墓誌作詢齋

陳先生著詳見東發學案

莊節師承

徐先生天祐

徐天祐字受之口口人穎悟夙成以父任爲將仕郎銓試爲詞賦第一注歸安尉中進士第時年尚英妙爲大

州教授日與諸生講經義聽者感發德祐二年以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召不赴退歸城南杜門讀書與人交終不變四方學者至越必進謁先生高冠大帶議論卓卓見者咸以爲儀刑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韓莊節婦翁黃文獻誌莊節墓言先生號賢有德與莊節自爲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壻之禮云

王氏門人

補

知軍汪先生元春

雲濠謹案東發文集有先生行狀云公少頴悟好學受詩于太學余先生正君及宗學諭王先生貫

道二先生四明詩學淵源所自從之遊者常餘百人公獨每爲稱首是先生早從余氏遊行狀又言震于公里下士也亦登宗諭王先生之門而公先一行不同時是文潔之從王氏後于先生而同在王門狀尾自署曰門生蓋言同門生也

附錄

公英爽不羣剛正而能濟之以和少刻苦自立終身無所附麗而人有片善寸長推獎恐後爲人謀忠而委曲縕綣有情味故時譽多歸之

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咸淳元年輪對言先皇帝四十餘年憂勤僅收一戰之功遺大投艱正在今日願思天命之難諶願思人心之難保願思直言之難能願思財計之難裕願思綱紀之難正願法藝祖以共濟艱難

卒于郡甫三日而眾爲之立廟巳屹若化城

靈輔之方歸也眾哀其貧助之費其弟與子相持而泣曰吾兄吾父廉生死矣死可反貨取以汙之乎辭不受眾義之不忍復取其巳助之金也則以之入郡學刻凡所哭公之文成二巨編名之曰遺愛錄

劉後村祭汪守文曰凡今仕者非貪則酷公清如水有散無蓄豈不疾惡見于筆戮肅殺之中常寓生育何志

之遠何運之促

黃東發祭之曰惟公資稟純乎天地之剛發施出于義理之淵至誠未有不動所至卓有可傳

又狀其行曰爲相數月而卒舉四方之丙哭之者古今惟一司馬公爲郡兩月而卒舉千里之丙哭之者古今惟一汪公位不同而事同皆發人心之天而不可强者此非卓絕過人之事而何豈由大中至正而行者其效自有不可及耶嗚呼向使司馬公而不遇亦不過鄉曲一常人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補莊節韓先生性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云賜謚莊節先生與元史合本傳云私謚莊節蓋傳寫之譌

附錄

先生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援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閒益得肆其力于爲己之學永康胡仍仲穆仲汲仲並以學行相高于先生爲內兄

事而齒差長閒以徵辭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爲他日當有所不及

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于斯其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黃晉卿誌其墓曰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于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于運丟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

有足徵者豈偶然哉

胡一中自序定正洪範集說曰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探以此言爲然

恂齋門人

補徵君陳石堂先生尊

梓材謹案經義考陳氏尚德四書集解未見黃虞稷云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案石堂陳氏字尚德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齋或訓是一人然古今之說更易未一攷知先生之不又號懼齋也

梓材又案道南源委云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琓余載黃寀輩並以正學爲時所宗著四書句解鈐

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註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揮天儀論天象賦凡數百卷字義一卷雲濠謹案碑疆圖宋文選載先生所著有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旨要孟子圖纂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詠史詩斷其著述之富如此

陳石堂語

五經四書無一句一字無義理五經傳註豈可無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

石堂文集

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喫緊言心者二坎之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喫緊言心者也外卦坎

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尙尙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于海也中字誠心也無閒子天地人物者也全體中虛二體中實皆無閒無雜之誠心也故爲好爵好爵之縻繫而不能釋也吾與爾縻彼此人己親疏遠近交繫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子所謂道性善也許魯齋大學要略直說序

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

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于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性則以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僞言然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爲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妥于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固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于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于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爲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于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于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皆可爲庶幾有以發憤自强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徵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爲功而識乎性之本然也子于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爲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孟子纂要自序

普深山狂簡不學寓閩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于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曉時文而思難屢貢東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貪踪賤武合井艮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于山中書冊填坐廛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于朋友備書冊闢講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爲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其取十七篇註疏及晦翁所遺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

歷指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記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咈于性命之理不失于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瘝痾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爲者用之于身行之于家不得爲者藏之以待用 禮編自序

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運行遲速不同故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合也甚難日之行天也一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以十二年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也以二十年惟太白辰見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以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辰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百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于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于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焉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

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于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于玄枵正月會娵訾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爲晦晦而復

蘇明于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于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二度有奇其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在于八日下弦在于二十二日望在于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以上七政運論

論語夫子之教皆所以立人也夏時殷輅其大體政刑德禮其精義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者也道之以德一語則淵淵其淵以立天下之大本蓋二帝三王之精微萬世立人之道莫之先焉者也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爲三才天地其身而人爲之心而人之心又其所以爲天地心也者心不正則人無以爲人人不正則天地亦將無以爲天地故君人者其實爲甚重其位爲大寶非位無以正人而其所以正之者非苟焉忽焉若後世之爲治者也何者正民者正其心也生民安民之具不可無防民禁民之器亦當有而使之沛然革心翻然爲善洗滌舊惡而皆爲善人君子之歸則非政刑之所能也是故德禮精而政刑粗德禮本而政刑末而德又精于禮而爲之本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君孔孟之所以教天下萬世其于此四者未嘗不深致其意而曲盡其至也刑政德禮論

案檀弓曾子之不習于禮者五愚竊以爲不可信也聖門如曾子固未可言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然不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非夫子之言亦太誣矣此二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足知其非夫子之言矣何必有若而後知之有若知之而曾子乃獨不知乎死欲速朽必將棄野委壑否則裸葬乃可豈當以此教人議聖知言顏子以下莫曾子若也乃不知其非夫子之言且復信之以爲當然及有若非之復引子游證以爲實殆若孩稚然者要之此章多僞蓋野人之語善筆墨者飾之以欺天下後世耳疏謂夫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

哀六年又失司寇後向宋衛不向楚則所謂失魯司寇將之荆者不可信矣南宮敬叔在論語是謹言謹行貴道德賤勢力之人也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人可知矣載寶而朝是一言而壞其素也參也聞諸夫子是親聞之也參也與子游聞是與子游共聞之也觀子游之言則曾子未嘗親聞亦未嘗共聞也與子游共聞而子游獨知其爲南宮敬叔之貨桓司馬之靡而發而曾子獨不知但聞其中間一語不知其始之所起末之所歸而遂守以爲正既不詳審于聖人之言又復漫言以告有

若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曾謂曾子而至是乎家語詩傳俱言子夏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衎衎而樂閔子騫除喪而見與之琴切切而哀疏謂子夏喪母民未有聞閔子騫素以孝稱則家語詩傳爲是而檀弓以爲舉扶時遺言以矯曾元不易簀之非曼子一狐裘三十年葬父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以爲知禮二者皆子夏見與琴而哀子張見與琴而樂者非實也然則速貧速朽安知其非他人不審之聞而誤以爲曾子者大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天下之疑聖議賢者既不識聖賢氣象則于其心術言行皆莫之察有非其言而妄傳以爲其言者亦莫之辨此章既誤則餘章未必皆實曾子之學問豈在子游下者檀弓歷載子游之知禮凡十餘條未嘗或失惟對司士賁之請襲于牀不以禮而以諸爲失之驕其載棺弓記曾子言與啓手足之意同子年二十有七其委曲問禮與晦翁註一貫章所謂于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殆于滅性乎夫子夢奠時曾聖人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者當在二十餘歲時檀弓記其易簀則其他亦宜半在西河之後年彌高而德彌邵而學彌深矣反出子游有若下乎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誠非君子之言也鄭玄不知其妄又不爲之隱而謂之爲給說夫曾子豈禦人以口者乎鄭玄目之以給孔穎達遂謂其不願道理嗚呼道之不明諸儒不識聖賢久矣浴不于適室于爨室註疏以爲舉扶時遺言以矯曾元不易簀之非曼子一狐裘三十年葬父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以爲知禮二者皆過中失正漸入異端且居仲尼之門而稱曼子二者當亦非曾子事子思學于曾子今讀中庸子思之學問何可當也檀弓記子思纔四五而其不熟于禮與曾子同者亦有二焉嫁母之喪柳若告以聖人之後不可以不

愼也乃誤而哭于廟厚矣復使其于不爲出母喪事皆不可信者學者于此苟或不察而信之以爲實則于四書決未可讀不識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所以不明也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四書者 楨弓辨

人之一身賦與天地相通合而爲一天下之人往往自輕自小不知自愛自重細看洪範一篇可見洪範一篇出于箕子今在天下二千三百年矣學者讀誦不爲不熟解釋不爲不盡以今觀之猶有當考詳者一篇終始

列爲九類九類之中主以皇極而列之中猶有精意二之者猶有要道何者終始二疇皆天之所爲其中七疇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二五事者人之貌言視聽思也八庶徵者其應也庶徵雖出于天皆人之五事之所成箕子所陳爲可攷也本其本者天之五行故一五行而二五事應其應者天之五福六極故八庶徵而九五福六極自一而順數之五事居二自九而逆數之五事亦居二也終始括之以天其間七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其意口可見矣何者人道之得失善惡惟貌言視聽思之五事正與不正而已皇極者奉天之命體天之行自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天下之五事皆正則貌之正其應時雨言之正其應時暘視之正其應時煖聽之正其應時寒思之正其應時風五者皆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于五福之中不然則一人之五事不先正則天下之五事皆不得其正天下之五事不正則貌之不正其應恆雨言之不正其應恆暘視之不正其應恆煖聽之不正其應恆寒思之不正其應恆風五者不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于六極之中然則人道不出于五事而皇極者五事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亦惟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而已人之五事正則天地萬物無不順然則人之爲人也其身豈不爲至貴君之爲君也其責豈不爲至重而箕子之所以爲箕子也其行豈不爲至善哉然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疇將何所主曰四疇皆以人事之要而列也何往而非五事之所在哉 洪範九疇講義

大抵古今天下往往才難知天之人千而無一天道微遠數學纖悉加以歲差之行細入毫髮晦朔與閏之不

同皆以此數
義和專官自堯至夏季秋月朔之失失于歲差而已不
但荒于酒也曾之失閏文哀二公之世前後凡三周喪
人亡孔子之徒復不與其事故也以上答閏問
附錄
先生居石堂山淳熙閒朱子過其地異其風土曰數十
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先生生
謂三代之治莫善于井田因爲作書又精聲律天文地
理算數之學

丞相劉敏中屬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爲
三十卷
閔文振作傳曰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
經不貴文辭不急祿仕惟眞知實踐無媿古之聖賢
陳石士師勉學堂記曰宋陳石堂先生之學由楠氏
而溯于朱子博而能約有體有用余讀其經義字義
諸文大抵推闡前言考驗人事使爲上者得以審治
平之要爲下者得以究修齊之功蓋粹然儒者之言
也梓材案是記下文又云先生嘗作勉學詩以勗其
邦人蓋石士師案試福寧以勉學顏試場之堂至

熙化復屬莆田諸生彭厥岐書勉學詩刻
之石以寄之而復爲記以勗爲宋學者云
莊節講友
唐先生珏
唐珏字玉潛越州人與林景熙相善同爲采藥之行潛
拾宋諸陵遺骸盡宋之遺民云姓譜
附錄
家貧聚徒授經經營滂濶以養其母
越有抬中袁俟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君薦者一
見置賓館一日問曰甫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
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
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
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
月二事俱愜人固奇君之節而又奇君之遇兩高之曰
二公眞義士義士
君葬骨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土堆上
作冬青行二首以上唐義士傳
王先生易簡別見槐堂學案補遺

呂先生同老
呂同老濟南人宋遺民也南宋文範作者攷
莊節學侶
補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雲濠謹案元史儒學戴表元傳云當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故謝山以先生爲吾鄉朱元五家之一阮亭居易錄載先生句章集十卷又言其與戴帥初齊名所作謝翺吳思齊二傳最傳程篁墩宋逸民錄載之云
任松鄉集
聖人之教昭在庠序夫子之道著在人心不以言語文字而獨存不以禮樂刑政而偏舉忠恕之道天地流行修齊之功國家終始是故言政則教舉言教則政立夫子之道在是矣文公之學在是矣可不務乎 徽州路重修學記

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爲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爲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矱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 重建文公書院記
夫人之種于德也以孝弟忠信爲根柢以禮義廉恥爲茇夷蘊崇其始枝葉庇于家其久連雲匝于里族而後沃之以孔孟之道華之以詩書之辭于是乎世以材聞 種德堂記
六經述作如日星昭布如四時錯行渾渾乎山川之流峙也挺挺乎草木之華滋也何其深厚而博大倫理而章節也千載之下讀之者由由然雍熙渾灝之盛如親見之 送鄧善之修撰序

蓋易之爲道遠而天下之始終近而一天下國家之經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于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而離于一也變化見而觀象者求之則囿于物矣吉凶生而尙占者玩之則梏于徵矣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 易體用序
洞天下之物理者形色不能移究天下之事情者耳目不能役 閑閑說
萬事之理莫一乎常萬事之適莫通乎權 趙常父字說

附錄

幼穎敏六歲能屬文既長喪父廬墓讀書亹亹不倦

趙文敏志先生墓曰叔實之文沈厚正大一以理爲主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

王厚齋書先生賦傳二篇後曰叔實尙友前修鎔意鑄詞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于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臠之味

黃南山先賢松鄉任先生贊曰純乎先生炳乎文章講道吳越納交公卿鬱鬱松鄉飄飄松雪出處雖殊歲寒一節

石堂講友

謝先生子祥

謝子祥昭武人刋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石堂序之稱曰子祥之書掇焚拯溺之功景星慶雲之瑞也陳石堂文集

劉氏門人

補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雲濠謹案先生本名鉌字位辛後以禾名登進士第林處約爲先生傳云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許魯齋序先生文集遂云師事文公高第輔氏後元儒言行錄且改其傳文云訪朱子門人輔廣而從遊焉攷先生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上距嘉定初潛庵上書時已四十年雖未知潛庵卒于何年要先生不能親受業于潛庵也又案淳祐丁未至皇慶壬子凡六十有六歲以爲六十者亦誤

梓材謹案蔡復齋春秋五論先生嘗爲之序熊氏子孫遂以五論爲先生著者誤也

勿軒文集

文公晚年爲經傳通解大綱細目具載歷門人黃勉齋楊信齋三世克成書舊有刻本兵燼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註疏語類傷繁後信齋爲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將欲通經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以來諸名儒參攷訂定是本擬板行以便流布仍于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別又關洛以來諸儒折中之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儀禮外傳自序

乾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道蓋已具于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

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行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于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 孝經大義序

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于戰國之慢經界再壞于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于國實民富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于兼并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粱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闢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于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 農桑輯要序

嗟夫同富貴易處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懼其前利害怵

附錄

先生生而聰敏穎悟垂髫即知問學及總角則能屬文而悟道德仁義之說

採易之精奧著易講義讀書而著書說學禮而定儀禮闢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蠱者皆毫分縷析而正以聖人之道焉

既而曰吾之所學聖賢之學也當以聖賢之心爲心故伊尹曰吾天民之先覺也吾當以斯道覺斯民也乃不吝所居擴而充之易爲家塾中奉先聖左爲文公師友

之祠右爲熊氏忠孝之祠
先生學旣得其眞而道不雜書旣覽之博而德宏雅當
時遠近以書廚目之
許魯齋序先生文集曰先生文公考亭嗣里雖未及
門受業其眞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于文公也
勿軒講友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雙湖先生一桂詳見介軒學案
劉省軒先生應李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詹先生君履
梓材謹案先生蓋勿軒舊遊其爲學正也勿軒序
以送之又案劉先生涇跋胡玉齋易學啓蒙通釋
云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
訪雲谷遺跡无咎當卽先生
潛庵私淑
教授程先生復心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自幼沈潛理學會輔氏黃氏之
說而折衷之章爲之圖圖爲之說書成名曰四書章圖
總要仕元爲徽州教授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林隱見
臧夢解所作四書章圖序
附錄
袁清容序程子見四書圖訓曰自正心誠意之說與花
無叶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
行之說實切于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
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考禮主于
敬理主于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靡爛而不可救矣子
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于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
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

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
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眞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
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
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
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于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
有以拯諸
庾道園序四書章圖纂要曰其爲書也盡取朱子論語
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
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

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爲之圖以究朱子爲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

薛敬軒曰程氏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文清崑清容先生楠 詳見深寧學案

俞先生天民 附見晦翁學案補遺

張先生洪

齊先生照 合傳

張洪字伯大齊照字充甫皆鄱陽人同編朱子讀書法伯大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充甫適客遊浙東遂相與

商榷四書而刻諸鄱泮其書本朱子門人輔氏所輯巴川度正嘗屬遂寧於和之校刊鄱陽王氏復廣爲後編伯大與充甫又因而補訂之以輔氏原本爲上卷而以所續增者列爲下卷皆以文集語類排比綴緝分門隸屬綱目井然于朱子一家之言可謂覃思研究云 四庫全書提要

程先生端禮 詳見靜清學案

程氏同調

吳先生成大

吳成大字浩然瑞安人登至治辛酉第官永嘉縣丞著有四書圖王瓚說

莊節家學

韓先生伯時

韓伯時莊節諸孫而又得卒業于其門辟爲山陰校官宋景濂嘗與之遊將還山陰景濂贈之以序稱其人温如其文煜如其言論鏗如誠無愧于家學者 宋文憲集

韓本中字致和明善先生從孫也爲人温粹端愨王忠文公嘗與爲友稱其篤于學而不自以爲足敏于文而不自以爲能可謂能世其道德者其學道之館曰滄洲庵 王忠文集

莊節門人

補 郡守李先生齊

附錄

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花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先生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補 參軍王先生冕

附錄

著作郎李孝先欲薦之爲府史先生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

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先生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

見山

項先生昕　附師趙穆仲棨見出晚更自號抱一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如雲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著有愛齋稿　朱文憲集

一致復從韓莊節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嘗以春秋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融通諸家言而貫以

楊先生居　附師于子惠

楊居字温如新昌人八歲能賦詩聞天台于先生子惠

府令史在閫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　戴九靈集

附錄

時黃文獻以文名當代先生撰長書爲贊文獻讀已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其器重之如此

陳先生堂

陳堂字宅之諸暨人師韓莊節性黃文獻潛學治經爲進士業廉訪使者舉爲稽山書院山長辭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　宋文憲集

教官徐先生昭文

延玉善撝引案摩先生亦得見焉事之盡其仗其子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

徐昭文字季章上虞人從韓莊節性讀尚書試藝不售杜門修業後應辟爲吳淞教官著通鑑綱目考證行于世 上虞縣志

中丞月魯先生不花

月魯不花官南臺御史中丞嘗學于韓明善性言明善法當得謚云 元史

李氏同調

忠介先生泰不花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李先生 補

李補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尚書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先生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子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冠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先生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先生曰王人雖微眷秋序于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歷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兼經筵官數與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累拜禮部侍郎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先生江州路總管行省上其禦賊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已而賊勢更熾中外援絕先生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事聞贈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 元史

陳氏門人

補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

梓材謹案先生隱居不仕閭大紀云會稽人居寧德又案四書通義引用姓氏有韓基號古遺著學庸詳說豈先生一名基耶

附錄

先生受業于石堂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石堂歎曰吾耄矣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恨哉

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屢滿戶外

余先生載

余載元時人著有中和樂經蓋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爲書 經義考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陳石堂門人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韶舞九成樂補一卷提要言其始末無考惟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進樂通韶舞補略序知爲仁宗天曆中人其字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接徒自甘嘉遯而已

任氏家學

任先生耜

任耜字子良奉化人松鄉先生之子也自爲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通旁攷務極根柢初辟松江府史歷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事至正十七年告老歸華亭城北之別墅明年卒年七十有一初松鄉沒既葬廬墓三年凡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取松鄉所著句章集藏之鋟梓行于世

貝清江集

任氏門人

阮先生珪

阮先生璧合傳

阮珪阮璧滿城人並經曆某之子從松鄉學松鄉字珪曰友璋字璧曰友琮而爲之說任松鄉集

任先生瑾

任瑾口口人學業子松鄉松鄉嘗語以本末精粗之道其之江陰爲馱沙巡檢也松鄉序以送之任松鄉集

勿軒門人

王氏門人

同知黃先生里附弟亨

陳蒙正口口人熊退齋至先生往就學焉退齋歸先生作序送之熊勿軒集附錄

陳先生蒙正

夏先生思學

謝先生平叔合傳

夏思學字口口上饒人與同邑謝平叔從勿軒于饒峯行舍榮禮後歸江東勿軒送之以序熊勿軒集

謝先生平叔

虞先生迪父仲海

虞迪字彥忱口口人從勿軒遊勿軒爲之字說其父仲海言論每以剛正自持重禮教篤倫紀勿軒以爲畏友熊勿軒集

虞先生光祖

虞光祖字善繼口口人熊氏弟子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澗類友善詳見龍川學案補遺

李先生文

李文字士則崇安人熊去非弟子儒林宗派

黃里字德鄰山陰人幼從王竹齋晁遊通春秋元工于詩洪武四年舉明經授雲南州同知七年邊寇突入欲奪其印執弗與遂遇害弟亨聞之率眾百餘與戰賊敵不支皆潰去亨亦傷左目幾死抱先生骨萬里歸葬忠義萃于一門浙江通志

中村門人

補

知誥張先生以寧

翠屏文集

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大梁張氏春秋經說序

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于經甚大也而獨于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經以叩一第亦嘗有疑于此而未能決也閒讀魯論夫子之言行夏之時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記及古註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龍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明著者也而猶未敢集傳之說又同也于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春王正月

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考自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王正月考二卷提要云史稱張氏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載始卒業今胡傳維此書存又言春王正月異說紛紛張氏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云

附錄

登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

宋潛溪序張侍講翠屏集曰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于叢穴雄峭而不失于粗厲清圓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細碎可謂一代之奇作矣

補鄉舉林先生文琪

林文琪雲濠案原文作琪從學案原本與儒林宗派加文字字仲恭福寧人從韓古遺信同遊篤信力行爲文以理勝舉明經不受强補本州訓導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開來學爲已任道南源委

余氏門人

朱先生模

朱模字口口新安人

張氏門人

石先生光霽

石光霽字仲瀕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著有春秋書法鉤玄四卷貢氏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書法鉤玄提要云此書猶以寧之傳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考周禮經註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爲雜書法以冠乎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辭以切要者爲綱發揮其義者爲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爲主義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繩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者卽以寧也

孫隆

孫先生隆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潛室先緒

補陳先生煜

梓材謹案嘉靖浙江通志稱先生工屬文善持論爲葉水心所推重

朱葉門人

補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潛室經說

田里之里以方計卽井方一里是也道里之里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爲一里之類是也

木鐘集

周禮

稱爲夏殷之制非也

古者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以及萬民之子弟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幼儀十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卽大小學之立於國中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者也其謂之鄉學者卽大小學之立於鄉遂以教萬民之子弟者也

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只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記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書言武帝其實郡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物述起獨古今志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議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卻班史之贅畫蛇添足

人倫相親人倫不亂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以上禮記

王制惟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則二卿有命於天子一卿有命於其君者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蓋典命止言命數未言人數如齊晉皆侯爵爲次國管仲不敢當天子命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晉使羣朔獻捷於周周人讓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羣伯賓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則齊晉皆有不命之卿或以記所稱爲夏殷之制非也周禮

木鐘集

馬遷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記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前倨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圖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妄念方是眞舉子

附錄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陳器之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

梓材謹案朱子所答又一書蓋答其問玉山講義甚詳卽本集所載四端說也已見本學案

陳先生埴

陳先生止善 合傳

陳埴潛室之兄而止善其弟也與潛室並登進士第時人號所居爲桂森坊 姓譜

潛室講友

趙濮園先生善湘

趙善湘字清臣鄞縣人宋宗室慶元初進士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後爲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卒贈少師所著有周易說約春秋二傳通議等書及書詞共百餘卷 姓譜

雲濠謹案寧波府志載先生知鎭江府歷官至煥章閣直學士以李全犯淮東還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及戰全進兵部尚書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先生爲濮安懿王五世孫所著有周易說約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說約一卷大學解十篇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春秋三傳通義三十卷又案先生說濮園見經義考引張萱說

洪範統一自序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既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實任彝倫攸敘之責行乎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居於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惟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

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謂疇散而悉歸於皇極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八卦奠位而包皇極於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於外此八卦九疇相爲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紙九疇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天實闡其祕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也域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爲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卽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爲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之道默用於聖人之經世九疇既著則洪範之書遂爲經世之大用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洪範統一卷提要云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趙氏謂漢儒解傳祖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謂疇散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宋歐陽氏唐志蘇氏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可一以貫之矣云云則永樂大典題曰洪範統一爲名實相應矣又考朱子與陸氏論皇極之義往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注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皆運於君心發爲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取兩家之說者云

晦翁門人

補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戴氏說云一統志溫州有葉味道處州有葉賀孫皆朱子門人而事業微有不同蓋本一人誤析而爲二也閩書云其先括蒼人居建陽之後山梓材謹案先生號西山見其門人繆天一傳儒林宗派於朱門又別載葉賀新號西山龍泉人賀新深者不可解蓋卽先生原名賀孫之譌又有作賀深者也又案錢文子主東陽鄭氏高塘庵講席後醴陵因屬先生續主其教

附錄

既下第後從朱子於武夷山中

還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口奏則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

銘之旨從臣竊爲其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先生請先說論語詔從之

先生所陳無一言不開陳引導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惟致於治道

朱子語類曰賀孫請問語聲低得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子夏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

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黃勉齋復先生書曰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爲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

文修講友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潛室門人

補 祗候翁先生敏之

附錄

所居故有鄉校久廢先生倡而新之扁曰圖南書院聚族里子弟教學其中未幾與從弟巖壽俱以禮經擢進士魁太學與鶚薦者十餘人

調婺州及平江塘頭安吉軍庫吏人乏食先生勸商平糴之外以無饑塘頭近言偃舊宅先生詣祠下推明學道愛民之旨士民風動

除閤門祗候將朝參喟然曰曉漏穿花安得似閑林閒散之樂遂不復仕

補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周易傳義附錄凡例

程子易傳依王弼次序而朱子則用古易次序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自爲卷今不敢離析程傳又不能盡失朱夫子之意於是倣節齋蔡氏例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下經文一字使不與正經紊亂而程傳及朱子本義又下一字程子朱子附錄又下一字則其序秩然矣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提要稱其學出於陳器之出於朱子故其說易惟以洛閩爲宗又案王阮亭居易錄明永樂開胡廣等奉詔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

居士集

易敘叢書自序

汝楳商老學荒何敢言易獨念先君子自始至末於易凡六寒月進日益未棄題曰補過汝楳得於口授者居多外除以來踰二十載因輯所聞於篇庶不忘先君子之教且以觀吾過云　周易輯聞序

程子論爲學之言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嗟嗟淺深非二水體用非二物精

粗無二理也易之爲書言近而指遠不知言局以知其
指通乎近則遠固在是倘慕遠而失諸近吾知兩失之
而已世或外辭畫以求易則此書爲贅否則不易吾言
矣程子之論眞爲學之大閒蚊易雅序
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克惑聖人不欲以己意解人之惑
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雖曰神道設教非無是
理而矯誣斯世也
有著道道生於庖犧有著用用著於媧帝而詳於箕疇
筮有職大宗伯率之揲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
國語可考也以上筮宗序

論圖書
易有衍數有積數自五衍而爲五十者衍數也自一二
三四五積而爲五十五者積數也圖書二數皆積數之
儻不可以與於揲蓍也故合圖書之名而論二數則自
有妙理强二數以圖書之名則於經無據

西山家學
葉先生任道
葉任道味道弟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附錄
朱子語類曰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
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
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皆暗誦
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
侯勝授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
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又曰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
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
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
下用功也舊涵養也舊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
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於近思錄云其集解則朱子
沒後葉采所補作淳熙十二年采自朝奉郎監登
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時嘗進於朝前有進表
及自序其序謂悉本朱子舊注參以升堂記聞及
諸儒辨論有缺畧者乃出臆說又舉其大旨著於
各卷之下凡閱三十年而後成云

葉仲圭語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常人之所無哉曾與明異而已矣

附錄

嘗居武夷書堂遊玩賦詩北溪屬花之遂循序就實構漁隱精舍問學日進

其書事詩曰雙雙兩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記朱子於光澤累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錄集解嘗以進呈理宗稱善

西山門人

補隱君繆天隱先生圭一

雲濠謹案浙江通志云一字天德通易書詩三經大德閒郡守廉希憲延爲經師著又有易經精蘊經義考云佚又案天德恐是天隱之譌

附錄

先生雖醫而諳練典故記憶不衰與人言纍纍不倦人有問者必答曰在某書某帙檢視果然

補隱君王愼齋先生夢松

附錄

嘗曰學以躬行爲本徒知無益指孟子四端即舜禹道心之微每於此心萌動處下功夫主敬以存養之師事業味道造就學者皆有感驗

資政贋先生文翁

贋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橫子初名鬻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尉卿權戶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邵堯夫面前地要放寬之語既登第練習經濟理宗嘗稱其人物甚偉洞曉邊事由淮右節揮除浙西憲十年屈獄莫不讞決先生少壯登朝晚膺茅土中間或握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爲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金華徵獻畧

國史胡定庵先生升

胡升號定庵婺源人爲史館編校尤端明素所厚客也寶祐丙辰丁大全據言路將得志用事逐董丞相槐嗾

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與過大理寺以恐嚇之然
後擲置北關外端明提綱史事對客竊嘆遣上疏列其
事而去大全怒逐端明或告先生爲尤稿疏者天府陰
奉旨逮之薄責籍沒楮閱視之無有猶坐他誣謫九江
徙臨汝又徙南安先生於晦庵之里晦庵高弟葉味
道乃其師先生被逮時衣器書硯蕩盡平生著述片紙
無遺嘗爲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閒得有中庸大學論語
而孟子終不可復云方桐江集

胡氏先緒

補
胡先生巖起

胡巖起字伯巖汲仲之祖也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
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
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子居仁至汲仲而其學益
大宋文憲集

車氏家學

補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七卷提要云是書仿文公家禮而補其所未備有圖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詳明斯具有條理序稱家體著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蓋不誣也又案先生所著又有深衣疑義

附錄

先生年十六與其父景山皆以名上春官不中慨然曰
吾家數世湮鬱不遇我豈能終與造物競哉然聞皇帝
王伯之略道德性命之奧由學以致顧吾力有未至耳
乃與從父兄若水清臣合志而共講焉

先生之季父韶溪授受最有原本清臣既委己就學得
其宗旨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
微毫研縷究部發窾鄧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
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
聘先生兄弟處以賓職

補
車先生惟賢

附錄

先生跋雙峯內外服制通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
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
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峯
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
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

人易兒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
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乎有補於治道明矣

雙峯家學

車先生漳孫

車漳孫雙峯先生子與雙峯同學而成者 柳待制集

雙峯門人

鄭栖筠先生口

鄭栖筠先生車璡之師也先生卒璡往弔見內外服制
通釋一書先生蓋雙峯之愛友曾傳之云 內外服制通

補遺

賈氏門人

補 高節嚴先生侶

附錄

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來者

楊鐵崖誌其墓曰某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
漢鑿鑿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眞祖去今一
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爲峙流士
矣必以仕爲貴哉侶不敏願爲嚴子陵賢乎孫足矣

余氏門人

補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

梓材謹案宋文憲爲先生傳贊言先生既于余學
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
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
象山爲人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
梓材又案先生及門最盛元史本傳云方嶽大臣
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數繹經史環聽者數百人

附錄

轉寧海縣主簿大德丁未浙東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
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
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先生藏去乃行

旁州先生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
先生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贓如山耶
何所受命而敢無忌如此先生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
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
問

晚年慕陸象山之爲人每取其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
以告學者在至元中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學
者尊而仰之

先生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

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有如飢渴之於食飲

先生爲學者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

楊仲宏贈胡汲古曰先生唯達道久矣樂山林致聘口雙鬢爲生過十金身閒雲出岫髮短雪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又曰野客何蕭散長年暫出遊風塵唯短褐江海自扁舟有迹能來往無心任去留才名今緒甚屈指到枚鄒

黃文獻祭先生文曰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爲高顧以文名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儒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草程包羅揆序弗猥弗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悉達滿盈藏英斂華根柢一貞以歸於極以集於成金春玉撞發其和平遠彼瞶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於天庭胡不廟郊薦之誣諛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廉訪使徐琰聞其名訪之先生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登使登乃登與客笑談樓上而樓下羣童蕭如也元時良俗失悍獰稚耄熙熙怙爲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新當貴人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琰笑而去明日竟不謝人乃謝譽鞍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聲欸所及驅

集

石塘同調

貞白吾竹房先生行

吾行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於樸坐學童樓下遣高弟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輒止其登使登乃登與客笑談樓上而樓下羣童蕭如也元時廉訪使徐琰聞其名訪之先生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琰笑而去明日竟不謝人咸重之稱爲貞白先生 姓譜

梓材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所無有其所著有尚書要略聽元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贊文春秋等書又案先生本複姓吾邱故王忠文集有吾邱子行傳言其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又案陶氏輟耕錄云子行號竹房太末人寓杭之生化坊好古博學與趙魏公相厚雲濠謹案國朝全書舊錄先生周秦石刻釋音一卷提要云初宋濟熙中有楊文昌者舊周秦石刻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山嶧山碑至是吾邱氏以所取琅琊碑不類秦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

鄭氏門人

車先生璡 詳見車氏家學

張先生德亨

張德亨字伯通黃巖人本陳姓以父命爲張甫公後幼聰敏動止異常兒時鄉先生栖鶴鄭公教授馬氏義塾先生從之遊學益有力及試吏持法平未幾卽棄去累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 貢玩齋集

嚴氏門人

黃先生廷玉

黃廷玉高節門人也高節卒爲之狀其行實 東維子集

石塘門人

吾氏門人

劉先生天祐

補陳潛齋先生剛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說以先生爲一字子潛人稱潛學先生恐是傳寫之訛

附錄

應試累不就乃曰吾學豈不如今人吾才豈不逮古人吾之不遇命也又何尤

父母皆年八十孝養至篤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別附

疊疆

疊疆號夢堂姓王氏住慈溪東皐寺與金華胡修道先生遊有詩集宋景濂爲之序 續文獻通考

梓材謹案修道卽胡石塘先生汲仲也潛溪學士題永新令烏繼善文集後云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探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四明夢堂雖居浮屠中能文與先生遊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據此則石塘弟子之在釋氏者不獨浮屠文誠夢堂上承石塘下以啟烏春草之文緒不可不存其淵源也

劉天祐字祐之杭人生而凝重不好戲弄孝於母母卒
比葬有雙鶴巢墓上先生蚤從吾子行學縱觀經史涉
獵諸子百家爲人一本於誠敬因子貴封從仕郎戴九
靈集

朱學之餘

補史先生伯璿

史文璣語

曆中刻數晝夜長短大抵冬夏至左右皆十二日十日
進退一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長
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曲通暢著於簡

短繫黃道過南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自
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上多在地下少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天體皆以近南極
之故在地下多在地上少所以黃道自北過南則日入
地漸深出地漸少而刻數漸晝減而夜增黃道自南過
北則日入地漸淺出地漸高而刻數漸晝增而夜減但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畧處行則過北之勢
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
去各三十四度爲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
自東而趨西其過爲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十二日
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也
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曰姓某
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虛其姓於氏
之上而實其氏於下

附錄

陳高序四書管窺曰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
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
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曲通暢著於簡

牘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四書管窺八卷提要云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其間朱子舊似孔門諸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與

雲濠又案四庫又著錄先生管窺外篇二卷提要云是書蓋繼管窺而作皆條記友人問答以闡發其餘義大抵皆拚證之文

史氏同調

鄭先生如圭

鄭如圭字伯玉平陽人敦性行博學強記尤精於書同

里史伯璿每推重焉溫州舊志

潛齋門人

補府佐林先生泓

寘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洪武初授秦王教授典閩浙二省鄉試宋濂稱其詩文本於氣之所養與世之學者自異有栗齋集

章氏門人

補隱君趙雪溪先生次誠

附錄

先生學通經旨授徒於鄉用伊川語意作歌詩十篇又

歷敘聖賢傳心之要上溯伏羲下及朱子纂成一圖

史氏門人

補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附錄

洪武初膺聘詣闕數被顧問數奏剴切授司風紀官辭不就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上怒謫役淮陰驛至則郡邑爭延爲師多所造就

敬諭徐先生森

徐森字宗茂黃巖人六經百家靡不淹貫嘗篝燈讀漢書燼落燕其牛默誦填之不誤一字尤深於易與兄宗實俱從史伯璿遊史奇其才曰昔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爲後二徐洪武閒以薦歷徐閩教諭舊易說及詩書禮記經義四書辨疑授學者諸藩重臣交聘主文衡劉三吾薦入侍講經筵卒 台州府志

蔣氏門人

王先生全

王全溫州同知洪武初郡守楊時中延蔣彬夫爲府學

五經師先生執弟子禮事之 溫州舊志

靜齋門人

駙馬胡先生觀

胡觀駙馬都尉洪武中起徐靜齋宗實爲之師援他府例設位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宗實憮然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手引之使下聽講明日貽書責以三事大義先生愧謝執弟子禮愈恭 台州府志

橫陽門人

補吉士張先生文選

梓材謹案温州舊志稱先生受易於徐宗起篤信機道登永樂丙戌進士著有易經講義四書訓解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六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　馮雲濠同輯

南湖學案補遺

南湖先緒

杜先生椿

杜椿字大年黃巖人學以厚其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蚩絕之事卒年七十四葉水心稱之爲善士而志其墓二子煜知仁葉水心集

朱石門人

補　王薄杜南湖先生煜

附錄

朱子答先生兄弟書曰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舉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

又答杜黃道書曰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勝

書問往還也

又答仁仲書曰畏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

孫燭湖答先生書曰甚恩極意面論相與激昂奮起

車玉峯序南湖文集曰友人杜則卿手編其從曾祖南湖先生遺集得其成書讀之義理之饒脾聖凡之關堺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己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傾倒殫盡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之卒之去穴長歸

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蓬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

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潛其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至口口與山下瞻問不同則自一語之砭穴長歸淨而學成矣

補 杜方山先生知仁

附錄

方壯年試於鄉不利遂絕意榮進足跡不至城市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

朱子答書曰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

又曰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又曰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耳

又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

孫燭湖與先生書曰如兄美質又早有志僕所望於兄者豈有限量黃善不敢不深

南湖學侶

杜先生貫道

杜貫道黃巖人知仁之族從朱子遊稱其所陳緒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台學源流

南湖講友

正補郭鼎齋先生磊卿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通判林元秀先生龍

鄉貢林草廬先生龍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南湖家學

補滄獻杜立齋先生範

雲濠謹案先生與南湖同舉嘉定元年進士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儀夫號立齋台州府志稱其親得朱子再傳之學於其從祖南湖方山二先生金華王魯齋柏實相與師友故其道德勳業之茂若是又云易繫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

滄獻文集

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剝而復也至於下卑巽上苟止則爲蠱蠱者敝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卦詞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敝之所以然後甲以慮其敝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

革而治立矣夫窮而必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　監丞輸對劄子

昔王氏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緒而後世乃或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爲名世人外人有莫之知李習之僅以比太公家教爾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自之而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使福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概見終泯泯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實寧不在爲子若孫者耶　車窗軒閒居錄序

附錄

公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

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眞有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

也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
當中理也此其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爲宰相亦不出
此
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劉漫塘嘗爲名其居曰立齋
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
書於立齋自戒併示諸子詩曰晦以昭明穆怯以成勇
功用拙巧莫尙持靜動攸宗惟柔養直剛自下升穩崇
虛可使賓積小乃與大通守約博有歸味淡甘無窮萬
里以是觀一心須自融戒哉驕又盈外強中空空

史臣王震謂端平大壞之餘得正人如杜公義理宗方
傾心仰成眾弊方條陳更革乃纔八十而終其所關係
何如哉

立齋學侶

鄭先生大惠

鄭大惠字子東號谷心黃巖人能詩文與杜清獻公爲
友所著有飯牛集台州府志

清獻同調

范先生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歷知徽州召赴闕
累遷尙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
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
餘患至於今日上悅尋遷吏部郎中累官兵部尙書兼
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
參知政事淳祐三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六年乞歸
田里八年十一月卒於金華驛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
有禮記解史臣稱其爲相眞淸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
赫可稱而淸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 金華府志

玉蘗說

玉蘗一篇巨細兼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
越也天子受命於天羣臣受命於君身者天下之本元
首又身之本冕以莊其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
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忽遷爲
之變禮深自抑損故祝卜之嚴齊車之式所以敬天也
居寢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齊戒沐浴
事君如事天惟能事上斯能臨下矣君子者通上下而
言之也鳴玉搢笏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屈伸理一而

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食侑食賜爵受爵醬齊之授尊罍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別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所興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內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殺核之微而少長賓主無敢慢賜獻之頃而車馬服食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門閾之必中曲務細行無一物必謹君大夫士而步武几席之必中曲務細行無一物不在禮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

上文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與朝蓋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概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揖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玉藻閑深矣

自天子玉藻止食無樂此天子之儀十二天數也旅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之所命呼乎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此生而盡其情也及其疾病色憂不滿容中心達于面目不自知此病而致其憂也然皆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視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也旅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來格祖考矣東者日之所出向明而治閭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順以質也餕食之餘自損抑也日少牢崇儉也朔月太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

凡自稱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口
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
序矣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屏臣曰讐曰傳遽是也
對敵之辭謙不失己

南湖門人

項先生采

項采字文卿號竹坡黃巖人常從南湖方山二杜公遊
事親至孝與人不妄交制行惟謹台州府志

方山門人

項先生采 見上南湖門人

杜氏門人

張先生子善

張子善黃巖人幼嘗遊學于杜氏所處之室纔數尺終
日危坐挾冊足不越限外有笑侮其旁邈若弗聞杜清
獻稱為吾鄉佳士 杜清獻集

敬齋家學

補 隱君車隘軒先生似慶

五經論自序

五經聖人成書萬世標準聖人既沒遘秦之亂焚網嚴
密天下學士逃難結舌以書為諱天下無全書矣漢除
煩苛約以三章更高惠二君挾書著律猶未盡去老壯
者沒少者亦耄期矣未必盡能記誦也伏生年過九十
始克口授不全之書他經不至于泯絕者漢儒補葺之
力為多今讀其書者知漢儒記誦傳習之艱苦而默會
聖心於千萬世之上可也

附錄

玉峯玉澗尋梅思先祖隘軒著書處詩曰澗水流亭北

莓苔片石平寒山幾點白殘日一抔青希聖言猶在斯
人天不生當年結深屋豈為適閒情

隘軒講友

王大田先生象祖 詳見水心學案

立齋家學

知州杜先生濬

杜濬字淵卿丞相範之子以司直陛對直言時事出知
汀州罷諸邑月解糧數十萬代輸版戶積逋人以為不
愧家風云 黃巖縣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弟名淵先生不當字淵卿車玉峯所南翁文集稱友人杜則卿云則卿蓋先生之字以則字草書如淵字而訛也

附錄

好仁重義與人交無町畦視勢利泊然

杜先生淵

杜淵清獻次子與兄濬皆能世其家法清獻卒鄭清之再相以私憾損其恩數大半先生兄弟食貧七年閉戸讀書淡然不問清獻集附錄

司農杜先生浚

杜浚字貞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文山開閫平江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戸者得官鐙脫文山倩走淮甸由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文山相失久之奉命入文山幕及空坑兵敗文與畋陛鼎難以出文山移屯潮州先生議趨海道文山不聽使護海舟至宮富場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

以憂憤感疾卒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號梅墅文山指南錄云客贛子使北梅墅斷斷不可容逐之去予果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請客皆散梅墅鄰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

立齋門人

補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玉峯集

夫自學者厭于窮理致精而遽有喜于顏子坐忘曾子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超得于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閒多聞之士往往又

不過爲辭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且自負淵源之祕不在于多聞嗚呼有是哉任己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義或之僻不殆于禪乎哉 晦翁語錄彙編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所恃者食人之自棄于天地者天地無如之何而水饑火毀人之類不滅也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無所終屬不屬于此則屬于彼理固有之也且燕齊吳越瀕海之地鹽魚出之其海之遠者或出于井或出于池或出于石又有出于木者理固有之也

不知此也則雖桃李之華之實亦怪矣竹米記

附錄

初事陳簣窗學古文厥祖臨軒先生不悅也乃從清獻遊始大有得遂潛心理學

嘗呈立齋詩曰童牙苦咕畢嚼瓜燈燼闌衡緬高于巳縵作文字看構微隔幾塵健筆祇流滿開眼天地燎始識用書難千葩慚一實本根耐歲寒立齋甚喜常常吟諷

先生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于魯齋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其友胡立方稱王峯貌癯而野口吶不能言即之既熟回視胸中狹者寬陋者廣眞益友也

景定間王守華甫建上蔡書院延爲後進領袖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閒不獵交以俾學不矯高以孤自序世運錄曰是書于諸家私備遺忘大海一勺嘗鹹衆其學謹靜愿恪必謀必訪不含疑以養暗也而已謂之無意固不可謂之有例則不敢年不備不能爲紀年曰世運錄然而霸王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興亡治亂之故則亦略具矣

王魯齋序宇宙紀略曰予往歲于康成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于徐毅齋心甚愛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納交于玉峯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卽向者之所見其所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與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于此者乎

玉峯講友

補 胡思齋先生常

附錄

車玉峯序晦翁語錄彙編曰若水日襄自力于古文遐征單搜知不可賴也反躬篤行猶愧未如胡立方立齋先生曰鄉人耶曰面勿靡谷口之所器也曰何如曰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閒不獵交以俾學不矯高以孤衆其學謹靜愿恪必謀必訪不含疑以養暗也

玉峯同調

補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戴先生語

昔有官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襲章服者列坐其旁愕然以語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附錄

景定初輪對奏祈天永命四事曰懲奸勸賢保民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說言辭剴切帝嘉納之

木居門人

補 戴蠶翁先生亨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蠶物見萬姓統譜

陳先生應璧

陳先生珪 合傳

陳應璧字全趙號如愚黃巖人少與叔父珪同遊邱木居之門後同入太學文行有聲珪以特科授建平簿先生亦授昌國尉晚歲隱居不仕與鄉里衣冠爲觴詠之集遺言緒論皆有得于前修稱近古厚德君子有文集

玉峯門人

張先生復

張復□□人卅角時從玉峯于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玉峯曰此帝堯命契敎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則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敎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玉峯喟然曰小子眞能以隅反矣車氏內外服制通釋跋

祝先生蕃 詳見靜明實峯學案

於先生相

於相號同岐其學淵源于車玉峯台州府志

於氏門人

陳先生鑑翁 別見靜明實峯學案補遺

九峯學案補遺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晦翁門人

補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雲濠謹案先生贈榮國公元至正二十二年追封建國公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二年改封崇安伯梓材謹案眞西山表先生墓云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梓材又案先生實蔚三年贈太子少師四年贈太子太師又贈少師五年加贈永國公榮國或是永國之誤

書經集傳

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蒿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蒿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之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于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向內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

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雙黑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爲三辰儀之制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之地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致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每畿亦五百里而五

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舜典

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冢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之地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致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每畿亦五百里而五

立雙黑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爲三辰儀之制

幾尙不在其中井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言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以上禹貢

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

人之稟受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循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是以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作而後能使之安于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蓋互相發明云湯誥

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敢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日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

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名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獨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似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正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

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例誤

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

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子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十一年之誤也

又案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文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以上泰誓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

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

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義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

皇建其有極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于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節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

無偏無陂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狭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

朕復子明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

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怡洛爾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見其爲周公

不爲伯禽也以上洛誥

範數序疇傳

一之一曰原貞下趾元數于此始于卦爲復于時爲冬至冬占有吉夏占有凶一之二曰潛陽氣始生尙潛于此一之三曰守陽氣潛藏必宜安守一之四曰信既能安守實理始全于卦爲屯于時爲小寒冬占有荅夏占有悔一之五曰直全乎實理氣必正直四時占得平康一之六曰蒙正氣欲舒爲地蒙蔽一之七曰閑蒙蔽之時爲地所閑于卦爲噬嗑于時爲大寒冬占有災夏占有祥一之八曰須爲地所閑待時而出一之九曰厲待時之際其勢危厲

二之一曰成能惕厲者事必有成二之二曰沖事有成就和氣乃足于卦爲无妄于時爲立春春占有凶秋占有吉二之三曰振沖和氣足振動發生二之四曰祈陽氣振動必求陰配二之五曰常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于卦爲旣濟于時爲雨水四時占得平康二之六曰柔物生之初其氣柔弱二之七曰易柔弱之時其心平易二之八曰親平易近人人必親之于卦爲豐于時爲驚蟄

四之一曰比安舒自得人人親輔四之二曰獲光輝著見于外三之一曰見盛德光輝著見于外三之二曰潛陽氣始生尙潛于內見必有所得三之三曰從有所得者物必從之于卦爲臨于時爲春分春占有吉秋占有凶三之四曰交以類相從其情必合三之五曰肯陰陽相交萬物生育三之六曰壯物旣生育其勢必盛于卦爲節于時爲淸明春占有咎秋占有休三之七曰興物旣壯盛則以興起三之八曰圻物旣興起其情歡悅四之一曰舒情意歡悅則必舒暢于卦爲睽于時爲穀雨春占有祥秋占有災

輔萬事可行四之二曰晉闢土開疆賢人進用四之三曰公賢人進用至公無私于卦爲泰于時爲立夏夏占有吉秋占有凶四之四曰益至公無私上下受益四之五曰盈昌明四之七曰盈昌明之世萬物盈滿于卦爲需于時爲小滿夏占有荅冬占有悔四之六曰章上下受益世運昌明四之七曰盈昌明之世萬之八曰錫持盈有道天必佑之四之九曰靡天命旣佑

世道安寧

五之一曰庶世道安寧萬物蕃庶五之二曰決任賢圖

治決去小人于卦爲大有于時爲芒種夏占有祥冬占有災五之三曰豫舉錯得宜人心安樂五之四曰升人心和樂天下升平五之五曰中自下而升如日之中于卦爲姤于時爲夏至四時占得平康五之六曰伏日中則仄陰氣潛伏五之七曰過陰伏於內則事過中五之八曰疑事過乎中人心疑貳于卦爲大過于時爲小暑夏占有咎冬占有休五之九曰算人心疑貳助之者算六之一曰飾算助之人事必文飾六之二曰戾致飾于外事多背戾于卦爲巽于時爲大暑夏占有休冬占有咎八之三曰危作實王家官高必險八之四曰堅備有咎春占有休七之五曰損心暗昧者必有所損六之六曰用陽氣損傷陰氣用事于卦爲訟于時爲立秋秋占有祥春占有災六之七曰卻陰氣用事陽氣退卻六之八曰豹陽氣退卻陰氣豹合六之九曰遠陰忌乎陽與陽疏遠于卦爲未濟于時爲處暑秋占有悔春占有咎

七之一曰迅陰遠乎陽其氣迅疾七之二曰懼陰氣迅疾其事可懼七之三曰除以陽懼陰陽氣消除七之四曰弱陰盛陽衰元氣虛弱于卦爲溟于時爲芒種夏占有祥冬占有災五之三曰豫舉錯得宜人心安樂五之四曰升人心和樂天下升平五之五曰中自下而升如日之中于卦爲姤于時爲夏至四時占得平康五之六曰伏日中則仄陰氣潛伏五之七曰過陰伏於內則事過中五之八曰疑事過乎中人心疑貳于卦爲大過于時爲小暑夏占有咎冬占有休五之九曰算人心疑貳助之者算六之一曰飾算助之人事必文飾六之二曰戾致飾于外事多背戾于卦爲巽于時爲大暑夏占有休冬占有咎八之三曰危作實王家官高必險八之四曰堅備有咎春占有休七之五曰損心暗昧者必有所損六之六曰用陽氣損傷陰氣用事于卦爲訟于時爲立秋秋占有祥春占有災六之七曰卻陰氣用事陽氣退卻六之八曰豹陽氣退卻陰氣豹合六之九曰遠陰忌乎陽與陽疏遠于卦爲未濟于時爲處暑秋占有悔春占有咎

七之一曰迅陰遠乎陽其氣迅疾七之二曰懼陰氣迅疾其事可懼七之三曰除以陽懼陰陽氣消除七之四曰弱陰盛陽衰元氣虛弱于卦爲溟于時爲芒種夏占有祥冬占有災五之三曰豫舉錯得宜人心安樂五之四曰升人心和樂天下升平五之五曰中自下而升如日之中于卦爲姤于時爲夏至四時占得平康五之六曰伏日中則仄陰氣潛伏五之七曰過陰伏於內則事過中五之八曰疑事過乎中人心疑貳于卦爲大過于時爲小暑夏占有咎冬占有休五之九曰算人心疑貳助之者算六之一曰飾算助之人事必文飾六之二曰戾致飾于外事多背戾于卦爲巽于時爲大暑夏占有休冬占有咎八之三曰危作實王家官高必險八之四曰堅備有咎春占有休七之五曰損心暗昧者必有所損六之六曰用陽氣損傷陰氣用事于卦爲訟于時爲立秋秋占有祥春占有災六之七曰卻陰氣用事陽氣退卻六之八曰豹陽氣退卻陰氣豹合六之九曰遠陰忌乎陽與陽疏遠于卦爲未濟于時爲處暑秋占有悔春占有咎

七之一曰迅陰遠乎陽其氣迅疾七之二曰懼陰氣迅疾其事可懼七之三曰除以陽懼陰陽氣消除七之四

六曰固敓王既黜皇都翬固于卦爲比于時爲大雪冬
占有悔夏占有吝九之七曰移貞固幹事達權通變九
之八曰墮結氣退移必墮于下九之九曰終物墮于下
數于此終

鄭善夫曰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
焉所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總其綱也
九九者衍其數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
易更四聖而洪範之數待九峯而蓍然釋數之詞缺
而未備余生後四百餘載口于日月乃率辭揆方儀

敘所得焉二至者一歲之樞紐陰陽之聲也萬物原
于陽而終于陰冬至陽生萬物之原故原數始焉夫
物之始其潛于下故受之以潛陽乃曰潛氣漸口口
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以守守不
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口口口口直則
陷于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物之稺也稺物所當閑故受之以閑閑口口口口口
口口故受之以須須者須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
之以厲口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

受之以沖沖動也動必振于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
也奮振必有求故受之以蔇蔇求也所求不可越其
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
順常則不爲苟難故受之以易平易近人然後可親
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也相愛必文以相接故
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既見則天下
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相從
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
育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

而興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
以欣欣者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敘也敘必相
比故受之以比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開既比口口
口口晉故受之以晉晉進也進不苟故受之以公口
口一一者益也故受之以益益而後辜故受之以辜
辜明也明則益以盈故受之以充充滿也充滿不可
以自私故受之以靡靡儃也人心儃靡所從者眾故
受之以庶庶不決則黨故受之以決眾決則悅故受
之以豫豫悅樂也悅樂而升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

上也陽之極也陽極于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省焉夏至時之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陰而曰伏氣漸平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受之以過過愆也愆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眾故受之以寘寘過則闇而日章章飾也故受之以飾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之以戾戾必不情故受之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則有損故受之以損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故受之以卻卻者退也退不可□□□故受之以巽巽聚也

聚以致遠故受之以遠□□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于遠不可□□□故受之以巽巽聚也以除除□□□□必弱故受之以弱弱者氣失其平故受之以疾疾之不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分故受之以分分而失均必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以收收斂也物斂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誠也誠則能以禮下人故受之以謙謙而弗穆則危故受之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剛也金剛則革故受之以革革以通天下之

附錄

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眾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閒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爲歸宿卜居九峯蓬與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也以上墓誌

朱子答仲默書曰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

處因思向日愉及尙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于簡林氏傷于繁王氏傷于鑿呂氏傷于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間看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眞西山表其墓曰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實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及君長子生文公復命之曰模欲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爲用固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峯先生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大易並行嘗卽之而求其數矣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列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于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爲端以禮義爲準因占設教卽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凡所以揭天理敘民

熊勿軒贊其像曰內父外師體仁用義草芥功名浮雲富貴披美皇墳闡發幽祕晦翁之託于斯無愧

梓材謹案有以此贊爲蔡久軒贊黃勉齋者疑誤

謝氏無楙序先生洪範皇極內篇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爲易書爲範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于是有以數爲象而奇零無用矣于是有以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

鍊祛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失得皆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未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幾是歟

黃東發曰鈔曰康誥皆以爲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然成王而謂叔爲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爲文考且稱其父爲寡兄皆不通今蔡以篇首爲洛誥錯簡王若曰以下爲武王命叔文意方白非卓識不及此又封數語爲命康叔今王惟曰至于孫永保民皆臣告君之辭甚明

又曰洛誥朕復于明辟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爲君辟至是復還于王蔡氏以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一章爲洛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爲公遣使告于成王復乃復命之復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待于復王莽居攝僭移漢鼎皆儒者誤言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于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吳草廬序董氏尚書輯錄纂注曰自樂經亡而經之行于世者惟五經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咎帝之初而止他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疏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草稿初成而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于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于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竊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

朱楓林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于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書傳六卷提要云慶元己未朱子屬之作書傳至嘉定己巳書成

淳祐中其子杭奉進于朝稱集傳六卷小序一卷
朱子問答一卷綱領一卷今成十二冊其問答一卷久佚
小序一卷其文猶存又稱朱子之說尚書主于通
所可通而閔其所不可通見于語錄者不啻再三
而蔡氏于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
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爲簡易且淵源有自大
體終
醇云

九峯家學

補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雲濠謹案眞西山
有蔡仲覺名字說
與二弟論四象大旨篇
模幼日侍側先公對文公說四象曰四象之畫六七八
則推其正誠修齊之學而致國治天下平之功此隆古
之治所以不可企及也今世之治舍本求末不修于家
婦爲朋友爲長幼者必有別有信有序及出而爲世用
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然爲子者必孝爲臣者必忠爲夫
脩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當世之人無不知其性分之
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
覺軒遺文
自古聖賢教人爲學必使之講明聖賢三綱五常正以
得五而爲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爲前左之九縱橫交綜
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六二
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各居其方
而姓同則爲族姓不同而氏同則不爲族也馬伏劉氏
居中一得五而爲後左之六二得五而爲前右之七三
人心之神明不測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所以與鬼神
古人有姓有氏姓萬世而不改氏三世而一易氏不同
譜系序

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
過揲者其孫也又曰四象之次自十倒數六畫而得太
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
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自然不言之妙直是不由人
排也愚謂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
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六二
雖其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

庭而專習乎浮虛不務于躬行而惟事乎售鬻知摛章
繪句之小技而不知立身行已之大節汲汲釣聲名取
利祿末流之弊至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廢棄人倫絕
滅天理貽人國家無窮之害皆學之失其本也麥乞白
鹿洞書院學規御書立石劄

合其吉凶者在是世之人知求福于人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于吾心詩不云乎求福不回 咸懷勗記

附錄

先生操行高潔風度夷坦師事朱文公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王埜創建安書院請任山長

令有司錄所著書併訪以所欲言先生疏言敬讓爲萬世帝王心學大旨价人大師等六者爲國家守邦要道及請頒白鹿洞學規于天下

久軒祭先生文序曰弟杭權與兄覺軒平日以義理相

琢磨殆有如伯子叔子之在伊洛每有疑義必相與反覆辨析以求至當之歸

熊竹谷慶胄爲先生哀辭曰道之大原兮在天待夫人而弘焉維聖賢之述作斯有覺于民先覺之寥寥傳後覺于一編深正性而不踰妙探賾而無前寖漫落而不偶將白首于山泉方抱道之將進忽隨化而遽然豈斯世之紛龐不可得而參肩抑聞道而既早不復畀其耆年將定命之有終斡旦晝而推遷仰高天而難問慨神理之幽玄緊修名之有立尚磅礴于八埏

劉應李合語孟集疏序曰覺軒先生爲論孟集疏無非補文公之未完以成二書之大義若商高宗諒陰即梁闇則前始曰未詳其義末年乃曰授九峯以諒陰卽梁闇則前所未詳者今得而詳矣舉此一端其餘可以類推矣則夫集疏之作所以有益于文公也有功于後學也

補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玉堂對策 淳祐乙巳七月

臣聞之論事而正其本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論事而救其末雖若激切而實難爲功方今之世天理未著人欲肆行適綱常淪壞之餘值事緒膠轕之際以言乎固本則意嚮未決以言乎國論則邪正未明次而國勢次而國用舉天下之事未見有日新日起之功意者本原之地內有陰邪之蠹蝕外有奸邪之動搖所以神機雖悟而牽制不斷化樞雖執而運掉不行今不自其本而正之乃欲強制其末有是理哉本者何心是也正者何主一無適之謂也夫惟人主之心不能主于一故議論不白規模不正已去之小人朝伺夕闖乘閒投隙欲

後患之切已上以此圖回下以此酬酢而求洗宿弊于精明振新功于赫奕愚見莫要乎難矣且今日之所謂更化者將徇美名乎將責實效乎二十二年之間更化者數矣端平之初故老凋零勳緒未就而弊復纏熹熙之際私情壅制局面難更而弊浸生至于今日則諸賢雖集而志未伸大權雖收而神不運日征月邁已踰半載當世之事舉未見有差強人意者嗚呼化豈不可更而天下有不可爲之時耶是必有其故矣蓋天下之事不難正而難于正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不難正而難于正人主之心不能主于一則心不正而天下無由得正矣人主之心主于一則心正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之者未能去其根訐謨殿陛憂切未治本心固呈露矣而權奸之舊所以勁搖于外者未能絕其勢惟未去其根所以私意纏繞而不出乎大公惟未絕其勢所以人欲滋熾而不純乎天理然而此二事也實相因也彼其效灑掃之小忠逞彌縫之淺技回護周密若無傷于大體者然負陰柔之資憑舊

純義理之一人主之心主于一則心正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之者未能去其根訐謨殿陛憂切未治本心固呈露矣而權奸之舊所以勁搖于外者未能絕其勢惟未去其根所以私意纏繞而不出乎大公惟未絕其勢所以人欲滋熾而不純乎天理然而此二事也實相因也彼其效灑掃之小忠逞彌縫之淺技回護周密若無傷于大體者然負陰柔之資憑舊勞之故作姦犯科不聲不止士大夫之貪進無恥者莫不千里挾重資因緣其家人親黨以通姓名而佳官高職多遂所欲雖聰明睿知之下未必啓其忌睢然其窺伺旨意竊弄福威潛轉默移陰闔陽闢所以虧損者甚矣蓋其智足以飾非言足以文過所以弄權竊柄之人憑依交結以爲游揚之地激天怒之頻仍恐不能安其位則仗裏言爲之調停犯天下之公議恐不得有其權則借冷語爲之策應內外負倚表裏相資其于施設何所忌憚經帷講誦率用憸人恣行覘探其害何止不可令閒而已擅東南之財柄資一己之橐囊誘陷左右熒惑清明其害又何止太師之添支而已毀撤邊防滋激流民之擾虛張虜勢重損中國之威以此罔冒功賞以冢宰一職凡人主飲食衣服嬖御之微無不總統正謂其以道事君則檢柅奇衺懲窒姦詐使不爲君道之累此萬世法也顧乃資藉此曹以爲固權納賄之地倒置亦甚矣夫以清明之心累于內者如彼牽于外者如此果何以植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耶嗟夫其

亦不幸而玩弄國事至于此極其亦幸而天降罰于其家而有開今日之警悟是正治亂升降之候吉凶乘除之萌亦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耳嗚呼扁鵲繼庸醫之後一劑不謹則四體皆不仁奕秋整敗局之基一著苟正則滿枰皆活路然則議論扶持廟堂百執事所當盡心也然由內觀外卽影覩形輔導雖婉未著回天之誠經綸雖密未見障瀾之勢是果何耶昔猶可曰邪說專行正論難吐今職任尊矣道理最大趙韓王之言獨不可援之以強君德乎昔猶可曰此事虛懷彼肆忌嫉今

志可行矣開誠布公諸葛公之忠獨不可體之以開東閣乎昔猶可曰儉人滿朝事難自立今君子進矣魏相之總領眾職獨不可師平事功一付于悠悠歲月竟成干虛擲試譬之舟焉徒棹猶有出沒波濤之勇而操柁者反有畏怯退避之情譬之車焉徒御猶有推剛蹈險之強而攬轡者反有且前且卻之懦竊恐意外之憂或生胸中之謀不定舉動或失事機少差存亡治亂一息之大計乎傳曰聖人以天下爲大器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社安夫千金之家自立鄉閭傳後之計猶欲預定況膺寶籙之遺保金甌之業而可不爲之思乎漢唐之君類無遠見或撓于戚里柄臣或牽于宮闈嬖倖以幼弱爲己利則倉卒之計行史冊炳丹千載凜凜仰惟皇上御圖寖久主器尚虛縉紳造膝以開陳葦茅叩閽而祈禱不知其幾未賜俞旨前者開小學以教宗英規模雖立而未明于所向近者選材茂以養近邸名號未正而復慮于遷延聖謀淵深固未易測漆室忠愛不無私憂或者左右之人私計蔽欺巧說遷就謂少需謀轉之慶或可儲流虹時事艱亟民情洶洶危機伏而未發姦謀蓄而未奮此意未定何以係人心明禋戚舉禮典一新將以對皇天眷命之休將以昭祖宗畀付之意此議未定何以格帝之祥不知聖嫡誕彌外還宗邸揆以家法初不難行而嫌然則忘身徇義輔此大謀爲竒臣者又安可懷嫌疑形迹之計耶范公鎮之待罪百日鬚髮皓然司馬光之抗疏力請至詣中書責宰相歐陽公之條陳且謂賈國家美慶之事是數君子忠言劘切感動聖心于是宰相韓公從中主之不可中輟之書繼陳禋祀之前了當之

旨遂發一殊成命中外權欣狥欺偉哉愚嘗詳觀國史深味不可使婦人知之一言則仁宗皇帝純一之心蓋有爲之地也故愚願聖上去此心之私見以天下爲大公勿惑于近習之言勿遷于婦人之口決自聖志定此成謀則國家億萬年之基定矣且定國論者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誠以取舍不審則貽害無窮謀人國家豈容不謹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公論赤臧何以易此嘗思今之公論所未定者蓋自權臣陵滅天性民彝之正一義不明于天下幾欲胥吾國而爲夷吁可畏哉所幸天有清明螭魅鬼蜮不容皇露然而雖以公論抑之而陰時廷臣趨勢附和倡爲邪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覆曲護未能免柔道之辈雖以大義折之而毀麻正罪未能明王庭之決羣疑衆憂皆有謀猶回遹何日斯沮之嗟然則是是非非涇渭別白烏可疏略蓋邪之與正其不相類如冰炭其不相入如薰蕕冰炭薰蕕未見可以兼容並蓄而不爲害者也苟不審此以定意嚮則君于無所恃而懷疑顧慮何以責其趨勢而赴功小人有所幸而合憤揺毒何以使之畏威而屏迹一種庸庸之論顧謂規模貴詳綏而不迫切氣象貴渾涵而不呈露疾惡已甚乃召亂之基不能有容非濟治之術不思能好能惡者仁人之公善善不用惡惡不去其終果何如也夫臺諫者公論之所自出近者拔擢人望付以言責類皆明目張膽指陳大義觀聽聳矣柰何調護之力至勤宣諭節具之難并不付止夫其忠躯致命忍須臾之死以告君本爲誰計而藐藐之聽如此愚不知其所爲矣夫伐木而翦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鼓耀戈而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易今諸君子既且擣之是撼而覺之矣然未聞有全臺而力爭者又未聞有二十餘疏而未止者則猶欲緩視徐趨以待其斃怒決裂之勢幾何其不反爲所噬耶攷之我朝元祐庶政之更新人心漸完元豐舊黨之分布窺伺方深夫何微仲華老輩不念履霜堅冰之戒方且思爲調停之謀遲疑兩端爲自全計獨有器之子由灼知倚狀究見終極悟調停非消弭之術知牽引爲亂階之基所以極論其非不恤身禍而言極中理宜諭再三則當

時無一毫之私意亦可見矣今當何法得非劉蘇諸公乎今當何監獨非范呂諸公乎故愚願皇上破陰累之私心昭好德之公見思復隍之戒行臺諫之言使小人不得以竄其伎則國家受無窮之福矣且今日之國勢不可不强也而强之必有其道高城深池可也積倉侍糧亦可也然强本折衝不專在是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李勣守幷長城隱若則人才者豈非國勢之元氣乎蓋其德量足以涵容其精敏足以裁決其才力足以運動安平無事則不動聲色可以鎮物情變故迭興則出一

號令可以銷外侮我朝杜富韓范當國其功若此明敏勇毅者不醉難于使廣之行純正質直者不易守于危疑之際清謹自守者勇于杜私謁之情恢擴自信者切于同天下之憂彼此協力上下同心垂紳搢笏而天下有泰山之安人心有四維之固遼人申盟西夏請命特餘功耳近年以來襄亡蜀壞雨淮邱墟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之趨而未有任砥柱之人如疾風盛雨之至而未有支大廈之勢蓋自權臣專柄以來以鈎致之巧壞其心術以諂諛之習蔽其節概閒有剛方特立之人則外示優禮中實排擯非不知其能正主庇民蓋恐有以妨吾之私而不得肆攻吾之短而不得掩是以進擬之際常先排斥置之散地而取庸凡刻薄詐佞姦回者爲之腹心而疲懦軟熟順從苟且者則布之中外爲之致力朝漸夕漬日改月化君臣大義彼烏知之正如中狐蠱之毒有終其身而不能解者所以更化以來能革其面而不能革其心思公來何遲之語猶見于親擢臺臣之口以貽天下之笑尙何望其有犯顏敢諫之忠哉而況近日風俗益有可畏小人爲盜賊所不敢爲之事君

子受典籍所未嘗有之禍憂時致主之臣斃于一朝一夕之頃深林孤羣疾風勁草天下痛之氣象已甚蕭條國勢將何所恃哉爲今之計亦惟求天下所謂端人正士孝于忠臣而任之庶可有濟謀如房斷如杜則使之贊元體化以亮天工循如龔寬如黃則使之居官任責以熙庶績備拾遺補闕之官則蕭之剛劉之直當使振職任典戎幹方之責則李之忠郭之義當使分藩而又以氣節興起士大夫之心以義理陶成士君子之衍器識宏則人才多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事功多事

功多則國勢其有不振者乎將見心寒膽破之語相顧
勿犯邊之戒復見于斯時矣且國用者今日之所當裕
也而裕之必以其方經常稅賦數倍于國初而民力不
可腹矣茶鹽課額法制日變而商人不可取矣隱而牙
契根括已盡微而酒課征取已苛法外名色又皆不可
增矣將欲充國家之用則天不能雨鬼不能輸惟有節
用一事雖常談而實要策然而祀典有常儀節之可乎
大軍有常供節之可乎百官有常俸節之可乎夫是數
端不容揣手則宮禁無名之費耗宦官無藝之滲漏要

當立檢防也蓋諸路上供入于戶部經費者十之四三
入于內帑私積者十之六七與其以供私人之侈欲孰
若以代大農之供輸竊觀近日爲弊滋甚貢辰美景之
徘徊以數萬計其爲浪費已不可言矣乃若琳宮之翠
碧相輝梵宇之金粟迭映高題大揭莫非宮禁之抽捨
此何爲耶問其所以蓋有出入自肆多方導誘以爲異
教之蠹蠹者踰越禁防已爲累德至于白鶴之規制宏
侈連空接雲工役無時調度莫限百萬未已千萬繼之
蓋有不可勝算者是獨非所當廢罷者乎推原其由蓋
亦楮幣之造不勞耕鋤不煩冶鑄惟意所欲一時皆可
取辦是以泥沙之用有所不靳又況疇昔權臣祖襲延
齡之故智外假經費之實內爲進奉之資是以縱役滋
侈其弊至此爲今之計必勇以革之痛以節之后服澣
衣如周文王一臺不造如漢文帝布冠帛衣如衛文公
不飾金珠如漢光武無名浪費一切減損夫如是然後
推有餘以補不足移宮費以濟民窮紹興故事斯可舉
行念一年丁絹之需而捐二十四萬匹以償之可也念
蘇湖水災之積逋而代納版曹之虧額可也其于民力

豈不少瘳通變無倦孰大于是嗟夫賢者不聚固不足
以强國勢宮費不節固不足以紓國用然非修己示儀
清心寡欲將人孰從而爲之用費孰從而爲之節哉合
是四者莫非今日之要務而其本實在于皇上之心果
能一而無欲也果能一而不雜也果能一而終始不渝
也則施諸四事無有不正一或克治不力而外邪復熾
于燎原撲滅之餘內帑復貲于萌孽既生之後杜檢必
不密把握必不堅雖欲憶精勞神以求正夫四者亦將
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不可爲矣抑執事又有所謂

振滯滌達幽枉擇將帥飭武備與夫京畿德化之未宣郡邑命令之易壅循顧揆末原始要終無非根本于一心也蓋心者百爲之主萬化之原周子曰心純則賢來輔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誠能用賢以誠心則鳴騶出谷比比賢才濯纓江湖人人達士何至有考槃在澗之慮誠能立事以常心則詩書禮樂無非師才孝弟忠信無非兵甲何至有折衝禦圉之憂京畿依日之最近者諭之以朕心之必行則發姦擿伏必能如趙廣漢之用心何姦慝之不銷郡邑承流之至重者示之以朕

心之當務則治民如家必能如陽城之撫字何民瘼之不拯若夫德刑二者之有闕詔獄牽制之多端此尤關于九重方寸之微者嗚呼飛金羽玉路人所知爲人上者所當昭示意向暴白于天下使知惡之不可爲今宣室齋居反以平決古議絜令亦以寬養正人之冤不伸則朝廷之紀綱將安用人心之憤不解則天怒之見于旱者安可回哉嗚呼凡執事所問者愚已悉陳于前矣至于日食之變請得以終言之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甚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春秋日食三十六而獨不見子魯哀之世當時政煩民亂日乃不食者告之不悟今日非特名之未正而皇嗣亦未定異時權姦死黨如恕確厚京輩攘臂投足從而乘之危亡之禍可勝道哉嗚呼自數十年來以國本爲陛下告者不少矣拔本塞原廣譬曲喻無所不盡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固未嘗有斥責之誅亦未嘗有聽受之實于是意氣消沮忠誠困抑知其雖汙輪折檻終無補也至于今日卒皆苟安祿位寂寂不吐一喙坐視人心之皇惑國勢之阽危而無肯爲陛下告者先朝張昇指切時事無

所顧忌仁宗曰卿孤寒乃能如是昇曰臣樸愚仰託睿聖三于皆服冠裳是臣不孤寒陛下春秋高主器虛位臣見陛下之臣持祿苟安少有赤心謀國者則似陛下孤寒仁宗爲之感動矍參大政卒與韓琦協心共議以決建儲之策迺者陛下擢用宰相天下翕然稱爲得人蓋謂其學術正大必能贊陛下以定大計執政大臣又皆一世人望亦必能相與助而成之今坐平廟堂之上于此大事不發一語上下皆以此言爲諱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不勝忠愛出位僭言惟陛下鑒其愚忱俯

垂省納仍下臣此章宣問大臣執政不言之故斷而行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久軒遺文

君臣上下此心協一未有不治此心不一未有不亂 上殷輸對劄

剝者陽之極剝極則爲復而一陽生焉夫者陰之消夬極則爲姤而一陰生焉陽之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以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聖人以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國不止也甚矣爲國家之臣子者不可以不知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人而無恥則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人慾肆天理滅不至于無君不止也不至于亡人之國不止也甚矣爲國家之臣子者不可以不知廉恥而無差惡之心非人也而管仲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人而無恥則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人慾肆天理滅不至于無君不止也不至于亡人之國不止也甚矣爲國家之臣子者不可以不知廉恥而持國家者在禮義廉恥孟子有言恥之于人大矣又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而管仲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人而無恥則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人慾肆天理滅不至于無君不止也不至于亡人之國不止也甚矣爲國家之臣子者不可以不知廉恥而有國家者不可以不重廉恥也 延和殿奏劄二

也既言女壯又言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不可忽夫一陰之微也姤之初六聖人繫之曰羸豕孚蹢躅且易何爲而取之豕豕何爲而謂之羸豕之既羸何以能蹢躅蓋豕者小人之象小人制于君子困伏已久則羸豕之義也彼方脫于眾陽沮抑之餘羸焉若不足畏然其宿忿蓄怒久而不泄一旦得志則磨牙奮毒呼儔引類君子必受其害夫一陰爲姤禍已若此二陰爲遯君子盡去三陰爲否則上下不交天下無邦而人主之身亦危矣抑臣聞之先師朱熹曰天下之勢有消長賓主不同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姤而消也五龍天矯而不足以當羸豕蹢躅之孚豈不甚可畏哉 延和殿奏劄

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大夫公卿大夫所以能維持國家者在禮義廉恥孟子有言恥之于人大矣又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而管仲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人而無恥則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人慾肆天理滅不至于無君不止也不至于亡人之國不止也甚矣爲國家之臣子者不可以不知廉恥而有不盡其道而必敬畏若是哉蓋以天下猶一人用天下難何則君者立于尊無二上之地賞刑生殺皆自我操舉天下之事欲爲皆遂之所爲無不可者然而天下之務無窮一人之智有限苟徇一人之智欲周天下之事智所不周患所由伏違道悖理何可勝言

惟敬則見理爲大而謂一人之勢有不足恃惟肆則未免以己爲大而謂天下之言有不足恤見理之大者治之基也見己之大者亂之本也一敬一肆之間信安危理亂之所從始可不懼哉上殿奏劄

盡天地之心純乎仁也凝陰沍寒而陽和已萌摧折殞落而生意中具聖帝明王之心亦然是故和以接下俾愛君憂國者各得以盡其言仁也時乎臨之以莊使言之不中節者有所警亦仁也然使人以望清光爲懼見幾者有窒谷之思則恐虧吾仁之和也厚以待萬物俾因其類以究其極使此理融會貫通不牿于一事一物而止則無愧于吾夫子觸長之訓矣以上徽州朱子語類後序

附錄

公家學淵源時稱君子而孝友出于天性母衛國夫人翁氏早卒哀毀踰禮事繼母劉氏奉養備至友愛覺軒靜軒及諸從兄弟甚篤四時祭祀仍導伯父節齋先生遺制遇暮功緦麻之喪必素衣以終歲月及治喪毋得用浮屠法

淳祐四年調寧府錄事參軍時遂大書兩句云要不悶守本分六字于廳壁州人競誦之以相警戒

浙江提舉鄭霖薦之曰某學有源紹持身廉正遇事公明凡歷數任長官同僚莫不推服當世善類無不加敬

登第今已十七年安于恬退舉員及格未嘗干進霖向與之同幕熟知其人適聞其侍班請主尹和靖書院日與諸生講明義理一變舊習霖察言觀行委知其純實有守局度不凡雖已蒙公朝差充京教甚愜公論有不待霖薦揚者然霖素識其才行兼備儻有所拘不以實聞則無以彰公朝八柄進用之公而且懼小臣有蔽賢之罪

在州郡所至祀先儒旌忠節表行義舉遺逸在朝議論從容婉言巽語必君父之從而後已

致政家居篤意祖父遺跡經理區畫迴出人意理宗寶祐乙卯敕建西山精舍繪塑文公西山二賢對榻講道像修飾兩燈相望臺謦奉敕建廬峯書院前左立遵道堂祀孔聖四配十哲像以識道統之所由始也右立思敬堂祀周程張邵楊游羅李朱呂及曾祖牧堂公等賢像以別道學之所由傳也後立傳心堂祀祖西山伯父節齋復齋父九峯四賢以報其著述之功又雲谷山下建大明堂祀節齋九峯像後以兄素軒覺軒弟靜軒及公四像配享其家學源流之遠也可見矣 以上墓誌

先生序覺軒語孟集疏後曰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其商推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肇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典冊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稿尚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杭聞伯氏究心于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閒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註之意易見觀集註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于竹林精舍閒雖十載如一日也

遊隱屏詩曰棟懼未成立隱憂道學失修身復補過庶保餘生責

吳雨巖挽先生詩曰道學相承祖子孫諸儒誰得似淵源銅川而上惟家世程氏之門止弟昆後世定知尊所

學當時未盡用其言四書功用彌天地憾不推行半魯

論

又曰識見見幾炳蔡蕃艱難國事慮阽危龜山如用救得半君實未亡猶可爲人渺江濤已如此公騎箕尾欲何之門生口痛丹心折竚立空山有所思

補山長蔡靜軒先生權

講明爲學之要篇

權謂學問之道無他惟在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造聖賢之極致而已而其要惟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誠能

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之久心與理一自然發生無私曲而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亦惟發生無私曲則放心之收也自不難矣先師文公臨終語諸門弟子曰道理只恁地但大家偏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腳方有進步處學者誠能堅苦做工夫則勇猛精進到聖賢地位亦自不難諸友尚當拳拳服膺由孔孟之室而漸入之

講明求仁齋記篇

嘗聞仁者心之理也是理根于人心用力于內者足以

得之心不外馳所存自熟則仁在其中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學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文公言說得來只是箇存心存心便是求仁所謂求仁之方其靜坐夫接物之時此理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時此理隨處發見只要人常常提撕省察一息之閒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不可得矣釋仁遠乎哉韋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卽此而在矣三復文公之言則知求放心者乃求仁之要法也學者求放心其用力之要當何如亦曰敬而已夫子告顏淵爲仁以克己復禮爲仁禮者敬之輿也答仲弓問仁以見賓承祭爲言賓祭者敬之推也至于居處恭執事敬無非以敬爲先敬則主一無適自然操持收斂心存不放念念相續私欲屏息而仁亦存敬則常惺惺自然體認涵養之功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亦熟敬之于心非有加也惟整齊嚴肅而心卽在焉心之于仁非相雜也亦惟心不外馳而仁卽在焉張子曰敬非有內外賓主之辨敬在此而心卽在此也非心

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謂須臾有閒私欲萬端心之所蠹者未熟欲之害仁者隨至非心之外別求所謂仁也嗚呼仁之德愛之理當理而無私心全體而不息仁之極功大矣未有不自此心之存養充擴者始也誠于中形于外高明光大接續不已而至于表裏內外遠近精粗無不該貫心之妙用亦大矣未有不自此敬之提省收斂整齊嚴肅者始也先賢言敬只是一箇心常惺惺便是豈可指摯跼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仁只是此心常在腔殼中爲主無私欲閒斷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是則心持而敬自存心存而仁自熟求放心卽所以求仁持敬卽所以求放心雖有次第淺深之不同要其歸則一也蘆山先生常問學者曰當孺子入井時其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先生曰安得說自然了便休須是求其所自來而延平李先生每教人以靜坐默識體認天理求至灑落處然後理與心一二而復通達乎萬乎離器語道其虛無乎離道語器其土苴乎生生不窮孰不窮乎廣大不御孰不禦乎人極之立命之性乎帝之降衷其有恆乎人之受中有其則乎大哉乾元資以始乎至哉坤元資以生乎合虛與氣有是名乎與道爲體有是實乎仁義禮智根諸心乎剛柔

三問說

權讀書于西山之陽緬想祖父遺蹟歲已暮而老將至學未有聞德未加修恐懼斯道之湮晦寤寐先哲之流芳因作三問說以質同志焉曰沖漠淏涆謨無理乎一動一靜機孰爲乎分陰分陽其無滯乎無形無兆局塗轍乎有儀有象孰樞紐乎或爲之先其大本乎或爲之後其往復乎氣未之形極不先乎形之已著極安處乎動固非極靜爲極乎用固非極體爲極乎惟寂惟寞其

無對乎惟動惟作各完具乎無極之極極果無乎有極之極果有乎亭亭當當別一物乎層層疊疊惟無盡乎動靜無端局無端乎陰陽無始易無始乎推之于前其有合乎引之於後其無離乎混而成復反于一乎闢而復通達乎萬乎離器語道其虛無乎離道語器其土苴乎生生不窮孰不窮乎廣大不禦孰不禦乎人極之立命之性乎帝之降衷其有恆乎人之受中有其則乎大哉乾元資以始乎至哉坤元資以生乎合虛與氣有是名乎與道爲體有是實乎仁義禮智根諸心乎剛柔

善惡中而已乎萬物一原何通塞乎四端俱有何明暗乎尚明中通稟于陽乎卑暗偏塞稟于陰乎理無不善奚有惡乎善固爲性惡非性乎理附于氣能無偏乎氣原于理不可反乎論性論氣二之可乎曰惡曰混豈其然乎生之爲性其作用乎生之爲性其氣質乎有形有色其窒塞乎無善無惡非茫昧乎同出于理何相近乎各受其成無相違乎成性存存成之性乎所性不存性其天乎五性之仁善之長乎心之全德本末貫乎偏言一事愛之理乎義理智信別有目乎怵惕惻隱迹其端

乎性情之端生之道乎禮樂之著生之序乎入孝出恭其爲本乎切問近思仁在中乎爲之由己非存心乎求其放心非居敬乎何事于仁一念差乎無時非仁終食違乎克己復禮乾之道乎主敬行恕坤之道乎與物爲一持其量乎利澤及人持其功乎仁固能覺覺卽仁乎仁固能愛愛卽仁乎推己及物其恕矣乎以己及人其仁矣乎人欲淨盡天理完乎天理流行仁體著乎內仁合德其具舉乎終始如一其不已乎博施濟眾必也聖乎肫肫浩浩達天德乎旣質以言屏聰以息答曰子之所信乃所可疑子之所疑乃所可信何必古初何必往聖反子身心厥有明證毫分縷析亦得亦成三者理一語事竟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噫學之可以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矣

靜軒餘文

吾儒之事仁義存于己道德備于身孝親而敬兄忠君而愛民隆師而親友不絕物而棄智不貪生而罔利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是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也豈佛老二氏外物以爲智利而遺世者可同日而語哉參同契論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九者數之體也八而極焉八者數之用也減一則爲陣益一則爲戰減者虛其中所以藏其用也益者取其對所以備其數也虛其中大將之所居取其對勝伏之所用損益之法自然而然變通不窮神武莫測得失預定其機參錯異習其智

先王耀德不觀兵不得已而用者節制而已甘誓曰左

不攻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乎右汝不恭命牧誓亦曰不愆于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武侯此制如此妙矣渭濱之屯居民安堵實三代之法也（八陣圖說後解）

靜軒講友

楊先生道夫

馮先生元正（合傳）

楊道夫馮元正靜軒士友也靜軒一日到將樂拜龜山先生祠先生等請靜軒正席皐比因取龜山求仁齋記

與諸生講明云（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靜軒講明求仁齋記篇云淳祐壬子春權到將樂拜龜山先生祠因與嫡孫楊道夫等取先生求仁齋記講明龜山將樂人朱子門人又有楊道夫爲浦城楊龜從弟浦城隸建寧將樂延隸平則別一人也

九峯門人

補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

附錄

在襁褓中啼哭示以書帙即笑甫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受數千言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膏燭中候母寢復燃從蔡氏學精于易

詹敬齋先生樞（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安撫宋先生慈（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覺軒家學

蔡先生公湛

蔡公湛覺軒先生子勤謨不輟以守覺軒之訓（蔡氏九儒書）

覺軒門人

熊先生剛大（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侍講翁先生合

翁合字叔備崇安人七歲能文辟童選登嘉禧進士歷官有聲實似道謫建州先生上言建實朱熹闕里三尺童子亦知向善闕似道名咸欲嘔吐況見其面乎乞投荒裔以禦魑魅似道坐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景定中擢侍講著有丹山集（福建續志）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先生誌覺軒墓云嗣子公湛謂合曰子處門下也且有世契先君之言行予其知之詳矣請託記墓以垂不朽是先生又爲覺軒門人第以其字爲與可建陽后山人官禮部

尚書崇安本建陽地故亦稱建陽耳梓材又案先生一字同父葉廣居跋葉文康禮經會元云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檟蓋別號丹山故其文集曰丹山集也雲濠謹案先生嘗官中書祭酒知贛州文文山與書云某青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乍習句讀凡先生之精神意氣粲然乎言語文字公之天下以淑後學某皆嘗以朝斯夕斯焉又稱其大忠大雅萊公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學又一書云自先生振文登朝手提文印以照四海國家詰令典冊口然先秦西漢之上學校之士莫不從風興起彬彬郁郁爭自磨礲以正法眼作大宗師也無愧陽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某知稽首矣蓋先生爲文山師嘗知白鷺書院謂與江右公爲同調可也

久軒家學

蔡先生公亮

蔡公亮久軒次子也節齋嘗說易云以知對仁而言則知屬陽仁屬陰先生入試以此意援爲說及試出心頗疑之歸以告久軒久軒曰此吾家學宜守而勿變得失非所計也已而院中初考官不以爲然適知舉董公槐見之喜曰以知仁動靜分陰陽此必有源流之學取以冠優等及折號見姓名遂大喜以爲得人云蔡氏九儒書

久軒門人

劉先生逢源

劉逢源久軒稱之爲畏友其入國學也久軒贈之序曰逢源自結髮讀書慨然以古道自任其爲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云蔡氏九儒書

靜軒家學

蔡先生公度

蔡公度靜軒先生子鄉貢守靜軒清白之訓蔡氏九儒書

何氏門人

補司農劉先生漢傳

梓材謹案上虞縣志謂先生弱冠貢於鄉沈潛伊洛之旨自號全歸居士年七十六卒王應麟爲撰墓銘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咸淳閒劉傳漢知南康軍置白鹿洞貢士院致先生守南康軍歷晉司農卿閒居十年知宋將亡則咸淳閒知南康者別一人其名互異爾

劉先生漢儀

劉漢儀字山甫習甫弟用特奏爲明州教授調鄞縣丞亦受學于何雲源先生得建安蔡氏之學能深究體用

以所自得者著止善編與習甫並祀鄉賢　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上虞志先生爲忠公季弟學案劄記于忠公云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志于習甫傳云少孤力學其爲忠公之弟無疑第忠公二歲而孤不應其下復有二弟且先生著止善編習甫所著亦稱止善集則正以止善集繫之先生謂先生之學得于雲源何氏雲源得于建安蔡氏又言其書所述皆其眞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于師說疑莫能明也蓋習甫爲寶祐四年進士年四十六當生于嘉定四年忠公爲嘉定九年進士果二歲而孤而習甫爲其肩下弟是七歲而爲進士矣恐亦二歲爲十二歲尊去十字耳

雲濠謹案黃文獻記先生止善集云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時爲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沒而言立云云則先生其仲也

九峯私淑

董深山先生鼎 詳見介軒學案

謝先生無懋

梓材謹案先生爲九峯洪範皇極內篇序見性理大全尊卿續錄其之且以先生爲十名儒之一而爲之贊曰其後台人朱楷有河圖洛書說林先生之所傳也是則靜正之學實出于先生矣

翁氏門人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詳見巽齋學案

學正楊浦城先生明復

楊明復字復翁臨海人操履純正博通經籍著有周易會粹尚書暢旨詩學發微冠昏喪祭圖人稱浦城先生

嘉靖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台學源流景定閩王守華甫聘先生爲郡學正台州府志稱其少從翁丹山學

劉氏家學

劉先生悅

劉悅字養明上虞人侍御忠公之猶子其父畿漕書其配名之義以爲世訓先生據其語以題所居之室曰謹齋任松鄉集

靜軒續傳

蔡先生凝

蔡凝又名希淸號西巖靜軒之孫爲建安縣尹撰有陰符經跋蔡氏九儒書總述

梓材謹案劉希泌序蔡氏諸儒言行錄云予友蔡君希淸家多遺稿予偏讀之云云則先生固能讀先人之書者矣

九峯續傳

陳定宇先生櫟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補貞文黃存齋先生鎭成

尚書通考自序

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于心制作名物達于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于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皆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透蓋讀書窮理即器會通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聞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眾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闡述臆見以附于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析焉歲月積累寖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顯末以便尋考名曰尚書通考編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然後退授于家俾得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朱子之教云爾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尚書通考提要云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間附以論斷頗爲詳備又稱其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云

附錄

先生著尚書通考凡名物度數及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徵皆暢其說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折衷以己意

梓材謹案先生序張仲純易象圖說云仲純學力高明與予知最久是先生固張提舉之講友也

補隱君陳先生師凱

書蔡傳旁通自序

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子千萬世之前而書讀子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出矣後之讀書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授又不能如其行

聾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註也然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註又專門之獨見初學于此苟本傳尙未曉晰而乃覽博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賾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嚅嚅而齟齬者不爲無矣況有所爲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尋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于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于前置旁通乎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略爲衍說或于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乃輯錄纂註則先入者定而中

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法爲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

劉先生有定

劉有定字能靜莆田人少貧不慕榮進嘗著原範吟三十七章學者稱爲原範先生又著有衍極書五篇行世

福建通志

俞先生元燮

俞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徙長洲通蔡氏傳博采羣說說舊集傳十卷或問二卷張景春說

梓材謹案經義考又引黃虞稷之說言先生居于吳其卒也虞集銘之然攷道園學古錄未錄其文

隱君王葵初先生希旦詳見介軒學案

鄒季友字舊昭鄱陽人著有尙書蔡傳音釋六卷書傳會選多采用其書黃氏干頃堂書目

鄒先生季友

朱先生祖義

朱祖義字子由廬陵人于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尚書句解十三卷存四庫全書總目

梓材謹案四庫著錄尚書句解提要云是書專爲啓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然隨文詮釋詞意顯明使般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于展卷之下了然于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

方先生傳

方傳著有書蔡氏傳考佚經義考

梁先生寅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七 六十四 明萬曆 約園刊本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 詳見許晁北山四先生學案

謝氏綱傳

牟先生楷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竹坪家學

劉竹西先生庚達

劉庚達庚振弟號竹西先生傳其家學解開先其壻也

梓材謹案解先生開先嘗講易于竹坪亦云講于竹西滄浪蓋受劉氏一家之傳滄浪即蒼葭也

竹坪門人

補同知王先生充耘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錄先生所著四書經疑貫通八卷係吾鄞范氏天一閣藏本提要云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校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式之文也又言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云

附錄

劉景文序先生書義主意曰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于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之所尚也王君與耕以是經拾魏科愚嘗購求得其經義主意語雖不離于傳註之中而實有得乎傳註之外又可謂能發蔡氏之所未言者歟

梓材謹案先生吉水人此序及黃氏千頃堂書目皆以其字爲與耕至讀書管見原序稱耕野王先生梅氏鶚云借吾生之晚不得摳衣于耕野之堂也是耕野其號爾四庫書目舊錄讀書管見二卷提要云所說與蔡氏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爲如象其罪而加之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爲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爲異說者至于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爲强詞大醇小疵尚未能剔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別白觀之可也

雲濠謹案阮亭居易錄載擬兩漢詔誥二卷元進士王充耘與耕撰訓詞擬有漢人風是蓋先生末仕時所撰故題曰進士云

竹西門人

教諭解筠澗先生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王氏家學

王先生光薦

王先生吉 合傳

王光薦耕野先生從子也耕野易簀之際書其讀書管見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如此耕野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釁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密置諸複壁中僅免于燬乃以別本訂其訛缺以付耕野之子吉其可謂善學耕野之學而不失其本者矣 讀書管見原序

王氏門人

張先生理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補遺

竹西續傳

劉西山先生子彰 附從父鶴皐子桓

劉子彰竹西孫年十三而孤事母孝伯祖蒼簍先生及叔父貢士鶴皐教之甚篤洪武間以賢良徵吉水令迎之訓導于學著有四書要覽文集若干卷號西山先生

趙哲劉宗平其徒也子桓字迪哲嘗舉于鄉 解春雨集附傳

進士梁先生臨 附師羅蒙正

梁臨字仲敬口口人少從羅蒙正遊講明尚書大義極深研幾英華秀發爲時推重蒙正亟稱許之洪武四年登進士 姓譜

西山門人

趙先生哲

趙哲字用哲吉水人好讀書寒暑忘倦從劉子章治書經同門之士皆以爲不及洪武丙子中江西鄉舉會試得乙榜官梁山教諭卒年二十二 解春雨集

檢討劉先生均 附見巽齋學案補遺

北溪學案補遺

朱林門人

補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雲濠謹案先生諡文安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北溪語要

文公表而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

取足于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制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正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用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

北溪問答

問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註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縝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强爲之形容如此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

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無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朱子答曰此說推得亦好

問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爲而前者又似不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若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卻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朱子答曰此說甚

諱諱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

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在自然處皆須兼之方于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知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個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欲恝然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失其正而爲非

心說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

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知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于方寸之閒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閒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于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蔽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于是此心始梏于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于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于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于其中矣及夫事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于動靜閒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于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

王子正曰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

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閒惟一寂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閒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

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于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于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于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徹近在眡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理便隔絕于一刻之中惟其千頭萬緒皆隨彼天則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于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于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于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于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之自齕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滋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

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于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人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于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于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之自齕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滋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

寶又非兩截事也

王子正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參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

涵蓋體察

朱子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蓋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于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北溪經說

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面陽背陰口之語默目之瞑瞎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言鬼神

體物不可遺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

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屈伸往來底地活耳自一氣言之方伸而來屬神已屈而往屬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

問象數說

太陽之數九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太陰之數六果何從而取之曰在圖書所取則以圖書之數言在卦畫所生則以卦畫之數起不可一概論也蓋河圖之數本五行生成之數始于一而終于五居其中則參天爲三奇兩地爲二偶之合也天以一生水而居乎北則太陽之位也地以六成之而居乎北之外則太陰之數也地以二生火而居乎南則少陰之位也天以七成之而居乎南之外則少陽之數也天以三生木而居乎東則少陽之位也地以八成之而居乎東之外則少陰之數也地以四生金而居乎西則太陰之位也天以九成之而居乎西之外則太陽之數也位與數違而相違其六者以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以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

以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以四而得于五者也天有也合而言之右旋則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左旋則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位極方正而數稍偏曲者也洛書之數奇陰陽奇偶之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五居其中則亦參天爲三奇兩地爲二偶之合也虛其中則履一而戴九爲太陽居一而含九左三右七爲少陽居三而含七右肩二而左足八爲少陰居二而含八左肩四而右足六爲太陰居四而含六位與數順而相會其九者以十分一之餘也八者以十分二之餘也

七者以十分三之餘也六者以十分四之餘也總其中則縱橫皆十五而又二見之太陽之九南則太陰之六北則少陽之七西則少陰之八東則太陰之六西北太陽之九東南少陰之八東北少陽之七西南位則稍偏側而數甚明直者也此圖書四象之所取皆自居位以外統攝者而言之也卦畫則自太極動而生陽始爲畫一奇而謂之陽儀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故又其偶而謂之陰儀靜極復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次爲畫一次于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謂之四象太陽居一其本體二畫奇每奇之圖三爲含三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謂之四象太陽居一其本體二畫奇每奇之圖三爲含三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三其圖三者而起之故其數九少陰居二其本體一畫偶每偶之圖四爲含二偶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一其圖四兩其圖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八少陽居三其本體一畫偶一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偶以一其圖三兩其圖四者而起之故其數七太陰居四其本體二畫偶通其所從生位一偶以三其圖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六此卦畫四象之所生專自本體以內極其根原者而起之也自本體以內而極其根原則數之體也自居位以外而極其統攝則數之用也二者其取數之象然也若其所以爲取數之義則如之何曰陰陽之數自一至五爲生數以方生其氣也自六至十爲成數謂已成其質也今四象以成數言之陽主進自六方進至七而未極乎盈則爲少陽故其數爲七又進而極乎九則已盈而爲老陽故其數爲九陰主退自九方退至八而未極乎虛則爲少陰故其數爲八又退而極乎六則已虛而爲老陰故其數爲六此其取義又各有所主而非苟然也

北溪字義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氣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則是理便已具于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于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而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太極
天所命于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
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
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
論蓋人之所以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五
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
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
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個眞元之會如
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

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
齊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
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
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
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
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
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這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
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
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

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
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
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爲此耳自孟子不
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
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
蘇氏又以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
只含糊捉摸就人與天相接處說個性是天生自然底
物意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

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
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此語最是
簡切端的爲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
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
既是贊歎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
歎之耶程子于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
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
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
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

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個太極之大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開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個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夫各成個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文言周子通書乃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借借易語移就人工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指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個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于應接便自然有個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于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是中故濂溪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以上性理

北溪文集

道原子天命之奧而實行日用之閒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脩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涖官理國牧民御衆徹而起居言動飲食衣服大而禮樂刑政兵財律曆之屬凡森乎戴履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强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不相離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少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卽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卽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

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明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背之則凶蓋較然易知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能也哉道學體統

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眞元之氣復會于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于天妙建圖書抽關啟鑰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大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粲有條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攸歸河洛之閒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闢周程之嫡統而粹乎洙泗濂洛之

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于致知力行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于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于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于天下而我猶未免于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若無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日進日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室惟吾所欲而無所阻矣用功節目

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三者而已于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于是而學爲則有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子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于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然其爲言大概上達

之意多而下達之意少非初學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旣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其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誼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于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無過求無巧鑿無旁搜無曲引亦惟乎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于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之事皆莫不氷融凍解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解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差矣讀書次序

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生陰陰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于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于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氣隔似道之辨

同是經也同是子史也而爲科舉者讀之徒獵涉皮膚以爲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髣髴略略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爲眞是眞非之識窮日夜勞搜博覽吟哦記憶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嘗有一言關身心之切蓋其徒知舉子業徑之爲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爲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爲可嗜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接心目一或叩及之則解頤而莫喻于修己治人齊家理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概及一旦躐高科躋要津當人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雖萬卷填胸錦心繡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爲學哉冠博帶文雅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爲儒假若胸臆歐蘇才氣韓柳詞之未曾讀書亦可也似學之辨

古人宗法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宗其爲始祖後者爲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爲高祖後者爲五

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爲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
視正適皆稱別子或異姓之來自他邦與庶姓之起于
是邦者亦皆謂之別子其後世子孫爲卿大夫則立此
別子爲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
祖之祭與族人爲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爲服齊衰
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
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兄弟爲宗謂
之小宗旁而例之爲類不一其繼禰者爲親兄弟所宗
爲服期繼祖者爲從兄弟所宗爲服大功繼曾祖者爲

再從兄弟所宗爲服小功繼高祖者爲三從兄弟所宗
爲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
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爲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
復統于大宗百世未嘗絕爲宗子者所以主祭其體爲
甚尊壓族人其分爲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爲甚重而族
人所以祗事宗子其禮又爲甚嚴冠娶必告喪練必赴
婦器必獻其上具牲必獻其賢雖貴富不以入其家非
所獻不以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僭其嫡爲支者不敢干
其祭宗子有疾而嘏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爲大夫則

以上牲宗子爲薦于宗子之家或宗子居他國則庶子
大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言孝不備脤
旅酬綏配歸胙凡拳拳于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
體而一人情也何爲重正體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
禰而盡尊尊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爾是以
人知宗派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
黨時相接長幼親疏有紀而骨肉不離古人禮俗之感
孝弟達于州閭者由此其故也宗會
樓記

小學詩禮

凡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漱櫛總冠紳履以適父母所
及所聲氣怡愉問寒問其衣疾痛敬抑搔出入敬扶持
將坐請何向長者執席少者執牀與坐縣衾簟枕簟灑掃室
及堂
長者必奉水少者必奉槃進盥請沃盥盥卒授以巾
問所欲而進甘飴滑以濯柔色以溫之必嘗而後退
養則致其樂居則致其敬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
三日則具沐五日則請浴煙潘請澣尼
其有不安節行不能正履飲酒不變貌食肉不變味

立不敢中門行不敢履閾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奧
父召唯無諾父呼走不趨（叶雌會切）食在口則吐手執爭則
投
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對言視面立視前三尺
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
父在不遠遊所遊必有常復不敢過時出不敢易方
舟焉而不遊道焉而不徑身者父母體行之敢不敬（以上）
事親
君子容舒遲見尊者齊遬足重而手恭聲靜而氣肅
始見于君子辭曰願聞名童子曰聽事不敢與並行
尊年不敢問長賜不敢辭賤見不將命道不請所之
年倍事以父年長事以兄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見父之執者不問不敢對不請進不進不謂退不退
侍坐于長者必安執而顏有問讓而對不及毋儳言
君子問更端則必起而對欠伸撰杖履侍坐可請退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拜受未酹不敢飲未辨不虛口
侍燕于君子先飯而後已小飯而極之毋齧骨刺齒
從長上邱陵必向長所視羣居有五人長者席必異（以上）

事長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無相瀆天地之大義
男十年出外就傅學書計學樂學射御學禮學孝弟
女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從執麻泊絲繭觀祭納酒漿
女子不出門出門必擁蔽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必止
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閫外言不入閫
男不言內事女不言外事非祭不交爵非喪不受器
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宮弗與同席坐弗與同器食
取妻不同姓筭子弗與友主人若不在不入其門戶（以上）
婦人伏于人無所敢自遂令不出閨閫門惟酒食是議
迎客不出門送客不下堂見卑不踰閾弔喪不出疆
婦人不二斬烈女不二夫一與之齊者終身不改乎（以上）
男
女
喜怒必中節周旋必中禮淫惡不接心惰慢不設體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道非德不行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使民如承祭出門如見賓
並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揖人必遠位尊前不叱狗
入國不敢馳入里必致式入戶必奉扃入門不踐閾

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人不問欲
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惰當食則不歎讓食則不唾
君子正衣冠儼然尊瞻視卽之容也溫聽之言也厲以
雜儀
啟蒙初誦
天地性人爲貴無不善萬物備
仁義實禮智端聖與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遠君子儒必自反
學爲已明人倫君臣義父子親

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斁以求憤忘食樂忘憂
訥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篤敬
思無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入則孝出則弟敬無失恭有禮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莊
口容止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視坐毋箕立毋跛
惡言酒好善言食毋飽居無安
進以禮退以義不聲色不貨利
信道篤執德弘見不善如探湯
祖堯舜憲文武如周公學孔子
禮三百儀三千溫而厲恭而安
存其心盡其性終始一睿作聖

訓蒙雅言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元亨利貞道不遠人
民之秉彝有物有則性無不善如是懿德
仁義禮智良能良知非由外鑠我固有之
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有是四端猶其四體
孩提之童可知可能無不愛親無不敬兄
維此聖人先知先覺從容中道與天地合
進退可度德義可尊中天下立作師作君
昔在帝堯克明俊德允執其中順帝之則
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巍乎成功煥乎有章
大舜有大惟精惟一濬哲文明溫柔允塞
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樂取諸人

禹曰孜孜汲汲好善則拜敬修可願不矜不伐惡服卑言克儉于家克勤于邦湯敬曰躋懋昭大德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毋從匪僻毋即慆淫罔罔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不聞亦式罔罔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不聞亦式罔罔在廟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在宮刑于寡妻至于家邦於皇武王纘其有極敬用五事文用三德無反無側無黨無偏王道蕩蕩三道平平無反無側無黨無偏王道蕩蕩三道平平周公達孝善繼善述思兼三王夜以繼日

克勤小物勤勞王家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進禮退義溫良恭儉若聖與仁爲之不厭宗廟便便鄉黨恂恂私覿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不正不坐不時不食求其放心約之以禮修其天爵從其大體仁實事親義實從兄智知禮節樂樂則生入孝出弟體信達順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擇乎中庸拳拳服膺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君子人與日就月將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若昔大猷監于成憲道者大路夫豈難知萬物備我求則得之利善之間乃見天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盡心知性知天理義悅心秉心塞淵求其放心約之以禮修其天爵從其大體仁實事親義實從兄智知禮節樂樂則生入孝出弟體信達順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擇乎中庸拳拳服膺

浩然之氣至剛至大配義與道養而無害
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勇者不懼仁者不憂
君子務本親親爲大居致其敬夙夜匪懈
事親如天事天如親全而歸之不辱其身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夫婦有別男女以正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傚傚兄弟怡怡
見賢思齊賢賢易色以友輔仁友友其德
雞鳴而起三省吾身主善爲師戰戰兢兢
恐懼不聞戒謹不睹相在爾室不愧屋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必謹其獨意毋自欺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斯遠暴慢斯遠鄙倍
正其衣冠出入禮門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遵道而行行不由徑
使民如祭出門如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誠窒欲懲忿
有過則改見善則遷非義速已何待來年
克己復禮養心寡慾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反身而誠道積厥躬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日新又新終始惟一赤子之心徹頭而無失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俯不怍人仰不愧天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清明在躬睟面益背
心莊體舒心廣體胖動容中禮左右逢原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盡性至命曰睿作聖
用之則行善與人同斯道覺民天下爲公
舍之則藏龍德而隱獨行其道遯世無悶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心不違仁具體而微
吾道一貫曾子曰唯仁爲己任死而後已

於乎小子敬之敬之堯舜人同文王我師
行堯之行是堯而已舜何人也有爲若是
彼我丈夫吾何慊乎從事于斯聖人之徒
誨爾諄諄皆雅言也自暴自欺民斯爲下

閒居雜詠

仁人之安宅在心本全德要常居于中不可違終食仁
義人之正路中實存羞惡要常由而行不可離一步義
禮者人之門節文自中根所主一以敬出入無不存禮
智者人之燭于我非外鑠清明常在躬無容自昏濁智

孝以事其親斯須不離身始終惟愛敬者在書紳之
悌以事其兄溫恭盡乃惕出門惟敬長內外一于誠悌
忠以盡諸己其中不容僞一毫苟自欺在我先有愧
信以實諸言于外無妄宜要須循爾物何可背其然
父子本天性人倫此其大一言在有親不可薄厥愛父
君臣本大分天尊而地卑一言在有義不可以爲利君
夫婦亦大端乾男而坤女一言在有別不可欲敗度夫
兄長而弟幼天屬之羽翼一言在有序不可事私閔兄
朋友同門志所以輔吾仁一言在有信不可私狎親朋
耳所以司聽聽正乃爲聰匪爽謹勿聞聞之則爲聾耳
目所以司視視正乃爲明非禮謹勿睹睹之則爲盲目
口所以司言所言必正說非法謹勿道道之爲噬嗑口
手所以司執所執必正事同德謹勿持持必爲癢痺手
足所以司履所履必正道邪徑謹勿由由之爲跛躄足
心爲形之君所主一身政持養常清明百體皆順令心
泛觀事物間是理眞卓卓無一非吾事要在博所學博
物理本不濟雜然各異分參伍寧無疑要在審所問審
論學取諸友舉隅發之師欲自得其傳要在謹厥思謹
利與善之間微似未易斷欲無豪釐差要在明厥辨明
學問思辨者于中瑩且精欲實據而有道倘其何之師
師者人之範辨臧正吾疑苟不就有道倘其何之師
友者人之輔以善相切磨不取直諒聞其爲損德何親
善者性所有不可無諸躬每見必勇遷吾德乃可崇遷
過者動之差毋容實諸己才覺必速改乃不爲吾累改
禮以維其心在心無不敬非此勿言動非此勿視聽禮
義以維其心在心常有制惟爲理所宜不徇情所利義
廉以維其心在心常有辨一介不妄取眞如視土糞廉
恥以維其心在心每知愧不善臨吾前眞如負芒刺恥

附錄

先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
以同于俗爲恥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
心會盡眞得洙泗之傳者循牆闚門未身其奧吾心恧

馬

朱子一見與語知其用功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
謂凡閱理義必尋究其根原如爲人父何故止于慈須
窮慈之根原爲人子何故止于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

來

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徹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灑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朱子有喟然與點之歎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于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于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蓋許先生以曾晳之意而勉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和陳叔餘韻勉之曰此道何曾遠吾儒自有珍反求皆在我中書豈由人利善分須自知行語未陳若能祛舊見明德自維新

又林戶求明有道堂詩曰秉彝同是得天生道在其中本是明氣爲稟來微有蔽欲因感處復多萌磨礱須到十分粹克治全教一味清從此洞然無別體眞元通露日光呈

朱子語類曰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又淳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概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作渣滓不要理會相似把個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個便是大病又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曰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個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個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溢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

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

又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領已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曰此卦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閣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你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

陳定宇答吳仲文曰北溪在朱門秀出于儕輩字義一書玲瓏精透最好啓發初學性理之子弟而其極至處雖八十老翁老師宿儒不能易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北溪字義二卷提要言此編爲其門人清源王隼所錄以四書字義分二十有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其論云

謝子蘭跋北溪先生經訓啓蒙曰先生經學得考亭夫子之傳卓然爲一代師表病世之訓蒙者所教龐雜蕪蔓養正之功故采摭經傳以三字四字爲句緝成韻語以便習讀其書言孝之大原學之旨要使幼學者誠能熟讀而蘊之于心養其德性既長而施諸事業則舉而措之耳

北溪講友

補 陳復之先生易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慶元進士終懷安丞著有論語孟子解

附錄

先時郡士泥章句自朱子導源于前先生與北溪繼之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大行

居喪酌遵古禮不用浮屠

慾而不能以自遏也

朱子語類曰因說及陳復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踈
行次第
北溪學侶
潘先生武 附門人趙希流吳仲修
潘武字叔允龍溪人嘉定庚辰特奏名履行端方于書
無所不讀與陳北溪爲道義交進士趙希流吳仲修皆
出其門福建
通志
復之學侶
補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從朱文公高弟陳復之易授業時號爲紫陽別宗
姓
譜
雲濠讀案萬姓統譜言先生
從文公高弟陳易授業云
附
錄
先是泉士專經泥章句自蔡白石及陳北溪往來講授
由是關洛考亭之書家誦人習理義之盛足爲紫陽別
宗云
鄭氏師承
李先生過
李過字季辨興化人易說十二卷慶元戊午自序謂幾
二十年而成董季眞說
梓材謹案先生號西溪四庫書目提要于西溪易
說云其亂經之罪與詁經之功約略可以相當也
經義考引張雲章謂先生晚喪明棄科舉投徒其
易說多有可采又引馮厚齋云西溪易說多所發
明然以毛漸三
墳爲信誤矣
北溪同調
蘇先生總龜
蘇總龜字待問德化人紹熙間試上舍第一孝宗卽位
釋褐授衡州教授舉遷廣東提舉歸再奉祠有論語解
及大學傳行篇當時與黃榦陳淳齊名

德化縣志
北溪家學
陳先生植
陳植字膺玄以字行漳浦人景肅之孫出幼學于世父
北溪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中
登進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昺浮海先生提領海舟
見事危斷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馳檄諸蠻
圖立宋後聞張世傑覆舟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于
大芹白華九侯間臨終命葬海濱南望厓山道南
源委

陳先生格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植弟同列北溪之門第誤以植爲北溪子蓋北溪止一子名榘也

陳格膺之弟爲海濱監簿帝昺亡從容就死夢玄敏袍笏招其魂葬于漸山書院福建通志

北溪門人

補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附錄

嘉定中以禮部奏名方候廷對聞有期喪亟歸

補

州判黃先生必昌

附錄

李文溪跋先生中庸大學講稾曰吾友黃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于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閒體認眞切處如良畫狀人物考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又義理無少差蓋淵源于北溪而根柢乎考亭者爲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于厚以渾自了償屋債偏參諸老門四書不釋手日旰忘晨餐超悟到聖處不能忘于言序講凡五篇字字比興瑯伊洛有心印傳受百聖源紫陽有心鐙矚破萬世昏得君再紬繹提要鉤其元如印一洗滌篆籀宛然存如鐙增膏油光焰大且繁我昔從師友是書粗討論老大學不進德性焉能尊因君重感慨舊聞日當溫願言覃枝葉作意事本根

補

卓先生琮

梓材謹案北溪爲卓氏子名氏說云溫陵卓君廷瑞嘉定乙亥秋游臨漳訪子衡崖而定交焉似先生特北溪之友

雲濠謹案閩大記止言從北溪遊而不及白石似未從蔡氏學案補遺

端明鄭先生寀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蔡先生逢甲

蔡逢甲字國賢臨漳人受業北溪之門嘗與北溪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西銘相發明處稱其有特見登咸淳進士詔主廣東漕舉值宋亡入元不仕自號棄夫作悟道書院于玳瑁山下以隱焉時高其誼謂之故宋使臨沒自題其墓碑曰前宋進士蔡逢甲墓著使公王臞軒跋黃京甫提幹四書講義曰吾友黃京甫器資

陳先生正仲

陳正仲口口人嘗造門求教于北溪北溪文集

附錄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止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于富家散于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諸葛先生玨

諸葛玨泉州人北溪以所得朱子發揮大學中庸之微旨鳴漳泉閒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指畫口授務切當于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先生當時席下士之一也爲韶州別駕爲廣其傳梓嘉與後學其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于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後尹番禺而始創賢台云

呂先生大圭　詳下楊氏門人

質齋講友

補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言先生少篤理義之學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學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子之書云

附錄

嘗曰欲遡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

白石門人

補敷院鄭先生思忱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載先生所著有詩書釋

補王先生次傳

梓材謹案北溪集有答王迪甫書三又答王迪甫問仁之目迪甫當即先生之字第二書答問佛家持敬之說末云蔡丈更其講爲如何可知先生兼及陳蔡之門矣

補江先生與權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于蔡白石傳云一時如鄭思忱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儔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第先生之從白石未見所出云

楊氏門人

補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言先生學于北溪豈先從北溪而卒業于楊氏者耶又言其累官吏部侍郎

范寧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魯史也諸侯亦有史乎曰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說者曰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曰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曰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

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春秋褒貶之例論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于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

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有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

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得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

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豈如來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

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荊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外荒也夫中國而外荒則外荒之可也外荒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內外之分而顧乃進外荒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弃叛執放水旱雨雹氷雪

彗字益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

將奔走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于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外荒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僖二十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閒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閒而取其二邑壬申鄧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葬

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妻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外荒之浸盛

矣魯叡柔鄭宛齊始也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天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外荒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强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出知興化軍捐俸錢代輸中戶以下賦著莆陽拙政錄

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提要云或問大旨于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詁斥之尤力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又稱其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云

附錄

盡屏詞章以致知力行爲務

卓氏家學

卓先生克

卓先生存 合傳

卓克字伯仁卓存字叔義廷瑞二子也謂有可教之質而北溪爲之名字說云 北溪文集

呂氏門人

補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

梓材謹案四庫存目著錄先生周禮補亡六卷提要言其書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題曰馬禮注其

一卽此本不分卷數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注曰一作周禮補亡案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補亡著錄焉

周禮說

役有輕重緩急簡遠邇久疏之殊民有老少強弱貧富之異是以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硗腴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量其人身以知其強弱老少驗其富壽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必年少富強然後謂之可任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惠之而民不以役爲病矣

附錄

蒲壽庚叛降元先生益自韜晦元遣御史馬伯庸來徵以種圃自匿又率達魯花赤齎幣就聘其家竟力辭伯庸等取遺書以去

何先生夢中 附弟夢然

何夢中東陽人內舍生嘗跋呂圭叔春秋或問自言預聞指教不敢祕與朋友謀而錄諸梓庶幾其傳又與弟參知政事夢然作周禮義一卷 經義考

北溪續傳

劉先生宗道

劉宗道名剔以字行龍溪人洪武初以秀才被徵再三召試稱旨賜第一拜左都御史上格君德民二十事並見嘉納後爲邵質董希賢所搆詔徙南詔貰還遞于播州以死先生明程氏學遠師陳北溪其闢佛老甚嚴好修家禮鄉人稱愛禮先生有愛禮集七十卷 福建續志

翟先生與嗣 附子懋莊

翟與嗣字華卿常熟人母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徧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得菱歸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刻志事學莊入明蔚爲名儒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 朱文懿集

邱氏門人

補 呂先生椿

梓材謹案閻書云隱居教授所著又有詩直解禮記解

劉氏門人

陳先生拯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九

後學 鄞 王梓材 慈谿 馮雲濠 同輯

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上

傅氏師承

莊敏龔先生茂良

龔茂良字實之莆田人紹興進士為吏部郎官論禦敵得失曰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由于致疑孝宗時以參政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覬恩先生歎曰此當以身任恐不敢愛身以弊天下也卒謚莊敏姓譜

附錄

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田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于南者葬之歲久廢先生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菟寄暴露者悉拚藏無遺

先生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奮覬密令人誡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先生信之謝廓然論先生亦以此為罪先生沒數年朱子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

也探爲之歎息云

劉後村詩話曰故參預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矣居人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轉頭空去與人間作棟隆未必眞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晦翁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識意謂公初爲諫官負重名晚不必爲執政也

陳氏先緒

補陳先生禧

陳禧侯官人公權父爲軍掌籍靖康初福州軍亂殺守臣柳廷俊朝廷將致討先生抱籍焚之家人恐禍及先生曰以一身易百千人命所甘也闔門獲免

補陳先生衡

陳衡字公權侯官人質直嚴重不能治生而安于貧嘗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十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紹熙二年除知紹興府江西安撫使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沈初未嘗容心其閒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

程氏先緒

程先生汝能父宏

程汝能字公才德興人端蒙之祖天資純篤不由學問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爲非理事沒二十年鄉人言之猶有出涕者父宏亦有鄉行朱子文集

張氏先緒

張先生德運

張德運宇口口崇安人朱子弟子宗說之曾大父也行成名立學者稱爲白石先生魏鶴山集

南塘師承

施先生師點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十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紹熙二年除知紹興府江西安撫使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沈初未嘗容心其閒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

吾事也三年卒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側稿八卷東京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職五卷文集八卷朱史

附錄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聖與在政府六年上眷未衰慨然勇退有識者壯其決趙南塘汝談其增也

晦翁門人

補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李敬子說

燔謂敬齋嘉後面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著數語使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甚轉不安樂之弊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于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朱子答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知止能得燔嘗謂洞然無蔽之謂知確然有實之謂得明則誠矣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慮謂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

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于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

燔謂知則知其所當然慮則并極其未然

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于廳上庶幾內外不相通

附錄

教授岳州先生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尊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于藝者以率偷惰

改襄陽教授復往見朱子朱子嘉之凡諸生來達者先令訪先生候有所發乃從朱子折衷諸生畏服朱子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

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先生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眞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眞德秀魏了翁李燔趙汝譜陳貫譜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宰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

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

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先生對且曰燔乃朱某高第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强起之以眞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于布治言正月後人因此或迷而不悟至胡氏又惑于商書之說臆決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于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于經傳之閒互見迭出

講筵其禪聖學豈淺淺哉第說帝然其言終不召也

朱子語類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强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脩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睡則死腰坐矣

補文憲張主一先生洽

張氏春秋說

春王正月胡氏以爲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于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于經傳之閒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悟至胡氏又惑于商書之說臆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于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于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隱元年春王正月

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而遠涉郎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在于行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文姜播惡于齊襄之時齊桓圖霸絕之義也以欲求魯定霸而不之拒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于

持重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鄭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戕齊誖被中國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稍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逆薦夷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何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祿山史思明宋金忠本朝西夏曩霄皆受禍于其子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孔寧儀行父必因弭楚誘楚子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

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貧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嚴邑以制之以霸王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子奪之正也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達父兄之命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況身爲貴戚自古聖賢未有視社稷安危若是恝者天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傳曰札不稱公子以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得聖人之旨矣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季孫自行父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室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豹卒而更改前制蔑公室歸私家矣昭五年

齊景公立二十餘年矣崔慶相殘變高復敗不能自强其國而爭霸圖宜國爲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所謂以其君顯者抑末矣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靈公受國于有疾之兄而盜殺其兄書盜殺衛侯之兄

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背華即夷黨楚以爲中國患悼

深罪之也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墮三都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
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
而爲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若陪臣不敢貪
固以破國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爲季氏叔
氏之害故郈費皆墮獨公斂處父恃强以敗陽虎而
孟孫用之故二邑皆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
不克也聖人雖用于魯而季子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遑
孔子孟孫感于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旣方
則喜顯色

命而聖人去豈非天哉定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

麟之于走獸猶聖人之于人出類拔萃爲人物之法
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爲畜包犧畫卦而龍馬
出大舜作樂而鳳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考造德不降我
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
則夫子出于周末而麟出于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
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爲聖人
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爲
聖人鑠削之大指至于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

附錄

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于諸史百家山經地
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
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擘
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
見顏色

先生進春秋三書表曰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
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
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旣久似有得于毫髮之
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于每事之
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旣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
閒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于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
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
聖人旨意削之大指至于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

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駁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巖立而其間遺闕尙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

梓材謹案春秋三書蓋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井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井目錄二卷也四庫全書著錄春秋集註十一卷綱領一卷提要云考朱子語錄深駁十二四明叢書

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卽日用也隱卽天理也卽日用而有天理則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閒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而可案一有所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存之熟則隱顯淵泓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

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氏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正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軫轕之陋車氏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從周云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張元德謂許世子之事左傳云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可見悼公之弒乎藥矣若當時止偶不嘗世子何爲遽藥國而出奔先生謂于經不見許止出奔事

補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槎溪語

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卽天道亦盡得于佛氏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氏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正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軫轕之陋車氏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從周云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張元德謂許世子之事左傳云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可見悼公之弒乎藥矣若當時止偶不嘗世子何爲遽藥國而出奔先生謂于經不見許止出奔事

補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槎溪語

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卽天道亦盡得于

心卽此爲天下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
繁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
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于四者之際淵然而虛
洞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
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卽謂生生之體而言之
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于日用之閒此先生所
以謂分明不待尋究者也

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
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

之過亦嘗聞于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
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某前日之
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于尋究
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于鑑影之惑非
先生之教幾殆也

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
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萬魚之
說竊以爲似之先生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
書託之先生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
爲主簿先生聞其能薦之會先生行縣簿威其知己置
始大悟其非若爾則爲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

酒延之假富人觴豆甚盛先生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于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如此

朱子語類曰德明問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主旁證曰和通與也須看就中都有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與也須看就中都有議論更互處語畢卻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查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驅外此個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伊川子于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節去看方有益也須有檢束倫序只管支離雜擾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然後游于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又問山居頗適讀書觀龍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長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陳北溪真之曰自排僞之說一行未仕者厭遠舉而奔潰已仕者顧位祿而變遷公以剛嚴毅直之質獨屹屹乎其閒所志者自少至老而愈厲所守者更險如夷而益堅夫子嘗爲之嘉歎謂公獨爲拳拳正猶寒松之節不爲嚴霜而改精金之質不爲烈焰而然非惟師門之無忝而亦國士之所難何爲不顯用于中朝而謹小試于南偏

補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梓材謹案眞道園光澤縣雲巖書院記云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朱子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遇之鄉先生也

雲濠謹案朱子語類有云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足實過然開闊中又須謹敬與本傳畧同

李果齋語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于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困之爲卦二五皆剛而得中爲賢人君子成德于內之象而外爲三陰所掩蓄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于義命頼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卦爻宅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乎 困齋說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之閒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蟄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遑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

于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賢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慁慁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忌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豈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閒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道之在天下未嘗去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遑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讀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

遁而入于異端者有矣先生于是考訂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以上朱文公行實

附錄

劉後村哭李公晦詩曰不會蒼天意今君死五翁少曾遊洛下晚乃相膠西白首尊師說丹心對御題悲乎成

底事路遠客魂迷

補知州李先生文子

雲濠謹案劉後村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文跋李耘子詩卷稱為耘叟篇旧耘子蓋耘叟之訛或別一公晦弟耶

補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梓材謹案文清同為朱門高第其後亦多稱朱學烝王忠文宋文憲諸公尤心悅東萊觀文憲思敬人材與忠文跋語可見且忠文有大事記續編之作非呂學而何溯源端由麗澤宜黎洲謝山之並以此派為呂學也

雲濠謹案王忠文義烏先達傳言先生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

人貴老成齒頹資德尊初心苟無負斯不愧斯門

又偶書曰有原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來今感應中又曰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只在陰陽進退間

又卽事曰自吾齋外付吾兒除卻詩書總不知苔色上侵朋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十分秋景重陽後一味天涼老者宜調後身心能自慊止吾所止復何疑

姚希得序先生尙書括旨曰夫五經爲諸書之冠而虞夏二書皆聖訓典謨惟精惟一之旨又爲五經之冠苟

非深明其奧曲洞其理安能妄指一詞今詳觀是帙註解詳密毫無滲漏乃知先生于此書之宗旨默識心通至于繼往聖開來學豈不賴有此耶

補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

乞開僞學禁上殿奏劄 泰定四年

臣聞治道之隆本于士風士風之美本于學術古者司徒之職興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于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我宋藝祖皇帝于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孟爲準以中庸大學爲要故以事父則孝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處元以來權倭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閒學者無所依尙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業備名節立不可得也臣竊迹近事大學待補既有成法四方之士冒昧而來譁然取必于朝廷者動以萬計既而不得所欲則詐冒有司詭計百出夫士莫重乎始進志于一得則廉恥道喪不復顧惜則士風之偷從可知矣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者不得不任其咎也乞俾用詔處元以來名曰僞學而禁其書者元降指揮更不施行而息邪說正人心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

附錄

宮連城令鐫無名徵斂新學宮教諸生大德之方士爲

翕然知鄉

寧宗新受內禪公寓書趙丞相汝愚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熱一旦解散卽無所苦至于蠱毒中人初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指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

知德慶府葺學舍練甲貢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開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留之宰臣陳自强目爲僞學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權工部尙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于東宮言帝王之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鑑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于修齊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以年過七十乞休不允比疾猶亟勉輔導

其學以不欺爲主其接物夷易温然可親然欲于以私淑者皆莫敢出口

每病學者空談無實爲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名以爲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罪人也

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察常曰不于定靜時體察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于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

蔡九峯贊雲莊先生曰道德美矣功業偉然上光所授下擴所傳澤被都邑名列史編配享考亭奚千百年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又有九峯挽劉文安公云考亭雲谷孰居先名世悠然得正傳窮理致知須其詩實爲先生文安或問文節之誤

劉後村文簡祝文曰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奴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太常而朝無貶詞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簡公者可謂盛矣

補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四書問曰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

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柳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于難則求生以害仁矣

朱子答呂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論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于佛肸之召又

舉其所問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譬口有學步邯鄲之患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任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

附錄

蔡九峯贊睦堂先生曰學承朱子知止有定伯仲師友意誠心正行修名立孰不啓敬德裕後昆無窮之慶

補錄參程允夫先生詢

梓材謹案先生初字欽國後更字允夫

程允夫說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于禮樂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于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

朱子答曰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爲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爲得未證爲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奚遲問知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貢反覆不知已不敢之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用力處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謂季氏旅于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于將泯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道

朱子答曰此說得之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于仁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朱子答曰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審察療治也

放于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于己必害于人利于人必害于己故曰利于己則我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況于己乎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朱子答曰此說是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

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

朱子答曰此說亦佳嘗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善爲說辭則于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

其自己分上事也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

朱子答曰此說亦善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于其外者君子當求之于其中中者誠也故父在當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媿而于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朱子答其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翫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苦思之

周益公序先生尊德性齋小集曰大抵議論正平辭和氣粹蓋嘗記其師里人李縉之言曰道有遠近學無止

境不可見其近而自止必造深然後有成此程氏學也
又曰文以載道物有是理辭者達是而已此蘇氏學也
君之所得實本于緡學者果可無淵源乎

梓材謹案是序有云又酷嗜眉山之文爲二蘇紀年十卷

補曹先生彥純

雲濠謹案先生爲昌谷兄魏鶴山誌昌谷墓云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爲白鹿洞書院諸生

補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梓材謹案陳龍川復朱子書云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充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異人輒舍去不與共坐是可見其衛道之篤水心爲先生墓志

鎮事

詹元善語

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祗悔敦復則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六十四卦獨于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眞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附錄

公授太學錄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閒前後四年功最多

累遷太常丞時高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先生言謚法雖有之于古無據大行皇帝功莫盛于中興請比殷武丁謚爲高宗議始決

寧宗登極天下晏然先生協贊趙忠定之力也時議大
行皇帝諡先生言壽皇聖帝事德孺二十餘年極天下
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宜諡曰孝卒用其言
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于周丞相反覆極
論責以變通之法因疏內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
用然其後多所收攬公之力也
幼學于朱子沈潛經訓徧考羣書誦說百家本末條暢
屬意星曆著象數總義以衍其奧嘗以今樂譜古詩方
譽無不協和一詩率用一調惟七月篇轉三調乃知風

雅頌之別
嘗問朱子向蒙教讀書須要涵泳須浹洽因看孟子
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
朱子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
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
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
又問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游之之意朱子曰
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
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

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
說閒講少閒輾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
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把鼻
可知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
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詹漕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職事
之外卽商榷義理殊爲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
員西山祭之曰蓋公之爲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充之以
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羣經百氏閎深奧衍之旨靡不心

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筮幽微幻眇往往探賾而忘筌
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爲
恭屏居林泉不以爲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爲之
遷改

補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附錄
從朱子學嘗論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繼善成性之說朱
子善之
黨禁起學者懼禍更事他師先生從朱子講論不輟朱

子易簡謂先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

梓材謹案福州府志先生著述又有書本義蒙谷集

補忠簡傳竹隱先生伯成

梓材謹案寅西山嘗跋傅侍郎奏議後又序傅景裴文編云大坡早歲執經于紫陽之門予昔倘佯盤谷竹隱閒聆公餘論蓋清德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于公矣不獨景裴爲當師也

附錄

劉後村胐其行曰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材稱公襲忠厚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于朱公常以君親爲重利祿爲輕策名三十年

始登朝列富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爲都司總餉以沮邊議去爲諫議又以忤貴近去自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卻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言王氏之日也公方歷疏時宰弊政極論綱常倫紀毅然以不貰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排遷客災荒之厄非獨不爲身計亦不爲子孫計矣至于遺表詞氣慷慨神明不亂豈非弘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福之變皆不足以大其心歟

梓材謹案行狀首云太傅守莆參政冀公茂良平尚少大傅令諸子從遊既而冀公仕于泉每訪公

兄弟薦寺視其寢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尤爲鄉先生寺丞黃公所稱是則先生固不名一師也

又挽傅諫議詩曰憶昔南山寺微言叩未終晚猶溫口語病尚寄書筒駿廄誰收我墓陵合殉公春風溪上淚遂與海潮東

補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黃商伯語

鬼神之理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隨所見決其是非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說編謂氣散而非無苟誠以格之則有感通之理況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而感格尤速也

附錄

自幼穎悟强記與仲兄頤肄業荆山僧舍玩閱窮晝夜不懈一日別去僧曰子之寢處與余鄰壁閱三年寂若無人靜重如此他日當顯貴

再調隆興府教授訪禮賢士訓勉諸生增創齋舍學政大舉知德化縣首興縣學葺濂溪書堂凡關于教化者孜孜行之不倦

[illegible]謹案先生爲隆興教授
[illegible]溪祠而朱子爲之記
光宗踐祚之初天下望治先生當對首以天德剛健絕
聲色嗜好之戒爲言學問必審師友淵源之正事親從
兄處己酬物秩如也
朱子嘗與書曰所論讀書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
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
矣乃能切切用力于此愈于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
已

梓材謹案虞道園跋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引
此有云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
物格知至心喪等書
具見先生所當書

黃勉齋序西坡文集曰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淸氣
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而恐不
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
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祲人相食宦吏畏首畏尾東手
坐視君發廩鬻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
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匍匐赴
聞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
耳

補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周卿語
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每
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
也

附錄
先生跋周子太極圖說曰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
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
朱子與劉須溪書曰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
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礲浸潤之
功尙不能無望于終教之也

補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忠敏次子申先官至中書舍
人曾孫希夷從朱文公學篤信力行據此則先生
固元祐黨人
伯雨之後也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所諭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
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
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某衰

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寓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悤悤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閒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魏鶴山跋朱文公與樞密帥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左右逢其原者皆是義也

補
陳布衣朱先生斌

梓材謹案先生蓋字文叔眞西山題宋文叔稿仁說云宜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爲之標習用曰字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云宜春屬袁州是卽先生也

補
知州黃復齋先生幹

附錄

太史魯直從祖也子耕不特家學聲從郭子和朱元晦

甚久所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故子耕益歲名重江西

朱子語類曰先生問當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正欲請教先生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當曰亦欲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于名物上訓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卻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儒之說惟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卻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

補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梓材謹案經義考陳氏元大四書講義佚又引姓譜云字孔碩溫州儒學教授世稱北山先生不言何許人其字與先生之名同而又同號北山豈先生一字元大而轉以名爲字耶

附錄

東萊卒先生心喪三年

遷處州教授以所聞于三先生者誘進後學多成就

先生性嚴毅沈靜有守利祿不動其心出入中外垂二十年不肯少變忤史彌遠而與葉水心適最善以上並問學錄

眞西山祭陳北山文曰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有武有文闖洛之緒弗絕如綫巍巍紫陽是續是演靜涵一本動貫萬微隱顯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巨擘溯流窮源研幾探賾蘊而蓄之既粹以精發而舒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沈溺訓詁非如詞人聯緝毫縷平居穆然色下言徐遇事剸然氣陵萬夫破賊東淮震霆電激袖手北山窈若深嘿能開能闔可縮可伸嗚呼維公舉世孰倫經濟之謨戡定之略慍塞通施遁藏自樂思豪力雄坌湧厥辭翯風薄雲而與並馳尊俎從容淋漓筆墨踞視冰澌爲我僕役先天之祕人所莫闚公獨玩心皇羲是師聞者書來辱以告我誰與共談緊子其可千里相望數送以詩學失傳訛形于歎咨觀公之志勇于任道將扶微言俾後有考我云斯文實寄在公

又曰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要荒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于莊公者亦此類非

招此老死可見文公斷簡丁夫久深衣笑語終定餘藏稿在虹氣貫山中

補 國錄吳鼒隱先生仁傑

附錄

朱子曰吳斗南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再譬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又彖傳釋彖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爲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

辭意爲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易圖說三卷提要云其說謂序卦爲伏羲雜卦爲文王今之爻辭當爲繫辭傳繫辭當爲說卦傳較諸家古易之說特爲新異經與先儒不合然證以史記引同歸殊塗二語爲大傳不名繫辭傳隋志謂說卦傳三篇今止一篇爲後人亂其篇題所言亦時有依據錄而存之用備一說云爾又案先生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公蘇老泉潁濱父子所論王厚齋云

五年之補也

又咨先生書曰漢書刊誤固多某所講然其暗合者亦多但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閒有于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于楚宇本文屬下文有于齊于蜀宇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周益公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補承奉陳先生定

附錄

梓材謹案信安三子並學于朱子又從子宇亦朱子門人

人品甚高每欲見古人歸宿處林艾軒與之特厚

朱子嘗以聖人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生平

補直閣陳復齋先生純

宋濂謹案劉後村大全集龍學傳公伯成行狀天門人陳容已誌其嫂是先生亦爲傅氏門人梓材謹案復齋賜謚見鹿澤錄特不知何謚耳

附錄

勉齋祠其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

知安溪士民不名爲令而稱復齋先生

入監進奏院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大臣所用非親即故貪吏辟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遣至是爲之罷卻

王臞軒祭復齋文曰嗟世家之無人多自頹其閥閱惟先生大正獻之家聲有呂范二公之風骨歎道學之無傳幾不絕其如髮惟先生得文正之正宗探伊洛諸賢之理窟

又曰蓋其語也非質直以沽名其黜也非其心于寬括其出也亦有救世之赤誠其處也豈但爲保身之明哲根之以內心之昭融加之以學問之親切由本領之純全故功用之宏闊將宇宙之是扶何梁木之遽折豈蒼生之命果窮而斯文之脈將絕

劉後村挽陳師復寺丞詩曰茂晚滄洲築草堂御將逢掖揆軒裳市朝共歎鳳高蹈世俗或疑麟不祥童子舉扶猶慷慨門人要經各淒涼衰殘無復相鐫切遺墨常

留几案傍

補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附錄

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

自名其齋曰求放心朱子爲之銘

補太學生時禁洛學持書上諫議大夫王自然貫其疏斥正學及對蘇程王氏策問主司意在陰詆朱子先生舊筆曰王氏以佛老之學蠱壞人心蘇氏有立朝大節不以變故死生動心此其天資超卓有非常人所可及

者假其學術未醇未免有戰國策士餘習繼孔孟之傳排異端闢邪說道統所傳不歸之二程又其誰哉自知所對不合投筆徑去

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

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

之吾邑程徽庵猶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未滿人意耳

又爲之像贊曰其容退然若不勝衣而自信有以舉烏獲之任其言若不出諸口而衛道足以摧邪衍之鋒

陳定宇曰蒙齋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同邑董介軒嘗爲註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

趙東山益汪德懋性理字訓

疑門書稱其爲初學者設云

補縣尉董槐澗先生鉄

董叔重說

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陽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爲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

朱子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鍊窮而後通也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五十不足以當之

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也是故三其三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而爲少陽之數一其三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迺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亦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而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十也是故五數散布于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于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于五行爲土于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

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揀擇之法必衍而極于五十以見子用出也

朱子答曰此說是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五句性也此性字專指氣而言如性相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安分富貴之有命是也仁之子父子也五句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清濁之分皆係乎氣稟也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

朱子答曰此說分得好

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言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之說乃爲備耳

朱子答曰甚善集註中似已有此意矣

附錄

叔重天資警敏勵志子學既冠從鄉之儒先程洵遊洵語以晦翁所以教人者盡棄所學取太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裹糧入閩擥轡百丈不憚勞苦晦翁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功夫更于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認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于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須加意涵養于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叔重

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

晦翁歸自經筵日與諸生論學于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講習叔重先與之反復辨難然後卽而折衷焉 並墓誌

補王拙齋先生過

附錄

黃勉齋與先生書曰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尙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

朱子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計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功夫說得雖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卽仁義禮智四字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之心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紊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于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

而其實不過于一陰一陽而已于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如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于

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于心而義形于外言之則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所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令人多錯

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于堯舜于此亦可見其一端然仁之一字須更于自己分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于事也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諭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于吾身者焉可也

補

憂蓮塘先生淵

憂蓮塘說

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于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襄裘以涉也子丑之閒涸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于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

時云

附錄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朱子以爲然

朱子與書曰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于日用之閒益加持敬功夫直待于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

王文憲曰獨士趙子寅曰有問于晏亞夫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心力是事力亞夫曰也要心力也要事力曰

心力可竭也事力不到則何如亞夫曰有心力必有事力人只是辦不得此一片心爾此心果到雖園中之冬筍可生冰下之寒魚可出也況可得之物乎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綏晉有晏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補 賈先生從周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功夫

補 原宣湯靜一先生涿

附錄

入小學與他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爲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

既見朱子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爲進士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于易

嘗得故人詩曰天涯春色已平分桃李陰陰晝掩門黃素久無人問字綠醽時有客來樽棲遲未歎流光遠寂寞還令此道存珍重故人勤自訊暮年憂國任乾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方伯謨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

申韓慘刻原于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于立

朱子語類曰讀大學必須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補劉靜春先生傳

梓材謹案葉氏四朝聞見錄云靜春與眞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又案劉氏號靜春者有二其一則清江劉子澄也

劉靜春說

或疑萬物通謂之性矣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

告子孟子之高第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于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

附錄

葉紹翁曰朱文公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眞有大功于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

補直閣林盤隱先生湜

附錄

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儆吳儔張淵並時知名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主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

補侍郎應先生純之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篤信考亭之學

補沈先生僩

附錄

朱子語類曰某嘗喜那純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卻煩惱那敏底只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閒不濟事敏底人又卻要做那純底工夫方得

補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附錄

先生恬于寵利無聲色之奉家事授之二子惟詩書自

娛樂道人之善而略其過

補撫幹李先生如圭

雲濠謹案吉安府志載先生七歲能文隨父官至京孝宗召見論尚書無逸篇上喜賜宴因父在以珠簾隔之宴罷撤簾賜之

儀禮集釋

士之醴子醴賓醴婦經皆作醴不必改爲禮士冠禮

凡逆者皆受女于廟春秋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士昏禮

禮賓賓覿受幣皆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

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覿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于兩楹閒也聘禮

歸大禮之日既受賓餼請觀與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是其類聘禮記

春秋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戒趙孟遂戒穆叔趙孟欲一獻爲客此春秋時饗禮之可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者自主男子言之

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爲客此春秋時饗禮之可見者公食大夫禮

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觀禮且使即安者君

上之惠覿禮

疏衰不廬而父在爲母爲妻居廬期大功三月不御于內而父在爲母爲妻終喪不御于內期既葬食肉飲酒皆其異者

而父在爲母爲妻終喪不食肉飲酒皆其異者

雜記爲妻父母在不稽顙小記宗子母在不稽顙小記爲父

母妻長子禫其爲妻禫謂父母不在者也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者皆不禫矣庶子父在爲妻杖

適子父在爲妻不杖此其異也

伯父繼世爲小宗故謂之世父五屬之服同父者期同

祖者大功同曾祖者小功同高祖者緦世叔父與己同出子祖應服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進服期也

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非也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猶內宗之爲君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內宗爲君亦期矣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外宗內宗之服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者自主男子言之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君乎周官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之有爵者謂嫁于卿大夫士者也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異者升服夫人猶之仕扁而已者升服小君

耳遂以爲服斬則誤矣

大傳有屬從有徒從屬從者所爲服者于己有血屬之親也徒從者與彼非親空從而服之耳子爲母之黨妻爲夫之黨夫爲妻之黨屬從也臣爲君之黨妾子爲君母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子爲母之君母妻爲夫之君徒從也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從服徒從也

雜記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大功踊絕于地伯叔母譏也姑姊妹雖以出降其隋猶不殺也

所不臣者注疏謂以其親服服之荀顗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亦絕不服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如圭謂諸侯世大夫不世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疑亦未然以上喪服

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亦君之常衛

古之爲椁累木于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棺之下藉以茵其上加以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故陳時亦重累陳之以上士喪禮

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斬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祭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衰者執事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士虞禮記云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

官也官備則具備特牲饋食禮

賓自門東而位于西階西南猶燕禮士立于西方已獻而位于東方也眾賓已下則已獻而設薦俎于其位

凡專其位者雖其方皆別自爲上士喪禮大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是也上以有司徹

儀禮釋宮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

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西北隅謂之屋漏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閒謂之依戶東曰房戶之閒房戶之西曰房外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堂之上東西有楹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南北之中曰中堂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堂南角有坫堂之側邊曰堂廉升堂兩階其東曰阼階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堂塗謂之陳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門限謂之閾閾謂之扉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廡之閒謂之宁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廡之後有下堂自門以北皆周以牆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此其著于經而可考者也

附錄

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閒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于禮者

梓材謹案先生之視朱子蓋在師友之閒故朱氏經義考數朱子校禮弟子不數先生惟萬氏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朱子之門

梓材又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舊錄先生儀禮集釋三十卷提要云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李氏乃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著錄儀禮釋宮一卷提要稱其仿爾雅釋宮條分臚序各引經記注疏參考證明能發先儒之所未發又云考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大略相同惟無序引疑朱子所撰子當錄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爲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東坡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冊遂誤入蘇集耳

補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附錄

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

王臞軒挽南塘尚書詩曰屈賈文章蚤善鳴長楊制誥晚尤精天仙一念隨塵世屬籍千年誰老成賀表明明規矍慶諫牋字字砭端平不堪耆舊凋零盡淚到南塘覺盡傾

其二曰一自黃臺詠摘瓜傷心吾道竟非耶病來陶侃少猷替老去謝安徽誤差萬里長江饒一曲連城白璧

略纖瑕太玄草就無人識付與知音弟子芭

劉後村挽南塘詩曰自從水心死塵柄獨歸公于易疑

程氏惟詩取晦翁二箴家有本孤論世無同不復重商

榷騎鯨浩渺中

又序趙虛齋注莊子內篇曰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

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

同中之異如某則直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

平初余爲玉牒所主簿趙爲卿攝郡右銓趙爲侍郎朝

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于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

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

書子可繼之勿爲第二流人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

書俄皆去國矣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南塘易說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其

說多自得之見

又曰南塘書說疑古文非眞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

未若此之決也然于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觚排

則似過甚

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立之說

衆人徇私而自蔽則雖父子猶有豺狼焉兄弟猶有參

商焉聖人深探本源萬物一體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

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

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

也

附錄

智識日進聞見日廣尤以務實爲已爲本由是師友交

稱之

不事科舉以敦行終其身

黃勉齋祭立之曰昔我兄弟與君父子俱以諸生掘趨

林李偉哉大儒倡道武彝悉屏舊習翻然從之空谷春

融虛堂夜靜有善相勉有過相警四十餘年豈無他人

與君兄弟神交意親

補 潘瓜山先生柄

梓材謹案劉後村志黃德遠墓云中年還里聞復齋陳公宓瓜山潘公柄方與洛學二公師勉齋者勉齋師文公者德遠遂北面執贄于二公據此則先生與陳復齋又爲勉齋弟子又案先生與鄭毅齋性之同師朱子先生知毅齋必貴婁以兄子劉後村爲毅齋神道碑言公雖魁輔潘雖四士然世

兩賢之云

雲濠謹案黃勉齋復李貫之書云閒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又云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閭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剛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漸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

潘謙之說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事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校如仁者之爲也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于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于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

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朱子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于所行而方見于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于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

失之矣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于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于禮儀之末者如此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于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

劉後村挽潘謙之詩曰復齋之客潘夫子生死相從未忍分薛守頗曾參道德志完何可久從君魯生遨酒猶同去龐叟來呼已不聞葬舍一卮眞永訣老無腳力拜翁墳

附錄

補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附錄

公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于朱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歧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于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于僕耶意者于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于彼而致精于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

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

後數年朱子自寄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于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簽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吾子所宜從遊者也

公既從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陳舍人止齋問左氏要義止齋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殽經誼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

公初爲論語說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慢然以上見西山誌墓

朱子語類曰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嘗說言有法動有教嘗有爲嘗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又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于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于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補縣令滕德章先生琪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卷提要云不著編輯者名氏初刻于正德辛巳但稱先儒所集再刻于萬曆丙午亦不指作者何人乾隆己未南昌楊雲服重刊程恂序之稱爲宋滕珙編考珙與兄璘俱遊朱子之門朱子銘其父墓俱稱二子吾自聲州縣閒又傳珙廷對甚佳蓋亦新安高第也今觀是書取朱子語錄文集分類編次前集皆論學後集皆論古續集則兼二集所遺而補之每一論必先著其緣起次標其立論之意條分縷析條理秩然

視他家所編經世大訓之類或簡而不詳或繁而
少緒者迺予不同即不出于琪手要非學有淵源
者不辨也存目錄分類標注朱子經濟文衡七十
五卷即萬曆丙午朱吾弼重刊之本也提要徑以
爲先生
所編矣

補隱君胡桐柏先生泳

梓材謹案黃勉齋誌周舜弼墓云先生沒學徒解
散靳靳守舊聞漫無講習徽言不絕如綫獨庸廬
閒有李敬子燔余國秀朱倬蔡元思念成胡伯量
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伯量兄弟
疑即西園
伯履也

胡伯量問目

某居喪讀禮欲妄意隨所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

之篇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
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

朱子答曰有餘力則爲之若力未及即且先其功夫
之急切者乃爲佳耳

某始成服時據三禮圖溫公書儀高氏送終禮參酌爲
冠絰衰裳腰絰絞帶接禮衰麻合用生麻布今之麻布
類經灰治雖縷數不甚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之總異不知于禮合別造生布或亦隨俗用常時麻布
爲之

朱子答曰此等但熟考註疏即自見之然喪與其易
也寧戚

補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希逖說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氣灑落堯舜事業亦
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
得宅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宅做
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
則見其日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
無所與于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
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
所係累于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
以逆諸其日用之細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
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而點雖是見處如此卻無精微
縝密功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
則其無篤實功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
仰之功謹于步趨之實則其至于堯舜地位也孰禦本
朝康節先生大略相似

朱子答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眞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知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理流行未有所欠如此

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卽氣氣卽性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本眞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交雜而有待于察識其端倪矣程子謂性卽氣氣卽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子所以此也

朱子答曰此段近之

周禮說

侯伯同七命其車旗衣服之節並同故于圭文璪飾之間少異信屈之制以辨尊卑聖人名分之嚴幾微不敢失如此

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制異飾以致其辨

以雞人掌警旦之事因使以時期告百官

凡聲音之正否器物之備缺時節之先後舞列之謹怠無非樂政

年祝如祈穀于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歸功于神也

雞人呼旦巾車鳴鈴以應之示車已鳳鴈也巾車已鴈則王不敢緩于登車之節況執事者乎 以上春官

天揖舉手高尊之也時揖舉手平次之也土揖舉手下

中之也秋官

補縣令饒先生敏學

附錄

寶慶元年知黟陽縣以學爲政因俗行化修縣志廣學宮建鏡山書院士子始知向學

補孫龍坡先生調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龍坡文集四十六卷魏鶴山誌先生墓不言其從學朱子疑當在私淑之列

附錄

講授邑中發明經術砥礪名行務以攘異端正人心爲已任縣令下車必須咨訪蓋館于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錄之生不下千人

室之東偏曰蓼隱堂聚書千卷藏修息游其間舉世所謂可悅者一無以動其心

補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守約說

克己復禮爲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出之際

朱子答曰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效驗處耳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于經可謂好仁者于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

朱子答曰此說得之

孟子曰之于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于父子以至聖人之于天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心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朱子答曰看得儘好

附錄

朱子語類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當夫子之雕鐫彼頑吝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黃勉齋祭之曰曰先生講道武夷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鈍顢隤脂諂諛矣雖曰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

利則遷者也求之師門如吾守約者是豈流輩之所可
並肩也耶

補 鄧中王東湖先生遇

梓材謹案先生祭薛艮齋文自稱學生是
先生于朱張呂之外嘗從學于艮齋也

王子合說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
之信屬焉

朱子答曰此說大概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
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謂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附錄

受業三先生之門考德問業以正學不明爲己憂精思
力行以求自得

升上舍東萊器之以學職屬公公守規矩諸生相戒無
敢犯

靳學久廢諸生家坐而官餉之公嚴爲程課寢食必于
學日爲講說語孟經史一以洙泗伊洛之傳爲正夜漏
下二十刻猶徘徊學舍督諸生誦習獎勵戒飭人化
之衣冠濟濟若中州

黃勉齋祭之曰嗚呼遊晦庵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
華強毅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
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于朝而君相知其忠仕乎外而
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能隨所寓內省
而不疚者乎

補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雲濠謹案朱子爲白鹿洞賦云振茂草于熙寧尚
茲今其實論夫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
自注云廬山記熙寧中作已云鞠爲茂草矣尋訪
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咨楊方子直遂贊興作之
課既而劉清之子澄亦裒集故實來嘗操
此則先生之于晦翁蓋在師友之間矣

補 楊信齋先生復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謂先生朱子門人後受業于
閩縣黃榦是先生又爲勉齋門人又謂其勁特通
敏學問精深而精于考索所著爲
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茂才兄逋希弁讀書附志

儀禮圖解

鄉飲酒禮無算爵其文略註引鄉射以釋之案鄉射無
算爵與大夫不與取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
遂實之實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以之主人實主人之觶以之
拜注云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賓介之觶以之衆賓長受而錯皆不
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實介
之觶以之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
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賓者如此交錯以辨
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辨也執觶者洗
升實觶及奠于實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
歡醉而止此所以爲無算爵也
燕禮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以雖更爵亦酌
膳者明酢之之意出自君也此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所
謂公爲賓舉旅也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
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觶酬賓所以通君臣

之情卿者君之股肱腹心也獻後卿何也既命大夫爲
賓故先獻賓獻賓而後獻公又禮成于酬禮成而後獻
卿此事之序禮之宜也
聘禮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
也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
楊襲是一事垂繅屈繅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蓋圭聘
之重也圭實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禮之正也方其
受于賓人授于上介及歸而授于宰祇是受命復命之
禮取玉藏玉之儀故但垂屈相變以彰其文主賓授受
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斯爲聘禮之正故乃楊襲相變以

喪服傳云自卑別于尊是以子孫之卑自別于祖之尊
此義爲是自尊于卑乃以子孫之尊自別于祖之卑此
說于禮有害而注遂以爲因國君以尊降其親而說此
義則愈非禮意蓋國君以尊降其親謂降其旁親而正
統之服不降爲祖期爲曾高祖齊衰三月未嘗降其祖
也鄭注蓋惑于自尊別卑之說乃以封君之不祖公子
爲以尊降其親而不知公子爲別子繼別爲宗謂之大

宗百世不遷固以公子爲祖矣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後世子孫只得祖封君而不得祖公子以素其別子之宗非是以封君之尊別于公子之卑而不祖之也傳既失之注沿襲繆誤愈差愈遠

士喪禮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特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馭繁整雜之大法也

祝淅米者淅筐之稻米以取潘也此米凡三用祝淅米取潘以沐一也祝受宰米并貝以含二也祝以飯米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七鼎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公

食下大夫之禮九鼎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也公食上大夫之禮十鼎者正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腳臕臕也聘禮致饔上介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十二鼎者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腳臕臕也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鼎九羞鼎三周禮膳夫五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已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腸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以其賓尸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爲異

鼎數自一至十二一鼎者特豚鮒配也士冠醮于士昏婦盥饋舅姑士喪小斂之奠朝夕之奠用之三鼎者豕魚腊也特牲饋食昏禮其牢士喪殯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者羊豕魚腊膚也少牢饋食聘禮致飧眾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七鼎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公

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戶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爲異

鼎數自一至十二一鼎者特豚鮒配也士冠醮于士昏婦盥饋舅姑士喪小斂之奠朝夕之奠用之三鼎者豕魚腊也特牲饋食昏禮其牢士喪殯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者羊豕魚腊膚也少牢饋食聘禮致飧眾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七鼎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公食下大夫之禮九鼎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也公食上大夫之禮十鼎者正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腳臕臕也聘禮致飧上介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七羞鼎三是已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腸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以其賓尸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

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于門外是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爲奇數也

案儀禮吉凶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然也周官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此天子之薦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六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案聘禮婦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

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掌客之豆較之禮器之豆數又多焉何耶或曰禮器之數用數也掌客之數陳數也

特牲去雨牌不升合至有雨相爲十九體神俎不用左體故少牢只用右胖不合兩相爲十一體特牲于右胖十一體之中不用脡者代俎故爲九體士虞喪祭于左胖十一體之中去脡脊横脅代俎故爲七體

儀禮圖自序

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華昌黎亦云何爲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爲焉聖人寓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麗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卻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明于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于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襲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

權衡禮之綦遜文明仁之忠厚愍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之類皆仁逸而無傷重可數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嘉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遵爲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于其後則制度名

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誤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祭禮圖解

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眾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是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曜魄寶之類尤爲不經且鄭註周禮昊天上帝謂郎天皇大帝又析月令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曰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各隨四時望祭于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王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

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四方註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惟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于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曰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各隨四時望祭于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分而爲四也太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五嶽以

疆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知禘者禘其祖之所出不兼羣廟之主而唯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矣

案禮經天子祭天地祭社稷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

鄭氏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爲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爲兩事周既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郊夫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爲魯豈不繆哉

禘禮見于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于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于王肅賈誼劉歆韋元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

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于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而以礿祭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實皆非也

案祭法與王制不同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壝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壝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壝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壝去壝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典瑞朝日註云天子春分朝日秋分朝月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馬鄭注皆云于春分朝日于東門外禮月于北門外則因朝宗則因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法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覲禮拜日于東門外禮月于北門外則因朝覲月令祈來年于天是乎禜之則因禜皆因事而祭也

地元謂社稷也鄭氏謂祭神州之神于北郊緯書不足據

附錄

鎮西山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曰今禮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靈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

陳石堂序先生儀禮旁通圖曰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享皆無意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解勉齋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爲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爲基不見足而爲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惟顏子獨于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攀之理非若其它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

補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堯卿說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

經文先從明明德于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

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于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附錄

補

學正石先生洪慶

悔村謹案先生爲州學正與李唐咨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又先生與允壽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詳見本學案李先生唐咨傳

朱子語類問龔卿先日看甚書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口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閑著步去

附錄

朱子與訥齋論綱目書曰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

又曰某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四卷今亦未收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照舉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宅日并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袁絜齋祭之曰嗚呼公乎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英明敏達是非立斷宦遊所至聲稱藉藉天資可謂高矣學問以充之師友以磨之蓄之以實正學以守之以賢正變薄一則資質雖厚卻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卻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得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補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寶濠謹案台學源流云金華王魯齋嘗跋晦翁所與訥齋書訥齋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兄弟相繼而進問之以道誼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具多可師者考儒林宗派先生從弟師晉師夏兄弟並爲文公孫實受學朱門

陸沈于下位恥何世以苟求追夫賢輔當國推揚甚偉
可以奮飛矣時事聚變卷而懷之棲遲巖壑樂道無悶
潛心于義理之精微周覽乎記載之浩博國朝之本末
源流中興之經營建立講之尤詳固將以有爲也此志
未伸獨以所學施諸閭內勞則身先之財則眾共之雍
雍肅肅人無間言善類推挽漸爲時用禮樂筆削之選
亦稍稍矣其若沮之者何沮之未害也其若病之者何

病猶未愈也重以內離朝方更化久屈復伸而公獨不
與沈綿兩年竟不起疾嗚呼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
袁清容曰太常爲朱文公高弟文公述通鑑綱目條分
列舉整齊芟奪迄于成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
心受耳屬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臆繆妄東南後
進咸尊太常與黃幹氏並

補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誠幾圖說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
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于萌動之微知所抉擇而去取
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于胡子

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

誠 善幾 此明 惡幾

誠 善幾 周子 惡幾

誠 善幾 胡氏 惡幾

之意

此證

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
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條而末上下相
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
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麗贅者此雖亦誠之動
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
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
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于萌動幾微之間
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
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
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
正旁出者邪而吾于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

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于一途而保有天命矣于此可以見未發之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朱子曰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

附錄

嘉定間知南康軍奏以星子縣請佃稅錢對補上供撥

補楊至之先生至

梓材謹案泉州府志于張巽傳云時朱子之學大行于泉如楊至陳易輩稱淸源別派

梓材又案先生爲蔡節齋墳其謂西山妻以女者非也蓋僞正之

海洞寺田及魚池入兩學立三學社倉善政甚多

附錄

作天道至德聖人至教圖末言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善雷擊以懲奸蔡西山哀之妻以孫女

朱子答李公晦書曰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忽不思難生此辜端累及無辜爲可恨耳

朱子語類曰至之少精深蚤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補余先生大雅

梓材謹案朱子答王德修書云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子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于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正叔先生字是先生嘗奉教于王氏爲和靖之再傳雲濠謹案本傳以先生爲旴昌人蓋本道南源委福建通志且以其父爲廣西經略貢溯然考胡澹庵爲經略誌墓云乾道二年辛其子大雅再與計偕先公三十三年卒當紹興四年甲寅時朱子方五歲其不得爲朱門可知儒林宗派以爲上饒人當是也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前日三詩首篇計工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大概皆是平日對塲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拔此病

朱子語類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好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腳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爲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

爲衣食爲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
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補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子上說
意不誠則攙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心
自正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都
可撓動請更詳之
朱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于
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
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

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
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
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朱子答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卻不知有所謂天則但
見其能甘食悅色卽謂之性耳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使聖人爲
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淸忠先生解云
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淸忠使聖人爲
之固只是淸忠與二子異孔子謂
二子淸忠而未仁可謂二人旣未仁則淸忠亦未至
同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
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
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
間斷不可非謂不違仁已至極特有間斷耳又不知尹
氏之意果是如此否
大學云在止于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得而
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
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

說性善自情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
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
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名爲善而借此以名
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名而
必欲置之于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見其外而不精見
于內故其說差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于氣故均受生
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于氣故均性善而有堯
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爲壽夭者此

氣也所以爲賢愚者亦此氣也今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于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

朱子答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

壽且富以下反是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愛之惟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然數罟不入洿池不鼈不卵不殺胎不殀天聖人于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罹于市聖人于無知之物亦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衆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恬不加恤愛安在哉竊謂理一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亦謂理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但借此言

民物爲一而其他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之若吾儒于物竊恐于有知無知亦不無少異蓋物雖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恐聖人于此須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于草木恐又不同

附錄

幼而文早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

裹糧千里從朱子遊朱子一見如夙友凡有所疑及率一歲歸歸以書質所疑

竟日端坐不見怠容氣和而清誠信溫恭凡所誘誨皆爲名士

晚歲嘗曰吾所聞于師者皆精微要妙凡傳而不書者也今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以淑斯人因爲師說十卷

朱子語類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將謂有異同相發明欲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

人若能于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
折莫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
可謂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補許存齋先生升

附錄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苦于太高卻失
本意

又答其書曰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
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翫察須于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

味之味耳敬齋記所論極切當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
要人識得識得卽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
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
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
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
得來不活否卻不干敬字是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
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者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
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

又爲記存齋曰與生相從于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
于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于其間嘗緝以爲生之
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于是以存其齋而名
之

補劉揭堂先生炎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本作琰四庫存目云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晦庵先生朱文公語後錄註曰名東陽王佖記楊方黃幹劉琰黃卓汪德輔陳芝吳振吳雉林子蒙浩劉礪李燁黃卓汪德輔陳芝吳振吳雉林子蒙林學履劉礪鍾震蕭佐舒高魏椿楊至所錄也林宗派朱子之門有劉炎無劉琰蓋傳寫者有所避耳

補黃壺山先生士毅

附錄

郡守王遂爲買宅吳下以居稱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
公邃又謂之有道君子云

補主簿方先生壬

附錄

游太學謁朱子以進退之說爲請
性孝友與弟申終始無間家人議析產分籍各流涕而
不忍觀云

劉後村誌其墓曰初君祖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業于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擯叔孫以不薦弟子獲怨方程朱盛時噓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生徒掩景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以他師名也至于以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其與倣夫子之尚左慕林宗之墊角諸者異矣

補 方履齋先生大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九 百四 四明絳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

臨歿戒治喪無用浮屠衣冠束帶而逝

補 縣令上官先生謚

附錄

先生爲學務求義理不事表襮從朱子遊益加涵養

補 常博傅先生誠

附錄

嘗云伊洛諸公字說得不恁分曉至朱先生而後大明所與交遊皆讀書清介之士

遷太常博士時眞西山爲正字輒相過論古今事

補 黃先生震

黃直翁說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震繹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爲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逃而適他國足矣必至荊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朱子答曰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鑑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九 百五 四明絳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朱子答江德功書曰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百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直翁說是

補 梁先生琢

梁文叔說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日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晴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發而不見其發即體也何暇他求耶

補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附錄
嘗云情本于性故與心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

補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雲峯謹案朱子瀘溪書堂記云其道虛荒蕪不治者百年今太守潘侯悉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屬某記之據此文似先生特晦翁講友而非弟子然者梓材謹案先生嘗以存名齋而南軒爲之記

補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雲濠謹案先生名勉齋集作士訓慶元中成進士勉齋誌其墓

附錄
王郎中邁剛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
朱子守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于學者置賓賢館以處之先生在選中

文公嘗稱其學已知方
調海陽丞政尚寬和民有訟者以禮義曉譬多釋爭而去

補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附錄
初遊鄉校學周禮于永嘉徐元德既而與李方子同受學于朱子一日朱子書十梅詩與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學故相賜耳
註岳州教授時有貧而母老者名在先生下乃亟遜其

人而已後之授郴州

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眞西山謂其學道愛人視人之

休城猶已也

補監嶽孫吉甫先生枝

附錄

朱子嘗先生書曰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

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

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

之間擧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于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

不明于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中

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于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

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

之端也

存齋案此書所云似

先生指朱子私淑弟子

謝山同餘工高孫太常重桂坊詩吉甫少遊學朱沈

五訂論頗宛晚所得亦康爲最近慷慨王霸圖風馳

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厚必與人同其欲而

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

都堂進祇緣不逮親投簪志長恨太常好兄弟連枝

發秋信天詔遍東皋家學爲中奮世德歸山長儒林

有玉振翹首望東皋誰其嗣令聞可有抱桂翁老死

補周先生讀

梓材謹案先生字舜弼作舜弼乃弼之古文也

枯汾晉雲濠案山長原世謂世洲山長元隆

周舜弼說

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于上下左

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

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

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已

苟爲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

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于

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

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于治

國平天下同一幾而已孝弟慈非自身而家自家而

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厚必與人同其欲而

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

朱子答曰此條說得條暢

致中和註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于無一息之不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于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于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于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焉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于此靜

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違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

朱子答曰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

補遺

附錄

朱子語類問謨于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覺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議也此卻不可不察

又既受詩傳併力鈔錄頗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閎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昔書立言義理精通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疏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

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補 余先生宋傑

余國秀說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既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形而形形化生化生之流行接續如可見然形化既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飲食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

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歟

朱子答曰其大概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于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其本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清濁偏正之不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易如人之必爲萬物之靈麟鳳龜龍之靈知猩猩鸚鵡之能言之類皆是從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朱子答曰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皆有當然之理以至爲眾人爲百物皆然不可不一一辨別得非是只要如此推說也

補李先生燁

雲濠謹案先生爲敬子先生之兄朱子答先生書所稱台弟即敬子也

李晦叔說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燁詳此意謂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

朱子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子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集註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于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于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設

燁竊謂學者卻須常存此心于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眞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補李木川先生杞

梓材謹案經義考云先生爲朱子授詩弟子

補宋先生之潤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于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補宋先生之汪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台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註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于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補撫幹潘先生友恭

雲濠謹案上虞縣志於潘直閣傳云長子友端爲太常博士次子友恭爲江淮宣撫幹官又言直閣建月林書院延朱子相與講明性命之學並以文學著云

潘恭叔說

竊詳二子之問子路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既言不能死復繼以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浪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他之罪乃在于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不死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于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嘗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于死也是夫子

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
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
復立于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
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義
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
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
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
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于不切而謂
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

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

朱子答曰此論甚善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
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于害仁耳

以儀禮與禮記相參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官
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

補館閣杜先生序

梓材謹案辟疆園朱文選跋先生問道于朱子與辛幼安諸人游

附錄

朱子語類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陳同甫曰叔高之說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
左右發春妍以輝映于其間可謂一時之豪矣

補文靖鄭曰湖先生昭先

孫爌湖答先生書曰每見養源說兄篤志近思朝夕從
事功用益密意度益遠自省荒落無狀極思相從以求

附錄

補城簿滿謁丞相葛邲曰君浦城鄭主簿耶擊賊不受賞吾聞君名久矣

居政府沈厚鎮靜愛護人才振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

補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言先生初薄廬陵以幹敏聞仕終宜黃令

范伯崇語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朱子答曰此語甚穩當

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朱子答曰此論甚佳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亦說得粗

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于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脈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于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

沈浸讀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

附錄

辟吉州從事致忠求倩廉勤惻惻有冤必白奸無幸免因暮問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噬嗑卦子屏上闢堂後地以會文講學朱子爲之記

嘗侍朱子訪南軒于長沙

文公卒率同門士祭于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奄至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金仁山曰時僞學禁嚴會葬者六千人范念德方爲鑄錢司主管官怡檄檢視坑■因便道會葬率同門之士祭于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察劾其離次會葬云

朱子次莊伯豪自警詩云士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歎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誤得人

補劉先生孟容

雲濠謹案朱子答先生書云承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令叔

蓋謂靜春朱子與靜春書有云得公度書有哭弟之悲梓材謹案朱子答先生又一書云來書深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戮之意而後于請益亦太不勇矣謂不得卒業是嘗受業于湖湘先生殆亦南軒門人耶

補林先生學蒙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初從朱子遊後卒業于黃勉齋著梅塢集

林正卿說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繫爻辭以決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爲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

附錄

陳師復守延平聘主道南書院朔望設講席執經者常百餘人

生平識趣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貪懦凡所講論易說朱子皆然之

補徐盤洲先生寓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載先生與陳蕃叟論孟子盡心知性章蓋嘗問學于蕃叟者

陳北溪答先生書曰所喻家居爲俗務所縈此非吾徒所宜病也日用萬事莫非天理所當然而人道所不容不然吾于其間但順以應之奉天命而共厥職爾何者爲當務而何者爲俗務耶纔以俗言便理與事判易生厭射而不自覺其墮于清寂之境矣故以流俗爲病則可而通人事爲俗則未可

補山長蔡先生念誠

蔡念誠一作嘉定成時師長延平書院學博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眞西山帥長沙未上亦

來預講冠履趨踦紘講洋洋闡朝夕

附錄

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

補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朽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諸武夷從朱子講學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奧也嘗考國朝典章撰細策三十六卷上之後宰建寧有異政卒于官又案蔡西山答其書稱爲老先生其行輩當在西山之前然西山答文公書仍稱爲江德功云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大抵只是日前佛家玄妙之見尙在以

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疏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尙是第二義卻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某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卑會箇敬畢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着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加此勞心費力矣

又答李晦叔書曰隆興江法曹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江德功多論經書稍近世溺于佛學而辨其易說之非

補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用閫門舍人戴勳牒改名埜中第因念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售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薦于朝後用御史王穎叔請詔以原名復官尋卒所著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故內外篇第萬姓統譜以家說等爲其仲子侗所作殆述先生家學之說耶

補程格齋先生永奇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云受學于朱子居家嘗倣伊川宗會法以合族人又行呂氏鄉約冠婚喪祭悉用朱氏禮僞學難作遁于邑之東山平生玩索經傳所著有六經四書疑義朱子語粹格齋稿疾革門人問之正衣冠而起曰吾不能多言呼筆大書一敬字而逝

補祕書林先生至

梓材謹案先生爲華亭人華亭屬松江書錄解題則作檇李人

林德久說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曷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矣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于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于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宅

而失陰陽之變今各釐而正之使不失其條理則知象數皆自然而然非私智之能及也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易裨傳二卷提要云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極數一曰觀變其外篇則論反對相生世應互體納甲變爻動爻卦氣八事自序稱謂其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于是則非今觀其書雖未免有主持稍過之處而所論多中說易之弊其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尤至論也

補

隱君嚴亭父先生世文

嚴時亭說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曷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矣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于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于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宅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順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

寓名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于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孜孜于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于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所也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能子路至于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于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卻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大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八人可爲而未必得其樂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時聖賢于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喇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口口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卻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大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八人可爲而未必得其樂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時聖賢于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喇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

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

成就止于如此正爲宅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人不自得處失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

朱子答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卽有次第已爲希遠言之矣

補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簡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關係人疑卽一人而分載之

附錄

其幽居詩云柴門閑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想要垂竿

吳師道曰有道之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窗草不除意同

北山何基魯齋王柏皆嘗訪道于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魯齋亦有就正于搗堂船山籲讖伊洛淵源之語

補楊先生道夫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所論浩氣甚善大本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口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某于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于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于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補徐先生昭然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所論浩氣甚善大本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

詳審當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爲
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甚悉
云氣質之性只是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
補 梓材謹案先生由臨海後徙天台
教授潘先生時舉 故四書大全載其說稱天台潘氏
潘子善說
或疑清廟詩是記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
又語類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嘗苦于粗率
無粗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

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
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
德之所在也必于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
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眞若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在多著言語委曲形
容而後足之哉
弼子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
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
不忌之
附錄
其言清廟詩晦庵特稱許之至子大書大壯等卦武成
旅獒等書喪服主式等禮請益不怠
朱子與子善書曰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善其用
力實在于我非他人所能代也
又曰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縝密尤以爲喜
又曰所論主一工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
又語類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嘗苦于粗率
無粗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
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病在道上只治
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補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伯豐說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
然恐夫子以爵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
此豈近于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夫子之
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

議也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于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于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于其始而臨難始曰吾于此可以無死也則吾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朱子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嘗讀太極圖說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其理亦聚于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何所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于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口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

朱子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實也實之傳不泯則其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

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眞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

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事親主乎愛而曰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朱子曰此說是

取之多寡不難于擇矣若可與不可死不可死之

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資質過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于取舍死生之際不難于精擇也

朱子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卻是恐人過予而輕生也

附錄

朱子答伯豐書曰閩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誦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又答劉季章書曰嘉祐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瘧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訃深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絶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

又曰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于講論辨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于此殊可痛惜

仲材謹案朱子又與晏亞夫書云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又答曾景建云昨聞

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其名俟考

周益公祭之曰維君孝其母而養不終發于常而極其恭口學續文志未充趨事赴功命勿通胡然一夕殞厥躬天奈何噫伯豐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孟子集註序說引史氏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輯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註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翻其筆勢如

鎔鑄而成非纂輯所就也

黃東發讀晦翁集曰答吳伯豐書多論讀大學詩論語西銘所言多與先生契合先生託以詩傳補脫及編祭禮

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附錄

先生孝友謹信不改繩墨爲文純雅宏博詩不加琢而能達其意

朱子跋劉司理行實曰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

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尙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縄墨知其存習之有素也

補童科劉用之先生禰

梓材謹案杜清獻爲蔡西山傳言西山知不免嘗簡學者劉禰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似先生嘗受業于西山者

附錄

朱子答陳才卿書曰禮書得直卿用之漸可整頓

補王先生力行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云著文公語錄

附錄

聞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生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朱子答曰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卽此義可推矣

更以事實考之只是鴟鴞蝮蝎惡車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朱子語類問節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寬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應口口

補曾先生祖道

雲濠謹案先生字宅之朱子文集作擇之

附錄

問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祖道初以爲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爲語未瑩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朱子答曰後語轉疏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爲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補徵君吳友堂先生祠

梓材謹案縣志載先生所著有易論及詩說八十卷又案先生曾孫龍翰有讀家集詩自序云友堂遺文今所存者書說四十卷易論四十卷其詩云吾家友堂翁硯影雙鬢寒刻志續書史簽燈照夜闌冤哉命壓頭那復博一官友堂紛遺稿幾成汲冢殘江東兵燹餘白璧

喜重完

附錄

存齋鄂州損庵郢州二羅公內翰野處洪公尚書文簡程公爲文字交嘗銘竹夫人謂毋徇其名乃邪耐思鄂州擊節文簡著雍錄禹貢圖演繁露等十餘書多嶽折衷

補迪公陳克齋先生文蔚

梓材謹案先生祭朱子文云嗚呼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是先生受學晦翁而卽教其諸孫也

稱謂嘗者精一之旨首傳于二聖彝倫之敘備闡于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盡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于耕野之微相傅說于築嚴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治民心無逸俾知于艱難酒誥深懲于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保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非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口

口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月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于邃古之初示法則于將來之永則臣得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進尚書類編表

附錄

先生自序致遂賦曰余生多艱勞筋苦志顚頓萬狀少不知學意謂約可使豐窮可使通未免有出分之想旣

登師門日夕講貫浸灌之久始悟昨非且得動心忍性之力紬繹大易致命遂志之旨謂命者一定而不可易一以委之而從吾所好

朱子語類問色容莊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于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卻如此才卿赧然急又手斂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已之學有忘耶

補方先生誼

倅材謹案經義考云先生為朱子授易弟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朱子答周南仲書云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泉矣

方賓王說

知之為知之一章宜謂學者之于義理于事物以不知為知之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于義理事物之間有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如所謂酬酢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為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葬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

吾無隱乎爾一章謂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唯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實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祇眉瞬目之意矣

語子貢一貫之理謂謂五常而行人倫物理紛紜雜糅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于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闚言而悟不逆于心觀夫子于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識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爲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補張先生顯父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孟子問答經義考云佚

補孫先生自修

梓材謹案朱子答先生書云未及識面猥辱惠書云云則先生于朱子恐係私淑弟子

補孫先生自任

梓材謹案先生字仁甫朱子答其書云未見頗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于其言耶亦疑朱子

補堂長黃先生義勇

附錄

黃去疾氣宇豪爽嘗屯田議爲朱子所知學專行確守師訓不變執親喪行古禮

補黃先生義剛

附錄

朱子語類問氣質昏蒙做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憫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于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謂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

補萬先生人傑

雲濠謹案先生一字正純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學生又有與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云云

萬正淳說
謝氏曰義重于生則舍生取義生重于義則當舍義取
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
有所謂生重于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
義與生相對而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
此則所爲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
矣尙安能取中乎
朱子答曰此論甚當改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所謂德
其之理也此外更無他道後世學者惑于異端求玄求
妙窮高極遠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孔子曰君
子之道四匹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人非
果不能也亦非姑爲自謙之辭也蓋欲學者知道之極
致不在他求而人倫之至卽斯道之所在也
呂氏曰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
之中而言之夫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論修身
以道則不必遽及于此也孟子論仁只說仁人心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則仁者人也之意自是分明今曰合
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一人不足以爲仁必
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爲仁也是其爲言大而無當不
若人皆有之等語爲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朱子答曰以上二段皆當
通書謹獨章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智匪信匪邪也以太極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
陰陽德陰而道陽也
朱子答曰此亦有理
附錄
朱子語類人傑欲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
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
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
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補
曹無妄先生建
附錄
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

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
大覃思于諸經
立之寓書以講于張氏敬夫發書喜曰是眞可與共學
矣然敬夫没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
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喟然歎曰平生于學無所聞而
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
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
悉記之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

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
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
誤矣
補
輶院詹景鳳先生淵
雲濠謹案先生
慶元五年擢第
附錄
嘗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旣中選而以嫌黜遂棄去不
復爲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子曰此爲學
之本也
補
童敬義先生伯羽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先生著四書集成孝經衍義考惟載四書訓
羣經訓解晦庵語錄然朱氏經義考無此解名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有玉溪師傳錄一卷附錄一卷提要云舊本題宋童伯羽撰是編所錄朱子語在語錄銑本內本名晦庵語錄明成化中其九世孫訓以語類諸本參校補訂改題今名前列道學統宗一圖上溯羲孔而以伯羽直接朱子之所爲後附墓表行實載朱子詩二首及敬義堂銘考朱子文集及續刊諸集皆所未載莫詳所自云
附錄
先生入雲谷師事朱子充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戶

不出讀書樓上朱子名其樓曰醉經
朱子語類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
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
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詹元善序先生四書集成曰蓋蜚卿能居敬者也敬則
主一主一則靜靜則多悟故于聖賢立言之宗旨皆能
覃心而研究之此四書集成所由擇之精而語之詳也
乾道乙酉六月偕同志放舟九曲遇涼風下至觀論尊
德性道問學章蜚卿謂予曰此章書多騎牆語必須先

立定主見然後博觀諸說如懸鑑取影如持衡稱物以辨晰于毫釐千里之間今觀集成一書以傳註爲折衷而凡諸說之曲暢旁通有足與內註相發明者彙而採之間亦自出己意以補闕略畫一其旨歸剖斷其異同聯貫其脈絡詳者明簡者括字字靠實不涉影響由其主見先定也

補 教授李先生宗思

雲濠謹案朱子又爲作歙州教授廳記

附錄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有李伯諫者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懸者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眞窮實理亦何藉于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于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又與方伯謨書曰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有可尙耳

補 縣丞黃先生學皐

附錄

朱子守漳先生與同郡宋聞詩稡年講論郡守方耒屈居學職裒論孟義利數章辨析界限以訓後進

補 學士黃尙質先生幹

黃氏經說

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服齊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寧如不服也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宴膳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哀戚者喪禮之實也齊衰制度者外飾之容也若但有制度法則于身而無哀戚豈得合禮而爲孝哉

李先生孝述

李孝述字繼善建昌人婿從子受學文公　儒林宗派

李繼善問目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昭不與物雜于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卽得其眞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眞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于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于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作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于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

朱子答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孝述竊歎既知之後復有所謂盧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虛然後始無繼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盧然後爲審

朱子答曰自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灑然盧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參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口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口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朱子答曰極是

劉先生炯

劉炯梓材案先生盡才雲莊弟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陳先生宇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丞相正獻公之從子也朱子門人

余先生大猷

余方叔說

大猷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亦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偏耳

林先生學履

林學履字安卿永福人學蒙弟同學于文公之門 姓譜

徐先生容

徐容字仁父朱子授易詩弟子 經義考

社令曾雲巢先生三異

曾三異字無疑新淦人忠節公三聘之弟也自號雲巢先生少有時名楊文節公深嘉之尤專經學屢從朱文公問辨因扁讀書之堂曰仰高魏鶴山爲之記三舉鄉貢當補官弗就嘗著新舊官制通考通釋部使者薦于朝授承務郎端平初召以祕省校勘辭再召奏事除太學長薦先生人英

附錄

朱子與林熙之書曰聞師魯遷不起疾深爲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寡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

趙先生師夔

趙師夔師游台傳

趙師游師淵之弟而師夏之兄也昆弟皆學于朱侍講 孫湯洞集

學長蕭先生人英

萬人英大冶人爲鄉之秀民嘗從晦庵先生遊黃寺丞何知大皆延爲學長 程洛水集

林草堂先生用中

林用中字撝之古田人始從林艾軒學後聞朱文公授徒建安復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修謹嗜學不倦謂爲畏友與建陽蔡元定齊名 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云學者稱草堂先生謝魯書云去年林擇之不鄙與温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梓材謹案朱子與林師魯集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源所自而得三人者因老子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則吾芸齋公之子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吾芸齋公之子

也芸齋之子即師魯云湖南通志本南嶽志謂先生元祐間司馬光薦之除知處州不就請監南嶽廟殊緣先生及從朱張遊與温公不相及安得受知于温公也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林擇之從文公遊最久晦翁守南康時擇之來講學洞中第以擇之字用中名字倒置朱子集中有先生字序云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則擇之非名矣又案四庫書目南嶽倡酬集朱子與南軒及先生同遊南嶽倡和之詩也其集作于乾道二年十一月

附錄

始入學曰吾嘗求所謂明心至善以畢吾志遂棄舉業終身不求仕進

趙忠定帥閩日嘗親造問政焉

林先生允中

林允中字擴之古田人用中弟受學文公 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薛艮齋與朱子書云鄉人鄭師景望某所畏者林擇之學子門下嘗與之進景望學知遇矣某過景望因復交于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與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求教幾自絕洞又案朱子文集有答林光之書二其一云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于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爲佳充之恐即擴之有二字耳不然則其兄弟行也

附錄

朱子爲先生字序曰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悟修謹嗜學不倦因其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中之弟允中亦知有志子學而其才小不足願推之言知其爲人也則應曰諾明年擴之亦來視其志與才信乎其如擇之之言也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爲人蓋晦外而明于內樸外而敏其中是以子有取焉

林先生撰

林撰字一之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郭先生浩

郭浩金華人知江山縣事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頒贈宣教郎徐揆逸平先生徐存而先生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注贈朝請郎毛棨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晦翁爲之記曰郭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于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則其于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矣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本作郡浩今考金華東陽縣志先生乃張橫浦弟子郭欽止德誼之子則作郭者是也據以正之朱氏經義考以郡浩爲朱子授易詩禮弟子蓋本朱子文集而誤萬氏儒林宗

派子朱門亦有郡浩無郭浩亦同此誤又案東陽縣志稱其兄弟嘗從朱呂遊則先生又及東萊之門矣金華徵獻略載郭氏石洞書院稱朱子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欽止使其子淇津皆從之遊朱子有與郭兵子簽至今讀之淇又浩之誤也

推官曾唯庵先生興宗

曾與宗字光祖寧都人乾道七年舉解試特奏名授肇慶推官慶元初禁僞學先生以嘗師事朱子罷歸築室篁窗谷號唯庵自信益堅未嘗少挫敦行古禮四方從學者日衆朱子沒心喪三年所爲詩文多溫厚典則寧都

附錄

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于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君處之怕然

君嘗誦程夫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故其在南昌簿雖微不敢自怠理冤雪滯無慮百十人

居家動遵古禮冠昏喪祭不肯雜以世俗之儀子孫環立必誨以聖賢躬行踐履之學

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取後凋之意扁曰歲寒儲書聚糧以待四方士友爲暮年講切之益自知學以來聞旁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遊視其說汪洋恢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授業于文公之門文公嘗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功正當稱之

貢士鄭庸齋先生文遹

鄭文遹字成叔福州人嘉泰四年貢士朱文公嘗命編次喪禮書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禮長編閩書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言先生從黃勉齋學得其傳既與俱登朱子之門嘗觀太極圖悟性善之旨著

又有庸齋集儒林宗派
亦列先生于勉齋之門

參議趙先生善待　附子汝述汝達汝遇汝適

趙善待字時舉濮安懿王五世孫初以祖免愿補官監四明作監秩滿因寓居焉擢龍興元年進士歷知岳州嘗以征稅事忤湖南左遷主管沖祐觀周益公時爲樞密盛稱其廉直有守授浙東按察使參議官先生早歲精勤結交英俊親炙既久磨勘不休寓古佛廬以居設五書案已處其中諸子旁列日以古聖賢之書課以常式發其與議父子自爲師生先生既以良牧著稱諸子亦皆象賢子汝述汝達汝遇汝適繼踵登科雲濠案汝述遜遇皆贈監鄉見齊東野語而先生庭訓日益切云袁絜齋集

林退庵先生補

林補字退庵永嘉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林退庵說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第弟子夏子游子張比子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眾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旣卑安黍藿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也夫是之謂無以立其大者也若知從事于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爲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說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見王道之易行不至子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泛濫無統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由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生俱

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順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尙知自勉追懷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異收斂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冊無所取欲廣交四方之名人舍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貲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庵以退爲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

縣尉林先生武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孝友沖約博通經史朱子講道武夷先生徒步從之受中庸衣錦之旨歸扁其室曰尙絅輯平日所聞爲語錄後以恩科授河池縣尉秩滿廣漕交辟不就歲歉賑及遠邇温州府志

通判林先生鼐

林草廬先生鼐台傳

林鼐字伯和黃巖人刻意爲學博求師友得晦庵以書請教晦庵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嚴肅古今高談洽體自任是皆使人迷于入德之序而陷于空虛駁雜之中此不可不察也

又與叔和書曰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也只此日間常切醒省勿令昏惰耳

又與叔和書曰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于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洽體自任是皆使人迷于入德之序而陷于空虛駁雜之中此不可不察也

又與叔和書曰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也只此日間常切醒省勿令昏惰耳

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已深思言講學以充善端

朱先生飛卿

朱飛卿漳州人受業于朱子自言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灑落處惟未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大全集中載其問答甚多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不可考飛卿其字也）

附錄

問朱子曰先生授以詩傳且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二過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斷以文義朱子答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固有待于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淫不可法則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于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廢功

之也

隱君呂先生炎

呂先生叢合傳

呂先生煥合傳

呂炎字德明建昌人與弟叢煥同遊朱子之門學成而歸隱居弗仕道德聞望爲時所重人物志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呂炎字德明呂叢字德昭兄弟五人同遊文公之門而炎與叢尤知名）

祝先生穆

祝先生丙合傳

祝穆字和甫歙人幼孤與弟丙雲濠案儒林宗派作祝癸穆弟同從朱文公受業性溫行醇刻意問學下筆頃刻數百言以儒學昌其家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書姓譜

（雲濠謹案福建續志載先生往來荊楚吳越間所至必窮目登眺探幽索奇乎生好著述書無不覽卜隱于建陽縣治南溪上學者稱樟隱先生卒謚文修祀先儒祠）

樟隱經說

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縣誌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案太史公曰舜南巡行死于蒼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之九疑山海經云舜之所葬

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之地以爲舜葬之所耳

傳先生修 附子夢得夢與瑭

傳修字子期進賢人嘗師朱子而友黃勉齋天資敏悟不樂時學少習輒棄去端坐一室左右圖史持身斬斬無違行于事親尤篤朱子沒且葬柩行先生悵悵而來且號且泣拜俯伏于道若將隕焉送葬者重爲之垂涕

黃勉齋集

子三人夢得夢與瑭皆篤信好學有父風瑭嘗與鄉貢

郭子從說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

郭先生叔雲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醜鏡閩書

隱居道山家之有無不問也嘗自編錄其詩文名月林

舉之學于經史百家無不窺究而胸中渙然洞見道體

曾先生逢震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與林性之俱從朱子遊恥爲科

曾先生夢得 附子逢震

林先生憲卿 附門人吳宗萬林士蒙

林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朱文公學色溫氣和擇言謹行誨人必以義理鄉鄰化之皆循循雅飭其徒吳宗萬

林士蒙俱知名早卒 姓譜

附錄

喜從當世知名之士遊聞濂洛治心修身之學欣然慕之受業朱文公與所嘗從學者友日以孔孟周程之書

磨礱浸灌充養其德性

文公晚得君稱其忠信勉以學文公沒者學益苦

然有所得子從由是一意實踐不爲虛文之學
與其弟割先業以充烝嘗忌及時祭一案禮書不用浮屠編宗禮宗義二篇以訓族

林敏翁先生仁寶　附弟仁澤從子朱偉

林仁寶字口口永福人嘗受業于朱文公退而與其弟仁澤講習如師友厭棄科舉刻意聖賢之學鄉言善行

沈潛玩繹終其身不少懈仁澤字德俊篤行遠識信于鄉人厲其子朱偉以學尤嚴切自號龍門牧翁黃勉齋集

江先生文卿　父孝伯　附李從禮

江文卿建陽人李從禮子壻也晦翁晚居考亭往來坂得先生而與之遊從禮一字勉仲晦翁嘗與同學舍有後擧試禮部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以卒先生父字孝伯者老而嗜學喜爲詩寄詞託諷多憂時閔俗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朱子文集

附錄

朱子語類曰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省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

附錄

紹興中朱子倡道東南與郭叔雲同往從之嘗侍坐晦翁語曰文振近看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惺惺不要昏晦時少閒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引得去須用認取自家身與心卓然在目前為得主宰則事物之來隨處得當文振自是學益進

朱子語類曰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卻無疑也

判官趙先生師耶

趙師耶字其父紹熙元年宗室進士居臨海縣終嘉興府判官朱子與呂子約書云台州有一師耶在此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赤城志

宋濂謹案先生著有古易補音樓攻媿為之跋云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吾友趙其父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

附錄

嘗以書質養老祭義燕義鄉飲酒義內則學儀論語等說晦庵稱之云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又云惠書得同邑杜貫道亦從朱子遊稱其嗜學而勉以充拓之功又之門屢以書請益晦庵稱其所陳諸說皆善但不已

創文公書院于郡學勉齋記之汪佐 建邁源流記

梓材謹案勉齋記文公祠堂亦云師端與其兄弟皆從游于文公先生之門考宋史宋室世系表燕王六世孫子英七子長伯淮生師端師蘧次伯說生師與師端師冀次伯淵師鯤師游師渥生師蔵師是則先生兄弟可知矣

池先生從周

杜先生貫道 合傳

池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遊晦庵朱子之門屢以書請益晦庵稱其嗜學而勉以充拓之功又同邑杜貫道亦從朱子遊稱其所陳諸說皆善但不已

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台學源流

熊謹節先生恪

熊恪字子敬豐城人朱子帥長沙道出淸江謀館客於彭子壽詗年子壽薦先生以宿衛諾辭朱子義之平居和綏言動不妄嘗云學不遷怒之方肖一平日當涵養臨事當持守又爲忍銘以示門人張洽梓材案此蓋謂晦翁門人洽咎曰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神之至也但恐學者知忍而不知行所當忍宜扁以懲忿忍之箴而復揭忍爲懲忿之訣先生遂作懲忿記學者稱曰謹節先生南昌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運幹馮厚齋先生椅

馮椅字儀之號厚齋都昌人受業于朱子紹熙進士仕至江西運幹家居授徒所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三百餘卷宋史

厚齋易學

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于此

梓材謹案先生解真子之明夷箕子謂當從易本作其字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說而胡庭芳辨之詳見介

則如樂正子之于子敖冉求之于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翁竹林先生易

翁易字醉翁崇安人通六經尤長于春秋游朱文公之門講明義理往復辨難悉究其旨言行有法人稱竹林先生姓譜

廖先生謙

廖謙字益仲衡陽人從朱子講學于南嶽朱子教以打破舉子程文心用詩文之力理會學問先生毅然承之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承諭日誦此書必有以深得乎此朱子文集姓譜

附錄

朱子語類曰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能開悟到切己功夫卻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個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

鍾宗一先生震

鍾震湘潭人從朱晦庵受業建主一書院講道鄉士夫咸宗之學者稱宗一先生姓譜

陳先生址

陳址字廉夫莆田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陳先生總龜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連先生嵩卿

連嵩卿朱子受易弟子經義考

連氏說
兵法遊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蓋學者其知要高明其
行須切近
立則見其參于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
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
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朱子答曰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
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

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
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
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朱子答曰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
文耳
主簿金華嚴先生去僞
金去僞字欽直浮梁人一舉于鄉卽棄而從朱子遊潛
心體驗學者稱曰草窗先生或勸之著書曰經經也史
緯也諸儒之訓釋晦庵折衷之集其大成矣卒不著書
授鍾離主簿不就人物志
周先生亨仲
周先生方合傳
周亨仲舜弼之弟也周方舜弼從子舜弼與之從朱子
講學于白鹿洞人物志
梓材謹案舜弼名謨建陽人勉齋嘗誌其墓而人物志以爲瑞昌人誤
丁先生克
丁克字復之崇安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附錄

黃勉齋祭之曰賢哉復之少有大志蟬蛻子名利之場
鞭加于聖賢之地視其貌若不勝衣考其所操凜然有
君子之器先民有言順事而存得正而斃達人大觀生
死一致有如復之固亦可以無媿矣
縣尉熊先生以寧
熊以寧建陽人從朱文公遊舉進士授光澤尉著有中
庸續說問書
熊先生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薈錄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蓋先生所編而熊剛大注之者也提要云是書採摭有宋諸儒遺文分類編次首列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考亭遺像並傳道支派次贊次訓次戒次箴次銘次詩次賦次序次記次錄次辨次論次圖次正蒙次皇極經世次通書次文而以七賢行述終焉所錄之文亦以七賢爲主而楊時羅仲素范浚呂大臨蔡元定黃榦張栻胡宏眞德秀所作亦間及焉明永樂中詔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其錄諸儒之文則本此書而廣之併其性理之名亦因此書之舊是其文雖習見固亦作樂者之羣簫造車者之椎輪矣

吳先生雄

吳雄字伯英平江人年二十客臨安因蔡西山元定見

眞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文公于考亭遂受業與黃直卿康叔臨蔡伯靜及其弟仲默講貫明徹先生博學貫通尤有志于當世星緯占候孫吳兵法咸詣其妙姓譜

林慤齋先生大春

林大春字熙之古田人朱文公門人也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號慤齋先生家世崇尚理學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屠法姓譜

林先生恪

林恪字叔恭臨海人從晦庵遊晦庵云爲學只要致誠

耐久無有不得又記晦庵自言所用力處甚約只就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此皆進修眞切得力語晦庵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學蓋莫要于此云學台

源流附錄

其所記文公語甚多如論終日不違論孔顏樂處論集義論求放心數條咸切日用

李先生亢宗

李亢宗字子能南安人文公弟子僑林宗派

眞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許高山先生瑾

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博極經史嘗從朱子遊明于理學鄉先生俞浙狀其行曰學博而正行峻而和文麗而則君子人也學者從之隨其姿稟皆厭足所欲稱爲高山先生宋運既改徵辟不就著春秋經傳十卷兩浙名賢錄

文學吳先生梅卿

吳梅卿字清叔仙居人嘉定十七年特科仕至中州文學嘗因李果齋方子獲登朱子之門講授甚切所著有

經說語錄 台學源流

吳先生唐卿

吳唐卿南安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彭東園先生尋

彭尋都昌人文行爲鄉里所推稱曰東園先生 姓譜

雲濠謹案朱子語類二彭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彭謂先生與弟蠭則先生亦受學子朱子文定方蓋其子也

尚書彭梅坡先生蠭

彭蠭字師範都昌人朱子守南康從之遊爲朱子所重號梅坡先生官至吏部尚書 人物志

文定彭先生方

彭方字季正都昌人梅坡從子朱子守南康先生就學于其門弱冠魁省闈累官至兵部侍郎請歸加龍圖閣學士謚文定 人物志

附錄

知歙縣以縣中地瘠稅重愛養民力以時征賦縣嘗有以從輕太守袁甫賢之發郡帑五百萬佐其惠政季正悉以代輸下戶折斛之額

爲文公先生祠堂記曰方生長星光蓋自先生來爲邦牧下車而新白鹿洞書院先君實執經講下先生以爲經諭相與難疑問答講明論孟大學中庸西銘諸書以授學者故雖以方之不敏亦得以私淑家庭之訓爲終身持守之要茲以晚學承乏邑宰入里門而思前哲覩喬木而想高風其依依之誠有不能自已者

雲濠謹案先生此文一則曰私淑再則曰晚學似未嘗親受業子文公席下焉者

通判方先生符

方符字子約莆田人少受學于叔父履齋大壯履齋朱文公門人也先生以鄉舉過考亭拜文公于精舍文公爲作字說中慶元進士歷懷安簿教授德慶府通判徽州 劉後村集

議郎葉先生文炳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調晉江簿遷次家居遂致書請益于朱子及之官朱子自漳浦還告以居官臨民之法甚悉官至奉議郎 儒林宗派

龔南峰先生鄰　曾祖允昌祖必愈

龔鄰字曇伯學德人曾祖允昌祖必愈俱稱善士先生早從朱文公學不務口耳一意躬行晚與楊復論辨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峯居士有詩文雜著數卷　姓譜

附錄

鄭伯問格物致知朱子曰格物是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朱子語類曰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固如龔鄰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

會得到得意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鄰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

文定鄭毅齋先生性之

鄭性之名自誠後以字行改字行之號毅齋侯官人始受學于朱文公詢其字歎曰好大名字定交于陳北山文公命子抑齋雜友焉嘉定元年擢進士第一嘗以虛心納善勸于上官至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乞挂冠除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少傅謚文定　劉後村集

附錄

召爲祕書省正字疏乞强國勢勵節義專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位累萬餘言出知袁州

端平初召爲吏部侍郎奏言臣荀愛君誰不欲言言者多則易于取厭言之激則難于樂受少有厭倦形于詞色則讒諂乘間而入矣擢左諫議大夫

所至爲民興利除害崇化厚俗不事刑威立朝忠厚正直無所依附

雲濠謹案閩書以先生字性之諸有端平奏議編年備要

助教鄭先生申之

鄭申之字惟任福州人乾道中進士官至國子助教朱文公避學禁來邑時先生嘗從文公學教授于鄉從遊者眾立文行忠信四齋以處之文公扁其所居樓曰默遠　姓譜

蔣鼎山先生康國

蔣康國字彥禮古田人嘗從朱文公講論文公楚辭集解凡楚集皆質之彥禮學者稱鼎山先生　姓譜

許先生儉

許儉字幼度閩清人朱文公弟子不畜私財不置私器三世不分異庭無間言鄭性之大書孝友二字以扁其堂 姓譜

鄒先生輗

鄒輗字行之平江人安貧樂道脫去時習人咸重之朱子帥長沙道經平江先生謁之教以歸取四書讀之于立身宅心自有得先生歸讀論語即恍然有悟自謂獨得朱子之傳 姓譜

鄭先生思孟

鄭思孟字齊卿寧德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著洪範解義以發明文公皇極之蘊 閩書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鈔錄又言黃勉齋嘉其志遂妻以女云

陳了翁先生瓘

陳瓘字莹中成星子人陳了翁弟子慕之孫力學忘倦交源尉會有大獄辟疑讞先生察其不當死令佐受賕紿正其罪吏請書獄先生歎曰人命如是之輕乎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死力爭竟不書後發覺令佐坐削人服 南康府志

其明調撫州崇仁縣丞 姓譜

主簿范先生士衡

范士衡字正平豐城人從臨川李德遠劉淳叟遊官馬

歸奉于家講學白鹿洞相從論道著有中庸解疑孟子答問池州語錄 浙江通志

附錄

朱子語類曰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他前日信巾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說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著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

平主傳每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辨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庵晦庵稱爲老友其書謝艮齋謂爲編次而序之南昌府志

楊先生友直

楊友直其先自華陽徙蜀先生爲朝奉大夫渙之長子由太學釋褐累遷知德慶府尉有聲問學者號爲儆齋先生樂東南廬阜山水奉親家焉遂爲南昌路建昌州人先生晚登朱子之門與李敬子呂德昭諸子相友遊文數十卷藏于家蘇滋溪集

陳先生邦衡

陳先生邦鑰合傳

師朱子窮性理之學括蒼集記

陳邦衡字伯明縉雲人隱居教授作式鄉邦同弟邦鑰助教謝先生璡

謝璡字公玉祁門人嘗從朱子講學言行醇正爲世名儒寶慶二年由特奏名授迪功郎龔州助教姓譜

胡先生安之

胡白齋先生安之梓材案宋史程滄洲傳作胡安之字叔器萍鄉人受業朱晦庵經史疑義多所著述郡守程公許葺南軒書院聘先生主講席學者稱白齋先生袁州府志

梓材謹案宋史程滄洲傳作胡安定云淳祐六年三月戊寅詔朱熹門人胡安之胥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州學教授給札錄其著述並條具所欲言者以聞蔡氏九儒書引此事正作安之

附錄

朱子語類曰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于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又曰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汎汎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柰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好物事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柰他何

熊拙逸先生兆

熊兆字世卿安義人（雲濠案萬姓統譜一作建安人）受學于朱子學得其傳隱居弗耀自號拙逸子文公爲著拙逸子說以遺之（南康府志）

熊夢兆說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于淫哀不至于傷今詩序辨哀樂淫傷判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朱子答曰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小雅恐不可如此分

朱子答曰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辨耶

縣令祝先生禹圭

祝禹圭字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縣事爲政清簡下民安之嘗注東西銘解朱文公爲作新安道院記（姓譜）

幹官詹玉澗先生介

詹介字敬父縉雲人朱文公高第薦于朝官儒林郎總領所幹官學者稱玉澗先生（括蒼彙紀）

郭先生邦逸

郭邦逸字逍遙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魏先生恪

魏恪字元作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詹先生觀

詹觀字尚賓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詹尚賓問目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竊疑狷者之病全在于有所二字于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

朱子答曰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言聞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

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于眾皆悅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于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于用心處有不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習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爲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朱子答曰鄉原患在求悅于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張先生揚卿

張揚卿字清叟永嘉人登進士第官從政郎南康軍學教授歷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爲諸公長者所知朱文公集

梓材謹案淳熙八年文公書光風霽月亭有云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沇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幹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儒林宗派以下皆是矣第朱子門人則王氏以先生爲朱子誌其母墓止言先生爲南康教授聯事相好也

王先生阮

王阮字南卿德安人韶曾孫也少好學尚氣節隆興初進士對策極言宜遷建康以圖進取紹熙中知濠州修戰守具金人不敢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先生名特命入奏對先生對畢即出闕侂胄聞怒批旨予祠遂隱廬山湓陽舊志

雲濠謹案楹史稱先生嘗從張紫微與之同遊萬杉賦詩阮亭居易錄稱其詩號義豐集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朱子門人

附錄

劉後村序王南卿集曰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榷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歎公之才略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焉

程先生若中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從朱子學躬行無僞以禮自維雖子姓侍側盛暑衣冠肅然著有槃澗集道南源委

陶先生暘　附孫燦

陶暘字□□號敬齋蕪湖人從朱子游朱子爲作敬齋

銘其孫熾字茂叔幼承家學紹定二年成進士居官平易意常泊如景定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提舉建康崇禧觀講學東川書院卒謚文簡太平府志

郭先生友仁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朱子授易詩弟子經義考

梓材謹案朱子語類載先生所錄問吾友昔從曾大卿游于其議論云何云曾大卿謚謂農卿曾原伯也

附錄

朱子語類曰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于日閒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閑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吃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程先生櫟

程櫟字伯文婺源人問業朱子與張南軒等遊不事舉業篤志學問淳熙丙子歲歉鄰郡居民嘯聚先生往喻之皆解散嘗有原化論深達性命之旨又纂集先聖格言自號翠林逸民徽州府志

劉先生恭叔

劉恭叔南豐人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象山問見晦庵何得先生迺所教象山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象山年譜

金先生朋說

金朋說字希傳休寧人淳熙丁未進士知鄱陽縣時厲偽學之禁凡薦舉改官悉令漕帥取狀方得擢用先生應薦上狀言素師朱熹講孔孟及程氏遺書實不知爲偽遂解職歸江南通志

梓材謹案陳定宇爲汪溪金氏族譜序稱先生請學朱子直道從仕不負師門

邱先生膺

邱膺字子服建陽人從朱子遊稱爲老友嘗與刊定周子通書及論老子營魄楊子載魄之義蔡西山元定謫春陵先生載俎遠郊涕泣不忍別羣儕皆感動朱子得春陵信亂以告先生蓋歎道之孤不但平生交好之情而已建寧府志

附錄

朱子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

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朱子明序文公詩傳遺說後曰若七月斯干詩書以遺邱子服者尙可考見去取位置小序之法因附于後

唐先生疇 父堯章

唐疇字口口閩縣人父堯章字煥文朱子講道武夷語先生曰吾老矣不能從夫子遊爾其毋忘吾志既先生授業歸詰其所聞竦然曰吾得聞所未聞死不憾矣又謂學佛者曰謂事佛爲可求福田利益耶是敎人以爲善而有所利也謂能懺雪罪惡耶是導人以爲惡而有恃也謂能悟空寂耶是使人皆有是心則爲善不誠爲惡不息佛之敎然也尙何足學哉識者以爲知言故先生兄弟並不

徇俗云 黃勉齋集

葉先生震

葉震松楊人淳熙壬寅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松陽松岡時先生憖居教授于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語孟子留旬日而去後四卽其家塾而拓充之以爲書院額曰明善用爲鄉人之所肄業云 王忠文集

龔先生栗

龔栗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附錄

眞西山序先生孝經集義曰孝經一書其行于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于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于是聖門敎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

蘊矣 倅杭謹案是序有屬之劉雲龕者識以俟考

林先生穎

林穎泉州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林氏說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朱子答曰久矣之說得之

劉先生子翬 附劉清夫

劉子翬字圻父建陽人從朱子受學能詩文與同邑劉

清夫齊名自號篁墩翁有集行世清夫字靜甫同時又有翁梓翁易游和之倪元鎮元璐椿丁復之克皆從朱子遊篤學舊書並稱高第云福建通志

附錄

篁墩約友人賞春詩曰人生何事最爲親不看春容不識眞岸柳細搖多意思野花初綻足精神精神識得施爲別意思到時言語新爲報同門須急賞莫教春去始傷春

劉先生淮

劉淮字叔通號泉溪建陽人蔡西山卒先生挽之曰每過西山輒黯然精廬岑寂鎖寒煙未嘗預事空遭謫不枉非招正自賢得謗暫時須臾暗書書後世必流傳嗚呼籍湜編韓傳何用銘文地下鑱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儒林學派以先生列朱子之門然猶列劉叔通建州人則復出矣

吳先生申

吳申口口人朱子嘗答其書云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邸吏于監學讀到如此因閱楊廣文元範渠住學久亦云實然遂依本讀之近到都下遍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也

李先生璠

李璠字葦堂平江人朱子帥長沙嘗往受業一統志

吳先生玭

吳玭字仲玭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吳先生琮

吳琮字仲方朱子授詩弟子經義考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吳生玭云令弟仲方判院之來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此可見先生之概矣

附錄

朱子語類曰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翻弄何益子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口小大事形神之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子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

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竟旨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于思而不學于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傲于色發于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馮先生治

馮治字深之大治人朱文公門人手錄性理諸書誦說不厭姓譜

吏部蘇先生玭

蘇玭字訓直同安人中散大夫師德之子天資嗜學恂恂孝弟以叔祖致仕恩補將仕郎歷通判明州爲晁以道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又言于郡立陳忠肅豐清敏二公祠于學宮風勵學者除知衡州改常州泰州既擢爲尚書吏部郎卒年六十有四寄祿至朝散大夫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少從張子韶徐端立汪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于朱元晦盡學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　陸潛南文集

江先生孚先

江孚先晦庵學徒也晦庵作損益二象說以授之先生以示其同學黃榦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而榦爲之跋　經義考

時先生子源

時子源東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經義考

汪先生德輔

汪德輔字長儒鄱陽人朱子授易禮弟子　經義考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示諭工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署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王先生顯子

王顯子字敬之永嘉人朱子授易詩弟子　經義考

王先生仲傑

王仲傑字之才繼雲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徐先生琳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任先生忠厚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蔡先生慤

蔡慤字行夫平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舒先生高

舒高朱子授易詩弟子 經義考

黃先生有開

黃有開朱子授易詩弟子 經義考

鄒先生浩

鄒浩宣城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吳先生雉

吳雉雲溪先生 名一作稚 字和中建陽人朱子授禮弟子 經義考

趙先生子明

趙子明開封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王先生春卿

王春卿建安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折桂院行記云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子澄等皆字則子明春卿亦二先生之字矣

黃先生升卿

黃升卿朱子授詩禮弟子 經義考

吳先生振

吳振朱子授詩禮弟子 經義考

李練溪先生儒用

李儒用字仲秉平江人長于春秋朱子帥長沙與道人吳雄同受業于門往復辨難今語頗中多其問答學者稱練溪先生 一統志

林先生子蒙

林子蒙湖南人朱子授詩禮弟子 經義考

張先生坰

張坰字景林德興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鄧先生綱

鄧綱字衛老將樂人朱子授易弟子 經義考

鄭先生光弼

鄭光弼字子直朱子受易弟子經義考

劉先生子禮

劉子禮建州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陳先生旦

陳旦字明仲建陽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鄭先生仲履

鄭仲履朱子授易弟子經義考

周先生明作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經義考

游先生倪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游先生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劉先生學雅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劉先生學古

劉學古崇安人平甫玶子文公之壻也受學文公儒林宗派

附錄

朱子語類先生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有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劉先生瑾

劉瑾建陽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黃先生卓

黃卓字先之一字德美南平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經義考

陳先生齊沖

陳齊沖同安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高先生禾

高禾字穎叔晉江人文公弟子儒林宗派

呂先生光祖

呂光祖朱子授易弟子經義考

范先生元裕

范元裕朱子授易弟子經義考

劉先生淮

劉淮字子從揭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錢先生木之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 經義考

蔣先生標

蔣標朱子授易弟子 經義考

周先生標

周標朱子授易弟子 經義考

黎先生季成

黎季成寧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呂先生竦

呂竦字士瞻朱子授易弟子 經義考

林先生振

林振字子玉朱子授易弟子 經義考

吳先生南

吳南字宜之朱子授易弟子 經義考

馮先生誠之

馮誠之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魏先生椿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附錄

朱子語錄椿臨行詣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不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做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卻不然這箇皆不敬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爲主

饒先生克明

饒克明邵武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陳先生士直

陳士直字彥忠閩清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傅先生公弼

傅公弼字夢良莆田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魏先生丙

魏丙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馮先生倚

魏先生倚

張先生丰應合傳

馮倚張丰應並大治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馬先生飾之

馬飾之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吳先生棨

吳棨字直翁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江先生疇

江疇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蘇先生宜

蘇宜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又有蘇宜久當即先生一家

董先生拱壽

董拱壽字仁叔饒州人朱子授詩弟子 經義考

林先生賜

林賜字間一朱子授禮弟子 經義考

李先生公瑾

李公瑾朱子授禮弟子 經義考

徐先生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趙先生希漢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郭先生植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李先生墜

梓材謹案先生爲文公高弟附見滿江學案補遺李師愈傳

潘先生履孫

潘履孫金華人友棻子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辟先生洪

辟洪字持思永嘉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陳先生祖永

陳祖永字慶長會稽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彭先生鳳

彭鳳字子儀宜春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彭先生櫻

彭櫻字子應宜春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曹先生晉叔

曹晉叔建安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蕭先生長夫

蕭長夫福州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附錄

眞西山贈序曰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飢寒流落困悴無聊獨不肯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鐘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脩竹長夫忻然爲鼓一再行雅雅乎其熏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思也予則亦卽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林先生德遇

林德遇字若時仙遊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朱先生淤

朱先生涓 合傳

朱先生既 合傳

朱淤朱涓朱既仙遊人皆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朱先生沅

朱沅字叔元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高先生松

高松字子台龍溪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宋聞禮字叔履龍溪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宋先生聞禮

朱子語類枏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茫忽之差未能辨義利之間雖知所抉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奧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于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旣知之則亦卽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陳先生枏

陳枏字自修長樂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程先生寘之

程寘之字士華歙縣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尊己遺文

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臣戒君爾禹皐戒君儆于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啓呱呱戰于甘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强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

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湯奄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又切切挽召公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其以爲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于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其甚暇而無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烜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臆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于經而王迹熄爾圃兆矣世變有隆汙風俗有厚薄故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

張先生彥先

張彥先字志遠臨淮人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董先生壽昌

董壽昌字仁仲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陳先生芝

陳芝字庭秀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附錄

朱子語類庭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教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點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爲已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又曰古之學者爲已今

之學者爲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爲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爲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爲義爲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爲義從那邊便是爲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恐人劄定腳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卻好商量也

周先生椿

周椿字伯壽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李先生德

李德字季元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俞先生潔己

俞潔己字季清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陳先生夢良

陳夢良字與叔文公弟子 儒林宗派

胡先生杓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又有蔡謨元昭趙鼎臣伯忠劉棟八人未詳其字與居鄱呂侍郎知縣周頤盧溪劉棟又有馮去疾余正夫徐子顯丁仲澄馮彥忠陳公直徐彥童陳希周閻邱次孟董立之黃達子江元益林叔仲馮德英林仲參許敬之陳宣仲戴明仲徐子顏林士謙林恭甫符國瑞葉永卿李德之方

余先生潔

雲濠謹案先生字伯秀廬山志引口疏云朱子門人又有門彥約簡甫周謨舜弼余潔伯秀李暉晦叔劉賁煥文熊兆世卿其所居並近鹿洞是先生爲朱門之證與余宋傑字國秀者當別爲一人

余思齋先生口 附子聚齋孫文夫

余口德興人以進士科爲遂昌尹是爲思齋先生及游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子聚齋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聚齋子文夫濡染家教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兢然惟恐墜思齋基構是懼而銀峯之塾興焉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江西通志銀峰書院在德興縣市延福坊宋淳熙間邑人余瀾余淵延朱子講學其中先生蓋二余之一

楊先生若海

楊若海口口人朱子謂之曰令祖全節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爲屈至于通判公又得張趙所知持論凜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于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爲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 朱子語略

梓材謹案姚姬傳跋朱子語略云語畧楊與立所編與立乃楊文公大年之裔其族有楊驥楊道夫子昔海皆從于朱之門此卷見于語錄中而其生平之詳皆不可考以先生爲道夫子當別有所據

司法唐先生總卿

雲淙謹案象山與唐司法書云總卿從朱子門人

吳先生萃之

吳萃之字叔惠潮陽人著經說 謝山劄記

梓材謹案劄記先生與張先生顯父並識云皆當是朱子弟子

趙先生唐卿

趙唐卿口口人與楊子順楊至之辭歸請教文公曰學不在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便應將去 朱子語類

魯先生可幾

魯可幾口口人文公謂之曰事不要察取誠 朱子語畧

附錄

朱子語類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又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着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陽之說如何曰也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方先生伯起

劉先生成道

趙先生唯夫合傳

方伯起劉成道趙唯夫皆精舍諸生也文公疾諸生來問病文公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爲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徐君甫 梓材案當是徐居甫林子武陳器之葉味道蔡仲

默及諸先生云文公夢奠記

蔣先生叔蒙

梓材謹案溫州府志于宋門徐寓徐容下云按同時從學有蔣叔蒙沈僩皆朱子全書語錄則先生亦朱子門人也

李先生德之

李德之朱子門人 儒林宗派

附錄

朱子語類曰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爲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

高寧拙毋巧若一向畧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爰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淡洽

林先生仲參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潑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埽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前人只恁地說了 朱子語類

江先生元益

江元益邵武人問朱子曰近日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朱子語畧

詹先生淳

詹淳文公之徒也文公將卒改大學誠意一章令之謄寫又改數字云 文公夢奠記

張先生仁叟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朱子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脩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改掉了 朱子語類

常簿石先生口 附子繼翁

石口會稽人官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第以黃勉齋爲同門後進其後繼翁爲鄂州教授而勉齋適分符于沔爲之記州學四賢祠 黃勉齋集

侍郎傅景仁伯壽

傅口口伯壽字景仁晉江人伯成兄朱子門人 儒林宗派

附錄

眞西山序傅樞密文集序曰宣城一書意慮悲歎陳金人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逸

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釁甚鋭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傅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

胡口口紘

胡紘慶元人幼穎悟好學讀書過目不忘累官吏部侍郎出爲廣東經畧使所至有政聲 姓譜

附錄

朱子語類李柳一日獨侍坐先生忽嘆蹙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他文字前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謂其狠愎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存目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提要云此編仿伊洛淵源錄之例首列延平籍溪屏山白水四人以溯師承之所自次載朱子始末次及同時友人門弟凡一百九十三人其二十三卷則門人之無記述文字者但列其名凡八十三人末卷則考亭叛徒趙師雍傅伯壽胡紘等三人亦用伊洛淵源錄載那恕例也

張氏學侶

張先生元瞻

張元瞻渭江人元德之兄也朱子答黃直卿書言子約緊書來辦中庸首章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

路徑不差云朱子續集

梓材謹案朱子答元德書云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是先生固深於講學者也

神童饒先生口

饒神童臨川人則明之曾大父也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于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卒 道園學古錄

廖氏同調

岳先生珂

岳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于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板以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爲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爲精審先生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于相臺書塾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考異皆舉訂同異考證精博釐然辨疑使讀者有所依據實爲有功于經學云 四庫書目提要

徐氏同調

徐先生邊

徐邊字淸伯號鞏齋金華人淳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郡州官至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文淸公並稱世號二徐宋文憲集

北山同調

祕閣趙東巖先生彥侯

趙彥侯字簡叔宗室秦悼惠王之後自汴入閩爲閩人少嗜學補將仕郎賜進士第歷常熟主簿鄂州法曹夔玉屑當官惡惻念茅茨可憐一夜長庚隕空使人懷珍瘁悲

村集附錄

王臞軒輓趙東巖詩曰已矣東巖不然遺年來雅道日陵夷臞儒得似顏徒幾良吏能爲口輩誰此老淸脩如玉屑當官惡惻念茅茨可憐一夜長庚隕空使人懷珍

復齋講友

主簿尤先生彬　附門人陳立伯損伯傳澄

隱君渝先生時台傳

尤彬字叔文口口人家貧苦學工詞賦有聲一時名士葉李王邁皆與之爲友陳立伯損伯傳澄皆師事之端平二年特奏名調眞陽主簿卒于官同邑有渝時者字景山紹定五年未老卽挂冠隱居大飛山中以詩與郡人直龍圖閣陳宓相唱酬稱爲三俊姓譜

州縣錄參因留書十年改秩知安溪縣潔廉豈弟與陳宓齊名縣小俸薄先生菩淡過甚竭力營太夫人甘旨自食粗糲而已傅伯成每言于人曰爲陳君廉易爲趙君廉難秩滿就部註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丁母憂服除提轄左藏庫坐失覺察吏盜金去國俄予祠時方挈家抵京不能歸僑居于霅起判紹興府知惠州除西外宗正未幾改南外擁郡兼舶運繼饗殘化以廉平泉人大悅知饒州未上改湖南提刑就除轉運判官權帥事久使湖外屢接禮經引舉乞祠給假三月暫歸故居卒

程董講友

縣尉張雙澗先生顯

張顯宇立道德興人與遠盤澗程蒙齋爲友遡程朱之學登進士授武義尉酒醋監理宗韶舉孝廉馬光祖以先生應特遷史館著有雙澗文集 饒州府志

竇湯講友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楊氏同調

王先生鎭圭

童先生君欽合傳

黃先生嵩合傳

王鎭圭童君欽黃嵩信齋之流也南康張侯虛序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謂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爲多助以王童黃三君後爲多助云 續儀禮經傳通解序

披閱精強錯簡脫字往往無之以以具學行之同以四君子稱之先生蚤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主簪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于坐右云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潛溪又言繫先生師友之盛似明以謙齋爲師迪軒惴堂爲友然潛溪爲天台顧氏先德碑言天台四君子如南塘謙齋直軒惴堂首言先生而以吳氏父子次之是又不以謙齋爲先生師

林氏講友

林先生熙之

林熙之師魯之友也朱子答其書云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又與一書在別集

熊氏同調

熊先生剛大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吳氏學侶

陳先生柏

陳柏字茂卿仙居人號南塘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遊而深于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爲多時有慥堂鄭雄飛景溫輩行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具學行之同以四君子稱之先生蚤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主簪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于坐右云 宋文憲集

也台州府志則直云文學是梅卿弟子又云四方學者輻輳其門王平章煇鄭待制晉卿皆遊子從焉

梓材又案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亦引王魯齋使人寫夙興夜寐箴一本謂其云夜以繼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鄭懿堂先生雄飛

鄭雄飛字景溫號懿堂仙居人端平二年成進士累官祕書少監戶部左侍郎冰檗自守剛方不撓景定中太學生金渭請請與縣尉吳諒同祀稱六賢堂台州府志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滄洲諸儒學案補遺下

宏齋門人

補忠敏趙先生范

附錄

丞相史彌遠報公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公乃爲書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睎稷徐而以鎭守責之范責睎稷者亟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怯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冤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于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于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得藉爲之動心

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趙葵葵以公對進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公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

補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信庵見陳定宇集福州通判傳畧

雲濠謹案先生之誼一作忠清林竹溪誌潘左藏墓云娶劉氏繼趙氏庸齋忠清公女兄也

附錄

一日其父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公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公策其必反乃上書丞相彌遠全造舟益急公復致書彌遠曰一安一危一治

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又言于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云云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公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公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頓首謝歸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公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失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戮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死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昨于草上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遐服居廬乞從葬制又不許再上疏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

林竹溪挽信庵趙少保詩曰勳名以感靖嘉日身係安危三十年自去鴻樞開督府迄歸鴈閣老平泉早看養馬封侯將晚作騎鯨捉月仙縱道進賢冠最好不須畫此上淩煙

其四曰出語無多動造微公子學問似生知客游槐府珍藏帖世誦椿翁序近詩握手最先門下士傷心誰勒墓前碑匆匆四十年間夢憶到廬江下楊時仇山村題三忠堂詩曰謝砌諸郎入寄奴機雲忘祖亦忘吳一門一品如今有三世三忠自古無

雲濠謹案盛庶齋老學叢談云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全子才商山僧喜曰逆全詠矣謂其姓賊名也名賊姓而少一人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宋史忠靖本傳端平元年沂

堤破決兵多溺死而范上表劾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是平全之後全子才猶與忠靖同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傳上文言其父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則恐係子才之譌俟再考正

直閣張先生元簡　詳見勉齋學案

方先生睽

方睽字叔行平江人資稟凝重李宏齋教授岳陽先生慕紫陽之學師承忘返宏齋誨之詩先生謝棄科舉業從事根本之學時友人方明甫以才行歷聘諸召先生未嘗疾言遽色家庭雍睦子弟肅如僮僕亦知戒以聖學詳于爲己不專爲人自是明甫不能辟召先生平生未嘗疾言遽色家庭雍睦子弟肅如僮僕亦知危三十年自去鴻樞開督府迄歸鴈閣老平泉早看養

守禮四方慕德而來者戶外履常滿參政魏鶴山嘉其
學行名其室曰學者 姓譜
范先生益之 見下范氏家學
忠靖講友
張先生志道
張志道字潛夫金壇人嘉熙間上書言事景定初特恩
免解趙忠靖葵辟置幕府宋亡不仕 續江府志
張氏門人
迪功徐先生伯琛
雲濠謹案先生有易傳三十卷
徐伯琛字通夫豐城人師清江張元德元德以其子妻
之嘗語先生曰讀書自有解處須蘊捐富貴習見自識
聖賢之心讀論語則如親見孔子讀孟子則如親見孟
子因言求意方不枉讀先生受教服勤數年修身踐言
如恐不及聚書甚富建閣浩瀚以貯之景定中授迪功
郎卒年九十三 南昌府志
尚書雷先生宜仲
雷宜仲字宜叔豐城人師張元德洽得朱子緒餘補太
學生史嵩之以右相開督府陰植奸黨與弟嚴之勢焰
熏灼嘗笑可生殺人會天變先生上書指斥其罪由是
流落久之擢淳祐進士第二爲右司諫與賈似道不合
去經略廣東又奏言廣東進上供銀率抑買爲民害有
旨鋤之又乞復故相吳潛官仍賜謚以勵臣節復濟邸
封爵以厚天倫錄江西二陸之後以勸學徒德祐間除
禮部尚書尋爲廣東經略安撫使偕文丞相起義勤王
丞相入衛又與信州謝盤山招諭軍民固守贛嶠元游
騎至力戰病臂創而卒 豫章書
張氏私淑
楊先生謚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盧氏門人
補提刑鄒先生應博
附錄
袁蒙齋記寧國府修學記曰鄒君與教宣城憫俗學之
橫流憮斯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
心環視學宮歲久滋圮慨然歎曰吾以教爲職固陋如
是心甚恧焉于是葺而新之

鄭先生思尹

鄭思尹

果齋家學

李先生治

李治公晦之子年十有五銳志于學請字于僎西山西山爲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修而祝之以詞僎西山集

李先生炎子

李炎子字雲幼果齋從子劉後村跋其詩卷云余少走四方于當世勝流多所款接識果齋伊洛之醇識斛峯蕭汲之直識徑畈龔鮑之潔李君雲仲示詩三帙讀而異之問其譜系果齋其諸父也觀其詩詠斛峯徑畈其師也又云君父師皆以其學魁天下詩文特其緒餘耳劉後村集

果齋門人

安撫宋先生慈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徐氏家學

徐先生鉉

徐先生鈞合傳

徐先生鏞合傳

徐鉉徐鈞徐鏞文清子皆傳其家學金華府志

徐氏門人

補左司宋勵志先生元龍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冠之與袁蒙齋善尉青陽時蒙齋持節江左徵入幕稱其敏而篤學

附錄

宋潛溪題宋儒遺蠹後曰鄉先生宋冠之嘗以勵志自號袁正甫公爲作大字書且造銘辭一通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雄渾勁切皆學者所當則倣

王忠文曰禕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嚴嚴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于誠非世之矯爲訐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補葉通齋先生由庚

梓材謹案先生嘗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見潛溪所作傳金華府志載其平生不務著書惟研

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葉通齋語

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醉已具于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于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之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于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校也

梓材謹案此先生辨何北山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之說王虎文崇炳金華徵獻略載此云通齋之論亦未備北山以太極補先天之未備者以太極在于修之一言而先天止法象之自然不及工夫也殊不知先天圖未嘗無功也先天圖卽遇震爲復謂之天根乾遇巽爲姤謂之月窟天根主發生萬物之出機月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學者善念初萌洪蒙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陽之動也當念心攝持翕聚保合不雜于亥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已薄而不藏有修吉悖凶之義而但泛言先天圖與太極圖之不同恐不能破北山之疑也

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爲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夫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尊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後尊也

梓材謹案此先生論王魯齋以論語屬詞聯事集
爲魯齋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之說

附錄

徐文清謂人曰成父從余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
殊深吾道爲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
體之流行即天道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蹇之人其物
矣先生佩之終身

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
邑民陰被其賜

朱潛溪爲傳贊曰婺傳朱子之學而得其眞者先生與
何北山王魯齋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北山深潛沖
瀾得學之醇魯齋通蓄絶識得學之明先生精詳暢達
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春風和氣
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副吝爲之消盡

朱先生曰 父元德

朱曰義烏人東堂先生元德之子也東堂與徐文清友
善二子實從之游時文清家居東堂爲作適意亭延致
之以資和兒講習之益 柳待制集

梓材謹案朱潛溪爲朱丹谿石表辭云當宋之季
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篤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

爲教以宏其宗東堂二子其一名
中此則丹谿五世祖已佚其名

龔先生應之

龔應之字處善義烏人嘉定癸未進士以經義受知穆
陵歷踐清要官至右史終于中大夫直寶謨閣 黃文獻文集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
先生于徐文清之門

運判康先生植

康植字子厚義烏人嘉定進士授奉化主簿歷官兵部
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
郡無狀時宅之兄嵩之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

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
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仁曾知而使之不
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
皆逆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
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爲
之極諫理宗尋悟官終福建運判官兼攝建寧府卒其
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父仲穎與徐文清
爲同年先生以故早師事之師門中獨先生從游最久
與同邑祕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弟 王忠文集

州判櫻先生大年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從鄉先生徐文清公游文清晦庵弟子故先生長于性命之學登嘉定癸未進士知隆興府南昌縣爲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還奉議郎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先生廉愼命錄一道滯囚先生隨事輕而疏裁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登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産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州縣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元齡不足以究此以事下先生舉張詠決子壻爭財故事爲內物前官具有例先生斥之以助軍餉尋陞朝奉郎卒初理宗降訓廉謹刑二詔先生因據古之可法戒者二百事疏之號銘心偶錄藏于家 宋文憲集

例人以爲允歲終吏以公帑錢粟羨餘來白曰此公券

王先生復 附師葉子儀諸葛希仁

王復字子勉臨海人師事葉子儀諸葛希仁二公皆其父滋高弟也杜清獻公丞烏議因介之拜毅齋徐公自是從游其門及清獻升政府招之不出嘗曰子勉性情與吾相似此友豈多得哉王實翁亦素善先生及爲郡

每事多所咨訪後值明堂恩子應午隨眾爲乞初品服先生曰布衣吾分也勿累我即死以深衣殮足矣其高潔如此 台州府志

石氏師承

王先生若訥

王若訥口口人監榷貨務都茶場石晉卿少嘗受業焉

黃文獻集

文貞先緒

黃先生夢炎

黃夢炎字子暘浦江人後家義烏文獻公溍曾祖也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生以文章家知名當世 黃文獻集

附錄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扁所居曰桂應室曰潛齋有詩文十卷

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少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

雲莊家學

補 知州劉靜齋先生垕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解家禮集註

附錄

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辦制閫以賢能薦

傑兼幕府

雲莊門人

文志眞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見艾軒學案

林氏門人

補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

附錄

陳寧定隨錄曰江古心江東漕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文貌虛僞此語深可喜

古心同調

侍講翁丹山先生合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傅氏家學

補 知州傅先生壎

雲濠謹案眞西山集薦賢能才識之士三人先生居其一西山稱其學其文皆有父風其一爲鄭寅

傅氏門人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見上蔡翁門人

朝散趙恥齋先生時煥 附師黃以寧

趙時煥字文晦始名時敏字克勤既易名猶以習字行秦王之後南渡後居外邳先生幼號奇童擢嘉定庚辰第謝絕富豪求婚者鄉前輩黃公以寧爲女擇對意屬先生遂壻黃氏爲侯官尉調長溪東尉累擢戶部架閣遷祕書郎著作佐郎歷知撫州端州廣西提刑提舉江西常平以風聞去除廣東運判卒年五十七嶺陞朝散大夫未達時翁壻間自爲師友又受教于鄉先生忠簡傅公故聞學有源委而議論依名節有恥齋雜稿考亭文鈔臨汝講義各若干卷 劉後村集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見艾軒學案

李先生丑父 父宗之

李丑父字艮翁璧溧梁後村謚其墓甫田人父宗之字伯可通判邵武軍以文名其鄉未第時授徒城北執經者歲數百人諸史百家口答疑問人曰伯可書廚也先生幼而穎悟讀書迎刃解學成以文游諸公間劉後村王曜軒方鐵庵甚奇其才年四十一始捷鄉解明年擢第調昭武戶曹建守王公實先生座主也俾子弟就師焉再仕建安攝府事一毫無所私守庸齋趙公以學問切磋相得歡甚除太學博士劾去既歸曰吾師淵明矣買草堂西隙地即亭山也因以自號景定庚申以太府丞召道中遇祕書郎癸亥遷著作郎擢禮部郎官甲子請外提舉湖南常平議倉以臺疏去先生少游竹牖之門有文若干卷 庸齋續稿

黃氏家學

錄參黃先生桓

黃桓字口口都昌人商伯孫女子其兄杭奉母爲浙西總幹官卒于官所時先生爲建昌軍錄參聞之恐爲母憂且扶護之乏人也即棄官謝事而往其審輕重之義明決若此可見其家傳之懿云 杜清獻集

黃先生子麟

黃子麟字麒卿商伯孫也不爲郡守草行裘不食學廩粟以猶介稱文亦精覈 吳禮部集

惟善門人

補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附錄

車玉峯台州新淦五邑坊場河渡錢記曰使君以正學高節爲儒林所嚮講道于西山精舍朝廷雖強起之未久還山世想其風采前守王公既正風俗之偏于是集

五縣之賢而有行者舉鄉飲之禮以起古道建上蔡書院會萃英彥求古人所以用心之學請于上願得令樞密大參平舟先生楊公與今使君爲之師楊公主其綱于朝使君謙遜未決天乃命之爲守既至無他號令大書陳古靈論俗散布于市廛山谷之間又作勸孝歌辭其辭曰子有不順親無不可百姓有感泣者既而講大學于郡庠講中庸于書院抽神吐祕千古昭然使爲農工商者進而爲士之識爲士者進而爲希賢希聖之識此于人心最爲有造吾之所謂如天者也

進士陽孚溪先生枋 詳見晏氏門人

陳氏門人

劉習靜先生彌邵 詳見艾軒學案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嘗貳經于陳宓

陳先生平甫

顧先生君度 合傳

顧先生君立 合傳

梓材謹案劉後村誌黃德遠墓云復齋瓜山二公子門人中尤稱陳平甫黃德遠顧君度君立

附錄

劉後村祭顧君立文曰嗟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之化先生得其傳言出入從致授韶州士多崇信權學謝升賢修學未完先生節縮經繼之乃底于成 廣東黃志

程氏家學

程先生端臨

程先生端本 合傳

程端臨端本正思二弟也亦知爲學正思所以告之者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朱子艾集拙齋門人

程可庵先生口 別見鄱山學案補遺

晏氏門人

補進士陽孚溪先生枋

陽枋字宗朧初名昌朝巴川人居字溪小龍潭之上因以自號端平元年冠鄉選淳祐四年以蜀難免入對賜同進士出身閫帥交辟于昌州監酒稅正于大寧爲理掾于紹慶爲學官晚以子炎卯貴加朝奉大夫致仕年八十一亟者有字溪集十二卷先生嘗從朱子門人度正晏淵游故集中與人往復書簡大都講學之語皆明白

篤實其易象圖說一篇多參以卦氣納甲之法不盡與
朱子本議合又與倪與櫪論啟蒙小傳一篇乃暮年所
作尤見其孳孳力學至老不衰云 四庫書目提要

大陽遺文

竊聞帝王爲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說明倫則大端
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有五天所序也仁義禮智性
之德有四天之命也天倫天德聖王必建學校以明之
天人相因以成也帝俗熙熙皞皞庠序五教敷焉王民皞皞庠序

建焉體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
復其所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乎天下哉國朝學校
徧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蓋欲使天下之人格物
致知由仁義禮智之性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倫修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也文勝利
汩士寖失其本眞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拙是校而
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于是焉者亦惟佔畢綴綴吐
芳揪華以獵官員至于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
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出乎五常四德則人

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于前盪耳目而動心志七情失
其所止軋出而應之理欲交戰正邪轇轕得失判乎呼
吸毫釐而逕庭壞矣士所以貴乎講學者也講明乎
論孟一貫盡心皆人倫之統會也講明乎中庸大學至
善時中皆人倫之準的也明乎易而倫著于潔靜精微
明乎書而倫妙于精一執中明乎三千三百之禮則肌
膚固筋骸束而倫安矣明乎國風雅頌之樂則性情正
思無邪而倫正矣明乎春秋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王伯夷華之大倫大分天冠地履燦然于心目矣倫

即理也散于百行萬物著于六經明于學校而根極于
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爲天地萬物之
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豈可不是之先乎 重修
婺州

明倫堂記

濟險難之深者未容以安靜圖拯柔弱之極者不可以
尋常應在今日治國之法守株是乎投機是乎嘗稽之
易而有疑蹇難也坎險也均之爲險矣何聖人既以見
險能止譬蹇之知而復以心亨行有尚論坎之功豈險
難之深又當出險以平險歟夫小過過也大過過也均

之爲過矣何聖人以不可大事爲小過之戒而復以利有攸往爲大過之亨豈柔弱之勢又當至剛以濟物歟奚止于是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軍之良法也胡爲先聲奪人晉復以是敗秦歟致人而不致于人軍之善政也胡爲寧我薄人楚復以是翟晉歟大學監策問

方氏門人

趙素軒先生口

趙口號素軒去婺守爲本道倉使王魯齋送之詩云人物乾淳舊典型滿腔全是遠蒼仁來時懶作三刀夢去日留爲一道春千里桑麻深雨露雙溪風月更精神出門父老歡迎處猶有文公舊部民潔治風雅

瓜山門人

補 山長黃德遠先生續

雲溪誰家先生有兄名緝見艾軒學案補遺劉後村大全集載先生墓誌言德遠少與兄齊名鄉閭一個名愈重云云後村又爲作獨不懼齋記

附錄

少凝重稍長力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中年聞陳師復得朱子之學遂師事焉集同志十餘人于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友師復卒遂于望仙門外築東湖書院春秋祀焉聚講一如平時先生雖布衣爲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

晚聞虛齋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虛齋曰平生所得益友惟德遠耳

前夫人宋氏名德麟字瑞甫通九經及前漢書工楷法

嬪德遠十有六年遽事尊章皆曰吾門增一孝女

劉後村挽黃德遠堂長詩曰雖與長君友居常敬少君何曾錦襖子竟老布襦君申白無殊禮程朱有舊聞誰

爲復齋事應許附青雲

陳先生平甫

顧先生君度

顧先生君立並見陳氏門人

黃氏講友

倘書趙虛齋先生以夫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溪齋門人

縣尉梅裕堂先生寶夫

梅寬夫字伯大縉雲人調慈溪尉德祐初攝知縣事率

義勇應文丞相至常州戰死嘗師滕溪齋璘得考亭之學所著裕堂講義刻于鄉校浙江通志

德章家學

補縣介滕萬菊先生鉞

滕萬菊語

書之大意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

雲濠謹案方秋崖序先生尚書大意云溪齋先生與其弟台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剝于百家之林載云

滕先生鉦

滕鉦字和叔婺源人幼聞朱子之學務爲實踐兄疾走千里視療兄卒撫姪如子景定初舉孝廉不赴徽州府志

胡氏門人

李先生仁深

李仁深字聲伯德興人閻帥駿之子而監稅仁孺之兄也伯季皆孝敬祥順先生用寶璽恩補將仕郎再調南昌丞未上而卒年四十五嘗摘詩蒸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夕而思爲父友胡伯量爲文公高弟先生實師尊之其卒也伯量狀其行而西山眞氏銘其墓云見西山集

仁齋家學

補陳先生成父

陳成父字玉汝駿子 倫林宗派

仁齋門人

鄭先生思孟見上晦翁門人

綱齋門人

石先生廣

石廣 人學于晦庵門人李閎祖作四書疑義黃東發云經義考

四書疑義

晦庵註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語有病當言氣稟有清濁故質有博明而覺有先後學而時習章慈溪黃氏曰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

註云陶穀於苑襄本作彀乳也借作穀令尹子文章奉直宋先生鑑許見晦翁學案

東湖門人

楊先生仕訓　詳上晦翁門人

悅堂家學

監稅楊得庵先生口　別見勉齋學案補遺

悅堂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見艾軒學案

子直門人

安撫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邱先生麟

邱麟連城人楊子直方弟子　儒林宗派　約園刊本

縣令孫先生伯溫　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信齋家學

楊先生公節

楊公節福安人信齋從子著有論語講義劉後村跋云當赤白囊交馳戎馬滿郊之際楊君方挾朱氏四書與其伯父禮書游行四方訪管幼安客遼東虞仲翔在交州皆研究經學開門授徒近世尹和靖譙天授亦轉仄兵間卒爲大儒先賢墨蹟汲汲于學不以時厄世難而少輟也著行於家知斯世無偏詣者學會到後十六

信齋門人

李先生鑑　詳見勉齋學案

鄭先生鼎新　詳見勉齋學案

制幹林先生桂發

林桂發字口口閩人艾隱先生守道之子也受業晦庵之門人楊信齋以繼先志登淳祐丁未進士第舊自沿海制司幹辦公事黃東發嘗會先生于吳門稱其忼忼談古今析義理如傾河漢不可休東發文集

堯卿門人

補鄉舉陳先生思謙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春秋三傳會同四十卷道南源委稱其教授學者多所誘進云又案陸氏元輔謂先生嘗寇鄉薦見知于朱子蓋亦朱子門人也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詳北溪學案

石氏門人

曾先生祕

曾祕溫陵人官龍巖縣丞龍巖縣學廢壞三十餘年而丞某君始復營建迨代去不克就先生繼其職因其緒

而成之晦翁爲之記云云君相繼貳分于此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 朱子文集

訥齋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詳見蒙齋學案

曹先生逢己 別見蒙齋學案補遺

遯廬家學

趙先生希怙

趙希怙黃殿人遯廬子自號見泰知南外宗正兼泉之郡紱卜城東偏廢寺基創立泉山書院前爲燕居堂後爲文公祠以勉齋遯廬西山復齋配劉後村集

遯廬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見艾軒學案

持齋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朝奉朱先生埜

侍郎朱先生在 詳晦翁學案

履齋家學

方先生大東

方大東字東叔履齋子未冠辭藻軼出端平甲午始與其二子澄孫尚孫同拔胄解于是年五十矣廷試復中乙科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攝甌寧縣府學教授民曰廉明剛毅書士曰賢師 劉後村集

通判方先生符 見上晦翁門人

方先生澄孫 附弟消孫

方澄孫字蒙幼以字行東叔長子入小學警悟異羣兒

再拔胄薦中丁未甲科教授邵武軍學寶禮耆彷作成俊秀一經賞識後多知名歷倅南劍州改泉州會閩守朝命攝邵兼舶趙節齋建江閩辟機幕擢國子監主簿節齋移淮閫改辟議幕府罷需次邵武軍以祕書郎召卒年四十八所著有綱錦集頌鑑表微鄉先達如方鐵庵王臞軒李儀曹皆折節與之交湯東澗爲銘綱錦堂先生經傳皆探索精微詞藝各根極體要通貫腴而衣冠交往往解衣揮金初陟岵弟消孫尚幼扶攜教養以至成立劉後村誌其墓云余與蒙仲連壻也既爲一世所

愛敬然深自損抑逢人則曰後村吾師也故哀其死者多以啙余余曰昔也余奇若人爲吾里有英物爲故人有令子爲吾徒有畏友也今也余哀若人爲朝廷惜譬爲墓閣惜詞人爲東閣惜奇士也嗟乎蒙仲吾無所用吾情矣 劉後村集

方先生清孫

方清孫字潛仲東叔次子幼敏悟絶出入太學卒年三十二嘗後族叔元善事所後父若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誼如一 劉後村集

見齋家學

馮先生伯靈 附從弟惟尹惟說

馮伯震閬縣人考亭門人允中之族也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先生先後擢進士第 黃文獻集

馮先生華

馮華 舊材案先生字君重閬縣人少力學工爲文從父伯震深器重之伯震在太學先生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所接識皆一時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漕薦上眷官不合將南歸道梗于兵乃卽太湖上授弟

先生云用儀禮如何文公復採首祭仲默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文公商酌之文公夢奠記

淳材謹案朱子續集答黃直卿書云伯崇已赴官臨行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質疑亦淳謹但未有暇細考後從文公耳

梅塢門人

教授趙先生卓

趙卓字則平尤溪人湘泉先生綱之子陳復齋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梅塢林處士爲堂長湘泉命先生從師

焉復齋于諸生中獨稱君清明秀敏期之甚遠以甲午鄉賦擢乙未第知舉眞文忠稱其賦有古體再轉爲漳州錄事參軍調潮州教授未上卒于家秩止從政郎後劉村集

江氏家學

江先生口

江口德功之子也蔡西山答德功云二哥穎悟異常識趣高遠殊不可得千萬保養使與君子相處令相觀而善祇爲人事因循不得讀書然資稟亦好今此相見與舊不同若得明師益友磨礪之可爲賢子弟又云若令其到考亭正所謂得師者蔡氏九儒書

戴氏家學

孝廉戴先生仔

戴仔字守庸永嘉人麗水尉蒙之子嘗以孝廉薦年近四十即棄去場屋大肆其力于學密察于義理之精考質于古今之載詩書易周禮四書下逮史傳皆有傳述未嘗一出以自衒姓譜

非國語辨

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算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尙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敘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遐焉故近古之書多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于三王金縢之冊全今存焉故記曰夏

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祈禱之人掌詛盟禳禁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于天鳥牡橛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呂溫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惕受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惕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詰古此朝菌蠁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王子晉皆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嘗嘗之其爲不知大矣叔孫僑如之貪邪郤至之汰侈矜伐不可奬奬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奧讀之味尤腴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嘗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子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今者多疏快子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少監戴先生侗

戴侗字仲達登淳祐第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考內外篇　姓譜

六書故自序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于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皆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于通至于曲藝小技下

爲醫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于文而欲通于辭不通于辭而欲得于意是以是教于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于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懶先志之墜爰據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六書故三十三卷大旨主于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眞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此始云

楊先生若海見上晦翁門人

友堂家學

吳先生鎡

吳鎡歙縣人揚圃居士豫之世父也號學行先生歙縣志

克齋門人

中散朱先生墅

朝奉朱先生墅

侍郎朱先生在並詳晦翁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車王峯先生若水詳見南湖學案

夏先生自明

夏自明宜春人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滿谷居士集

曹氏家學

曹先生廷

曹廷餘干人無妄先生建之弟也無妄愛之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無妄卒之日語之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繼駺如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朱子文集

附錄

虞道園序吳正道六書存古辨誤韻譜曰至永嘉戴氏父子者出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

船山門人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梓材謹案象山文集有與曹挺之書挺之當卽先生之字

輅院家學

詹敬齋先生樞

詹樞崇安人輅院淵之子能世其學嘗以其學講于節齋蔡氏昆弟眞西山執親喪從之再三西山謂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爲指歸非他學者比也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蔡九峯爲節齋周易經傳訓解後序云友人詹樞懼傳寫之差訛舛之謬故謹錄之以廣吾兄之傳是先生講學于蔡氏昆弟之證

尙質門人

徐先生鉉

程林門人

林先生用中 見上晦翁門人

祝氏家學

山長祝先生洙

祝洙字安道歙人寶祐進士景定中爲涵江書院山長郡守徐直諒聘其趨向不凡學問有本其祖姑實晦庵之母而其父穆嘗從晦庵于雲谷之間微言緒論曰紫

耳濡先生在家庭講論精密比來涵江開揚師訓發明經旨士論稱之 姓譜

國錄家學

方先生璟

方先生琚 合傳

方先生琥 合傳

方璟方琚方琥歙人承議郎有開之子承議遺之執經事呂東萊 孫燭湖集

厚齋家學

宗學馮先生去非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椅之子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贊畫四年召爲宗學諭罷歸著易象通義洪範補傳一卷 宋史

雲濠謹案先生號渠居方桐江跋其詩言馬裕齋先祖清溪祠先賢去非爲贊皆可覩年八十餘卒云

附錄

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先生獨不肯書名碑下未幾以言罷歸

厚齋門人

馮先生洽　見上晦翁門人

朝瑞家學

陳先生庚

陳庚建陽人朝瑞子眞西山謂其能不墜世學　眞西山集

江氏家學

江古崖先生萬頃　附子鐸

江萬頃字子玉號古崖都昌人文忠公萬里弟歷守大郡所至以循廉稱知南劍州內覽外明政教備舉以興學爲第一義嘗增置學田以助廩餼元兵至境委置私第圖險難自都昌赴饒州兄所偕子鐸俱被執罵賊而死　人物志

江氏門人

周先生坦　附子應極

周坦鄱陽人咸淳進士與廬陵劉會孟廣信李明通同登丞相江文清之門有名入元授同知廣州事不赴子應極字南翁弱冠失怙事母孝謹大德中待制翰林程雪樓集

文文山先生天祥　詳見巽齋學案

劉先生辰翁　詳見巽齋學案

詹先生仲美

詹仲美鉛山人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覩於晦翁之說爲五典蒙求　戴剡源文集

李先生明通

李明通廣信人

附傳

隱君周先生天錫父九鼎

周天錫字極翁安福人父九鼎篤信行義歲饑能損粟道以售遇朋友急厄傾貲解撫裕如也牟內翰林領史事將薦以自近後不果文丞相信公靳許可扁其齋居曰信太學博士劉辰翁復銘之先生嘗以詞賦上轉運所江丞相讀其文奇之事親誼孝侍疾治喪悉如禮以遵父志性不事表襮勸之仕謝曰吾求全吾初遂因以自號云　清容居士集

傅氏續傳

傅先生口　附門人陳信仲

傅曰溫陵人陳信仲其門人也廣道園跋信仲行卷云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眾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又跋信仲行卷云傅先生送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此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廣道園學古錄

程氏私淑

程先生若庸詳見雙峯學案

宏齋家學

補

李先生鑰

李鑰南康軍舉人第十一名方秋崖回其啓云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宏齋之後今見聞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羣鳴鹿之彥云方秋崖集

趙氏家學

補

趙先生溍

梓材謹案陸君實爲作丹陽館記稱其爲忠靖公之子忠淵公之孫忠淵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趙先生淇

趙淇字元德襲國忠靖公子也歷官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卒謚文思始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淵許妻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先生曰誠利害而逾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道園學古錄

趙先生淮

梓材謹案元文類載虞摯撰先生墓誌云勁書楮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又稱其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云

趙淮葵從弟子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以言罷德祐初起爲太府寺丞咸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之招李庭芝許以大官陽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尸海濱宋史

附錄

先生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歸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即登舟去至瓜州被殺

梓材謹案先生號靜齋長沙人文文山集跋趙靖齋詩卷云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想於詩有沖逢閒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下文止言其後不及其盡忠以死似別爲一人

趙氏門人

都承胡石壁先生穎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琛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先生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鑒成童卽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趙范討李全檄入幕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卽家道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先生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先生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閒卒先生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歎

宋史

附錄

文文山祭都承胡石壁文曰嗚呼世婉變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人危蛾以自矜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蜮以詿人於冥冥公揭日月而搏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爲公直石壁之蘊尊華陵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四海一定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絓予纚萬微未燭吾耆吾龜更幾千百載之祝融而後爲此奇

胡氏同調

杜先生榮祖

杜榮祖字口口東陽人性剛嚴有才學雖處家庭衣冠未嘗不肅整宋季兵起晦迹林泉以竹虛自號無仕進意入元署建德教官秩滿擢黃州路儒學教授尋遷澧州路二州士民咸慕其德子弟亦賴私淑率爲佳士居二歲以親老辭有司以名聞於朝特授婺州路義烏主簿以義烏去家近便省覲無何調邵武庫管又以親老

辭朝廷重嘉孝行授紹興府嵊縣丞未上轉江州路稅務提領年將七十告老擢同知長興州事致仕修邑志

柳文肅集

葉氏門人

補陳王巖先生天澤

梓材謹案胡石塘爲先生子孝子傳云五世大父人以自表先生木訥人也又稱先生治詩應舉徙家杭昌化縣猶號須城散詔過宋靖寇亂由許徙三年臨安府舉嘗從葉公采學葉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又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高獻公爲相旣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多不就葉室百丈銘上講所學又言其將葬門人士相與私謚文節文公及爲墓上

曰文節先生又稱孝子作百丈銘遺院祠三君子俏以先生云

王氏門人

補石蟾松先生一齋

附錄

吳草廬序先生易說曰主簿傳君以其師石君晉卿所著易說示予予讀之喜其說理之當說象之工蓋於象數理學俱嘗究心世之剽掠掇拾以爲說者何能幾其萬一聞石君兩目無見古之瞽者爲樂師取其用志不分也樂一藝耳易之道詎一藝所可比瞽而爲易師亦

稿六卷聽雨留稿六卷人稱之曰山南先生黃左曹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傳黃文獻集

附錄

黃文獻山南先生挽詩曰仰驚喬嶽失嶙峋千載風流可復問鼎石丹砂輕縣令囊無蓄苞詎將軍苧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闕白雲淚盡侯芭悲獨立短衣高馬祇紛紛

朱遜山先生叔騏見下東堂家學

山南學侶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九

太學胡先生潤附從孫一中實玉

胡潤字景呂諸暨人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爲秋試第一劉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尤蹈齋生會元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旣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爲文壹主於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文離穿鑿著有南稜類稿二十卷

二子良玉常山教諭良珉義烏訓導金華府志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十一

山長王南稜先生炎澤附子良玉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當宋末場屋事廢因專意探索聖賢微旨又從徐文清門人傳考亭之學窮居約處閉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學者尊爲南稜先生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無所隱蔽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文離穿鑿著有南稜類稿二十卷

二子良玉常山教諭良珉義烏訓導金華府志

悼村謹案明文海吳鞏盧寬爲王允達墓表云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炎澤實得謝鐸爲墓誌則云忠文之祖南稜先生炎澤實得朱子再傳之學於葉適齋由庚遂以授黃文蕭公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黃文獻集

潛是先生爲文獻師也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先生墓言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齋爲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云

附錄

用部使者察舉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輸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

初進士君無嗣爲之嗣者不克紹其業更選於族人得先生以爲子田廬傳先生盡有之先生固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廬或不均先

業未有不因以墜者進士君賢者也卒成其志

東堂家學

簽判朱遯山先生叔騏

朱叔騏義烏人貢佑之孫而文清高第弟子鄉貢進士中之子也三世父子遞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先生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鐘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元贈朝列大夫裕軒同善其子也

以齋經說

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則知麋陰物其性自涼疏以山獸澤獸爲義似未安 天官獸人

廣祭時男女各立尸至祔廟後凡祭止一尸祭統設同几是也 春官司巫

車軫四尺註以爲輿後橫木下記言加軫與軾爲四尺注以爲軫與也蓋軫後橫木之名通輿下四面雖皆曰軫而之軫其形則方故曰軫方象地輿下論軫之高則以後橫木爲度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三寸

雲濠謹案黃文獻書會大父代朱敬列作啓劉後云歷山朱公遜從我會大父戶部府君遊府君奇

四分寸之三輪六尺六寸故軹高三尺三寸井軫與轐
其高四尺考工記

雲濠謹案此二條周官義疏所引作楊氏恪引用姓氏次傷氏格于慈湖之後其字謹仲似以爲慈湖一家然慈湖之子恪字叔謹與其從子叔中叔正一例則知字謹仲者以齋陽氏恪也以陽爲楊傳寫譌耳不然慈湖字敬仲其子復字謹仲爲不符矣

附錄

吳淵穎序黃氏周正如傳考曰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而淵又受業于朱子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己說最爲明了考正之作實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治朱門高弟春秋集註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爲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予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

周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

小陽門人

補 禮部韓先生居仁

附錄

程氏讀書分年日程標注曰韓禮部號艾溪汴人早與果齋史先生同師常德陽先生至元間來爲慶元路經歷力與學校教請果齋爲大學師相與定議諸生明經必主某說兼用某說蓋用朱子貢舉私議法也其後入爲禮掌行科舉鄧善之云科舉之行集議折衷奏裁韓君美備殫心力事成而公□□□□□

黃氏家學

補 參議黃四如先生仲元

尚書考

書有古今不勝其多變矣中更殘缺諸儒勤而繹之有上古帝王之書則典謨訓誥誓命之外有三墳等書及劉向所錄周書七十一篇是也有夫子筆定之書則昔之百篇爲科斗文是也自百篇已定之餘旋經秦火復

出漢壁而百篇又非夫子之舊矣故有伏生口授之書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是其一也有孔壁復出之書而孔安國變科斗爲隸古謂之隸存古是其二也二者所傳或三十三篇或五十八篇則百篇既損而又損矣然伏生齊人也齊人語異口相傳授必有遺失自晁錯已病其不盡知矣幸而繼出於屋壁之藏而漢人已無識科斗書者孔安國始以所聞伏生之書因義考文定其可知者更以竹簡寫之方伏生口授之時已失其本經所聞者既非眞而古文又非後人之所易曉則更定之

閒豈無有差失者乎伏生之授如彼科斗之傳又如此沿流求源得一書而讀之亦云勤矣柰何巫蠱之禍方興是書之傳天其祕諸天下來世又安知有張霸僞書乘漏抵欺而得以惑世乎大抵漢晉儒者猶未見古文若大禹謨孔壁續書之首篇也地平天成而杜預謂其逸載見晉畧而趙岐謂其逸闕石和鈞誠於五子之歌而韋昭謂其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見於書而鄭康成謂其逸若是者皆未見孔壁續出之書也泰誓三篇雖非伏生所傳之舊而古文猶有存者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蓁宏能道之杜預以爲今泰誓無此語民之所願天必從之單襄公能記之韋昭以爲今泰誓無此語若是者皆未嘗見古文泰誓也賈逵尙書之疏以火流爲烏爲周之瑞服虔釋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爲築之時其僞妄有如此者劉歆作三統曆引武成而有五日甲子咸劉高王受之語鄭康成注禹貢引胤征而有厥篚玄黃昭我周王之詞其乖牾有如此者若是者皆未嘗見孔傳也是則兩漢以來能及見古文者什一以僞傳僞者是也至晉齊之閒是書漸出而舜典猶失至十餘年向之五十八篇乃始克傳於世至天寶復廢古文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詞古文由此遂絕則今之所傳者又復非安國之全書矣嗟夫安國言古文已非孔壁之全天寶易今文又非安國之全使千載而下博觀載籍引經考古孰從而定之哉

附錄

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爲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

宋潛溪序先生後集曰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攷究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祕蓋有未易涯涘者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四序講稿六卷提要云其謂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証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爲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卽是樂又謂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分得名案之經義不必一一昭合要爲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又四如集提要則謂黃氏在宋末講學諸家特爲篤實其出處均合道義故其文

章不事駔驩而自有端厚橫直之氣云又案經義考引黃淵序黃氏春臺易圖序末云大德丁未清明前四如老人黃某七十七筆也淵卽先生之改名也

黃氏門人

機宜林先生應丞 附孫以辨

林應丞字汝大莆田人嘗受學於黃德遠續得潘瓜山陳復齋之傳咸淳中與長子棟同登第歷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宋亡不仕年七十二卒孫以辨字子泉通易春秋尤善說詩皇慶中詔以科目取士子泉不苟求合究心程朱之學福泉之士爭聘爲師方在泉山一日促歸未浹旬卒朱文鑑稱其明死生之際云姓譜

林棟黃德遠高弟第進士劉後村集

隱居家學

補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附錄

六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眞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其父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先生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

年乃以春秋試於鄉於禮部皆第一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四書纂疏二十六卷洪陽嚴天錫爲之序今存齋子才爲其中庸纂疏序四庫書目提要云格齋距朱子三傳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考引者惟黃幹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植潘柄黃士毅眞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爲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

定宇先生廣勉

陳先生應午 合傳

陳廣勉字志問休寧人應城尉唯親兄之子也以詩經

應甲子鄉舉紹定五年壬辰第三甲出身調舒城縣尉累換福州通判未上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學正文粹誠而謹畏儉而廉勤定宇猶及見之與貢元應午兄弟自爲師友貢元亦以詩經中甲午鄉舉四方從學者眾陳定宇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定宇族祖定宇集又有通守陳公傳言其自少負儁聲叔姪弟兄自爲師友與應源則同又言貢元而學術淵

補陳復齋先生源長

雲濠謹案定宇集先世事略云先考諱履長宇復之晚年更諱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又云先考

之幼也遭家否極篤志勤學年十七從諸叔遊惟因假館焉歸則見祖遷矣家益落故終身假館凡六十年從遊二百餘人父子兩世從之比比又云先考少習書外家諸舅有春秋學因改習春秋

訥齋家學

趙先生與禀

趙與禀字晦叔黃巖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鄭州教授至元十四年見世祖于上京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泛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以卒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其所行尤近當與許仲平深然之清容居士集

楊公復道前輩也勉齋黃公幹邑士之師也並祠焉汰

縣庠先職增弟子員劉後村集

論伊洛閩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簡爲高沈默自祕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仲平

梓材謹案元文類載閻復所撰先生墓誌銘與清容集大略相同蓋清容代院長作也特其名作與禀攷宋史宗室世系表燕王八世孫師雍其孫與絲與禀則作禀者是也元史先生本傳亦作與禀云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簡

附錄

伯顏渡江先生詣軍門上書勸以不嗜殺人且乞全其

宗黨

若水續傳

方先生之泰

方之泰字嚴仲莆田人朱門高弟寧卿壬之孫也幼嶷敏踰冠拔鄉薦遂入上庠中壬辰進士第寧卿壬第歷尤溪縣尉教授英德府知長溪縣通判袁州秩承議郎初筮郡檄尉市鎗以造祭器力爭曰不給直而白科猶不祭也至英與諸生相浹治課試略如中州士習一變新學宮祠九賢長溪久不治以堂除緡銅鑿謂悅堂楊公楫處士楊公復道前輩也勉齋黃公幹邑士之師也並祠焉汰

孫氏家學

補知縣孫先生璿

附錄

母黃夫人于君嚴而有恩公退莫歸必詰其所理之政苟至平允則喜溢顏開一或未然深加責譙曰我見爾父決事多當否乃易知耳

少監私淑

司業楊先生桓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吳氏家學

吳先生豫

吳豫字正甫歙縣人友堂孫甫冠失怙嘔血彌年從學行遊一守學行規訓嘗曰我讀書不求甚解若訓詁章句聲病帖括非我所謂學也儲書萬卷自娛築場圃禾稼開號場廡居士子龍翰欲縣志

廸功吳先生龍翰

吳龍翰字武賢咸淳鄉貢授迪功郎編國史院實錄入元鄉校諸生禮請充教授辭棄去爲堂曰躋壽以奉親

郎遷樞密院編修官遭內艱而宋亡遂不仕自少抱負不碌碌中罹艱棘斂其鋒鍔益磨礲淬厲于學以故卒

徧于霞舉歙縣志

吳先生霞舉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時舉家學

趙先生壽

趙壽四明人家儒科元大德二年請于朝曰伊吾祖鄭州善待從文公遊今天子興是學願割田別居以祠而名曰鄭山事甫下而卒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方桐江續集趙氏鄭山書院詩序云四明趙公伯崖父法從名門年六十餘自稱最樂翁不以世故縈懷而獨有志斯文割大廈腴田創鄭山書院聞于有司設師弟子員以學以教以厚風俗之本云

林氏家學

林先生璿

林璿字壽玉一字叔玉紫陽門人河池尉之孫也擢景定壬戌丙科歷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宣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遭內艱而宋亡遂不仕自少抱負不碌碌中罹艱棘斂其鋒鍔益磨礲淬厲于學以故卒就平實云柳待制集

呂氏私淑

鄭先生翔 附師呂正甫

鄭翔字朝舉口口故建昌人年踰幼學端重如成人登鄉先達呂正甫之門從行俾撫郡呂之父朱子門人也先生蘊染見聞嗜小學四書歲己亥避地道遇游騎被掠僅以二親脫走猶攜小學四書朱名臣言行錄自隨夫婦躬爨奉養于艱棘中元定南土歸隱廬閒有江西榮運使辟充掾史未幾以老謝去先生每疏聖賢格言于屏間朝夕目之以省厥躬 吳文正集

張氏續傳

張先生庭堅

張庭堅文憲曾孫文憲著春秋集傳集註地理沿革表三書李廣文鵬敵主教清江俾先生赴學校正補刊于是集傳始爲全書 張氏春秋三書後序

陳氏家學

陳先生斗龍

陳斗龍字南仲文節先生孫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其侍病服長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先生之妻之父之甥盛紳告之曰若毋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先生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毋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後奉毋歸竟如其言作百丈銘書院延師教里子弟學又至錢塘將從胡石塘問學石塘爲作陳孝子傳云 石塘文集

附錄

黃文獻陳孝子詩曰南仲杭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傳考亭夫亦人之子胡獨以孝稱爲仲適毋盛王實生寧馨盛謂我已出無殊祝螺蛤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睢然舍之去嘔嘔聞泣聲年運日已往頭角峥嶸額天乞殞滅願以益父齡父歿盛亦亡弔影傷孤煢或乃告之孤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捧檄精廬擬橫經悲號棄其官扃輿親奉迎妥知世代易人非餘故城鄉有鶴髮嫗呼之久始應言我與汝毋少小俱娉婷汝毋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等丁仲也聞益悲羸糧事晨征六年困遊旅冷雨啼青燈譬彼無毋雛投林輒哀鳴永豐有施氏大屋深重扃於焉得毋處一夕相合幷毋子更抱

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毋還盜賊方搶攘倉黃與之遇
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覩縷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
戒勿敢驚仲尚以至行上天降休禎靈雁既羣集嘉瓜
復冬榮區區彼蟲蟲豈遂無人情聖門語純孝厥有閔
與曾未聞无奇節謠諷傳讙譁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
徵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氓

石氏門人

補國學陳牖翁先生取青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嘗抗章訴賈似道誤國不報歸隱于家自號閒牖翁宋亡元相伯顏見

其章欲用之辭其子鹿皮子有閒牖賦閒牖池上小閣也

補文獻貢晉卿先生潛

梓材謹案先生嘗從山南先生劉應龍學其中表父行也見文獻文集

黃文獻集

時盈時虛天理之常適仁適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
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
道諂所言雖出于霸道歟國學漢人策問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矧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于之從來
之紛若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
適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實用无咎坤以喪朋厥慶終

答客問

有一陽之至我其竣焉三陰之聚我其舍旃豈茲記言與易殊旨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之匪人其樂也荒朋樂齋箴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人人皆爲孝子者弗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 敬思親堂記

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者也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于習鑿齒紬周存唐本于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之及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于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辨史一則

流于諂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于言也粹然一出于正 吳正傳文集序

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以合爲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于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于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於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六經之言學肇見于武丁之命說而論爲學之道曰遜于脩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厲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蓋遜雖美德必敏則有功田是言之則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方齋銘

附錄

先生性篤孝親沒營家域于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
月旦望必展省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
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粥
產以佐其費
先生在朝不事趨請銓曹或失于收斂亦不自言與人
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素寠嗜
欲甫四十即獨揚處外及登法從請然不異布衣時遇
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 以上神道碑
其居經筵每進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

所阿 神道碑
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
叔筆札俊逸類薛嗣通 行狀
宋景濂序文集曰先生家藏日損齋稿二十五卷縣大
夫胡君惟信鋟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
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
精舍與許空雲遊登高嘯歌逍遙物外因號逃齋著逃
齋小識 東陽縣志

御史王先生龍澤

王龍澤字潛淵義烏人椎貨若訥之孫也石首卿高弟
九京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

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程鉅夫爲吏部尚書薦前進士七人起先生爲行臺監察御史

王先生龍友

王龍友義烏人御史龍澤之弟御史師事鄉貢進士石先生晉卿而先生又繼石氏之門黃文獻集

蔣先生明龍

蔣明龍字飛卿諸暨人嘗執弟子禮於石先生黃文獻集

謙齋家學

吳直軒先生諒

吳諒

毅齋門人

御史唐先生璘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舉進士時臺臣有奏對次官不許論選事者先生時策極詆之後累官廣東經略安撫使進太常少卿以內艱哀毀卒先生居官大節毋教之助爲多史稱之曰古之遺直也姓譜

附錄

劉後村跋唐察院文稾曰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單辭隻字麤言細語備爲他人扃鐍覆藏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賦詠曰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爲御史自吳尉至爲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予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皆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爲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梓材謹案後村爲鄭毅齋墓表云察官唐璘常劾某士某士蓋當時朝家倚以治贓者上欲酤之公言不可璘不知之反疑公庇之遂劾公寶而無制儒而多私璘素出公門下其改秩登裁皆用公薦發毅齋門人而後村其學侶也所謂從遊親炙其遜詞耳

疏入朝論駭之公言璘素孤直所言深中臣罪璘遂出漕江東俄擢廣帥余與璘布衣交晚使番禺與璘語及公璘未嘗不服公之雅量而自悔其輕發也據此則先生實爲毅齋門人而後村其學侶

又跋唐察院判案曰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覆論辨纍數千言及其爲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僞出入條令囂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麤無間者矣

唐氏學侶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見艾軒學案

楊先生友義 附子師盤孫宗伯宗仁宗德宗侃三傑

楊友義建昌人徽齋先生友直之弟迪功郎淮西制置司幹辦官子師盤白鹿洞書院教諭教諭六子長子宗伯字禮卿能言祖母李教之讀書凡先世遺訓皆使知之既就外傅進退言動悉有矩度可觀鄉先生亟稱之居家孝友親喪致哀建塾延師以教諸子諸弟賴其教皆卓然樹立宗仁宗德以高年深隱表號處士宗侃三傑以文藝宏敏並爲學官宗侃謁上高縣麻塘巡檢三

源委於器數制度考校獨精 道南源委

和中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撫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呂氏家學

呂先生祈

呂祈南康人官寺簿添差通判其卒也黃東發祭之曰

傑擢淮東宣閫掾中嘗授徒建業臺臣御史稱薦其才

自徽齋登朱子之門其昆季子孫接於見聞觀感而化

其制行若此則家學世德之淵懿其亦有所本歟 蘇溪文集

義豐門人

林榕臺先生維屏

林維屏字邦援福寧人從義豐遊通性理學而於易詩書尤有造詣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受業者一時雲集嘗有易本論六十四卦論洪範三頌封建藩鎮

學於浦城閉戸不出夜不就寢者踰年晚年猶五鼓而
興紬繹沈思熟誦先聖之遺編世所謂中庸大學者
身未必行惟見筆舌華靡公所謂中庸大學者口未嘗
言見之躬行踐履黃東發文集

鄭氏家學

鄭先生憲

鄭憲字彥仁仙居人雄飛姪景定三年進士歷官太學
博士德祐閒元兵壓境奉母逃元兵追殺其母號泣曰
吾義當死國苟且緜旦夕生者母在則然耳今若此負

土葬其母畢遂雉經於墓右台州府志

靜學家學

許先生熹

許先生勳

許熹字華甫東陽人文奎子空雲處士育以爲己子左
右侍養各盡其道與弟勳受業石公之門先生務以靜
專自持同門中推爲高第恬於進取始分教於武義再
調處之麗水台之天台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又調饒
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黃文獻集

陳氏同調

補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附錄

德祐初會上求直言抗疏闕下不報歸自京師益潛心
六籍窮搜百氏之書議論風生聲實兼著
文貞學侶

陳先生口

陳生者不知何所人也黃晉卿爲之詩云陳生少也孤
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都春溫兀然處膝下不
閒晨與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閉門暉暉百花時陳生
不窺園常恐去左右或乖覆育恩一朝抱長痛飛霜隕
秋蕚鹽酪不入口日夜涕傾盆欲娶弗及養矢言終不
昏尚賴百歲後兒子父所孫朝來遊子衣忽逐東風翻
世方醉糟粕何庸薦犧尊陳生顧謂我是事安足論幸
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嗟今學步者擲險爭飛奔願爾
利鋤鑺深剛六籍根願爾進竿爝高泝百聖源源長流

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搖崖鼠筆誇作磔磈言弘惟孝與
悌百行茲其元咄哉行勿休日月方沄沄贈言豈予敢
情眞覺辭繁匪爲陳生榮庶感薄俗敦 黃文獻集

施氏門人

文簡葉先生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施南
一補京學生宋景定間嘗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
人伏闕上書攻賈似道竄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
中召見詢以治道安出先生歷陳自古帝王得失成敗
之由世祖首肯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先生因奏各
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請復立提舉司專
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
備銓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累擢尚書左
丞又請立太學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從之陞平
章政事固辭許之卒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元史

布衣朱東山先生清

朱清字元之富陽人自幼力學平居以氣節自許宋末
與葉太白李爲同門生甚契元至元間太白居左揆士
趨附恐後先生獨漠然若未始有一日之雅者太白每
念之不置數遣人迎致卒不往以布衣終其身所居在
邑之東山下鄉人咸稱東山先生 杭州府志

梓材謹案黃文獻公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云東
山朱公伯清少與公同師事施先生南一是先生
當名伯清而施先生之名史作南字未知孰是

劉王門人

黃先生潛 詳上石氏門人

劉氏續傳

山長劉先生仲寶

劉仲寶建陽人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其先少

師文簡公受業考亭云 黃文獻集

黃氏續傳

山長黃節庵先生異

黃異都昌人提舉顗之裔孫少好學讀書於白鹿洞至
元間舉進士爲廣東憲州學錄後陞道源書院山長元
季兵變隱不仕自號節庵有詩集三十卷 姓譜

任氏續傳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詳見晉庵學案

四如門人

詹先生清子

詹清子武夷人黃四如門人嘗類次四如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宋潛溪集

草窗門人

補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定宇語錄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畧而無以入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閒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繪飾極好而閒架卑陋又何足取今人多是外有餘而內全無虛驕輕剽若此者不可學其高於我者當學之溫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輒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定宇文集

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祕姦朝覩巡狩祭禮卽位表紀等禮書多載之又道理之淵藪在四書而四書之宗祖往往出於書堯典之克明俊德以下大學修齊治平之所出也康誥之克明德作新民大學明德新民之所出也禹謨之精一執中中庸命性道教之所出也語之言仁孟之言性亦於書之克仁恪性也陽宅所本祖述憲章之不能終治經而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書解折衷

自序

讀四書之序必以大學爲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爲一章照應猶易啓發侗蒙宜莫先焉朱子集註渾然猶經初學卽未易悟坊本句解率多膚錯又祇爲

初學語豈爲可哉某沈酣四書三十年餘授徒以來旬積月累累以成編自集註外朱子之語錄黃氏之通釋趙氏之纂疏泊餘諸儒之講學可及者咸採之廣漢張氏說亦間取焉某一得之愚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窠臼外自撰晚生懼賈僭踰罪抑不過施之初學俾爲讀集註階梯非敢爲長成言也 論語訓蒙口義自序

中庸說下學處則甚切如二十章擇善固執一條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條是也 中庸章句序

是乎無弊矣 太極圖說序

且朱子亦嘗于序文提出擇善固執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見道統之相傳不外乎此矣學者誠能據此以爲用力之方而以誠之一言貫通之復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區別之則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者理皆見其爲實理中散爲萬事者事皆見其爲實事而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者的爲實學而非虛言矣 中庸口義自序

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世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傅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常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 詩經句解序

太極圖說周子所自著道學之精語也不特道理淵永文亦簡重正大粹然聖經賢訓之文焉今選古文而終之以太極西銘二篇豈無意者蓋文章道理實非二致欲學者由韓柳歐蘇詞章之文進而粹之以周程張朱理學之文也以道理探其淵源以詞章壯其氣骨文于

西山眞文忠公嘗幷唐陽子宋石子之言揭以示長沙學者略曰近世言學可信者凡三言陽子曰學者學爲忠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則尹子學爲人之言又進乎二子矣愚因眞公說而紬繹之竊謂三子之言若三而實一忠孝者事皆見其爲實理中散爲萬事者事皆見其爲實事而所謂忠孝也仁義者人之道所以立也學爲忠孝學爲仁義卽所以學爲人也 送吳玄俺序

所貴乎人在求盡其性踐其形耳能盡性以踐形形雖矮不失爲聖賢性不盡形不踐形雖長不救其爲愚不

肖是故堯長舜短文王長周公短其所以爲聖一也不
聞以是優堯文劣舜周公也古之短小而以賢智稱者
良多長大而愚不肖者尤不少使長大卽爲魁梧短小
眞爲朦陋則曹交曰無霸賢于孫叔敖晏嬰矣（送彭矮仙序）
論禍福之大者莫大乎生子孫之賢不肖而富貴利達
貧賤憂戚次之朱文公理學宗師亦信地之有理地之
無理文公肯信之乎然地之有理知之非艱守之維艱
知之矣不守之苟且以求合還就以謀利雖知猶不知
爾（送楊叔昭序）

儒家以大學爲門庭中庸爲閫奧入其門庭造其閫奧
由是而讀戴記之四十七篇大本立矣宜無難者大學
中庸固自程子朱子而後拔之四十九篇之中尊之四
庫數萬籤之上然宋仁宗天聖五年丁卯王堯臣之及
第也賜以中庸篇寶元元年呂溱之及第也賜以大學
篇于戴記中表此二篇以風爲儒臣豈非已開四書之
端乎（禮記集義凡例）

鄭氏康成之註禮也迺解不通者必強改之讀某字如
某字如倘離不貸急繕其怒改離爲儷改繕爲經之類

以一心貫通而以天之道猶以一心貫之孰謂聖人之
于道而不以一心貫之乎聖人之道其泛應曲當用各
不同若雜然而無倫也若聖人之心則惟渾然一理之
貫通而已烏嘗有一毫之駁雜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而曾子所以深契于一唯也曾子猶然契于一唯而況
顏子乎夫子於回終日與言博之以文且於斯道之萬
殊無不言矣其以一心貫萬殊而歸一於本者則博之
之餘未嘗不約之以禮也夫豈矜博而陷於支離分雜
者若莊生述孔顏問答則異是矣（道不欲雜論）

以程子玩物喪志之言自警毋徒誇洽乎記聞則博不
至於溺心以朱子發憤永刊落之句自勵毋徒矜巧乎
文章則文不至於勝質得興山
房說
松谷發明士之孝拳拳有望於吾黨之士謂講之明則
知之眞知之眞則行之力固然矣愚猶謂知之既至行
猶當力降而庶人之孝人雖庶也行則士也詩云蘧爾
女士爲女而有士行者庶人能孝非庶人而有士行乎
庶人未嘗學問天性之美自能行之士嘗學問必能考
聖賢之成法而或有愧於庶人之孝行且不可以名人
自史也答胡雙湖書
周公往百世無善治孟子沒千載無眞儒無善治聖賢
孔孟窮而在下之聖賢道雖明不行矣是後經自經史
之道不行無眞儒聖賢之道不明道不行而猶明焉以
其講明見諸推行道猶有可行之日道不行而併不明
焉則人心昧乎莫知所之而道終無可行之時上許
左丞相書
道統之傳莫要乎三聖授受之言而胎合乎斯言者有
子思之中庸焉喜怒哀樂卽人心也率性謂道卽道心
也明善非惟精乎誠身非惟一乎君子時中又何異於
執中乎人心惟危四句講義
六經言性自湯誥始子思之言性實自湯誥出惟皇上

程松谷孝經衍義跋
仲文問詩
答吳性理其庶幾乎答吳仲文問性理二字

帝降衷於下民以天賦之命言也於下民之三辭已略見人所受之意矣若有恆性以人受之性言也若之一字已略見率性之意矣克綏厥猷惟后猷卽率性之道而后之克綏厥猷卽脩道之教也謂子思之言不自成湯來可乎 天命之謂性三句講義

禮記集說

脩身而能踐其言者方謂之善行躬行之行旣脩而所言又合於道此行禮之本也

彼有求道之誠則尊嚴而道可傳我有枉道之教卽褻同邑求邇范公歎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程子大賢

瀆而道終不可傳也

孝爲百行之原稱其孝者出乎鄉黨州閭之公論則孝弟慈信皆孝者之所兼備故各隨所見而稱之

女子子以父視則子也亦不同席而坐今人單舉此句施之父子之同筵者非矣 以上曲禮

先世事略

自始祖府君以下十有八世而至樑他房有以儒學顯者而本房獨無有然洪範五福貴不與焉數世以來壽皆八九十無下七十者祖與妣偕老無再娶者父子皆

親傳無祝嫘者皆稱善人無一爲人所指者又自曾祖以上世潤其屋降是簋殊甚然家雖空而行頗實口雖爨蔘飯糗之不給而經炊史酌之味無窮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治命命先祖曰我死喪葬參用古今禮毋作佛事先考先叔所以喪先祖祖妣不肖所以喪考妣皆不敢變焉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能行之者寡不搖於俗論則奪於婦人惟不肖不搖不奪昔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中亦有一二人化之近年同邑求邇范公歎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程子大賢

范吳富者人無敢非之吾家三世不幸皆貧流俗不過曰是貧甚不能爲故立異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潤更酌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哉

陳榕門曰述家世者無不競尚貴顯人亦以此豔稱之甚則比附而粉飾之以爲非是則舉無足述也矣定宇先生所述先世絕無貴顯而清白家風吉祥善事難能而可貴莫大於此區區一時之貴顯均不足以擬之家之可久也不以勢而以德不信然哉至不作佛事一節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茲乃推明所以不

能行之故力挽頹風更於禮教有補

附錄

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
七歲能通經義比十有五即出而淑人自是刻意砥躬
日厲於學文以益進
十五歲爲人師二十三歲慨然發憤聖人之學
先生弱冠時代族人清孫作懋遷有無化居三句題文
有曰聖人勉天下不自私之心所以致養者無不足聖
人動天下不自已之機所以致治者無不同遂爲麗澤

文盟之冠
先生惟以作書立言爲務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
覆研窮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爲本坐臥諷誦
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用意於是語孟
有口義書解有折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
三傳有節註大小雅有釋於通鑑則約取其全要於通
略則增廣其未備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
之意爲主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尚書集傳纂疏六卷提要云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又以蔡傳本出朱子故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日每條之下必以朱子說冠於諸家之前閒附己意則題曰愚謂以別之考定字別有書說折衷成於此書之前其序稱朱子說書通其可通不強通其所難通孔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子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意者仰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則定宇之說書亦未嘗株守蔡傳而是書之作乃於蔡傳有所增補無所駁正與其舊說迥殊自序稱聖朝科舉與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云云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
處鄉雖溫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
苟合然既內交至誠終久弗渝爲文不事雕琢而波濤
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有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
以是學者樂從之遊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
質而成就之

宋亡科舉廢先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
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子朱子沒
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書亡慮數十萬
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
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

子之說大明於世

居家教授因其所居稱定宇先生

嘗曰明理然後能作文講學然後能明理於何下手不出於讀六經四書而已

先生爲朱門世嫡每有著論非紫陽不稱蓋私淑心傳確然不虛也

胡雙湖與先生書曰今後爲書告免師席二字某與先生爲斯文至交只當以兄弟之情相與才過一字便非所宜蒙也

胡雲峯與先生書曰年來老成凋謝先生斯文碩果某不得以時參請是自棄也幸而族家託眷名閥往還不乏尙得因風賜教以鞭其不逮

曹宏齋序先生四書發明曰壽翁於文公之說如李光弼代子儀軍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氣象加精明焉壽翁足以爲文公忠臣矣

揭文安誌其墓曰吳先生梓材案謂草廬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閒與木石爲伍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故其學方虛谷得其字說未幾教諭古歙又爲江學教官定宇

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

汪古逸曰先生於朱子四書貫穿出入涵濡既久簡牘斯形鄉先達曹公經序其論語曰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以觀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爲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眾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註反爲所汨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

補程松谷先生顯道

附錄

陳定宇跋孝經衍義曰松谷孝經衍義載經文五孝而采堯舜禹湯文武之孝以次及於歷代明君賢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著其行事以實之庶幾人知仁孝非徒空言聖賢的有實事而不懈於取法也此意古矣

復齋門人

教諭王先生彌道

王彌道口口人少從陳復齋遊教諭番學時屢請學於方虛谷得其字說未幾教諭古歙又爲江學教官定宇

遂之以序定宇集

歐陽續傳

毛先生應龍

毛應龍字介石豫章人元大德閒澧州教授撰周禮集傳總諸儒訓釋斷以己意凡二十四卷張氏內閣書目採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周官集傳十六卷提要云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於鄭錫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採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遵應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至乎冕服車旗之度職職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並用楛矢貫革射侯之不同又稱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列引證頗為詳晰又稱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　四明張壽鏞約園刊本

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篇幅寥寥不能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信齋私淑

陳先生普詳見潛庵學案

孫氏師承

附魯先生月卿

魯月卿四明人為鄉先生董復禮孫元蒙皆其弟子學府志

周蔡續傳

蔡先生季隸附子士仁

蔡季隸九江瑞昌人作義學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宅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廣道園為之記以為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道園學古錄

厚齋續傳

汪先生楙

汪楙字國表鄱陽人入太學登第附元後曾宰鄉邑後隱居著述手編諸家易解一鉅集書名經傳集解以馮一鼈子家胡庭芳說

陳氏家學

補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書曰易象數斯解四書本旨孝經新說太極圖解通書解聖賢大意性理大全答問石室新語淳熙紀繆鹿皮子飛飛觀小稿合數百卷

鹿皮子說

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歟

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觀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

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貳隸莫不悵然索之而不可得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而忽之乎

鹿皮子集

為天道之大原兮有物混淪大不知其外有兮細又入於無倫長上古以為生兮閱方口而長存儀道體之大全兮命元氣以為憑天人於是乎成性兮裂積氣而標遣經精思至四十卷秋一旦神會心融燭見聖賢之大

形太極賦

父慈子必孝兄友弟亦恭倘使誠心在如何不感通

生來同一氣兄弟是天倫只要長和合休言富與貧

勸兄弟

古有難兄弟今無好弟兄何由風俗好凡百近人情以上

附錄

人太虛洞書郡人宋濂往謁之先生步出戒侍予治酒醑執弟兢為獻酬歌古詩為歡已執濂手慨然太息濂歸復遣之書曰吾且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

自題鹿皮子墓曰石上苔侵古瓦棺化口深鎖萬松關坐看天上樓成日吟到人間詩盡年勾漏無靈丹竈冷孟郊未死白雲閑江南春草年年綠又向他生說鄭玄

宋文憲誌其墓曰元統閒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遣經精思至四十卷秋一旦神會心融燭見聖賢之大

旨又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和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學之會要一視萬物而一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

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故治家國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雲衢爲世羽儀而欲侍一線於來者亦卒不可得天之楊鐵崖序其文集曰鹿皮子著書凡二百卷予始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附李孝光虞集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翼乎孔孟蓋公生於盛時不習訓詁文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構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攷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化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

人爲傳世之器無疑也

梓材謹案鐵崖集又有鹿皮子小稱其爲有道之人并以老莊說辨之云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鹿皮子集四卷詩學溫李寒食詞一篇有寥秀黍離之痛又云古賦頗工

馬平泉曰陳君采生當元季構死窮巖孫夏峯稱爲守先待後之儒余觀其生平緒論及其酒醨歡歌所以倦於宋景濂者悠然想見其爲人吾獨怪景濂何不一往以畢其說乃爲世俗之言所阻厥後幸際休明學殖淺薄無大建豎於世有以哉夫以君采之學不獲奮翮雲衢爲世羽儀而欲侍一線於來者亦卒不可得天之不相道與何斯人之多窮也

鹿皮講友

州同李適庵先生惠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李先生聲

李聲字鴻遠東陽人幼讀書有志操以父珪不仕元遂隱居著書與陳樵許謙遊所著農桑圖說司農苗好禮學士澄復招以書卒不就 東陽縣志

採錄成集進於朝有旨刊布民間承旨李孟因薦之吳

李先生序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鹿皮學侶

郭先生霖

郭霖東陽人幼穎悟博覽百家及與朱世濂同候陳樵於太霞洞因誦法程朱潛心經傳者十餘年當道聞其異屢徵之謝病不就儲書千餘卷日與四方賢士相砥礪暇則釣於練溪濱人皆呼爲溪上翁嘗語廉曰世變極矣天必生聖人爲之主但予老不及見耳不數年龍興淮甸而先生已前卒朱伯清集

黃氏家學

華川經說

載籍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爲文皆所以載道者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載於禮樂此其爲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中和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內外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禮樂此其爲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歟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爲學其爲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

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盈虛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

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皆於是乎在是故世之學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斷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我之文一本於道矣

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爲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

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而淫詞曲辨清亂之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

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

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而所學始不徒爲空言也

忠文學庸說

大學在禮記中通爲一篇朱子始分爲經傳以明德新民止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惟其闕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亡而補之孰知其未亡也今即其書求之有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句是爲

解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句是爲格物致知傳蓋錯在他所則爲羨語而取以爲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於補而不知移易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爲之耶董丞相及玉堂車氏西疇葉氏皆嘗論以辨其非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

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

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旣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忠文文集

夫上天以生物爲心而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 對事

朱子以九爲洛書十爲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爲河圖而十爲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故不能無疑於此也

河圖論

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焉謂之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於一圖矣 同上

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辨乎心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修人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有天和也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況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畢備吾卽聖人之道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

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於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六經

論

先儒以謂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予論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

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記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責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

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分野論

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以其私則兩害以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

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

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

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洛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往曰自一至十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

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

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

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幷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實如是則河圖之書十也伏羲盍卦何爲止於八乎

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濟於庶徵之恆暘恆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

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鯀倫所爲敘也鯀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鯀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

勇智爲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
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
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
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
之乎

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
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
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
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

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通坤吐地符
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
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
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
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
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

劉牧民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
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
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
者皆非也

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也洛書之數朱子於
易啓蒙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
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
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
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
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
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
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
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
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
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
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
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
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
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
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
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

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以上洛書辨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亘千載而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爲之實才以爲之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己不施無以見於時內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望之人而已其無媿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其支將之以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而道用成德而達才古之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自勉而不疑嘗斯言其允蹈庶日夕以孳孳座右銘

華川卮辭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酬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則倀倀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曾子曰思之非鬼神之力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孔子曰心也精誠之極也揚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也故有偏而不起之處而政有眊而不行先生舉其偏而正之蓋補其弊而已矣

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徇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于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子墨翟老佛之徒以爲我兼愛清淨寂滅爲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爲禽獸

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絕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霸者異端處二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亦千里

道成而不獲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命在天性在人在天者不可强而致在人者不可强而從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斷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也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滅禍必增故造化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得者也

附錄

明太祖取婺徽至行在禮遇之語必稱子充而不名及進平江西頒上諭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

史臣曰謀略遠于帷幄功業顯于治民文章用于垂憲道學見于格君忠義著于死事此五者聖賢全體大用之學也而禪兼之豈非天下古今之全才乎

補陳夷白先生基

梓材謹案先生自稱韋羌山人

夷白齋集

物無二本人無二心孩提之童純乎孝弟也堯舜也兎罝武夫文王莫欺蓬蓽人孔子莫逃也飛廉惡來非不足算子比干非有餘也道之則蒼舒堅反是則樗杌饕餮也君子潛心往行前言善乎吾師不善吾戒也楊墨學仁義似是而實非老子言道德紅紫之亂朱也必出門使民如雍之事斯語參前倚衡如師之書諸紳嗚呼敬之其殆庶幾也

潛心閣銘

蓋往而復來者日也衰而不可復盛者人也往而復來者無紀極衰而不可復盛者復須臾此則百歲之中無非可愛之日一日之內無非致愛之時推是心也人皆

有之聖賢獨先得其所同然耳彼具聖人所同然之心而弗知踐也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自暴自棄者也
愛日堂記

昔者孔子繫易至大有之上九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上九處大有之極而能下從六五君子象之則克以盈滿爲戒謙退自將況天之所助恆在於崇善而崇善之至又莫大於尚賢乎且君子居大有之時固當用其剛明之德出時過惡揚善代天工養庶

類然非大車以載如九二公用享於天子如九三匪其彭如九四厥孚交如如六五則不若初六之無交害上九之自天祐也 恩順堂記

士之志學猶農夫之志於耕焉易其田疇修其疆畔先之以耒耜申之以耨耡而溉之以錢鎛時其農祥農正以樹藝之凡庶草惡莠非其種與夫百穀之爲苗孽者耘耔之秣刺之勿使滋且息焉然後穀之庭者碩堅者好而蒸嘗鷹饗衣食之源不匱 志學齋記

附錄

卷 金華府志

梓林蓮案先生爲白雲高弟裕軒先生同善之長子石末樸爲文獻神道碑言門人未也蓮案先生

本名世濂後改爲濂而又爲廉耳又紫宪先生爲龍谷精舍記云吾谷子華川朱世濂也所編理學纂言凡例仝倣近思錄凡六千三百條宋景濂序之

附錄

先生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救弊補偏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

廉使傅先生藻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晉卿以文章著名由本縣儒學召授翰林編修尋拜監察御史官至河南廉使先生爲御史時奉勅案鳳陽獄道途往返成紀行詩若干

卷率有關於風教一日召對以詩進呈帝大悅作和章四首賜之義烏縣志

學官楊鶴嚴先生芾

楊芾字仲章義烏人徙居東陽早從鹿皮子陳樵游復登黃文獻潛之門文詞典雅操筆立就洪武初膺薦上京以疾辭歸著有百一稿無逸齋稿輯元詩爲正聲類編總若干卷自號鶴嚴先生既從李序陳樵游晚登黃潛之門一時咸推先生學通春秋而深於左氏傳鄉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著春秋大義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閒自爲師友云

附錄

洪武初義烏令胡子實聘爲儒學官講學授徒士樂歸之

教授蘇先生伯衡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申屠先生性

申屠性暨陽人家故貧稍習吏事以自給求幾金華黃文獻公爲其州之判官一見卽大奇之曰子何以吏爲哉遂教之治經爲舉子業客丹邱柯九思所與京兆杜

本武威余闕臨川危素永嘉李孝光先知己中辛巳甲申副榜授歙縣儒學教諭改信之貴溪序遷婺州路月泉書院山長所至扶善過過得師道甚至正閒浙東廉訪副使百家訥以五經師起之舍諸郡庠事無大小悉咨之而後行浙東之政遂爲天下第一後以徒卒先生學通春秋而深於左氏傳鄉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著春秋大義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閒自爲師友云

梓材謹案元文類公詩鹿皮子墓以先生爲其高弟子既從李序陳樵游晚登黃潛之門一時咸推先生學通春秋而深於左氏傳鄉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著春秋大義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閒自爲師友云吳草廬集有跋曹操廟詩序云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夷陵毀冀牧曹操廟得此友其才氣幹局出入宋濂許存仁王禕諸公

操廟其議自曹記申屠駿之然則駿亦快士也
唐鄧亦有申屠子迪歌曹操廟文蓋駿字子迪不
知於先生何屬也

雲濠謹案申屠駿仕魏爲尚書郎出爲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爲至元行御史諱致遠字大用東平時良人見文獻集博古堂記

徐先生本中

徐本中吳人與晉卿留鎮唐與游者相率推之爲師晉卿不可而先生猶執弟子之禮不廢及至京師與國子齒晉卿方長學官乃爲師弟子之禮及歸吳中晉卿作序送之黃文獻集

博士鄭先生滁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傅先生亭

傅先生眞合傳

傅亭雲中人占籍燕京以鄉貢擢第爲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弟眞以國子釋褐爲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兄弟皆嘗從黃文獻遊文獻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傅先生亭爲文獻謚議自署前應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

陳先生中

陳中字子中涿州人由父仕江南遂家焉先生嘗合其同志五六人從黃晉卿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晉卿視先生爲畏友稱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巴西鄧學士嘗爲扁所居室曰庸齋黃文獻集

陳克讓 人文獻增也嘗從文獻鄱江上後官惠州儒學正黃文獻集

陳先生克讓

教師解鎏溝先生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陳先生及

陳及字時甫從黃晉卿學學成而歸游者嘗數十百人朱編修廉送人序有云東陽古稱多名人鉅儒予所師事而接識者三君子焉曰陳公君采胡公長雲陳公時甫皆以高年碩望領袖儒紳其言論風采謦然盛德之儀型其見推重如此所著有詩文若干卷隆慶東陽志

黃先生璋

黃璋華亭人始文獻校文鄉閭先生首以薦晉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文獻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開試事先生以再薦而來竟不偶

後以特恩補官（黃文獻集）

張先生復

張復諸暨人文獻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之盡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黃文獻集）

王先生世堅（附孫得志）

王世堅東陽人學古文於黃晉卿孫得志承家學自五經周禮儀禮至明時一代典章及天文地理方技諸書靡不涉覽（金華徵獻略）

徐先生獻

徐獻字中和東陽人性恬靜從黃晉卿遊博通經史諸子百家尤工詩賦嘗與宋濂胥允升友善洪武初郡守權偉以明經薦辭隱居南槐林吟詠自娛（宋文憲集）

汪先生杞

汪杞許白雲黃晉卿弟子（儒林宗派）

夏先生洪參

夏洪參寧海人文獻序其文稿云予弱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年最少又稱其一出不售輒還引而去云（黃文獻集）

吳先生口

吳生者黃巖人也文獻送其歸黃巖詩序稱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與人交乃煦煦有恩義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於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校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黃文獻集）

饒先生口（父安道）

饒生者臨川人也文獻送其父安道序云饒君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禮見願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云（黃文獻集）

別附

盧白鍠

梓材謹案黃晉卿門人有在擇氏者爲繡湖抄門鍠公號盧白見清江集附誌於此

高氏同調

虞先生摯

虞摯字處道永嘉人善詩文與高明齊名溫州舊志

許氏家學

許先生熹

許先生勳 並見石氏門人

隱居許樵隱先生熊

許熊字吉甫東陽人文奎季子使就學朝益暮習摯摯不懈平生安于素分而無慕乎外自號樵隱以見志黃文

獻集 梓材謹案先生嘗從許白雲遊見王海日所作許氏四傳堂記又案東陽縣志載白雲八華書院云文誌病目偕於應接門人許孚吉迎至茲山講學孚吉疑是吉甫傳寫之訛

學錄許先生怡

許怡字和伯東陽人華甫長子洪武初辟蘭溪學錄東陽縣志 梓材謹案胡仲子白雲亭記云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故文誌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伯溫伯恭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而與有聞焉云則先生兄弟固白雲私淑弟子也

致諫許先生愉

許愉字晉仲華甫次子性孝友博學能文工於詩長史朱廉稱其有盛唐風致至正中遊燕京黃晉卿時在翰林見其文語人曰許愉吾里之徐無黨也縉紳交薦之先生辭歸洪武初部使者薦醫金華縣儒學教諭不赴所著有林塘風水辨 陸慶東陽志

李氏門人

補 徵君胡蕉庵先生溍

雲濠謹案鹿皮子爲作蕉庵賦

程氏隆山李氏厚齋馮氏平庵項氏數君子者接武而起致其精思亦皆有以擴先儒之所未發然則學愈講則愈明義愈析則愈精討論潤色夫豈厭於多乎士允不敏竊嘗沈潛經義而博究乎諸家之說或者病其博而未約因約羣言爲之集註乃不自揣闇亦竊附臆說之一二焉夫採珠於淵終身不過得珠採玉於山終身不過得玉至於其他奇珍異寶固不得以兼致此專門獨見之學所以難爲工也掉鞅乎百貨之區遊目乎羣玉之府奇珍異寶委山積左掇右拾莫非希世之珍

又將於中掄其最者此會萃諸儒之說所以易爲好也臆說之附誠不自揣譬猶陳燕石於瓊瑤之間編魚目於明月之側舉無不類之慚乎然嘗聞之昔程夫子之傳易也未嘗之議采諸工師之言古之君子不以人廢言也久矣士允之不敏雖不敢引遒睇於作者之林而方之執藝事之賤工尚或不容多讓世無程夫子則已有之或將旁採於斯乎

王氏續傳

王先生禕 詳見黃氏門人

陳先生善

陳先生良祖

陳良祖定宇族孫從之游請字字之曰存心 定宇文集

陳先生光

陳光貢元應午之曾孫穎而淳少從定宇學宇以貢卿而爲之說 定宇文集

定宇門人

補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著錄先生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提要云至正辛巳刻於建陽越二年又加刊倒卷首有倪氏與書賈劉叔簡書述改刻之意甚詳此重訂所由名也此本改題曰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首行列倪氏之名次列新安東山趙仿同訂次列鄱陽志升朱公遷約旨次列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書中亦糅雜蒙混紛如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爲書賈所改竄非倪氏之舊矣

附錄

汪環谷序四書輯釋曰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峯胡先生賭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

精純刊剔繁複缺略者足以已意陳先生舊四書發明
胡先生舊四書通考皆足以摩剖向者之敝而陳先生
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宏實
從游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
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僝精要考訂訛舛名
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乎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
薛敬軒曰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爲精簡
梓材謹案元史類編博先生祖父三世以經學教
授鄉里先生世其學以教授於黟二十三年黟人
化之又稱著四書輯釋明永樂開詔儒臣纂修四
書大全實本其書又有尚書作義要訣四卷傳於
世相東山作先生改葬誌稱於他經皆未
就故朱氏經義考以爲此必書坊僞託也

補學士朱楓林先生升

朱楓林語

大哉六籍之功乎立天地之心植生民之命措斯人於
至治傳是道於無涯先聖後聖因時而起制作傳述其
事不同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是故詩者人情之宣
也書者政事之化也禮者列義理之序而樂者陶天地
之和也易者上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春秋者夫子
所以正王道而明大德者也聖人之道載於經聖人之
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大學中庸發明
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幾人哉性質庸
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
常學力固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經不
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
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
皆欲旁註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

附錄

授池州學正江南北學者多從之問業號楓林先生

嘗曰旁註之作知其龐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
妙者知爲研慮造道之要法

梓材謹案先生嘗編小四書其序云上章困敦赴
紫原寄會兵友朋商確爲斋生定讀書次序首敍
肇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
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
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黃成性史
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然後循序乎六籍之
適道有序自修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又言日
小四書蓋以別於晦庵四書云
雲濠謹案先生所居梅花初月樓明太祖親邊字
以賜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
學中庸孝經小學旁註又有書傳纂傳補正老子孫子旁注

補葉先生大有

梓材謹案定宇文集有送先生往淮序云吾妹壻葉兄應宗號曰敬齋其兄子大有謙甫少從予游迪以周程朱子淵源之學云云蓋先生爲定宇從甥

補吳先生彬

吳仲文語

爲善而發於歌詠則令聞益彰爲惡而發於歌詠則遺臭益遠所以讀詩者因詩之善惡而有感發懲創之心也自古淫亂之人未有不殺身亡家者也聖人所以著之於經者使後世爲惡者知雖暗室深閨之所爲亦無

隱而不顯聖人既存之以示萬世後人讀之豈不可以爲戒如虞聚之醜牝晨之凶則其可醜可惡之尤者使聖人刪之則後世之昏淫穢亂於輿戶綺疏之間自謂隱密其誰知之將肆於爲惡而愈無忌憚矣聖人存之將以扶植天命民彝其關世教而存鑒戒又況詩人之用心忠厚譏而不詆其詞紓餘而不暴含蓄而不露舒徐而不切委蛇而不直往往使人逆其意而讀之意在言外是譏刺之中有忠厚之意也孔子曰放鄭聲而存鄭風淫奔之詩者何也蓋存之所以見風俗

二者並行而不相悖

董先生眞卿 詳見介軒學案

戴先生蘭

戴蘭字庭芳休寧人少從定宇游三年醬敏異常兒定字器之又稱其好學不倦定宇文集

程先生植

程植字仲本節卿大尹之嗣子歸自廣東來從定宇游定宇謂其資不爲敏而其心則甚勤立志良可嘉而求效似大急云陳定宇集

雲濠謹案定宇又爲先生字說謂其先字仲芳廣東廉訪僉事僊公爲之更曰仲本云

金先生若愚大父健

金若愚字伯明休寧人尚書忠肅之八世孫也生三歲而孤大父健教育之元貶沮灘之歲始從定宇游定宇文集

王氏門人

高先生珉

高珉字仲溫乳溪名儒名叟之孫好學不倦師王彌道 陳定宇集

孫氏續傳

山長孫先生元蒙

孫元蒙字正甫鄞人臨海令王璹之孫少孤勤學好問學詩於魯月卿同門皆出其下介然有守嘗爲郡庠司訓一言少忤遂引去郡守聞之不得俾攝鄞學事食其祿固辭不受家貧僦屋而居講學自治尤篤於倫理與人交久而益敬又爲杜洲山長寧波府志

附錄

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宮弟子員遂請往時鄉先生舊月卿杜孟傅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好喜曰文獻之傳固自有人乎因受詩魯氏出入諸家之說訛者正之疑者辨之

紹興葉敬常侔餘姚延之館下同知劉文大宇文子貞方行鄉飲酒禮先生爲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爲合於古歸主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季考法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數百人居陋巷閉家貧年三十不能娶不介意每鼓琴自娛或把筆吟咏宋學士濂與善卒爲之銘以固窮稱之東陽縣志

楊鶴巖先生芾詳上黃氏門人

曾氏門人

山長孫先生元蒙詳上孫氏續傳

董先生復禮

董復禮字秉彝奉化人嗜書不以貧輟其學師事鄉先生魯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學士袁伯長深加器重寧波府志

退思續傳

林先生伯生

林伯生字成之平陽人爲考亭高弟退思先生五世孫爲實好學嘗謁潛溪於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以茂才貢士銓曹擢爲侍儀舍人宋文憲集

鹿皮門人

吳先生中

吳中字子善東陽人少從鹿皮子陳樵游樵卒從其母居陋巷閉家貧年三十不能娶不介意每鼓琴自娛或把筆吟咏宋學士濂與善卒爲之銘以固窮稱之東陽縣志

朱先生廉見上蕭氏門人

華川家學

博士王先生紳

王紳字仲縉忠文公禕之仲子性至孝痛父死節遂匍匐往雲南求遺骸既至不可得乃即其處製神主號慟幾絕洪武末以文行薦授國子博士著繼志齋集二十卷姓譜

雲濠謹案明文海謝鐸表王孝莊墓有云忠文子博士君嘗登宋濂溪之門與正學方先生爲同志友

王仲縉說

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舊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内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尊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疏而極密故學者舍六經無以爲也

聖人因自然之道著爲自然之文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誥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口口之口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亙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

華川門人

吳先生論父明善

吳論金谿人父明善先生博學篤行宋先生客金陵數從

王子充遊忠文文集

朱先生仲桓

朱仲桓吳人少好讀書數從子充問學忠文文集

徐先生鵬父方舟

徐鵬桐廬人父方舟遣之從子充遊忠文文集

梓材謹案方舟讀書之室曰滄江書舍

朱先生文

朱文字悅道義烏人從王忠文遊學博才贍剛方少許可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與學勸農

奏罷茶貢後歷贛州府同知讞心撫綏金聲府志

夷白家學

陳先生天騏附師趙本初

陳天騏夷白族子年十九其父伯淳至杭見夷白時同至者叔姪九人留而不去者五人先生最少而知務學問夷白延師俾習舉子業未幾夷白過吳門屬之受詩於會稽趙本初俄得軟腳疾以卒夷白齋集

夷白門人

徐先生緬父元震

徐緬吳郡人父元震字孟達命之從陳夷白遊初名勉以與蕭梁時宰相東海徐勉同名乃易爲勔而宋倖臣朱勔雖非同姓而同郡又易爲緬蓋其字公遠而緬之爲言遠也於是皆以爲宜且請夷白序其說夷白齋集

梓材謹案陳夷白夙與孟達遊爲作棹軒記又爲作朝會堂東軒記又作書紳齋云孟達居松陵笠澤閒暫書數千卷教其子孟達卒夷白爲之壙銘蓋世居常熟之虞山云

毛先生口

毛生者夷白之徒也夷白送之歸越云昔人受易田王孫孟喜梁邱同一門卓哉古學貴師授愛爾毛生敏而

秀侍父宦游千里餘從師問業三冬後越王臺上瞰滄溟百川趨之終不盈毛生東歸究源委親見陽烏海底生夷白齋集

申屠家學

教授申屠先生澈

申屠先生溶合傳

申屠澈字仲敬諸暨人父性受業黃晉卿之門先生與兄溶林材案一作滔九靈山房集申屠先生墓誌云子男二人長滔次澈得其淵源謹言端行俱爲鄉里所敬憚而先生尤篤合工古文詞精篆籀小楷辟本路教授辭疾不行晚節益堅諸暨縣志

高氏門人

明經李菌翁先生應期

李應期字幼饒號恥庵又號菌翁瑞安人少穎悟受春秋於高明誠既而得關閩諸儒全書讀之於天道性命之微古今事物之理與夫百家子史莫不極其津涯尤樂於誨誘嘗曰窮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

讀書奚益洪武十九年有以明經薦遂引年歸八十三

卒姓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作
季應旂所著有樊莊集

菌翁自誓詩

希賢希聖吾儒事大道從來不遠人地載風霆俱是教
天垂象緯豈非仁無能畫虎翻成拙有技屠龍才是神
俯仰兩間無愧怍練衣簞食任長貧

胡氏門人

補李先生思齊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　慕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李思齊字齊賢東陽人寓居湖山從胡溧遊受知白雲許先生至正間由鄉薦爲龍泉知縣洪武初宋濂以明經薦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命下而卒隆慶東陽志

補徐先生輔

徐輔字舜文東陽人早從胡溧學治禮經元末不仕作野心亭八詠以見志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本縣儒學訓導隆慶東陽志

補胡先生太和

胡太和蕉庵門人蕉庵卒先生輓之曰丹心根本崇祠宇白髮思親結草廬東陽縣志

朱先生廉見上黃氏門人

陽氏續傳六傳

陽玉井先生口

玉井陽氏家傳易學蓋自五世祖得之吳運蕩運蕩得之晦庵淵源有自故其家如宇溪如以齋各有易說行於世玉井以明易擢高科年將八十工於易見王申子說輯說特編二帙與之辨難平山蹇氏爲之跋王申子說梓材謹案四庫全書玉井大易緝說提要云案陽氏者伏其名惟其姓見申子此書中字爲陰陽之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　慕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陽蓋宋陽枋之族也朱彝尊經義考作楊氏誤

郭氏續傳

貞成郭暢軒先生橚

郭橚字德茂號暢軒黃巖人其先世居仙居正肅公孫卿游紫陽之門與二杜爲友家庭相承學有源委先生少勤問學以理學爲諸儒倡燕居修飾危坐終日洪武初薦授饒陽知縣考滿上道會從兄遘罪誅亦逮及先生邏者察於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上嘉其清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

之既歸號台南凡者年六十三卒門人私謚貞成先生

台州府志

附錄

先生由伊洛上遡洙泗專用靜中工夫其教人以收放心爲先

倪氏門人

汪先生志道 父泰初

汪先生存心 合傳

汪志道鄱人倪仲弘門人仲弘教授於鄱二十有三年既沒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葬於休寧故里赤邱之原地下濕欲更諸爽塏力未能也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塘有善地請改葬先生於此以繫邑人之思可乎其孤聞謙不敢當邑令周希濂聞其言而嘆美之命以己意爲書授仲弘家又命諸孤急諏日營葬焉初其父泰初聞仲弘之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仲弘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與邑人同學焉趙東山存稿

朱先生晏

梓材謹案先生字平仲見倪氏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氏家學

朱先生同

朱同字大同休寧人楓林先生之子也洪武中舉明經官至禮部右侍郎所著有覆瓿集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歙縣志云舉人才爲吏部司封員外郎所著又有新安志

朱氏門人 朱子七傳

范先生準

范準字平仲休寧人元末從趙東山朱楓林汪仲魯游學問該博爲文宏議閎論洪武中以明經舉任本邑訓導官至工部主事著有盤龍稿西游率稿謬稿蹇白稿何陋軒稿安徽通志

陳先生盤

陳盤字自新又以字行號伴竹先生定宇曾孫早從朱楓林趙東山遊以制業受知於郡守陳觀靖難兵起守倡義師先生實贊之金川失守同守被逮陳定宇文集紀信

汪先生佐

金先生居敬並見草廬學案補遺

都事程先生天
程天官中軍都督府斷事與主事范準侍郎朱同同庚同師同業同仕而死亦同人以爲異姓譜

吳氏門人
汪先生德馨
汪德馨家渠口恕齋次孫埰仲文爲其塾師字之叔明
陳定宇集

孫氏門人
牟先生口

牟先生口
牟口牟口陵陽人父景陽官四明孫正甫自鄉先生詹氏歸遺二子從之貝清江集

董先生口
董口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孟起之子也孟起謂孫正甫有古人風而其子亦師而受業焉貝清江集

暢軒家學
郭退軒先生熙附孫琤
郭熙黃巖人貞成先生樸子博學篤行號退軒既卒門人私謚爲文康先生孫琤號拙訥黃巖人博通經史好古力行嘗從文康先生郭熙遊得饒陽性理之學授徒數十人其教以孝弟誠敬爲本而文藝次之家故貧然好施授徒所得束脩恒以給鄉族之貧者嘗折衷學庸眾說撫取朱子語錄及黃超然通義相發明者附周易本義未終而卒台州府志

獄麓諸儒學案補遺

曾氏先緒

補曾先生信道

曾信道建昌人東萊題裴徵與先生手簡後曰信道丈以學問識度爲舍人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撙節夫復與某爲同年進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

爲詳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先生名發信道其字也仕爲吉州教授南軒稱其友睦之行推于其鄉云

竹洲先緒

吳先生彥啓

吳先生民宗合傳

吳彥啓進士及第竹洲叔祖吳民宗竹洲伯父也竹洲和金尚書棣華堂詩韻序云吳氏之不造有年矣而近歲讀書者稍倍于前所以師表而教誨之者有吾叔祖與伯父叔祖棄諸孫八年矣今之所以執經而進見質疑而問義與有所法而不敢爲非者惟吾伯父在乃者家君闢屋數椽以棣華名之金殿院貽以佳什伯父賡和且敘所以名齋之意訓諸子姪焉吳竹洲集

雲濠謹案竹洲有過叢桂堂詩云故叔祖教授讀書之所

竹洲師承

縣丞孫先生彥及

孫彥及口口人官縣丞吳竹洲之師也竹洲和先生棣華堂詩韻稱其詩引援古今發明大義使學者知不徒事汗墨而已其卒也竹洲祭之云嗚呼死生通乎晝夜達者以爲當然朋友盡干始終君子之所甚篤而況某于公有師弟子之分在禮有心喪三年之服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吳竹洲集

宋氏先緒

宋先生沆

宋沆字叔子金華人文林郎茂叔之父也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屬齋先生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惡溯遺書宋母王氏墓誌言長子甡年十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姻王氏詩之曰女父無恙時講道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眾每使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

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于科第而已耶茂叔其長子交子修叔從陸伯衡遊

雙溪先緒

王先生棨

王棨婺源人雙溪之父也贈中奉大夫先生事母極愛嘗而後進承顏養志唯謹執喪苫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兒子以詩書不啻如己子平生詩文遺稾題曰南坐學案補遺　卷七十一　二三　四明萃書　約園刊本

窗雜著　雙溪文集

南軒門人

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雲濠謹案南軒爲先生名其讀書之室曰勿齋而爲之記

梓材謹案象山與林叔虎書謂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講學于晦翁之門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云

胡季隨說

戒謹恐懼愼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功夫分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宅人不知己所獨知之時正友非所謂已發之初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過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

朱子答曰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爲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功夫至于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坐學案補遺　卷七十一　四　四明萃書　約園刊本

朱子答曰此數句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湮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閼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若能于致字用功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閒自然和暢矣

朱子答曰此說甚實

附錄

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對晦翁以爲非

且謂孝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旣苦因以致疾
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
同嘖說

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翹年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從宋張講學樓攻媿爲先生神道碑言先生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爲若干卷

附錄

調安福縣丞郡委檢察保甲而無其籍憮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而瞻比小人之跡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

之丁士農工賈之業租稅有無多寡之數謝夫旣均後有賑貸按籍立辦他日檢旱賴此先得其要蠲放不及二分而民聞歡服以爲前此未有得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爲後法

主管仙都觀自初第而歸益篤于學以毋自欺名齋以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

書問南軒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摧晚旣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爲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于顏面

自僞學之說興鮮不變者公于閩洛之書益加涵泳著朱子而學愈成

丁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

陸象山送彭子壽序曰余與彭君同爲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歉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于此而不肯自安于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于彭子彭君者也

魏鶴山序止堂文集曰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以爲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

兼知成都府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率數千人弟子員五百餘先生揭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誨之

從張忠獻公問復讐二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以故士心豫附所至林立

補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梓材謹案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近游誠之相過閒爽可喜渠南北事甚熟云云注云伯韶之子

默齋問答

問南軒明道先生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凡思思之所謂忠者無自欺也無自私也凡見于所言

以易受知于張忠獻公因得交宣公遂從宣公卒業嶽麓書院成以選爲諸生乾道三年朱文公來會宣公又獲親炙焉及試南宮之娶謁呂成公與語奇之

附錄

卽城北僧舍授徒太中公交遊道廣先生力貧養志太中公卒執喪一循古制不用浮屠湘中士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先生始

除廣西路轉運判官尋宣公舊規修校官闕漕司酒庫以爲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

兼知成都府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率數千人弟子員五百餘先生揭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誨之

從張忠獻公問復讐二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以故士心豫附所至林立

補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梓材謹案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近游誠之相過閒爽可喜渠南北事甚熟云云注云伯韶之子

默齋問答

問南軒明道先生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凡思思之所謂忠者無自欺也無自私也凡見于所言

所爲發于其中而著之于外者無有一毫不盡此心焉
所謂信者亦是此心之發時因其應事于外而名之者
也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
無二致自其發于內而言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
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爲人謀
則謀在我是亦發于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
亦遇事而應之之意二先生論忠信內外大概如此否
南軒答曰盡于己爲忠形于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
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于物者卽其盡于己者

也玩程子之辭義蓋包涵矣
又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忽乎伊川說得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
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
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
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尤思謂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
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
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于
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旣善則應人接物皆如
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于伊川言各正性命不
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
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
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
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
物爲忠恕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
南軒答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
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
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
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
得二先生意天命且于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
氣上看

附錄
朱子答劉澄之曰游誠之彊敏可喜而枝狼之根不除
又計校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
魏鶴山序默齋集曰默齋氣稟誠實而早有立志知所
以自厚其卵矣猶得一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

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于用其所
成蓋不止此
宋潛溪題朱文公手帖曰誠之游濯軒也濯軒蚤從張
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
謝山鮚埼亭詩集南折攝山得朱儒游文清公默齋
題名詩乾淳薪火紹湖湘白下登樓有漫塘多少遺
書都泯滅誰尋心畫到荒岡自注默齋從宣公于長
沙及官秣陵得漫塘爲高第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工詩如東風未肯催
桃李留得疏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
詩不用工閒處漫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句
詩家所稱故梨洲學案原本云游九思字誠之有
知其爲莊簡九功之號則非矣

補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雲濠謹案樓攻媿爲羅鄴密點行狀云調定江軍
節度推官建安游君九功魁傑士也時爲九江錄
參一見契合相與爲莫逆之交

朱子語類蕭佐對以允升臧修之所正枕江上南軒題
曰漣溪書堂鄉曲後學講習其閒但允升今病不能出
矣先生曰南軒向在靜江曾得書甚稱說允升所見必
別安得其一來次第送少藥物與之

補知州趙先生善佐

知常德時州人相率以其治行言于使者先生聞之亟

附錄

劉後村祭之曰於維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
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旄和塤兄之賢季
師之嫡孫匪曰書華先植本根

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宣布聖天子寬大之詔父老不以爲有罪又何善之可稱其急歸教子弟敦孝弟忍小忿崇信義使太守之政有能善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

始至贛州時以書問朱子爲政所宜先至官一一罷行之踰年而卒民畫其像而之

補簡先生克己

雲濠蘆案廣州志載先生卒壽八十餘

附錄

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悔遽投牒事于祿豈古人意哉

遠遊湖湘師事張南軒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眞知實踐爲事南軒稱其精確有守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未暇也書南軒論性之言爲座右銘以爲仁莫要乎克己私既克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其取名克己者蓋顧名思義之意

鄉邑以其耆而有德皆敬禮焉崔與之自倅邕泊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學每諦聽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啓迪後生過于父師事無長少咸稱簡先生云

補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附錄

南軒春日和陳擇之詩曰花落花開總可憐嶠南亦復好風煙雨餘起我故園夢漠漠浮鷗水拍天年華冉冉春將半花事怱怱雨滿城恐得東郊變新綠未妨攜酒趁初晴泗上當時鼓瑟人風雲豈是樂閒身言外默傳千聖旨胸中長有四時春日長漸有簡編樂養半已將櫻笋來無數書山相慰藉有時明月共徘徊

補張錦浚先生巽

附錄

從南軒館杜門養晦人罕知者

閒從劉叔光遊因得所聞于朱子者然疑其教不止是

補進士王先生居仁

梓材謹案：統志載先生與饒魯卿同時教經南軒之門深有造詣既登進士遂隱居不仕自號習隱云

補忠肅趙先生方

梓材謹案先生爲辛稼軒所得士宋史稼軒本傳稱其帥長沙時聞禮記卷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

雲濠謹案虞道園爲趙文惠神道碑云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衞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又云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于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于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惟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衞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于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于當時則過之矣

補鄉薦蔣先生元夫

附錄

先生嗜學善屬文兩請鄉薦賚賤不欺

補撫幹曾先生撙

梓材謹案先生在湖南時從南軒遊嘗官荆湖南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毋張氏南軒誌其墓

雲濠謹案先生嘗以拙名齋南軒爲之記

補文蕭吳竹洲先生儆

竹洲文集

前書論學伊川者之弊非好爲異以伊洛之所以異于釋老者正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故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孔子亦自志學積而至耳順從心若說才有所見便易脫合想非今之學者所能非惟今之學者不能雖孔夫子亦五十而學易蓋易窮天地陰陽人情物理之變且如孟子論治始於田桑雞豚之畜緊要理會在若一有所見便與之脫合雖孔夫子亦不能如此

且如孟子說三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使儒者當之便能做得這個事否彼其施設固自有序步步便有實效非如釋家之說推墮滉漾中也未說行道濟世之事且只做一個好學者亦須博學而詳說之不可如學佛之人窺見一斑便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蓋吾儒之學者周知萬物與天地相似且願吾弟自格物致知以次正心誠意須要脩身齊家而後行之天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中庸一書不止專說理性惟以性命中和爲本爾以上答汪楚才

愛身者去其疾疾去而身自安不必導引服餌而後得壽也愛民者去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與利施惠而後治也愛民堂記

兄弟天倫也夫婦人合也孝友天性也利害之所在人僞之所從起也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夫天倫之至親嘗離于人合之間言天性之至愛常奪于人僞之滋長君子之所存存其天也天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讀友于堂詩書其後古人有臨渴掘井之喻痛其平昔不讀書也然臨渴掘井猶有得泉之理至渴不肯掘井者是終渴死無悔也

勸學文

官長家世業農知吾農民甚苦寒于蠶而不足于食凡

國家宗廟社稷之奉軍旅之須官吏之俸祿州縣之用度一絲一粟無非取辦于吾農民且有里胥之追呼官吏之刑責豪右大家之兼并游手亡賴之生事凡所以苦吾農民者復不一也然明則有法令惟吾農民是卹幽則有鬼神亦惟吾農民是依農民之家誠能長幼相率竭力從事無怠于輸則無追呼之擾無訟于訟則無刑責之及睦于閭門比于鄉黨則兼并生事之人亦不應無故而相加場圃既登牛羊在野婚姻往來爲酒爲食以相勞苦亦可以自樂于寬閑之野而無羨于世之貴且富者彼忘本逐末之人冒風波陷險阻終身于憂患而不能一日安其居甚至于顚覆喪亡而不得復返于其鄉者亦豈如吾農民安生樂業自相保聚之爲福哉勸農文

附錄

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泫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爾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恕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于

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

其答吳益深書曰某未第時嘗從陳皐卿先生學爲舉于之文歷仕後常見尹少稚論古文二先生于古今之文蓋習矣而察者晚而後見辭士隆言王伯之略見南軒先生論誠明之妙而志氣已衰精力已憊方且茫然自失未知所以爲根本之計詩曰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用力益至則其所至當益大毋若某之學終于無所歸宿焉則善

其爲棣華小錄序曰紹興乙亥子吳子自虞庠謁告歸

于家邑之士以治經術作文章從予遊者數十人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然人生天地間如賓鴻客熱窮達聚散何可常也異時汾陰河南從宦于四方之游江東渭北相望于千里之外在位彈冠之興樽酒論文之思將于此乎取之小錄所以作也

先生篤眞自贊曰性多忤物智不及事習疏慵而樂放肆澤雉之畜乎樊中神雖王而失其性弗其志噫

朱晦翁與汪伯虞書曰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

聽議論之餘也

梓材謹案伯虞之兄伯犖作堂于所居之西金尚書名以尊己而竹洲爲之記云

葛氏泌爲之傳曰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發爲文辭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過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以社稷安危爲已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懔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簪佩耳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

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不得居廊廟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胡虜而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奸慝而不得網維國公之命固有所制然孝盡于親道信于友名尊于身孰之風遠公之文足以塵光雲漢而不得補藻國之綸紼得而制哉

趙忠定爲先生像讚曰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鴈長虹于寥廓聽鳴鳳于高岡

程洛水序竹洲集曰蓋公在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遊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鉞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覩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

呂氏午序吳文肅文集曰方自永寧郡丞終更陛對孝皇奇之卽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戍駸駸嚮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卽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素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爲親娛時作

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身焉夫人生莫樂于得君今一言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于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于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于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

補知州蘇先生權

雲濠謹案先生仙遊人見閩書

補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附錄

嘉定四年詔復公中大夫提舉洞霄宮公上書祈寢恩命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又曰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況其遊返于敵廷嘗欲挽回于兵釁謂世雖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口興至今斯言口在朕聽迫舊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以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

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十三人皆一時公少而好詩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爲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

補臞軒朱西園先生牲

茂叔遺文

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異于聖賢者罪在自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大造次顛沛而無自暨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于簡易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廢見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

忠信進德之基孝弟爲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眞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媿自贊

附錄

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既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方傳茂叔于廬澤者數十百人君末至一旦穎然出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及大愚云

補學博潘先生友端

桂材謹案眞西山誌先生之墓如此是先學于宣公而後從學東萊也又案先生號西園見西山所跋宋茂叔遺稟

潘端叔說

朱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一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王有聖德蓋天命有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已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于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于義達于權者其孰能與于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趙章泉送潘端叔詩曰長沙送我枉君辭懷玉逢君動悲凄來海角平安訊春到湖邊南北枝儻憶平生故人否衡門之下有棲遲

罪監王雙溪先生炎

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夫何有于已以爲已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于一已之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于人過而憚改于已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于克已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之意密加懇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

孫燭湖答先生書曰四方師友常存闊隔吾輩鄉社近口口口井如此固坐不勇又或尼之負自慙歎

王炎字晦叔號雙溪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及第慶元
五年除著作郎六年爲軍器少監胡庭芳云雙溪讀易
筆記十卷總說彖例在前經傳皆有解經義考
梓材謹案秀水莊氏南宋文範作者考稱先生學
問醇正詩文博雅受學于南軒又與朱子友善經
史皆有著述
梓材又案先生所著有讀易筆記尚書小傳行世
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彖數稽疑禹貢
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
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稾又有
詩文十餘卷曰雙溪集見其族孫廷瑚所述傳略
雲濠謹案安徽通志言先生累遷知湖州不畏強
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先生注牘曰汝爲天子親
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人傳誦之初著
易解未竟病篤乃夜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病

果少痤著有雙溪類稾文案四庫提要云晦叔與
淳熙中觀文殿大學士王炎名姓偶同非一人也

王雙溪語

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
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

禮記說

不敢受重賜者心也而五者備有焉反此則其失亦多
是以孝子不敢輕受重賜臨川王氏乃曰若謂人子辭
讓而不敢受則百官牛羊倉廩之奉舜未嘗辭其說不
然禮者聖人之中制天下可以通行堯之待舜與舜所
受于堯非可律于天下也
解履取履其事甚小古人至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
足而不敢忘矣以上曲禮
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
服采服衛服衛服外乃有夷服鎮服蠻服外乃有蠻服
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
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于周皆不及蠻服而采服
諸侯與焉今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二伯率諸
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

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
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
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
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
天車用玉路旂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
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于孟春郊而後耕
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

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于旂上畫日月之章級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周官有鬱人鬱人不加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召虎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一卣命周公禮于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歸政于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卽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于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周禮考

于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

后夫人用璋瓚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周公爲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宜然不可援文王爲比也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而比武公于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以上明堂位

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說也祫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鄉毀廟及羣廟之主昭

南鄉穆北鄉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大傳

雙溪文集

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于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東都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伐奄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于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猶未

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

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

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祉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

以上郊祀議上

漢儒記禮之言曰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祉于國以列地利以帝對祉則祉主于祭地其證一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祉而百貨可殖以郊對祉則祉主于祭地其證二也天子大祉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夫祉壇而不屋謂之達天地之氣則祉主于祭地其

證三也天神莫尊于上帝地祇莫尊于后土是故事天于郊所以祀上帝也事地于祉所以祭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邱所祭神在崑崙者也北郊所祭神惟地祇也甚矣其說之不經也

郊祀議下

无妄儲貳之卦上乾爲父下震爲長子不損乾一之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爲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

卦變論

郊以祀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

子曰昔者周公郊祀社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未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于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干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于文王夫易始于乾坤

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須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須始于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羣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舍傳記而從經可也舍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恆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略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其深二尺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盟也既盟王設几卽席諸侯之駕不入

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爲朝會也其盟會記于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于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也吾于孟子有證焉齊國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于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祀典曉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以上明堂論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親親義莫嚴于尊尊治子孫傍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于是因仁義而爲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于上而合族于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

二一國之尊也

夫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之戚主于恩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爲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爲禮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疏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于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以上宗子論

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于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釋獨行于今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略而不議乎讀易筆記自序

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于二典禹之治水見于禹貢武王武功其略見于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于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盡古今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爲君皐陶益傅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皐陶益傅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者道之權也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尚書小傳自序

世莫古于上古人莫聖于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醫卜在後世爲方伎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簡火于秦易以卜筮存本草以方伎存其天乎本草正經序

夫仁不忘祖義不遺族古之制也今人不如古久矣善治資產者謹身節用不犯非法不爲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習詩書尚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而推以待其族屬雖不能盡合于古義誠能隨其親疏遠近之宜喜則相慶憂則相弔患則相救貧則相恤量吾力所能及而行之不失古人爲義之意王氏尚不替也世系錄序

世之俗吏非習因循以苟目前則尚誕謾而鑿富貴此

二者顧何足與有爲而腐儒又多不通世務由是士稍有抱負語及功名眾且姍笑愚心殊不以爲然（送曾鵬父序）

嘗謂爲天下計者不可以喜于多事亦不可以習于無事喜于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于無事則有苟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術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爲多難之不畏也（上葛密院書）

嘗觀春秋至于強大之兼小弱者如取中牟取鄟取鄆聖人皆直書不諱特書屢書不以殺不以伐不以侵而以取爲文者志其奪之易也奪者可怒見奪者可矜使聖人行王法以正其罪其地必有歸矣晉實據虎牢春秋以鄭書楚實兼彭城春秋以宋書吁春秋之旨蓋于是焉表微（見洪宰書）

梓材謹案此先生爲祖墓見奪而言也近歲王桃源先生之墓見發于江氏而爲宰者不爲之力整其得罪于春秋多矣

附錄

公幼而篤學從父讀書不窺齋尤精于易

授潭州教授以教養爲己任增修學宮裁節穴食招賢士使充大小職事員四方來學者常逾千指

紹熙二年詔官行在歸寓居分寧益研易學觀象玩辭有合則筆之于書

嘗見程司業書曰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皆曰今日之程子即前日之歐陽子蘇子也炎也不佞或可以自託于程子之門而附名于不朽其道之深者雖未敢與聞而其淺者願有承于講論之餘（雲濠謹案先生又有上劉司業二書）

其上張南軒書曰炎爲舉子時逼于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養其親也而假館于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爲吏雖不敢一日舍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卻掃于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噩梏多枉不然則不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

來者無強致先生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朱子自閩歸先生與講易于東山九曲亭

朱子和先生寄弟詩曰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峯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光誰管鬢雙蓬書來爲指淸泥處不涉言詮不落空

又曰試上閩山望楚天雁飛欲斷勢還連頻將袖裏數行字與問雲閒雙鬢仙我訪舊游終有日君歸故里定何年祇今心事同千古靜對簞瓢獨喟然

戴剡源題雙溪讀易筆記後曰其說以畫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與于中爻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眞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閒幾于鶴鳴而子和語曰屢不必同同于適足味不必同同于適口語不必同同于適理學者取其大要姑置其小疑云

胡雲峯序雙溪文集曰嗚呼先生固道中人非文人也豈必文集之傳足爲先生增重乎哉然所著四書解及五經注疏皆爲世俎豆燦若日星而詞賦文章詩歌贈答明堂郊祀禘祫宗子周禮卦變諸篇亦復時時散見莫不優游蘊藉隱然與道相發孰謂先生文之所存非卽道之所存耶

程篁墩曰文公與王直卿書有僞學之禁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考雙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別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歸之雙溪耶審是則受誣甚矣

舒先生諱

舒諱宇周臣湘鄉人朱子問湘鄉舊有從南軒遊者爲誰端佐對以周爽允升佐外舅舒某外舅發已數歲南軒答其論知言疑義一書載文集中 朱子語類

葉先生定

葉定衡山人其父賢吳晦叔翌之爲人以女妻之晦叔因教先生使知所趨又見之南軒而俾受學焉 朱子文集

知州馬先生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隆興二年進士知徽州比較務時甫軒作守大蒙賞識由是益潛心載籍究極六經諸子百家兼有藻鑑諸生中獨以大臣期喬文惠行簡卒

如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豫章雜著若干卷 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隆興東陽縣志載先生幼日誦數千言十歲能屬文入太學又云不喜作縣故官途迂迴終于沅州倅既卒邑人思其德爲之立坊曰思賢

徐先生椿年

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南軒弟子 儆林宗派

縣丞黃先生執矩

黃執矩字才用高要人質樸有古風早厭科舉之文慕濂洛之學嘗從胡致堂張南軒遊講明正道參訂中庸之中答曰凡涉于思皆已發也未發之中豈容安排量度伊川與呂與叔論中庸最宜詳味問致堂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如何可質答曰知鬼神之情狀則可見有質之之理又問國家興亡何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答曰通天下一氣故如此如石勒耳鳴皆成笙簫聲隋煬帝晚年夜常恐懼不眠之類初調封川尉轉新興丞以俸資嫁姪女鄉人稱其義焉 廣東戴志

鄭先生伯壽

雲濠謹案二鄭先生佚其名並南軒湖南軒文集答仲禮書二一則勉其與伯壽不廢講論一則勉其共伯壽常紬繹要領栽培深厚日用閒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說話仍互相點檢爲佳

梓材謹案二鄭先生佚其名並南軒湖中弟子攷南軒文集答仲禮書二一則勉其與伯壽不廢講論一則勉其共伯壽常紬繹要領栽培深厚日用閒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說話仍互相點檢爲佳

梓材又案范文正公私淑鄭琦亦字伯壽壽昌人景定閒起爲大理寺正與南軒不相涉蓋別一人

鄭先生仲禮

雲濠謹案朱子文集有答鄭仲禮書二其一云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閒得季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于眾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戀別之思也是仲禮嘗改名矣又云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

方先生口

別附

鄧口口友龍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遊官御史出爲淮西漕嘉泰中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乃歸告韓侂胄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亦坐竄 湖南通志

時諸生最所推重者曰新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字字有法不爲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于場屋閒伯氏所無有也

劉氏學侶

湯先生師中

湯師中安仁人以進士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始安仁學政久弛劉行父強學知安仁聞先生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率諸生以聽由是士知勸慕云眞西山集

雙溪講友

王樵叟先生至卿

王至卿號樵叟雙溪族子少從雙溪之父學雙溪與之友善爲序其詩集雙溪文集

止堂家學

補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附錄

主軍器監簿上忠肅事澹邸事初政日所得上語參以事實名聖德記詔付史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爲書名內治聖監紹熙四年上之至是東宮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條謂公削之公持不可而歸諸策府

補直閣彭先生鉉

雲濠謹案攻媿爲忠肅神道碑云娶敖氏生二子欽鉅再娶宗室伯據之女生一子鉉則先生忠肅第三子也

附錄

眞西山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曰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茁舊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型猶在尙爲斯文努力自愛

梓材謹案西山又跋彭忠肅文集云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寄余蓋使君與西山友善故知卽仲誠也

彭先生鉅

彭鉅者子壽之姪官零陵丞人多稱之朱子別集

默齋門人

補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梓材謹案張南軒集有答劉宰書是先生于南軒固在答問之列

雲濠謹案先生紹興元年進士調江陵尉累進直
龍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迄不爲起尋卒有漫
塘集語
錄行世

劉漫塘語

且未論學者所學如何只這幾箇字偏傍點畫十箇九
箇差誤了而況能曉得字上義理安得數人小學師且
逐箇與諸生釐正一過所益亦自不少

漫堂文集

周公聖人也其致政成王而歸視富貴何有其沒也周
人顧以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贈以人臣所不得用
望則丕施于家庭井井怡怡施于里黨扞患賑飢君子
爲善曰公我師小人爲惡懼公我知潛孚默感聲業振
輝較彼在列孰成孰虧

吳正傳題漫塘語錄後曰漫塘德行文章師表當世小
試令長顧時事方異即遠行高蹈其後雖諸老極力招
致亦不變其志偉矣

又曰其論欲學聖賢且學孟子與先儒孟子才高難學
之旨異而謂程子氣質之性氣對義理字質對性字之
性字贅竊謂程子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言正大
有功于論性者不知何故爲此說也生晚無從質正姑
乃欲于既沒之後爲之借助異己之人以僥求其分之
所不當得猶有鬼神將歆之乎吐之乎識者當知之

附錄

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才得考試
先生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
與

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
坐以待旦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

魏鶴山答先生書曰詳味公易大抵得于邵子爲多

杜清獻祭之曰嗚呼公官雖詘公德則巍公身雖隱公
望則丕施于家庭井井怡怡施于里黨扞患賑飢君子

識所疑

高道淳最樂編曰劉漫堂每月朔日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恤有悟者彼此相見亦相忘于杯酒閒底平有補裨耳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劉漫塘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爲災俗呼莽將殊爲不經按趙甌北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

梨洲先生遂

梓材謹案先生爲梨洲先生之元孫

補正蕭王實齋先生

過漢唐不知身後何以矯誣如此

下曾不若此理之大明也以上蔡節齋墓誌

梓材謹案先生志節禮墓又云先生清光見其子姪自治郡武寇往來境上獲覩先生遺像後書閒往來又十五年被命守郡則先生之墓木拱矣則先生爲覺軒同調視節齋爲前輩矣

王去非語

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字皆從孝字

王厚齋曰慈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

艮齋遺文

艮齋字古老子作艮郭昭卿字指作艮

不觀諸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諸無極無以知

附錄

拜監察御史入對言理宗知仁宗學有未至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侍御時奏格擇其關于風化切于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

黃東發祭先生曰學造本源志存經濟動與道俱未嘗祿仕故有不爲爲必大治

縣丞袁先生燦

袁燦字木叔鄞人絜齋變之弟也兩上禮部退而授徒里中渠矱端嚴以累舉特恩授迪功郎官至樂平縣丞卒先生喜交賢士大夫游誠之呂子約官于四明先生時請益焉袁絜齋集

貢齋同調

吳先生應賢

吳應賢字定夫盱江處士爲東萊大愚二先生而請眞西山爲之記西山稱其不深于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先生獨負一布囊與俱云眞西山集

簡氏門人

清獻崔竹坡先生與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竹洲家學

吳先生垌

吳垌竹洲季子程樞密卓狀竹洲之行云卓于公同里開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又從予遊故知公之出處頗詳云　竹洲集附錄

竹洲門人

方先生恬

方恬字元養一字仲退歙縣人試禮部第一教授荊門後周必大李燾程大昌交薦之授太平州教官除太學博士其學貫穿經史務爲可用有正論十篇機策三篇皆識切時病傳于世　歙縣志

雲濠謹案碑躅園宋文甄載先生號鑑軒初築室茅田號師古林方桐江集稱爲鑑堂先生梓材謹案先生當首春官吳汪充之義端同受業于吳竹洲之門見竹洲集附錄

正論

爲一家之主而罰淫于罪則奴婢相隱有罪莫問矣奚告之云乎由是言之輕刑未必可止姦嚴刑者長姦以自蔽也　秦論

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勦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則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

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勵奮迅自拔于庸人而不
肯爲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可回矣天下之人惟
其樂于名而勇于義也故名可以奉而趨義可以作而
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詆之
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遂以好名而詆之
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
者每有所爲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
近利乃可邪古今天下惟兩途耳不入于名則趨于利
伯夷蓋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尤者也以近名
之爲非則伯夷者曾盜跖之不若耶 西漢論

古者敵國相持其爲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
守過是無策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先爲戰備
以待其可戰焉也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則天下莫
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先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
莫之支也 機論

寺丞黃先生何

黃何字景肅休寧人父卒生僅三月祖奇之奉議郎吳
舜選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于吳吳使與二子俯伸遊

舉者倍蓰時偕郡計者浸多學宮隳毀徧爲葺治春秋
暇先生復橫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
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勞郡求齊公
慶曾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
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嚮矣秩滿適四明僉幕近次
急就之擢提轄權務遷司農寺主簿太府寺丞凡再遷
對奏議四篇惓惓懇惻求外任分括蒼左符歸纔數月
復畀衡陽爲政亡幾聲誦翕然予祠東歸先生寓嚴四
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
便爲請買舟復下嚴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卒階爲朝

議大夫爵爲休寧縣開國男其學贍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爲後進宗師凡以此　程洛水集

梓材謹案陳定宇集言先生云其學得之庭聞而印正于表伯叔父棣華竹洲二吳不特以明學淑其宗且淑其甥洛水內翰程珌棣華名俯竹洲名俯也先生三歲微而洛水集作俯偁蓋竹洲初名俯也先生生三歲而孤謂其學得之庭聞非矣方桐江跋貨同詩有云寺丞娶京西轉運副陵方公扮之女琛因寓家于嚴在郡治之西大樹巷百步咸淳五年故大府卿行都帥魏克愚以諸居殁于其家可見其交遊之賢者也

詹先生景陽

詹景陽桐川人從竹洲于山中歲終以父命辭歸竹洲與之班荆于野而別因指山木而問之曰子亦知夫後歲寒而獨彫者歟隆冬之日天地肅殺震風之所摧檠霜之所敗向之蔥蔚勃興而交陰者固已蕭條零亂摩積而枿立矣顧獨蒼然而不變清厲而愈茂者何耶世謂草木有才良而性燠者不彫且能寒以余考之不然

補忠文周先生端朝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稱先生少淹貫經史爲水心所知繼從朱子于武夷是先生嘗在朱門而謝山精熟于信從趙昌甫于蜀從劉後溪晦淹之學又有云寺丞娶京西轉運副陵方公扮之女琛因寓家于嚴在郡治之西大樹巷百步咸淳五年故大府卿行都帥魏克愚以諸居殁于其家可見其交遊非矣方桐江跋貨同詩有

附錄

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以示準的

改太學錄還博士入對言人主之學所繫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周子靜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

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對兩守字著略
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宋氏家學

補 宋先生自適

宋先生自道 合傳

通判宋先生自逢 合傳

宋先生自述 合傳

宋先生自遜 合傳

宋自適自道自逢自述自遜金華人茂叔之子也眞西

山謂其皆能世其學茂叔卒自適介趙章泉請誌于西
山自逢易名恭定辛未第嘗通判楚州眞西山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宋自遜字謙父南昌人號畜
山詞肇紹高著詞集名樵笛譜蓋自金華而寓
居西江云

附錄

眞西山跋宋正甫清隱詩集曰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
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
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
鷗處莫近平津閣畔行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
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
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
言眞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于學者不能道也

梓材謹案謙父名自遜愿父即自逢以其易名恭
取愿而恭耳而皆爲正甫之弟則正甫即自道矣

劉後村跋宋自適詩曰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啾不
已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可不懼哉
又跋宋吉甫和陶詩曰金華宋吉甫在其昆兄弟中天資
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
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

梓材謹案後村跋宋氏絕句詩云金華宋吉甫即自適
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吉甫蓋即自適之
字

宋先生自達

宋自達字德甫謙甫從弟居于洪之西山自號梅谷劉
後村題其詩曰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
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
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少于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又
跋其梅谷序云劉後村集

雙溪家學

縣令王先生恕

王恕雙溪子官于會稽雙溪付之書云當官一曰廉非此無以立已二曰公非此無以服人三曰勤非此無以辦事四曰和非此無以交同僚五曰敬非此無以事上

雙溪文集

雲濠謹案雙溪族孫廷瑚爲雙溪傳略稱先生初仕會稽公之罷湖州也居會稽一年投劾同歸公卒授員陵令

雙溪門人

彭先生圖南

彭圖南字雲翔長沙人雙溪之徒也雙溪送之序謂曩者炎浮食長沙泮林士肄業者踰百員時雲翔嘗鼓篋其閒及炎去長沙二年試邑于臨湘雲翔實來又二年郡于清江雲翔復來每相見必以學問爲請云雙溪文集

馬氏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棣華家學

吳先生屋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漫堂家學

劉先生直孺

劉直孺字□□金壇人漫塘之姪也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捧鄉書特撫濂溪拙賦一語自名其軒曰拙逸東發爲序之東發文集

實齋家學

王先生志叔

王志叔去非之弟也爲齊安錄事劉漫堂畀之簿曰志叔廉明不患不及惟慮迎長官意向耳去非又爲之跋先生佩服是簿究心犴獄視勘廳如家居官三年律己

如一日不阿長官袁蒙齋稱其不違斯箴信有證云袁蒙齋集

實齋門人

少卿孫先生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時王實齋爲郡守將使治之莫敢行先生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于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曰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歷知金壇縣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

故址新之以待遠方游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先生行先生立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令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閒甫七日而眾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其任賊不復動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祠先生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常丞大宗正丞金部郎官左司兼右司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罷開慶元年爲

浙西提舉常平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凜然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先生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清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卽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先生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嘗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宋史

梓材謹案黃東發爲先生行狀云公幼卓犖不羣少長從劉忠公遊既仕從竇文王公遊相與切磨究心理學已復偏交儒先久而默然有自得處又云震與公少同經而公早達不及同研席顧狀尾署以門人黃震則東發嘗及其門矣

附錄

主吳縣簿聞以事出鄉扁舟徑詣毫髮得實里正或不知

衢州先聖家廟成行釋菜禮退講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剖析吾儒與釋氏之所以氷炭者窮極蘊奧皆先賢所未發

立朝知無不言其爲糧料嘗奏言端本澄源之地當加

之意曰正心而已心本正也有所矯飾則不得其正有所牽制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顧反而求之于心每謂下學上達工夫不可偏廢三十輻而共轂萬千歧而通都雖涉歷乎稱停裁酌之中而必融液乎湊合總會之地

林先生叢桂

林叢桂字孟芳口口人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爲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爲憂請益于王實齋實齋勉

以孝廉二字歸以示劉後村後村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于其平且實者而騖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于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于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爲作義疏孟芳勉之

劉後村集

孫氏學侶

判官方先生山京 父季仁

方山京字子高慈谿人父嘉定進士南安軍教授季仁

館于餘姚孫氏妻以女生先生旅泊毋家幼孤固窮力學景定三年廷對第一或以策尾短簡令增之先生正色曰吾生平所學在毋自欺既經上覽將誰欺乎授承事郎簽平江節度判官比出院言者劾之遂歸杜門教子蕭然自適 寧波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後居餘姚黃東發誌餘姚孫致政一元墓言其父學諭某聞慈谿方先生達材之賢而禮致之妻之女授之屋率其族使皆執經就弟子列學諭三子因益秀拔是先生居餘姚之由達材郎季仁或名或字爾

黃氏家學

進士黃先生渙

黃渙字巽翁休寧人太府丞子用父任試銓部肖詞賦選主德化簿攝判官轉從政郎注諸暨丞監司辟慶元穿山鹽官酒司又辟三石橋酒官轉通直郎卒惟太府丞歷中外四十年而所居見星月飯不足支半歲先生居官亦洗手奉職貧益甚甚其敝也衣褦不具咸謂世傳清白性孝友篤實姿識醫敏無他嗜唯書爲娛 程洛水集

通判黃先生閎 附子琰

黃閎字定翁寺丞次子以父任入官酒正儀眞丞吉水再丞新城又丞武寧易選南康之建昌通守斷春所至崇教化創學田豐常平建義阡決滯獄延名儒以迪後學補社倉以惠饑年廩平糴凡爲斛數千皆其力請于司常平者所至人士悉祠以祝一時監牧之賢凡數十人欲表其政是爲不負所學矣子琰靖歐好學不墜家法 程洛水集

黃氏門人

少師程洛水先生珌

程珌字懷古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

府教授歷授禮部尚書權吏部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知
建寧府福州兼福州安撫使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
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宋史
梓材謹案方桐江跋黃同叔詩有云始寺丞之姊
嫁邑人程公文夷有子曰珌寺丞察非常兒挾以
自隨數十年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學及有聞于程
公大昌者盡以授之世所謂玉堂洛水公程懷古
者也可以知先生
學問所自來矣

洛水文集

古之善圖治者亦惟于安靜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
爲之志故覓不至于弛柔不至于懦平居暇日不動聲

色而風采奮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安于
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
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丙子輪對劄子

昔者袁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
無取哼哼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哼哼誕也故弓調而後
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聖人
之言萬世觀人之法也上監司書

宋興百年名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義也邵康節得其數
也程明道伊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橫渠得

其用也然後易之道遂大明于天下易議
心固御形而形亦役心靜勝機記
夫論道而過之則爲荒不及則爲陋非中也行道而過
之則爲矯不及則爲汙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
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吾夫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巖巖泰山也蓋
殺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道冒天下而
人不見春生秋殺而物不知故曰聖人之道大至若孟
子治亂則家齊治國則國治治天下則運之掌甚至植

桑必于牆雞豚必以毋纖毫靡密無所不察豈非有用
之才哉學者當學孟子之人然後可以達于夫子之天
孟子說
君子之爲善合內外之道而已而功利不與焉然昔之
聖人乃以福善禍淫吉凶影響之說著之爲經以示天
下萬世何哉蓋聖人取其常而君子委其變取其常者
所以詔乎人委其變者所以盡諸已常與變在天者難
必至于人道之常則不可一日而不盡君子之爲善要
亦如是而已矣呂君尹之墓誌銘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書大呂申公誌卷後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詳矣盡矣跋林府君誌銘

外物不足恃翻覆百年間惟有萬卷書可以解我顏男兒貴立志達人得大觀百川日夜流與海會波瀾邱陵安于卑寧復望泰山方當少年時髮齒未凋殘聖賢戶

庭闊人人可躋攀謹勿隨餘子碌碌走邱樊勉子姪

附錄

十歲賦冰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

識者謂必有立于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曰張公柷呂公祖謙入正學醇不壽不大天也

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本經第二公論稱抑

改知富陽縣代者以邑之豪猾名字授之公東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啓視則廢有一人造庭者

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

知建寧府時參政眞公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來無此賢太守

以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歸途經浦城眞公迓于遠郊謂公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

其將疇依乎

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

洛水講友

漕貢舒先生摅

舒摅字謙叔鄱縣人兩請浙漕貢士不偶遂絕舉子業專爲鄉里睦恤善事內翰洛水程公家居時與之講學蒙齋袁公持憲節嘗檄任荒政方桐江集

鍾氏續傳

鍾先生夢鯉

鍾夢鯉湘潭人宣公弟子師顏三世孫也爲郴州宜章縣教師顏沒其子劃田畝五百建講舍祀宣公奉師顏配因師顏之號而請名于官曰主一書院中更燬廢田入豪家元貞甲午先生捐己錢以贖之益之以田合畝一千復立主一書院程鉅夫爲之記程雪樓集

馬氏續傳

莊敏馬先生光祖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孫氏家學

孫先生炳炎

孫炳炎字起晦子秀從子以進士爲福建教授歷遷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按視虧運米二十萬石請得分限補償詔從之贛寇出沒二廣爲患先生不折一矢解散之廣帥劉燻龍舉以自代會以言罷歸遂不起

雲濠謹案黃氏日鈔孫致政修職一元墓誌言其創煙揆文社躬自督課之如頃者太常卿子秀與武學博士炳炎大農承嘉皆君之子孫行遂彬彬輩出云

孫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詳東發學案

洛水家學

程先生海

程先生渭合傳

程先生漢合傳

程先生洙合傳

程先生汴合傳

程先生渥合傳

程海程渭程漢程洙程汴程渥洛水諸子也洛水爲先君六孫名義說云海于百川盍恩所以受之納污藏垢大吾德也含光發怪寓吾神也出入蛟龍噓噏雲雨章

吾化也故字海曰宗源木有本不顯水有源不涸培本深源非養不深非正不養故字渭曰養源午夜仰觀太空無雲河漢皎然人心本明無爲物昏惟清乃明惟明法天故字漢曰澄源洙泗講學曰考曰忠曰誠其源正且清一念舍是舛其大原故字洙曰正源河水靈長汴實分流蓄大益深慶源滋長故字汴曰慶源渥洼水渥神馬所生疑若奔風與虹蜺上下顧乃安玉閑行軌道雍容漢天子屬車無惟異產而惟淑德則培豐緒衍安所限量故字渥曰長源物有斯名也必具斯義也矧人

乎佩之與俱無曠無辱沼水文集

梓材謹案呂御史爲沼水行狀云子三人若水承事郎若曾承奉郎俱先歿若愚宣義郎豈皆改名抑此六孫者皆沼水從子耶又案若水若曾沼水並有哀詞其于若水云汝于諸孫爲長吾先君特愛之則若水殆即海矣

程先生其恕

程先生其孚 合傳

程先生其清 合傳

程先生其廉 合傳

程先生其深 合傳

程先生其元 合傳

程其恕其孚其清其廉其深其元沼水諸孫也沼水爲之名義說曰其恕乎記禮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其孚字以行父語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記禮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其孚字以純父信不中奚其信純乎天德發乎性端則信矣曰其清字以立父果清矣懦夫聞之卓然必思信行必有廉潔清也詐清非矣曰其廉字以容父容盛德也天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覆地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載容則大大則久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廣之時義大矣哉曰其深字以長父源深流必長學問踐履皆所以浚其源也浚則深矣曰其元字以仁父元天德也仁天道也天以一元之氣而運其仁人則體元之仁以成其德故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靜愛以仁靜以自壽與天爲流通烏有既邪

程沼水門人

呂先生午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中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糾正官邪不顧忌觸秉國者欲疏之遷浙東提刑復入爲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郎以論諫切直名卒贈華文閣學士

梓材謹案先生狀沼水之行自稱門生云午州里晚生風蒙公異知試邑餘杭時公爲禮部尚書以廉相舉改又于公爲門下士其序吳竹洲文集則稱後學云

雲濠謹案先生號竹坡方桐江爲先君事狀其自述云年二十見知于左史呂公午又云左史呂公先君之友一見謂曰貌肖先君字之曰萬里以其歸自遠嶠而又將期之以遠到云者將求無負竹坡先生之所望云云是竹坡卽先生也又案桐江與曹宏齋書云呂竹坡先生文行俱美

雙溪續傳

王先生俌詳見介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一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一

梓材謹案實著氏族譜云榮公有從子曰祖禹有從孫曰冲曰溫有曾孫曰仲芑故爲右諫議大夫曰仲蘷今爲中書舍人曰仲離前爲著作郎兼禮部郎中皆世其官曰仲綸曰仲芸以詞章世其門不克顯元孫曰子長曰子垓又世其科子長今爲義烏宰被命召是先生爲子長子垓從父而華陽先生之從孫非卽華陽之後攷之朱子王安人墓表與李方舟集則先生果爲榮公之曾孫而非華陽之孫也

宇文學侶

周先生甫

周甫字次山泗人五歲誦論語每舉一字輒引數言後舉舉子業攻經史百家參政宇文紹節館之以邊功累

授官精史漢 泗州志

宋氏學侶

胡先生仲舒

胡仲舒字漢卿晉康人幼資明悟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誦纂言粹事往往充牣簏牘一時知名士如碧山盧衷甫眉山宋君輿皆聞風願交成都呂周輔爲郡校官先生往從之與同郡閻廣道樊子南宋正仲爲研席交講切問辨率至夜分年二十八卒 魏鶴山集

補提刑龔滄江先生剛簡

附錄

楊伯昌嘗從容論乾二五皆言大人公曰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問辨由是交定

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謁無留間坐無虛席爨無停炊二十年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

卒之日蜀之士民塗泣巷弔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江

李待制廌爲文弔之有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服其公

魏鶴山哭之曰昔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閒培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瀹以師友道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達其志

龔道園序魏氏請建鶴山書院曰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成都范文叔季才少才少約豫章李思永延平張子眞漢嘉薛仲章陵陽程叔達李徵之貫之唐安宋正仲漢

嘉靖元卿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
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
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
揮之也

又題王知郡墓碑後曰鶴山公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
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

補 祕書辟符谿先生紱

雲濠謹案中興館閣續錄載先生
嘉定府龍游人淳熙十一年進士

補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附錄

虞道園題王知郡墓碑後曰亨泉亦同易字其詳刑漢
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泉銘

平甫講友

補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梓材謹案宋黃文叔有二一爲先生一
爲薛艮齋弟子文叔度見艮齋學案

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封事

謹案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
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
涉震體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
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
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愼
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
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
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
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
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

附錄

以寶謨閣待制充翊善光宗久不過重華宮先生以八
事奏之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
報乃奏陛下之于壽皇未盡孝敬之道必有所疑也竊
推致疑之因毋乃以完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壽皇之子
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
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焚香祝天爲陛下祈福愛子如此
則焚廩浚井之心臣知其必無也毋乃以脩宗之事爲
憂乎脩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
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

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毋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毋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于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于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于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

又爲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于重華不應有他疑何鎒相攀堂記曰兼山黃公篤信力行善友洙泗每謂學者曰君子之學始于修身正心極則與天地爲一是

故以道爲主以心體之以經爲學以身臨之涵養純熟推之天下特其餘事先生雖居窮處不求聞知然亦嘗有拔天下之志逮事孝祖橫經潛邸代言西掖進司喉舌忠規讜論有人所難言者故大參樓公鑰評之曰先生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司馬溫公自以爲不及者公皆過之而得其全當是時兼山之名震天下皇帝卽位虛席登庸曾未踰時大星隕沈而先生不起矣鎒嘗因是有歎焉夫君子所負者大而不能用或用之不盡若有物以制之蓋于本朝得二人

馬明道與先生是也方荊公當國率意更張諸儒莫敢言如蘇文忠司馬溫公自以爲不及者公皆過之而得其全當是時兼山之名震天下皇帝卽位虛席登庸曾未踰時大星隕沈而先生不起矣鎒嘗因是有歎焉夫君子所負者大而不能用或用之不盡若有物以制之蓋于本朝得二人無一合者惟明道與語心平氣和荊公每爲之動而終不克用先生之學實繼明道且超顯矣而功業亦不克盡見蓋明道無死新法之變不至已甚先生尙存儒學之禁可以無作二先生出處存亡實有關于天下欣戚不幸皆齎志以歿惜哉

滄江學侶

崔菊坡先生與之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補遺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詳鶴山學案

楊浩齋先生子謨 詳下楊氏家學

二江學侶

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文郎李貫之先生道傳 並詳趙張諸儒學案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詳見南軒學案

楊氏先緒

補 楊先生虞仲

楊虞仲字□□青神人克齋泰之之父也官中大夫充祕閣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先生兩召不起謝事凡

十又六年蜀人高之守巴川時黃兼山裳爲通江尉俾
克齋受經焉 魏鶴山集
楊氏師承
楊先生天倪
劉先生眞合傳
史先生漸合傳
楊天倪字致一劉眞字子野史漸字鴻漸皆以經術教
授鄉里楊克齋泰之歷其門皆列高第云 魏鶴山集
字文門人

補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春秋分記
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
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
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閒亦有建亥者非一
代正朔自異尙也歷亂而不之正也
長曆于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曆之正
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
餘積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梓材謹案厚齋尙書云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
旨義卽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
附其下張氏內閣書目云克齋以聖經爲本而事
則案左氏開取公穀及先儒論辨多取之程胡二氏復
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倣辭命以已意爲新注四庫全書提要云其年表則冠以
周及列國而后夫人以下與執政之卿皆各爲一篇譜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一篇譜
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于春秋者分五類列焉書則
曆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炎國小國附錄則各以經傳所
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敘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程氏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

補
忠文程滄洲先生公許
滄洲遺文

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方其文軌之同而
聲教之無不被也庶士交止登載于冉貢之書串夷載
路洋溢于周雅之詠奚必地險以爲固而關塞以爲阻
乎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素具于習坎之彖辭而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黃帝堯舜已有取乎豫備之義則因險
以爲守固天地自然之勢而先事以制變亦有國者之
所不可忽者耳 試閫職策問
附錄
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先生不交睫者數日病革嘗其痰

沫既卒哀毀踰制

杜清獻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巨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

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七人

高恥堂序滄洲奏議曰公端平淳祐之間論諫數十自下剸上莫不剴切言人所難然其詞反覆曲折足以周盡事理其氣忠厚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

不矯亢以驚俗而其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自有不可及者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公之謂乎

楊氏家學

補 祕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附錄

自幼孝友端慤通泉王晉卿教授諸生爲第五等公年十六受學旬歲已輩行高等

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衛被滋廣

圭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公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虛心從眾而不斷以已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咸謂得人蜀帥楊輔遂以五要七目問且刻藩試院

以五要七目問且刻藩試院

公自念非達賢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薦蜀士四十餘人于當路

魏鶴山序浩齋集曰子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以終身今楊公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發之論常常諷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貴利達一無以動其心者公其庶幾明且勇乎

虞道園題王知郡墓碑後曰浩齋公嘗與曾大父同學易于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者也

李氏家學

補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附錄

幼讀書一過能解大義

官金部郎中人稱其行美如瑜節介如石

月舟門人

補

常幹蘇先生在鎔

附錄

人有善稱奬風厲如弗及或謬于理道簡于容儀卽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

諸公要人造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

補

提刑張先生鈞

雲濠謹案先生紹熙四年進士魏鶴山誌先生墓言其得於孫公巖老莅公文叔爲多則先生亦孫氏門人也

教授三嵎留意公養士之升堂者每以六學相勸切嘗舉張忠獻公四勿箴爲勸不專屬以科舉之習

華陽門人

虞先生剛簡詳上南軒私淑

虞氏家學

虞先生荎

虞荎滄江長子以文學著稱知永州與學校靖寇暴更以簡易治之去而民不忘遷連州元贈禮部尚書趙東山集

雲濠謹案先生名歐陽圭齋集作圭

虞氏門人

范先生晞韓

范晞韓字義父滄江門人魏鶴山集

靖惠牟存齋先生子才詳見鶴山學案

薛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詳鶴山學案

張氏門人

料院王先生庚應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黃氏門人

補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

雲濠謹案先生歷登楊致一劉子野史鴻漸之門

附錄

西湖舊有堂名景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既作而旋廢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僞學之禁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炳如日星其有功于

天下後世甚大其徒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得以集矣于其的苟寄意于君子則自非君子之兼而小人之歸者疇忍壞之學者歎其遠識

宦貴人莫奪也

何先生鏐

何鏐嘗執經兼山尉壁山後三十四年嘉定甲戌之冬先生長沂邑明年春邑尉宋某出兼山所著詩書數章作堂尉廳之西偏曰相墨堂而屬先生記之

西蜀藝文志

趙先生□□

趙□□總領公說子總領聞黃文叔名俾諸子從之游

櫻攻媿集

浩齋家學

楊先生子謂

楊子謂浩齋從弟也自幼受學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甫調官而卒浩齋終身念之魏鶴山集

浩齋門人

靖惠牟存齋先生子才 詳見鶴山學案

料院王先生庚應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蘇氏家學

蘇先生子禮

蘇子禮和父季子和父卒謁銘于鶴山 鶴山文集

范氏續傳

補

范先生大治

雲濠謹案虞道園送墨莊劉叔熙遊范大冶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子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子讀一篇子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蓋先生爲虞氏門人非即滄江弟子也

隱君范先生大性 附王彥弼

范大性蜀人爲鄉先生寄隱江州數十年總管王彥弼造其廬命子事之以師禮錄其所著易輯略以傳彥弼鑫之博野人江州涖政暇日詣郡庠及濂溪景星兩書院勉勵士學咨詢民瘼郡庠日就摧壓學計不足以興修迺課之羣儒出學廩之粟各二百斛俾四士分任其責一瓦一水不以煩有司任滿還蠡不復仕 吳文正集

附傳

縣丞黃先生口

黃口仁壽人宋樂安丞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譙川內附撤至樂安先生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餓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道園學古錄

梓材謹案虞道園送趙茂元序云集與令弟未髽舅先君攜之避地嶺海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祕書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又言先親常易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自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美壑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辨吏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云魏氏謂鶴山楊氏則道園外家也程氏蓋克齋兄弟之族吏氏牟氏皆鶴山及門諸子之後耳平舟楊氏見濂溪學案補

遺

程氏續傳

程先生郁

程郁字晉輔其先家眉州曾祖公許諡忠文始出蜀而僑居湖州先生生于名家耳濡目染能蚤有知稍長游心聖賢之學于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閎肆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存參政文及翁大卿牟巘咸器重之薦署嘉興路儒學錄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調紹興之稽山長授台州路儒學教授調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遷江山縣能惠豁縣尹洎事之暇尤垂意于庠序之事以褒源州知州致仕著有柳軒退稾十卷卒年七十八文獻集

程氏私淑

單先生庚金

單庚金字君範奉化人就南省別試見黜遂歸隱刻源晦溪山中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有春秋三傳集說分記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穀梁以來諸家之異同定于一書又解春秋正

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增集論語說約晦溪處士餘力稾藏刻源集

范黃門人

虞先生集詳見草廬學案

隱君門人

王先生元恭

王元恭字居敬眞定人後至元六年爲明州總管先在他郡能聲赫然郡民闔其至老稚爭慶下車問民疾苦寬猛相濟興學校作杏壇詠歸亭飭從祀儀學廩不給

徵通贍之舉行鄉飲酒禮貿地爲義阡絕火化之俗作石馬道于江次以便漕運復成四明續志十二卷與延祐志並刻以傳寧波府志

東萊門人

補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梓材謹案寧波府志先生登紹熙四年進士從學常數百人最顯者鄭清之應薦鄭清之既相追贈直龍圖閣率其弟子祭于墓復立甬東書院祀之

梓材又案劉後村跋朱相士贈卷云往時樓暘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爲清望官既而果然此無關學事亦可爲迂齋逸事附識于此

雲濠謹案迂齋先生紹熙癸丑進士越三十一年爲嘉定癸未王厚齋尚書之父溫州守揭登第而厚齋即以是年生據延祐四明志四齋學案迂齋本傳又以厚齋爲迂齋高第是則迂齋晚歲弟子矣

附錄

其文汪洋浩博凡所論議援引敘說小能使之大而統宗據要風止水靜泊然不能窺其涘

眞西山薦狀曰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庞炳有作者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襄官于朝數有論奏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于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疊組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

制而局于小用未究所長
劉後村挽樓暘叔詩曰白首臨淵瘼蠹鹽似舊時動持
一麾止安用五車爲庫有留州賦家無罪地資空餘清
儉字長使鄉人思
又序迂齋標注古文曰惟其學之博心之平故所采掇
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尙歐曾而並取伊洛矯諸儒相反
之論該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萃選而與文鑑兼行
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
下之人心撫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
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
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白雲皆明易蓋
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謝山箋曰丁寬及身爲名將何須至种郭而始悟
又曰左傳許太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太岳神農之後堯
四岳也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
一也
黃南山先賢迂齋樓先生贊曰先生之文汪洋淵永援

據典確風止水靜泝其體裁源自東萊輔微文訣雲漢
陌同
謝山句餘土音樓暘叔迂齋詩明招之學如武庫甘
齋獨以文章傳尤長發策并持論足爲場屋爭先鞭
曾鬬顯越槐堂客戶外之履長蟬連雨笠風燈交兀
兀東江帶草青芊芊卒成安晚與葺沚雙登綸閣司
王言安晚歸來報先河迂齋講塾高插天所惜當年
二宰執事業不足光史編將無所傳近文章佐王之
學有未箋雁湖兄弟差爲勝蜀道追追遘追莫前迂齋
之學詎止此何不逕上百尺竿

補端獻葛先生洪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涉史隨筆蟠室集

附錄

容父弱冠師東萊呂成公喜其志氣不卑可以致遠初
名伯虎爲改今名定其字當從容請曰有一言可以堅
終身大節者乎成公曰其義命哉窮達得喪壽夭禍福
命也君子行義俟之而已自此志見一定終身不爲事
物搖奪

調撫州金溪丞朱陸門人各尊其師學不相下先生曰道一而已何庸角立戶庭陸象山一鄉信服鄉民有爭輒詣門聽命有負者訟諸臺命取實于簿簿素非象山之學判牘詆毀先生聞之以義責簿

時有偽學之禁考試差官例問曾與不曾從事偽學先生稱師東萊講聞道德性命之學不敢背師訓阿時好漕爲返元檄

錢象祖當國聞賢士大夫同列居吳中者誦崑山之政居鄉中者誦昌國之政同里閈者又稱月旦之實錢曰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于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

是非學館不足處先生曰親年八十亟謀歸養得一見次監當可矣

嘗謂大臣居位可以自行其學不當騰口千名故凡論議子孫亦莫得聞惟拳拳以格心爲急

既歸闔義塾延師教育後輩一以麗澤齋規爲準曰異時儻獲佳士爲朝廷用亦耿耿報國一節也

先生爲實嚴毅出于天性守成公之學詞氣容止俱有楷則終身不名他師

講學麗澤時朱文公長子在焉文公知先生已審及爲

浙東常平使者行部至東陽訪以救荒利害具陳民瘼吏奸與施設所宜多見施行請令置社倉如文公法以

杜清獻爲傳略

補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孔山文集

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于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于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于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

詩而自有所得哉錢白石詩傳序

補正節李先生誠之

梓材謹案先生蓋號孔山其爲錢氏詩序有云行簡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峴江下三峽掞滔乎其無涯也是先生嘗學于白石矣又案隆慶東陽縣志于馬師文之純傳云學成行益集多所成就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則先生又及馬氏之門爲南軒之再傳矣

附錄

師事東萊受易經登賢書第一成公曰茂欽作魁可使

世俗知本分爲學舍選復第一
一日有詣書廟堂以廢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爲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及守靳嘗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疆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公之學主于力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睟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然不可回奪

志氣挺特明于義利之辨入太學結交海內賢俊相與講切義理益明

知鄧州時制帥頗有風力而行事皆當先生以書勉之曰鎮壓不可以無威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不可以不獨必博咨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

鄭準贊曰道亢卞顏才兼文武臣死于君子死于父妻死于夫孫死于祖忠孝一門光昭千古

補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元石語

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

附錄

時方厲偽學之禁先生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爲僞學之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

先生學有源本嘗作日錄自敘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則不爲小人之歸矣

模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眞西山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允之之風其見推如此

眞西山跋王舍人家傳曰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于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

補御史喬先生夢符

梓材謹案金華先民傳稱先生少從東萊遊作不欺論東萊甚奇之書有西峴類稿十卷

補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附錄

柳待制跋先生手書碩畫曰昔仙都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于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書之題曰碩畫其後魯齋裝潢成卷識人爲學之大用固在于此一道相承將以推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

補

通判石先生範

附錄

師事東萊有所啓告服膺無斁而輩居共學又多一時佳士嘉氛涵浸氣質增美肆業膠庠能道其師之賢德學問甚悉袁絜齋異之遂與定交

先生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美官可立至先生謝曰吾儒者改官爲縣當耳何以侔爲士論多之

補

教授潘先生昇憲

梓材謹案先生祭薛艮齋文首云瞻望門牆十年未得幸會適諧兩月几席末云登門之晚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則先生嘗受業薛氏之門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記纂淵海金華府志稱其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云雲濠又案先生世居括蒼之竹溪後徙金華父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右朝散郎致仕東萊誌其墓云隆于教子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亦言其嘗嗜浮屠老子說暮年覺其尤繆妄者謝絕之而鄉儒者浸篤云

附錄

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養

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
朱子語類曰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
非義者
又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叔度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
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而獨不及聞此也于
是慨然自其大人出家穀五十斛爲于金華縣婺女鄉
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
賴之
補府判鄒先生補之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經義考云佚
補黃先生謙
附錄
朱子語類曰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
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
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
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
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
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
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補著作陳先生櫄
雲濠謹案先生累官駕部郎中其祖宗譽字彥聲
有德于鄉與陸務觀父子遊見宋潛溪所作生生
堂記
雲濠又案金華府志稱其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有
文集二
十卷
補侍郎詹先生儀之
梓材謹案廣東郡志載先生云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淳熙二年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下車首建周
濂溪祠張栻爲之記三年擢廣東轉運使論實隨
官鬻之弊孝宗遣之尋擢吏部侍郎可備證本傳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
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
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期救此一
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
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
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
爲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
補縣丞邢先生世材
平穩耳

附錄

東萊祭邦用曰嗚呼子之于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壻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于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之者何其多耶嘗苗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

補　康先生文虎

附錄

朱子嘗答先生書曰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即此事無分付處矣朱子文集

補　通判趙先生彥和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稱先生坐郊學有文著述不傳詩數百篇名西征隨錄

補　尚書李先生大同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稱先生致仕十年壽八十有七謚文莊又稱先生與兄大有學朱子之門晚號蝸室老人講學愈力著又有華書就正通鑑隨錄記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然先生之兄私淑朱子與張呂者非朱子門人也

雲濠謹案袁清容答李生諸詩首曰英英金華伯

皓首人中龍橫經古鄧水歌詩徹羣蒙注云舊爲鄉里教授歌風雅以訓諸生蓋謂先生以李生爲先生曾孫也

附錄

拜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上爲改容上欲創五福太一祠先生請罷其役他日進講禮運謂太極未判之初此理渾然謂之太一漢武信方士妄誕始立時祭奉耳

眞西山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先生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槁木死灰西山歎服

拜殿中侍御史平心持衡斥去黨論

先生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意消至于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先生蓋有助焉

補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南堂文集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譯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

自唐虞迄于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啓湯武之誓命周
公成康之訓誥悉備于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膚見
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于唐虞三代之用心
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于上臬夔
稷契接武于下都俞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當
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聽命于下叮嚀委曲通其話言
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
誓之書當思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
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竇之片言
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
禦夫子謂俚辭閎之繁亂復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
執經左右面承修定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于吾
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于百世之下陶于風氣
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旣東王迹
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于橫流肆行之中有閒見錯
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眞于異此其門耶仲尼定書歷代
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誓命周公康
誥之訓誥悉備于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膚見
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于唐虞三代之用心
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于上臬夔
稷契接武于下都俞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當
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聽命于下叮嚀委曲通其話言
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
誓之書當思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
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
其意是因得進道之門積而不已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如孟子所云非卽知之實耶昔東萊切切然以先覺知
後覺今不復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君等

周益公與時教授書曰來論謂太史公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是因得進道之門積而不已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如孟子所云非卽知之實耶昔東萊切切然以先覺知
後覺今不復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君等

補時先生澐

梓材謹案先生字一作子澐爲南堂從昆弟金華
徵獻錄云東萊門人有學行門人私謚夷介先生
又攷所性自敘稱曰伯父澐所性南堂子則先生
之于南堂弟也非兄也所性又敘子澐築室顏曰
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甌特多云

補提轄聾栗齋先生豐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東平集二十七卷金華府志稱其復從朱子講明義理之學聲實甚著云

附錄

羲烏何茂恭言聶氏子豐弱冠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冰玉不可塵垢也

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

炊熟日有愴松楸作詩云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不澆墳上土望桐心折刺桐開

嘗問爲文于朱子朱子答書略曰來諭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閒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正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

補周先生介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周叔謹書五注云葉公謹改姓名是先生本字公謹朱子答黃文卿書云公謹未及附書相見頗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于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所謂不解事者未知何事

補提舉彭先生仲剛

臨海諭俗文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人理也理莫大于忠信若儇私飾詐內以欺心外以欺人則人理絕滅去禽獸不遠矣近包孝肅公尹京時有人自陳某人以白金百兩寄我其人死矣今以其金還其子其子不受願召其子還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寄人兩人相遜久之又嘗親見時當大旱皆訴求蠲稅獨一老農不肯訴人問其故曰某田偶得蔭注實不傷若雷例去訴是欺天也又見一老吏有鄰人訴事于郡囑以三十千後

果得理其老吏遣人送三十千還之云此事乃郡守判爲不欺之報此數事皆可謂不欺心不欺人者矣今每見詞訟動輒懷欺或有僞作契券指改簿約負財賴業或有狡詐營私隱減田產規避賦役本因喧爭便稱被打本因索討便稱被劫情態萬狀虛僞百端是皆自欺其心以欺他人豈不大可恥也哉崇忠信

儉美德也古人之所寶也禹大聖人也帝舜稱其德曰克儉于家人君富有天下猶以儉爲德況民庶乎故曰

儉德之共也又曰儉常足人能崇尚儉素深自撙節省口腹之欲抑耳目之好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務虛飾以瘽實費食可飽而不必珍衣可暖而不必華居處可安而不必麗吉凶賓客可備禮而不必侈如此則一身之求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貸舉息俯仰求人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事故富者能儉則可長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飢寒豈不美哉今世之人不知以儉爲美德而反以儉相鄙笑往往縱目下之欲而不恤後來飾一時之觀而不顧實患亦可謂愚矣故富饒之家日

朘月削浸以不足中人之產積逋累欠浸以貧困于是見利忘義苟求妄取兼併爭奪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農工商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盡用博弈飲酒以快一時一有不繼立見饑凍于是相攘相詐甚至盜竊身陷刑辟妻子流離原其所由皆不知崇尚儉素之過也敦儉素

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雖刀之事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也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于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

初滅之甚易既已熾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蕩家業者其初亦豈有大哉被人少有所擊觸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忿相讐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于其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忍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于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慮惡悶之不

從而後徐訟之于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稱峻亦當委曲以全鄰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信服此人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鬬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業者不亦遠乎戒忿爭

常人之家每被官司追呼禁繫不得安寧者多緣戶門之事田產之爭此最不可不謹也大抵賦稅宜及早輸納不使違期差役合依理承認不須妄糾以至交易光當審細須防卑幼算婦重疊私鬻之類致有違礙又須

錢物過度牙保契要之類凡事分明具帳取問親鄰佽限投印契書卽時交物抱稅無紐債負以準折交易無僞虛價以蒙昧親鄰無詭名隱寄以避免賦役無廣作四至以包佔他業抱稅則盡其數不可使少抱未抱則還其錢不可使代納已典而就賣者酬其價限滿而取贖者聽其贖有聲而執惓者從其惓理曲而被訴者還其業其或理直而有爭競則當聞之于官不可強種強割強種強割勢必鬬爭忿有殺傷必遭刑敗至如分析財產務在和平寧可崇篤親屬損已分以資骨肉不可爭訴州縣竭家資以奉吏胥如前數事苟能謹守立行無貪小利以不念大患無見目前以不恤後來無爭虛氣以不思實禍如此則追呼不至其門刑責不及其身在家無耗費之財與人無爭忤之怨豈不樂哉

人之所以能安身立家長育子孫者不可但恃其智力而已必積行陰德而後爲天地之所祐鬼神之所福則其身康強其家昌盛其子孫遂吉苟惟矜恃智力多行不義不祐于天地不福于鬼神未有不禍敗而覆亡也若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陰德不可以不修也夫所謂陰德者何也知善之可欲而力行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不求知不責報不以隱顯二其心夫是之謂陰德能行陰德者不矜愚以詐智不逞勇以苦怯不恃強以陵弱不扶衆以暴寡不以口腹之欲而戕殺物命不以己私之利而妨害他人凡事之有負于心有害于人者皆不忍爲也凡事之有便于人有利于衆者皆所樂爲也寧可輸人便宜不可討人便宜苟能如是豈不爲天地所祐鬼神所福哉如近世所見人行數事皆獲善報或平價糶穀求濟飢民或高貲置產深憐失業或

得業卽時受稅不使虛掛名籍或買業亦許收贖不欲奪其祖產或周旋族黨閭里極其歡心或存撫鰥寡少弱時加賑恤見人不善委曲勸訓聞人禍患多方解救修橋道以便行人築堰埭以利農畝散藥食以濟病民爲粥食以食餓者憐男女之無歸而爲之婚嫁憫旅喪之不舉而爲之津遣收棄子于路而養育以俟其長拾遺物于道而標記以待其取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往往身獲壽考家道興隆子孫蕃盛陰德之報豈誣也哉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天台令鄭至道諭俗七篇而以先生此五篇爲續諭俗則先生乃私淑鄭氏者也

潘先生景良

潘景良口口人伯益從子也與從弟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成公之女歸于先生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于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朱文憲集

時先生鑄

時先生鑄台傳

時鑄字壽卿蘭溪人東萊同年進士乾淳中東萊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盛于婺清江時氏先生與弟鎜長卿率其家羣從弟子十餘人悉從東萊遊又爲婺之盛若澐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云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東萊爲時君德懋汝功墓志三子長卽先生時爲從政郎南昌縣丞孫男四其長爲瀾云

時先生鎜

時鎜金華人東萊之徒也父某東萊爲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朱晦翁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祠堂曰慈教之庵鄉大夫潘德卿爲之大書以揭焉先生及其弟某又以請于晦翁曰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于後世云朱子文集

時先生鎗

時鎗

時先生溍

時溍汝翼子與兄鎜皆及東萊之門金華徵獻略

時先生泉台傳

時泉汝翼孫嘉泰進士時泉汝功孫其從子所性自敘云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輩翕然從之叔祖壽卿長卿實爲領袖東萊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澐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金華徵獻略

李先生厚之

李厚之東萊弟子儒林宗派

趙先生彥秖父公葉

趙彥秖字周實東陽人幼穎異絕倫與弟彥秬同入內小學行無越思爲同學所敬愛擢承直郎句管文思院

事先生性喜儒術驟登仕籍意嘗忽忽乃乞歸就學其父公濬僑居邑南嘉其志特創友成書院于溪東延東萊以興起後進時東萊之門李誠之喬夢符以易鳴陳傅良葛洪以書鳴喬行簡馬廷鸞王仲以三禮鳴倪千里以詩鳴于春秋則推先生昆季陶鎔師率服其教者歷世不衰焉康熙東陽志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有先生日辨一篇

路先生德章

路德章東萊舊徒也朱子嘗答其書云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于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于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于東萊也又一書云大抵德章爲學于文字議論上用功多于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憒憒不平之意見于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問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朱子文集

陳先生希點父棣

陳希點字子與青田人父潭州判棣篤學有賢行先生承家訓有聲淳熙八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歷遷國學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嚴私謁所拔多宿學有行誼之士時重華寢疾光宗亦不豫省覲闕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先生謂上實被疾而閒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說因疑成畏遂至猜阻上疏備言之讀者以爲辯而不激直而有禮深體父子之至情累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讀左諭德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祖宗立國之本意必反覆陳述太子爲之起敬聽者聳然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眞前後論奏于天命人心之際必反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行而立論率可稱述嘉定二年卒年六十六先生性素剛慕王陵汲長孺爲人少作見剛鉄以寓意其哭胡樞密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乃重漢有汲黯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賁育其勇或招麾之亢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十餘年終以落落不爲當世所知自博士左遷遠迹淸要更化以後始遂向用以世道爲己任嘗曰世之不治非謂無法法亂之弊也救時之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蓋自許也讀書觀大略有會心

處涵泳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于踐履嘗登東萊之門一見契合相與質疑辨惑由是聞見益明所守愈定著有淡齋筆談淇澳遺興璧水雜著西掖類稿經筵講解及奏議藏于家 櫻攻媿集

趙先生善珍

趙善珍字子良金華人學于東萊與陳止齋爲同年進士任溫州推官郡有爾雅刊疏井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先生繕補之而止齋爲之跋 陳止齋集

姜先生模

姜模字□□鄞人父金紫浩在婺時東萊呂太史未第金紫知其賢遣二子從游先生與之同中漕薦 櫻攻媿集

縣令姜先生柄

姜柄字子謙鄞人金紫浩之季子也與兄子光同登紹熙四年進士知鍾離縣始金紫卒先生倚廬三年哭不絕聲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呂寺丞子約仕于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洗末俗之陋其在閩溪與婺女諸賢尤稔陶染既久懲忿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規典型中其進蓋未已云 櫻攻媿集

王先生莘叟

王莘叟東萊門人東萊所定古易十二卷篇次與汲郡呂氏同音訓則先生筆受朱晦庵刻之于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其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黃東發曰東萊先生易說諸卦皆備然特出于門人集錄非先生親筆亦見有義未瑩處如天在山中大畜云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荒則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說自守

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包天于山如洞天之云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常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說自守之堅耳若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鑒也如君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邪無正皆受之語亦微于寬邪正恐難兼受

宋先生天則

宋天則字秉彝遂安人少學于建安吳晦授以所聞關洛諸儒之說長無師友琢磨獨守其學甚力踰四十始

見廣漢張先生東萊呂先生于嚴陵二先生喜之延請爲郡學錄後二年復從呂先生于金華切切講問還家杜門罕出專以讀書玩理爲事既老愈篤一日歎曰吾不幸二先生棄吾死今海內學者晦庵朱先生是賴吾不可不就正爲終身羞治裝將行而病革意象怡然誦西銘之卒章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戒其子世吾學毋用浮屠巫覡法汗我孫燭湖集

教授葉蘭谷先生季韶

葉季韶字承之縉雲人舉進士授臨安教授以疾辭歸

執經呂東萊之門明性理之學吟嘯自適有蘭谷集處州府志

著作許先生文蔚

許文蔚字衡甫休寧人幼貧苦嘗從朱文公呂成公遊紹興庚辰以上舍擢第教授通州又爲海陵丞時有旨審察先生恥于進仕門不出者六年朝廷嘉其恬退累遷著作郎卒于家姚譜

附錄

程洛水誌其墓曰士林公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敕公惡其爲人至不踏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臥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參政開督府辟公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壯至老布衣蔬食一室蕭然疏幃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橐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蓋公之學一出于誠壯從諸公遊晚授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厚而不薄望而知爲公之徒也

判官胡先生伯虎附弟季虎

胡伯虎字用之寧國人少從呂東萊遊登淳祐丁未進士除和州防禦判官有善政弟季虎先三年同登進士季虎官徽州倅權發遣桂陽軍奏事行在疏陳大學正心之旨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言上賜嘉獎寧國府志

貢士林先生謨

林謨字丕顯連江人從林少穎遊于呂東萊爲同舍生東萊少先生數歲先生手鈔其詩文默誦之及東萊講

學授徒先生詘首受業從諸生後惟謹東萊曰此閩中瑞物也姓譜

附錄

東萊方裒集諸儒詩春秋之說其所編次君與有力焉東萊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語及當世名儒斂衽起敬而于朱子尤拳拳不少忘後嘗一再侍面丈猶以貧且老不得朝夕見聞其鄉人有常從學于朱子者雖後進晚輩必造門願交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老而愈篤

龔先生世宏

龔先生世隆合傳

龔先生世廣合傳

龔先生世恩合傳

龔先生世昌合傳

龔先生世英合傳

龔世宏世隆世廣世恩世昌世英義烏人伯仲友善俱從呂東萊學爲世名儒喻工部良能目爲六瑞楊忱中爲作六瑞堂記義烏縣志

樓先生鑰

樓鑰鄞人攻媿先生從父弟也嘗與東萊喬行簡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爲同年生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喬文惠爲成公門人先生蓋亦東萊弟子也

包先生子謙

金先生昇卿合傳

包子謙蘭溪人與同邑金昇卿同遊成公之門而先生執經最久所到尤遠昇卿仁山先生族祖也金仁山文集

傅先生如松

傅先生如川合傳

傅如松如川浦江人宮學教授光之孫兄弟皆從呂太史學知名于時浦陽人物記

何先生逮父松附弟造適遇述

何逮東陽人父松善教子先生學于東萊甚久其弟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侶之學侶之學亦本于東萊陳止齋集

雲濠謹案陸放翁爲何先生逮墓表云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

張先生成招

張成招東萊門人舊有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宋志

雲濠案東萊左氏國語類編二卷亦東萊門人所編

胡先生居仁

胡居仁東陽人從呂成公學金華府志

林先生穎

林穎字叔嘉福清人東萊弟子儒林宗派

唐先生長民

唐長民字子齊遂安人皐民之兄以祖少保大方遺表已之旨靜居一室布衣蔬食東萊善之累官奉直大夫

唐先生復

唐復字子立睦陵人受學于東萊之門自號敬齋嘉定甲戌進士爲衡陽尉卒紀

梓目謹案先生爲靜春之從子卓微之弟倫林宗泳載其字爲來復

州守馬先生壬仲

馬壬仲字次辛家本建陽從朱子遊不逮事呂東萊而私淑焉登紹熙元年進士寓居東陽遂爲東陽人歷任州縣所至以廉能稱權德安府值大軍會合駐郡境先生應辦無闕知古鄂撫循兵民捍禦邊寇郡賴之安時論皆謂先生儒者而有安兵之略力上詞請歸以疾卒先生議論典型詩章嫻雅有奏議雜著得齋集若干卷隆慶東陽志

吳先生洪

吳洪天台人康靖公芾次子嘗從呂東萊遊得學以爲性好林壑每登桃巖擊竹如意爲節歌麟趾古詞時人莫識也性至孝既葬其親徘徊不忍去曰嗟乎吾出適百餘里涉旬不返吾親輒懷思詢動靜吾親既就奄多無還期其忍遽乎于是廬墓側復營其旁爲終焉計示二子曰死當埋我于此蓋生死依依不忘也康熙廣東志

洪先生無競

洪無競原名裒然武川人喜從東萊遊東萊曰子志古而科目是羨非名也蓋歸而謁諸親無何復于東萊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故名而虛其字以待敢請東萊以求伸前訓其名并序其語東萊文集

郎中趙野谷先生汝燧

趙汝燧字明翁袁州人濮安懿王七世孫戶部尚書善堅之子也擢嘉泰壬戌第主東陽簿歷官知臨川縣監鎮江府權貨務添差臨安倅屬建皇子府以圖上矣先生曰講堂宜在左尹嬰然易圖以進丁尚書憂服闋領

舊職改北廳知郴州增州學兩廡歷湖南憲漕去貪戢暴風行一道移漕廣東改知安吉州廣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歸奉崇禧祠差知溫州卒年七十五積階中大夫初尚書倅婺先生猶卯角從諸生拜呂成公于家塾歸能誦所聞于呂公者策名早閱人多及接前輩文獻議論其修身齊家牧人御眾皆有準繩常誦朱文公之言今人以事之不理爲寬寬之義豈然哉故其治尤密察別墅在城西五里樂之不厭有野谷集行于世劉後村集

張先生蒙

張蒙東萊之徒也爲范石湖壻官從事郎監行在車輅院其爲邵武主簿也周益公答其書云內之議論外之方維見教諄諄累數千言連日披讀不能去手非以先東萊師友之誼今石湖舅甥之好其執肯不鄙而教之如此之周也周益公集

柴先生淵

柴淵字益深永豐人蚤從呂東萊游其學必以聖賢爲師表親年方四十卽不應舉姓譜

嘗從朱呂遊東陽縣志

郭先生津

郭津字希呂弟浩字希孟東陽人橫浦弟子欽止之子

梓材謹案石洞遺芳載朱子又有答郭希呂五帖先生是又及朱門之證

徐先生暄

徐暄口口人端平元年賜先生及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胡夢昱等謚錄用其子以其阨于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悲也鄭鑑會纂

楊先生誠之

楊誠之義烏人淳熙甲辰進士 金華府志

安撫趙先生善譚

趙善譚官瓊莞安撫東萊門人也連州蔡齊基字夢傳篤業文嘗著周易述解九卷大意由象數而理于義以爲三古四聖尊君卑臣進陽退陰無非爲安危治亂計嘉定八年爲瓊州戶錄先生見其書大喜謄寫進于朝參政樓鑰報先生書曰湟川有此文人瓊莞有此僚屬王孫典遠藩而能取此書奏聞使行于世皆所罕見也

廣東通志

孟先生行古

孟行古

趙先生煜

趙煜

應氏先生

補應酭坡先生傑

梓材謹案元大德昌國州圖志載先生自號蘭坡幼穎悟才四歲默誦語孟其子名復字宏道與參政傑字之道爲兄弟行故于參政傳云蘭坡先生之猶子也謝山翁洲書院記以蘭坡爲參政子誤矣

附錄

樓鑰記昌國令葛容甫生祠曰容甫知民安其政思有以善之始新學宮以申義名堂吾兄文昌公爲之記其所以加意于邑人厚矣會予同年生應君傑自得方里居容甫自山閒以禮聘之館于邑西之筠坡

坡梓材案筠坡當作蘭坡

帥邑人之子弟從焉

葛喬學侶

胡先生楚材 附師許復道

胡楚材字叔章東陽永寧鄉人幼有異節工詞賦不事

磔裂雕鏤嘗問爲學之要于葛洪洪曰吾學自踐履中來又問喬行簡行簡曰學以經爲根幹子爲華藻晚從許復道遊每云學貴乎思故所學以正心修己爲先銘而揭諸座右行己誠與人信或加橫逆不校父喪母老下里無以養擊而之邑開門授徒年四十始就贄鄰邑劉簿家寤寐西嶼不忘乃歸下闔之里居焉以逸民自號太白山齋遺稿

文惠同調

薛先生昌道 附孫龔

蔣昌道字允宗東陽人號友松居士輕財好義南渡時建南國書院聘名儒喬行簡以教族屬子弟及鄉之後進其孫龔字叔安亦建屋聚書以廣先志隆慶東陽志

梓材謹案高定子爲南園書院記述叔安之言云龔亦得以書劍遊人間辱名卿六大譽之登進鶴山先生之門則叔安鶴山弟子也

文惠所薦

吳進齋先生如愚

吳如愚字子魯臨安府人嘉熙二年五月以成忠郎特換從事郎差充祕書校勘辭免特轉兼義郎與祠館閣續錄

梓材謹案先生號進齋宋志有進齋雜說二卷提要云考徐元杰楳埜集有所作行狀登載事跡極詳大略言其孝友忠恕安貧樂道理明行修，朋著述于學問自得甚深別有易詩書說大學中庸論孟及陰符經解諸種並佚不傳又稱其早年留心清淨之教凡三四年既而幡然盡棄所學刻意講道是其學術其初亦稍涉于禪悅其解大學格物以正爲訓明王守仁傳習錄所謂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說實創于吳氏似欲毅然獨行一家之言者然其平日嘗稱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其用功致力實以體用兼備爲主而不墮于虛無故其剖析義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論無不發揮深至于宋未諸儒中所造較爲平實云

附錄

喬文惠薦之曰成忠郎吳如愚隱身右列尋卽隱居雖在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而不可得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贍有舊迹欲乞特與換授從事郎並與祕書校勘

正節學侶

錢融堂先生時詳見慈湖學案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詳西山眞氏學案

正節同調

甯先生時鳳

甯時鳳口口人主蘄春簿靳州守李正節侯之死敵也事方急時或說先生出城以道難先生曰平生辱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耶亦死之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西山表李蘄州之墓云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鉅教授阮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口罰畫則軍事判官趙口標知蘄春縣林棨主簿甯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口孫中江士旺監糧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秦阮諸人西山概之以死節而于甯先生尤詳述焉故爲甯立傳而附識諸人于後云

趙氏同調

蔡先生齊基

蔡齊基字夢傳連州人嘉定八年爲瓊州戶掾嘗著周易述解九卷安撫趙善譚東萊呂氏門人也見其書大喜進之于朝 廣東通志

葉氏家學

補

隱君葉先生榮發

梓材謹案吳禮部師道跋潘觀我所作葉審言字辭有云子家祖獲交于菊莊先生而審言與予契分彌篤菊莊當是謹翁之祖之別字

葉氏門人

侍郎朱先生質 詳上東萊門人

樓氏門人

補

知州王先生撝

梓材謹案淳祐七年蔡久軒自江東提刑歸抵家時三館名公以風霜隨氣節河漢下文章分韻賦詩送別先生得隨字時爲祕丞梓材又案柳州陸景龍爲三江李氏傳經堂詩云王安黃杜皆名流前後相仍文不墜王蓋卽先生致鄭安晚書三江先生墓碑陰自謂嘉定初以諸生見安晚與先生同在樓門其得與同及李氏固宜且厚齋尚書爲三江孫撝則先生固三江後輩也寧波府志以厚齋長子良學當之誤矣

附錄

深寧困學紀聞曰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微狂疾之功以爲名先君子嘗爲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謝山箋曰王溫州撝以不附史嵩之而罷卽深寧父也

補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安晚集六十卷謂其詩多禪語又言其相理宗召還員西山魏鶴山諸君子時號小元祐亦南渡賢宰執也

附錄

劉後村狀其行曰公少學于迂齋樓公以端平初薦崇爲未至再相奏國史浩繁難披閱臣之師臣昉嘗纂十朝撮要頗精覈上令寫送官又奏房魏遇主無一語及河汾殊爲忘本及撮要進御樓公追贈龍圖閣待制其于在三之義如此

林竹溪序安晚文集曰方公之再相也嘗以輔政無狀爲謝穆陵自指聖心曰丞相之功在此然則大人格君之業公實有之天下有所不知而先皇獨知之也文章

又其餘事爾

黃南山名宦忠定鄭公贊曰天啟穆陵公與有功端平之政四方嚮風建節鄉邦增光學校書院祀師有禪名教

謝山鮚埼亭詩集安晚鄭忠定王集世不可得仁和趙氏近購其詩七卷陳解元坊本也喜而鈔之詩曰夢貂師相本清才可惜端平晚節乖縱使勳名慚涑水肯教薪火墜迂齋梅花詩思猶餘墨槐木圖林已伐柴便擬釀成安晚酥借來還往一瓶皆（原注云西山以司馬文正推安晚宜其爲東發所諸）

雲濠謹案謝山句餘士音卷四遊東湖有賦鄭丞相安晚園詩

補

參政應葺芷先生條

梓材謹案方桐江序應子翺經傳蒙求云伯公衡嘗參政蓋伯父條爾

附錄

馮復京記翁洲書院曰翁洲書院往宋參政應公葺芷先生讀書之所也先生急流勇退歸榮故鄉翁洲爲昌國之別名理宗書以寵光其居第先生遂以扁書院延師其閒率其子弟及族之人與夫鄉之俊秀皆造焉講肄程式一遵晦庵朱文公白鹿洞規矜佩韍韠禮樂秩秩實爲一方精舍之望

又曰參政公書院之創爲宗晦庵之學像而祠之所以使來游來歌者之目擊而道存也

雲濠謹案昌國州志載翁洲書院云帥機應公傑讀書之所姪孫接踵魁多士則本爲蘭坡書舍而葺芷繼之也

清敏趙先生與懽

趙與懽字悅道鄞縣人嘉定七年宗室進士封奉化郡王卒贈少師謚清敏知安吉州時設銅鉦懸門欲愬者擊之冤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開以天理遂感悟（柴譜梓材謹案謝山甬上族望表云少師豫于史氏定策之功然其排嵩之諫羨餘則名臣也雲濠謹案先生名一作與權經義考趙氏與權春秋奏議佚又引程積齋云字說道號存耕四明人說道卽悅道古今文爾）

國錄王先生漢英

王漢英字彥古奉化人受業樸迂齋文行不凡時鄭丞相應學士皆樂與之友登淳祐元年進士第魁梧爽朗朝列偉之少聘徐氏女因鼻病腐以貌自誓不嫁父母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配不敢以辱公先生曰女

有疾非漢英誰適旣嫁相敬如賓後爲國錄妻沒終身不蓄婢寧波府志

進士鄭先生次申

鄭次申鄞人樓迂齋弟子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爲安晚兄子與安晚同登嘉定十年進士

鄭先生次時

鄭次時官大漕寶謨匠監亦迂齋入室弟子嘗刊迂齋標注古文一百卷劉後村集

李氏家學

李先生士允

李先生士宏合傳

李士允蘄州守正節誠之之子也蘄州城陷正節與之率眾力戰闔門陷難時正節兄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眞西山集

喬氏家學

知州喬見山先生幼聞

喬幼聞字擇善東陽人夢符子登紹定進士知青陽縣以治辦稱留耕王公材之暇時舉行鄉飲儀文燦然士

益知勸旋知台州丁歲大祲招糴勸分飫饑藥病雖凶而不害訟牒山積剖決川流約盈拾漏用度無乏吏丞相專國先生乞祠去之日闔城遮留老稚有泣下者被誣削秩復朝奉郎擢知常州卒有見山文集三十卷太白山齋稿

王氏門人

閩人桂山先生詵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于先生石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因所居鄉自號紫巖徙城中復號于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爲山林曠士吳禮部集

附錄

其自述詩曰歸來更讀十年書自笑今吾卽故吾栗里溪山晉處士桐江風月漢狂奴種梅添得詩多少愛菊何拘酒有無隨分生涯聊爾爾門前應免吏催租又自述詩曰大兒不學小兒癡四十頭顱已可知道勝

自然貧亦樂氣充不與貌俱衰三杯徐邈聖賢酒一卷
淵明甲子詩滿眼世情從厚薄此心當與古人期

潘氏家學

潘先生景愈 詳見東萊門人

潘先生自晦

潘自晦字顯甫叔度之子韓南澗爲作字序取程氏謙
傳自晦而德益光顯之義謂叔度善教其子云 南澗甲乙稿

潘先生自牧

潘自牧叔度子登慶元進士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纂淵海行于世 金華徵獻略

潘氏門人

中散朱先生墅 詳見晦翁學案

杜氏家學

杜先生去僞

杜去僞蘭溪人伯高之子也有文名郡守趙汝騰嘗薦
詩官之子濬之 吳禮部集

鄉貢杜先生濬之

杜濬之字若川伯高之孫明春秋領鄉貢宋易世後感
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峯僧寺以終 姓譜

附錄

其述志詩云寧枉百里步曲木不可息寧忍三日饑邪
萬不可食雖云食息頃便口口口志士當暮年聞道
轉歷歷翌使此一口口口如滌鑿寇與納履微嫌聲
疏剔未若口口口不見吾迹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書贈云食李弗嫌苦食口口口不爲身所累且從
心所安吾分固云口口口非單靜看如山禍差之一
念閒所得甚口口喪已漫漫百年修不足一朝容易
殘雖口口口立如享萬鍾寬靜坐明月窗濯足清風灘
吳師道跋杜端父墨跡曰自汝霖至濬之六世仕雖不
顯而文采聲華聯襲不墜亦吾鄉望有也當宋季士競
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
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此帖尚存得山谷老人筆意

趙氏家學

趙先生淦夫

趙淦夫通判彥秬子幼承家學淵源益窒屬辭徵辟以
仁孝爲人倫模範工于詩著有南坡筆錄學者稱南坡

時氏家學

補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吳正傳之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金華徵獻錄稱其所著又有論孟發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

附錄

吳禮部題所性文鈔後曰時子之學根極宏深貫穿幽邃凡三代而上帝皇聖賢之奧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略無所不窺剖析知尊考亭之學而敬其徒

議論未嘗少悖可謂無忝成公之門者矣

葉先生大同

葉大同字會之蘭溪人吳縣令誕子吳縣嘗從東萊講明義理之學故先生爲人重氣義言必稽古昔有友八死而無視其家欲賣廬以爲視先生曰吾未死已有木友已死乃無木吾縱死不至劍廬友雖死不可無廬姑以視語者視之眾義之爭相奪其事先生兄弟三人其兄紹彭早世且無嗣乃以幼子後之或謂法應三分其屬文弱冠登第授桃源尉楚紀東陽縣志

樂先生韶

樂韶字成之零陵人穎悟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十歲能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唐末復興子弟廣敬又案湖南通志選舉先生登第在嘉定元年戊辰前于其師七年

樂氏講友

唐先生麟

唐麟零陵人與唐容樂韶共學人稱三傑楚紀

唐先生容

唐容零陵人博學強記舉進士爲豐城令尋知邕州交趾入寇率兵討平之歸隱建昌之麻姑山自號雲窩老人楚紀

東萊再傳

樓先生口

樓口浦江人樓楨四世祖也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戴九靈集

蘭坡家學

應先生復見下鄭氏門人

準齋門人

陳先生昉

陳昉永嘉人親炙準齋不倦得所著述輒錄之刻爲一編臨川羅愚復刊于廣右漕臺所傳益廣云徐楳梦集

鄭氏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詳見蕙湖學案

數文史先生寶之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修武應先生復

應復字宏道昌國人蘭坡子從安晚鄭先生游見義必爲鄉論推許壯遊江淮趙信庵一見奇之俾與籌幕裨贊雜多制府上功將命以文學不果就右階官至修武郎昌國州志

散去惟先生過從益密論文聯句宮動角應安晚每曰從我于寂寞者惟德言一人劉後村與先生居同村先生築室池圃自號村邊劉後村集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詳見艾軒學案

應氏家學

應全軒先生翔孫

應翔孫字子翺四明人參政從子早中童子科王伯厚尚書戴帥初博士俱以其所著經傳蒙求爲然蒙求自易至論孟皆括爲韻語以訓後進傍及諸子百家而揚

雄方州部家之書亦與焉方桐江集

梓材謹案馮復京記葺甘參政翁州書院云行省發去其闕先生之猶子全軒翔孫義形于色曰不可使家世詩書之業自我而墜乃報己分田隸書院公其田納以贍師生告諸提學司轉聞省人議趙之遂得不廢是全軒爲先生之號實參政從子全軒爲參政之孫亦誤矣

子氏家學

于先生衢

于衢紫巖子紫巖示以詩曰我學三十年巧不能勝拙汝年今弱冠愼勿虛歲月何必千里師而後可受業何必萬卷書而後稱博洽讀書貴有用豈必資筆舌立身一弗謹萬事皆瓦裂蔬肉同一飽自可甘薇蕨布帛同一煖何必輕裋褐貧賤士之常紛華安足悅晴窗明几硯夜燈耿風雪汝今其勉旃經史須涉獵顧我何足學當學古賢哲紫巖集

戴剡源序類書纂求曰聞昌國官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政公遂大其閭閻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祀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蓋未已也

于氏門人

郎中吳先生師道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續傳

孝子汪先生口

汪孝子西山之孫也何北山爲作西山孝子吟曰幾年見說西山汪信義當時表閭里只今家雖四壁空却有賢孫祖風似力田養親孝行高千載董茅同一軌子然隻影無妻兒手自耔耘供滌濯乃翁喪明三十年膝下承顏不離跬三時但務親耕鋤一日何曾入城市朝朝百不貽親憂父子熙熙和氣裏翁目雖瞽翁心怡入十黃雞鷹秋黍盡心自足爲親歡豈必三牲八珍侈謹身敬問衣燠寒旦旦謹察食豐菲一畦早韭祭春盤五母龐眉反兒齒邇來餅粟頗不嫌積善固宜天相只鄉閭詠歎同一聲養志如君能有幾人言詩書君未學我謂如君眞學矣孝弟是乃百行先爲仁每必從此始世人有親不能養浪著儒冠誠可恥何如汪君賢襄中卓然全此秉彝理濂洛風雅

葉氏續傳

補州同葉先生審言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許益之柳道使張子長黃晉卿咸樂與爲友又稱其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云

雲濠謹案先生名謹翁審言字也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聱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著有四勿齋稿曲全集見黃文獻所作墓誌

李氏續傳

李先生光道

李光遠尚書大同曾孫也宋亡不仕後以子裕貴贈承事郎宋文憲集

推官李先生裕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胡氏續傳

編修胡古愚先生助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東陽人曾祖居仁從呂成公學先生刻志問學悉究經史百氏大旨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錄吳澄見其詩文大加稱賞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先生狀貌清古平生誠實無僞見人有善亟稱之嘗作大拙小拙傳以寓意所著有純白類稾三十卷

金華府志

古愚文集

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功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于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戇耳余生三十有三年矣惟尚友于古人不求合于當世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古愚齋記

附錄

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監察御史周景遠薦江浙博學通經宜居館職者七人胡長孺爲首而先生與焉

宦遊京國數十年盡交天下名士若楊維楨宋濂諸人皆藉吹噓于先生者一時推重如此

胡先生瑜

胡瑜字季琥東陽人太常之子也以太常遺蔭爲簡庫官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後爲主簿于廣西戴九靈爲謹翁門人

劉先生潛

劉先生珹合傳

劉先生眾合傳

劉潛金華人以父似之與葉謹翁交故及其二子珹眾皆從之問學柳待制集

鄭氏續傳

教授鄭習齋先生奕夫

鄭奕夫字景先鄞人安晚丞相之曾孫也潛心性理講學績文克守清白常爲慈谿麗水常山三縣教諭調徽州紫陽書院山長陞浮梁州教授所著有論語本義中庸大學章旨衍桂堂集若干卷學者稱爲習齋先生姓譜

夏氏續傳

夏先生逢巖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後學鄞 王梓材 馮雲濠 同輯

慈湖學案補遺

象山門人

補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聖大訓六卷提要云是編蒐輯孔子遺言排比成五十五篇而各爲之註又言慈湖之學出陸象山其註是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龐雜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決擇也慈湖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者亦皆參訂斟酌歸于一是較之薛枝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騶淵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五誥解一卷四明叢書本約園刊本匹明叢書本慈湖詩傳二十卷提要云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

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爲小人儒蓋其學出象山故高明之過至于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姓以六駿爲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葵有向日之義閒有附會穿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

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

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引李中麓太常云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木訥經筌及蔡漫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鈔冊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則以拘拘背朱爲嫌而經術不幸不滅秦火此論雖過當然可見慈湖之易實有關于聖人之旨矣

慈湖遺書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某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 象山遺文序

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尙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閒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 周易解序

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敎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不睹其爲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 春秋解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路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也變化云爲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于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

不興起也詩解序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于泣下至于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子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內訟齋記

聖人謂時習而悅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之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學必非樂平縣學記

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矣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矣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于止知其所止于止本止也安止齋記

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復者復吾自所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于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針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復禮齋記

吾儕改過樂善之意不素明白異時年長官高則人皆敬而違之置之度外誰復與吾切磋者今略計一歲中逆耳之言至于吾耳者有幾可不懼哉父有爭子何以爭子之法也禮曰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事之謂之爭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至此者亦鮮矣諫爭說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痛之樂平縣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爲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

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吳學講義

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懼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

孔子閒居解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同上

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學者知忠信不可幾求幽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于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

學者請書

吾鄉曰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遍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恪請書

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樸和平近于隸今之楷即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至于草去古遠矣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絶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于不方而媚虞柳蔡與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

過庭書訓

人情率厭常而喜新靡平夷而尚奇偉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

舒德彰墓碣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爲賢盡

中庭召呼銘

此爲聖

慈湖家記

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聖人偶于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

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于後世自孔子沒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與沈迷于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于心發于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救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

見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于意以上論易

舜典曰象以典刑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儒去古近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乃更其說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別爲說曰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也畫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恥而實不刑之此皆寬恤之類

尚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于中深靜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別賢否凡百敷見于外也

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而已不在于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即失其所謂帝則豈有措身于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哉

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一二日此必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一二日有許多事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一二日斷無萬事

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右大臣與夫親信近臣皆
得其人如滌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木之本其
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効多其機甚近而其應甚
速所謂休者以此中材之主苟知安危治亂惟在近臣
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違爲用舍周公大聖人
灼見治亂之機在于知恤而已故深致其意以啓成王
以上論書

無邪之思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如輿薪置其前而不見
如鐘鼓震其旁而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

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苟知徐行後長之心卽堯舜
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則知之矣論詩

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爲春秋之
君臣設也爲萬世設也而諸儒作傳不勝異說大旨終
不明白論秋卷

智者卽心而言禮愚者自外而言禮曰禮自外作者非
聖人之言也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鄰康成
求術之說不獲乃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此說殊未安
按周禮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學之所說文術邑
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庠之外不聞別有講
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
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以上論禮

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
之而況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
眾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
爲昏迷爲機巧爲詐妄

法令不出于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
禮樂不出于德則禮文不足以道民心之正而反以起
民心之偽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
淫任選不出于德則我旣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
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賞罰不出于德則賞以行一人之
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于德則將不肖而
兵情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爲也人君
無德而欲爲政無一可者

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

乎其中天地太虛安知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己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

其智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道者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及至于愚乃見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

離動而言靜則愈求愈遠必也應酬萬務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

移

不可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

大本如此以上論諸子

學者當先讀孔子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于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艮可念也孔子之言出于古學者所紀錄猶或失眞況子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泛論學

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哉之類乎

先儒董仲舒曰仁義禮智信所當修飾又曰設誠于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修飾設爲其不達

孔叢于後章謂孔子欲貓得鼠琴音爲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後篇託詞亦猶言堯舜北而朝舜孔

正之

人心卽道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此三者窒則道心自無恙矣以上論論語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亂亦進意度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孔叢于後章謂孔子欲貓得鼠琴音爲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後篇託詞亦猶言堯舜北而朝舜孔

人似義而非正相師成風肆行無忌此豈一日之積哉
上之人無以救其始也論風俗

附錄

先生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弄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弁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

至富陽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卽白牢補生徒日詣學相講習秀民由是興奮恨讀書晚

趙忠定去國祭酒李祥抗章辨之先生上書言昨諸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亡義臣

深恥之未幾亦遭斥

知溫州帝遣使至郡譏察使于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閒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

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跼蹐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矍然竦觀屏息立

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開豪侈頓消讓并衰止

去溫州葉侍郎適書別先生曰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臼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于竹帛形于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

嘉定三年面對稱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先聖大訓引此云其立言宗旨已開新會餘姚之派又言心之精神是爲聖此據孔叢子之文其實尚書大傳先有此言不云孔子僞撰孔叢子者劉歆其文竄言先聖耳

洪文敏送楊敬仲遷國子博士詩曰楊君解墨綬去作國子師邑人十萬戶遮道嬰兒啼襲歲天苦旱赤地無餘遺饑餒千百輩上山爭採薇採薇有時盡詎能救長饑慨然顧自任舍我將告誰昧爽出廳事日暮忘旋歸大家貯陳粟出糴不敢遲偷兒分狗竇鋤治如平時一旦摩撫如子得毋茲明年麰麥登比屋無流移吏牒載循吏于今親見之我亦受一廛惜哉輕語離橋山未訖役酌薦疏酒卮聊述路人頌持作送君詩

陸復齋與學者書曰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宗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躭躭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

樓攻媿舉慈湖狀曰楊某學問深醇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推服又答敬仲論詩解曰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咏或有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

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又語類曰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謹持守亦好若肯去簡穌軾今著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又曰又論子由古史書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意所爲于是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

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已私見有似簡穌軾今著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又曰又論子由古史書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意所爲于是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

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又論子由古史書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于是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

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卻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已

讀之書皆欲忘卻是要空諸所有

又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卻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貼著一箇意思在那

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謹這箇物

上

袁絜齋書賸傅正夫曰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于慈湖其初雖有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于後學可不謂自得乎

錢融堂狀先生行實曰先生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競無須臾徵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閩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館四方學者子與光詠春之閒而啓迪之于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閒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

眞西山書慈湖行述曰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葢功之成下拍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于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懽然

又書慈湖訓語曰慈湖先生之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于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于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其爲說有曰戒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愼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

袁蒙齋書慈湖遺稿曰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畫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眞如父母

葉紹翁曰慈湖楊氏不信元公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楊氏易傳二十卷提要云簡之學出陸象山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僞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眞卿論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語錄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云實簡之務談高遠有以致之也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聖人之爲教精粗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不藏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于恍惚虛無耳

中興藝文志曰慈湖古文孝經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于禪矣

王深寧記慈湖書院曰慈湖先生立心以誠明篤敬爲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盛德清風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學聞而知之春木之茁兮其人若存兮此書院之所爲作也

又曰于已易見先生潔靜精微焉于廣居賦見先生廣

大高明焉于過庭訓之言學見先生自強不息焉于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昭晢俯川流而仰高山卽心之精神昭乎江漢秋陽之皜皜也

又因學紀聞曰大戴禮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且以皋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

有此論則誠不可委數

黃東發題李縣尉口口所作曰余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爲超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主于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爲道卽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

方桐江送家自昭晉孫自庵慈湖山長序曰四明志謂慈湖師象山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兩自字乃慈湖以自爲是以自爲高不顧訕笑云者王尙書應麟伯厚嘗語予曰朱文公之學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陸象山之學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此言亦復有味

仇遠稗史曰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柳道傳跋先生與劉子固書曰于固其里中子初筮爲尉致書通問于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少縱且以皋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心學之正造次之閒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夫竿牘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一是中和之所著見者如此

黃南山先賢慈湖楊先生贊曰慈湖啓教象山是宗一誠貫徹萬象昭融臨民若神處己卽易巍然祠宮四方是式

謝山句餘土音楊文元公簡里詩淳熙正學推四公慈湖先生爲最雄降生實在三江東是夜祥光貫白虹連理之楊連理筍弟兄和氣與天通先生踐履眞

溫恭一念不忘歸沖融凍水橫渠將無同頗疑言覺言悟近禪宗殆爲中人以下資發蒙先生講堂在碧沚西湖花鳥歸春風絳紗不以身後冷鄉校肄業猶踐履果何似尙其泥首三江東

又鮚埼亭詩集返棹慈湖先生墓下守潮詩晨起望早潮茫茫渺如海黑雲遍蘆中朝爽失眞宰四明北諸峯翠碣擅晴靄胡忽眩我睛三歎生感慨誰謂平旦氣定足見精采長夜亦梏亡疇爲恍荒穢竚需旭日光祛茲周遭累靈臺頓矍然石窗共瀟洒

補

太學蔣先生存誠

附錄

慈湖講友

楹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慈湖曰某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信之果有覺非學者所知

補

湯藝堂先生建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樂清宗晦書院引明一統志云宋建舊名藝堂書院內祀朱文公戚淳中令鄭溍孫改名宗晦舊名藝堂當係先生授徒故居而祀朱子豈其本爲朱學者耶抑鄭爲朱學而改之耶

雲濠又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云少爲陳傅良所知故黎洲原本列先生于止齋之門儒林宗派別以爲永嘉葉氏學派未知所本

教授高先生宗商

詹先生阜民　並詳槐堂諸儒學案

鄉貢林草廬先生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靖張壽張先生虙

張虙字子宓慈谿人慶元二年進士教授臨江歷官太學轉對言人君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咈人心傷國體者宜革之時新進多逞小才害大體故先生言及之端平閒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講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雖出呂不韋然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按月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卒贈四官謚文靖寧波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慈湖友善見劉子罔行狀又案先生號壽張月令解

天有十日以應五行播于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以春盛德在木也漢魏相傳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而司春近世夏侯辨六服之色以亥如裘青卓也驚赤騮黃希白玄黑皆然

天地之大德固難形容至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凡見于萬物之生者皆木之德也迎之郊重其至示敬也迎其氣非有神矣

應劭云干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帝籍卽王籍也

毋聚大眾不集大師徒毋置城郭不興大力役以上孟春之月

夾鍾又謂之圖鍾以春主規言之也

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廟方氏云以或享神于此尊之曰大天子不敢以爲己居此呂氏之制也

夏與冬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于家冬祀行賴其利于路也

當蹇之時蹇向墐戶脩之者去其向之蹇闔其戶之墐古人爲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圖扇可乘閒而脩之若有墮是增之也土功一起築城鑿池能無壞墮乎大眾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墮乎若伐大樹則壞墮又甚矣國之瘖廟既以畢備不必作此大事以妨農之事盡瘖廟告成無有虧闕不必脩也

皆所當戒也

夏葛冬裘天下之常惟天子尤以順時爲道也

周禮內宰職后妃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則蠶于蠶室者內外命婦也后妃因內外蠶事之畢以

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天子薦鞠衣以求福

今蠶事既畢后獻于天子以告成功禮也

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以上

之月 孟夏

火流則暑退暑極于火中此時方至也

毋燒灰毋暴布此二事亦爲染而發考工記㡛氏湅帛

以欘爲灰言以欘米之灰漸釋其帛又曰晝暴諸日則

布亦必暴矣而曰毋者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

而用之也

挼重四益其食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鹿山獸麋澤獸山高而澤卑鹿受高燥之氣必資于陰

麋受卑溼之氣必資于陽故其角生新而解舊也

言可以者惟仲夏爲宜也眺望可遠或困目力山陵可

升或有嵐障臺榭可處或避高寒則亦有時不宜矣以

上仲夏之月

糜蕪爲太蜂則秋爲少蜂

蟄向壍戶至春而出戶祀其出也萬寶告成至秋而入

門祀其入也人自右手以命脈爲主于是爲脾爲肺乃

入左手爲心爲肝爲腎而脊脾夏肺中央心秋肝冬腎
之祭定矣
鷹祭與豺獺祭小異祭時猶生祭後始殺之故云用始
行戮
秋爲白藏不言白而言辜赤白爲辜白在其中矣四時
惟秋繼夏爲勉我赤白不相離故以總辜名秋所居
秋所乘路宜尙白而高戎路以用吉之蓍詩元戎小戎
重兵也但兵車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此飾以白耳
麻木穀金王之時恐其或過取物之竊我者以殺之犬

金畜金王之時恐其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調之食得
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古人之食惟取其宜而已
不以珍異進也庶稷也以春對覩圜則深廣廉則方殷
達則顯深則隱
命有司脩法制至不可以贏此章反覆用刑之道謂秋
之肅殺王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好生聖人之刑將
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
宮室當脩墻垣當壞城郭當補此治國之常經蓋治國
乃絕厥世反受其咎信不誣也夫人臣任用刑之責以
枉撓受殃固其自取惟國家以若人掌刑使一婦銜寃
三年大旱一夫茹苦六月隕霜怨恨所鍾乖氣成象至
于促國之脈銷國之福殃在一人而并流毒四海掌刑
之責可輕付哉
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春氣發
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故難曰以畢春氣
令春氣使畢出也秋氣告成有不正干之則氣必抑塞
故難曰以達秋氣令秋氣得以行也夏不難陽氣極盛
猶冶家也藩籬蔽敗則盜生心棟宇傾攲則人肆侮國

邪氣自消不待難也

至冬大難則礫牲秋則不礫蓋達秋氣有輔相裁成之意焉惟天子能之不假有所礫也

仲夏關市毋索矣至秋則萬貨告成焉先生之制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此來商旅之至要其道未嘗不易此商旅所以願戴于王之塗也夫四方之集道方之至豈有以號召之哉成周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爲民也以此理財財若無由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自易中得之後世設關則爲

暴于市則圖利豈知易之義哉

季夏暑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教之言舉大事之道

雨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木榮國之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蟲當藏而不藏穀不當生而生皆非正也雷已收聲謂之收雷先行者非時而發也草木未當死而死亦失正也秋以上仲秋之月

天地之氣有發亦有藏人豈能自異于天地哉藏則不發以禦寒人之所資非不急也然必待草木黃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亦王政之一事也

聖人視民猶父母之于子疾痛苛養甚于在己民未嘗以力不堪告而上之人探其情爲是恩勤之敎嗚呼仁哉

小息亦聖人順時之政也

仲秋告全具矣至此又告備焉古人于祭祀誠篤如此

不厭其煩也

爲政無取乎督促獄刑則惡平留滯入秋以來孟則嚴之仲又申嚴之至季乃趣桎梏之苦籥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旅不處也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夫以上季秋之月

漢魏相傳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而司冬顓之言專也陰盛則靜而專頊之言正也冬氣升而其位正故帝曰顓頊眷爲蒼天知冬爲玄南爲明方知北爲冥故神曰玄冥

水冰地凍皆氣凝也雉之爲蜃雉不自知由得水而然也虹天地之淫氣見于春乘陽也藏于冬伏陰也

寒氣不可過故食火穀以祓之寒氣不可抑故食當方之牲以存之

念死事之人慮其孤篡不得所養從而賞之順時之政也

于是爲至

阿黨之察亦係之太史者如董狐趙盾之書南史崔杼之書其阿黨之罪毫無掩蔽也

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和同之時天下皆知春之爲春不必詔告也閉塞之時天下皆知冬之爲冬不必詔告也故特命之仲又申嚴之至季乃趣桎梏之苦籥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旅不處也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夫以上季秋之月

雖知之而或有不謹則無以爲藏即無以爲發故特命有司人荷知閉藏之義則事事物物皆不敢肆矣

魚至冬而美故冬取魚民皆取魚故有水泉池澤之賦後世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海之蜃蛤祈望守之守之嚴則征之嚴而民始失利矣月令戒其侵削取怨亦恐有司苛取以病民乎以上孟冬之月

寒氣增于地之上故冰益壯腹氣生于地之下故凍者坼

黃鍾動而萬物潛起則天地之房其隱然萌動者原未嘗不暢非閉塞之令所能遏也命之名而曰暢豈苟乎哉

夏之日至陰方來而與陽遇冬之日至陽方來而與陰遇未止其所故爭矣天地遊化陰陽消息自然之運何嘗有爭其爭以人度之耳昆蟲草木生于春夏者死于秋冬顯然可見故曰生死分若自死而生則起于萌芽之微初無可見之迹故惟言諸生蕩而已然此論時令則然若君子所以治身其至誠滌慮退藏于密固無分

于冬夏而身不止毋躁且欲寧焉于聲色不但止之而且去之耆欲不但節之而且禁之外養其形內養其性其一歸于靜者頭重于夏日至之時也月令一篇聖人所以順陰陽之序相天地之宜上爲國家計下爲民生計無遺憾矣未見修身養心之要至此然後知聖人齊戒之誠入于至誠而無閒修身養心之要誠不苟也

月令自入秋來凡所動作施爲無非示收藏之義至冬又從而閉藏矣今于仲冬之末反覆之總括之以一陽既生物皆鬱縈氣不可少泄正易所謂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惟持養之深則其銳無挫保護之堅則其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地之發達也以上仲冬之月

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于立春之日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後世唯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

季春大合樂固有吹矣樂以導和此大合吹而龠所以畢一歲之事也

季夏已命四監收秩薪以薦犧牲至此又命收秩薪柴以供燔燎以上季冬之月

附錄

先生序黃勉齋纘儀禮經傳通解曰處分符星猶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予懷茲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閉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歎也

黃東發緻申慈湖壽張行實狀曰慈湖爲時儒宗壽張質行表表皆先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袁清容曰壽張先生精忠讜論爲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月令解提要云十二月各自爲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于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于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

雲濠謹案先生官南康續刊勉齋所修喪禮又屬楊信齋重修祭禮併刊之其二十九卷觀其序言則其私淑朱子深矣

朝請周戒軒先生口　附子元龜

周口平陽人累贈朝請大夫是爲戒軒先生先生嗜古及交慈湖鶴山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子元龜字錫疇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官至台守常簿階朝請大夫自

號蒼巖雜著八十卷 林霽山集

壽張學侶

寺丞臧先生格

臧格字正子鄞人慶元五年進士與慈谿張虙爲友歷官太常丞周濂溪二程先生謚議皆出其手 寧波府志

附錄

戴剡源跋濂溪二程謚議曰考功爲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眞其孰能爲此之言哉

三元四明掇書 約園刊本

慈湖同調

判院王先生休

王休慈谿人攻戴氏禮慶元二年進士擢湖州教授改訓徽州遷祕閣校書判樞密院事直躬立朝無所附麗嘉定末與柄臣不合遂謝事歸一日上忽思之遣使驛召時先生已卒乃命定海鎭撫裴先生以文學著稱一時士類宗之著杜洲童居易著作劉厚南石曹郎程士龍皆其門人晚歲文思益進金石文多出其手 姓譜

侍郎梁先生季珌

梁季珌字飾父麗水人歷官尚書戶吏二部侍郎兼敕令所詳定官所至一室蕭然惟圖史是娛楊慈湖爲世名儒不妄交友聞先生曰吾未見約于自奉誠于求去者遂款門求見其爲人所敬慕如此 姓譜

舒先生揚

舒揚字德彰樂平人其兄與慈湖同年慈湖爲樂平先生所居伊邇節朔相過其卒也權知興國軍許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未仕而道無窮通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云 慈湖遺書

崇禧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子榮與清叟宋史

梓材謹案方秋崖代與袁太監書云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逮事先尚書見其訓誨諸父得聞先生之學即其書而讀之者有年矣蓋代先生之孫潮然齋兩先生之學即其書而讀之者有年矣子則先生固與揚袁爲同調

王先生居安

王居安字資深一云資道號方巖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擢右司諫極論韓侂胄竊柄誤國之罪請肆市朝以徇不忠者戒時呂大愚以直言遠竄上疏鳴其冤以伸忠鯁之氣會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召言邪正幷

用非所以視趨向子天下疏已具有徵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崇政殿說書既供職遂極論之且言臣爲陛下耳目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詔奪一官罷太學諸生舉旛乞留四明楊慈湖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平庵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隆興府益起榔栗風洞江右寇亦起先生受命往討次第討平刻石記功徙鎮襄陽已而閩居十有一年嘉定中與魏鶴山同召邁工部侍郎中朝皆動色相賀終龍圖閣直學士卒贈少保有方巖集行于世

台州府志附錄

吳荊溪序方巖文集曰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閒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磈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惡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

教授王先生宗傳

王宗傳字景孟寧德人學問該博尤精于易以上舍登進士第歷廣東韶州教授著有易傳行世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淳熙八年進士號童溪易傳三十卷提要序童溪易傳云世謂天下主鼠孟則其人也號童溪易傳三十卷提要云宗傳之說大概譏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至譬于誤註本草之殺人林疇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不免涉于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旨相同蓋弼易傳宗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較似淺近而醇實宗傳及簡祖其玄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習考沈作喆寓簡第一卷多談易理大抵以佛氏爲宗作喆爲紹興五年進士其作寓簡在淳熙元年正與宗傳同時然則以禪言易起于南宋之初特作喆無成書宗傳及

方巖學侶

王先生粹然父公乂

王粹然黃巖人與王方巖同學父公乂字治表淡泊無爲撫所嗜好惟嗜書積數千卷由是得盡讀諸經傳子史百家言下至軒岐醫學之書靡不通曉台州府志

童溪講友

林先生焞

林焞寧德人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向及辛丑第其序

童溪易傳云易盡性書也而何至于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劄易在天三爻吞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童溪易傳序

附傳

統制吳先生從龍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理宗時爲建康府統制李全犯揚州主帥遁先生爲先鋒往援挺身赴敵馬蹶被執使至泰州諭降佯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吾右軍統制吳也被執至此揚州無恙泰州宜堅守賊無能爲也賊大怒寸磔之罵不絕口以至于盡朝廷嘉之詔立廟泰州城一開卽賊之窟穴多而揚州孤事未可知先生從容就義以一死爲國忠謀視解揚事殆過之非尋常死節比不爲之立傳何以勵臣子之節

黃東發曰方逆全猖獗時維揚閫守未知爲計但紿得從容就義以一死爲國忠謀視解揚事殆過之非尋常死節比不爲之立傳何以勵臣子之節

樣村謹案黃氏日鈔文集咸淳四年任史館檢閱繳申慈湖壽張行實而併及之又謂某生晚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遏云

鄒氏先緒

鄒先生雯

鄒雯字德顯號南野居士樂平人慈湖高第夢遇之父也孝于親友于兄弟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單兒順理而出萬事自行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云慈湖遺書

慈湖家學

楊先生叔正

楊叔正慈湖之猶子也慈湖作廣居賦廣居之室後轉

而之他先生能復其故物袁蒙齋紀其事袁蒙齋集

楊先生叔中

楊叔中慈湖猶子也舒文靖嘗答其書云來書謂得令叔講明甚喜有嚴父兄舒文靖文集

補梓材謹案慈湖兄伯明五子恬惟恩過恢字叔正燧字叔中

慈湖門人

補望溪先生與宗梓材謹案袁蒙齋跋其祖妣馬與其妣李二夫人合葬春某延請慈湖馮君振甫教子家塾云

言行記袁蒙齋輯

篤學窮日夜不倦通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日誦有錄題其首曰惟民之生渾乎其天是爲常則因物有遷習矣弗察莫究其然顧操存之有要庶云爲之罔愆試肅將事一念已參乎其在前儻須臾之弗離則斯道庶乎其可望焉繼今必書小子勉旃

慈湖作其從弟國靜哀辭曰予與振甫相親先後問答無幾遽爾皆覺覺非思慮言語所及其爲慈湖許可如此

暮年見世途嶮巇嘗題詩壁間曰眼俗難觀古時閒只順天平生羞詭遇投老更加鞭

補文靖史自謙先生彌忠

附錄

袁清容書文靖爲西山薦黃參軍家問曰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啟有曰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于直登雅操獨安于平進又曰靑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爲可貴也

謝山句餘土音過史文靖墓詩眞翁家世半清秀文靖于中亦拔尤曾與楊袁同學術不因于弟減風流寡情自戾先公志誤國誰承鑿相羞我過墓門三太息應憐弓治壁箕裘原註云予于獨善堂詩極表史氏六賢之盛不以宗裔累其家聲惟文靖之賢不下諸公而偶未之及適游同谷過公墓因有此作又云永公奪情之罪固干清議其弟薦秋鑿誤國尤鉅

梓材謹案文靖于史氏彌字行頗長當是楊袁學侶而非受業爲弟子者故謝山詩云爾尚俟博攷以正之

雲濠謹案宋史袁正肅甫傳史嵩之帥江西專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據此則文靖與正肅爲故舊蓋以同爲楊袁之徒耳亦可見文靖之爲人矣

補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開叔蓋固叔其始字也

雲濠謹案袁清容記外祖母張氏墓述其言曰汝外曾祖太傅忠直公居東湖滄洲十有四年作書諫兄忠獻辭相位不輟歲賜器幣辭一再始受後數年不復受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四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孫燭湖與開叔書曰開叔雖以私制少淹膴仕然得日夕師相之側承顏順色以盡子道退以餘暇致力于學乃天所以進開叔之器業爲大受之基也

又曰開叔胸中所存不淺近且進學不已今時諸人愛重開叔者不過曰佳子弟耳唯僕之期望賢友大不止此

補史和旨先生彌林

梓材謹案先生與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先生爲忠定王季弟饒州君定之則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附錄

戴剡溪曰夫生而貫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于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行植于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尙德君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

補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謝山句餘土音史中奉獨善堂詩一門五宰執史氏稱極盛誰居東江東翻以隱約勝寒氊四十年賴致

雲濠謹案館閣續錄先生所著四書管見蓋論語古文孝經大學中庸也又有國史宏綱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編次融堂書解二十卷提要云融堂之意主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具大旨其通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鄭說引伸其義雖因仍舊說不知書序非詩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證然用意則可謂精勤所解如義和曠厥職則本諸東坡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傳康王之誥則兼採橫浦書說不專主一家之學至以秦誓爲先軫皆不依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謂武成本無脫簡前爲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鼎洛邑封康叔以告東都蒞洛尤爲不惑于曲說亦宋人經解中之特出者也又著錄融堂四書管見十

三卷提要云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于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于楊簡簡之學出于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之爲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爲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肯信爲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溪之學推憑心悟或至于恍惚多平正簡朴不爲離析支蔓之言又敎繼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魯實爲宗故其詮發義理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

論學先論志天下之事未有無志而成者養叔之射庖丁之牛郢之于斤秋之于奕痀瘻之于蜩與夫鍾王之于書吳道子之于畫雖一藝之微皆定于所志習之終身不厭而後造其極況吾聖人之所謂學乎

爲學當以聖人爲的學聖人當以聞道爲的三代而下端邪說紛紛千流萬派而卒爲名教之罪人若是者非或志于縱橫或志于刑名或志于富强或志于虛無異無志也不先立夫其大者而志非所志也

有所嗜好卽不足以言志有所繫累卽不足以言志所拘隨有所貪戀卽不足以言志有苟焉自欺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藩籬物我之念不足以言志無深固不拔弗得弗措之見而有營求卜度揣摩校計之念不足以言志或隕穫于貧賤或充詘于富貴或罔撓于憂患變故或變亂于生死禍福皆不足以言志

孔子聖人也自常情言之曰天縱曰生知宜若迥出天外不可梯接者反觀其自敘三十而立矣不至于不惑不止也四十不惑矣不至于知天命不止也五十知天

命矣不至于耳順不止也六十耳順矣不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止也然沿流而遡其源所以首途發軔不過曰吾十有五志于學而已太哉志乎雖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由此而始況學聖人者乎

大明

袁蒙齋贈先生詩序曰融堂自淳安來某延入郡庠講此志一立金石可化水火可蹈況天爵良貴我所自有全體渾然匪由外鑠而有不可得者乎世之人富貴利達一切難必之事往往決志求之晝夜憂勞莫知所止至于此事不煩措畫不費經營一念之同八通四闢出險阻而由大路脫荊棘而居廣居所謂素其位而行無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

補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附錄

慈湖曰某于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開有微礙某劇入而不自得者乃或甘心暴棄而不知求亦惑矣

其礙遂清明無閒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

先生狀慈湖行實曰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淇範

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瞙指枸而先生得之斯道于是大明

袁蒙齋贈先生詩序曰融堂自淳安來某延入郡庠講書首論立志乃講顏子問仁一章敷繹斯義最爲的切夫志非他志于仁而已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天本仁渾全通貫此心卽仁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

補

司業陳習庵先生櫟

和仲文集

或謂櫟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收拾之妙

慈湖記默齋曰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卽聖卽不靡之學卽喜怒哀樂之妙卽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卽先聖默識

壎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用語先生之語如
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
斯錄能于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于其中見無言焉
則先生之道明矣刊象山語錄序

附錄

魏鶴山答史提舉彌忠曰比見令甥陳和仲論諫劄切
又有傳錄到中和堂跋語者學問淵源端有自來若上
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

袁蒙齋題陳和仲尊明亭曰亭在山巔氣象巍然山從

何來蜿蜿蜒蜒我來亭上極目一望羣峯畢朝尊我與
抗我撫亭下萬象難寫一分明入我醉舉有時攜筇
偕我朋從莫知我心獨撫孤松

劉後村跋孫夢得習齋曰語二十章習第一義作聖工
夫實基于是陳以名庵孫以名齋劉叟贊嘆舜何人哉

謝山句餘土音賦同谷陳侍郎講舍詩少受文元學
長荷文忠知並承兩家傳高座光其師風姿眞天挺

造詣尤淵微本心所不安寧爲舅氏歷官諸實政
品之賢者乎孟子曰人役而恥爲役正以辱人之役可
恥也若以小賢而役于大賢是畢散輩之服文王七十

補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杜洲遺文

來諭云無禮無義則安宅已亡尊爵已失誠辱人也卽
曰君也國之大者得而役之卽曰賢也賢之大者得而
役之故吾深慨不仁者爲天下蓄此論固仁者之言其
利溥矣第既云無禮無義夫誰君之獨夫是矣又誰賢
之下愚是已所得而役之者將不擇人矣奚侯國之大
品之賢者乎孟子曰人役而恥爲役正以辱人之役可
恥也若以小賢而役于大賢是畢散輩之服文王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亦何恥之足云否則是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有是理乎凡人出乎理義即入乎人欲既入乎欲則凡可以得役者甘役之而不辭如嗜味者役于庖丁嗜利者役于石郭嗜勢者役于趙孟嗜色者役于毛嬙爭慾者役于荆聶將百端以投其喜而不知已之賤也百端以避其忌而不知已之病也由是執鞭不足賤牛後不足羞相門可以洒掃道旁可以伏謁祭酒之尊可舞八風縉紳之貴可吠雞犬爾汝是受笑罵爲榮一權奸也趨庭而稱父一奴虜也納款而稱臣一內豎也

得以從酷天子一哲婦也得以氣使輔檄淺言之工奴顏諂婢膝役也深言之蘇模棱胡中庸亦役也役可勝道哉雖然天爵既失貴亦賤矣安宅既亡逸亦病矣故賢而傭者上賓乎平仲孝而傭者感格乎天神是傭而不傭也戴不肖之傭以驅奴者終不失辱人之氣骨竊非義之貴以驕人者亦何殊不遜之小人是不奴而奴也吾又何以人之役不役辨人欲乎 答眞西山人役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此也固无妄之謂歟淺言之工夫問曰若是解則克己無工夫矣先生曰爲主二字便是工夫便是非禮不動等目便是不遷不貳學力要識顏子工夫與未學不同耳

梓材謹案先生後人模易學繼志述先生如是是以先生爲慈湖之友而未及其門也謝山爲杜洲書院記云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其後人則謂杜洲與慈湖爲鄰金交其奉于書院內先賢祠列朱文公左右豈元時重朱子特添文公而以慈湖杜洲左右之耶又案先生八十八歲卒所著有精義與寧吾集

補尙書趙先生彥悊

附錄

楊文元公聞杜洲先生名一日過訪問克己復禮先生曰此是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文元躍然曰吾三十年來不聞有若先生之達此妙也欽之自是結爲斷金友門人問先生曰果爾則禮從外得乎先生曰不然子不聞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乎凡人動念知內而不知外此卽是已動以天倪無內無外此便是禮孔子言外來豈卽謂吾心之宰從外入乎蓋以理攝性以性攝情而俾天眞之森然外見者種種觀皆自得本然之淵然內涵者種種發因外扣由是形氣化于烏有故我定于性靈已克矣禮復矣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此也

宋孫謙案袁清容書趙監酒墓記後自云監酒君于魏王爲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于慈湖先生爲時稱宗蓋謂先生

附錄

先生書慈湖孔子閒居解後曰曾定遠既刊慈湖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棄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

補 舅先生熠

梓材謹案先生書已易後云楊先生已易爨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謂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詒同志書孔子閒居解後云熠頃侍敎于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鋟本以傳之知丞趙公即尙書彦愼云侍敎于知丞豈先生舊寄于趙氏之門歟

補 鄉貢鄒艮齋先生夢遇

梓材謹案慈湖志鄒魯卿墓云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之叔祖近仁魯卿又來訪道于先生碣亦云夢遇相與從容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是先生之從慈湖遊先于魯卿也

附錄

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慍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于義理不可奪

補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梓材謹案先生字元吉吳縣人舊蔵慈湖書院附祀右列延平葉子祐之又吉水葉子元吉蓋誤分爲二人而又各係其里居皆與吳縣異不可解

補 祕監徐先生鳳

梓材謹案袁清容志陳教授墓謂博學宏辭科以年考之深寧之生前先生之卒一年而西山且少先生一歲始疑袁集徐鳳係徐幾之誤然進齋不習詞科當是先生詞學先及謙文而後傳之深寧耳其于西山蓋爲詞學之侶而非受業弟子也

補 張先生渭

附錄

渭叔篤于好善勇于改過朋友之所其敬

補 里正孫先生明仲

梓材謹案先生富春人專守執事敬之言錢融堂爲慈湖行狀言慈湖之在富陽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慈湖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何矣與之語孜孜翁日夜不厭慈湖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未知卽先生否也

補 布衣魏先生杞

雲濠謹案昌國州志載岱山書院云往宋咸淳癸酉里人魏杞等請于郡以岱山廢酒坊空官地建立咸淳癸酉上溯慈湖之卒寶慶丙戌四十八年又案朱進士介昌國志進士題名未見其人

梓材謹案先生號寶山爲無閎先生繼寬之曾孫程撫州土龍狀先生行實言師舅氏祕勘蓀渚王公休季父宣幹滋蘭公叔向而未言其師事慈湖攷宇懋伯號鈍庵與楊文元張文靖虙桂石坡王蓀渚休爲牽眞交慈湖答先生劄子有里巷相從略去繁文胡爲執禮太過自今無復襲施似先生以蓀渚休爲父執因而嚴事之者以慈湖

附錄

試策謂漢自石顯譖賢之旣斥而政去公室竇憲梁冀之旣誅而權歸閹寺唐自李林甫敗而楊國忠用李輔國戮而程元振出一小人方去一小人乘之甚可畏也

考官倪齋齋恩眞西山德秀讀至此相與擊節調瑞安

尉慈湖出守先生不恃鄉黨略事上禮勤瘁奉職慈湖愛敬逾至

兼沂王府教授講易主伊川易傳參以大易粹言王心爲之開悟

補舒先生璘

雲濠謹案袁蒙齋記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云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薄許君應龍與夫有職于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蓋萃先生所著翬書于閣而率學子日觀習焉

補邵先生甲

梓材謹案陳北溪集有與邵生甲書知先生嘗從北溪遊

補薛玉成先生凝之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作薛凝之載其母嗜江鮮母歿終身不忍食詔求直言上書陳時政數千言執政怒其慈欲加罪先生自若嘗正喪禮以壽終又云慈湖銘其墓

曾先生汲古

梓材謹案先生字子澹廬陵人慈湖遺書述其所編誨語論易者居多蓋亦慈湖高第也慈湖嘗爲作復禮齋記又爲作安止記

附錄

先生書復禮齋記後曰家君創一小齋名曰主一取程伊川云敬只是主一上起樓則名光風霽月取周濂溪光風霽月字雖瀟灑不免逐物主一則未離乎意宜名以復禮汲古云願承復禮之敎慈湖遂口授其旨令汲古書之

又書安止記後曰慈湖因論安女止三字汲古敬求其旨遂蒙慈湖書其辭以賜汲古

知州袁先生肅 詳見絜齋學案

縣令孫先生伯溫

孫伯溫字南叟豐城人幼端莊讀書敏悟紹興進士調龍城教官改知新昌縣爲治先教化後刑罰凍民魏田

先生繩以法遂中蠹斐見謫新昌人有平田謠紀其事後再知臨湘縣嘗師楊慈湖簡又從漕使楊方受爲己之戒每謂學者當知三坑四關之病曰利欲坑文藝坑枯寂坑惟義與利是生死關惟誠與僞是虛實關惟敬與肆是安危關惟動與靜是吉凶關博學工詩文有集若干卷南昌府志

別駕陳先生瓘

陳瓘字瑞甫口口人學于慈湖楊氏官衢州別駕寶慶三年州被益爲平糶倉民賴以活袁正肅甫爲之記袁蒙齋集附錄

教授潭州眞西山帥潭新郡學續廩賚先生請于西山願有以淑士西山示以古者爲己之學先生揭其言于學以爲士之則

梓材謹案此條本西山潭州示學者說劉後村誌王朊軒墓言除正字參預文忠眞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瓘瑞甫問疾云則先生固西山門人

周先生之德

周之德慈湖門人嘗與馮振甫興宗取慈湖訓語之要爲一編袁蒙齋集

參軍陳先生從父邦臣

陳從字口口鄞人父承奉郎邦臣教子有法既朝夕訓飭之又擇明師俾之受業從師事國博楊先生故先生學有源流擢進士第尉玉山甚有能名爲徽州錄事參軍受知郡太守無問細鉅委以參訂袁蒙齋集

項先生復

項復字吉甫松陽人嘗從慈湖學一日慈湖問曰學而時習作如何說先生倉卒無以對但云三日不談口生荆棘慈湖撫几嘆曰正是此說先生由是警悟學業益進晚年有薦之朝者以白衣授校書郎隱居不仕自號耕樂處州府志

雲濠謹案袁蒙齋贈先生以耕樂說又爲作莫能名庵記

附錄

慈湖書遺項吉甫曰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爲澄然有光是爲用力非助長非忘

眞西山題跋曰項君講讀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庵之義犖然有當乎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

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庵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爲善學

張先生元度

張元度臨川人以鄉舉至禮部持象山書踵門就見于慈湖慈湖稱其誠確可敬又復見益知其篤志已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于靜慈湖告以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淸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

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先生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慈湖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畀而收拾之慈湖又稱其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云慈湖遺書

劉伯諶字諶甫歙縣人慈湖楊氏弟子徽州府志

李先生鵬

統領胡先生革並見絜齋學案補遺

從事汪先生伋別見廣平定川學案補遺

孫先生誼

孫誼字子方口口人慈湖之甥也以進士知德清縣其卒也慈湖奠之曰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于日用舅劉餘慶喜甥之覺妻甥以家女每每講切謂甥用力于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慈湖遺書

通直趙先生與訔

趙與訔字行之臨江人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鬳取科舉補官右選調筦庫之任于婺于泰于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三十年未嘗一日忘舉業故以鎖廳舉而試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年五十七卒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覩也趙彝齋文編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德行著有賓退錄十卷陳崇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亦楊氏門人考宋史宗室世系表蓋太祖七世孫也爲林宗派載慈湖弟子先生與焉

朝散陳先生師稷別見廣平定川學案補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詳見廣平定川學案

吳先生定夫

吳定夫口口人劉漫堂有送往慈湖文蓋時聞有求敕

葬慈湖者云 辟疆園 宋文選

吳先生口

吳口汙江人貌甚樸野家世耕且學幼習父師訓有志斯道建閣舍傍朝夕講學焉嘗尊慕慈湖而見之慈湖誨之以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是爲聖卽以名其閣而蒙齋記之 袁蒙齋集

翁先生埜

梓材謹案先生慈谿人高隱彦陽之曾孫先生嘗請書于慈湖慈湖書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于同邑君子翁彦陽有夷齊之行非聖乎

汪先生文子

梓材謹案先生嘗界紙求書所欲言于慈湖慈湖爲書曰某思古學字爲孳卽今孝字本音孝借音學于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爲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兩羽之習又加一豕學舍焉又曰聞文子于事親之閒有省焉敬之敬之哉文子之詩首云文盛經生少官輕舉子繁誰能堪遠役相與及徵言

補

少師趙節齋與懃

梓材謹案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于詩澤三有事條云宋之弊政始于趙與懃岳珂之聚斂繼而爲史宅之趙汝楳之履畝又繼而爲賈似道之公田深寧所以詆歎也

別附

忠獻史同叔彌遠

史彌遠字同叔鄞人忠定浩次子淳熙中進士累官至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卒謚忠獻封衛王 雲濠謹案司馬遷序燭湖集云淳熙甲辰史忠定王延致先生講道東湖丞相魯公與其昆弟實從之遊誦集中詩文可以想見當日傳習之要指期待之盛心

附錄

孫燭湖與同叔書曰努力學問儒素清苦不爲富貴之氣所移通知國家源流習朝廷憲度講太傅宰相事業不媿韓范諸大家于以報稱君父其志念當倍切于衡門甕牖之士乃可浸浸爲時用不患無顯官貴仕惟願益養器業以揚先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曰同叔以師相子有賢稱

孫氏學侶

孫先生季器

孫季器富春人明仲之尊行也其子弟從其教烝烝于善慈湖言二人有志于道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云 慈湖遺書

附傳

周先生懷孝

周懷孝豫章人楚大儒也丁鶴年從之學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 戴九靈集

慈湖私淑

文潔林溪堂先生公遇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架閣陳先生大猷

陳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由從事郎歷六部架閣著尚書集傳 張雲章說

梓材謹案宋有兩陳大猷其一號東齋省都昌人饒雙峯弟子爲雲莊酯之父先生則號復齋著又有尚書集傳或問二卷四庫全書提要云此書皆論集傳去取諸說之故與朱子四書或問例同又云此陳大猷爲理宗初人故所引諸家僅及蔡沈而止其稱朱子曰朱氏晦庵氏持論頗示異同至論堯典欽字一條首舉心之精神謂之聖此孔叢子之語而揚簡標爲宗旨者其學出蔡湖無疑若都昌陳大猷乃開慶元年進士當理宗之末年時代既後又大猷受業饒魯魯受業黃幹幹受業朱子淵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親揚氏若敵國安有是語哉

劉蒙川先生敞

劉敞字聲伯樂清人以太學上書言朝廷進退大臣當以禮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既還復極言政治得失官至吏部尚書二王泛海陳宜中迎先生其政至羅浮以疾卒所著有蒙川集姓譜

雲濠謹案宋史慈湖本傳云咸淳閒制置使劉敞即其居作慈湖書院蓋謂舊書院也

梓材謹案先生字一作升伯經義考著錄太極說一篇又引鄭除孫云弟子稱曰蒙川先生溫州舊志載先生登景定第賜亞樞證忠肅

安靜而飾以文學興利剔蠹耳目一新士民慕之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胡一桂說以先生爲湯藝堂之門人藝堂著周易筮傳先生序而刊之

王氏門人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並詳慈湖門人

知州程先生士龍

程士龍字應辰慈谿人登進士主句容簿時歲饑督濟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有方老弱賴以全活校文千畝眞西山重其才薦知仙居孝宗勉復薦之累官右曹郎知撫州姓譜

徐氏家學

文靖徐先生榮叟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主句容簿時歲饑督濟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有方老弱賴以全活校文千畝眞西山重其才薦知仙居孝宗勉復薦之累官右曹郎知撫州姓譜

文靖徐先生榮叟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主句容簿時歲饑督濟之要術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眞德秀魏了翁也累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歷知泉州靜江府溫州婺州袁州紹興府潭州廣州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其父子兄弟皆爲名臣宋史

附錄

寫言朝廷當以節義勵士大夫則緩急必無求生害仁之事

論龍出知泉州提舉祐神觀卒贈少師謚忠簡其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直翁劾龍袁甫于公論少貶云宋史

知州徐先生拱別見絜齋學案補遺

方嚴家學

王先生甸

王甸字伯俊黃巖人方嚴從子景定中爲桂陽通判官時邕宜告警衡永既不支桂陽且無城守州將棄官走匿山中軍民驚擾先生徵知守匿所夜半匹馬追及之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

力挽守出視事眾志乃定已復設立木城修備戎器泣諭眾曰若寇難叵測吾決當與爾其斃寇知有備卒不來其秉正類如此人謂其有方嚴之風台州府志

馮氏門人

通判袁先生俟 附詳案齋學案

融堂家學

補

錢誠甫先生頫

附錄

慈湖曰誠甫近于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點至

晦曰又大通

又聞言曰誠甫道訪從容近月間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勗哉

融堂門人

補

隱君夏昌然先生希賢

梓材謹案先生號安正金履敬總序遁東山存秋四書言其藁學資中黃氏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爲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又言後夏公教授洪都東山再往見焉夏公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

附錄

朱楓林曰淳安夏氏讀易十字樞一曰中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二曰偏初三下卦之偏四上上卦之偏三曰正陽居陽位剛畫居初三五陰居陰位柔畫居二四上四曰反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五曰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陰陽相得謂一陰一陽相遇六曰敵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陽相敵謂皆是陰皆是陽七曰比初與二比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比上八曰違不相比九曰乘本爻在彼爻之上十曰承本爻在彼爻之下

梓材謹案夏氏讀易十字樞蓋即安正先生先天易書之說也

習庵家學

補

侍郎陳先生泰

雲濠謹案袁清容述其先大夫師友淵源言先生善筆札治獄多探奇後爲淮西總領以浪費公帑罷貶建昌疑賈氏加之罪也又言晚守溫州

習庵門人

補

全本心先生普孫

謝山句餘土音本心書院詩閟湖存學統和仲有遺

編齋與文翁合宗從孟氏傳功惟崇踐履流弗壞狂
瀾再世傳高弟南山亦大賢原註云先徵士茹和公
有子四人皆令從陳侍郎和仲傳慈湖之學建書院
曰本心慈湖之旨也又云南山黃僉事潤玉少受正
學于先生之子遯翁又義田局詩註云族祖本然本
初本心三先生創義田其少弟眞志先生成之

林先生金

陳先生鼎新　合傳

林金陳鼎新與方秋崖爲鄉友以薦書試禮部方秋崖
以自壯教之以大道之要語之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
于寸晷者固寒畯之所欲聞而國子先生成就之盛心
與陳司業書云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願登龍聞一言
也方秋崖集

胡先生見嵩

胡見嵩亦秋崖鄉友屢爲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怔忸
曰是區區者何足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
稱其文乎秋崖與陳司業書云習庵方以斯道化辟雍
而櫺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羞某

用敢以士白云方秋崖集

全氏學侶

全先生鼎孫

梓材謹案先生爲眞志本心二先生之兄字本然蓋亦爲陸學者

杜洲家學

補

童聲伯先生鉉

雲濠謹案先生杜洲從子爲柊簷從弟若杜洲次子名錡字世宣杜洲卒時僅十四歲號泣盡哀廬墓三年別爲一人

補

副尉童先生金

雲濠謹案先生杜洲從子爲柊簷從弟若杜洲次子名錡字世宣杜洲卒時僅十四歲號泣盡哀廬墓三年別爲一人

杜洲門人

雲濠謹案先生賜號義士建嘉義坊門人私謚端介先生

補

堂長曹慥山先生漢炎

雲濠謹案王深寧慈湖書院記言繡衣使者侍其公行部選一鄉宿望曹君漢炎爲山長云梓材謹案舊慈湖書院祀左列貢士曹子漢滅字爲滅而別加漢字于上耳

艮齋門人

鄒先生曾　附詳慈湖門人

祕監所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詳深寧學案

孫氏家學

孫先生元禮

雲濠謹案先生爲明仲子故慈湖之祭明仲曰祭元禮尊人

劉氏家學

劉先生揚祖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劉先生似祖

劉先生仍祖 合傳

梓材謹案二先生皆寶山先生之子一字卽翁號蘭皐官至樂清主簿胡石塘嘗以遺逸薦之一字

乃翁號芷洲充文學掾慈湖書院之重建二先生及諸鄉達共成之故舊書院左廡附祀二先生與焉

邵氏家學

補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李德恢云宋景定甲子年十二領鄉薦至元中爲晦庵書院山長

附錄

元初士子溺于辭章之習先生倡明理學以淑人心學者始知所趨向

薛氏家學

補 薦舉薛先生璚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諸本多作據其自序孔子集語云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又云時禮部侍郎蓮徑東珊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宮祕府遂得借書以閱云云是先生嘗及游氏之門矣

附錄

劉後村看詳孔子集語進狀曰克莊竊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略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于家語與夫莊周列

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于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于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孔子集語三卷提要言其但分二十篇殆舊以一篇爲一卷後人併之所列書凡三十餘種又稱其官至浙東常平提舉云

林霽山序二薛先生文集曰叔容志宏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

諡甫家學

劉先生伯証

劉伯証字証甫伯諡弟以文謁魏鶴山眞西山咸稱善爲之序著有唐史攝要左氏本末三傳制度辨等書眞魏二公相繼論薦力辭不仕江南通志

梓材謹案証甫一作正甫安徽通志藝文有劉伯證甫詩文二十卷證世多僞作証蓋即一人

節齋家學

趙先生孟至

趙孟至與籀子咸淳乙丑進士官運判著九經音釋九經之不問及母卒哀毀盡癯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延致先生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館閣薦章未出而宵遁

慈谿縣尹陳麟號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先生居是邑數載未嘗覩其面

戴九靈爲作高士傳曰鶴年專以躬行爲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氣節然性頗褊隘于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爲清士當以廉爲主義爲輔和爲衛三者備庶可免于今之世矣由是德益修而行益勵有東漢高士之遺風

陳氏門人

卷鄭元慶說

周氏門人

孝子丁先生鶴年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元末因父兄宦游寓居武昌縣之西山博學能文辭尤長于詩性耿介不混于塵俗年九十終于家有詩集傳世姓譜

附錄

武昌公卒時先生年甫十二已屹如成人其俗素短喪所禁止者獨酒先生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八

胡先生景南 附子釋之

胡景南世家東陽之玉山受業于國子司業陳大猷之門子釋之字開甫自號玉山居士柳道傳稱其學積于躬而行儀于家中遭易代安隱無競云柳待制集

蒙川門人

袁先生斗楠 從父漸附師陳杰子中立

袁斗楠字則成富州人幼從世父德慶守漸賜冠爲徐給事鹿卿所知延置賓館陳工部杰長九歲明于易同學于郡之東湖書院遂從受業聞閩人劉升伯尤擅其

學又往從之盡得其道元至元十七年江西始建儒學提舉司首辟爲邑教諭改撫州臨汝書院山長遷興國大冶教諭鄂州儒學正權漢陽府教授靜江路教授調壽昌南湖書院山長陞常州路儒學教授尤長于醫子中立克世其業初授澧州醫學教授遷隆興並不赴程雪樓集

本然家學

全先生祖望

全先生整 詳見全氏家學

慈湖續傳

沈先生師程

沈師程居慈溪之東山戴九靈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曰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子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

公取其言與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戴九靈集

葛先生魁

葛魁慈溪人以學行充慈湖書院山長世居邑學之南割其地之半歸之學宮（慈溪縣志）

陳先生苑（旺靜明寶峯學案）

山長徐先生勉之

徐勉之□□人爲慈湖山長夏立卿送之赴慈湖云見說慈湖縣先民有學宮心源推自得己易竟誰通論道

非人異朝宗到海同朝窗梅憑白夜館燭花紅遵渚三更雁吟秋四壁蛩橫經山色裏覓句雨聲中官況稽何冷詞場筆最工棘圍還待子金榜日華東（正思齋集）

壽張續傳

張先生祖傳

張祖傳壽張先生曾孫修謹自振能世其家探寧先生爲作存靖齋銘（清容居士集）

楊氏續傳

補隱君楊小隱先生芮

附錄

戴九靈哭先生詩曰家紹文元學身安原憲貧世方推獨行天忽奪斯人客路誰傾蓋湖提幾詠春同看攜手處不語自傷神

獨善家學

史先生駟孫

史駟孫鄞縣人彌鞏曾孫至治三年右榜進士官國子助教（鄞縣志）史氏禮記說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故有分者禮樂之定體交錯發形者教善之妙用

吳氏門人

補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附錄

其爲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已所至必以教養爲職

戴九靈序禮學幼範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兄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于傳記者蒐輯爲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于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于用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子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註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聞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

學正潘先生蕃 附師葉竹岡

潘蕃字澤民嘉興人受易書于竹岡葉氏再從吳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尋爲廣德學錄改銅陵教諭以內艱去服除調烏程終湖州路儒學正有聖筆金經一編發明眷秋微旨甚悉貢玩齋集

附錄

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

留正郡學大講道設教悉取法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詳見雙峯學案

魯氏門人

侍讀曾先生爟

曾爟字日章吳江人少學春秋于魯道源洪武間選于鄉令黃陂召侍讀禁中修典令姓譜

小隱家學

補楊先生伯純

補楊先生圭 合傳

雲濠謹案邑志伯純作伯成以學問老成舉其子圭以賓禮端慤舉

汪氏門人

補唐先生轅 附弟轂

附錄

戴九靈唐二子傳曰嗚呼干戈興學校廢禮義喪風俗嚚中人以下咸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戎習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或幾乎熄矣于此之時能以孝友修于身行于家至于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于轅之代父轂之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義時其心已謂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逆知

也則其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五

後學鄞縣王梓材馮雲濠同輯

絜齋學案補遺

呂陸門人

補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梓材謹案先生祭倪尚書思文云某始以諸生事公成均又云平生知己如公與希是倪齊齋固先生太學受知之師也

梓材又案袁溉容書進修堂往還尺牘云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毋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又可見先生之家學淵源不獨前有賢父矣

絜齋家塾書鈔

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于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戒哉

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厎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于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王伯厚曰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

失之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舊錄絜齋家塾書鈔提要稱其學出陸象山是編大旨在于發明本心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說而于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厚齋發明洛閩之學多與金溪殊軌然于絜齋所解敬戒無虞諸條特採入困學紀聞中蓋其理至足則異趨者亦不能易也

毛詩講義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

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編定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提要稱其中議論和平頗得風人本旨于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爲言皆深有合于獻納之義胡氏作春秋傳意主復讐往往牽經以從己而絜齋則因經文所有而推闡之故理明詞達無所矯揉可謂能以古義資啟沃矣

絜齋文集

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恫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効未著願毋以寬裕温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讐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齊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誠能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

都官郎官上殿劄子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法也言雖忤意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

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于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于邪佞矣以上陳人君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

宜齋劄子

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强省兵篇

冗官之未省冗兵之未汰皆不可言政事此蠹財之大者裕財篇

人生自有樂地此心無愧雖貧且賤自有眞樂此心有慊雖富且貴不堪其憂再乞歸田里狀

學以自得爲貴學不自得猶不學也論語一書多六經之所未嘗言而孟氏一書又多論語之所未嘗言大聖大賢豈故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不自知其爲異也書贈傅正夫

口傳耳受雖多奚爲發憤力行弗得弗措過雖微而必改善雖小而必爲立志貴乎恢張保德務在兢業毫髮有疑不可謂學純明不貳斯之謂盛書贈張伯常

士君子立于斯世所以殊于衆人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爲人跋滕君勿齋記後

天下無心外之道安有不根于心而可以言道者直躬之直申棖之剛仲弓之廉鄉原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根諸心而已韶州重修學記

射必破的其藝始精幾于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貫諸聖人而合始可爲據依之地微有差焉於道歧矣止善堂記

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立方敬義立齋記

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是亦樓記

象山先生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刊象山文集序

漢儒雖不逮古而師資之益猶汲汲焉故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夏侯勝既從始昌受尚書又師事簡卿又請業歐陽氏蕭望之始事后蒼復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所學皆非一師宜其講習之精見聞之廣也戴德甫墓志

附錄

公尉江陰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點選僚吏分任振卹而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

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

以太學正召朱侍講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徒商榷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

除禮侍兼侍讀公句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坼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

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

去旋須漢節登范車先生有道出涕泗派分象山接洛水振鐸重席闡聖傳此心之外無二理先生有才輩伊周胸襟百萬森戈矛新亭肯作楚囚泣誓楫一念清神州此行豈但蘭再握講帷欠公熙帝學火城照空沙隄新堂印押班運籌幄絜齋牆仞世龍門辦香夙昔鑽仰心邑儥一了卽歸耕但當拭目天上新經綸日與漁樵擊壤歌太平

眞西山書絜齋訓語曰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

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于淸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

蒙齋創東塾告絜齋祠堂祝文曰肆我先公體道之元推以淑人訓語溫溫光明本有意勤而昏昏去明復照

耀乾坤四海歸慕絜齋之門矧伊一家昆弟子孫愛及甥侄閭閻牆垣

程洛水祭袁侍郎文曰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爲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交某所寓舍實在旱河公時少監祕書也日晡退省歸塗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

其二曰遺誥兼新訃同時至轟門龍髯先帝遠馭背棄公存方恨三旌晚俄驚一鑑昏潸然關世道不是哭私恩

王厚齋跋先生答舒和仲書曰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專是尊德性絜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根本于學問未嘗失于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踐古今務爲高不然假以期頤之年卧之寂寥之館使之統斯道之一諸儒之向譬諸赤刀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爲淸廟鎭夫何不然天嘗其祐一疾不留珍瘁之哀實關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

劉後村挽袁侍郎詩曰華髮始遭逢其如道不同可曾留孟叟俄已罷申公諫草多傳出經疑盡解道豈無南董氏舊筆紀孤忠

其二曰遺誥兼新訃同時至轟門龍髯先帝遠馭背棄幾

豐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梅之
餽推之于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
其極節或虧于晚學或倦于毫倪焉孳孳不知年數之
不足尤當以自警

梓材謹案晚楊梅之說厚齋先生所以自命也語甚懇至餘補載深寧學案

方虛谷跋絜齋年譜略曰公所學天地之心也自有天
地以來聖此心也賢此心也自公之得諸師傳家授以
來象山此心也慈湖此心也絜齋此心也必有事焉而
勿正之心也勿忘而又勿助長之心也孩之知愛親也
長之知敬兄也宗廟而欽也墟墓而哀也卽此所謂本
然之心也

黃南山先賢正獻袁先生贊曰有鄞儒族自高而玄道
隆正獻裕後光前笙鏞著述天地其心曾無君子後學
奚欽

謝山句餘士音過柳亭訪袁正獻公絜齋書院詩在
昔儂評事于此闢樓荊中有袁光祿賞爲都講生評
事既徙居光祿乃紹承薪傳歷三世碩儒大其聲嵩
飛而魚躍此心其情明由來小天地胡爲常惺惺精

絜齋家學

縣丞袁先生燦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絜齋同調

文肅徐先生鹿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絜齋講友

鄉貢林草廬先生蕃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絜齋門人

文肅徐先生鹿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袁先生任

袁任字信翁鄞人與正獻同曾祖蒙齋父行也官至處州兵馬鈐轄祝釐崇禧觀幼從正獻學蒙齋稱其以材猷自負而又能以儉約自持蒙齋文集

袁先生喬

袁喬字崇謙絜齋長子輯絜齋家塾書鈔蓋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蒙齋娓箴曰天資正直急義勇爲先君子講說諸經鈔

錄傳後炳然有耀吾娓先長兄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又絜齋家塾書鈔後序曰伯兄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耳

補少卿袁晉齋先生甫

附錄

蒙齋娓箴曰博學精職克紹前聞居考妣喪各茹素終三年仕而見黜屹無附麗吾娓先次兄

補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梓材謹案先生蓋趙訥齋之壻見下曹先生逢己傳

嬰緘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有孝行事載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振錄事錄及文集行世

蒙齋文集

興教化者不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明其本心降衷之大義國家何賴于若人哉知衡州事奏狀

先君子嘗訓學者曰立志貴乎恢張保德莫如兢業今世之士往往卑近者乏恢張之志而俊邁者鮮兢業之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爲士乃不知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

誠有能立大志奮大勇傑然立乎千萬人之上而檢點此身雖毫釐之間微有過差亦不苟恕則恢張兢業兩得之矣送林德甫赴京學教授序

壞天下國家者私意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贈沈甫序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虛古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萬世如一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

有能傳先王之正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習正論磨礪既久日充日明秉彝之良油然感發孰得而禦之以上寧國府修學記

省非難常省爲難曾子曰三省也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愚學者于此而省發焉純純乎學學乎理融心悟一以貫也躬行實踐默而識也忠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與也誦讀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則鍼砭藥石也死生不貳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無間也象山書院記

乘麻菽粟舉世不以爲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一聞談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乘麻菽粟外耶

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尊其師師道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仁者樂山銘

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爲學如射立志爲先志在命中鐵石可穿企彼聖哲萬夫莫前有志竟成古語信然立志箴

而宗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過何從生不觀省故提起精神靡間朝暮精神者何蠹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明天賦惟是觀省弗得弗措一日得之本來素具不以力索無物可付徹上徹下綽乎有裕觀省箴贈桂伯顯

忿從何起反觀諸己寂然本無何怒何喜波浪平息湛若止水懲忿之要如斯而已懲忿窒慾

欲從何生一念之萌凝神靜觀勿與欲爭雲翳既散日月自明望欲之要不動亭亭望欲窒慾

懿姚虞之傳心兮曰惟一以惟精伊尹惕後覺之未覺兮非予覺之其誰鴟衡武公歌有覺之句兮千載猶播其芳鬻洙泗先覺之是賢兮此道參前而倚衡覺賦

衡學講堂更名時習和貳車韻五首

道心無壞亦無成只怕微雲點太清重坎之亭人不識

一輪素月本來明言習坎之心亨也

意味澄然未動初綱常大道本同超直須麗澤工夫熟便是當年詠舞雩言兌澤之講習也

終身不察是凡人一日三回省此身參也親傳端的處

品題宜口不違仁言曾子之傳習也

緬懷周道意悠長事業姬公念不忘宗廟百官誰識者仲由也只許升堂言孔子之習周公也

莫道今人不古如分明氣象魯之涘坤爻六二知何義試叩膠庠學易徒言坤六二之不習無不利也

附錄

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儆心今無何怒何喜波浪平息湛若止水懲忿之要如斯而已懲忿窒慾

慴者大端有五其宅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

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

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

提舉江東常平所至詣學宮講說刱書院貴溪之南以祀象山

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篤志愛民每覽所

陳備見懇惻先生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

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先生條十事至爲詳明

眞西山序紹定江東荒政錄曰袁侯在江左五年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饑侯無一日不講荒政先儒有言天子苗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

耶天之爲心仁而已矣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
又爲作眞贊曰傳絜齋心得慈湖髓方寸虛明燭千里
是爲鄭山子袁子

王厚齋四明七觀曰處則講貫以淑艾任則善教以昌
言長庚曉月惟楊暨袁袁亦有子受業于楊進禮退義
家學用光

戴剡源孝經說後序曰正肅公旣貫嘗持江東憲節數
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
象山之道益嚴

袁清容書先生懲忿窒慾題扁曰忿慾皆發之不中節
者易咸以無心爲咸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漢儒
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正肅公謂忿近于剛以欲爲剛
德不足採本證源有合夫槃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守身
如玉雪危言讜論百王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
避聲色此絕慾之效也居朝不二年輒以直道去湯
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眞實錄也

黃南山先賢正肅袁先生贊曰巍巍正肅作聖有功擢
魁嘉定蹇蹇匪躬禽鳥春風予樂攸同高山景行允矣

儒宗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有先生中庸詳說二卷經
義考云已佚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舊錄蒙齋中
庸講義四卷提要云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
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
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于慈湖故立說多與
象山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
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
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
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郎載則有分限矣天下
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皆與道相離之
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
卽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卽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
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說也其他宗
旨大都不出于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悁忱
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云

閻學袁先生商

袁商正獻季子官至閣學與兄肅甫俱有學問知名于
時姓譜

蒙齋講友

伍先生維貞

伍維貞字清之衢州人嘉定十六年擢奉常第司戶衡
州嘗與袁蒙齋友蒙齋言其貌莊而和言平而實攷其
行鄉閭稱爲佳士叩其志沛乎勇決而莫之禦云袁蒙
齋集

絜齋門人

補胡先生誼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尚書釋疑十卷經義考云佚

附錄

正之自以不與時偶益讀古聖哲書深求旨趣以自暢適

晚歲建聚書樓扁曰觀省自號觀省佚翁且作記曰青嶂當前翠竿在側展卷與聖賢對語優哉游哉又述絜齋之訓曰修身爲本謹行爲先觀于斯省于斯子子孫孫寶之永無忘

蒙齋銘其墓曰糟儒精神樂哉一貧是爲絜齋先生之弟子不辱師門

補胡先生謙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易說易林魏序上文云尚慮所見未廣介余友袁廣微將就正于余甚矣牧之之好學也似先生嘗學于鶴山

附錄

魏鶴山序先生易說曰余謂古之學道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節牧之于余有末可强同者固亦足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于此者矣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造化萬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而予亦以是自警焉

路先生康

路康字子齡世居河南父顗始居象山先生從學于袁絜齋絜齋調官江陰亦從而卒業焉絜齋

吳先生炎

吳炎字晦夫絜齋弟子絜齋字之集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詳見廣平定川學案

少師程洛水先生珌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統領胡先生革

胡革字從之慈溪人少從袁正獻學正獻愛其氣質之純茂志操之堅確名之曰諶字以實之先生苦心刻意勇于自立不得志于儒科思欲以武奮遂更其名并字易之取從革之義圖通變之功也仕爲鎮江府都統司左軍統領大監慈湖楊公先生亦嘗親炙誨益服膺不

忘絜齋集

李先生鵬附師楊子嘉

李鶚字雄飛奉化人家于金溪師事楊子嘉既又從沈定川楊慈湖袁絜齋學共學者咸愛敬之絜齋集

汪先生龍友

梓材謹案先生嘗以父命受業絜齋于永嘉見其父從事傳詳廣平定川學案補遺

章先生麟父煥

章麟慈溪人其父煥字昭卿恨少壯時學不竟力磨厲諸子不少休平旦盥櫛以朝先之且命其子皆早起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絜齋授徒里校俾先生受業焉絜齋集

張先生伯常

張伯常龍泉人與蒙齋友蒙齋稱其學醇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爲師矣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絜齋有書贈之勉以發憤力行又其立志貫乎恢張修德莫如兢業蒙齋以爲訓學者則先生嘗學于絜齋之門矣

吳先生祈

吳先生裕台傳

吳祈吳裕鄞人君若適之二子而絜齋之甥也絜齋贈詩以誨之曰男兒何所急爲學要立志此志苟堅强天下無難事超然貴于物萬善無不備厥初本高明有過則昏蔽但能改其過輝光照無際厥初本篤實有過則虛僞但能改其過金玉等精粹改過貴乎勇不勇眞自棄有過如坑穽改過如平地平地可安行坑穽宜急避事親貴乎孝事長貴乎弟是爲立身本奉承無失墜門戶久益熾盡作興起計是心通神明勿使形體累持之久而純爲福如川至其二曰農夫力耕耘歲功必倍收吾儒用心收學業亦有秋聖賢有遺訓好古敏以求韋編至三絕發憤窮深幽寢食俱相忘此志何時休矧今後生輩未脫童丱儔刻苦猶不足詎可思悠悠而毋早媕婀居其窮未易瘳殷勤撫二子不暇爲身謀雜然萬馬羣望爾爲驊騮翕如眾樂奏望爾爲天球勿云年尚幼歲月如川流及今不加鞭壯大徒包羞輕擘惜寸陰前哲勸進修勉爾務謹重戒爾毋輕浮人百已千之庶解而母憂袁絜齋集

汪先生敏中

汪敏中字耐翁鄞人絜齋授徒里社先生從之學性資端良嗜書不倦仕爲戶掾爲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

如一職業愈辨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于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堅持身莅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絜齋爲記其敬義立齋袁絜齋集

朱先生擇善

朱擇善烏程人丞相忠靖之孫嘗游于絜齋先生之門眞西山歸卧草廬掩關謝客居一日先生來謁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于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西山曰昔

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眞西山集

楊先生口

梓材謹案蒙齋爲楊璣母何氏墓誌云吾鄉城南楊氏最盛先正獻公絜齋先生久處其家塾子弟多秀士服習詩書據此則絜齋之門必有楊氏在焉

補太師袁彥淳韶

雲濠謹案清容居士集袁氏舊書自序言越公從學正獻時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左右最爲精善又書進修堂往還尺牘云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

屬官正獻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寄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兄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逕赴禮部相從事也蓋正獻公薨越公撫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言合講時事也

絜齋私淑

文隱滕寒齋先生公遇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郎中趙野谷先生汝鐩　別見醒潛諸儒學案補遺

梓材謹案野谷送絜齋歸班詩有云絜齋勉世龍門躡香夙昔鋤仰心蓋實私淑絜齋者矣

蒙齋門人

補文定陳先生宗禮

梓材謹案深寧困學紀聞評詩涵庭堅題道鄉壁條原註陳櫃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煙累姓氏多因謫籍香卻史虞卿幼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鑄官謝山三箋云只謂原本作只爲爲是又云宗禮絜齋弟子攷宋史先生本傳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所云絜齋蓋蒙齋傳寫之譌

莊敏馬裕齋先生光祖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純父勉焉足矣誰勿更求他人保明恐世俗好謟適以怠純父之心非蒙齋所

李先生純父

李純父蒙齋之徒也黃東發爲題蒙齋遺訓曰蒙齋先

望也東發文集

知州徐先生拱

徐拱字拱辰浦城人文肅之孫累官朝奉大夫歷知祁門縣南雄州高州興國軍道州卒年五十有六其于祁門善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濂溪之學而安樂其民云方秋崖小稿

梓材謹案秋崖嘗爲先生與袁太監書云某自以戀湖之的傳嗣絜齋之遺響某安得執御以驗吾心之本靈本明者又一書云幸而大父于先正有同朝之喜季父于執事有同年之盟惟先生拊之

使薦紳大夫目之曰是嘗登蒙齋之門某倚以爲重則先生自列蒙齋之門矣袁蒙齋集

程先生沐

程沐松陽人袁正肅每與講論經義袁蒙齋集

曹先生逢已

曹逢已字能謙長興人娶趙太常師淵之女與袁蒙齋爲僚壻與處動中繩墨孜孜于切已之學蒙齋屏居山樊先生來書終日諷誦夜挑燈庋倦卒年纔三十有八袁蒙齋語其壻袁蒙齋集

葉先生東

葉東字子潤括蒼人紹定癸巳訪蒙齋于鄱陽聽講中庸大旨蒙齋更其字曰朝宗端平三年蒙齋去國先生不遠千餘里到鄱川東湖問蒙齋以死生而蒙齋爲字說以遣之蒙齋文集

饒先生魯

饒生者蒙齋學徒也蒙齋作默識銘以贈之曰于之從師亦既努力識云多矣然匪默識默識如何誦詩讀書此讀此誦與世人殊人皆不然而我樂此大道坦坦君臣父子是中何言是中可言終日默默有不默存蒙齋文集

梓材謹案蒙齋集又有竹坡銘亦贈饒生

蒙齋私淑

姜先生翔仲

姜翔仲貴溪人袁正肅公行部之貴溪爲象山改創祠塾先生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先生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袁氏孝經說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戴剡源集

胡氏門人

孫先生震

孫震天台人胡牧之學子袁蒙齋集

朱氏家學

舍人朱先生應元

先應元字見則安吉人震之子歷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首劾時宰去之後爲丁大全所忌左遷壽復除監察御史陞右文殿侍講會星變賈似道當國眾畏縮莫敢言先生極陳時政由是遷起居舍人卽日斥去姓譜

越國門人

王臞軒先生邁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胡先生余潛

胡余潛字叔昭臨海人襁褓而孤隨母適余氏束髮以行藝推于鄉錢相祖豫弟兄尤器重迎致家塾最久旣而席下弟子益眾應舉猶用余姓耆舊或告公所自出卽日返本宗而更名示不忘長育恩登第爲鄞山主簿累官辟知藤州命未下而卒方巖王居安嘗薦之云孝友聞于鄉里人謂實錄云後村大全集

梓材謹案先生長子太初秘書郎兼崇獻府教授袁清容越公門下士蓋先生在慶元府幕倉多所補益注餘姚酒庫而越公爲班政知平陽縣以親嫌改金溪故清容云爾也

蒙齋續傳

補

教授袁先生甫

梓材謹案蘇滋溪書袁德平文稿後云國子伴讀四明袁杲手其先君子文一編示天爵曰吾先正獻公學于金溪陸先生至正肅公益修其學俱有家集傳焉蓋非專以文名于世者也又云正肅得其先訓以達于陸氏杲之先君子則正獻曾孫正肅公之孫也其于家學蓋親有所聞焉類藁先生文集號卧雪齋文集馬有用眷爲之序云其子早游于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宦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

附錄

嘗作求志賦其自序云余老子變患牢垂耳順白首無成因想先世遺業敘次爲求志賦

越國續傳

同知袁先生洪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五

後學鄞王梓材慈谿馮雲濠同輯

廣平定川學案補遺

張陸門人

補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梓材謹案廣平八世孫讓爲廣平洲源錄萱師南軒張氏金溪二陸晦庵朱氏東萊呂氏友定川沈氏絜齋袁氏慈湖楊氏攻媿樓氏止齋陳氏他如呂子約徐子宜皆其所與遊云

廣平類稿

古之積貯在穀不在米官司收糴常平不如舍米取穀

而穀之中只糴所謂小米穀者常平官租納米一斛則折穀二斛與所糴並藏反覆思之無弊有利果可施行

倉論 常平

不惟一路便可措置若敷奏朝廷亦可永爲天下法與陳

國家榷茶鹽大率淮浙之課在鹽江鄉之利在茶二物出產去處其價廉甚商旅先以厚資買引然後以本錢取貨官價既輕利亦無幾故商賈之家不免因官引夾帶而槩點者或致於私販若官司一一苛察繩之以法與民爭利非計之便論茶鹽

今之保長雖曰催科稍便然期會之奔走吏胥之乞覓點對之費用比較之箠楚人人所不能免縱使令長有寬恤之心深加撫勞然上下勢嚴內外情隔非委之吏事必不集集事在吏非賄不行矧令長迭更未必皆賢賢者倘不能盡察萬一苟非賢吏輩誅求詎有紀極論保長

救荒之事苟恤民雖在他司門下尚復致力矧義倉專屬使臺以是寬民不俟他請襲者訴旱既多阻抑今若因是凡下等不在蠲免者亦與除放或截自若干畝以

下悉與蠲免甚大惠也

夫薦舉之法乃國家求賢之道非士大夫干祿之門是以古之時上嘗急於得賢而不以選拔私其下下亦謹於自治而不以利祿干諸上上下兩盡天下爲公故廉恥明而風俗厚後世義利不明士失本心爲己之學乖利祿之念重視阨窮遺佚者不能以一朝居於是有自薦之態有請託之門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恥以干上拜爵公朝謝恩私門而門生恩府之稱歷數百年雖名卿大夫亦安於流俗而不能擴然以變謝張守舉狀

附錄

先生答朱子書曰去冬握衣晉謁始獲挹道德之容降
既見之心執事與進循誘色溫而氣和情親而禮厚飲
食教裁不啻父兄之詔告夫子弟也虛心之教迫切之
誨佩服不敢忘德所恨不得朝夕侍側以承博約爲不
滿耳

楊慈湖誌墓曰元質於書無所不貫尤精於毛鄭詩
又曰載遷教授新安愈自磨勵其於晦翁東萊南軒及
我象山之學一以貫之

袁絜齋祭之曰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闔門如兄之躬行
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膽忠義乎又孰能舉
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譏議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
夜旦夫復何憾而所可深痛者朋友乏切磨之益而後
學失依歸之地也

又新安郡庠祠記曰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
歉質諸古人而不怍元質其人歟

袁蒙齋記舒公祠堂曰先生內美充實有孚盈缶而卽
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傷倚溫溫讓讓
不異常人應事接物委蛇曲盡而若未嘗與事物交小
心畏忌周旋規矩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
乎天壤之間獨能保此太和享此眞樂而未易與世人
言也

王厚齋記廣平書院曰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
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尙絅之
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楊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
海之濱爲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

陳本堂文靖公書堂講義曰文靖先生有立身之正學
有修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仰證於象山遠則審訂
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辨於楊袁沈之交際力行所
到後學所師流俗滔滔道則在是非吾鄉之碩果乎

戴剡源題文靖墓詩曰莫輕數尺黃泥壞埋卻斯人後
更無山上自難生青草樹開長見聚慈烏樵耕可免憑
鄉俗灑埽能來是學徒後有宣尼須痛惜待將墓額寫
嗚呼

黃南山文靖舒先生贊曰先生之學自陸而朱融會貫
通卒爲大儒美境佳趣風雨敝牀師模後進照然眷陽

廣平學侶

舒先生琬

舒琬字傳正文靖長兄淳熙甲辰進士授迪功郎鄂州崇德縣尉陞福州簽判文靖光裕錄

附錄

樓攻媿祭簽判文曰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戚戚之不止帝前尉於武昌恩威並宣日剖滯訟自以不冤五溪峒蠻動與戈鋌匹馬深入且喻且鐫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警歎詠歌四傳又曰兄之於事如燭照而數計

舒先生球

舒球字東美傳正弟而文靖之兄也淳熙十六年進士仕至潁川太守文靖光裕錄

廣平講友

陳先生傅良詳止齋學案

樓先生鑰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文徐先生誼詳見徐陳諸儒學案

教授高先生宗商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汪先生廷佑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楚先生椿

楚椿字仲齡新安人學問有源操履端正杜門力學不同流俗廣平教授徽州數造其廬而以學正處之廣平嘗咎其嘗曰每念不聞諸友消息得書知講席不廢深慰所思但莊卿書言別後吾友一洗膠固入會圓融而來書但云目疾作苦若不能堪吾友平生爲學正坐膠固之病一旦掃除當日有休休之樂而來書但云爾豈復爲外所奪耶古人固有終身抱疾如支離疏者猶足

以養其身而終其天年況仲齡未至於此外無仕進之念內無饑寒之迫力學自強超然自處雖少有疾何損於內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雖甚不幸亦只得自安若強以命分之說排遣疾終不能逃卻恐未免自貽戚戚也廣平類稿

鄉貢林草廬先生甫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復齋門人

補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梓材謹案上虞縣志名宦傳於先生云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又與朱呂講求問辨似先生與文達

沈叔晦語

天子必有諫官今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問者錄事參軍自漢至唐專掌彈劾此職可復修也

定川經說

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其留別楊慈湖之鵝湖詩曰任地從天景孰眞何須向

各行于其所當行而不偏于一曲非禮不能也曲禮道德仁義二句

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在朝言禮二句

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于坤乾觀變於夏時觀常非聖人孰能觀之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節

禮行不是行禮我與神有二不可謂之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故應行于郊節

附錄

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捨去卒拒不許

爲太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

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爲家傳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友愛甚篤

其留別楊慈湖之鵝湖詩曰任地從天景孰眞何須向

北定三辰天涯未遇蜃樓市仙嶠偏多採藥人分手傳餐每歧路知心講道更情親離亭信宿梅花驛只恐霏霏雨雪頻

朱子答先生書曰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

寸始爲不朽用功力耳

又祭之曰嗟吁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政之有餘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爲覆載以仁義爲居諸以太和爲扃牖以至誠爲郛郭至於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緒餘也

史眞隱祭之曰嗚呼叔晦淳眞資稟不羣試舉大略可悉其人以言其道得師深造優優聖域能窺閫奧以言其材知悟心開何患事物紛至沓來以言其學正而不

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兩優上第名亞省元以言其狀修髯廣顙鶴立雞羣咸知敬仰以言其言時然後宣齒牙餘論學者爭傳嗚呼人有一善必膺世選君兼數者乃不通顯遲次州佐效未及收遽以淪沒命不爲謀

楊慈湖祭之曰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其之世方習詭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時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薾不振之氣

周益公誌其墓碣曰昔曾子論宏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悅親以信友信於友乃獲於上若我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於上者非耶

孫燭湖哭沈叔晦墓曰宿草遂如許吾誰作九原堂堂那有此凜凜尙能存日落松風久天清鏌鋣氣暄百年知己淚灑盡欲何言

又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澍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鶴山跋先生太學私試策問曰古之仕二爲貧爲道而已爲貧焉則苟以祿仕然非飢餓不能出門戶不爲也亦有飢餓而不肯爲者矣夫苟爲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將大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否則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爲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爲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斷不可

袁絜齋贈沈智甫序曰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

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林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慄然祁寒暑穫無絕則小篋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王厚齋曰淳熙大儒跡濂洛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右之傳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以修德性求放心爲根本以顏曾四勿三省爲準的閒繹經訓躬行實踐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于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俯仰無所愧怍學者知所操存持

養以入聖人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沈叔晦所問兩塗之疑謂聞道讀書須詰以所謂道何道所謂書何書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更願審叩以決其是非愚謂晦庵以其受象山之學故其說如此所謂引而不發者耶再答讀書數條先令虛心熟讀本文若便雜諸說下梢只得周全人情恐亦關其先入爲主者

黃南山先賢端憲沈先生贊曰偉哉端憲本於躬行師道尊嚴郡國是倡曰道與職惟一無二任重道遠名昭

百世

謝山句餘土音沈端憲公墓詩敘書父子盡醇儒更有徵君襲道腴再世衣冠同翁聚一林櫬楷尚扶蘇崇邱山下薪傳杳眞隱堂中蕙帳枯鄉里義田乃餘事可憐高誼亦荒蕪原註云端憲之父僉判銖程氏再傳弟子淵源有自端憲之弟徵士陸氏弟子有苦節

定川學侶

補徵君沈先生炳

附錄

梓材謹案採寧國學紀聞引朱文公答項平父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謝山箋云蓋指吾鄉楊文元裒正獻舒文靖沈端憲及端憲弟季文一輩

孫燭湖咨潘宣幹書曰沈季文兄要是强毅截然不繳繞媚世眞古學者氣象他日宜相與展盡餘懷

定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詳東萊學案

王先生茂剛

王茂剛居明州林村在巖壑深處刻意讀書足跡未嘗

妄出尤遵於周易沈端憲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特出於傳註之外云延祐四明志

附錄

王深寧八賢贊曰夢吞三畫韞玉山棲象外繫表捐筌棄蹄心學自得義文與稽緒言不傳林深草翼

謝山句餘土音林村懷王處士詩不習白茅黃葦學逝將章布老山村崛興寧須五世授神助早將三爻吞超然一笑會太極掃盡諸家付游魂都尉以來推絕學苦心若箇見天根自註云王茂剛容齋隨筆所記講易儒者也梓材案白茅黃葦學原註謂王洲公新經又案處士著有武陵易說

奚士達字必達寧國人淳熙乙未進士教授復州改績溪提轄左藏庫簽書淮南判官致仕初先生與同舍郎沈煥講習禮經相勉曰曲禮毋不敬大學毋自欺當終身行之江南通志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鄉貢林草廬先生頤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廣平家學

補學士舒先生鈺

梓材謹案先生以廣平長子爲定川長塌與呂喬年胡顓李知至爲寮壻見沈氏譜

廣平門人

補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雲濠謹案先生嘗爲永州教授眞西山爲狀言其學純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服及爲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云

附錄

廷對力陳二說其一論合天下之賢以起事功賢者氣類雖一性行不同人主當翕受敷施大臣當兼收並蓄

其二論容天下之言以作士氣進言者常病於過聽言者常病於疑然言而過其失在臣子容納之嫌歸朝廷聽而疑其失在朝廷讜直之嫌歸臣下其閒敷陳詳密剴切精當讀者謂其得奏議體

授零陵校官先生至適廩粟無繼篤爲之稽其本末立爲定式盡剗浮費以身率先既迺葺新殿宇及禮樂器飾從祀儀像增生員解額課習寒畧不倦士咸知奮謂吾邦自濂溪南軒遺風浸遠先生繼其後煥起氣脈相與號召如江之西廣之南負笈者輻輳時二子亦分教于

徽于汀先生既取朱文公貢舉私議爲學者矜式遂錄二副并示以訓迪之方結語云若解體至意老懷念釋其樂教如此

除國學正上方親細玩講經理輪對謂帝王之學莫切於心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其心法之要相傳不失具載於經三代而下若漢武帝唐太宗雖尊崇招延意向甚美由其本之不務故其治功若斯抶之於美玉終始條列一主於正心宸扆注聽謂卿所陳甚明切還太學博士再對詞益懇其略曰有聰明之大德必當勉强淬厲毋輟毋怠庶幾可也又曰道在天地間本入其域夫子至聖猶曰自志學至不踰距矧常人乎但學語之曰學者求道循序而進自非上智罔能一蹴而詩輒成誦齣齣出就外傅記誦質問出入意表比長恂恂篤實不事表襮人見之不待辭色而敬服也初先生天資明粹氣和而栗始能言母張氏教以二南之事業所可至者誘掖奬勸以成其德

先生高公閎所論學制及朱文公貢舉私議移文於監請集議舉行之以爲法諸生有刻志好修者力以聖賢

於一而散於萬故理之一者爲易明分之萬者爲難辨若眞積力久自然有貫通處其要只在至誠無息又曰聖人教人正心爲本故道只於心正時識得先生聞之惕然有省於是操存於沖漠無朕之中省察於顯隱幾微之際沈潛羣經考覈傳註參以濂洛先儒格言事事物物反而求之吾身以驗夫所以眞知實踐者或齋居終日精思體認至忘寢食其教學者謂孟子之思誠程子之持敬此是徹上下貫內外事所以立大本大經者在此耳夫然後學問思辨以篤于行故尊德性者不可於悠久亦是心上聖工夫久之

尋遷國子博士自莅職翼舍考論妥定胡先生明道程

不道問學而世之務窮理者徒務於外而不知養於內自治疏矣凡從先生學者進德有次第入道有規矩而無俗學之弊平居未見其疾言遽色子弟或少形忿慍必誨之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汝學詩人安得爾士大夫咸傳誦以相教飭與鄉人言必示之以孝弟忠信且勉之曰人之爲善當隨力所至勿謂小惠未徧而不屑爲勿謂後日不繼而不復爲濟十人中濟一人可也力不能濟烏知無如我者繼吾後也濟得一人是一人之功做得一日是一日之事人皆感其誠而服其訓強戾者

愧改焉以上墓誌銘

梓材謹案先生墓誌銘宣參政縉所撰有云先生遺文有讀經纂義讀史纂論語孟義類庸學圖說濂洛師友問答辨義子集鉤玄通若干其禮記纂永州諸生刊于郡庠詩禮講義二百篇雜文五十卷又云先生既從舒公遊承聞諸老先生論說上泝濂洛之淵源故其學問深淳操履誠正縉紳學者咸尊師之至其末年簡在帝心進之經幄而先生已老矣於是有若樓公鑰蔡公幼學眞公德秀袁公燮楊公簡其出處前後雖不同而風義相與爲尤篤是則先生於蔡文懿諸公蓋在師友之間上文有云吾鄉諸老先生之學皆有源委先生咸登門是其於樓袁楊三先生未嘗不北面事之矣

鄭安晚書先生碑陰曰嘉定初先生糾錄成均清之以諸生見或敏躬危坐片詞不接莫窺其際退未嘗不爽然失也或宴居恬適聆一二話眞實有味退未嘗不充然得也堂序矩矱不詔而嚴警飭行於事外交際容色未施而信篤愛生於慮表噫何修而得此哉南華子所謂德人者非先生而誰歟

劉中傳經堂銘序曰蓋自禮部父子親承文靖文忠之傳架閣伯仲又私淑齊國九峯之學故其傳經之精微師友之淵委其來甚遠此傳經所由作也

梓材謹案禮部父子蓋謂先生與長子正字以稱架閣兄弟豈卽正字與弟以制耶

陸景龍傳經堂詩曰由唐而宋文運隆濂洛道統傳羣公闡明大義發旨奧風霆赫赫開盲聾紫陽夫子傳心學深病漢儒多舛錯尤于刪後三百篇六義吟哦意沈著東萊呂氏解說詩頗泥小序反費辭輔廣衍爲童子問羽翼朱傳猶庶幾設科取士尙經術南渡以來非一日正葩獨數江口李朱蔡師生分派的禮部秘書一再傳正科別魁名蟬聯於鄉於曹又於監秉花佳讖誇多賢六世闡孫早聰慧傳經有圖纂先緒王安黃杜皆名流前後相仍久不墜

梓材謹案柳州陸氏又爲李氏秉花堂賦云慨詩書之源委兮專門而校讐傳紫陽之一出兮

弗雜採於蕭猶眞蔡爲之羽翼兮鍾黃杜與安劉
曾王爭先而韻頡兮正尹東發相繼而纂修玉海
兮刻源同聲兮倡酬然則三百年李氏之詩學秉
花之嘉名當與四明山川典籍而同收也與此詩
互相發明正尹東發蓋因朱輔詩學而及之玉海
刻源又因東發而及之耳至王深寧黃杜之王當是
厚齋之父別詳麗澤
諸儒學案補遺云

謝山句餘士音李朝散祠詩三江慈湖里奎芒騰列
宿慈湖既西遷光前孰輝後廣平有高弟系出忠臣
胄明德產達者學統所鍾厚況兼永嘉傳經制妙指
授禮疑三鄭支詩笑二毛陋坐言而起行賑恤有名
奏區區夸世科不過其小就頗聞殘元時遺宮尙俎

豆斯人不悅學掌故失推究誰從魚鹽中爲振講堂
舊原註云朝散父子同科其時孫吉甫太常亦父子
同科甲第中以爲佳話然兩家並承學統豈獨科名
哉

梓材謹案寧波府志載先生受業於舒文靖傳毛
詩學門人以次傳授黃應春杜夢觀安劉王貢學
其傑然者杜夢觀當作孫夢觀王則斷非貢學也
府志又言毛詩之學惟文靖與楊博士琛得其淵
懿文靖又傳先生故奉之詩學
最盛者鄞唯王文貫首稱云

補羅先生子有

梓材謹案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雙眸炯
炯讀禮有趣老師藉助不少士子多願共學第規
橅素歷權貪單乏校官不能展手時
作念不無望舊使君也蓋謂先生

方先生琢

方琢字元章歙縣人慶元元年鄉貢進士嘉泰三年試
江東朝漕補入太學嘉定七年以中等上舍殿試袁甫
牓中第五甲第一人升第四甲授楚州州學教授改蓬
州辟四川總領所措置糴買兼准備差遣坐蜀事爲言
者論列尋授吉陽軍軍學教授入廣嘗權通判融州經
略司檄委買馬於邕州橫山廣西提刑錢宏祖挾私憾
誣劾對獄踰年坐謫封州卒先生早有聞於四明舒公

實爲徽州詩學之祖自入太學聲名已盛至爲前廊學
者甚眾在蓬利州蜀士執經皆喜得師利路帥曹彥約
尤深相知所刊朱文公師友問答委之訂正方桐江集
朝散陳先生師稷 見下定川門人

傳正家學

舒先生鋭

舒鋭字子春琬之子廣平之從子也廣平兄弟遊學四
方受師友開悟歸與鄉人士共學先生氣稟醇厚感發
之機特敏讀古人書善自涵畜平居簡重言不妄出與

之處者潛格其非廣平謂其克踐所學年二十六而卒

廣平類稿

元英門人

補諸葛先生口

雲濠謹案象山與朱子書云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閒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潛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疑稍破其執已自足之意云云大愚遊候濤山記所云元英與其徒諸葛生恐卽諸葛誠之也

定川家學

補別駕沈先生省曾

梓材謹案周平園跋王獻之保母墓碑謂故友四明沈煥叔晦之子省曾出示云云亦可見周沈之交矣

定川門人

補岕先生大年

附錄

袁清容跋岕氏藏舒沈二先生書曰伏讀沈公書誨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岕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葳月則曰樂道其教子廩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岕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焉俾弗墜

監獄孫先生枝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事汪先生伋父汝賢

汪伋字及甫奉化人父汝賢常州錄事參軍先生自幼識趣已不凡長益嚴重宜州通守廣平舒公未第時已有盛名錄參器之妻以女先生與之款密得聞師友學問操履之詳太學錄定川沈公嚴毅不苟合先生勤勤請益以得親炙爲幸又從將作監慈湖楊公講立身之要一話一言服膺無斁又與絜齋袁公交游四十年嘗遺其長子龍友受業於永嘉淳熙中補迪功郎紹熙四

年超轉從事郎以卒絜齋爲誌其墓袁絜齋集

李先生鶚別見絜齋學案補遺

朝散陳先生師稷

陳師稷奉化人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閭推尊爲儀範年八十三以子貴爲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戴剡源集

史先生安之

史安之眞隱之孫也眞隱嘗送之往依沈叔晦師席云

吾孫年甫冠抗志在青冥重研輕千里求師爲一經功名遑來去器識是丁寧旣得賢模範歸歟喜過庭部舉眞隱

漫錄

季文家學

沈先生唯曾 附見季文門人

季文門人

李先生師尹 父必達附師沈唯曾

李師尹字口口其先占籍四明至曾大父徙餘姚父必達從師四明知以理義爲宗袁絜齋銘其墓沈季文家

居以經學教授鄉里先生以父命師事之絜齋集

吳先生迈

吳迈字君若鄞人其母爲沈僉判之女舅氏以戴禮名家先生師承焉絜齋集

廣平續傳

教官舒先生泌 附子棫格孫明翁

舒泌字子和文靖之孫也淳祐甲辰進士嘗主象山縣學子棫字德文元至元二年任象山縣教諭棫弟格字景禮任婺州麗澤書院山長格子明翁字朋之至元中

任廣平書院山長 文靖光裕錄

梓材謹案厚齋尚書爲廣平書院記云淳祐中先生有孫明經世其學晚始對策集英典教象山縣庠退而繙橙書啟迪後昆案其年世蓋爲子和而記以爲名棫殆傳刻之譌然深寧集鈔本正作泌雲濠謹案任松鄉重建文公書院記云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舟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於學宮景定初前進士李君灝舒君泌童君幼該請立書院子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是先生固私淑朱學者

補太學舒先生澣

梓材謹案寧波府志謂先生講明正學寒暑勿懈經義考載先生易釋二十卷佚又案奉化二舒平叟著易釋繫辭釋其二十有三卷王氏續通考指爲通叟所作誤也又案先生兄弟當受學于廣平

諸子

三江家學

監場李先生詵伯

進士李先生詒伯 合傳

李先生訓伯 合傳

李詵伯詒伯訓伯詞伯奉化人修武郎佾之孫皆三江先生之弟也三江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

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
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行中才氣
實相上下從弟森同以舍法待年再從弟誨伯亦薦于
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 樓攻媿集

提舉李清巖先生詞伯

李詞伯字希岳初名詢伯避景獻太子諱改焉奉化人
長兄禮部受學于鄉先生文靖舒公淵源正學以授諸
季先生自少年儁聲藉甚氣體嚴重言動必于繩矩喜
誘掖後進見片善則獎成之樓宣獻謂其天資近道學

力過人進取未效士已期之蓋確論也年幾六十始成
進士授襄陽府南漳尉帥一見以師儒禮之僉書光化
軍判官差充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端平元年改浙西
安撫司議幕辨疑決滯心誠求之和靖書堂初建亹亹
衣推食無難色寘嗜慾一室危坐終日肅然由壁水舍
選登進士第典教新安及京庠推明道學士心傾向改
爲諸生講說除太府簿兼樞密院編修官開禧以來史
館時政修撰勘後時會往復煩瀆不舉先生倣日曆自
宣教郎知銅陵邑既以修入館爲正字兼景獻府教授
開禧迄嘉定凡朝廷處分將帥申請邊防得失與夫甲
兵儲峙賞罰黜陟之類別爲三十卷曰省府禧嘉會編
記者二事宰輔邑有實政試館職無誤語云袁蒙齋
卒袁蒙齋銘其墓稱先生平生嘉言善行甚眾而最可
以其副牒史院上覽而善之命改秩歷爲宗正丞兼勅

梓材謹案先生三女長適樓扒官獻之孫次適袁
蒙齋從子其幼未行者後適王厚齋尚書見厚

齋所作權宜墓誌云娶公之女弟是也又案袁徵爲先生南齋文集序云南齋書塾之扁也姑以名其集云

補

通判李先生以制

李以制字景禮國子博士希太之子臨安府教授景平之弟未弱冠踏世科鄭安晚紀其新昌政略曰余觀中都以來自江之西者語新昌事皦然哂其迂則曰令下車邑許自未嘗省亟新吾鄉校闢講堂甚偉令數橫經其間未幾又有來哂者曰令迂茲甚賦入鮮贏乃市田爲計偕續食閱數月哂益多余因筆哂者之言以訊之令還書曰是何足迂方元夕龍燈市行鄉飲歌小雅三詩以相禮刊吾三世龜鑑書以示邑人迪其孝弟忠信立羣賢祠壇植梅子眞陶靖節像及邑之節行士十人凡涉風教事將緒續講行之吾之哂于孔孟家法未亡哂于何有余于是信新昌之政果有異于今而未能必其暇乎否也既再考邑以治辦聞士精其業郡大比貢者八人口其民安其教臺郡之訴空焉義庾登登犴室井井又建大和橋以濟涉踰五百尺臥波之龍翼如也人樂其成官不告匱向之哂者今誦而歌之矣噫兄弟同年同里詢其家之賢方之太邱自相師友以家學之懿遺于自宜以越流俗而追昔人也

鄭安晚文集

補

吏部安先生劉

謝山句餘士音安吏部竹林詩儀同子孫秀磊落有清襟肯以廣平學而分秋墅曾後村慚晚節東發結同岑豈果矜科第高風溯竹林原註云吏部爲廣平再傳弟子其不屈于賈氏宜也清容謂其以科第傲

知州王先生撝並詳麗澤諸儒學案

教授轉承議郎知深水以朝奉郎卒于官舍袁季子文

秋堅言之陋矣

雲濠謹案史道祖爲三江李氏作秉花堂記云得士元白受文靖詩經之訣歸以敎諸人如安東山劉黃西軒應春有聲藏成出其門焉東山先生之號

進士黃先生應春

黃應春四明人嘉熙二年進士 寶慶四明志

雲濠謹案寧波府志文獻先生著有詩說內翰應麟左史黃自然徽進送監看詳除國子學錄梓材謹案先生號西軒見史道祖秉花堂記嘗爲宗學博士見宣參政所作禮部墓志

杜先生叔範 附從子裕

杜叔範奉化人官常平奉化習詩者膾炙人口李祕書

景平楊博士獻子黃知郡義甫與先生其尤著也李楊黃立朝位望相埒先生官若不逮然有才子弟名裕字子問奉化後來言詩推子問稱首去之西會薦爲文學掾劉源序以送之 敕劉源集

梓材謹案李景平博士之子黃義甫博士門人先生其流亞也當及博士之門陸景龍傳經堂詩所云王安黃杜之杜先生其人矣又案浙江通志寶祐四年進士仕夢冠奉化人浙西茶鹽司監卽先生又案劉源集又有杜子問赴建康南軒祠長詩

舒先生津

舒先生滸並詳舒氏續傳

方氏家學

方虛谷回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東美續傳

舒先生澄之

舒澄之字少度球孫嘉定壬午鄉魁任永嘉主簿舒氏光裕錄

梓材謹案宋文憲公爲白湛淵先生墓銘云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稱之曰名儒則先生之學術可見矣

陳氏家學

陳育孫朝散師稷子鞫潛篤厚伯氏繡衣公一出仕亟爲當途所知用麾馳飭弁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留事閫廣廈幾千堵贈同堂數百指娛適朝散無虧容每曰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一也斥餘資倡義于族黨晚歲以恩補迪功郎致仕 敕劉源集

吳氏家學

吳先生新

吳先生裕並見梨齋學案補遺

通叟門人

補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附錄

先生棲運海濱者餘二十年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爲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

李氏續傳

承議李先生明善

李明善字叔明奉化人朝請郎以稱子歷官嘉定縣丞至承議郎歸老田園十有七年卒王厚齋誌墓稱其嗜學自修言動中矩見者肅然處族清和莅官清勤謹恪在公如家變民如子奸無重囚冰檗其操終始不渝所謂寶德君子者歟 王深寧文集

李三江先生明新

李南句先生汲 合傳

李明新字厚齋亦稱三江先生其貌癯然其語泊然下世十餘年其子汲以所爲詩文十卷號甬山集而袁清容序之 袁清容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禮部弟詵伯之孫藏刻源爲作族譜跋其子汲號南句先生見揭汯所作隱君墓誌程徐所作處士墓誌

竺氏續傳

竺先生稷

竺稷刻源人竺君嗣孫袁清容稱其猶能守儒保世庋藏舒沈二先生遺墨云 清容居士集

陳氏續傳

陳海陰先生鳳伯

陳鳳伯字貴白世居奉化之鵑鵲山父肖孫浙西提點刑獄致仕恩授將仕郎宋亡不復仕鄉人尊之爲海陰先生先生少歲力古學不屑事科舉聚羣經師說商略譬證下逮旁聞曲記遺言懿行譜牒星曆之學皆手抄與梓本書相並篤于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其學深湛詳博尊聞傳信慳悟解者泪其眞嘗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旣友矣必反覆護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不爲言人益服之延祐六年卒年七十有七 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清容嘗爲先生子士直墓誌云貴白甫有子命名長曰紹廉季曰紹庭廉言清庭言直也雲濠謹案戴刻源集自題陳貴白畬齋又壽陳貴白詩有寡語薄味足以養氣少求頓出足以養體

云
云

海陰同調

隱君汪先生懋卿　附弟森卿子瀚瀚

汪懋卿奉化人與弟森卿同學同貢並因宋亡不仕杜門著書子瀚字幼海受家學治易春秋躬耕孝養率彝嘗從海陰陳嶠伯講學幼海薦授衢州路學錄辭不赴　寧波府志

霽峯家學

李先生家賢

朱元晦案補遺卷七十六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家賢台州人從籍華亭明春秋瞻文辭洪武初舉本府訓導子至剛亦舉明經一統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作家賢云洞孫生家賢生至剛

李先生至剛

李至剛寧海人洪武初以明經舉侍懿文太子太宗登極歷禮部尚書初開經筵同解縉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多所裁定及縉被譖詞連先生下詔獄仁宗嗣位復以為通政改守興化卒　台州府志

三江門人

王先生艮學　詳見深寧學案

南句家學

隱君李先生彌厚

李彌厚字彥深奉化人秉義八世孫也九歲從伯父南句先生學父德之卒哀甚而負土成墳母羅氏得心疾彌年不痊先生齋戒籲于天願以身代飲食必親常以父母之心為心如是三十年晚好禮經嘗曰有家者非禮不足以明君臣之義禮可一日廢哉洪武戊申得渴疾不痊迺語諸子曰吾疾不可以起命也其以葬叔者葬我蓋先生之葬一本朱子家禮其德性之美南句先生之教為多而睦姻族恤貧乏則皆秉義之遺訓云　揭伯防文集

處士李先生彌光

李彌光字彥謙彥深弟數歲解誦二南章句讀書過目即不忘伯父南句先生為家塾師夜坐必講說古今治亂人物賢否歸則歷歷俱道于父母前無遺者尋先喪父而母遭疾力侍養親調飲饌者三十餘年建松坡精舍于墓左以記其先　程仲能文

海陰門人

汪先生瀾 附見海陰同調

德文續傳

都事舒先生莊

舒莊字汝臨德文之孫性介特以名節自期讀古人書

遼遼不倦至正間以文學徵仕至浙東道都元帥府都

事後因方國珍起遂隱入明改本州知州不就耕釣以

終 都誌

都事講友

運判張竹居先生元禮 附師許山心

張元禮字仲和號竹居世爲越人六世祖某徙明之奉

化再遷而城居先生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

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歷授

大嵩場鹽司丞建嵩江書院延名師訓其里人朔望舍

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晚築別墅于月湖之濱以

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鹽運使司判官致其仕卒浙

東宣慰使都事舒莊與先生居同郡學同師而其情相

好爲之誄銘干貢禮部玩齋貢玩濱集

三江私淑

教授王先生厚孫 詳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六 三 四明蟄書 約園刊本

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石氏先緒

侍御石先生公揆

石公揆字道佐新昌人參蔡京之御史中丞公弼從弟也高宗時爲侍御史極論秦檜朋比章凡十上檜罷職及檜再相遂坐廢先生氣節與兄伯仲詩文已不傳石氏家乘中尚存劾秦檜章二篇南宋文範作者考

雲濠謹案周益公爲循吏石大夫墓誌銘載先生有云樞密使秦檜再相君連上疏論其失

附錄

呂紫微詩集會稽石道叟教授南劍興治郡學作詩敘其本末云聖沒道則微世久學欲絕區區續微言未易勝邪說石侯東南秀睹此心欲折分教南劍州意在補亡缺欵今兵火後復見俎豆設廟貌甚尊嚴上下有區別先生默無語風化動閭塾斯文自明白如仰見日月坐令穿鑿慢不待湯沃雪不知旁祠誰今代古豪傑孰能與之齊其此寒歲節入門日在望未返意已歇由來正心術不在費煩舌乃知熏陶功自與聞見別參魯固不愚亦豈有優劣此理倘可求萬古同一轍

大夫石先生盡問

石盡問字叔訪新昌人侍御公揆之子年四歲奉母屏居山寺苦學工文詞秦檜死上書訟父冤詔復職與恩澤補將仕郎歷知撫州卒年七十有四官朝請大夫初爲郡縣首白郡請覓賦斂退與民爲期會寬而信簡而明周益公誌其墓稱之曰循吏云周益公集

邊氏先緒

邊先生友誠

邊友誠字仁叟一字應叟鄞人每誦昔人此亦人子之語曰敬人所以敬己也以是自律復以教子先生雅好書喜讀論語若有所契合晚多疾或勸之修鍊答曰論語書無非養生法何以他爲袁絜齋娶其兄女因從之遊一日入其室視其銘諸座右者有曰逆心行事必生妄吾分無他恨絜齋歎曰流俗滔滔不反諸心故去古人遠甚公以心爲師其本如是其爲安分大矣袁絜齋盍集

象山門人

補通判傅會潭先生夢泉

梓材謹案舒雙峯猥補通傅教授啟云今以象山一瓣之香來爲合江諸儒之倡風流不遠譬若推石鼓嶺經始少令于螟肖天池得路當寄見于鵝湫盡謂先生

附錄

先生爲衡州教授過白鹿洞書院時周益公帥長沙小隊奄至乘先生不備請先生高坐講易先生顧左右得周易正文攝衣升堂讀乾坤又讀屯與蒙聽者已倦忽藏之袖中正色大言曰此紙上易不足講講三聖人易可乎于是倦者悚容益公離坐躡先生後而言曰今日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見子淵矣

象山與朱子書曰傅子淵前日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益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覩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于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

朱子語類坐間有言及傅子囷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不是此邊卻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爲他所誤近世人大被人誤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

補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雲濛謹案先生所著又有詩解孟子指義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攟蕃說黃庸發蘭其敍剖判象山及朱晦翁之說其自任亦果矣

錄象山語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黃東發曰孔子指凡非所習者爲異端孟子獨指楊墨爲異端自唐韓昌黎至本朝濂溪伊洛及乾淳諸儒皆指佛老爲異端象山則力辨異端不專指佛老而自孟子歿後以至當世千五百年間凡講學者皆爲異端且謂心本自虛理本自明凡言講學窮理皆是異端邪說未知然否然講學本孔子之事而窮理又大易之言也

附錄

琴山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猶言般水惟危淸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鑒眉其說頗異

補 黃先生叔豐

荆州日錄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猶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益于已外無益于人此皆已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補 彭世昌先生與宗

附錄

象山與王謙仲書曰彭世昌去冬嘗至無爲求見挾校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其學耕于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

補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附錄

袁絜齋祭之曰昔我與公同僚會稽道義磨切古人相期惟公秉心篤實不欺學有根源象山是師天臺之政吏戢民依自列于朝人望益歸典司宗祏蘭臺有輝出牧大邦仁恩是施貴名方起胡擿其疵心苟無瑕孰爲成虧

補 陳先生去華

附錄

別後象山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後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補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千能

梓材謹案東陽石洞遺芳載郭混妻吳氏嘗爲其姑葉氏築高塘庵命子肄業其閒冠先生與錢文子並主師席講明洛學云

附錄

朱子答劉晦伯書曰浙中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

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

孫燭湖祭之曰講學之難久各自知喟我同儕成德其誰十五六年耿耿昨非惟其弗措終或庶幾遷材之厚天既奪之誠之強又摧折之死者已矣生者何居神理不昧尙克相茲

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梓材謹案孫燭湖代石應之狀先生行實云所與游皆一時巨人長者又言其育德果行醇粹明白及交廣漢張先生東萊呂先生臨川二陸先生晚交新安朱先生公年皆其長而方惓惓師慕請所以詔之者自恨不克盡力竟學云

附錄

九歲而孤家貧處僻陋無師友毋氏茹窮紡績資遣游學先生卽感奮刻苦問辨思索窮日夜不怠遂工文詞必根柢于義理

初假館授書自給主人一慢易徑謝去士友以此重敬之

授臨安府學教授臨安學故敝陋游士以請託冗食其中士之自好者恥而不入先生至歎曰是非所以稱聖

下教養意也卽與同寮捐俸丐資守帥新其宮而大之既則一視成均律以法度拔能表善訓誨諄切未幾鄉風競勸多成就者

至漢陽學舍尤荒涼士子絕寡先生居數月風厲興起旁郡秀民來游日盛

揚州罷還至瓜州風怒不可渡先生爲文取酒酹江略曰惟貪惟不靖臣子大罪誠一毫髮加議者言某當盡室溺江甘死不憾不然便風一帆賜以安濟凡我同涉與蒙福焉語訖解維則北風逆舟而南矣

平生志念無一日不在君民其攷訂當日急政要務規模纖細大本末略無遺者

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附錄

朱子答周叔謹書曰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

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學于兩家不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叩之因書喻及爲幸也

補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梓材謹案先生上邱文定公書多稱侍郎先生且一則曰師門再則曰門下蓋文定帥蜀先生嘗應辟領科故自居及門云又案先生少學于魏子明燭湖集有祭文儒林宗派又列先生于東萊學派梓材又案朱子與劉須溪書云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頃在湘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倘辱延納而徼誨之幸也則先生當又及須溪之門

梓材又案謝山鮚埼亭詩集姚江贈同年施明府小扈俗由來擬鄒魯姚藎齋有云浙東列城雖褊小掃地九流百家互參

川更鍾光獻靈巖我三儒鍾接武燭湖先生楊袁流本心之傳開系譜光光文成眞天人拈出斗杓掃榛蕪梨洲克紹蕺山緒九流百家互參伍此外人物倘如林前光後輝難悉數

孫季和語

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困學紀聞

燭湖文集

學者學孔氏者也然自曾子子思孟軻沒孔氏之書僅存而學不傳惟濂溪河南師友淵源之懿相承益光扶王極正人心於是王道明而刑名功利之說熄聖途闢而百家異端之辨窮異時六經語孟微言大義沈汨破碎于漢陋雜駁之談乃今發越條達簡易平實故惟三先生爲得斯道之傳　遂安縣學兩祠記

大抵觀聖賢者當觀其大用聖賢之大用在時堯舜禪授湯武征伐時也以堯舜之禪授而責湯武以孔子之尊王而繩孟子則非矣蓋春秋時王室漸微然齊晉託于尊周而人心附焉是天下固周之天下也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至於戰國諸侯不復顧藉王室既久而皆僭號爲王而周之天子之號亡矣曆數已盡天命人心已去文武之餘澤已竭孟子爲得而強尊之哉故孟子因齊梁之既王而勸之行王政適其宜也聖賢之大用主于安天下孔子之時必尊周可以安天下孟子之時諸侯可行王政者則可以安天下雖孔子復生必不易孟子之言矣　疑孟說

今來所用力處且欲得信實不欺虛己下人取善掩惡消磨平常矯僞好勝之心庶幾循是以復乎性情之正而益消其利欲之惡病未能也故且欲量力守分簡靜自養而不敢過意作之使高恐虛高而實無積累之地

耳

某耿耿夙心鄉慕義理每對聖賢遺言頗亦切身知味略爲講說亦嘗一再課試稍成氣象近方立周程三先生祠亦設南軒東萊祠其旁蓋冀嘗爲邦侯郡博士也邪思妄動隨自剛制不至甚離閥世淡泊忮求亦寡然而氣質未重規矩未嚴析理語滯應事膽薄自視栘然一庸人耳故願委身師範日月漸摩庶幾變化之益

中庸哀公問政一篇疑聖人于哀公未必直說許多或者家語反鈔中庸入之又頗疑大學所定其他皆分明只淇澳一段恐武本在首章正經之下通證明德新民至修身爲本之意似差渾成而于舊本下文連接亦順

與王君保書

此身萬事付之造物獨吾初心決不可自負虛見易長實德難進閱歷益多亦可以自覩矣努力鞭策尚可補過不然竟墮無聞見惡之域其可懼哉與杜仁仲書

附錄

朱子與先生書曰來諭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于一偏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又曰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後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于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曰書小序不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卻

學校久廢某始至郎延一士授徒其中每旬一再詣之

生祠亦設南軒東萊祠其旁蓋冀嘗爲邦侯郡博士也

與王君保書

此身萬事付之造物獨吾初心決不可自負虛見易長實德難進閱歷益多亦可以自覩矣努力鞭策尚可補過不然竟墮無聞見惡之域其可懼哉與杜仁仲書

附錄

朱子與先生書曰來諭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于一偏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又曰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後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于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曰書小序不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卻

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近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

楊慈湖誌先生壙曰簡與季和承學于象山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與講切進德

項氏家說曰朱先生謂孫季和曰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待若行之不力而歸咎于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于行之不力則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浦江縣志曰燭湖先生早承學于象山晦庵之門天分既高學力尤至窮理盡性深探閫域四方之士翕然景從凡經指授隨其才品有以自立又曰先生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而名高數奇中道折軸縉紳大夫士莫不嘆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魚雁到桐

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未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公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季和自謂病在輕弱晦庵令痛下功夫知行並進又與論中庸太極等說且云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在亦頗覺有弊否

補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附錄

袁絜齋祭之曰維兄資稟端良德宇粹夷刻意爲學古人自期求師友于四方採聖賢之淵微不遑世以立異

不同流而詭隨恬澹自守不求聞知此善類所賴以磨礱而吾道所賴以扶持謂降年其有永何一往而莫追信天壽之不可必而造化之未易推也

補 提舉胡崇禮先生撙

附錄

黃東發曰葉水心胡崇禮誌云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蓋讖之也又云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閭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尤

眾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譏之尤深也

補教授陳先生剛

梓材謹案先生學于陳止齋又學文于葉水心並見劉後村集饒應子墓誌

附錄

曾雲巢寄陳正己曰屏屢深閉斷經過倒榻陳編且卧疴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吟成楚些翻愁絕鬢染吳霜柰老何心鐵正堅思急試憶君終夜起悲歌

補周先生清叟

錄象山語

後生看經須著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于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彼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補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梓材謹案象山文集與饒壽翁凡七書壽翁與先生之名相當豈始號壽翁而後號止翁耶其第四書云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德固劉氏見象山與胥必先書

補直閣趙先生師雍

附錄

象山與先生書曰積雨小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狀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爲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于利欲蔽于異端遑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

道幸甚

雲濠謹案先生官至吏部郎袁蒙齋簪個其子之請爲作沛然堂記

補趙先生師蔵

梓材謹案先生字詠道儒林宗派載朱子門人趙師哲字詠道黃巖人文公孫婿師蔵師皆蓋即一人而兼學朱陸者也查宋史宗室世系表師雍從弟有師蔵師折而無師哲其字詠道固與師折無當也

補包克堂先生揚

附錄

象山與書曰足下之病得于好事凡親師友爲學立行措措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備爲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起人僥倖之心

補包先生遜

附錄

敏道跋江泰之所收象山劄子墨蹟曰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于詩爲然哉

眞西山跋敏道講義曰縣尹朱侯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聞者莫不聳動歎未嘗有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尙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旣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肚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堂音吐清暢徐問轡答往往破的

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

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

朱子語類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

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

補州守高先生商老

雲濠謹案象山語錄引括蒼高先生之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震啟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不傳耶蓋即開禧三年先生刑象山文集敬語

補提舉潘先生友文

孫嶰湖與潘料院書曰今時作邑定未能便及古人日行乎不得已之中亟去其太甚其餘漸損益之歲計有餘則爲善矣然吾輩學未充精力短始雖銳行其志事變淩奪日月推遷能使初志寖闌是則可懼僕方自以爲戒因敢以告

宋潛溪題朱文公手帖曰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

補進士周先生良

梓材謹案象山槀舍之作學徒各來結廬先生書其居曰蘧林

補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諸經講義集解經義考云佚

雲濠又案王阮亭居易錄載黃翰部所鈔南宋詩小集有臨川危稹達吉巽齋稿

補幹辦吳先生紹古

梓材謹案象山爲作經德堂記而未從余遊求名其讀書之堂爲之說使踽而求之是即袁清容所謂鎮山經德堂記也

補章從軒先生節夫

梓材謹案先生學文于陳先生應子又得之先生見劉後村集饒廌子墓誌

補教授高先生宗商

梓材謹案先生與石麐之宗昭榮薛艮齋文並稱學生時先生爲迪功郎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石爲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見浪語集附錄

補縣令俞先生廷椿

附錄

陳子淵曰俞氏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于是取其近似者別爲一卷以補冬官又于五官之內盡剔其不類者而各之其類夫周官曷常有類其精神脈絡環流于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非如後世某官而任某職某事而專責一官也安用類爲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類以古本校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氏邱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而增損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于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邱之書

此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爲之耦也其不墾而傷也者希矣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周禮復古編一卷提要謂復古之說始于俞氏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云

推官邊先生恢

邊恢字汝實鄞人順昌丞友聞之子子承奉郎友誠先生少讀書異常兒承奉教之嚴年十四五已知學問之大略登紹熙元年進士廷對有曰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不忠也不知其君可以與堯舜之道者不智也堯舜之治必可與于今日堯舜之道皆已具于聖心陛下有堯舜之聖心而形于政治未如其心盡亦反而求之辭意懇切授鎮江軍節度推官始先生嘗受教于金溪有所啟發對策之語蓋得于講切者擢第而歸孜孜于司馬氏通鑑考理亂興亡之跡而推其是非得失之原諸子百家亦掇其要卒年三十有八袁絜齋集

朱先生克家

梓材謹案先生從于白鹿洞講義之會考象山年譜應天山書院其謝日達誠者宋幹叔蓋鄙其人也象山與吳子嗣書中作幹伯猶象山與朱益叔書語類作朱益伯也

路先生謙亨

梓材謹案先生從于白鹿洞講義之會象山集有與路彥彬書蓋即其人

胥先生訓

梓材謹案朱子識象山白鹿洞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考象山集與胥必先書四其一云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蓋必先其字訓其名也

葛先生少良

葛少良金溪人嘗從象山遊象山文集

曾先生敬之

梓材謹案象山文集與曾宅之書二一又語錄有曾充之來問學宅之名祖道見滄洲諸儒學案敬之與充之不知其名

朱先生元瑜

朱元瑜字忠甫口口人從象山學初名虎字伯虎以虞書有朱虎請更其名字而象山爲之說象山文集

桂先生德輝

桂德輝貴溪桂店人其族甚盛乾道壬辰先生從學象山處槐堂之茅屋象山年譜

周先生伯熊

周伯熊口口人從學于象山象山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于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于此後往問學于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先生曾見之百日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象山年譜

張先生伯強

張先生行已合傳

張先生少石合傳

梓材謹案象山與王議仲書云鄉人素根此山之名學于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諱之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游從者

彭世昌極曾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于東塢之上名曰儲雲一家結廬于前山之右名曰佩玉是則侍郎從子固有從學于象山者又考象山年譜淳熙戊申在山問精舍學徒各來結廬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已少石封庵伯強行已儲雲伯強行已佩玉即張氏子弟也而名不可考矣

周先生孚先

周孚先口口人結廬象山書其所居曰志道

倪先生伯珍

倪伯珍口口人書其所居曰愈高

祝先生才叔

祝才叔口口人其所居曰規齋

馮先生元質

馮元質口口人嘗言象山常居方丈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啟發人之本心也象山年譜

毛先生剛伯

毛剛伯字必彊口口人其言象山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

故聞者感動云象山年譜

章先生至仲

章至仲口口人言象山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何以能然象山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象山年譜

吳先生厚若

吳先生誠若合傳

梓材謹案二先生一字仲詩一字叔有並象山與仲詩書謂其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

富貴之念鞠絆與叔有書勉其卽今奮拔何復踰
前日蓋皆問學于象山者其父漸字茂榮初象山
于虛稚以女妻之後與象山同舉于鄉其卒也象
山爲志其墓云子五人顯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
厚若嘗與丁酉舉順若
字伯顯象山亦志其墓

張先生衍

張衍字季悅口口人嘉定五年編象山遺文成而傅于
雲爲之序象山年譜

雲濠謹案象山文集有與
先生書勉其益盡精微

張先生季忠

張季忠口口人與周元忠善象山嘗與之書曰聞元忠
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諸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

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云象山文集

吳先生郁附子行世孫益

吳郁金溪人從象山傳道德性命之學子行世福州教
授孫益太學進士宋文憲集

邵先生中孚

邵中孚口口人象山與之書曰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
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告以讀書不必強加
揣量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自然日充月明云

宋先生復

宋復文安陸子門人臨川于珪母張氏女先生之外孫
也有婦德能爲里中女子說禮記內則曹大家女戒常
以明經勗其子吳文正集

陳先生經

陳經字正甫梓材案先生一字顯之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終奉
議郎泉州泊幹姓譜

尚書詳解自序

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
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諸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

知之至于皓首窮年研精極思率不能得其要領者往
往得裒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
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誓命而已于己何與哉
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于人心廣大悉備悠久
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須臾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
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
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尚書詳解五十卷四庫書目提要言其自序稱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

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于象山六經注我之說殆傅金溪之學振者然其句櫛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云又案先生所著又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象山號存齋存齋語錄蓋錄象山之語當即象山弟子也

汪先生堅老

汪堅老象山之徒也象山嘗贈之序曰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晦明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願略于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淪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子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盡爲吾言之象山文集

承奉李先生充庭

李充庭字伯振奉化江口人修武郎俏第四子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飽況其有盛于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其所存矣問作詩歌平淡如其人閱名臣言行錄週合意即作詩以紀之至百餘篇慈福宮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三江先生元白之子元白之事參政續之學皆有原委先生咸登門而參政判府君與同里舒公璘居太學友善遂委己受業焉又云四明自慶曆以來爲文獻之邦乾淳間考亭朱文公象山陸文安公倡鳴道學于是先生之父參政判府君與舒公太學考德問業于東萊南軒而及登夫文安之門者也據此則先生實友廣平同爲象山門人而兼及張呂之門矣

吳先生君玉

吳君玉口口人自負明敏至槐堂五日象山每舉書句爲文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先生再三稱歎然退省其私又卻都無事云象山語錄

周先生康叔

周康叔問學于象山象山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問學象山曰公且說爲誰打鬪飭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象山文錄

謝先生希孟

謝希孟象山之高弟也少豪俊好狎游象山每責之但敬謝而已越數時在妓所恍有所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本事詞

許先生　口

梓材謹案象山每稱之爲許氏子而不舉其字必其父有不足重者考象山爲吳茂樂墓志言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爲教官志吳伯顯墓則云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深甫及之之字後劾葉水心者卽其子而象山之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易先生　口

雲濠謹案象山與朱子辨太極圖書首言黃易二生歸奉書其名皆不可考

補通判劉淳叟堯夫

附錄

吳草廬序金溪劉太博文集序曰劉君詩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爲正大胸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欵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遷終子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于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

顏子堅　口

顏子堅口人嘗問學于象山象山與之書云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夫諸人推轂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于鄙言謂有所啟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眾人所同知之道哉象山文集

梓材謹案子堅蓋亦劉淳叟之流象山之徒也亦嘗從游于南軒朱子嘗咨其書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激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于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敍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劃有期急作此奉報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爲之似亦未晚顯道節夫亦皆象山之徒也合之象山集所云曾用節夫諸人推轂遂變儒服是子堅已由觸而釋旋去釋而儒矣又案朱子文集又有答顏子壽書子壽名鑄或其兄弟行耳

陳氏講友

范先生應鈴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進士知崇仁縣甚有政績累遷大理少卿卒謚清敏號西堂先生所著有西堂雜著及對越集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姓譜

敏道學侶

吳先生千兜

吳千兜粵山學長也紹定己丑包敏道過粵山之麓縣尹宋侯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是日學官洎學子會於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其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先生等以其講義刻于學眞西山集

驪塘學侶

補　主簿危蟾堂先生和

梓材謹案文文山序危恕齋論云近世有驪塘巽齋二危論行于世今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謂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爲珍或又云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巽齋與蛟塘未知爲一人否也

俞氏同調

文康葉竹埜先生時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曾潭家學

傅先生和父

傅先生子野　合傳

傅和父子野皆曾潭先生子淵二弟也兄弟天資俱高輔以篤學不安于小成而用力子大道昭晰無疑毫髮不差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三年間杖有罪者纔十有六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雖老子韋布而開禧所上書慨然有憂宗社生靈之心其子正夫嘗親炙慈湖　袁絜齋集

鄧氏家學

補　鄧先生洙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子象山門人蓋與父同學于象山者

鄧先生傳之　詳見水心學案

琴山門人

補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雲濠謹案包文正記三陸祠堂云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

馮先生泰卿

馮泰卿口口人傅季魯學徒也其從季魯所居之廬初名梅窗以季魯家諱象山爲改瓊芳而先生書之　象山年譜

彭氏門人

陸先生循之　別見象山學案補遺

燭湖門人

王先生子知

王子知官主簿通書于孫燭湖執師生之禮燭湖嘗與

書曰吾友英發育膽決志度不少一第分內事諒不以自多少年日月家居無事計當洗心聖賢之訓博以古今之變他日成就未可量也天姿不可恃風俗易溺人顧敬毋忽 燭湖集

李先生知仁

李知仁字任甫口口思湖人再從孫燭湖遊相與讀書于蓬蓽荒莽之中始名知幾字吉先謁燭湖易之而爲之說 燭湖集

孫先生康祖

孫康祖者越士也學于孫燭湖稱其有志操 燭湖集

雲濠謹案先生從燭湖于海陵燭湖薦之滁守趙叔明之門亦見燭湖集

趙先生師白

雲濠謹案先生字甫卿蓋燭湖之徒燭湖集有遨遊西湖及和韻遊橫埜詩

司馬先生述

司馬述字尊古涑水人其父宰海陵孫燭湖適丞是邑因得朝夕侍左右 燭湖集序

雲濠謹案孫燭湖司馬氏七子字說云金華通守司馬季若溫國文正公從曾孫也恢然長者生七丈夫子曰速曰遂曰逢曰近曰迅森然秀整而興于學余爲之字速曰大亨道曰元履述曰尊古遂曰楙良逢曰棣原近曰知先迅曰晉明汶案季若名儼爲邑海陵時燭湖爲作縣宰不敢堂說

忠獻史同叔彌遠 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胡氏家學

補侍郎胡先生衛

附錄

衛道與水心友知常州時以鄭忠公墓亭請水心記之水心曰衛道託于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

梓材謹案孫燭湖爲高公亮載夫人壙記里人孫某代於僧宰胡衛爲之銘衛嘗師公亮宜銘云

補知軍胡先生衍

附錄

孫燭湖與書曰近來專看何書所作何事業觀聖賢之學考帝王之治體以及歷代興替隆汙之變而達乎今日之世故精思而默識自計新功云何若未及此亦當自循序著實下手用功之處

陳氏門人

章從軒先生節夫 詳上象山門人

饒氏家學

饒先生焯

饒焯長者延年子兩貢于鄉是爲東山先生劉後村集

鄒氏門人

補丞相吳履齋先生潛

存悔齋十二箴

性一以靜心虛而明以明合靜曰純粹精

昂昂天民昭昭帝命萬善百行始于持敬

雲行雨施魚躍鳶飛愚同早覺賜達晚知

濂溪光霽延平灑落其間善人先去剛惡

大小往來屈伸感應其機不停莫若中正

吉生于悔吝必有凶所以聖賢貴乎反躬

辱踵榮後毀居譽前吉無不利在乎謙謙

蹇則修德困則致命無怨無尤敬恭以聽

爲善成名求名喪善有爲無爲義利之判

言倍招憂事倍招患以約失之吾見亦罕

當遜戒尾當集貴翔聖人之道進退存亡

兩夜包晝偶陰對陽君子所懼南方之強

附錄

邵口復識存悔齋箴後曰先生以履名齋者也履者禮也自上天下澤之象立以禮制行正心誠意其本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用也天理人慾限界易迷別嫌明微莫重于禮禮苟不存何以爲悔悔苟不存何以爲箴故悔一而義二警口于遷善改過之端覺悟于今是昨非之證則是悔也進德之機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是也顚冥于進退存亡之鄉昏亂于口遷飬疣之境則是悔也憂虞之象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忠孝爲大節以誠敬爲實務切切于理慾之辨義利之分是其心境內融禮興外馭固不至于有悔而猶存悔以自警則始于寡終于无克已復禮卽顏子不遠復之時也以禮自防卽衛武公聽用我謀之日也大冊渙庭行據素蘊口口天下先生其履而泰者乎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先生以之

季芯祭履齋文曰潞公不能不疏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包氏家學

補文肅包宏齋先生恢

梓材謹案先生年十九嘗見文公于武夷見方桐江讀宏翁敏壽集跋雲蘀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世父約叔父遜從朱陸之學先生少爲諸父門人據此則先生亦嘗受業於遜矣

包宏齋語

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時節莫知鄉本無所何可測識姑指曰此此卽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自長長而不沒勿忘勿助至于純熟無此無非此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于深遠之地如自志學入凡五

進而極于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于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苟或升而未入于室畫而遂屢于中猶不可況今有僅于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

本無也操存舍亡孟子正欲人操而不舍以求放心若曰何可拘又幾謂心不可操宜任其舍之也何其與孟子之本旨異乎將別有所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他人之所能曉者乎

理備于經經明則理明矣

附錄

先生序象山年譜畧曰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于深遠之地如自志學入凡五

顯道門人

吳先生伸

吳先生倫合傳

吳伸字子直南城人與其弟倫並爲貢士包揚辭徒淳熙辛丑朱晦翁條上其爲社倉之說孝宗即頒其法于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時貢士方容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先生兄弟見之有感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于吳氏而先生兄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隣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于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于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于是眾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云朱子文集

雲濠謹案陸放翁爲吳氏書樓記蓋朱子爲大書樓二字以揭之下曰讀書堂之前又爲小閣之下曰抑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書其顏曰南總石則艮齋書其顏曰北窓堂之後

榮木軒則又朱子書之

梓材謹案朱子語類包顯道問顯道所以來故於是日皆無課程先生令義剛問次日皆依精舍規矩說論語一生說務本章一生說三省章一生說溫良恭儉章一生說孟子說人孝出弟章一生說溫良恭儉章一生說敬事而信章一生說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退時好而取世資則又子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吳未知在其中否也

敬道門人

眞先生志道　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高氏門人

邵先生機

邵機宜興人高商老之徒也朱子嘗答其書云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至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于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也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所謂高侯之績已悉書之者蓋卽常州宜興縣學記也記云紹熙五年宜興縣新脩學成明年知縣事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又云予頃得高君于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于其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爲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于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退時好而取世資則又子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

雲濠謹案朱子文集答邵叔義書四第一書標目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郎言高疾者也第二書云下車以來究心職業非爲貢士者矣第四書云予靜書來殊無義理又所與左右書纔亦錄來似亦象山之徒豈先生與高氏並及陸氏之門耶又案象山文集與邵叔誼書二叔誼卽叔義古今字耳第二書有云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是叔義官機宜文字故晦翁集第一書本與邵機轉謁而爲叔義則叔義非先生之字矣

驪塘門人

補

贊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中庸說二卷雜說五卷離騷大義一卷起敬錄一卷詩文三十卷見後村所作墓誌

附錄

起通判贛州踐濂溪之後尊賢懷古爲君子亭拙齋自記之

履齋吳公嘗與公書云先正蕭公得公于不卑小官之日亟聞于朝今三十年矣某中間繼聞于朝今二十年矣自是博不相聞每惜朝廷用公未盡王子當國起汀州移書勉爲千里一出公至汀首祠郡前輩潛軒楊吏部以崇風敎俗易動難更公欲以詩書之澤新美之講大學明德一章于學

村集

章氏門人

御史饒先生應子 別見勉齋學案補遺

俞氏私叔

通判王東巖先生與之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金先生叔明　詳見南湖學案

邱鈞磯先生葵　詳見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詳見廣平定川學案

劉氏門人

主簿范先生士衡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蟾塘門人

郡守趙石泉先生必健　見上饒塘門人

和叔門人

胡先生衛　詳上胡氏家學

饒氏續傳

御史饒先生應子　別見勉齋學案補遺

安撫饒先生應龍

饒應龍字翔夫延年孫端平進士除監察御史在臺風力甚勁或勸其婉言先生曰言官其可婉耶遷直顯謨閣浙東安撫著有詩文類編六十卷史討三十卷盡心錄三十卷奏稾三卷行于世人物志

履齋門人

修撰張先生汴

張汴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履齋兄弟門出入荆閫歷年明習韜畧履齋兄弟既沒廢斥者十餘年繼文文山起兵辟爲祕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爲空坑兵敗爲亂兵所殺處置使鄒瀛得其屍葬之　宋史

陳先生鳳　附子景茂

陳鳳號芥軒口口人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于玉虹翠浪間平生遊吳履齋包宏齋嚴華如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未及用蚤卒子景茂字逢春幼孤長而有立自號肖軒文文山爲之說　文文山集

侍郎方秋崖先生岳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歙縣人長于詞翰有小稿行世方澄孫序之云奇奇怪怪之文如其人磊磊落落之氣如其文理宗朝兩爲文學掌故官中祕書出守康廬秀水

雲濠謹案先生紹定五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罷歸蓋初忤賈似道繼忤丁大全氣節嚴正才鋒俊厲尤工駢體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履齋書云某門牆老生也又與吳相公書亦自稱老門生則先生當爲履齋門人又與王參政書有云仰視門牆之舊參政未知何人又爲白鹿洞後賦序云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云云是先生亦晦翁私淑之流也

復齋六箴

適燕南轅爾迷爾歧尙其未遠跂予改之 不遠復

休者止也復能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休復

而旣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爲 頻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眾狂一迷惟君子特 獨復

爲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敦復

爾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與狂差之忽微 迷復

附錄

其與蔡慮簡曰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宜藏修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乏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凶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襆幞者其勿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爲是有一寄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禮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先亦着襆幞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爲祭祖先言也不爲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員公裁士人襆幞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涼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論尙如此則其所講明可類推矣

又曰晦庵在郡時嘗祠濂溪于學後人又以祠晦庵是矣不知何者忽摽出于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于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而明道伊川侑坐于其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惟吾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宋先生申甫

丁先生應龍合傳

劉先生瑞龍合傳

沈先生翥合傳

王先生尚忠合傳

陸先生天驥合傳

錢先生大有合傳

宋申甫丁應龍劉瑞龍沈翥王尚忠陸天驥錢大有越人皆履齋學生申甫迪功郎新池州東流縣主簿充府學學正應龍鄉貢免解進士瑞龍鄉貢進士並充府學直學天驥鄉貢進士充府學糾彈大有免解進士充府學司計越中學錄翥鄉貢進士尚忠免解進士並充府學直學天驥見上履齋門人

陳先生鳳

吳先生良金

李先生溥

口玉谿先生口

梓材謹案淳祐己酉郡博士邵口復識存悔齋十二歲後云履齋先奉命帥越始入學升堂講禮招諸生誨之則諸先生皆履齋學生矣故並錄之又案劉先生嶰人開慶元年進士陸先生山陰人景定三年進士沈先生會稽人實祐元年進士

金石記

秋崖講友

鄉貢柯先生維翰附師劉耕道

陳先生巍仲合傳

劉先生至能合傳

柯維翰字從周興國人鄉貢進士爇師問學爲事而志不克就以卒方秋崖誌其墓云始于從劉耕道先生館薦橋門時朋友則陳巍仲劉至能兄弟從周未至于後至能以丙戌進士得黃巖尉未上而歿其仲其季亦相繼歿巍仲甫陞舍而歿從周僅上名薦書今又歿一時遊從唯予在矣予銘從周其奚辭云

方秋崖小稿

文蕭門人

陳從母戴愛而子之胡陳固同姓未冠以明經貢于鄉
既長登進士累遷浙西制置司參議入元奉母還里程
鉅夫薦擢僉廣西憲事久病而歸其初釋褐也包文肅
公勉之曰子少年入仕所至叵量然自大者人小之自
卑者人尊之先生曰謹受教故平生謙懇委曲與人語
唯恐傷之性強記自少至老諸書恆在口言論風旨恆
如布衣時程雪樓集

吳氏續傳

吳先生伯厚父口

吳伯厚其上世受學于陸文安公文安題其堂曰經德
而為之記歲久堂不存先生之父更築之易之曰尊經
堂蓋言尊敬奉持夫經德之訓也先生述其意而求虞
集記之道園學古錄

附錄

袁清容跋瑱山經德堂記後曰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
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乎上
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于昔今觀
瑱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
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驗矣

琴山續傳

傅先生斯正

梓材謹案先生金溪人琴山之曾孫吳淵穎序胡
石塘文鈔言與先生再見石塘又言傅之曾祖父
本陸學亦
喜談陸云

秋崖門人

鄉貢呂古梅先生龍翰

呂龍翰字武賢歙縣人咸淳元年貢于鄉以薦授編校
國史院實錄院文字宋亡不仕家有老梅以古梅為號
受詩法于方岳有古梅吟稿南宋文範作者考

吳氏家學

吳先生饒

吳先生可合傳

吳先生名揚合傳

吳饒金溪人益之子鄉貢進士弟可潛貢進士名揚景
定甲子進士兄弟並以文鳴東吳先生儀可之孫也宋
文

慈湖學案
吳先生儀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俞氏續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詳見草廬學案
汪先生克寬詳見雙峯學案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詳見明儒學案
劉氏續傳
劉先生本立別見滹江學案補遺
履齋續傳
教授吳平齋先生皐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５０
作者＝
页数＝７８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